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三七冊目錄

史地類



雲南地理及其地方史

| | | | |
|---------------|-----------|----|-----|
| 滇繫四十卷(一)..... | 清師範輯 | 雲南 | 一 |
| 卷一之一..... | 卷七之四..... | | 四一六 |
| 卷一之二..... | 卷七之五..... | | 四四七 |
| 卷二之一..... | 卷七之六..... | | 四八三 |
| 卷三之一..... | 卷七之七..... | | 五一九 |
| 卷四之一..... | 卷七之八..... | | 五五六 |
| 卷五之一..... | 卷八之一..... | | 五九二 |
| 卷五之二..... | 卷八之二..... | | 六二七 |
| 卷六之一..... | 卷八之三..... | | 六六四 |
| 卷七之一..... | 卷八之四..... | | 七〇五 |
| 卷七之二..... | 卷八之五..... | | 七五〇 |
| 卷七之三..... | | | |

雲南叢書史部之九

滇

輟

共四十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書

滇繫序

漢地里志益州刺史統郡八而益州郡為古滇王國即今雲南地漢武帝元封二年始開郡治則在滇池

滇繫序

後漢永平二年又分置永昌郡於不韋蜀漢改益州曰建甯郡別治味縣而更置雲南郡於滇池興古郡於宛澗晉以甯州刺史統



四郡則隱然為一州之地

與今雲南省無異顧其地有石門瀾滄之險其人皆象牢斯榆之遺憑阻易動故晉以後疊為南詔大理

滇繫序

二

四

所據不入版圖蓋古時滇雖一隅必待天下久治而始得得而易失又如此甚矣撫循之難也我

國家聲靈震懼緬甸南掌無

不賓服獯獯獯等諸編
氓雲南久與內地無二而
碧雞金馬靈秀特鍾其間
績學能文之士相繼輩出
均足以發山水之清華操

滇繫費序

三

四

聖化

觚爭勝是其涵濡
於一百六十餘年之久者
深且厚矣夫參古今之權
宜審邊隅之形勢徵文攷
獻首在方志余兩任滇藩

兼署撫篆曾念通志年久
缺脩擬欲踵而葺之旋以
奉

命撫蘇不獲如願中恒歎然今

趙州師蒞雁湖府出宰望

滇繫費序

四

四

江政事之暇編爲滇繫一
書郵寄京師請序於余余
公餘緜閱竊喜是書綱舉
目張簡而得要其首志疆
域辨職官非若廣志南中

志之僅誇方物也其次列典故徵藝文非若點書闕小紀之不加區別也以繫命名彙冊四十持論確而取義精雲南通志迄今雖

未增脩而得是編以補多年之闕略洵足備參稽而垂久遠倘官斯土者曰是編而續纂志乘聿觀厥成於以宣揚

聖天子之威德俾滇中士農工商莫不漸摩于禮義振興於文教太和翔洽邊界敷甯則是編之所繫甚大豈僅有裨於滇而已哉荔扉

個儻淹雅前以孝廉任學博為余所薦剡忝有一日之知及宰望江又隸所屬克著循聲故樂為序之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三

賜進

月上漸

士出身 經筵講官 太子

少保 體仁閣大學士前吏

部尚書兩江總督加三級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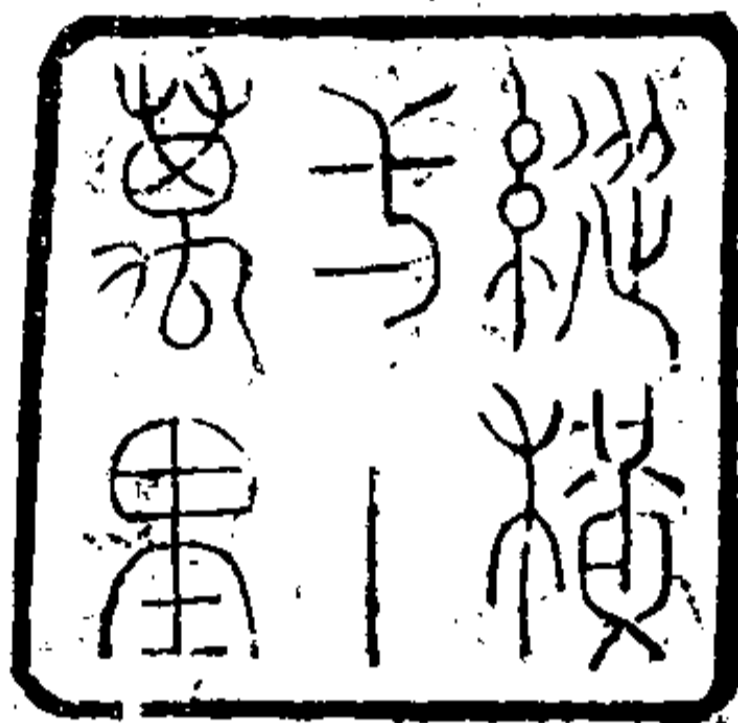
唐費浩拜誤



滇繫費序

七

日



滇繫序

方志為史家之一體非具
史才者為之不能善也昔
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為史
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

滇繫姚序

一

日

班彪即仕為縣長令而首
為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
其職哉自是之後居史職
者往往屬諸下車不落之
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

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
景晚古事闕軼

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
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
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

滇繫姚序

二

四

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
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
下才也工詩文明吏事仕
為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
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

蓄拱論古今之是非綜核
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
攷故實此史氏一家之美
而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
非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

滇繫姚序

三

四

於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君
於懷甯後屢相接對見其
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
士殷，出於至誠真世之
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

今以事過吾舍出此書見
示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
西南一方之事成外史一
家之言因書為序云

嘉慶戊辰冬桐城姚鼐撰

滇繫

四

時年七十有八



滇繫序

滇繫一書為補雲南通志而作也述雲南地理
者仿于常璩南中志而廣志益州記等繼之山
則上應井絡水則下通岷江凡李膺之所記桑
欽鄰道元之所述無不畢詳鹽利被于西南五
金之多至衣被天下其所產之地所出之山則
班固司馬彪王隱沈約杜佑李吉甫等又一一

滇繫

洪序



著之他若經學則權輿于尹珍文章則濬源于
司馬相如吏治則王遜帝廷壽所張弛武功則
張喬諸葛亮所勘定是滇雖一隅其所繫于天
下如一身之有肩背一家之有庫藏相輔而行
缺一不可也同歲生師君蒞扉以名儒出宰望
江克著政聲暇則銳意鉛槧其書之傳誦海內
者已數十種今復成此考古証今由近溯遠其

陳列利弊搜羅隱顯三邊之界畫廿郡之形勝以迄居中馭外之規自上達下之勢言言可垂之久遠事事真見之施行非生長其地熟其山川井邑而又通達世務周知治術者能若是乎昔揚子雲之記蜀事常述之述關中與君此書而三矣余昔視學黔中曾以事至雲南境恨其方志之蕪穢嘗願與當事共修之嗣以軍興不

滇繫

洪序

三

果讀君此書可謂先得我心矣抑余尤有進者滇銅滇鹽實為一方利害所在然鹽之害今已奏定歸民可以不煩更制惟銅之害其在官者州縣必實缺方運京銅往還率五六年攝缺者少亦四五輩夔門則有守候之虞江行則有沉溺之責津門則有剝運之苦交戶工二部則胥吏勒索百端不至罄其家不止甚至有戕其身

者已屢見奏續害之在民者厥民皆游手厥本出庫已十去二三餘復供結納之資酬飲博之費迨至流亡殆故責雖歸官而累仍在民欲除官之弊莫如接省遞運則費省而責分欲除民之弊莫如聽人開採而官僅設店按價購買則游民不至擅費帑項胥吏不至任意侵漁庶一方有限之資不至久漸歸無著如是而官民

滇繫

洪序

三

之才氣始復邊境之蓄積始儲即有水旱甲兵而可以無意外之變要亦經理此方者所當豫為之計也敢曰君言而推廣及之他日倘稽六詔之圖撰一方之志有非此書不可者則君與此書又當並垂不朽矣爰樂為序而行之

上書房舊史陽湖洪亮吉撰

韻

序

蒙自尹紹裕書

滇繫自序

光緒丁亥雲
南通志局彙

滇繫自序

地有處一隅之僻似無與於天下之輕重而恒
足以重輕乎天下者愚者易之知者審焉滇之
視天下特身之一踝一拇耳筋骨堅定血脉貫
輸則動止疾徐皆任其意之所使苟病於結患
腫固非同心股肱替之有闕性命而七尺之
軀難免殘廢此其輕重從可知矣夫滇胎於皇

滇繫自序

初萌拆於三代立於秦步於漢蹒跚於魏晉南
北朝間翔於唐而旋痺終痺於五季與宋蘇於
元趨於明而極舞蹈之節於我

國家蓋

列聖之涵濡賢將相及督撫監司之按摩而扶掖者已
屆百五十年閱壤土之綺錯則疆域所宜詳也
感文武之星羅則職官所宜述也幸嵐瘴之全

消則事畧所宜致也懼財力之告匱則賦產所
宜登也慨流峙之爭雄則山川所宜紀也數衣
冠之競爽則人物所宜書也列典故則治亂之
循環可觀也編藝文則英哲之懷抱可揭也傳
土司則推洗之強弱可稽也別屬夷則黷焚之
風俗可該也辨旅途則輿騎之往來可指也摠
雜載則見聞之博洽可資也範不敏以素績餘

滇繫自序

閒秘討冥搜成書四十冊有圖有表閒綴數語
於篇末名之曰滇繫竊嘗念日月星辰繫於天
鳥獸草木繫於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倫繫於人耳目口鼻繫於面喜怒哀樂繫於情
金石絲竹匏土草木繫於音以奕繫秋以九擊
儵凡類此者其所繫殆無窮也書之繫滇亦猶
是頃滇究屬西南之一隅石田鳥道歲入縣官

租不敵中州一巨郡况士無二面之蔽農無百
畝之糞工無般倭之能賈無舟車之便所利惟
廠與井而無藉之徒借以衣食者日不減二十
萬口倘綜理失策輒竄據幽阻相煽構禍自

章皇帝驅盪偽孽

仁皇帝殲劉逆藩

憲皇帝滌烏蒙掃茶山

滇繫自序

純皇帝羈孟隕懷南掌約束維持之密典章法度之隆
小有弗恭立見漂滅匪獨軼元寶跨明而過之
第其境西逼緬甸南連交趾北通蒙番僅憑東
面遠達

京師要在當事者飭絕網除禁統以勤宣

德教且取賽典亦元成陽王沐黔甯明昭靖墜

昭代之蔡緬遠將軍制軍石大晟范大司馬鄂

桐國揚名大宗伯高其倬尹相國張東閣傅相
 忠勇阿相國英書協之遺績而重敷之走則
 公恒阿勇公桂書麟為脛息則為踵而頭目肩背庶交恃以無恐矣
 然則斯驚也發纏綿之隱任杼軸之勞生溲者
 觀之當興經綸雷雨之思吏溲者觀之當深桑
 土綢繆之計遂為之捐廉付梓廣其傳布果於
 今

真繁自序

四

四

天子宵瀉綏遠阜物化民之政少有所裨則以溲為
 股肱可也即以溲為肘腋亦可也溲之福何莫
 非天下之福哉謹序

嘉慶丁卯五冬江南望江縣知縣臣師範謹撰



受業邵隆伯敬書

世二賦食以官疆古侯
 者產養事必域而言
 稱山育畧有其王十
 次於非禮事首體二
 之山財樂繼重國則
 此川不兵之矣經
 則山成刑非職土畫
 前川賸產財官必井
 六鍾產財不即有分
 繫為互不立繼官疆
 之人次衣之有則
 意物之衣之有則

凡例

板

或謂溲無典可考茲取
 集之故以著者彙為八冊一經
 課典本以典藝文則猶重其
 四之閒有未協少重其文猶
 人閒有未協少重其文猶
 生之閒有未協少重其文猶
 司屬夷為溲擬所獨分始眉
 著蟬聯旅塗雖無干於政績
 邊關隘防守者或知依撥寫
 請

| | |
|--|---|
| <p> 往窮開典之挂之賤封 上更雕故義漏附產拜 如厭後藝各之入水之 是抽方文費譏物利附 狀換為時苦原餘古事 參之續代心非則蹟畧 差煩采間 作間之倉 互躁既宥者入附儲 見性虞共始雜山錢 序人贊次識載川灋 味佞力蓋牽縱選之 貫事之於連貽舉附 </p> | <p> 凡例 疆竈不盖前天又可繫 域至可地史文後開所 兵沿知則皆星六顏遺 防革者可同紀繫曲收 循形也知今其之說入 卓勢我者附理意村雜 之關愧也錄甚也談載 附驛一天於澈 等奇 職城行則輿滇 之思 官池誰可地隸 自異 師之為知圖并 節采 旅附禪所後鬼 此亦 </p> |
|--|---|

| | |
|---|---|
| <p> 餘游為良丞辦省滇李 以手紉灋以之且盪覽 供帑纏惟盪不運以者 結覬看銅務善京食尚 納出莫之奏其局本其 之庫石弊定害辦之味 用斗厥未歸亦之滇之 酌已本及民甚善銅 飲本蓋除可鉅其則 博其厥而為初利兼 之二民其萬大中濟 資三多最世溥九 </p> | <p> 凡例 列七滋開師古通景魚 名十懼局撫愚志沉而 勝丰寫俱滇少之已顛 藝以七以時宰缺畧倒 文下十升皆今已露成 不謹丰調有相逾一文 錄撮以去意國七瑛十 詩其上文重錢十云慚 詞畧必獻脩塘丰織 鄙山袂無乃費南錦 意川其徵未筠豐窮 所不真乾經浦譚官 </p> |
|---|---|

| | | | | | | | | | | |
|---|---|---|--|--|---|---|--|---|---|---|
| <p> 國緬 狹藏 焉漠 之心 無邊 敢也 遠黎 廷氏 至甫 番經 </p> | <p> 文之 迂之 談實 實為 三為 邊也 黎正 氏論 甫儒 經生 </p> | <p> 府之 之者 衢半 成也 堦蓋 莽黔 矣道 難一 屬阻 儒則 生八 </p> | <p> 漠於 者丞 李元 而之 國則 家之 必以 阻黔 則八 通 </p> | <p> 於搖 丞金 元沙 而之 國則 家之 必以 阻黔 則八 通 </p> | <p> 之迷 帆鑿 則石 聞起 浙利 之建 玠開 鱗禁 集隄 必揚 曲盤 廣江 </p> | <p> 九例 站十 而站 後而 拒豈 鎮耳 遠惟 果由 於黔 東必 川二 阿九 </p> | <p> 十二 通者 尚可 於一 黔籌 本之 非 正路 西由 蜀由 粵則 </p> | <p> 或而 官之 僅徒 設袖 店手 按無 已價 列購 繫買 中則 經銅 理弊 </p> | <p> 靈之 徒死 事責 誠歸 聽藩 人司 開而 探侵 </p> | <p> 建至 延三 死故 責歸 藩司 而而 探侵 </p> |
|---|---|---|--|--|---|---|--|---|---|---|

| | | | | | | | | | | | | | | |
|---|---|---|---|---|---|---|---|---|---|---|---|---|---|---|
| <p> 左思 賦三 都吹 十丰 潘緯 吟古 </p> | <p> 未者 方克 奏功 亨斯 空言 告諸 </p> | <p> 時遇 繫中 屢見 此意 狀必 人入 與版 </p> | <p> 圖矣 甘可 列郡 縣白 古可 入版 </p> | <p> 不頌 難矣 以五 尺組 致之 細首 下之 </p> | <p> 足則 皆宿 飽不 十丰 細首 下之 </p> | <p> 固我 藩地 習則 瘴不 各土 司糧 </p> | <p> 其爪 牙撫 恤沿 邊之 各土 司糧 </p> | <p> 十術 其心 腹結 車里 老搵 耿馬 吹剪 </p> | <p> 子行 阿文 成孟 公養 曾密 有木 邦如 吹剪 </p> | <p> 進春 守相 兼成 此亦 制此 緬善 見如 策舉 </p> | <p> 巡戰 種操 練更 番互 用南 見南 間游 </p> | <p> 之後 有威 望者 駐騾 川思 誠以 重臣 </p> | <p> 緬則 性柔 而詐 路官 雜而 險孟 隕惟 </p> | <p> 土已 分掌 於龍 官亦 可無 冥陰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亦 | 為 | 隨 | 奉 | 咲 | 成 | 允 | 前 | 所 | 大 | 良 | 士 | 十 | 艸 | 其 | 於 | 同 | 慣 | 鏡 |
| 非 | 先 | 人 | 帙 | 亦 | 一 | 濟 | 刻 | 藏 | 例 | 友 | 模 | 餘 | 及 | 專 | 丁 | 自 | 作 | 亦 |
| 藥 | 刊 | 倘 | 浩 | 頷 | 書 | 萬 | 漠 | 者 | 六 | 之 | 漠 | 部 | 各 | 為 | 更 | 撰 | 醋 | 以 |
| 物 | 典 | 廢 | 繁 | 之 | 而 | 香 | 海 | | | 誼 | 書 | 惟 | 府 | 滇 | 季 | 肇 | 龔 | 十 |
| 茲 | 故 | 自 | 且 | 捷 | 沾 | 海 | 冥 | | | 確 | 於 | 得 | 州 | 作 | 冬 | 始 | 中 | 丰 |
| 牽 | 數 | 半 | 一 | 列 | 上 | 本 | 衡 | | | 不 | 檀 | 寶 | 縣 | 者 | 其 | 於 | 想 | 乾 |
| 以 | 冊 | 途 | 官 | 十 | 於 | 齡 | 志 | | | 敢 | 古 | 書 | 井 | 除 | 閱 | 丙 | 況 | 性 |
| 貧 | 謂 | 轉 | 如 | 二 | 他 | 謂 | 既 | | | 忘 | 夫 | 於 | 諸 | 舊 | 書 | 寅 | 搜 | 疎 |
| 病 | 即 | 貽 | 傳 | 目 | 人 | 子 | 峻 | | 六 | 餘 | 選 | 倪 | 志 | 外 | 新 | 百 | 夏 | 之 |
| 之 | 有 | 話 | 舍 | 以 | 之 | 何 | 錢 | | | 皆 | 貢 | 迂 | 外 | 尚 | 志 | 餘 | 告 | 末 |
| 軀 | 他 | 柄 | 進 | 示 | 作 | 不 | 芷 | | | 架 | 沐 | 亨 | 尚 | 志 | 餘 | 告 | 末 | 抄 |
| 猶 | 變 | 乃 | 復 | 第 | 予 | 自 | 汀 | | | 上 | 濟 | 進 | 二 | 上 | 種 | 成 | 非 | 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爵 | 牽 | 去 | 抱 | 君 | 輩 | 主 | 掄 | 凡 | 為 | 市 | 漠 | 告 | 之 | 相 | 暑 | 堆 | 許 |
| 撰 | 三 | 邀 | 乾 | 著 | 太 | 中 | 素 | 討 | 例 | 難 | 者 | 人 | 免 | 誤 | 隨 | 雨 | 積 | 藏 |
| 奇 | 十 | 一 | 幼 | 述 | 和 | 就 | 跡 | 思 | | 得 | 所 | 士 | | 究 | 朱 | 以 | 九 | 拙 |
| 發 | 載 | 承 | 之 | 錢 | 予 | 淵 | 訓 | | | 盖 | 在 | 具 | | 起 | 墨 | 暨 | 案 | 得 |
| 古 | 卿 | 命 | 志 | 君 | 所 | 博 | 張 | | | 以 | 恒 | 讀 | | 難 | 句 | 舟 | 間 | 陸 |
| 今 | 媛 | 之 | 庭 | 未 | 汝 | 知 | 朕 | | | 地 | 有 | 書 | | 泯 | 乙 | 輿 | 屢 | 續 |
| 之 | 啟 | 榮 | 訓 | 及 | 嘉 | 如 | 皆 | | | 阻 | 第 | 之 | | 蕪 | 都 | 理 | 經 | 編 |
| 淡 | 秘 | 已 | 長 | 中 | 姚 | 楊 | 以 | | | 之 | 書 | 識 | | 穢 | 忌 | 未 | 浦 | 纂 |
| 情 | 八 | 糜 | 紹 | 壽 | 君 | 君 | 仕 | | 七 | 也 | 之 | 負 | | 之 | 寢 | 無 | 擔 | 零 |
| 爾 | 萬 | 七 | 俱 | 覲 | 履 | 而 | 漢 | | | 王 | 至 | 讀 | | 譏 | 食 | 不 | 即 | 菱 |
| 應 | 里 | 丰 | 師 | 已 | 光 | 寬 | 學 | | | 孔 | 滇 | 書 | | 或 | 烏 | 扶 | 初 | 碎 |
| 起 | 宛 | 之 | 傳 | 化 | 咸 | 闕 | 同 | | | 那 | 齋 | 是 | | 堪 | 焉 | 以 | 寒 | 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 | 程 | 錫 | 清 | 甯 | 為 | 成 | 楚 | 甯 | 此 | 上 | 經 | 明 | 齊 | 能 | 美 | 廣 | 擷 | 舞 | |
| 誌 | 秀 | 王 | 石 | 邵 | 歸 | 點 | 稚 | 李 | 例 | 舍 | 緘 | 經 | 若 | 成 | 裘 | 以 | 五 | 洗 | |
| 之 | 市 | 上 | 屏 | 文 | 矣 | 勘 | 陳 | 孝 | 不 | 洽 | 海 | 興 | 滁 | 肅 | 乃 | 續 | 車 | 蒼 | |
| | 荃 | 舍 | 董 | 學 | 嚴 | 數 | 存 | 廉 | | 孫 | 甯 | 禮 | 州 | 冊 | 眾 | 謹 | 之 | 華 | |
| 貴 | 銷 | 上 | 隆 | 上 | 過 | 廉 | 謙 | 謙 | | 常 | 陳 | 劉 | 張 | 沅 | 陝 | 侯 | 腴 | 之 | |
| 池 | 書 | 舍 | 伯 | 舍 | 亦 | 鉅 | 蒙 | 蒙 | | 熟 | 秀 | 秀 | 明 | 傳 | 所 | 後 | 或 | 真 | |
| 曹 | 面 | 光 | 望 | 昌 | 最 | 河 | 化 | 化 | | 邵 | 十 | 十 | 經 | 半 | 集 | 賢 | 便 | 面 | |
| 上 | 題 | 汾 | 江 | 汝 | 為 | 陽 | 胡 | 胡 | | 秀 | 大 | 開 | 葆 | 資 | 大 | | 三 | 觀 | |
| 舍 | 籤 | 繪 | 檀 | 繕 | 精 | 魯 | 孝 | 孝 | | 十 | 基 | 陽 | 光 | 讎 | 厦 | | 家 | 可 | |
| 懷 | 則 | 圖 | 秀 | 寫 | 審 | 孝 | 廉 | 廉 | | 思 | 陽 | 城 | 桐 | 校 | 非 | | 之 | 怡 | |
| 珍 | 儀 | 則 | 十 | 則 | 者 | 廉 | 之 | 之 | | 多 | 湖 | 郭 | 城 | 時 | 一 | | 之 | 神 | |
| 也 | 激 | 無 | 一 | 懷 | 則 | 天 | 杠 | 杠 | | 世 | 晉 | 漠 | 明 | 姬 | 則 | 木 | | 以 | 聃 |

東井三十四度九度入未秦分雍州巨蟹宮鶉首之次鶩

歌曰八星行列河中淨一星名鉞井邊抽兩河各三南
此正天罇三星井上頭罇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
積水欲寬積薪東畔求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
星是四瀆橫列南河底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闕圓十
三星中有一箇野雞精孫子文入市下列各立兩星後
東說闕邱兩箇南河東邱下一狼光蒙茸左畔九箇彎
弧弓一矢擬射頑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來壽

滇繫星紀圖

一

無窮

占曰井八星赤在河中主水泉為天之南門日月五星
貫之為中道石氏謂之東井亦曰天井王諸侯帝戚三
公之位天之亭候水衡法令之所取平也三光之行必
由其中雖經之不得留之欲明而端
鉞一星附井口第一星邊三寸主伺奢淫而斬之不欲
大明大而明則斧鉞用

南河北河各三星赤分夾東井為南北界一曰天高天

之關門主關梁南河曰南戒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

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戒一曰北宮一曰陰門
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戒之間三光之常道也七
曜之所當行行而過之則吉不得久留兩河星明則天
下安
天罇三星黑在井東北五諸侯南主盛饘粥以給酒食
其星明則吉

滇繫星紀圖

二

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又曰五大夫此五者常為帝定疑
議其星欲均明明大潤澤則天下治王者吉輔臣忠
積水一星黑在北河之北一曰聚水主聚美水以給天
子酒官也又曰主候水災明則天下安宴享禮行
積薪一星黑在積水東南主聚薪以給享祀供庖厨也
明則五穀熟享祀脩庖厨足
水府四星黑在井西南鉞星下水官也占與水位同
水位四星赤在井北主水衡又主溢流也石氏謂衡象

水水平而後流其星微小如常則天下安

四瀆四星黑在井之東江河淮濟之精也星明大動搖則水泛溢

軍市十二星赤如錢狀在井西南天軍貿易之市市中

小星聚則軍食足

野雞一星黑在軍市中主知變恠又曰野雞將也主屯營軍法之號令也

丈人二星黑在軍市西南國之老臣也不見則人臣不

滇繁星紀圖

三

得通

子孫各二星黑在丈人東所以侍丈人而扶持之守常則吉

闕邱二星黑在南河東主布象魏列尊卑天子之雙闕也

狼一星赤在井東南為野將其星欲黃白無光

孤矢九星赤在狼東南天弓也外一星矢也主備盜賊故常注矢以向狼若孤不張矢不直則盜賊不禁

鬼宿圖

鬼積尸氣

天紀

天狗

耀

外厨

天社

滇繁星紀圖

四

輿鬼未二度秦分雍州巨雙官鶉首之次

歌曰四星册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乃為耀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間柳星次天社六箇弧東倚社東一星是天紀

占曰鬼四星赤主視明察奸謀天目也為日月五星中道一曰天廟主祠事又主病疾死凶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央一星名積尸白如粉絮如雲非雲如星非

星見氣而已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

耀四星黑在鬼上軒轅尾主烽火倏警急其星不欲明
又不欲凶小而不明則天下安

外厨六星黑在鬼南天之外厨也占與天厨同

天紀一星黑在外厨西南主知禽獸齒歲

天狗七星黑在鬼西南橫河中以守賊也

天社六星黑在弧東南主社神其星明直社稷安

按井鬼二星已據宇內之半漠則于井得一于鬼得三

滇繫星紀圖

五

若用勾股法積分以求各郡縣亦可璧合珠聯第天道
元微驟難揣度唐之李淳風元之郭守敬猶有挂漏而
况其他乎故圖之而又為之論有如此嘉慶庚午穀雨
後三日記于宋氏寓齋時塔南玉蕊花大放微風披拂
飛墮几硯間香襲鼻觀夫天下惟明則靜靜則眾妙生
焉以視往歲催徵籌兌疲倦欲死蓋不僅雅俗之別矣
彼戀戀于銅章墨綬至老不厭者豈真有貪狼星照命
哉

受業釋智光敬書

分野辯

古今本屢辯而終不可辯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為分星在地為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值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攷之其可疑

漢繫分野辨

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乃在西元枵又在此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魯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

有當乎論者以為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即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在土以精氣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為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為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銜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

漢繫分野辨

於中國也維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既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為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昂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畧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

越西至鄭鄭夾滌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
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
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
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
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天紫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
自應於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為勝矣
然中國所占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
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符堅危熒惑

守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而
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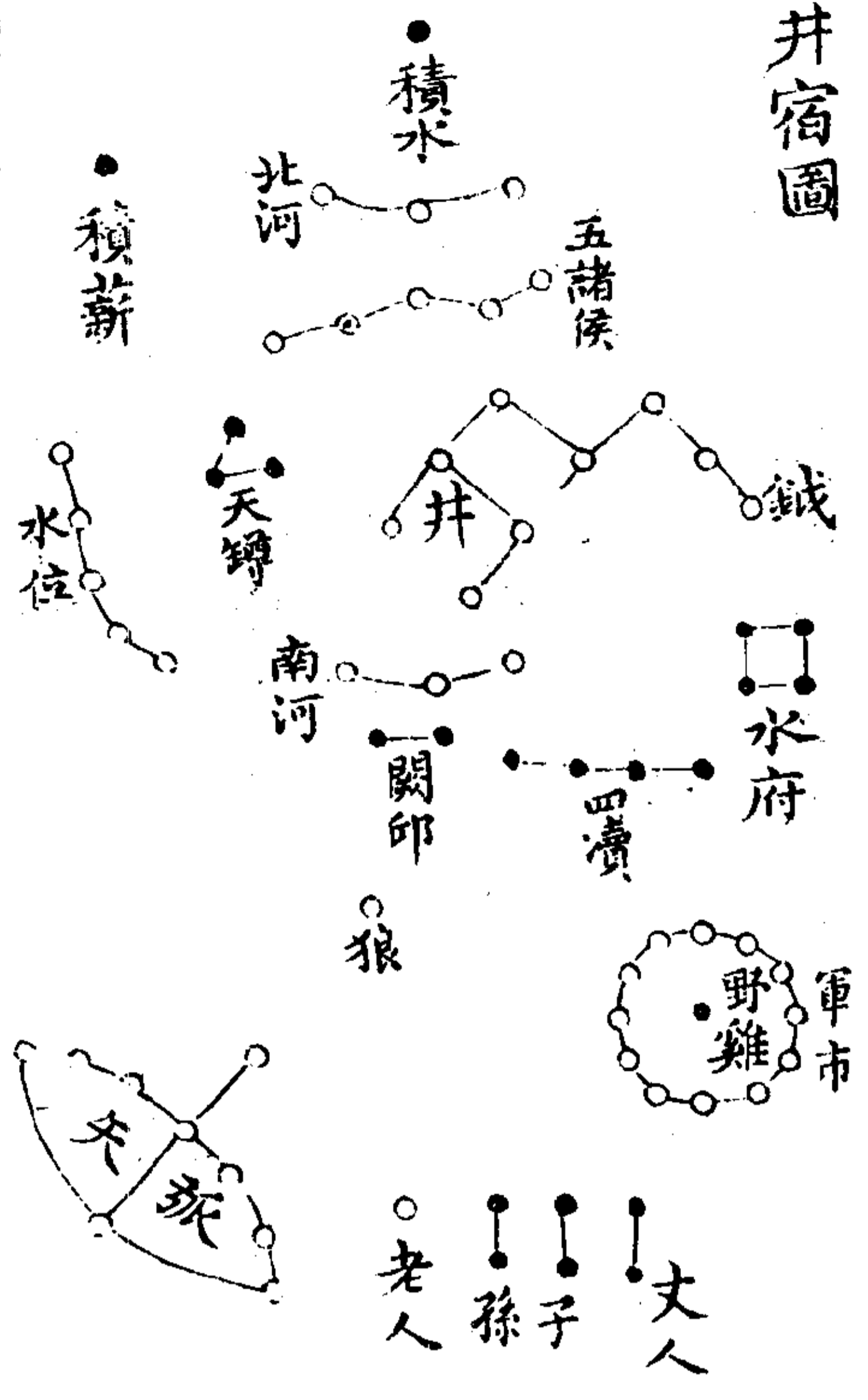
師範曰天文星紀之說已見例言中茲復得山陰姜
君祿分野辨喜其與鄙意相合因補錄之然據河山
兩戒考東井與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
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
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
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捷為越雋益州郡極南河

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幽茂豐畢駘杜有扈密須庸
蜀羌學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
之西北與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
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
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孤矢雞犬皆微外之備也西
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又據天
王會通井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鉞附于井所以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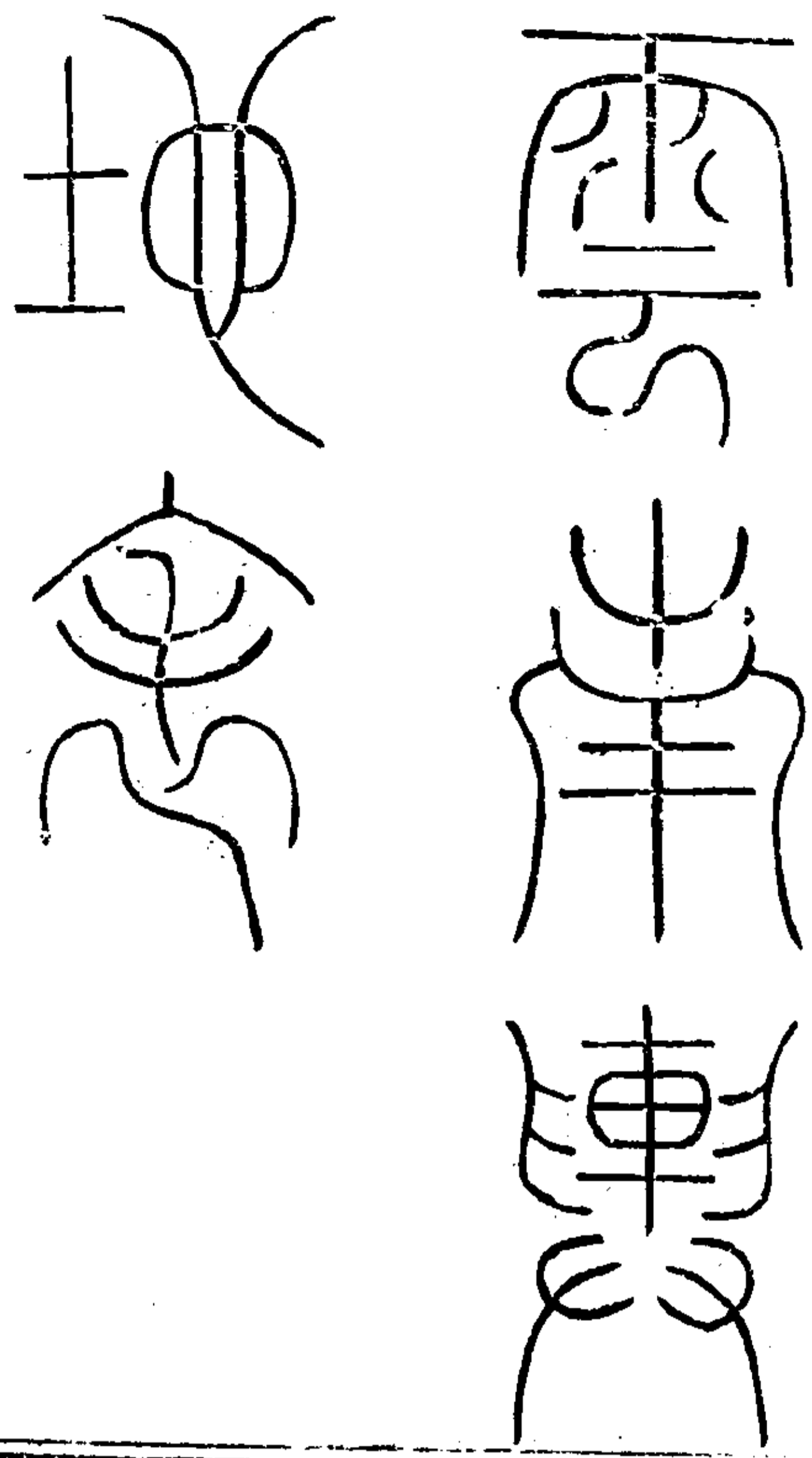
也北河為北戒曰陰戶自壺口北負微垣東抵穢貊
朝鮮以為北紀為陰國主征伐之政南河為南戒曰
陽戶自弘農函谷絕江漢達嶺循漳東抵於越東甌
以為南紀為陽國主禮樂之政地理有南北二絡于
東井徵之矣鬼主祭祀事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
象神也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窮井
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孤祭祀

者追養繼孝之事也此二段論理極為精確如昔歲
 教匪苗匪獯匪之變秦蜀滇黔胥受其害柳星張翼
 軫五宿皆與井鬼相連楚豫之間亦復不靖今後天
 文樞要中摘繪井鬼二宿圖並載歌訣占詞于後使
 守甘石之言者免譏其迂執而習推步之學者或有
 所折衷焉顧捫篇扣盤自詡胸羅星宿而立圭樹表
 徒誇掌列山河尤祈海內英流匡其謬誤更望林間
 舊雨長我見聞是詹詹者或可借以不朽矣

井宿圖



五



雲南輿地表

道四

糧 儲 道

兼轄雲南府
武定直隸州
至京八千二
百里駐會垣

府四廳三州四
散州二十七

雲南府 楚漢
益州部共十
一屬州四縣

晉甯州
昆陽州

嵩明州

七會垣首
郡每歲科
試學使者
合武定生
童試此

通判分防南關

縣三十九

昆明縣 附郭

呈貢縣

富民縣

宜良縣

羅次縣

祿豐縣

易門縣

道西地

兼兵備衛專轄
大理麗江永昌
順甯楚雄五府
永北景東蒙化
三廳駐
大理府

武定直隸州

古羅婺部屬
縣三至省一
百三十
五里

大理府 古葉
榆地

共七屬州四
縣三提督駐
此學使按臨
麗蒙永之士
咸集至省八
百九十里

通判分防彌渡

趙州

鄧州

賓州 赤石崖
巡檢

雲龍州

祿勸縣

元謀縣 金沙江
巡檢

太和縣 附郭

雲南縣

浪穹縣

大井大使 雲龍
境

雲南輿地表

麗江府 古花
馬國

共三屬州二
縣一鶴慶鎮
駐鶴慶至省
一千二百四里

同知分防中甸

通判分防維西

永昌府 古哀
牢國

共三屬州一縣
二騰越鎮駐
騰越至省千
五百二十里

州判分防南甸

鶴慶州

劍川州

麗江縣 附郭

麗江大使

彌沙井大使

劍川
州境

保山縣 附郭

永平縣

施甸巡檢
和巡檢

| | | |
|--|--|-------------------------------|
| <p>有學使考棚 合順甯同試 同知分防龍陵 司獄兼巡檢</p> | <p>順甯府<small>古蒲門地</small> 共二屬州一 縣一至首一 千零五 十里</p> | <p>雲州 順甯縣附郭 猛緬巡檢</p> |
| <p>通判分防緬甯 經歷駐右甸</p> | <p>楚雄府<small>古威楚地</small> 共七屬三州 四縣至首四</p> | <p>姚州 楚雄縣附郭 定遠縣</p> |
| <p>景東直隸廳 古銀生地至 省一千零八 十里有學使 考棚合普河</p> | <p>百二十里有 學使考棚合 三井 同試</p> | <p>鎮南州 南安州 州判分防岢嵐</p> |
| <p>永北直隸廳 明北勝州至 省一千二百 八十里</p> | <p>廣通縣 大姚縣</p> | <p>廣通縣</p> |

| | | |
|--|--|--------------------------------------|
| <p>同知分防威遠 通判分防他郎 猛戛經歷 思茅巡檢</p> | <p>臨安府<small>古叻町國</small> 共八屬州三 縣五至首四 百三十里臨 元鎮駐此有 學使考棚合 元江開化同試</p> | <p>石屏州 阿迷州 甯州</p> |
| <p>十里有普河 鎮駐此</p> | <p>普甯府<small>古產里地</small> 屬縣一至首 一千一百三</p> | <p>甯甯縣附郭 抱母井大使</p> |
| <p>蒙化直隸廳 古陽瓜地至 省八百二十 里</p> | <p>同知分防 通判分防 漢澗巡檢 南澗巡檢</p> | <p>建水縣附郭 通海縣 嶧峨縣 河西縣</p> |

雲南輿地表

迤東道

專轄曲靖江廣南開化東川昭通六府直隸廣西一州駐曲靖府屬之尋甸州

元江直隸州

古因遠州屬縣一至省八百里

鎮沅直隸州

古阿泥地屬縣一至省一千二百里

曲靖府

共八屬州六縣二至省三百里有學使考棚合東川昭通試

澂江府

共四屬州一縣三至省一

蒙自縣

山江巡檢

新寧縣

陽武巡檢

恩樂縣

按板井大使

南甯縣

白水巡檢

霑益州

炎松巡檢

陸涼州

羅平州

馬龍州

尋甸州

易古巡檢

宣威州

可渡巡檢

雲南輿地表

百二十里有學使考棚

新興州

路南州

河陽縣

江川縣

廣南府

宋特屬縣一至省八百五十里

寶甯縣

附郭

開化府

古紅屬縣一至省七百三十里

文山縣

附郭

東川府

漢朱地屬縣一至省五百三十里

會澤縣

附郭

昭通府

漢牂牁地共三屬州一縣二至省一千一百零里

鎮雄州

州同分防

恩安縣

附郭

永善縣

州判分防

縣丞駐副官村

雲南輿地表

同知分防大關

通判分防魯甸

知事駐身街
古寨巡檢
泮渡巡檢

直隸廣西州

漢牂柯郡地
屬二縣至首
四百里有學
使考棚合廣
南同試

州判分駐五槽

師宗縣

縣丞分駐邱北

彌勒縣

竹園村巡檢

白井提舉司

駐姚州境
屬大使二

黑井提舉司

駐廣通縣境
屬大使二

琅井提舉司

駐定遠縣
境無屬

白鹽井大使

安豐井大使

黑鹽井大使

阿陋井大使

鹽法道

駐雲南府尊
提舉司三其距
省少遠之五井
則兼轄於附近
之府廳

鹽道司職務較四道似少簡然自計口授食而州縣之不善奉行者信任不疑
擾百端官遂以民為仇民亦視官若寇丁巳三月挖眼剔筋戕成大案適者節使
初中丞以民運民消入 奏既究局民心始靖惟異職此者守而不變無介
奸組之徒再擅牟益之利則所以操演民生死之命者亦四道為重也

雲南輿地表

師範曰所繫各府之先後少異於省志非敢以草野
之筆自創體例蓋滇分四道雲南武定乃糧儲道所
轄首列之次則西道駐大理軍門之節在焉麗江以
道番永昌以捍緬楚雄衛大理順甯衛永昌永北則
衛麗江蒙化景東間俱有險可扼由西而南新設南
道於普洱巖疆重地防禦宜嚴臨安接交控夷與元
鎮互相倚毗其利害較西為尤速惟東道治曲靖之
尋甸昔稱要路今成坦途激江廣西固屬腹裏即廣

南開化牙錯金潯東川昭通襟聯玉壘而

醇化所洽咸遵

王路矣夫道即古之觀察藩司提錢穀臬司提刑名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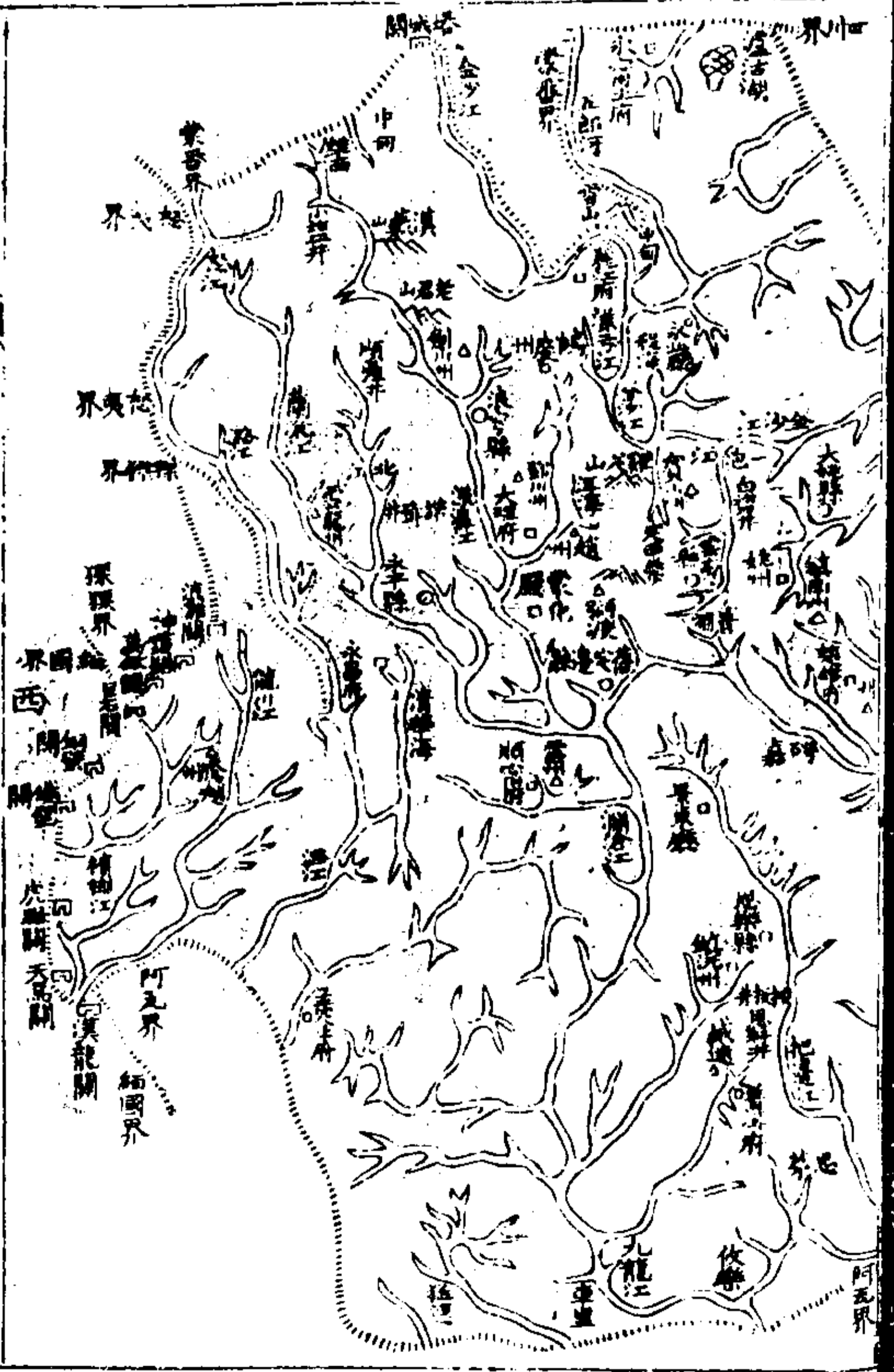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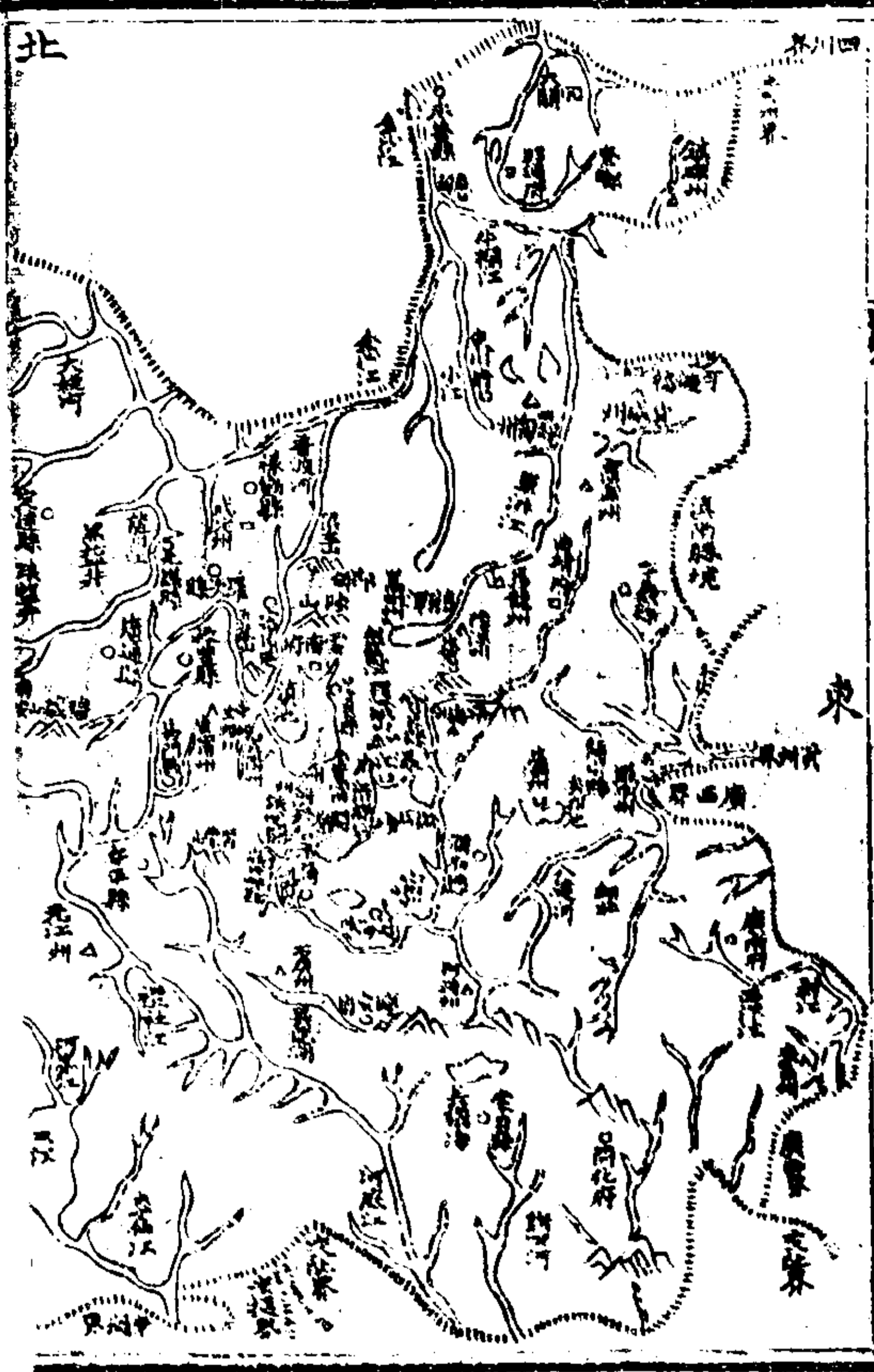
兼之加兵備衛者戎伍亦所當問也道盡厥職其效

易於藩臬今視道若冷曹而為道者亦以冷曹自視

豈

國家建官安民之意哉茲特以道繫府故為之明揭其
自作輿地表說

雲南輿地圖



雲南雲南府北極高二十五度偏京師之西十四度餘各府州縣有差 井鬼分野 東西現廣一千四百里 南北現長一千三百里 北界四川 南界交趾 東接貴州 西界緬甸 西北近蒙番 西南通阿瓦

滇國為南幹龍之始自麗江雪山左界金沙右界瀾滄由雞足西轉廣通分昆明由曲靖而走黔入粵支派不可勝悉矣滇西北之水皆入金沙而歸四川西南之水皆入瀾滄而歸車里正東之水皆入八達而歸廣西正西之水皆入潞江而歸阿瓦大江從楚雄斜界其間上發自蒙化下流入元江往

此者以東海為宗往南者以南海為歸所稱南龍九省之源也一統志

師範曰雲南雖久濡

聖化而綢繆防禦有不可不周者以滇與黔粵蜀輔車唇齒之勢也或謂東以曲靖為關以昭通東川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普洱鎮沅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騰越龍陵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劍川為蔽又謂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過交趾諸蠻以開化臨安廣南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永昌順甯為咽喉西北吐蕃以維西中甸永北為扼塞識

雲南輿地圖

三

版

此三要可以籌雲南矣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廣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鹿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蓋合羣糜而論之也諸郡縣以滇地定南北而西北之水歸東海則金沙控之西南之水歸南海則瀾滄控之禮社亦名大江發源趙州之絲波經蒙嶺匯歸元斜界其間是為兩迤司馬遷史記稱滇池旁地狀饒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作馬焚檀旄牛以此巴蜀較富而范蔚宗後漢書亦稱滇池河土平敞有鹽池田魚之饒金銀蓄產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今觀之似

為誇說矣然蒙氏以一隅之力屢抗唐師又非射力雄富不及此夫山川形勢與古不殊而休息勞律墾田積粟使其民成豐裕之俗惟於良司牧有厚望焉作輿地圖說

雲南輿地圖

卅

滇纂總目

文林郎江南安慶府望江縣知縣趙州師 範纂輯

第一冊

疆域上

第二冊

疆域下

第三冊

職官全

滇纂總目

第四冊

事畧全

第五冊

賦產全

第六冊

山川上

第七冊

山川下

第八冊

人物全

第九冊

典故一

第十冊

典故二

第十一冊

典故三

滇纂總目

第十二冊

典故四

第十三冊

典故五

第十四冊

典故六

第十五冊

典故七

第十六册

典故八

第十七册

藝文一

第十八册

藝文二

第十九册

藝文三

藝文四

第二十册

藝文四

第二十一册

藝文五

第二十二册

藝文六

第二十三册

藝文七

第二十四册

藝文八

第二十五册

藝文九

第二十六册

藝文十

第二十七册

藝文十一

第二十八册

藝文十二

第二十九册

藝文十三

第三十册

藝文十四

第三十一册

藝文十五

第三十二册

藝文十六

第三十三册

藝文十七

第三十四册

藝文十八

第三十五册

土司上

滇黔總目

第三十六册

土司下

第三十七册

屬夷全

第三十八册

旅途上

第三十九册

旅途下

五

第四十册

雜載全

滇黔總目

梓人江甯

周永言

監刻工書王珩

休甯戴耀

檢査婺源曹文

六

滇繫

疆域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問嘗聞之永北劉先生彬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志疆域之始也疆域之形勢雖輕重不同必各有扼塞險要之處為有國者所宜留心以天下論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論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而守隘據險實控制之要略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也非

滇繫一之

疆域

有蓋叢劍閣之崎嶇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者或維處于內地或環繞于沿邊無事則關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為勢即是鴻溝滇中形勢較他省獨異所以論滇中疆域亦當較他省各殊然訪武侯之經畫攷蒙段之紛更山川地利大概可睹使措置失宜將所藉以為固者或非其所必爭所據以為守者或非其所當出吾嘗浪遊兩地流覽山川有以知其疆域之夷險輕重焉內而昆明為省會之巨浸則昆池浩淼危峯則太華嗟我沃野平鋪羣山四拱而雄踞中央者堅

城高峙深池周環閭閻接地羅十萬之人家戈甲連營擁八

千之組練商賈輻輳烟火蒸龍行哉南服一大都會也外則

平彝者滇之門戶曲靖者遙應黔蜀近控猺夷樞紐之地也

由武定以達建昌由霑益以至畢節皆通蜀之道也東川昭

通雖已設流然地廣山深夷種甚夥不可不有以預防之尋

甸是其隘也魯魁雖已甯靖然地甚寬山更險彼可以來我

不可以往夷人剽悍每以劫掠漢人為其生計自景東以及

楚雄之妥甸與易門皆我新平臨安元江諸處沿邊千餘里

在在皆其出沒之所雖臨安有鎮元江有協新習妥甸景東

滇繫一之

疆域

七

皆有營易門塔隘界牌皆有汎然禦之最難備之宜謹不能保其不竊發也元江普洱孤懸夷境廣南接壤西粵距昆明尤遠而中道聲援遼闊其繫于滇也猶滇之繫于中國可以不有而不可不有也蒙自開化俱係通交之道而開化僻在東南與元江廣南遙相聯絡地接彌金日南之界一鎮以彈壓之何可少也此迤東之大概也迤西則蒼山洱水據其上游大理者西連永順南接蒙景北帶鶴麗永北東俯楚姚為昆明之應固滇西雄鎮以提標駐之宜也其跨於北者則麗江達於中甸乃烏斯藏之衝前阻金沙後依鶴慶然其要在

江而不在鶴也劍川亦中甸之別徑所以爲獯豸之防實以爲麗江之翼也雲龍羊腸一線在萬山中左望劍川右顧永平不但鹽井之利亦藩籬之助也其僻於東北者姚安永北連壤川南永北則獨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番尤偏而且要也其峙于西南者永昌遠隔蘭津峻嶺崇山獨處極邊之末然地土肥饒城池堅壯內而屏障九郡外而鎖鑰諸夷西南重鎮無以踰此騰越又距其西兩江內阻八關羣列近控三宣遠駕六慰一府一州自相連接而緬甸車里孟連耿馬之屬胥于此有維繫之勢則又最遠而最要之地也滇南居

滇案一之一

疆域

三

天下之西南隅自平彝至騰越縱延三千餘里皆三面環夷獨以東面臨天下而永騰亦三面環彝獨以東面臨滇滇爲中國之犄角永騰亦滇之犄角也至若順甯最爾之區似無煩于籌措然界在沿邊往者莽賊入寇討孕婦爲卜得女則由順甯而入是可鑒也此迤西之大概也他若楚雄乃滇西之莊遠廣西亦苴蘭之羽翼其餘坦易無係安危滇之形勢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而余更有進者從來有一定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有一定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嘗放滇之先有錢能楊榮諸閣之縱肆則流

毒蒼生幾朝邊蠻有賽典赤父子及張立道諸公之賢良則民受其福國賴以安他如鮮李之喪師辱國劉深之啓禍窮兵張繼孟笑談穢逆坐收不戰之功劉安世黷貨媚奸遂致諸夷之叛清介如楊竦鄭純張翕王阜梁毗之輩何民之不克化勇略如傅友德沐英藍玉蔣貴方政劉綎鄧子龍之流何亂之不可戡無韋皋之招徠則南詔未必歸唐無太弟之專征則段氏奚能平定是皆滇中往事彰彰可考者至於彝人之禍處處有之雖係荒僻之區而無處非受兵之所良由此輩近處肘腋無事則易狎易玩有事則最便最近如昆明

滇案一之一

疆域

四

有沙定洲之亂兩池皆受其屠毒霑益有土婦設科之亂而東川祿千鐘阿伽武定張世臣俱應之阿迷有普名聲之亂元謀有吾必奎之亂尋甸有安銓之亂楊理海冲之亂武定又有鳳朝文之亂鳳繼祖之亂鄭舉阿克之亂元江有那鑑之亂大姚有甯安毋猴等夾之亂順甯有猛庭瑞之亂莽應龍之亂永昌有思倫之亂而又寇景東定邊有刀斯郎之亂亦思倫之部屬也其後思任思機父子與岳鳳莽瑞體等先後負固麓川孟養間至動天下之兵三征而後定之是諸夷者或自外來或自內發率皆變起倉猝遂致蔓延小則一州

一縣大則一郡數郡塗炭生民蹂躪疆宇焚殺屠掠靡所不至受禍之慘不可勝道此豈形勢所得而遏之者哉約而言之全滇之境東向黔陽西通緬甸南達兩粵交阯北距西蜀吐番山盡連延鮮終朝之坦道水多谿峽無百里之方舟歷代以來紛更相續莊躋開基就苴蘭而建國蒙段竊據憑蒼洱以爲都當其荆秦未剪原屬偏荒蕞路之區及今郡縣久開漸踏文物冠裳之盛乃有陸梁段帥跋扈強藩往往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閩授首穎川仗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逆稱戈

滇案

一之

五

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慎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於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投鞭可渡函谷之阨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况於滇中哉劉先生之言如此雖有作者不復能易錄之卷首則滇中疆域如指諸掌云

雲南布政使司

滇在西南邊徼其地東至廣西泗城府界七百五十里西至神護關接野人界一千七百六十里南至交阯界七百五十

里北至四川會理州界四百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界一千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天馬關接緬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東北至貴州普安州界四百三十里西北至土番界二千里東西廣二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五十里自省道

京師八千二百里○殷周時爲蠻夷所居或曰卽百濮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開西南夷滇王降以其國置益州郡後

漢增置永昌郡亦屬益州郡三國時爲蜀漢地又分益州置

交州後主建興二年改爲建寧又增置興古雲南二郡以去中國遠置庾隆督于建寧總之遙領交州刺史今曲靖

府廢味縣是其治也晉泰始七年改置甯州太康三年復省入益州立

滇案

一之

六

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復置甯州自是郡縣增置益多咸康四年

分置安州晉春秋大甯以後甯州沒於李蜀咸康四年蜀李壽篡立分甯于夜郎朱提越嵩置安州既又分

與古永昌朱提雲南越嵩河陽六郡置漢州明年甯州復爲晉有晉宋志皆云是年置安州蓋卽李壽所置而晉因之故

云八年仍并入甯州晉志是年以越嵩郡還屬益州宋齊因之梁大同中改

置南甯諸州承聖末沒於羣蠻隋開皇十七年復開南中仍

置南甯州後又領于益州都督府唐武德四年置姚州管羈

三十貞觀六年於戎州置都督府督南中一十七州後因之

會要天寶元年戎州督羈廉三十自開元之季南詔漸強六州一百三十七縣荒蕪無戶口

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貞元十年改國號

滇黔一之二



滇黔一之二

所諸司則參列其中今領府十四直隸州四直隸廳三散州

曰南詔太中十三年改稱大禮光化四年國號改稱大長和
 後唐天成三年國號大天興明年稱大義甯石晉天福二年
 屬于大理宋初因之自熙寧八年以後段氏衰元祐元年高
 氏代立號大中元符二年段氏復興號後理高祐十二年元
 太弟滅大理元至元十三年立雲南等處行中書省治中元
 仁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及段明分據其地洪武十五年討平
 之始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共二十二內驛磨者
 十一州共四十二內驛磨者亦十一縣三十內驛磨者二又
 西南宣慰司六宣撫司四安撫司二長官司共一十四而衛

二十七縣三十九分駐同知六通判六州同一州判五經歷
 三縣丞二知事一提舉司三鹽大使九巡檢司二十五

雲南府

即會城其地東至澂江府路南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楚
 雄府廣通縣界二百四十五里南至澂江府新興州界一百
 五十五里北至曲靖府尋甸州界一百四十三里東南至澂
 江府河陽縣界八十四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四百二
 十二里東北至尋甸州界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界一

滇黔一之二



滇黔一之二

百六十里東西廣三百七十里南北袤二百九十八里
 為昆明縣東至嵩明州界六十里西至安甯州界四十里南
 至宜良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南水陸至昆陽州界七十
 里東北至嵩明州界五十里西北至富民縣界四十里西
 北七十里為富民縣東至嵩明州界三十里西至羅次縣界
 定於界四十里東南至昆明縣界五十里西南至安甯州界
 三十五里東北至曲靖府尋甸州界四十里西北至羅次縣
 界三十里府東一百二十里為宜良縣東至澂江府路南州界二
 十里南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三十里北至嵩明州界三十里東
 南至路南州界三十里西南至河陽縣界三十里東北至曲
 靖府陸涼州界三十里西至府西北一百三十里為羅次縣東
 北至昆明縣界五十里西至祿勳縣界三十里南至安甯州界六
 十里北至武定州界三十里東南至富民縣界三十里西南

至祿勳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富民縣府南九十里為晉
 甯州東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五里西至昆陽州界三十里南
 縣界十里西南至澂江府路南州界五里東至河陽
 至呈貢縣界八里西北水陸至昆明縣界八十里府南四十
 里為呈貢縣東至宜良縣界五里西至昆明縣界十里南
 至澂江府河陽縣界四十里西南至晉甯州界五里東南
 北至昆明縣界四十里西北水陸至昆明縣界四十里府
 西七十里為安甯州東至昆明縣界二十里西至祿勳縣界
 次縣界六十里東南至昆陽州界二十里西南至易門縣界
 九十里東北至富民縣界六十里西北至羅次縣界七十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為祿勳縣東至羅次縣界三十里西至
 南至易門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通縣界三十五里東南
 至安甯州界九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七十五里東

北至武定州界四十里西府南一百二十里為昆陽州東至晉州
北至廣通縣界二十五里西至易門縣界九十里南至激江府新興州界
三十里北至昆明縣界四十里東南至激江府江川縣界五
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二里東北水府西南二
路至昆明縣界五十里西北至安甯州界八十里
百五十里為易門縣東至昆明州界三十里西至楚雄府南
六十里北至祿豐縣界三十里東南至臨安府營義縣界
西南至嵩縣界六十里東北至安甯州界三十五里西
至南安州府東北一百三十里為嵩明州東至曲靖府尋甸
界一百里
昆明縣界七十里南至昆明縣界六十里北至尋甸州界十
五里東南至宜良縣界三十里西南至昆明縣界七十里東
至東川府界二百里西
北至富民縣界六十里

滇繫一之一



疆域 九

地至此竊其地號曰滇國漢元封二年滇王降始置益州郡
取疆壤益廓之意漢書武帝勤漢建興三年改為建寧郡治
求身壽道始通滇國是也
晉因之惠帝永安二年又增置甯州郡懷帝永嘉二年改
為晉甯郡宋齊並因之梁陳間廢隋初立昆州尋廢唐初復
置昆州屬姚州總管府貞觀四年改屬戎州都督府天寶末
沒于南詔廣德五年鳳伽異增築之曰拓東城南詔于東境
言將開拓東境也為六節度之一六節度者曰六世孫秀豐
拓東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麗水云
祐改稱鄯闡府鄯闡猶言別都也滇記蒙氏名都曰貞祥別
闡曰東京隆順時又改西大理因之段氏時以高智昂領
京曰中都東京曰上都云

初置鄯闡為萬戶府至元十三年改中慶路明洪武十五年
改雲南府領州四縣九 國朝因之康熙八年省歸化入呈
貢三泊入昆陽府舟車四達帶海襟山西南奧區實為稱首
焉

昆明縣附郭漢為滇池縣地隋為昆州境唐為晉甯縣地元初
立二千戶所後改置善州領昆明官渡二縣尋廢又並官渡
入焉今因之

拓東城今府城也南詔所築後改曰鄯闡府城元日中慶城明
南日麗正西日寶成東日咸和北日拱辰西南日威遠俗謂
之小西門東北曰敷澤俗又謂之小東門萬曆四十八年重

滇繫一之二



疆域 十

修門各有樓四隅亦有樓環城有河可
通舟楫其外又有重閣相護形勢頗壯
在蘭城在府北十里有奇相傳楚將軍莊蹻所築一名穀昌城
時將軍郭昌平滇中因名縣後漢因之華陽國志云漢武帝
改曰穀昌今班志作穀昌城則非章帝時改也晉時仍為穀
昌縣屬建甯郡宋齊因之梁陳間為蠻所廢傍有玉女城志
云元時梁王所築秦城在府西漢縣屬益州郡後漢因
之晉屬建甯郡南渡後屬于晉甯郡宋齊因之
後廢唐復置秦城縣屬昆州天寶中沒于南詔
建伶廢縣在府西北漢縣屬益州郡蜀漢屬建甯郡晉因之承
郡宋因之元嘉十八年晉甯太守樂松子放甯州刺史徐循
討平之齊時亦為晉甯郡治梁時乃沒于南詔 益甯廢縣在
府西唐時昆州治也唐志昆州所領有益甯等縣後廢又有
官渡廢縣在府東南三十餘里元時置縣尋又廢入昆明縣
高峯關城在府城西為關津總要之處也碧峯精舍記滇海西

形似秦堯關之故也高堯與碧雞相望有如箭括然

金馬關 在府東七里金馬山下舊有關城元築今廢又碧雞山

名稍西為通濟橋跨金稜河上元末梁王毅平章段功于此伏雲南取安甯州將抵中慶賊拒戰于仰橋古壁中復敗之

板橋驛 府東三十里又東達于楊林廢縣六十里洪武初沐英

巡司與富民縣接界又武定夷入犯必取道于此又縣境有赤水棚巡司俱裁長樂寺在城南俗呼為西寺又有覺照寺俗呼東寺唐貞觀初建各有塔高十丈俗呼雙塔覺照寺一名慧光寺云

富民縣唐初為昆州地天寶以後沒于蠻烏蠻酋若門步末始

築為降龍城號黎漢甸元至元中立黎漢千戶所移改今名

滇縣 一之二 疆域

富民故縣 舊治在安甯河南梨花村旁尋徙大河北嘉靖中以

舊無垣崇禎十三年始營城凌隍周三里有奇即今治也

宜良縣陳隋時蠻首羅氏築城號囉褒籠夷謂城為籠也唐為

昆州地元初立宜良匡城及大池千戶所至元中改置宜良

州領大池赤水二縣後改州為縣並二縣入焉今因之

大池廢縣 在縣東元大池千戶所治此後改為縣尋廢又赤水

今入昆明縣境

湯池驛 在今縣西北三十里有湯池其水百沸如湯因名湯池西至府城九十里

羅次縣古壓磨呂村烏蠻羅部農落禪居此宋時大理高量成

令高白蓮慶治其地元至元中置羅次州隸中慶路後改為

縣屬安甯州明因之宏治十二年改屬府無城 國朝始築

羅部城 今縣北舊時蠻酋恃險之處也亦曰羅部府元史兀良合刺章水城屠之前羅部府夷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

之于夷可即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三面皆水既險且堅

選驍勇以砲推其北門縱火焚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

作而止後其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伺其乏夜五鼓潛師躍

入亂所之遊大潰至昆澤擒其王

扶邪城 在縣境南詔有扶邪都統實錄云扶邪

晉甯州漢益州郡滇池縣地晉隆安初置晉甯郡于此沈約宋

志云晉惠帝永嘉二年更立晉甯郡治建伶縣建伶漢益州

郡舊縣也晉初屬于建甯郡今改從二統志 隋開皇中置

昆州尋廢唐武德初開南中復置昆州領晉甯等縣後入于

蒙氏為陽城堡部段氏因之元初置陽城堡萬戶府至元中

改置州今因之負山帶河腴田沃壤

晉甯廢縣 志云州有內城蒙氏所築即陽城堡也有外城周七

呼為古土城明成化宏治中皆因故址築上墻萬歷四年始築磚城周圍三里

天女城 在州西晉太安中李毅為益州部南夷校尉病卒女秀

有大浦城在今州之南二十里有餘元至正十年置縣尋省入州

呈貢縣舊有呈貢城為烏白步門步莫能徒焚五種蠻所居元

初立黃貢千戶所至元中改為晟首縣至明初改為今名今以歸化入焉

伽宗城在縣治西大理段氏時土官伽宗所築因名

安甯州古滇國螳螂川地漢為益州郡之連然縣晉初屬建甯

郡宋齊因之隋初屬昆州唐武德初改置安甯縣仍屬昆州

天寶陷于蠻滇記天寶初越嶲都督竹靈南因間步頭築安甯城賦役府東與通安

陷安甯即此城也後為蒙氏所據蒙氏以益州府東與通安

步頭今臨安府治後為蒙氏所據蒙氏以益州府東與通安

南討命南詔皮羅閣擊平之九載南詔益州安甯唐發兵

姚州遂攻安甯會鮮于仲通將兵南討乃解去及仲通敗

遂取安甯十三年李宓討南詔自安甯而北段氏因之

取安甯及鹽井未幾敗沒安甯遂沒于南詔

其地氏守元初其地隸于陽城堡萬戶府至元初安甯千戶所

後改為安甯州今因之據會垣之肘腋實西之門庭

江東廢縣在州東南又州北有青龍城皆昔蠻特險處州志

奇萬歷四年始建磚城于舊土築周二里有

城城北為州治周四里有奇祿豐縣古為祿豐甸之白村蠻蠻居之其地瘠瘠遷徙不常太

理時高智昇子義勝治其地元初隸安甯千戶所至元中置

今縣

驥琮籠城在縣東北山上又縣南有巔哀城皆昔蠻酋恃險處

昆陽州漢益州郡昆澤縣地晉屬建甯郡宋齊因之隋屬昆州

後復廢唐初亦屬昆州尋廢一統志蕭梁時十人巽瓚者據

此隋時南甯夷巽瓚來降拜為昆州刺史治于此麟德初置

河東等處二十四羈縻州隸嵩州都督府後改隸黎州天寶

中沒于南詔五代時大理段氏有之為巨橋城以高氏世治

其地元立巨橋萬戶府至元中改為昆陽州明因之控滇池

之津要扼螳螂川之上游

巨橋城今州治即大理段氏所置作巨橋城者是也馬都關府

築州城周三里有奇治山附海父築堤以廣城基云

望水廢縣在縣西南唐武德七年置南龍州貞觀十一年改鈞

州治望水縣兼領唐封一縣尋廢劉陶曰鈞州東北

按昆州界廢河西縣志云在州之河西鄉元至元中置尋廢州

三泊廢縣在州之西北七十里舊時為焚豫所居大理營築那

龍城于此隸部關府元時屬巨橋萬戶府至元中改

置縣廢縣中省入州

河東城在三泊西北十五里有餘唐時河東州蓋道

易門縣舊時為烏蠻酋仲磨由男之所居也地名市坪村大理

一時高福世守于此元立夷門千戶所屬于巨橋萬戶府至元

中改置今縣

易門城在縣南三十里舊縣治于此洪武二十四年建易門

守禦千戶屬于雲南都司築城戍守萬曆三年遷縣治

于所城之內云元志縣之西

有泉曰漢源俗訛曰易門

嵩明州古滇國漢為益州郡地隋為昆州地一統志此築沙禮

臥城後為枳氏所奪因名枳禮後有漢人築金城唐時入于

于此日長州因築臺與蠻盟故名其地日嵩盟

蒙氏大歷初閣羅鳳置長城郡宋時大理段氏改為嵩盟郡

元初置嵩盟萬戶府至元中改為長州尋升為嵩盟府後復

改為州洪武初因之至成化中始改曰嵩明州

金城在今州之西南漢人所築也志云金城南有武侯封

城隆慶二年始易以磚城周三里有奇邵甸城在州西四

十里本名東甸蠻語東為邵元初立邵甸千戶所于此至元

中改置縣屬于嵩盟州洪武中省

楊林城在州東南三十里城周四里昔為車氏枳氏麼氏斗氏

屬于嵩盟州明初因之成化中省又有楊林舊城在今縣西

南二十五里今為楊林驛西去今府城百里為往來必經之

道也

集興籠城在州南南詔時清平官楊祐者築梅堂阿葛籠蒙琮

有威德此籠白籠集興籠諸城相望為犄角之勢撫定蠻民甚

其所築也

舊廣南衛在府治東南又有雲南左右中前後五

楊林堡守禦千戶府在府城內洪武十五年所築也俱裁

宜良易門二縣俱置守禦所于城內云今皆廢

武定直隸州在省西北其地東至曲靖府尋甸州界一百二十

里西至楚雄府姚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雲南府羅次縣

界三十九里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里東南至雲南府富

民縣界四十五里西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八十六里東北

至會理州界三百里西北至會理州界三百一十里旧府至

省二百四十里東西廣三百六十里南北袤三百三十九里

東至祿勸縣界十五里西至元謀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雲

南府羅次縣界三十九里北至祿勸縣界十五里東南至雲

南府富民縣界五十五里西南至雲南府祿勸縣界一百二十

里東北至祿勸縣界十三里西北至楚雄府大姚縣界二百

里州西一百九十里為元謀縣界東至州界四十里南至大姚

里北至州界九十里東南至州界三十里西南至州界十五

遠縣界五十六里東北至州界一百里西北至大姚縣界一

百州東北二十里為祿勸縣界東至曲靖府尋甸州界一百里

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里東南至州界三十五里西南至

州界三里東北至尋甸州界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會理州界

三百州北一百九十里為撒甸祿勸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

祿勸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南

至祿勸縣界一百里西南至州界八十里東北至東川府界

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會理州界一百三十里

禹貢梁州南境後為滇國地漢屬益州郡後漢屬建寧郡晉

以後因之隋為昆州地唐為宋州地屬戎州都督府天寶以

後沒于南詔宋時大理段氏使烏蠻阿剌治此舊名羅發部

志云以其遠祖元憲宗四年內附尋置羅發萬戶府至元八

年更置北路總管府十二年更為武定路元志至元八年並

置武明為武定軍民府以通典府為南詔三十七部之一明初

定路明為武定軍民府以通典府為南詔三十七部之一明初

襲知府正德中弄積三世孫阿英改姓鳳裔商勝者歸附世

嗣嘉靖六年叛附尋甸同上舍安銓犯會城土婦瞿氏撫子

守土久之死朝文養子繼祖謀奪嫡四十五年乾隆三十五

年即和曲舊治改為武定直隸州領縣三州四維千里削壁

懸巖水甘草茂宜於畜牧亦蠻服之雄也且北渡金沙接境

戎焚蜀境之險州實並之而地接昆明且暮可達州境有變

必蔓於會城嘉靖六年鳳朝文助尋甸之亂直犯會城四十

改曲靖尋甸所至擡動復構設掠富民羅次糾東川夷酋

直抵會城外坊市悉劫焚還攻永謀諸城未及一月陷

一府三州四縣尋甸叛酋亦應之陷嵩明通楊林官兵拒卻

之遠攻尋甸陷祿豐官軍四面合擊追至東川盡殄其黨

南甸廢縣舊附郭內蠻名洪取龍又名漢甸訛曰南甸元至元

廢尋又改築土城移和曲州入郭內隆慶三年復移建石

于獅山之麓即今州治也萬曆四十六年崇禎十三年屢經

修築周二里奇

宗居廢縣在州西北唐武德四年置西宗州貞觀十一年止傳

在府東二里志云武侯初過大渡

河駐節于此今故城遺址道存

虛仁驛在州北經州北有虛仁環川等站達于四川會州衛

東南七十里即今雲南城矣

元謀縣原名華竹元至元中置縣屬和曲州明初因之土官吾

姓嘉靖中改流官

元馬塚在城北二十里按古中志會無縣有元馬日行千里

祿勸縣唐屬廢宋州地蠻名洪農祿券甸雜蠻所居元至元中

置祿勸州屬武定府明因之今改為縣

石舊廢縣縣東五里舊有四甸曰掌鳩曰法塊曰棟檜曰曲蔽

初因之正德中廢志云古城舊土垣不

及一里萬曆七年改築城周一里有奇

易龍廢縣縣北八十里地名倍揚有二水相合繞城而東蠻謂

大酋所居羣酋會集于此元至

元中置易龍縣屬祿勸今省

大理府在省西其地東至楚雄府姚州界二百八十里西至永

昌府保山縣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蒙化廳界七十里北至鶴

慶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蒙化廳舊定邊縣界一百三十里

西南至蒙化永昌二府廳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

四百一十里西北至麗江府界六百二十八里由府至省八

百九十里東西廣九百六十里南北袤二百二十里附郭為

太和縣東至賓川州界二十里西至蒙化廳界六十三里南

川州界三十里西南至瀾滄江界三百八十里東北至金

沙江界三百五十五里西北至麗江府舊蘭州界五百里

南六十里為趙州東至雲南縣界六十五里西至蒙化廳界

里北至太和縣界二十里東南至雲南縣界六十五里西南

至鎮南州界二百三十里東北至賓川州界三十里西北至

永昌蒙化二府府東南一百四十里為雲南縣東至楚雄府

百里西至趙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趙州界一百里北至雲川州界四十里東南至姚州界九十五里西南至趙州界四十里西北至賓川州界四十里北九十里為鄧州州界賓川州界四十里西至浪穹縣界二十五里南至永昌府界八十里北至雲龍州界一百四十里東至太和縣界二十五里西至浪穹縣界九十里府北一百一十里為浪穹縣東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鄧州界八十里北至永昌府界一百一十里東至鶴慶州界五十五里西至永昌府界一百一十里府東一百二十里為賓川州東至雲南縣界四十里西至雲南縣界五十里北至永昌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姚州界四十里西至趙州界五十里東至永昌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鶴慶州界六十里府西五百里為雲龍州東至浪穹縣界九十里西至永昌府界九十里

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永昌府界八十里北至麗江府界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浪穹縣界二百四十里西南至保山縣界一百九十里東北至麗江府界二百六十里府南三百里為十二關長官司東至白鹽井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雲南縣界一百七十里賓川州界一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南境漢武開西南以此為益州郡地後漢時屬永昌郡蜀漢屬雲南郡晉初因之永嘉中又分置東河陽郡沈志云晉永嘉五年南州刺史王遜分永昌宋齊因之梁末沒于羣蠻武德七年為羈縻雲南州地亦謂之昆瀾唐武德四年昆瀾即漢之昆明在爨貞觀八年改為匡州天寶以後沒于

南詔南詔僑建都邑于此亦謂石晉時段氏代有其地稱大理國元憲宗三年收附六年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七年改置大理路明洪武十五年改為大理府領州四縣三長官司一國朝因之府西依點蒼東環洱水山川形勝雄于南服武侯南征規取其地於是收資儲以益軍實進勁卒以增武備遂能用巴蜀之眾屢爭中原唐之中葉蒙氏負嶠于此乘間抵隙常為蜀肘腋患段氏承之撫有城池保其險塞推長羣蠻者亦三百餘年蒙結取其地益成包并東南之勢蓋地雖僻遠而封壤延袤關山矜帶西南都會滇洱其競勝者矣

太和縣附郡漢葉榆縣地屬益州郡後漢為樸榆縣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永嘉以後屬東河陽郡宋齊仍為樸榆縣梁末廢于蠻唐為羈縻巨州地開元二十六年南詔皮羅閣逐洱河蠻取太和城蓋蠻所置也其後遂據其地段氏因之元立太和上中下三千戶所至元中改置理州及河東縣後省州改縣曰太和

太和故城在府南十五里今城本羊苴咩城也唐開元末皮羅閣取太和城遂徙居之其城周十餘里夷語以坡陀為和在城中尊之日太城因以名關羅鳳亦竊據于此天寶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入至太和城以糧盡引還為蠻所覆貞元中異牟尋寇西川敗還羅鳳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改號曰大理自是太和別為一城故城漸廢

大理國元憲宗三年收附六年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七年改置大理路明洪武十五年改為大理府領州四縣三長官司一國朝因之府西依點蒼東環洱水山川形勝雄于南服武侯南征規取其地於是收資儲以益軍實進勁卒以增武備遂能用巴蜀之眾屢爭中原唐之中葉蒙氏負嶠于此乘間抵隙常為蜀肘腋患段氏承之撫有城池保其險塞推長羣蠻者亦三百餘年蒙結取其地益成包并東南之勢蓋地雖僻遠而封壤延袤關山矜帶西南都會滇洱其競勝者矣

太和之名遂移于羊苴咩城今故城猶為太和村雲南記羊苴咩城在羊苴咩中峯下即古樸榆城也蠻語訛為羊苴咩亦曰陽歷咩城南去太和城十餘里貞元初異牟尋築此城七年西川帥韋臯遣判官崔佐時至羊苴咩城說異牟尋使歸唐宋時段氏據此亦謂之大理城明洪武十七年復因故城修築碑表石裏二十五五年復展築東南河深三里周十二里南門曰承恩東門曰通海西門曰蒼山北門曰安遠

樸榆廢縣在府東北漢縣治此本曰樸榆境內又有姑繒夷始復反後漢建武十八年葉榆弄棟諸種叛殺長史尋討平之元初六年永昌諸郡蠻復叛益州刺史張喬從事楊琰兵至葉榆敗之晉亦曰樸榆縣宋齊因之後廢又東河陽廢縣亦在府東晉永嘉中置屬東河陽郡宋齊因之梁末郡縣俱廢

勃弄廢縣在府東百里亦曰勃弄州隋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中渡西洱海唐永徽初青蛉弄棟西白水蠻與大小勃弄蠻酋相誘為亂遣趙孝祖為調州道行軍總管將軍討破白水蠻酋祖言小勃弄酋長波盛屯白旂城破斬之進至大勃弄明年西入小勃弄酋長波盛屯白旂城破斬之進至大勃弄獲其酋長楊丞頓悉破降其眾始改雲南縣為匡州唐史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

武德七年治雲南州貞觀三年改為匡州領弄勃四州二縣後沒于蠻州縣俱廢

史城府北四十里隋開皇中置西洱河此其駐師處也唐大歷十四年異牟尋武侯初遷史城貞元初引土蕃寇蜀敗還四年始改築羊苴咩城徙居之稱日東王誼記史城即太和羊苴咩

九重猶言九座志云南詔境內有九重城皆備上蕃而設一在河尾里一在陶邑里一在太和村一在北回一在時溪里一在塔橋一在摩厘其二城則羊苴咩城史城也又金剛城在點蒼山佛頂峯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趙州漢樸榆縣地後為羅落蠻所居唐為匡州地蒙氏為趙州

建興二年置雲南郡治晉宋至梁皆因之唐為匡州匡川縣

地後張仁果據之號白子國蒙氏改為雲南州段氏因之元

初曰品甸千戶所至元中復曰雲南州尋降為縣屬大理路

明初改隸趙州今仍屬大理府

雲南故城在縣南漢因置雲南郡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

雲山疑亦雲南之誤矣唐志自戎州開邊縣西南七十里至

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即此城也後遷今治志云今

縣東又有廢城即唐時匡川縣治後廢

雲平廢縣在縣東本雲南縣地晉咸平五年析置雲平縣屬雲

平縣梁末廢鏡州城志云在縣治東唐置鎮夷郡等

略云鏡州城在今縣治西

雲南驛在縣東其相近有古城村或以為古雲南郡城也自巴

里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地

鄧川州漢益州郡樸榆縣地唐初為遼備州隸姚州都督府後

為遼賦詔所據南詔併之置鄧川縣復改為德源城段氏因

之元初立德源千戶所至元十一年改鄧川州隸大理路明

初因之土知州阿姓隆慶領縣一國朝改縣入府州峭山

深塹控據邊陲號為險要

德源城在州治東亦曰大麓城唐時遼備州治此開元二十六

年皮羅閣取石和城又取大麓城是也後為

四節德源千戶所志云州水源順仍遷徙靡定舊城不

寧北城州北三十里唐時蒙氏所置真記唐貞元十五年

為北道之固是也

廢會州在州東境或曰即漢時姑魯夷之地唐武德四年置會

州西接匡州是也

浪穹縣漢葉榆縣也蠻名瀾茨即浪穹詔所居唐武德初浪穹

州蠻芳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詔以芳時昔

為浪穹州刺史統其眾開元初其王鐸羅望與南詔戰不勝

移保劍川更稱浪劍貞元中為南詔所破亦置浪穹州於此

統浪穹施浪鄧臉之地段氏因之元初改置浪穹千戶所至

元十一年改為縣

鳳羽廢縣在縣西南四十里蒙氏所置以鳳羽山為名或曰元時

北五里至江門時

安甯城在縣北唐天寶八載雋州都督何履光以兵定南詔

石和城唐開元末施浪酋分兵據

此以拒南詔南詔襲取之遂取其地

賓川州漢益州郡地後漢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唐為匡州地

蒙氏為太和苑場地段氏因之元亦為太和縣地明宏治七

年建賓川州太和縣九里屬大理府州控姚安之川

年

版徹大理之肩背脊帶山川東西聯絡屹為形要

諸葛城 在州西二里虎踞山上相傳為武侯駐兵處明改建今州築城為州治則三里有奇

雲龍州漢益州郡地後漢永昌郡地晉為西河郡地宋齊晉梁

因之唐初為匡州西境家氏謂之雲龍甸段氏因之元至元

末立雲龍甸軍民府明初改為雲龍州屬大理府土知州段

十八年改流官又裁五州藩衛大理衿帶永昌密邇生蕃為

西陲要地

唐廢縣 在州南漢縣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郡古今注永平

是也晉仍屬永昌郡後廢南詔為雲龍甸地元始為軍民

府治明改縣為州萬歷三十三年始築土城周三里有奇

滇案 一之

疆域

畫

枕

北蘇廢縣 在州西漢縣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郡晉初因之咸

和中分東河陽郡置西河郡治北蘇縣宋齊因之梁

洱海衛 在雲南縣治西四十里彌渡

大羅衛 在賓川州治東鎮英山下州境舊為荒原宏治中置州

上永昌經途所屬多防寇日金雞廟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

渡而諸夷皆以劫掠為雄宏治中始州賓川而衛大羅城彌

就海道始甯金雞廟在雲南縣境

麗江府在省西北其地東至永北廳界四百里西至怒夷界六

百七十里南至大理府浪穹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中甸界

四十五里東南至永北廳界二百零八里西南至大理府雲

龍州界六百二十九里東北至永北廳界三百七十里西北

至維西界四百五十里田府至省一千二百四十里東西廣

六百七十里南北袤三百一十里附郭則為麗江縣

二百一十里西至怒夷界六百七十里南至劍川州界九十

里北至中甸界四十五里東南至鶴慶州界四十里西南至

劍川州界三百二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府南九十里為鶴

慶州 東至永北廳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劍川州界五十里南

至大理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麗江縣界五十

里東南至永北廳界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大理府浪穹縣界

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四百八十里西北至劍川州

界五府西南一百二十里為劍川州 東至鶴慶州界四十里

西至麗江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麗江縣界一百五十

里東南至大理府浪穹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麗江縣界四

十里東南至鶴慶州界四十二里西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一

百六十里東北至麗江縣界二十里西北五百五十里為維

西 東至麗江縣界七十五里西至西藏界一千零八里東

南至麗江縣界七十五里西至中甸界三百一十里東

至中甸界三百二十里西至中甸界七百二十里 府北

四百八十里為中甸 東至麗江縣界二百三十里西至維西

十四里北至四川裏塘界二百八十里東南至麗江縣界一

百五十里西南至維西界二百一十里東北至裏塘界一百

二十里西北至維西界一百四十里

禹貢梁州南徼地漢為越嶲益州二郡地後漢兼屬永昌郡

或曰即古白狼地後漢永平十七年白 隋屬雋州唐因之後

狼王唐敢作詩三章頌漢功德即此

沒于蠻為越析詔貞元以後屬于南詔置麗水郡唐末時廢

些蠻據此大理不能元初擊降之元史麗江路自洪武十四年

廢些蠻居此為越新詔二郡皆烏蠻種也鐵橋後歸南詔

宋時復據此憲宗五年征大理從金沙濟江廢些負固不服

四年春置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改為宣慰司十三年改

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二十二年府罷更立宣撫司洪武十

五年改麗江府既又改為軍民府南屏大理北拒吐蕃為

西北之冲要南詔與吐蕃相持恒追逐于此蒙古降摩狄

摩沙即摩明史萬歷三十一年稅監楊

進取大理郡其道也榮令麗江土官木增退地聽

麗江縣附郭古蒼國地名三賧蠻為定蒼縣地屬越嵩郡唐改

定蒼曰昆明屬嵩州又升為昆明軍天寶末為越析廢些詔

所據後并于南詔宋時獬獬蠻居之後復為廢些蠻所據元

初置三賧管民官至元十四年改為通安州明因之乾隆三

十六年改稱麗江縣

廢寶山州漢益州郡那龍縣後漢屬永昌郡唐為廢些蠻所據

山縣十六年升為州屬麗江元初內附名其寨曰察罕忽魯罕至元十四年置寶

廢蘭州東漢永昌郡博南縣地唐時屬于南詔為獬蠻所居元

此一統志段氏使董慶治此後有周姓者強盛遂與諸公

路明初因之仍曰蘭州今屬劍川州麗江縣分治

廢巨津州古西番地唐時為羅姿九賧伏臘二蠻所居後唐

十四年于九賧立巨津州今廢入麗江路

明因之亦曰巨津州今廢入麗江路

臨西廢縣在巨津北志云縣在府西北四百六十里為大理極

四年以其西臨之廢些二種蠻居此夷名羅泉元至元十

府正統二年為蕃人所居僅存一寨後亦革去滇略臨西亦

鶴慶州高貢梁州徼外地東漢為永昌郡西北境唐為越析詔

地名樣共州又天寶中屬于南詔太和中置蒙巽郡蒙氏勸

改二千戶仍稱謀統屬大理至元十一年復為鶴州二十三

年陞為鶴慶府後又改為路洪武十五年復為鶴慶府旋改

為軍民府乾隆三十六年改為州屬麗江府州山川明秀內

固大理外控番戎險阻足據平原可耕亦要地也

鶴州城今州治宋時大理所築元置鶴州後廢洪武十五年因

址改築號曰新城惟北門月城尚因舊垣萬

廢副州在州境一統志廢安州亦在府境

劍川州古蠻夷地唐時為義督羅魯城一名劍川志云唐顯慶

南詔戰不勝走保劍川更稱浪劍貞元初南詔擊之南

詔置劍川節度宋時大理改為義督魯城或謂之元初置節

千戶所改為劍川縣屬鶴慶路洪武十七年陞為州乾隆二

十六年改屬麗江府州控扼西番藩屏內地亦稱形勝

望德城在州南三里周五百丈段氏所築今為民居名水岩村

南十五里唐所築今在瓦窰村北羅魯夷語海也志云州東

北六十里有達子城即蒙古入大理駐師處一云在州南百

廢順州古蠻夸地唐時地名牛賤南詔徙清浪人居之與羅落

破之徙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等川其酋成斗族漸盛自

元十五年改為順府屬麗江路又

楚雄府在省西其地東至雲南府祿豐縣界一百五十五里西

至大理蒙化二府廳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元江直隸州界

三百里北至四川鹽源縣金沙江渡口界五百三十里東南

至雲南府昆陽州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景東廳界二百五

十里東北至祿豐縣界一百五十八里西北至永北廳界七

百五十里由府至省四百二十里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

袤九百二十五里附郭為楚雄縣東至廣通縣界四十里西

南安州界四十五里北至定遠縣界四十五里東南至南安

州界四十里西南至鎮南州界一百三十里東北至廣通縣

州界九十里府西北七十里為鎮南州東至楚雄縣界

南至景東廳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大理府趙州界二百二

十四里東北至定遠縣界二十里府東南五十里為南安州東

雲南府易門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楚雄縣界五里東南至雲南府昆

東廳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易門縣界一百里東北府北一

至廣通縣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廣通縣界四十五里西至鎮南州

百二十里為定遠縣東至廣通縣界四十五里西至鎮南州

至大姚縣界一百三十里東北至武定州元謀縣界九十里西南至

鎮南州界二十五里東至武定州元謀縣界九十里西南至

府東七十里為廣通縣東至雲南府祿豐縣界八

里南至南安州界九十里北至定遠縣界四十五里東南至雲

南府易門縣界六十里西南至南安州界九十里東北至武

定州元謀縣界九十里西至府北二百二十里為姚州東至定

北至定遠縣界八十里府北二百二十里為姚州東至定

七十里西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鎮南州界

七十里北至大姚縣界二十五里東南至定遠縣界九十里

西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二百七十里東北至大姚縣界二百

八十里為大姚縣東至武定州元謀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

至四川鹽源縣界二百一十里東南至定遠縣界一百三十

里西南至姚州界三十里東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六十

州界四十里府北三百四十里為直隸白鹽井東至金沙

西至大理府賓州州治二百里南至姚州治一百二十里北

至鐵鎖橋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大姚縣治九十里西南至大

理府雲南縣治二百四十里東至景東廳界四十五里南至

阿拜河十里西北至天乙山五里府南一百七十里為

嘉元江州新安州界六十里西至景東廳界四十五里南至

治二里西北至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為直隸琅鹽井

姚州治一百里 禹貢梁州徼外漢益州郡後為雜蠻耕牧地

州尋罷據宋志晉成帝咸康四年分將制夜 夷名我嶽後繫

酋威楚築城峩嶽居之因名威楚城唐貞觀末諸蠻內附

為旁望覽邱永等州地 唐史貞觀二十三年遣將擊西蠻開

蠻皆內屬以其地置旁望覽邱永五州屬朗州都督

滇志五州惟永州在澂江新興州境內餘俱在府境 天寶末

沒于南詔屬銀生節度尋改銀生府于此大理時以銀生屬

姚州此為雷節賧又改白鹿部後改威楚郡元初內附置威

楚萬戶府至元八年改為威楚路後又置威楚開南等路宣

撫司于此明初改為楚雄府 近部有羅 領州三縣三乾隆三

十五年裁姚安府以姚州大姚縣屬之府當四達之衝東衛

滇郡西連大理南控魯奎北接四川山川清秀土壤肥饒鹽

井之利商民走集稱為大郡

楚雄縣附郭南詔時為安州威楚縣後為蠻蠻所據大理時屬

于朗州元初置千戶所至元十五年改置威州二十一年降

為威楚縣明初改今名

德江城 在府城西北二里志云威楚在蒙詔時為敏生黑背之

鄉因置銀生節度至魏氏中葉高昇太執國柄其姪

高量成于威楚築外城號德江城傳至其裔高長壽附于元

今府西北二里有德江村或云即故城處也今城明初洪武

十六年征蠻都督袁義所築又以南山高峻逼近城郭蠻寇

據以臨城是資敵也遂改築石城保山為險歲久漸圯隆慶

四年改築萬曆二十八年東南城圯于

水尋復修築四面有濠城周八里有奇

卓民廢縣 在府東元至元中置尋省入威楚縣今屬卓

呂閣驛 府西四十里古名合關灘元至正末梁王李羅敗明玉

珍將萬勝于合關灘既而珍入雲南大理段功進兵至

呂閣敗玉珍兵于關灘江焚其寨于古田寺又追敗之于回

登關又進至七星關是也輿程記今呂合驛即古田寺是也又

五里旁有合襟水因改名合襟云古田寺在呂閣東

廣通縣蠻名古路賧元初置古路驛千戶至元十六年改為廣

通縣隸南安州明初改屬府今因之

拾資驛 縣東四十里滇程記曰雲南府祿豐縣七亭而崎達拾

資驛中途有高石砲南平坡六里菁響水橋响水舖諸

境自拾資驛四亭而達縣為路

甸驛有十八灣坡清川橋之勝

定遠縣地名曰直賧雜蠻所居唐為姚州地一云本髡州地天

寶中沒于南詔使蠻酋築新城于此曰耐籠後入于段氏元

初置羊州千戶羊與姚同音也至元十二年改置定遠州後

降為縣屬威楚路今因之

南甯城 在縣南地名黃蓬穿滇志宋紹聖中段氏臣高昇太徒

改為南甯縣尋省入

定遠今為南甯縣

白八寨 在城西化佛山明土酋自八據山為寨以捍官兵被

擒赴京上問故曰奴為主耳稱旨使世襲指揮使

南安州古蠻夷地蠻蠻居此寨名摩芻元初置摩芻千戶所屬

威楚萬戶至元十二年改置南安州隸威楚路今因之州山

嶺稠疊林麓四周為險要之地

南安城

古摩多寨也元築土城明初因之

廢磔嘉縣

本夷獠地曰黑初元至元中置磔嘉千戶後改為縣屬威楚路明因之今裁以南安州州判治其地

鎮南州古蠻夷地濮落蠻所居州名欠舍亦曰沙卻唐上元中

蒙氏置俗富郡于此後屬于段氏元初置欠舍千戶至元二

十二年改為鎮南州屬威楚路今因之州山川環帶舟車往

來走集之郊也

和子城

州東二里唐上元中南詔閣羅鳳擊東爨侵我喙和子城即此也元始築城為州治明初廢宏治間改築

滇紫

一之二



疆域

畫

嘉靖中北四十年因舊治築萬厯四十三年易以磚周三里奇

沙橋驛

州西三十里又有舖有堡俱以沙橋名皆在州西三十里又西七十五里為普湖驛演程記自州三亭而過沙橋有鴛鴦白塔二坡自茲北入亭而遙達普湖土人稱坡

石為險

源為湖也途經鸚鵡關七里坡普昌關麥地哨道列巨善危扼之所

姚州古滇國地漢屬益州郡後漢因之蜀漢屬雲南郡晉初因

之東晉咸康初析置興寧郡宋齊因之梁末沒于羣蠻

唐武德中置姚州

初為姚州總管府貞觀四年改置都督府于戎州通典姚州麟德元年置其人多建

姓因名劉昉曰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奏置姚州

年始移于弄棟川也又咸亨三年永昌蠻叛寇姚州

年永昌蠻復寇姚州敗州兵于廢姚州天寶初曰雲南

垂拱四年復置仍為都督府督羈靡諸州

既而蒙氏據其地天寶七載州為南詔蠻所陷十二改置

棟府又置弄棟節度于宋時段氏改為統矢邏又改為姚州

亦曰姚府

段思平改弄棟府為統矢邏段嚴時封高太明之子明清為演

元憲宗三年內附七年立統矢千戶所至元

十二年改置姚州屬大理路天歷初陞為姚安路明初改路

為府尋又改姚安軍民府府州在昔高明清之後也明清七

古攻略至境麻泰悉力拒守被執不降見後元太宗因

官其子仲至今不易所屬夷曰散摩都羅羅強悍好

府以附郭之姚州改屬楚雄府州道通越嵩絡緝滇洱為南

北之要會諸葛武侯平南中渡瀘水而南隋史萬歲略西洱



疆域

畫

亦自青蛉弄棟而入唐永徽三年趙孝祖平青蛉弄棟西白

水蠻遂請略定西裔

孝祖上言貞觀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有小勃弄大勃弄三川勃

弄以西與黃瓜菓榆西洱河相接人眾殷富多子蜀川

因破白水蠻之兵使西討從之遂略定大小勃弄之地

德初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建言姚州在永昌之北越嶺之南

此地有重岡修谷平疇廣川東有金沙江之利西接雲南州

之勝距威楚瞰點蒼最為險要也請置都督府于昆明之弄

棟州屯兵鎮守以治葉榆瀾河諸蠻則羣蠻不敢橫而中國

長有墮貝之利矣從之因置府于弄棟川咸亨以後南中

多事姚州廢置不恆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表言姚州

則出威楚向昆明為全滇之要會西南有事爭於滇蜀間者

自古恆在姚州也

絕城荒外山高水深諸葛破南中使其渠帥統之不置漢官
國家既置姚州叛亂屢見延載中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
自是蜀中搔擾乞罷姚州隸焉府并廢瀘南諸鎮於瀘北置
關禁止中國百姓不得與蠻無故交通往來以防亂萌不納
景雲中姚州蠻叛引吐蕃陷姚州於是姚州路絕開元二年
姚州蠻復來寇州軍討之為所敗天寶以後遂沒于南詔恆
以重兵守之閉塞漢人南入之道貞元中西川帥韋皋復通
南詔自清溪關出印部經姚州謂之南路蓋自姚安而北則
渡金沙入越嶲自姚州而西則指葉榆趣大理自姚州而南

弄棟廢縣 今州治志云州北有舊城漢弄棟故縣也縣境有蠻
後漢建武十八年陳壽復與連然諸種叛殺長使尋平之自
晉至梁皆為晉甯郡治唐貞觀二十二年平西蠻開青蛉弄
棟為縣既而以弄棟地置姚城瀘南等縣景雲初御史李知
古築姚州城家氏為弄棟府治大理至元皆因故址明治易
以磚石周二里有奇嘉靖七年築月城于南門外三十九年
復于城南增築土城四關皆土垣萬曆四十六年復增拓舊
城創設敵樓以壯形勝今城周六里有奇
瀘南廢縣 在州東北唐志新唐書武后垂拱初置長城縣屬姚
州天寶十載劍南節度使李仲通討南詔大敗
于瀘南即此又廢長明縣亦在州境唐置
屬姚州天寶以後沒于南詔與瀘南俱廢

澄川城 在州東杜祐曰澄川守提在雲南郡東六百里唐開元
年置姚州都督府以十三州隸焉會要麟德
初姚州都督管五十七州蓋皆羈縻蠻地云
普湖驛 來必經之道設州判戍守于此滇記姚州有白石村官
軍敗賊自久于此又蹙賊于
馬哈山盧頭山皆在州境
大姚縣漢青蛉縣地屬雲南郡晉因之咸康中廢唐武德四年
置西濮州貞觀十一年改曰髡州治濮水縣後沒于南詔大
理段氏時屬姚州夷名大姚堡元初置大姚堡千戶所至元
中改置大姚縣屬姚州今屬楚雄府

青蛉廢縣 在縣北漢縣蓋治此常璩曰青蛉縣有鹽官是也亦
曰青蛉川隋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詔叛蠻自青

鈴川入至南中唐貞觀四年擊西蠻開青蛉弄棟二十三年
復遣將擊西蠻蠻開青蛉弄棟皆為縣尋以青蛉縣屬髡州
天寶中沒于南詔又有岐星銀山二縣
亦唐髡州屬縣也天寶中為南詔所廢
楊波廢縣 在縣東唐武德四年置袁州領楊波強樂二縣後廢
年改曰髡州領袁州七部二縣又髡州之西曰廢微州武
德四年置利州貞觀十一年改微州領深利十部二縣後廢
馬西廢縣 在縣北唐志武德四年置尹州治馬西縣兼領天泉
云縣東北馬鞍山
麓有武侯土城
守禦姚安千戶所 在城北洪武二十八年建又姚安中屯千戶
所在大姚縣東二里舊為土城亦洪武二十
八年築永樂初易以
磚城周一里有奇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蒞屏餘

疆域二冊下

永昌府

順甯府

蒙化直隸廳

永北直隸廳

景東直隸廳

普洱府

滇繫

疆域目錄

臨安府

元江直隸州

鎮沅直隸州

曲靖府

澂江府

廣南府

開化府

東川府

昭通府

廣西直隸州 附載十八土司圖

滇繫

疆域目錄

二

滇繫

疆域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永昌府在省西其地東至順甯府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神護關

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孟定土府界八百七十里北至大理府

雲龍州界二百五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一十七里西

南至天馬關界一千一百一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三百五

十二里西北至馬面關界三百里由府至省一千二百里東

西廣六百九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二十里附郭為保山縣

東西北同府南至潞江界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順甯府順甯

滇繫一之二

疆域

永平縣界一百六十七里西府西三百六十里為騰越州東

北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南甸

保山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南甸

界三十里北至保山縣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隴川界一百

二十里西南至野人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

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野人界二百七十里 府東北一

百七十里為永平縣 東至蒙化廳界一百八十里西至保山

二十五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八十里東南至蒙化廳界

六十里西南至順甯府界三十五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

三十里西北至保山縣界八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

山縣界五十里 府東南八百七十里為孟定土府 東至順

州界西至舊木邦界南 府南二百二十里為灣甸土州 東至

至孟連界北至鎮康界 府南三百八十里 府南三百八十里

鎮康界二十里 西至猛波羅界三十里南至 府南三百八十里

為鎮康土州 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潞江界七十里 府

南至耿馬界六十里北至灣甸界五十里 府

西南五百里為隴川宣撫司 東至芒市界一百八十里西至

一百八十里北至 府西南四百里為遮放副宣撫司 東至芒

南甸界六十里 府西南四百里為遮放副宣撫司 東至芒

百里西至隴川界四百里南至阿 府西南三百九十里為南

甸宣撫司 東至潞江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干崖界七十里南

府西南四百八十里為干崖宣撫司 東至南甸界四百里西

隴川界八十里北 府西南五百里為蓋達副宣撫司 東至干

至南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五百里為蓋達副宣撫司 東至干

至南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五百里為蓋達副宣撫司 東至干

壁關一百里北至猛曲八十里 府南三百二十里為芒市

安撫司 東至鎮康界三千里西至隴川界五里 府西南一百三

十里為潞江安撫司 東至保山縣界十五里西至騰越州界

六十里南至遮放界十里北至潞江界七十里 府西南一百三

官司 東至車里界西至舊木邦界

禹貢梁州西南徼外地古哀牢國漢武帝置不韋縣屬益州

郡後漢永平初置瀾滄郡 滇記漢武置不韋縣其後復叛建

太守張翕討 平 尋改永昌郡 治不韋縣志云後漢建武二十

之立瀾滄郡 鄭鴻隆求內屬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

因置哀牢博南二縣封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令為永

昌郡 蜀漢迄晉因之唐屬姚州都督府 唐志武后延載永昌

後為蒙氏所據稱永昌府宋時大理段氏因之元初立千戶

滇繫一之二

疆域

山縣界一府西南六百里為猛卯安撫司 東至遮放界六十

百五十里 府西南六百里為猛卯安撫司 東至遮放界六十

十里南至舊木邦界五里 府東南一千五百六十里為孟連長

里北至隴川界四百里 府東南一千五百六十里為孟連長

官司 東至車里界西至舊木邦界

禹貢梁州西南徼外地古哀牢國漢武帝置不韋縣屬益州

郡後漢永平初置瀾滄郡 滇記漢武置不韋縣其後復叛建

太守張翕討 平 尋改永昌郡 治不韋縣志云後漢建武二十

之立瀾滄郡 鄭鴻隆求內屬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

因置哀牢博南二縣封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令為永

昌郡 蜀漢迄晉因之唐屬姚州都督府 唐志武后延載永昌

後為蒙氏所據稱永昌府宋時大理段氏因之元初立千戶

後為蒙氏所據稱永昌府宋時大理段氏因之元初立千戶

後為蒙氏所據稱永昌府宋時大理段氏因之元初立千戶

所隸大理萬戶府至元十一年立永昌州十五年陞為府
 大理 二十三年又置金齒等處宣撫司于此洪武十五年仍
 置永昌府又立金齒衛二十三年省府以金齒衛為軍民指
 揮使司嘉靖元年改為永昌軍民府仍置永昌領州一縣二安
 撫司一長官司二今因之府藩屏邊索控馭蠻夷自漢開西
 南夷始通中國華陽國志武帝通博南山渡瀾滄水取哀牢
 地置不韋縣是也東漢建武中西南夷棟蠶叛詔劉尚討之
 尚追破之于不韋斬棟蠶師西南夷悉平永平十二年哀牢
 內附置永昌郡西南益少事及晉末而羣蠻竄居其間遂與

中國絕南詔異牟尋破羣蠻廢其人以實內地及大理時自
 蠻復熾漸復故地元征白夷復歸版圖明初克大理沐英等
 遂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以為西陲保障正統
 初麓川作亂金齒首扼其衝征集軍糧悉會于此以漸克平
 蓋誠必爭之地矣

保山縣附郭漢不韋縣地元為永昌府治明初為永昌金齒二
 千戶所屬金齒衛正德十四年改新安千戶所嘉靖元年始
 改置今縣取太保山為名

永昌城今府治舊係王城唐天寶中南詔皮羅閣所築西倚太
 保山麓段氏因之元至元復修洪武十五年因舊址尋

歷十八年改築堊以磚石又于太保山絕巖為子城設兵以
 守之十八年復闢羅太保山于城內設八門其南門曰南
 東北曰拱北外城有子城關二小門嘉靖二十八年增築西
 城浚濠為固萬歷二十八年復修浚焉城周十四里有奇
 不韋廢縣在府東北漢置華陽國志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
 徙南越相呂嘉宗族以實之名曰不韋彰其先人惡
 行也本屬益州郡後漢建武二十一年劉尚討棟蠶叛蠻破
 之追至不韋諸夷悉平永平中置永昌郡治此晉因之宋齊
 仍為永昌郡梁末廢史記正義
 不韋縣北去葉榆縣六百里

哀牢廢縣在府西南故哀牢王國後漢永平中哀牢王柳貌內
 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劉詢曰哀牢在牢山絕
 域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通志云府治東即哀牢
 縣故址元為永昌府治明初故為中千戶所

金齒城今府城也百夷之俗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蠻漆其齒
 以絲繩提髻曰花角蠻又或以銅圈穿其鼻墜其耳總曰哀
 牢蠻謂之金齒因其俗也毛志金齒之地在大理西南瀾滄

江界蠻凡八種曰金齒曰白夷曰曠曰曠昌曰曠日曠曰曠
 羅曰北蘇金齒蠻本名世施蠻自異牟尋破諸蠻金齒種衰
 其後浸盛元因置金齒等處安撫司又改為宣撫司楊廷和
 曰元末初立金齒等司于銀生俚甸其地今府千餘里後
 以遠不可守移其治于永昌府其實非金齒故地也志云元
 時城中有費數千戶所今改屬右所軍營明義萬戶府今改
 為左所軍營同回千戶所改為中左所軍營又城西南門曰
 龍泉門東南門曰鎮南門西北門曰永鎮門東北門曰仁壽門

塞堵城在南境萬歷十五年緬酋入寇隘塞堵速松
 二城官軍擊走之或曰速松城亦在境內
 沙木和驛在府東北沙木河側巡司亦設于此滇程記自永平
 城花橋南蒲蠻哨丁當丁山關威為險要蒲蠻者孟獲遺種
 也今城南六十里有蒲蠻驛土夷考諸蠻居瀾滄江以西一
 名濮子蠻習為盜
 以草編為業云

永平縣本漢博南縣地晉因之後改永平縣蒙氏改為勝鄉郡

段氏因之元初廢立永平千戶所明為永平縣屬永昌府今因之

博南廢縣 在縣南東漢永平中所置縣也哀牢傳章帝建初二
年夷遂攻博南焚燒民舍明年詔發夷漢兵進討邪龍人
承應募率諸郡兵大破類牢于博南斬之即此今其地名
江東

永平守禦城 在縣治東北城周三里有奇洪武十五年建內有
縣城立木為柵跨銀龍江上二十六年易以磚石周三里有
奇萬曆二十八年議以江流貫城南小關洞開每值水漲
竊盜輒乘以出入乃浚東南西南濠引江水
分流城外會于城南砌石阻水為城垣云

永平驛 在縣治東五里又東八十里為打牛坪又六十里為蒙
化之漾備驛滇程記自漾備驛九亭而達打牛坪途經
滇界 疆域 五 卅

橫嶺其高入雲梯箬以升又西為雲龍橋又西為大斗坡而
後至坪相傳武侯南征駐師南坪值立春鞭土牛以訓夷耕
遂以名驛又自打牛坪十亭而崎達永平縣有
畢勝橋觀音叫狗山其間有九轉十八灣之險

騰越州漢永昌郡西境 越賧地有契驃義昌三種蠻居之皆屬
尙州唐為羈縻州地 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遂諸蠻置軟化府

後七種蠻徙居之改騰衝府大理因之元憲宗三年府首高
救內附至元十一年改騰越州 又置騰 十四年復改騰衝府

仿治騰越二十五 年縣廢而府如故隸大理路明初因之洪武末改騰衝府
千戶所隸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正統九年陞所為軍民指揮
使司隸雲南都司嘉靖二年改置騰越州屬永昌府今因之

州山川險阨為諸蠻出入要害之地洪武中麓川夷入寇騰

冲屠永昌沐英討平之正統初麓川酋思任發作亂扼南甸

突于崖徑犯騰越屠其城柵守潞江督臣王驥等進討復騰

衝然後直搗賊巢蓋西南有事州實當衝也志云州與孟養

緬甸諸夷接壤出州之鎮夷關即南甸于崖二宣撫司渡金

沙江則大小孟良之地其為控扼之要也久矣

騰越廢縣 即今州治元至元中置縣騰衝府治焉後廢志云州
五年竟以磚石周八里有奇嘉靖二十九年復築城為州城
周七里云今城西有土城遺址越甸廢縣在州東北六
元至元置此縣于越甸尋省入府又古勇廢
縣在州西百里元置此縣于古勇甸尋廢

順江州城 在州南元至元十一年置至正七年酋長樂孫承內
里營為蠻酋所居今尋廢入騰衝府 羅密城在州北三十
里營有兩涼城遺址相傳段氏所置城也

順甯府在省西其地東至景東廳界二百二十里西至永昌府
灣甸土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猛甸長官司界三百二十里

東南至鎮沅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耿馬土司界二百五
十三里東北至蒙化廳界一百三十六里西北至永昌府保

山縣界二百三十六里由府至省一千一百五十里東西廣

三百四十里南北袤六百九十里附郭為順甯縣 西南北與

雲州界 府東三十里為雲州 東至景東廳界一百二十里西

至順甯縣界十里南至猛甸土

州

州

司界三百里北至蒙化廳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東廳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猛緬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蒙化廳界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府南三百里為猛緬長官司東至裏里蒙化廳界二十四里西至邦忽九十里南至猛準一百里北至習項邦伍一百四十里府南七百二十里為直隸耿馬宣撫司東至威遠界一百五十里西至舊木邦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孟連界一百里北至鎮康界一百五十里

古蠻地名慶甸漢紀孟獲為孔明所徙南定慶甸即此蒲蠻居之亦云即古漢前不遷中國蒙氏元泰定間始內附天曆元年置今府並置段氏咸不能制寶山州及慶甸縣洪武十五年仍置府以南川縣省入焉府猛氏萬歷二十四年猛廷瑞叛討平之改為流官今屬州一縣一府眾山環遠於西

滇蒙一之二

疆域

七

南二江於帶于東北地雖彈丸有建瓴之勢至于三甸鼎足形如倚角南鄙藩籬備未可略矣

順甯縣今府治志云城在鳳山之中萬曆二十八年建甯以磚

石周五里有奇又有內城為猛氏世居去府城一里舊有土

垣今廢乾隆三十五年增置順甯縣為附郭

寶山廢州或云與慶甸縣俱在府城內元置

雲州古蠻夷地蠻名孟祐所居元中統初內附屬麓川路洪武

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正統三年改為大侯禦夷州萬曆

二十五年改為雲州先是土官奉氏世襲是時順甯府土官猛廷瑞叛大侯土酋奉赦叛應之事平

改設屬順甯府州控瀾滄之險為諸蠻衿要西出則順甯永昌震東顧而景東威遠危亦必爭之地矣

雲州城今州治舊有土城在州南十里萬曆三十一年

蒙化直隸廳在省西其地東至大理府趙州界五十里西至順甯府順甯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順甯府雲州界一百九十

五里北至趙州界一百里東南至景東廳界一百三十里西

南至雲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趙州界五十里西北至永

昌府永平縣界一百七十里由廳至省八百二十里東西廣

二百里南北袤二百九十五里

滇蒙一之二

疆域

九

漢益州郡地後漢永昌郡唐屬姚州都督府南詔號陽瓜

初羅羅摩及雙蠻居此後蒙氏細奴邏等城居之號宋時段

蒙舍詔即南詔也後徙居太和城以蒙舍為舊都云氏改為開南縣元初為蒙舍千戶所至元十一年為蒙化府

十四年陞為路三十年降為州隸大理明因之屬大理府正統

中陞為府今改為直隸廳廳南接楚雄北距大理四山環峙

屹然險固

蒙舍城在府北十里唐承泰中為陽瓜州天寶中鳳伽異為州

此舊有土城洪武二十三年始建磚城周四里有奇等口

新等口在府東北有四門舊界趙州白崖川一帶即所謂蒙化

樣備驛 在府西北百二十里與程記自道并從驛驛西至樣備驛八十里又有四上里橋志云家舍至趙州界四十里橋因以名爲龍尾關樣備驛之中路又開南驛亦在驛境瀾度鎮在府東南大理府趙州接界嘉靖初戍兵于此控制白崖等

舊定邊縣 府西二百十里西南至景東廳一百七十里地名南澗爲濮登蠻所居元至元二十二年置定邊縣地隸

鎮南州 二十四年省縣入州明初復置縣改屬楚雄府今廢縣歸廳設南澗巡司治其地

永北直隸廳 在省西其地東至四川鹽源縣界三百四十八里

西至麗江府鶴慶州界二十五里南至大理府賓川州界一百一十三里北至外域黃喇嘛界四百六十八里東南至楚

雄府大姚縣界一百一十七里西南至大理府鄧川州界八

十里東北至四川三馬喇界二百四十里西北至麗江府麗

江縣界一百一十里由廳至省一千三百五十里東西廣三

百七十三里南北袤五百八十里廳北三百九十八里爲永

甯江府 東至四川鹽源縣界六十里西至麗江府麗江縣界

八十里南至本廳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劉下蒙古黃

喇嘛界一百六十里

占蠻夷地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始開置名北方賧

年異牟尋開北方賧從沮河白蠻羅落

歷此父門尋丁峨昌七種蠻以實其地亦號城傷

有施蠻者貞元中爲異牟尋所并遷

其種居之號劍羌名其地曰成偶喚宋時大理改爲成紀鎮

元初內附至元十五年置施州十七年改爲北勝州二十年

陞爲府 屬麗江路洪武十五年改爲州屬鶴慶軍民府十九年屬瀾滄衛同城 正統六年改隸雲南布政使司 初初爲永北府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隸廳廳東出建昌南衛大理山川險扼稱爲要區

北勝城 今廳治洪武二十九年築以石通水濠正德中地震

岷峨村 蒙氏所築其址猶存又

永甯土府 禹貢梁州微外地舊名棲賧與吐蕃接界又名茶

番而徙居其地唐時屬南詔宋時屬大理蒙古南侵大理至

其地元史世祖駐軍日月和即此地也至元十一年置茶鹽

管民官十六年改置永甯州屬麗江路洪武十五年改屬鶴

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永樂四年陞爲永甯府府無城

土知府阿姓正統以後爲鹽井諸番所侵土官不能制乃請

設流官寄治瀾滄衛選領事領長官司四今屬永北廳

廢瀾滄州 甯州界一百五十里東至四川鹽井衛界二百里北至永

甯江府後改屬北勝州洪武十五年屬鶴慶軍民府二十九

年改屬

景東直隸廳 在省西南其地東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一百二十

里西至順甯府雲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鎮沅州界二百九

十里北至蒙化廳舊定邊縣界一百三十七里東南至鎮沅

州恩樂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順甯府順甯縣界三百

里東北至楚雄府鎮南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北至蒙化廳界

里

三百里由廳至省一千一百八十里東西廣三百四十里南
北袤四百三十里

古荒外地一名湖南州分十二漢唐未通中國南詔蒙氏立

銀生府于此度為六節尋為金齒白蠻所陷移府治於威楚白

蠻遂據其地歷大理段氏莫能復元中統三年平之以所部

隸威楚百戶至元中置開南州仍隸威楚路洪武中改為景

東府今為廳山川環繞羣蠻錯列亦控扼之所也洪武二十

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糧以備蠻寇郡與羣蠻逼近

景東城志云府舊無城池治北有衛城洪武二十三年建周二

十餘丈開北門以望遠名玉壁城萬歷二年及

十八年相繼增修而治則在衛城南門外之東

板橋驛又六十里即定邊驛矣保甸在府西北百里有巡司

戍守宣德中置又有三岔河巡司在廳

東宏帶中置帶一碗水九窩坡今裁

普洱府在省南其地東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西至威遠界

一百八十里南至阿瓦界一千五百里北至鎮沅州界一百

九十里東南至老撾南掌界一千四百一十里西南至莽編

界一千三百里東北至元江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西北至威

遠界一百三十里由府至省一千二百三十里東西廣四百

三十里南北袤一千二百四十里附郭為普洱縣府同

西二百三十里為威遠東至寧洱縣界二百里西至順甯府

十里北至鎮沅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元江州界二百三

十里西南至孟連界四百里東北至鎮沅州界一百六十

里北至景東廳府南一百三十里為恩茅東至猛旺界

界一百四十里府南一百三十里為恩茅東至猛旺界

南至攸樂界二百二十五里西南至江外猛阿界三百六十

里東北至本府界一百四十里府南六百五十里為攸樂

西北至本府界一百四十里府南六百五十里為攸樂

至車里界九十五里西至孟連界四百四十里府北一百二

十里為他郎東至元江州界十五里西至鎮沅州界一百六

州界一百一十里東南至元江州界六百二十里西南至鎮沅

縣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元江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西北至新平

古西南夷極邊地歷代未經內附明洪武十四年開滇土酋

那直率屬來歸屬元江府明末為那崑所據 順治十六年

平雲南那酋歸附旋叛伏誅編隸元江府康熙三年調元江

府通判分防普洱其車里十二版納仍屬宣慰司雍正七年

裁元江通判以所屬普洱等處六大茶山及橄欖壩江內六

版納地設普洱府又設同知分駐攸樂分駐恩茅其江外六

增置普洱縣府南接老撾西連車里肇造雄封邊郵重地

普洱縣城舊屬元江府有土城 本朝雍正七年改設府治遷

撫張允隨 題請修築磚城周四里二分高一丈

尺設四門東曰明陽南曰懷遠西曰宣威北曰拱極並建四城樓無池

攸樂城舊屬元江府無城本朝雍正七年設府同知分駐公尺設四門建四樓無池

思茅城舊屬車里宜慰司無城本朝雍正七年移府通判分駐四門建四樓無池

臨安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開化府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南至交趾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澂江府江川縣界三百三十里東南至開化府界二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元江州界二百九十里東北至西州彌勒縣界三百四十

里西北至元江州新平縣界三百六十里由府至省四百三十里東西廣五百七十里南北袤四百八十里附郭為建小縣東至阿迷州界三十里西至石屏州界四十里南至蒙自縣界二百八十里西南至通海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蒙自縣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納樓司界六十里東至府西八十里

滇案一之三 疆域 廿

為石屏州東至建水縣界四十二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五十五里東南南至建水縣界九十八里西南至通海縣界一百一十七里東北至建水縣界六十里西北至蒙自縣界一百一十七里府東一百二十里為阿迷州東至開化府界九十里西至蒙自縣界九十里南至蒙自縣界九十里北至廣西州彌勒縣界三十里東南南至蒙自縣界三十里西南至納樓司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彌勒縣界二十里里西北至建水縣界六十里

西至通海縣界三十里南至建水縣界九十五里北至澂江府界七十里東至建水縣界八十里西南至建水縣界七十里西北至江川縣界四十里府東北一百五十里為通海縣東至西州界二十里西至河陽縣界二十里南至建水縣界五十一里西南至石屏州界六十里東北至府西北一百八

十里為河西縣東至通海縣界五里西至營義縣界四十里四十五里東南至通海縣界五里西南至石屏州界五里里東北至西州界五里西北至澂江府新興州界五里

府西二百六十里為營義縣東至河西縣界一百里西南至石屏州界六十里西北至雲南府易門縣界一百里東南至河西縣界二十五里西南至石屏州界六十里東北至澂江府新興州界易門縣界一百里

府東南二百五十里為蒙自縣東至開化州界八十里南至開化府界四十五里西南至建水縣界三十里東北至阿迷州界六十里

府西南一百四十里為勸容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二十里北至石屏州界二十里南一百八十里為納樓茶甸長官司東至納樓土巡檢司界一百三十里南至元江州界一百里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為左能寨長官司東至落恐司界三十里南至溪處司界十五里府西南二百五十里為思陀甸長官

司西至元江州界七十里東至落恐司界三十里南至左能司界十五里北至元江州界四十五里

滇案一之四 疆域 卅

禹貢梁州微外地古句町國句一作酌武帝開西南夷

置句町縣屬牂牁郡漢紀始元三年益州刺史張廣明侯

受命莽始遣初遣使南出逾微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

郡晉以後因之梁末廢唐為羈縻柯州地屬黔州天寶末沒

於南詔置通海郡都督府宋時大理改為通海節度尋改秀

山郡又改為通海郡其後蠻酋互相侵奪或屬都開元憲宗

六年內附置阿契部萬戶至元八年改為雲南路十三年改

為臨安路治通海縣北五里洪武十六年改為臨安府移治

滇紫一之二 疆域

縣通考臨安諸夷居于西南境外者曰幹泥蠻巢居林處其

在旁郡者曰烏羈雜獠獠等皆因桿泥蠻山峒以割

事云 領州三縣五府南臨交趾北拱會城為滇南之上關作

邊陲之保障西南竊發籌邊者之所先加意也唐天寶初越

情通安南因開步頭九載遣鮮于仲通伐南詔大軍

分道北南溪會同而命安南軍自步頭路入是也

建水縣附郭唐時為烏麼蠻地古稱步頭亦曰巴甸元和初蒙

氏築城名惠麼漢語曰建水段氏時為步麼蠻直麼所據元

初內附置建水千戶所屬阿契萬戶至元十三年改建水州

屬臨安路後因之乾隆二十五年改縣

曲江城在府治北有二城築于漢一築于蒙氏元為建水州

治改築土城洪武二十年易以磚石成化十六年重修

城漢今城則六里有奇段氏古城在府城南五里漢

今為無垠寺址又城西二里蓮花池亦有段氏古城遺址

黃古城在府東南漢縣屬益州郡後漢因之蜀漢屬益州郡

漢屬興古郡晉成帝時改屬梁水

曲江驛在府北八十里下臨曲江為往來津要又出江巡司

大關在府西北三十里道出

納更山在府東南百里有土巡司嘉靖十二年議討安南友

石屏州古蠻夷地蠻曰舊欣猶漢言唐為烏蠻所居築城名末

東宋時阿麼蠻奪而據之名石坪邑志云蠻闢地得石坪方

滇紫一之三 疆域

拜元至元七年改邑為州屬臨安路洪武十五年改曰石屏州今

因之州環水為城衿帶南藩

石屏城在州治故石坪邑本無城垣嘉靖三十年始築土城

寶秀廢城在州西二十五里寶秀巡檢司分駐于此相傳為石屏

址尚

龍朋里城在州北百里土都督龍

阿迷州古蠻夷地元初立阿甯萬戶府至元隸南路總管府至

正中隸臨安路洪武十五年改立阿迷州屬臨安府州岩巒

深險控扼羣蠻

阿迷城今州治舊無城正統間始築土城嘉靖四十年復廢築萬

州東百二十里地名虛下補舊為撲獲賊所據

楊廣城志云州有楊廣城凡三所一在州東南二里通安橋皇

舖一在州之市平

寧州漢益州郡地蜀漢為興古郡地梁為南寧州地唐初析置

西寧州貞觀八年改黎州天寶末沒于蠻地名浪曠

非雄泥部麼些徒蠻據之尋屬巽部又屬寧部元初置寧都萬

戶後改寧海府至元十三年改寧州安路明亦曰寧州屬臨

安府今因之州北接澂江南望郡城為州版要地

通海縣

疆域

七

卅

梁水城今州治秦晉成帝分興古置梁水郡治梁水縣宋齊因

所據元始立寧州于此今州城

西沙城在州東南部蠻世居此其裔孫西沙築此城因名西沙

為西沙縣元初其酋普提內附置西沙萬戶至元十三年改

在州之老寨後大酋內普語城為籠西沙縣故址則在州南

二里仁壽坊內武侯城在州東三里相傳武侯南征時築

今謂之寧州古城又寧海府故址在州西五十里大雄寺今

亦名

通海縣舊阿棘蠻居此一名阿赤又名尼部蒙氏于此置通海

郡段氏改為秀山郡元初立通海千戶隸鄒聞萬戶府至元

十三年改通海縣立寧府至元二十七年隸臨安路後又改

隸寧州今屬臨安府

句町廢縣縣東北五里相傳漢句町縣蓋治此後漢因之留漢

氏置通海郡于此其後段氏改置秀山郡元置臨安府治

焉明初移臨安府于建水州因改置今縣而置守寧通海前

千戶右千戶二所于此洪武十五年為臨安衛築土城二十

四年易以磚石周二里有奇又有舊土城在縣東五里相傳

元大理段智興時築此

以隸諸蠻今廢址尚存

河西縣唐武德中于姚州南置西宗州貞觀中改曰宗州縣隸

焉天寶後沒于蠻地名休臘本屬步離部後阿棘蠻奪而有

之元初內附屬阿棘萬戶至元十三年始為河西州隸臨安

路二十六年改為縣今因之

古城在縣東北二里相傳

唐宗州故城也今廢

約義縣唐時有棘蠻習倪居此名習我部後併于棘蠻元初置

習我于戶隸阿棘萬戶至元十二年改為習我州二十六年

降為縣隸臨安路復又改屬寧州明初改屬府今因之

節川廢縣在縣西北九十里元初置縣于此屬河西州後廢為

陽又云縣有廢城二一在縣西念鄉元時有

百夫長居之一在平甸鄉元末梁孟備兵之所

蒙自縣本蠻地以目則山而名漢語謂為蒙自南詔時以趙氏

守此至大理時為阿棘蠻所據元初置蒙自千戶所隸阿棘

萬戶至元十三年改為縣隸臨安路今因之

古城在新安所西十里有古碑題曰宋將楊文廣駐師之所葺永青計儂智高時也

石龍在城東四十餘里從石縫中出勢若飛騰高約丈許時有雲霧繞之

元江直隸州在省南其地東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里西至

鎮沅州界二百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一千六百里北至楚

雄府南安州界五百里東南至交趾老揭界一千五百四十

里西南至普洱府界四百七十里東北至臨安府舊戛縣界

五百里西北至鎮沅州界四百里南府至省七百九十里東

西廣三百里南北袤二千一百里州北二百里為新平縣東

臨安府舊戛縣界五十里西至鎮沅州恩樂縣界三百七十里南至普洱府南安州界三百里東至

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鎮沅州界九十

六里東北至舊戛縣界五十里西北至恩樂縣界五百里

古西南夷地州名惠龍甸又名因遠部蒙氏時屬銀生節度

徒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蠻戍之又開威遠等處置威遠

臨音商制若中國之州或日與賊同讀賊後仿此後和泥蠻侵據其地宋時儂智高

之黨竄于此和泥開羅槃甸居之後為些麼徒蠻阿贊諸部

所有元初內附後復叛築城以拒命至元十三年遙立元江

萬戶府以羈縻之二十五年討平其地仍于威遠置元江路

元志對羅槃馬籠步日思麼羅羅羅陀步騰步揭后威遠舊設樓陀陀十二部于威遠立元江路明初改為

元江府永樂初改元江軍民府領長官司上知府那姓嘉靖三十年止

那鑿作亂尋討平之以臨安州屹峙南陲制臨交趾山川環衛署之今始改為州領縣一州屹峙南陲制臨交趾山川環屏道路四通

步日城在州西蒙氏立北甸徒白蠻鎮之名步日險元為步日部明初廢今城元大德中築三面瀕河延亘九里

新平縣漢舊狃蠻所居唐阿贊所居元初內附立千戶所至元

中設平甸縣屬舊我州明改為平甸鄉隸舊我縣後為丁苴

白蠻夷賊所據萬曆十九年討平之改為縣其所屬地係元

江石屏河西新化四處分剖奏編成額隸臨安府 本朝因

之雍正十年改隸元江

新平縣城本習設部地元初為舊我千戶地至元中設平甸縣屬舊我州後改平甸鄉仍隸舊我縣明為丁苴白夷

所據萬曆十九年夷酋音底春叛討平之置新平縣有七城

鎮沅直隸州在省南其地東至元江州界一百里西至順甯府

雲州界二百四十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六百三十里北至

景東廳界六十里東南至普洱府界八十里西北至景東廳

界三百里東北至元江州新平縣界二百九十里西北至蒙

化廳舊定邊縣界三百里由州至省一千二百里東西廣三

百四十里南北袤六百九十里州北六千里為恩樂縣東至

州新平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本州界五十里南至本州界五十里北至景東廳界三十里東南至新平縣界八十里西

亦至本州界三十五里東北至景東廳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景東廳界二十五里

亦至本州界三十五里東北至景東廳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景東廳界二十五里

古之外地漢洛雜蠻所居元史作昔橫南昭蒙氏爲銀生府

之地後金齒焚夷侵奪其地大理段氏不能復元初內附屬

威遠州後置案坡岩屬元江路洪武末改置鎮沅州志云州

猛混及孟婆遺定案坡等寨洪武末元江永樂四年陞爲府

土官刁平剽平之因置州以平典州事

今仍爲州領縣一州羣山環峙界于羣蠻亦控扼地也

鎮沅州城舊爲土府有土城周三里三分本朝雍

恩樂縣古蠻夷地南詔蒙氏屬馬龍他郎二甸地名猛摩夷名

者島後爲阿赫諸部所據元時內附屬他郎甸管民官隸元

江路洪武末分置者樂甸長官司土司今改縣屬鎮沅州據

山附水稱險僻之地

恩樂縣城舊爲土司治有磚城周一里三分本朝雍正四年

改土設流爲恩樂縣治五年知縣宮爾勸重修無池

曲靖府在省東其地東至貴州普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至雲

南府高明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廣西州界一百七十里北

至貴州威甯州界四百五十里東南至貴州普安州界二百

五十八里西南至廣西府路州界一百三十一里東北至

貴州威甯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祿勸縣界四

百七十里中至省三百里東西廣二百九十里南北袤

一百一十里附屬南甯縣中至省三百里東至省三百里

府北三十里爲霑益州東至尋甸縣界八十里

南甯州界九十里西南至馬龍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

涼州界九十里西北至府南一百二十里爲陸涼州東至尋甸

州界九十里西北至府南一百二十里爲陸涼州東至尋甸

至雲南府宜良縣界九十五里東北至南甯州界六十里

南甯州界五十里西北至南甯縣界五十五里西南至

馬龍州東至南甯縣界二十五里西至尋甸州界七十里

陸涼州界六十里西南至廣西府路州界八十里東南至

北至霑益州界五十五里西北至尋甸州界五十五里

南二百七十里爲羅平州東至貴州普安州界九十里西至

南甯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南甯縣界九十里東南至普安州

界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師宗縣界八十里東北至平彝縣界七

五里西北至陸涼州界一百三十里爲尋甸州東至馬龍州

武定州祿勸縣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府高明州界六十里北

至東川府界七十里東南至馬龍州界五十五里西南至

州界六十里東北至東川府界一百一十里

彝縣東至貴州普安州界四十里西至南甯縣界四十里南

至羅平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南甯縣界一百一十里東南

北至霑益州界六十七里西北至馬龍州界一百七十里

北二百三十里爲宣威州東至貴州普安州界七十里西至

四十五里北至貴州威甯州界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普安州

界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尋甸州界九十五里東北至威甯州

川府界一百二十五里

蓋梁州南境漢為益州郡地蜀漢改置建寧郡

分置興古郡治律高縣晉時二郡俱屬甯州宋齊因之梁改置安甯州後為蠻氏所據天保初湘東王徵南甯州刺史徐文盛

赴荆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略土民蠻瓚遂竊據其地矣志云後分東西二蠻隋開皇中亦置南甯州又為恭協等州

而曲靖為西蠻地也地請降其後復板開皇十七年命史萬歲南

討疆理其地隋亂復廢武德四年復立南甯州總管府志云

後又為都督府貞觀八年改為則州天寶九載沒于蠻大

歷初南詔置石城郡段氏因之後為磨彌部所據元初取其

地置磨彌部萬戶府至元八年改為中路十三年又改曲靖

路總管府二十五年升宣撫司洪武十五年改為曲靖軍民

府國初因之領州六縣二府東連貴竹南通交廣北屆川

蜀西作滇藩為四達之衝而其係于雲南也猶人之有頭目

然曲靖一破而雲南之全壤必不支矣漢兵臨滇國自牂牁

而來武侯入南中使庾隆督李恢案道建甯恢大破羣蠻南

至盤江東至牂牁隋初梁睿言南甯州漢世牂牁之地其處

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幸因平蜀士象即

略定南甯州自虛戎以北軍糧須給過此即于蠻夷徵稅以

供兵馬唐初亦開東西二蠻地天寶十載劍南節度使鮮于

仲通將兵討南詔分道出戎壽州進次于曲靖大敗其地遂

悉沒于蠻蒙古將兀良合台自鄯闡而東平蠻蠻而後略定

諸裔引兵從交廣而北明初命諸將收雲南分軍一自烏撒

而南一自普安而西皆以曲靖為之咽喉曲靖既克而雲南

大理次第舉矣國初亦由此平滇曲靖所係顧不重哉

南甯縣附郭漢味縣地唐初置南甯州于此有石城後沒于蠻

因置石城郡段氏有烏蠻萬彌部據此元初置千戶所屬萬

彌部萬戶府至元十三年陞為南甯州二十二年改為縣

南甯城在今治西平川中地名三岔舊名共鏡川志云唐武

德初南甯州治共鏡川諷諭諸部納款是也尋徙石城咸亨

三年南甯州縣歸王殺東蠻首領蓋聘父子仍治共鏡川後

因之城乃洪武二十二年改築周六里有奇石城在府北二

十里志云本漢牂牁郡地唐貞觀初以蠻首蠻歸王為安甯

州都督居石城石方諸蠻起兵石城即此又同樂廢縣在府

境唐老胡州治味縣兼領同樂升

麻同起新豐隴提泉麻六縣是也

廢味縣或云在府西漢置屬益州郡蜀漢時為建甯郡治晉因

建甯郡齊屬于左漢于李雄咸康四年復為晉有宋時仍為

相亮南征改益州郡曰建甯治味縣晉時遂為南甯州治焉

蜀漢置康降督水經注云建甯故郡康廣都督屯也蜀漢

中又分益州郡胡氏曰蜀志云康降都督治平夷蓋

蓋督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因之分立南甯州

廢恭州 在今府之東北即隋時置古朱提之地也蜀漢建興中

李雄咸康五年復屬于晉宋時仍為朱提郡齊改為南朱提

郡蕭梁廢情改置恭州唐武德八年改為曲州天寶末沒

於蠻遷置于戎州西境廢恭州亦在府東北古夜郎地也

志云晉永嘉五年宵州刺史王遜分非州朱提建寧郡立夜

郎郡治漢牂牁郡之夜郎縣宋齊因之梁末廢隋改置協州

唐初因之武德八年又析置靖州大寶末徙治戎州境內云

廢越州 在府南十五里唐武德中置悅州治此領甘泉等六縣

府至元十二年改越州隸曲靖路洪武末

廢州改置越州衛今號其地為南城村云

龍和城 在今府西南志云唐置南寧州其東西分烏白二種

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百步頭謂之東蠻黑蠻

貞觀中以西蠻歸王為南寧州都督襲殺東蠻首領蓋聘天

寶中南詔羅鳳以兵脅西蠻廢南寧州徙其部屬白曲靖

至龍和皆殘于兵于是東蠻復振徙居西蠻故地與南詔為

婚媾即今曲靖地也

丹川城 在府境晉咸康六年漢李壽遣兵攻丹川拔

白水關 在府東八十里府境舊有白水蠻唐永徽三年朗州白水

蠻今有白水驛又有巡司與程記自烏撒達霑益而南謂之

西路自昔文達平夷而西謂之東路今于白水驛謂之十字路

甯越堡 在府南洪武二十四年越州酋長阿資再叛何福討平

西侯沐春討斬之要置甯越堡于此既而阿資又叛福與平

界與程記自益州驛而南六十里至炎方驛又六十里至松

林驛此鳥撒南出之路也

亦佐廢縣 在今府之東二百五十里東北至貴州普安州百里

和中桓溫改曰宛暖宋齊因之梁末廢唐為盤州地行唐十

盤號夜苴部諺曰亦佐元至元間并人羅雄州尋後廢

初屬羅雄州永樂初改

宛溫廢縣 在縣東北滇記在縣北二百里今霑益州亦故宛溫

地也又亦佐舊縣城治在縣東北十里遺址尚存

霑益州漢牂牁郡宛溫縣地三國漢屬與古郡晉宛驩縣地唐

初置西平州貞觀中改為盤州天寶末沒于後廢刺二種

居之又為摩彌部所奪元初內附憲宗七年以本部隸摩彌

萬戶府至元中改置霑益州領交水石梁羅山三縣明霑益

州併交水石梁羅山三縣及越州入州康熙二十六年裁平

夷衛分境屯賦併州三十五年改平夷廢衛併徵屯賦歸平

彝縣雍正五年分置宣威州地當黔蜀之衝山接烏蒙之險

亦郡城之屏翰也

交水城 其先瘴彌部酋蒙提居於此名易取龍後為大理國高

年廢今為交水村天啓三年州陷于澤四年復築交水城為

控禦之處又南六十里有炎方城西南四十里有松林城天

啓四年中所築也與城互為犄角為曲靖一

府之捍蔽交方松林二驛設于此即今州城

阿幢橋 滇程記橋有大道達曲靖府號三岔路其西有鐵溝守

平橋長八十丈濶二荒夷者即羅羅之訛也又南五十里為太

陸涼州漢牂牁郡平夷縣地蜀漢及晉因之永嘉五年始分置

平夷郡于此咸安元年改曰平蠻郡桓溫諱父宋齊因之梁

末廢唐武德七年開置西平州貞觀八年改為盤州天寶末

疆域

疆域

沒於蠻南詔號為落溫部天璽圖之元初置落溫千戶所屬
洛蒙萬戶府至元十三年改置州今因之州山水環結為險
固之地

舊平夷城 卽今州治蜀志李恢為康降都督領交州刺史任平
夷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入使恢按道向

建甯味縣裴松之曰康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甯州置此
賊以總攝之晉為平夷縣屬牂牁郡永嘉五年甯州刺史王

遜表請分立平夷郡東晉咸安初改曰平蠻郡宋齊因之後
廢唐復置平夷縣屬盤州後沒于南蠻元置陸涼州于此無

城至萬歷三十八年
始築城周二里有奇

河納廢縣 州南八十里地名蔡村蒙氏置陸涼縣于此後併于
陸溫部元初置有戶所至元中改河納縣屬陸涼永

樂初省入之 芳華廢縣在西四百里昔落溫部之地蠻名
折歪又名部封以近封部山也元初置千戶所至元中改芳

華縣屬陸涼州
永樂初省入之

廢盤縣 在今州之北漢時縣屬于非州郡管音蠻地通記下郎
山盤水之所出縣以水為名也後漢因之至晉永嘉中

始改屬平夷郡宋亦屬平蠻郡平蠻卽平夷也齊因之梁末
廢 附唐廢縣在州東南唐為盤州治兼領平夷盤水縣後

沒于蠻又西昌城在州西南中延澤之尾水繞城郭南中之
固城也又有木柵義城在中延澤中洲上其南又有騎思流

城皆大理時
蠻酋所築

龍州漢益州郡地蜀漢為建甯郡地又分置興古郡治於此

志云興古郡治律高縣卽今州也晉因之宋齊時亦為興古

郡地宋興古郡漏臥縣齊治西中縣而律高並屬于興古郡

其地廢唐初為日州後為麻州地天寶末為蠻為烏撒

部尋為納垢部 元志州本名撒匡蠻與刺對之也初置
有盤瓠裔納垢逐蠻而存其地

垢千戶所至元十三年改為馬龍州今因之州東倚曲靖通

屏雲南形勢相接實為要害之地也

律高廢縣 在州東漢益州郡之屬縣也蜀漢為興古郡地晉宋
齊因之仍屬興古郡梁末廢今州城本元馬龍州治

也永樂二年建馬龍千戶所城周二里有奇
萬歷四十四年改建州城亦周二里有奇

通泉廢縣 州西南四十里元志云與楊林縣接界元置易龍千
戶所後改通泉縣屬馬龍州永樂初省今為通泉鄉

○廢麻州城在州北唐貞觀二十二年分州置麻州永德
三年州城在水蠻叛寇麻州州都督趙孝祖討平之卽此

又有廢州城在馬龍州東南相近
昔又有尚替城皆昔蠻酋所築

羅平州漢牂牁郡地蜀漢以後為興古郡地唐沒于蠻為塔傲

納夷甸尋為羅雄部相傳盤瓠後裔有羅雄者居于此其孫

普孔因以名部元初屬于普摩千戶所至元十三年改置羅

雄州屬於曲靖路志云州城在喜伯溪東元至元中割夜郎

直部置明因之萬歷十四年更名曰羅平舊時為土官至是

改流仍屬于曲靖府州聯接溪洞密邇蠻獠為曲靖一府之

屏障云

羅雄城 今州治元置州于此萬歷十四年改曰羅平明年築城

萬歷十二年土酋者繼榮為亂修東籠石城遣
部兵四出攻劫師宗維摩等州官兵討平之

漏臥廢縣 在州南漢縣屬于牂牁郡古漏臥國也漢武帝開西

南夷乃置漏臥縣仍授其酋長河平二年陶訂王焉

與夜郎王興漏臥侯命舉兵相攻漏臥蓋介夜郎响町二邑
間後漢仍為漏臥縣蜀漢屬興古郡晉因之宋為興古郡治
齊仍屬于興古
郡梁末廢云

尋甸州禹貢梁州徼外地漢初為滇國地後爨刺蠻居此號仲

劉溢源部後又為烏蠻名新丁者所奪遂號新丁部語謬為

仁地部蒙氏時為尋甸部段氏時為仁德部元初置仁德萬

戶府於此至元十三年改為仁德府領為美歸厚二縣明初

改尋甸軍民府省二縣入焉成化十二年改為尋甸府以土

酋安氏兄弟襲互相讐殺始奏除流官今為州屬曲靖府州

北達川蜀南肇會城右臨武定左出宣威山水濼洞川原

慎察 一之三

疆域

考

衍宜於耕種亦一奧區也自元以來皆以土酋世襲成化中

始革除嘉靖六年厥裔安銓者為亂襲入府城於是南隆

明以及楊林又阻木密關攻馬龍州西構武定酋鳳朝文

會城葵西北門軍民市舍勢頗張踰年徵兵四集迺克殲之

尋甸之所係可概見矣

尋甸城 城池記云元時仁德府城在今州之舊治東五里城乃

嘉靖七年之所築先是成化二十一年以初任流官

于舊治之右踰一澗又置鳳梧千戶所于舊治左之河見

為美歸縣

在州北二里地名溢源甸方百里

安梁城 志云在故歸厚縣西南其地有山名落隴維綿五百

城險不可即九灣九層城在州西亦即其地

入密守禦千戶所 在州東南七十里即木密關也洪武二十

有鳳梧千戶所在州治

平夷縣本故越州地洪武十四年南征越州降下既而復叛詔

傅友德討之道過平夷友德以山勢險峭密彌越州乃遷山

民于旱上村設千戶所駐兵立柵於山上三十三年建平夷

衛屬雲南都司為貴州西入之衝要宏治七年改築城周二

里有奇天啟二年為活益土婦設科及叛目李賢等焚毀明

慎察 之二

疆域

考

年修復志云舊城在衛東厄勒鋪宏治以前衛皆治此今改

為縣

平夷驛 在城外旗程記自貴州普安州亦資孔驛七十里而達

平夷自此西望山平川豁因以為名自平夷四十里而

越州 志云舊越州亦在今府之南石堡山之西元時所置

為固傳友德擊破之阿資還越州友德復敗之沐英以阿資

資其地險故報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搗阿

衛于陸涼既而阿資復叛平夷遂廢立越州衛于此

楊梅山 在衛東十五里楊梅樹因名

下橋大河 在衛西五十里曲靖境府境之水及龍潭

宜威州漢時郡地屬漢時屬興古郡晉永嘉五年分置西平

郡於此南州刺史王遜所置華陽國志晉刺史尹奉所置治

盤江縣沈約宋志西平郡治西平縣唐貞觀中為盤州地屬

之于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于蠻後為摩彌部所據元初屬

摩彌萬戶府至元十三年改置霑益州明初因之土官安氏

世襲其職後除雍正五年以霑益治交水改此為宜威州險

阻四塞介滇黔之中北通烏撒東控普安設緝之口州實當

之矣

霑益舊城今州治元置霑益州于此志云州城本貴州烏撒衛

後所城也洪武十六年築王城永樂初焚以磚石

啟二年貴州水西酋安邦彥叛霑益土婦設科叛合李賢應

之陷州城分兵四據官軍討平之四年修築城周三里有奇

今改宜威州移

羅山廢縣在州東南百二十里平夷鄉本摩彌部東境名落蒙

勒部元立為縣屬霑益州永樂初廢又石梁廢縣在州東

古雲南之盤江如南陵三縣立

同並城在州北漢時州郡之屬縣也漢始平九年益州之

大約在益州東北界河西南後漢仍曰同並縣晉

齊五年省隆和初復置屬建寧郡宋齊因之

本舖在州南二百里天啟初水西安邦彥作亂

以州南交方松林皆為所陷又應普安安

倘塘站驛在州北百二十里為烏撒往來必由之要道也

兵討平之明年復收諸站蜀路始通也

徵江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廣西州彌勒縣界二百里西至雲

南府晉寧州界三十六里南至臨安府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雲南府呈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彌勒縣界二百五

十三里西南至臨安府晉寧縣界二百一十五里東北至雲

南府宜良縣界七十里西北至呈貢縣界一百三十里由

至省一百五十五里東西廣三百三十六里南北表一百七十

五里附郭為河陽縣

東至路南州界九十里西至雲南府晉

寧州界七十里南至臨安府晉寧州界一百

三十里西北至雲南府呈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雲南府宜良縣

界七十里西南至江川縣界三十五里東北至雲南府宜良縣

貢縣界九十里府西南九十里為江川縣

東至臨安府

里西至新興州界四十五里南水路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七十五里北至

河陽縣界二十五里東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二十里西南至臨安府

五里西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三十里

府西南一百二十

里為新興州

東至江川縣界二十里西至雲南府晉寧州界

陽州界五十里東南至臨安府晉寧州界四十五里西南至

呈貢縣界四十七里東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五十里西北

縣界四十里南至臨安府南州界九十里西至長興縣界七十八里東至蘇州府南州界八十里西南至河陽縣界里西北至曲陽府馬龍州界一百八十里

禹貢梁州東南荒裔戰國時為滇國地漢武帝南夷置俞元縣屬益州郡後漢仍之二國漢屬建齊郡晉增置新興縣

宋因之齊屬建平晉甯二郡梁屬南甯州隋屬昆州大業初廢昆州唐武德元年復置隸戎州都督府三年置莊州四年

更名荊州尋復故隸黔州都督府七年置西甯州貞觀八年更名黎州二十三年諸蠻未徒莫祇儉望二種落內附置求

州俱隸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於麼些蠻號羅伽旬後為

麼些所奪南詔蒙氏取其地為河陽郡段氏時析麼些蠻為強

宗休制步維三部後步維分居伽旬者號羅伽部又黑蠻蠻

之裔居路旬號落蒙部元憲宗四年俱內附六年以羅伽部

為萬戶府至元三年改萬戶為中路十六年改為激江路隸

雲南行中書省領州二縣六明洪武十五年改為激江府尋

省普舍研和邑市三縣領州二縣三今因之康熙八年改

宗縣入河陽縣領州二縣二雖非用武之地實推饒沃之區

一

河陽縣漢屬益州郡二區漢屬建齊郡晉因之

寧州唐初屬昆州後沒於麼些蠻復為契蠻片皆志不敗

可易郡強宗部居之宋置強宗部元初置羅伽丁戶至元中

改為河陽州尋降為縣明為河陽縣康熙八年裁陽宗縣

馬二十六年裁右前廣後四衛分境屯賦併縣

前元廢縣在城南河東洲上洲名龍池周

陽宗廢縣在城東北四十里明湖之南唐麼些蠻居之號強宗

中改為縣並德間築城康熙八年併入河陽城存

諸葛營在城東十里雲龍山下武侯南征與酋長詔盟於此

菜花坪在城北二十里羅藏山元梁王把而刺瓦爾番遊樂之處昔有樵者于此得銀器

江川縣漢屬益州郡名祿雲異城蠻名易籠唐初置絳縣後蒙

氏叛徙曲旺蠻居此以白蠻自治之後麼些徒蠻之裔居此

宋段氏時麼些蠻仍居其地號步維部又分為羅伽部元初

置千戶至元中改江川州尋降為縣隸激江路明江川縣康

熙二十六年裁左前廣右後五衛分境屯賦併縣

部椿故城在城北二十里昔蠻酋易昌所築元置雙龍縣於此

萌之方以下歲北雨南旱西則風雨時禾稼登

東則豐歉半四面皆萌旱澇饑饉歷試不爽

舊絳縣在城南四里唐貞觀八年置黎州領縣二絳其一也又

所據更名步維部元初置千戶所至元中改江川州尋降

新興州漢屬益州郡晉置新興縣宋屬建甯郡齊屬建平郡梁

熒瓚據之分爲西熒唐初隸牂州復置新興縣後置求州屬

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于南詔蒙氏改爲溫富州後廢些蠻

居之宋廢些蠻居其地號休制部元內附立爲千戶至元十

三年改爲新興州隸激江路明新興州洪武十五年省研和

普舍二縣入焉康熙二十六年裁左前廣中右五衛分境屯

賦併州爲會城之南屏實响町之北障

白城在城北二十五里

研和廢縣在城南三十里昔廢些徒蠻步雄居此元初內

普舍廢縣在城北二十五里昔強宗部蠻之裔長日部傍據普

州省休納入州即今州治次日普舍據普札龍城其

關索嶺驛在城北關索嶺有廟

市縣隸激江路明路南州弘治四年省邑市縣入州康熙二

十六年裁左前廣中右五衛分境屯賦併州東界廣西四輔

郡城

撤呂城在城東北一里蠻名路何有城

彌沙廢縣在城北八十里元至元十三年即彌沙等

邑市廢縣在城北八十里黑蠻蠻落蒙居之元時內

廣南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廣西土田州界四百二十里西至

開化廣西二府州界三百里南至交趾界二百九十里北至

廣西西林縣界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界二百九

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附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西隆州

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西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

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三十里附郭

上知府十八年改流官今增寶寧縣為附郭山崖高峻道路

崎嶇控臨邊陲有金湯之固志云廣南古無郡邑西漢江限

其南牌頭山為之鎮崇崖巨壑峻阪深林之區也

廣南城志云即府治在平關坡上洪武十九年樹木為柵

富州本蠻夷地元至元中置富州今分

廢寶寧州在州西南元置明初省又羅佐廢州

開化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交趾界四百六十里西至臨安府

建水縣界六百八十五里南至交趾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廣

南府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交趾界二百二十里西南至交

趾界四百一十里東北至廣南府界二百二十里西北至臨

安府阿迷州界一百八十里由府至省七百一十里東西廣

一千一百四十五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附郭為文山縣同府

正六年

蘇若侍郎杭奕祿學士任蘭枝

賜交趾歸麻河內地四十里遂以馬白賭咒河為界

占紅夷國在西南徼外漢為响町國邊地接壤交州唐屬越

嶺郡都督置府東接通安南後沒於南詔蒙氏據為強現牙

車教化宋為段氏據皇祐五年次青征德智高

海峽有球...

...

...

武初改現

安南王弄三長官司地置開化府隸雲南布政司八年裁廢

西之維摩州以維摩鄉之地分入焉雍正八年置文山縣附

郭領縣一臨廣接壤交趾為鄰密等蠻蠻素號險僻

安南廢城在城西一百四十里本南蠻所居舊名真古又名

入蒙自縣天啟二年復給司印以王弄長官司抄源兼管明

末源子定州謀叛討誅之其兵頭王朔遂有其地本朝康

熙四年朔與綠昌賢等叛

東川府在省北其地東至貴州威甯州界二百里西至四川

遠府界三百里南至尚靖府尋甸州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昭

通府界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曲靖府宣威州界一百三十里

西南至武定州祿勸縣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威甯州界一

百七十里西北至四川會理州界四百五十里由府至省五

百三十里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附郭為會澤

縣四至與

府同

西貢梁州南裔荒服地三代不通聲教漢置堂琅縣屬犍為

郡後漢屬犍為屬國都尉三國漢分犍為立朱提郡又為堂

琅縣晉宋齊因之後陷於蠻唐烏蠻仲由牟之裔馬彈得之

...

...

改曰那折那 夷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郡宋段氏時置東川大
都督後烏蠻闕畔強盛自號闕畔部元初內附置萬戶府至
元十五年改闕畔軍民總管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二
十八年立東川路明洪武十四年開滇土酋祿魯祖歸附授
東川土知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叛討平之改東川軍民
府隸四川南道 本朝因之康熙三十八年始設流官雍
正四年改隸雲南布政司五年置會澤縣附郭領縣一內負
江山之雄外 連黔蜀之勢

土府故城 在縣西南二里故址尚存

真繁一之二

疆域

美

卅

堂琅廢縣 在城西南漢置以山為名水經注云朱提郡西南二
百里得所宿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
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縋索相牽而上緣
陟者若將階天南中諸郡此為至險

仙人洞 在西四十餘里雲弄山腰相傳那姑仙修煉
于此土人至其地不敢語語則風雹立至

昭通府在省東 北其地東至貴州威甯州界九十里西至四川

甯遠府界四 百九十里南至東川府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四

川馬湖府界 五百里東南至威甯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威甯

州界九十里 東北至四川筠連縣界五百里西北至四川

德甯府界四 百里由府至一千一百六十里東西廣五百

里由府至一千一百六十里東西廣五百

東至四川永 甯州界三百四十里東南至
貴州威甯州 界三百一十里東南
至貴州畢節 縣界四百一十里東南至
北至四川 縣界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威甯州界七十里東府西

北三百三十 里為永善縣 東至大關縣界六十五里西至四川
縣界八十里 北至四川屏山縣界二百四十里東南至恩安
縣界一百三十 里西南至恩安縣界九十里東北水陸至四

川敘州府界 七百里西北 府北一百八十里為大關 東至鎮
至會澤府界 一百三十里 西至永善縣界七十里南至恩安縣界九十里
北至四川宜 賓縣界四百六十里東南至鎮雄州界六十里

西南至恩安 縣界一百三十里東北至永善縣 府西南四十
界二百七十 里西北至永善縣界一百九十里

里為魯甸 東至恩安縣界三十里西至東川府界八十里南
十五里東南 至恩安縣界三十里西南至東川府界二百五
十里東北至 恩安縣界三十里西北至四川雷波縣界一百

五里

禹貢為梁州 域周名寶地甸漢為牂牁郡地唐烏蠻仲由牟
之裔阿統遷 此傳至十一世孫烏蒙強盛號烏蒙部宋時封

阿朐為烏蒙 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撒路十五年為軍民
總管府二十 一年改宣撫司二十四年升烏撒烏蒙宣慰司

明洪武十四 年歸附尋叛討平之十五年改為烏蒙府又芒

部路古名掘 流大雄甸元至元中置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南六年設通判駐大關降鎮雄為州同駐彝良設州
判駐威信又於米貼地設永善縣俱屬府九年土酋叛收捕
伏誅改為昭通府置恩安縣附郭設府同知駐大關移通判
駐魯甸領州一縣二道路崎嶇土田瘠薄

恩安縣漢屬牂牁郡唐烏蒙部宋封阿杓為烏蒙王元至元間
置烏撒路明烏蒙府隸四川 本朝因之雍正五年改隸雲
南九年改為昭通府置縣附郭

疆域
土城在城東南二十里元初
駐兵於此遺址尚存
八仙海石在城東二十里海中有島八石屹立如人土人謂之
八仙世傳武侯南征曾留詔云八仙倒烏蒙了今果
次第傾倒
改設流官

鎮雄州周烏蒙子芒部居此因號芒部漢屬牂牁郡唐烏蠻據
之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檢使元置芒部路明設芒部府尋
升芒部軍民府後改為鎮雄軍民府領懷德威信歸化安靖
四長官司隸四川 本朝雍正五年改隸雲南六年降為州
屬昭通府山川險阨地勢阻深

馬里城在城東五里明萬
曆間建遺址尚存

舊土城在西南七里明洪武中穎川侯傅友德調指揮
仙碑在城北境火頭壩口篆文甚古明
監撫郭子章曾遣人摹數本去
石刻在城東北羅漢村係通四川高洪二縣孔道石
大草壩在阿路林天然不生竹
木傳為武侯七星營

雲南置永善縣隸昭通府
廣西直隸州在省東南其地東至廣南府界三百里西至臨安
府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二百里北至
曲靖府陸涼州界一百八十五里東南至廣南開化二府界

疆域
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阿迷州界二百里東北至曲靖府羅平
州界二百六十四里西北至陸涼州界一百里由府至省四
百里東西廣四百三十里南北袤三百八十五里州北八十
里為師宗縣東至曲靖府羅平州界四十里西至曲靖府陸
涼州界五十里東南至廣西隆州界三百一十里西南至本
州界五十里東北至羅平州界五十里西北至陸涼州界五
十里西九十里為彌勒縣東至本州界八十里南至陸涼州
州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本州界二十里東南至廣南府界
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阿迷州界八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
州界五十里

州東南二百九十里為邱北
界二百里西

州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開化府界二百六十里東北至師宗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彌勒縣界一百三十四里

禹貢梁州南徼地漢為牂牁郡地蜀漢屬興古郡晉宋因之

隋屬牂州唐時東爨烏蠻彌鹿等所居後師宗彌勒二部強

盛歷家氏段氏皆不能制元初內附隸落蒙萬戶府至元十

二年立廣西路明初改為廣西府今為直隸州領縣二州東

瞰西粵南控交趾山谷幽阻民夷富強志曰諸山為屏八甸

為壘障壓鳥沙土獠諸蠻是郡之大勢也

廣西城州治舊在矣邦姓納二村無城成化中始築土城尋圯隆慶五年易磚石周三里有奇

師宗縣古瘞夷地地名匿弄甸蠻蠻師宗者據之號師宗部

志宋時瘞蠻居若浪甸元初隸落蒙萬戶府至元十二年置

其後師宗居匿弄甸師宗千戶總把領阿窩豆勿阿盧豆吳四千戶屬廣西路二

十七年改為師宗州今改為縣縣山高水深稱為雄險

師宗城今縣治志云元置師宗千戶總把治千縣東南檳榔洞後徙今治舊有土城萬歷二十八年修築四十年復度

栢之城周三里奇

檳榔驛在縣東南五十里今為檳榔洞又東為興武驛又東為六德驛三驛俱洪武初設尋廢

邱北城在縣西又東至舊維摩城有舊口其險隘志云縣西又有三鄉城萬歷二十二年築周一里有奇

彌勒縣古蠻夷地本名郭甸巴甸部籠之地也麼徒蠻之裔彌

勒者據此因名彌勒部元初隸落蒙萬戶府至元十二年以

本部為千戶總把領吉翰蒙惡部籠阿欲四千戶屬廣西路

十七年改置彌勒州今為縣縣於帶山川控扼蠻彝

彌勒城今州治舊為甸村元置千戶所于此宏治十二年始築土城周四里今易磚石

維摩城元初為維摩千戶所後建為州洪武初從流官築上城今州西北宣德以後交趾背叛土司復強舊治遂廢

因徙今地萬歷二十年始築土城周二里有奇志云西南有

法土龍城龍嶺其城險固城後有高山復有石城甚險峻

又西地名江部亦據險處也

附載十八土司

明騰越吳司馬宗堯曰正統以來經略南夷者設為宣慰司

六禦夷府三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二其附屬者不

與焉建置之法地廣秩崇者遠地狹秩卑者近近者倚為藩

籬故撫治之所常及遠者疏其約束故法令之所簡施遠如

孟養阻負於西最為荒僻緬甸八百老撾地皆瀕海木邦車

里猛密又在其內凡此七夷地大而民衆據險阻兵不可號

令於我若無所益然其勢均力敵彼此頡頏不敢妄動似可

借為牽制之術但恐尾大不掉終難駕馭若切近小夷吾方

恃以為屏翰彼乃畏服遠夷敵兵一臨膽落氣喪而屏翰已

撤矣夫夷之遠而大者若老撾若八百若車里去我甚遠不

邦前顧効順惟孟養則叛夷餘盡與我鄰壤而久遠天誅若

兵則勃起之緬酋乘釁妄動肆侵鄰境隴川則其地思可叛於勝國思倫叛於國初思任叛於正統思機思下嗣而為逆豈其形勢多所背亂歟何梟獍之迭生也於此三者須當預為之備第孟賚方為緬所困緬人亦在懸遠且綿薄材素非勃敵所恃者家馬火銃其所以為之耳目伺我動靜者不在所防之遠夷而在切近之小夷如不察此為虛聲恐動或屯戍以備之或益兵以防之或築壘以衛之或和繼以待之或遣使以撫之皆無益實用而才力兵民胥將疲於奔命矣隴川于崖賴以防遠不知遠者不足虞而近者尤所當備故論滇西南夷之大勢東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達於八百西以南甸為關麓川為蔽而達於緬甸自昔禦夷之法如曰卽有逆萌乘其未集擊而斃赴之則怖急者可牀下伏此制勝之說也如曰歲簡良使深入夷方卽有事費隨加策斷抑強扶弱不待其張此撫理之說也然夷地幽阻多瘴至於用兵非可朝聞而夕發則制勝之說不可輕用使臣入者惟務豐其橐金虛文罔上撫理非人反以滋玩是皆無益於事竊謂近者未治難以言遠賈太傅告文帝欲象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使天下之

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惟上之令莫敢不行文帝未之從主父偃襲用其說而諸侯自削此古今之善謀且証以今事如永昌施甸之夷使唯一酋統之豈其易服乃裂為二十八寨各有長酋一人妄動羣攻之矣二百年來帖服無事以處置得宜爾諸夷如宣慰章所部甚大於其子孫豈不欲人人貴之如區畫有方撫之以恩凡地大民繁而欲希光澤徧所親在所不靳彼皆欲於秩命之榮自相效為分土之計不必勤兵數傳之後諸夷且削弱自戢今隴川卽昔麓川措置最宜急者往年麓川多鯨多鯨多鯨同時爭襲至今為未斷之獄向使曩時裂土分之三人之爭且息而屢叛之地患根且拔矣惜此機之失也近小之夷如南甸類則不必如此惟申明舊制悉錄有功舊為副屬而今廢者舉復以參制之有廢絕者據副屬之地歸為我地毋使夷性得以專恣自大則患免矣或曰夷土吾何利之夫苟世為夷土而大為利害所係亦當取之况昔皆華人為之副為之屬各有分地焉彼獨兼之恬不問罪益得恣肆今按籍歸我是謂申畫何利之有若于崖副屬俱存但令其牙爪相制此易於南甸者夫于崖南

矣吳公在嘉靖時據川正城故言之痛切如此不知然也
緬甸肆虐局勢又已一變迄今則十八司半為所屬矣然夫
而遠者戢其驕小而近者恤其苦雖百世行之可也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塔悉蠻界南至波羅蠻界西至八百
西北至布政司三 大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元江州界自司治
十四程轉達京師

古西南夷地蠻名 車里 志云古夷里也呂覽伊尹四方康令
車里之歸 後為倭泥務獵蒲刺黑角諸蠻雜居不通中國宋
故名車里

寶祐中元憲宗遣將兀良哈台伐交趾經其地所部悉降云
元大德中置徹里軍民總管府 元史大德中雲南省言大徹
里與八百媳婦大不相結今

大徹里酋胡念已降小徹里復控總地利多相殺掠乞別立
宣撫司擇通習夷里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乃立徹里軍民總
管府統大甸後又置耿二州 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
年改宣慰使司 宣慰

小徹里 在司東車里之別部也志云小徹里部舊在司南
東北至者樂甸十里下臨九龍江有諸葛營壘

九龍山 在司治後志云司治在九龍山下臨大江江水名九龍
志以為黑水末流也孟永山在司境山高隘為境內之

普洱山 在司北滇程記自景東府行百里至者樂甸又一日至
鎮沅又二日達車里界又行二日至普洱山旁有一山
浦秀謂之光山有車里頭日

瀾滄江 在司東北白元江州流入界下流經交趾而人於南海
志云瀾滄江在司境經九龍山下亦謂之九龍江又沙

水入在司南其
孟案籍 在司西又東南為孟案籍皆車里部落也又有慢法等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南至南海西至
布政司三十八 里界北至龍川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
程轉達京師

古西南夷漢之揮國也在唐謂之驃國至宋始謂之緬
緬波斯與俱入貢明年蒲 元至元中屢討之 至元五年命
甘入貢紹興中緬復來貢 後於蒲甘緬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
自是緬屢寇魯 輒與師擊之 後洪武二十一年緬
年破緬置宣慰司 緬降大德初封緬 明洪武二十一年緬
酋為緬國王四年復叛尋論降之 通致洪武

沐英討敗之二十七年始置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通致洪武
之三十六年

緬首南達來朝貢明年置司於此投其酋普刺浪自是屢來
朝貢土司皆莽姓 嘉靖初為孟養酋思倫所攻殺宣慰莽紀
歲與木邦首瓜分 其地三十三年紀歲子瑞體長以次收大
古刺地尋復入緬 夷孟養掠孟密殘孟乃侵車里木邦老
八百之境隆慶二年木邦首罕拔附于緬六年龍川叛緬
岳鳳亦附緬蠻莫 酋思哲亦附焉萬歷初罕拔岳鳳等導緬
兵入隴川三年復 陷于崖七年遂盡據孟養之地十年并據
有干崖地是年瑞 體死十一年瑞體子應裏并木邦地瑞
酋叛附焉遂寇順 背以北官軍破走之復灣甸及耿馬諸地
別將率兵出隴川 寇密至緬境于是木邦孟養諸酋皆降緬
還緬復熾數侵鄰 境十六年復奪孟密十八年又奪孟養及
孟拱孟廣之地二 十一年入蠻莫寇隴川官兵擊却之尋復
寇緬莫寇孟養三 十三年孟養附自是以後五
宣慰司為緬所并 遂併強于雲南西南境云

江頭城 在司北東北 緬分道及之拔其江頭城又于太公城
之東穴拔之於是 金齒與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志云太公城
之東穴拔之於是 五日程馬來城在司境云北去太公城

八日程又南五日

程為安正國城

蒲甘緬城在司西南志云城東北去安正國城凡五日程去大

年以緬酋叛遣速刺丁伐緬其若三百餘明年緬寇蒲甘

復堡金齒行省丞相賽典赤遣萬戶忽都等迎戰于金齒南

甸緬酋收走十五年復入寇又敗去十九年命大舉兵擊緬

造船於阿昔阿不兩江得三百艘進破江頭城及太公等城

明年破緬始置邦牙官慰司於蒲甘城命雲南王也先帖木

兒移鎮緬二十五年復還鎮大理一統志作蒲江緬王城或

以為即緬國故都云阿若阿

木即金沙江隨地易名者

阿瓦城在司東北旁有阿瓦河因名萬歷四年緬酋瑞體寇孟

大困十一年王師討緬發兵至阿瓦河絕其道據險待之緬

阿瓦酋奔與孟密諸酋俱請降師還緬復攻阿瓦陸

約內奔至與孟密諸酋俱請降師還緬復攻阿瓦陸

氏滇紀云在緬東千五百里近時為緬境東偏要地常以第

疆城

子帥重

兵戍守

金沙江在司北江頭城下其上流即大盈江也志云緬有金沙

流經司界下流

注于南洋

阿瓦河在司北自孟密流人境下流人

于金沙江為司境北之流

普坎志云在緬甸甸西三千里旁通蒲甘滇記諸葛丞相六擒

來戰大敗復縱使去獲擒重人緬夷木鹿等國借安都魯兵

碑紀緬遂班師按三國時無緬夷之名恐未可據

江橋在司北皆自司境北出之道也

桐柏村在司東八十里又司東南百十里地名象腿皆緬近郊

瓦城甚近井梗至者

便數十里而近耳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孟連克

長官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

政司三十五程轉達于京師

古蠻夷地本名孟都又名孟那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

軍民總管府

領三

明洪武十五年改為木邦府永樂初改為

宣慰使司

土司罕姓通政司于六宣慰中分地最多永樂正

統間數以從征均益地隆慶二年土舍罕拔叛附

緬屢寇近境萬歷十年為緬所侵奪明年討却之立子欽守

其地欽死其叔約暹羅攻緬緬恨之三十三年緬因木邦陷

其地官軍未能討也

其地官軍未能討也

廢蒙伶路為蒙伶路軍民總管府蒙萊甸為蒙萊路軍民總管

府後廢其地

皆在司境

慕義山在司北萬歷二十二年隴川孟卯酋多淹叛附緬負

龍之地置關以拒緬襲殺守兵木邦酋罕欽奉檄擒淹欲

投古刺欽追及之于雷登誅之緬失淹于是東路寇掠稍緩

雷登在司

西北境

渣里江在司西即路江也自芒市

流入境又西南入緬甸界

孟爻甸在司北萬歷十一年官軍討緬緬酋奔應裏西合諸路

關尋敗還是也姚關見

甸州孟卯見隴川宣撫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坡勒查

府界自司治北至布

詞三十八程轉達京師

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良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古蠻夷地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

示大德初遣兵擊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

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

甸軍民宣慰使司

南格刺山 在司東北為車里八百之界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宣慰使司界西至

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

漢永昌西徼地亦名香柏城元貞二年置雲遠路軍民總

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又改置孟養軍民

宣慰使司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王統後屬于思氏通政官德中奪麓川

密堵城 在司南又有速送城皆距孟養十餘程為別部所居其

疆域

幸

卅

年官軍敗緬孟養來歸移兵至二城二城皆迎降十四年緬

復攻陷之既而孟養酋思威以土兵圍復二城求援于官兵

取二城後緬兵潰復

鬼窟山 在司東極險厄夷人據為寨或訛為鬼哭山正統十

江賊倚鬼哭山立三大寨驍與總兵張軌親冒矢石戰一日

而綱若悉拔即此芒崖山亦在司東王驍破思機于鬼窟山

又攻芒崖山等

寨拔之是也

金沙江

在司東界即大盈江之下流也正統十一年麓川餘孽

遣使招諭許赦其罪竟不出緬甸木邦等兵征之至金沙江

十三年王驍復征之抵金沙江賊據西岸立砦堅守驍造浮

梁巨數千尺遂渡江次拔城柵乘勝至孟養進至孟耶孟養

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

沙江者王師至

此真天威也

孟撒 在司南道出緬甸極險隘歷四年緬人來寇孟養酋

緬人思箇造軍至阿瓦河絕緬道而督大兵伏于曼撒誘

攻之緬人思箇不戰而退險隘斷舊路亟請援于官軍欲腹背

間道去緬

自是後緬

孟倫 在司西隆慶中緬酋莽端體屢侵孟養孟養酋思箇保孟

倫與緬相持處也又孟礦若在司西南治中思箇營據

疆域

幸

卅

76

至布政司六十
八程轉達京師

古蠻夷地俗呼曰搆家累代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來貢置老

擲軍民宜慰使司通攷老擲上司大姓酋長有三等六日擲

者則招水弄也其地在八百餘里又西千餘里

里則西洋海自車里至老擲所謂六宜慰也成化十五年安

南政老擲殺其宜慰并攻入百車里來告急撫臣吳

誠請降勅切責安南國王使退兵于老擲復定

關在司東南老擲與安南拒守之界也永樂中征交趾叛人

陳季擴敗走老擲張轉遣將躡之進克老擲三關蠻人懼

棄季擴于南

大古喇宜慰使司在孟養西南滇略永樂四年遣官招諭雲

置宜慰司三長官司五通攷永樂初大古喇底馬撒請定與

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入百車里老擲共為西南十宜慰司而

大古喇亦曰擺古自緬甸渡大江不過兩日程即至夫古喇

之境其地濱南海與暹羅鄰亦近佛狼機諸國善用火器嘉

靖三十三年以兄弟爭國緬瑞尋以計滅其國云

瑞體副馬草地奉瑞瑞尋以計滅其國云

底馬撒在大古喇東南永樂初嘗置宜

洞吾在大古喇之北嘉靖三十三年緬孽莽瑞體寄居洞吾

舊程記自緬甸行十日又詳殺古喇酋排來等而其境

舊志云自老擲宜慰司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即擺古莽

地首

得楞在大古喇西南古喇別部也亦曰小古喇得楞與暹羅

之子擺古為

之殘破云

南甸宜撫司東至永昌府潞江安撫司界南至隴川宜撫司界

西至干崖宜撫司界北至永昌府騰越州界自司

東北至布政司二
十二程轉達京師

漢永昌徵外地日南宋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

總管府領三 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

州正統八年升宜撫司上司正宜撫司罕氏副劉氏通攷司

叛緬所殘破既而官

軍敗緬復收其地

半個山在司北志云司置于騰越南半個山下其山巔北恒有

五里土酋特其險阻世居其上又丙賢山在司東十里溫泉

山在司東二十五里層巒疊嶂綿亘二十餘里林木陰森下

泉有溫

沙木籠山在司南十里上有關立木為柵周圍一里正統六年麓

十思莊前軍哨至沙木籠山賊黨率眾二萬餘據高

山中立硬寨又于左右山環為七營官軍攻破之

南牙山在司南八十里山甚高峻如建牙然延袤百餘里官道繼

征麓川遺別將陳儀開南牙山斷賊去路是也

大盈江在司南自騰越州流入境經于崖芒市

小梁河在司東北三十里源有二一出騰越州土山麓一出州之

南入于崖為安樂

孟乃河在司東南百七十里即騰越州大龍川江也流

黃連渡關在司南三十五里志云自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

羅小思莊在司南七十里正統七年王驥討麓川賊自騰越出

南甸迤至羅小思莊又萬歷三年木邦酋罕拔導緬

兵又合隴川叛目岳鳳兵襲陷于崖于崖守備李慶雲退守
羅卜思莊口志云司所轄有羅布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
分地又有知事謝氏居羅宋同氏居益西皆在司西南境萬
歷二十一年撫臣陳用賓議建國置堡于司西長今廢孟村
在司西北去騰越百二十里
自是西南漸為曠廢荒地

于崖宣撫司 東至南甸宣撫司界南至隴川宣撫司界西北俱
至南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三程轉達

漢永昌郡徼外地其地舊名于賴賧亦曰渠瀾賧白夷居之
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二年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明

洪武十五年改鎮西府永樂改為于崖長官司正統八年升
宣撫司土司正宣撫刀姓副劉氏土經廳廖氏通政萬壽

海寨 一之二 疆域 卷 卅

廢南賧在司西北其地有阿拜賧牛真賧為白夷我昌所居元
初內附至元十五年置南賧全酋宣撫司志云元金

雲冕山 在司西十五里有瀑布泉注為雲冕
白蓮山 在司北六十里中有一峯狀若簪笏土官居其麓下有白

布嶺 在司西舊嘗開邊築堡于此萬歷中廢騰冲至南甸于崖
其地雖冬月衣葛汗酒淫淫又西為布嶺稍涼如騰冲又

大盈江 在司西自南甸流入境又南有橫榔江流合焉志云橫
在司西自南甸流入境又南有橫榔江流合焉志云橫

安樂河 在司東雲籠山下一名雲籠河即南甸小樂河也流至
司治北折而西入大盈江雲冕河在司治南源出雲冕

于崖或曰北蘇即漢益州郡屬縣恐誤
于崖或曰北蘇即漢益州郡屬縣恐誤

山下流于雲籠河灌田千餘頃又司東北三二
里有正西河源出雲籠山流十五里合雲籠河
雷弄 在司西于崖別部也滇紀司有蠻禮為同知劉氏所居其
雷弄雷弄則經歷廖氏所居處即其地為因龍營又知事營事
居益語謂三好皆華人以功授萬歷三年雷弄土目廖文
相為木邦叛酋所攻附于緬十一年官軍破緬仍來歸

蓋達 在司西亦于崖別部也副宣慰刀氏世居其地萬歷十
年為緬緬莽應裏所陷土酋刀思廷被擒民物皆空官軍
破緬復收其地

隴川宣撫司 東至堪布長官司界南至木邦宣慰司界西至干
布政司六十六
程轉達京師

漢永昌徼外地其地曰大市茫曰賧頭附養曰賧中彈吉曰
賧尾福祿塘皆白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

川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七年置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
司通政元至正初麓川酋思可法數侵鄰境屢遣將討之不

川首思倫倫發陷永昌既而傳友德降論之於是置宣慰司授
思倫倫十八年叛寇景東二十一年侵掠孟定孟良孟養復

里威魯緬甸木邦南甸于崖入寇官軍敗之既而又悉發其
眾寇楚雄定邊為沐英所敗二十二年始歸附三十年平緬

諸蠻亂思倫倫發命沐春討定之思倫倫復還傳至思暗與
未那相仇殺因而失官以孟養刀氏代之刀氏弱倫發次子

思任發遂擁眾麓川略孟養地故 正統三年土酋思任發叛
酋刀賓王走死在發于孟養地

六年討平之遂革宣慰司十一年復置司於籠把之地改曰
隴川宣撫司 通政正統三年刀思任發擾孟定南甸南

之前鋒自潞江而前深入上江敗績城遂犯景東孟定大
侯州破孟賴素脅降孟連等長官司乃復命沐昂等討之破

滇黔一之二
孟卯時又撤
遮放城在
順為順
廢平緬路
年緬甸軍
西思倫
廢通西府
馬鞍山在
至馬鞍
熱蓋衰
疆域
美
州

附編
麓川城在司南近木邦界麓川宣慰司治此正統初思任發以
方險遠夷情狃詐宜會集大兵由騰甸南騰冲芒市三道並進
搃其巢穴六年王驥等討麓川自騰冲南騰冲芒市三道並進
山嶺峻險周回餘三十里棚大上廣不可驟越東南一面擊
江壁立驤等相度攻取賊伏兵泥濘濤濤象陣突出官軍擊
敗之既而大軍四面雲集分攻其西北及西南二門又攻東
北門克之賊從間道渡江由孟養進入緬甸驤等設其城柵
班師而還志云平麓城即故麓川舊址亦曰孟卯在三宣之
外為諸夷要衝正統十三年王驥討麓川餘孽于孟養渡金
沙江踰孟養還至孟卯萬歷十一年官軍討叛緬甸首莽應
本邦兵于孟交復并其衆八犯姚關官軍敗却之二十一年緬
賊奪密莫港麓川隴川首多思順奔孟卯明年孟卯叛首多
率導緬兵自孟養襲遮放官軍敗却之二十四年孟卯首多
其復勾緬誘亂木邦首罕欽奉撫臣陳用寶撤減之用濱以

孟卯時又撤
遮放城在
順為順
廢平緬路
年緬甸軍
西思倫
廢通西府
馬鞍山在
至馬鞍
熱蓋衰
疆域
美
州

羅木山在司境極高大夷人恃以為險又有摩黎山亦險峻又
山谿亦無菓樹
麓川江在司東南或曰龍川江也自騰越州流入南甸境為
南有西
遣兵守
金沙江在
仍以其
沙場在
于栗柴

曩撲砮 在司境自緬甸北出之道也又有孟雅土回

孟密宣撫司 東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緬甸宣慰司界北至

轉達 京師

漢永昌西南夷地後為羣蠻所據明為木邦宣慰司部落成

化十九年始析置孟密安撫司屬灣甸州萬曆十三年改為

宣撫司直隸布政司 宣慰司罕使通致木邦界有寶井天順中

猶言頭目也既以女罕干弄妻之罕弄據有寶井嘗其父

成化中罕弄死孫罕空立罕弄陰叛之會鎮守內臣需索寶

石聽其開採遂略木邦地以自廣內臣疏其罪請征之或導

是遣都御史程宗往撫罕弄遂慢視朝使不肯出還宗與期

柔

會于南甸之南牙山以所略木邦地界之為奏設安撫司思

至之子孫得世襲是盡奪木邦地罕空出奔四鄰諸番不

平往往藉口弄兵後副使林俊稱合割地還木邦然竟離

殺未已滇略云孟密在騰越南千餘里其地產寶井金礦估

容雲集山高田少米穀騰貴南距緬甸十程常苦侵暴嘉靖

三十七年附緬萬歷十一年官軍收緬始內屬十二年升為

宣撫司授其酋思忠忠復投緬十六年為緬所并尋復羈屬

于中 國云

孟乃 在司北孟密別部也嘉靖三十九年緬酋瑞體入孟密殘

地萬歷十二年以孟哈土日思化為宣撫司同知十六年為

緬所并孟廣部在司東北亦孟密別部近隴川界萬歷十八

年為緬所陷

寶井 在司西南滇程記山隴川十日至孟密

又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是也

蠻莫安撫司 南至孟密安撫司西至孟養宣慰使司自

本孟密分地萬曆十三年析置安撫司 在騰越西蠻合山下

山如象鼻行者哈足宏治中孟養叛西思祿乘木邦之亂攻

孟密取蠻莫十七寨後獻十八寨以贖罪即此地也隆慶三

年蠻莫酋叛附緬萬曆十一年官軍敗緬復收其地十六年

置安撫司授土日思順順復走歸緬其子代領司事十九年

緬攻孟密陷之孟哈酋思化等奔蠻莫遂據其地十九年緬

以旁部兵圍蠻莫官兵赴援緬始卻二十一年緬復據蠻莫

乃分道內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蠻一人杉木籠也

寇隴川明年官軍討之復取蠻莫兼設蠻哈守備于此二十

四年緬復來寇官軍救卻之二十九年思化子思正襲賊侵

據隴川明年旁部共攻思正正奔騰騰越誅之改土酋長撫

定其 地

等練城 在司東北萬曆二十一年緬酋入蠻莫破等練城明年

練盧承爵出雷哈錢中選出蠻哈張開道出打線

合擊緬賊復收蠻莫是也雷哈等地皆在司境

練山 在司北萬曆二十一年叛緬遣兵來攻蠻莫酋思化奔練

山參將鄧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迤邐子龍發兵擊之

大戰于控哈緬稍卻官兵無 船不得渡相持彌月緬退去

耿馬宣撫司 府北百里土司罕姓通攷司與孟定隔啞江而

慶食其地慶死其族舍罕慶附緬奪據之萬曆十一年從緬

克木邦逐罕進忠破施何又勾緬犯姚關為官軍所敗擒斬

慶父子十二年奏設宣撫 司仍以慶子罕們領司事

三尖山 在司西萬曆中罕慶黨罕老聚眾負固

啞哩江 在司南與孟 定分界處也

古蠻夷地本名景麻甸元至元十五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

府領二 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 孟定知府刀祿孟棄地遠竄木邦舍口罕葛從征麓川有功

因代領其地嘉靖中木邦酋罕烈攻據之令舍人罕慶管治

是為耿馬萬歷十年改為舍人罕慶叛附緬明年官

軍破緬收其地于是復立罕葛之後罕合知府事

廢謀粘路 廢景杏上城在府境志云其相近者有馬援營

啞哩江 在府東北自潞江安撫司流入境

孟賴若 在府東南正統二年麓川思任發叛犯景東孟

孟纏甸 在府東北一作孟羅正統五年思任發自麓川

孟良禦夷府 東至車里宜慰司界南至八百大甸界西至木邦

界北至孟連長官司界自府治北三十八程轉達

京師 疆域 孟良禦夷府

古蠻夷地蠻名孟指自昔未通中國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

孟良府 通政府無姓號伯詔伯詔者夷之尊稱也其地沃野

人小孟良渡小孟良江入大孟良云

廢木朶路 在府東二百里元至元三十年于金齒

廢孟愛路 在府東北百七十里元至元二十一年金齒新

灣甸禦夷州 東至雲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永昌施甸長官

司界北至順甯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

京師 古蠻夷地蠻名細賧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洪武十七年

置灣甸州 土知州景姓通攷州山高水迅每至六月瘴霧甚

敗其地 萬歷十年土酋景宗真叛附緬引緬入寇官軍

高黎共山 在州西北山左有平川即灣甸界也志云高黎共

在州境產茶故 灣甸茶味殊勝

黑泉 志云州瘴癘不可近水不可涉有黑泉水流時飛鳥

姚關 州北七十里東北接順甯府界萬歷十一年緬陷木邦

復會東西諸路兵入寇姚關參將鄧子龍大破之于拔枝花

關而南渡啞哩江三十程至木邦

自姚關南行八日人孟定府境

鎮康禦夷州 東至孟連長官司界南至孟定府界西至永昌府

路江安撫司界北至雲州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

司二十三程 轉達京師 疆域 鎮康禦夷州

古蠻夷地蠻名石賧 黑契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

康路軍民總管府 領三甸隸金 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于

十七年降為州 土知州初名刀闕光永樂以後遂以

無量山 在州西即蒙樂山也志云州南六十里無量山又有木

路 龍山在州西南與無量山俱產大藥味甘美 山當木邦

之要 潞江 州西七十里亦曰啞哩江與潞江安撫司接界處也天啓

之木邦 乃 退印此 借刺寨 在州南境正統五年大軍討麓川至金齒鎮康西開益

借刺寨 乞降王驥命別將再保分兵據其城破借刺寨移攻孟

也

控尾寨 在州西南高厚三十三年木那酋平度勝秀鎮康首門

合并孟翁亦州

鈕兀禦夷長官司 東至元江界南至中里直慰司界西至威遠

至布政司一十

古蠻夷地蠻名也元 民皆倭自昔未通中國宣德七年始來

歸附置鈕兀長官司

芒市禦夷安撫司 東至鎮康州界西南俱至隴川直撫司界北

政司二十三

程轉達京師

古蠻夷地舊曰怒謀曰大枯賤小枯賤即唐時茫施蠻也

昌西南四百里源紀唐貞元十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

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 領二甸屬金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

府正統元年始改置長官司 土司放氏通放萬歷初茫市土

目放緯領司事轄于隴把其地川原

青石山 在司西南峭拔千仞奇詭萬端山皆高廣陡

麓川江 在司西與隴川宜撫司接界

大盈江 亦曰金沙江白于崖折而東南流至司西南青石山下

大盈江流入

孟連長官司 東至車里直慰司界南至孟良府界西至木邦宣

三府轉

古蠻夷地蠻名哈兀正統中平麓川始來歸附置孟連長官

司 通政部內有莫乃銀廣夷

廢木來府 在司東南元火至元二十九年遣當忙元禿兒出軍

亦保砦 在司境正統六年討麓川分軍從東路會合木邦諸軍

若餘黨悉諸軍門降附是也

景線村 在司東道通車里出善河元江可達交崗又有路通老

七孟乃更渡江便可達交崗入交阻交崗

見臨安府阿迷州沙仁孟乃近元江西南

茶山長官司

古蠻夷地後為孟養部落永樂三年置茶山長官司 通政其

越州西北五百里據高黎共山地瘠土寒不生五穀土酋罕

姓木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茶山不從自詣闕下授長官

地阿幸栖住職方考茶山司屬永昌衛

麻里長官司 古蠻夷地亦孟養部落永樂初置麻里長官司 通政麻里地

亦以拒孟養功授長官司土酋刀姓副年姓所轄皆幾呂表

地其地近亦為野人所奪奔入古石坪栖住野人者在二長

官司界外亦髮黃膚樹皮為衣夜宿樹上醜惡凶悍逢人即

殺無西長約來外此又有八砦長官司九甸長官司麻沙長

官司沙勒長官司俱在騰

越嶽外皆羈縻蠻族也

附考

敦忍乙國

在緬甸西境後漢永元六年永昌徵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揮國王

遣使重

譯入貢永和元年倣倣種夷陸類等舉眾內附永昌

初揮國

王雍錄調復遣使詣關朝賀敦忍陸類益持緬甸旁

國也尋

傳因在永昌徵外生蠻屬也唐至德初附于南詔滇

記詩傳

噴壤沃饒人物殷繁南通渤海西近大秦自古未通

中國唐

上元初南詔刻木通道直抵其國諭降之又彌臣國

在緬甸

西唐會要驛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其西別有

彌臣國

漢史貞元十二年驛國王雍羌遣使間南詔入

獻詔封

雍羌為彌臣國王是彌臣即驛國王之別名也

師範曰

土司有繫矣屬夷有繫矣而猶繫此於疆域之末者

元鎮邦

刁明斌平緬舉數千里翁耳雕面之輩望塵崩角聞

風稽顙

土宇之廣蓋亦稱為極盛矣乃師未退而金齒旋移

真終一之二

疆域

師甫還

而密堵溝禍內地之糜爛已不可以千百計至我

朝則來

亦不拒去亦不迫惟謹腹裏之防閑以消邊隅之反

側其緩

轉之略不已較元明而倍善哉傳言神農地過日月

之表十

八首所處實南交之味谷雖狼性難馴暨脫職方之

籍然鷹

眼可化終歸輿地之圖故取其山川險要道里遠近

以及典

廢從違之跡概為羅列俾後之經理夷疆者知所挾

擇焉丁

卯大雪後五日燈下記於武昌湖南之寶林菴中時

寒月滿

意似欲與人共語也歸署仍囑寄洲陸子摹圖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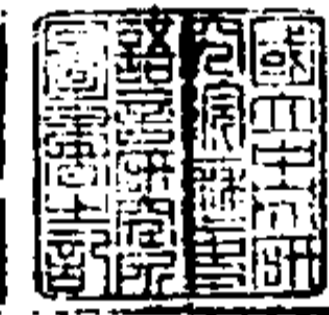
合之前

圖則滇之疆域可一覽而盡矣

滇繫書目

職官三冊全

趙州師 範荔扉



總引

雲南省

雲南府

武定州

大理府

永昌府

羅江府

楚雄府

順甯府

永北廳

景東廳

蒙化廳

普洱府

臨安府

元江府

鎮沅州

曲靖府

開化府

昭通府

東川府

廣南府

廣西州

建道考

循良傳

名宦說

兵防考

塗時相仕學府言

劉彬救時議

劉彬救荒議

劉彬論兵

劉彬論吏

劉彬論將

孫鵬滇中兵備要略

倪瓚復昆明書

倪瓚論嚴務書

經略略

戶口說

滇繫

職官繫

趙州師 範 務扉纂輯



職言事官言人人與事協則政舉人與事乖則政廢利害所關振古如斯也滇開于漢自五代及唐雖屬羈縻建置亦同中州曰牧曰太守曰刺史曰令曰判官曰都督曰將軍曰總管曰治中曰校尉曰從事治六姓羈縻則其清平布燮三托九爽軍將同倫之號相沿六百餘年元與明擊而列之一統乃梁段猶自分疆漢夷聽其錯處兵戈之警無歲無之我國家改土設流因勢利導碩望翹材連翩戾止彬彬乎稱極

之三

職官

盛也顧滇已非昔日之滇而治滇者猶泥昔日之治恐有鑒於矣前代且無論即西林望山兩相國之治滇也以蓄水舉田安內攘外興賢察吏除暴戢兵為務其所拔擢者如張東閣光緒以知縣張經略廣以知府官方伯兩元臬使展黃觀察士張觀察元徐觀察本俱以牧令拾提軍元張提軍耀蔡提軍成南提軍天魏總鎮周陳總鎮論邱總鎮名南總鎮光張總鎮光或以偏裨或以弁卒而文則籌教養武則捍牧圉其所設施措置者迄今猶嘖嘖人口云夫官無計文武所重者貪廉之分耳蓋貪廉之著則詛祝生焉詛祝既形則安危見

焉有位君子可不知所擇哉

省垣節憲府

總督部堂俗呼東院兼制貴州文武巡捕中軍副將一員中

營都司一員千總二員左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

二員把總四員右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城守營

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坐京提塘一員雲貴

以武進十或

巡撫部院俗呼西院兼理糧餉中營參將兼管左營一員中

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右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

總督

員把

布政使司俗呼後司經歷一員庫大使一員

按察使司俗呼前司經歷一員司獄一員錢局兩

糧儲道專轄雲武兼

鹽法道管屯田水利庫大使一員

雲南府知府分駐同知一員通判一員南關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經歷一員昆明縣知縣附縣丞一員

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富民縣知縣教

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宜良縣知縣教諭

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嵩明州知州學正一

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晉甯州知州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吏目一員呈貢縣知縣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安甯州知州學正一員訓

導一員吏目一員羅次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

一員典史一員祿勸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

員典史一員昆陽州知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易門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共十

武定州

武定營參將駐城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武定直隸州知州下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金沙

江巡檢一員駐江元謀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

員典史一員祿勸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共二

大理府

提督軍門節制六鎮中軍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

員左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右營游擊一

員把總四員

| | |
|-----------------------------------|----------------------------------|
| 員中軍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城守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 |
| 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新設賓川汛 <small>千總一員</small> |
| 分巡迤西兵備道 <small>專轄大永麗蒙並查各土</small>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通判一員 <small>分防彌渡</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教授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司獄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太和縣知縣 <small>附郭</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教諭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典史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趙州知州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學正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雲南縣知縣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教諭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典史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鄧川州知州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學正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吏目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浪穹縣知縣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教諭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典史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賓川州知州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學正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典史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赤石崖巡檢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雲龍州知州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學正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訓導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吏目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大井大使一員 <small>共七屬</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永昌府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騰越鎮總兵官 <small>駐騰越州</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中軍游擊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中營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左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右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龍陵協副將 <small>駐龍陵</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中軍都司一員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右營中軍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大理府知府 <small>同知一員</small> | 六員 |

| | |
|--------------------------|----------------------------------|
| 永昌協副將 <small>駐府城</small> | 中軍都司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永昌協副將 <small>駐府城</small> | 右營守備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同知一員 <small>分駐龍陵</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教授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訓導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司獄一員 <small>兼管</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施甸巡檢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沙木和巡檢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龍陵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巡檢一員 <small>兼管</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保山縣知縣 <small>附郭</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教諭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訓導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典史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永平縣知縣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教諭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訓導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典史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騰越州知州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州判一員 <small>分駐龍陵</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學正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訓導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吏目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龍川江巡檢一員 <small>共一屬</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麗江府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鶴麗鎮總兵官 <small>駐鶴麗州</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中軍遊擊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中營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左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右營都司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維西協副將 <small>駐維西</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中軍都司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右營分防中甸守備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劍川營都司 <small>駐劍川州</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中軍千總一員 <small>千總二員</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麗江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同知一員 <small>分駐中甸</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通判一員 <small>分駐維西</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教授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訓導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經歷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麗江井大使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麗江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縣知縣 <small>附郭</small>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教諭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訓導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典史一員 |
| 永昌府知府 <small>下</small> | 鶴慶 |

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劍川州
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彌沙井大
使一員共三

楚雄府

楚姚協副將駐城內 中軍都司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楚雄府知府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司獄一員 楚雄

縣知縣郭附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定遠

縣知縣 教諭一員 典史一員 琅鹽井提舉司一員

井學訓導一員 黑鹽提舉司一員 大使一員 姚

順雲

州知州 州判一員分駐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白

鹽井提舉司一員 大使一員 安豐井大使一員 井

學訓導一員 南安州知州 州判一員分駐 學正一

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鎮南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廣通縣知縣 教諭一員

阿陋井大使一員 典史一員 大姚縣知縣 教諭一

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共七

順甯府

順雲營參將駐城內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右軍守備一員

左哨千總一員把總二員 右哨千總一員把總二員

順甯府知府下 通判一員分駐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知事一員 猛緬巡檢一員 順甯縣

知縣郭附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雲州知

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共二

永北廳

永北營參將駐城內 左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 把總四員 右軍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三員

永北直隸廳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知事

景東廳

一員無

景東廳

景東營游擊駐城內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景東直隸廳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猛統

巡檢一員無

蒙化廳

蒙化直隸廳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漾濞

巡檢一員 瀾滄江巡檢一員 南澗巡檢一員無

普洱府

普洱鎮總兵官駐城內 中軍游擊一員 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四 左營游擊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右營游擊一員

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分巡迤南兵備道管轄普鎮元臨

普洱府知府下 同知二員一駐思茅一駐威遠 通判一員分駐他郡 經

歷一員 抱母井大使一員 猛甸分防經歷一員 巡

檢分駐思茅兼司獄一員 威遠知事一員 甯滄縣知

縣附 教諭一員 移駐他郡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共

屬

鎮安府

職官

臨元鎮總兵官駐城內 中軍游擊一員 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四 左營都司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右營都司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臨安府知府下 同知一員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

一員 建水縣知縣附郭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

一員 曲江巡檢一員 石屏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

導一員 吏目一員 阿迷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

一員 吏目一員 甯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通海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河西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

史一員 嶧峨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

一員 蒙自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

員共八

元江州

元江營參將駐城內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新嶧營參將駐新平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六員

元江直隸州知州下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因遠巡檢

鎮沅州

員 新平縣知縣 教諭一員 典史一員 揚武壩巡

檢一員共一

鎮沅州

鎮沅直隸州知州下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按板井大使一

員 新撫巡檢一員 恩樂縣知縣 教諭一員 典史

一員共一

曲靖府

分巡迤東道管轄曲開昭東廣潯廣

曲靖協副將駐城內 中軍都司一員 左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員把總四員

右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尋雷營參將駐宣威州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曲靖府知府下同同知一員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司獄

一員 南甯縣知縣附郭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

一員 白水巡檢一員 霑益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

導一員 吏目一員 炎松巡檢一員 陸涼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羅平州知州 學

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馬龍州知州 學正一

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尋甸州知州 學正一

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宣威州知

州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可渡巡檢一員共八

開化府

開化鎮總兵官駐城內 中軍游擊一員 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員 左營都司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右營都司一

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開化府知府下同 同知一員馬白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文山縣知縣附郭 典史一員共一

昭通府

昭通鎮總兵官兼貴州威寧州城內 中軍游擊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二員 左營游擊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右營游

擊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前營游擊一員 中軍守

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鎮雄營參將駐鎮雄州 左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三員 右軍守備一員

昭通府知府下同 同知一員大關 大關知事一員 通判一

員 分駐 右寨巡檢一員分駐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駐洋街 延津渡巡檢一員 恩安縣知縣駐

典史一員 永善縣知縣 縣丞一員駐官村 教諭一

員 典史一員 鎮雄州知州 州同一員分駐 州判

一員分駐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母享巡檢一員共

東川府

東川營參將駐城內 左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
把總三員 右軍守備一員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東川府知府下同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 會澤縣知縣

附 典史一員 則補巡檢一員 万補巡檢一員共一員

廣南府 廣南營參將駐城內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廣南府知府 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駐土富州

寶 縣知縣附 典史一員共一員

廣西州 廣西營游擊駐城內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廣西直隸州知州 下 州判一員分駐五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員分駐 縣知縣 縣丞一員分駐邱北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彌勒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竹園村巡檢一員共一員

宋以前官數已無可考 憲宗五年立萬戶府十有九置

大理都元帥府世祖至元間置 巡行勸農使置行樞密院

軍興時設事已則罷置 宣慰司有軍事則兼都元帥府又

諸路先後置總管府沿邊置宣撫安撫招討司十年置行

中書省於善闡十二年命宣慰司與都元帥府並聽行省

節制置郡縣尹長選廉能者任之十九年罷雲南宣慰司

二十年置雲南道提刑按察司二十一年罷雲南都元帥

府以所管軍民隸行省二十四年罷雲南道按察司二十

六年復立按察司二十七年以按察司所治置行御史臺

二十九年設廉訪司繼置行御史臺於陝西三十年復立

行御史臺於雲南成宗大德三年復罷行御史臺置肅政

廉訪司仁宗天祐元年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英宗至

治二年置中慶大理兩路推官泰定帝泰定四年置雲南

行省檢校官順帝至正四年復立雲南按察司行省置丞

相一員平章政事二員右丞二員左丞一員參知政事二

員郎中二員員外二員都事二員檢校一員照磨一員架

閣管勾一員理問二員副理問二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

一員都鎮撫一員副都鎮撫一員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在

大理金齒等處者每府置宣慰使三員同知二員副使二

員經歷二員知事二員照磨兼架閣管勾一員在永昌等

處者減經歷知事各一員宣慰使兼管軍萬戶府在曲靖

等路臨安廣西道元江等處者每府置宣慰使三員同知

副使各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兼管勾一員都元

帥府置都元帥二員副元帥四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元帥

府置元帥一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宣撫司在麗江路者置

宣撫使一員同知副使各二員僉事一員計議經歷知事
各一員提控案牘架閣一員在廣南西道者不置副使僉
事安撫司置安撫使一員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經歷知
事各一員招討司置招討使一員經歷一員諸路萬戶府
置萬戶一員副萬戶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又府屬有
鎮撫司上中下所千戶副千戶上下所百戶等員諸路總
管府上路置總管一員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下路不置
治中而向知如治中之秩後置雜官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諸散
府置知府或府尹一員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控案牘各
一員諸州州尹中州下州曰知州雲南皆下州置知
州一員同知判官各一員吏目一員諸縣上縣置尹丞簿
尉各一員典史二員雲南縣皆中下中縣不置丞下縣置
官如中縣事簡之地則以簿兼尉後又別置尉別有印典
史一員行省置儒學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外府置儒學
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散府置教授一員下州置
學正一員其行御史臺置大夫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
員治書侍御史三員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照磨一員架閣

管約一員承發官均兼檢校三員肅政廉訪司置廉訪使
一員副使三員僉事四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兼管
勾一員此元帥府總管府置撫司安撫司招討司萬戶府
千戶所府州縣皆有達魯花赤一員以蒙古人為之漢人
為貳明洪武十五年置雲南都指揮使司改雲南行省為
布政使司仍置雲南鹽課司改諸路為府置知府知州知
縣等官三十年置雲南按察使司永樂九年置雲南巡按
監察御史正統五年置雲南巡撫都御史自此至景泰間
時設時罷成化十二年置臨元瀾滄金騰曲靖四兵備道
以按察司副使為之十六年復置雲南巡撫都御史嗣後
始常置嘉靖七年命雲南巡撫兼贊理軍務隆慶四年
命雲南巡撫兼理建昌畢節等處軍務萬曆十二年命雲
南巡撫兼督川貴兵餉尋改分巡安普道為兵巡安普道
太極五年置川湖廣西雲貴五省總督兼攝貴州巡撫事
務駐貴州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分守安普道
左參政一員督糧鹽法道分守臨元道督理銀場道右參
政各一員分守金滄道左參議一員分守洱海道右參議
一員經歷都事照磨檢校理問司獄濟用庫大使副使各

一員按察使司置按察使一員清軍道屯田道提學道副
使各一員金騰瀾滄臨安曲靖四兵備道副使各一員分
巡安普臨元金滄洱海四道僉事各一員經歷知事照磨
檢校司獄各一員都指揮使司所置員數均係武職隨課
司有黑白二井各置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吏目巡檢
大使各一員其餘諸井或置大使一員諸府置知府一員
同知一員通判三員或置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檢
校司獄各一員諸州置知州一員州同州判吏目各一員
諸縣置知縣一員縣丞主簿典史各一員巡檢驛丞員數
不一府各置儒學教授一員訓導一員或一員州各置學
正一員訓導一員縣各置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其府州縣
同知知州同縣丞均置儒學教授以下或全置或不全
置或先有後裁或先無後設之不同至
本朝順治十六年遣經略督師入滇後事竣罷設置雲貴總督
又仍明制置雲南巡撫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
察使司分守分巡兵備兵巡督糧驛傳提學諸道鹽課司
提舉知府知州知縣等官故都指揮使司為都使司設屯
田都司操捕都司及經歷康熙四年裁左右布政正置布

政使裁屯田操捕都司五年裁府州縣冗官及巡檢驛丞
等共一百四十五員六年裁各府推官二十年裁安普臨
元金滄洱海四分守道置分守迤西迤道又裁分巡兵備安
普臨元金滄道止置糧儲驛鹽提學三道二十六年裁都
使司及經歷四十二年始以翰林院官提督雲南學政自
後恭聽
欽點無定旋設迤東又增迤南道此其大略也姓名籍貫則有
遺志及藩署之檔冊在茲以復詳列謹考其功德之及民
者備錄于右神觀者得所師法焉
陳 立字少遷四川綿州人故金城司馬初為連然長不韋
解不從列木象漢吏老道旁射之壯欽說大將軍王鳳日
漢使和親諸蠻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
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復守和解彼得收服其眾申固其
謀黨助眾多難有孫吳賈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
可量宜因其罪惡未成遠任職太守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鳳然之因薦立為牂牁太守立至牂牁斬夜郎王與諸
夷震恐降立還郡與妻父翁指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
勞二十二邑反立與郡尉長史分將攻之翁指據阨為壘
立使奇兵絕饑道縱反閉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
決費不可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
攻絕其水道諸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後漢

文 廣漢人西漢末為益州太守... 孫述據蜀濟險固守... 光武即位乃開道遣使... 侯道平詔郡人立廟祀之

張 翁 巴郡人永平間為越嶲太守... 不在郡十七年... 郡人感之如喪父母

王 阜 蜀郡人元和間為益州太守... 甘露降白鳥見石與學... 校漸遷其俗阜一作

張 喬 籍貫失考安帝初為益州刺史... 元初四年越嶲失封... 昌等三郡失叛應詔討之... 破之雖乞降二十六

楊 妹 籍貫失考益州刺史... 張喬命討封離婁... 餘萬悉歸軍士... 斬其渠帥乞降於是三十六種

李 融 巴郡人初為太尉掾... 五年益州蠻叛執太守雍... 拜融益州太守遂與刺史... 板橋蠻擊破之獲雍歸諸蠻平

龐 芝 籍貫失考益州刺史... 五年與李融同討叛夷... 殺初到郡斛米萬錢及至漸以仁恩未期月米價減

景 毅 廣漢人李融卒後諸蠻復叛... 以毅為太守復討定之... 至數千錢

張亮則 字元修南郡人... 越雋夷叛吳亮則乃止

張亮則 字元修南郡人... 越雋夷叛吳亮則乃止

三國漢

董 和 字幼宰南郡枝江人... 漢末率宗族西遷劉璋... 皆化後遷益州太守其... 南人愛信先主定蜀徵... 府

費 詩 字公舉犍為人... 建安末為綿竹令... 部司馬先主稱尊號詩... 入關者及子嬰就降... 高祖者及子嬰就降... 諸葛亮 蜀郡人建興...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 職官

已亮納之比至南中... 擒猶遣獲獲不去曰... 益州永昌牂牁越嶲... 加夷新傷破父兄死... 也又夷果有廢殺之... 不易也今吾欲使不... 耳故

馬 忠 字德信閬中人... 初為郡吏獻帝建安... 年亮南征拜為將... 有威惠八年召為... 州治從事九年督... 表豪帥劉胄反擾... 亮以忠代之遂斬... 建甯郡殺太守正... 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彝

馬 忠 字德信閬中人... 初為郡吏獻帝建安... 年亮南征拜為將... 有威惠八年召為... 州治從事九年督... 表豪帥劉胄反擾... 亮以忠代之遂斬... 建甯郡殺太守正... 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彝

馬 忠 字德信閬中人... 初為郡吏獻帝建安... 年亮南征拜為將... 有威惠八年召為... 州治從事九年督... 表豪帥劉胄反擾... 亮以忠代之遂斬... 建甯郡殺太守正... 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彝

馬 忠 字德信閬中人... 初為郡吏獻帝建安... 年亮南征拜為將... 有威惠八年召為... 州治從事九年督... 表豪帥劉胄反擾... 亮以忠代之遂斬... 建甯郡殺太守正... 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彝

馬 忠 字德信閬中人... 初為郡吏獻帝建安... 年亮南征拜為將... 有威惠八年召為... 州治從事九年督... 表豪帥劉胄反擾... 亮以忠代之遂斬... 建甯郡殺太守正... 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彝

馬 忠 字德信閬中人... 初為郡吏獻帝建安... 年亮南征拜為將... 有威惠八年召為... 州治從事九年督... 表豪帥劉胄反擾... 亮以忠代之遂斬... 建甯郡殺太守正... 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彝

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表之關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
忠率將張疑開復舊郡由此就加交琦府進封彭鄉亭
侯延熙五年還朝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
成都平尚書事後復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張

疑字伯岐南充縣人後主建興九年為牙門將馬忠
一年又從忠討劉璋戰鬪常冠軍首遂斬劉璋古
種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招降二千餘人悉傳諸漢中廷
熙三年除越嶲太守疑之郡以恩信誘諸蠻北徵提馬最
驍勁不承節度疑自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緘告諭諸
蠻聞之多漸降服以功賜爵關內侯在郡十五載屢著威
績邦域安穆乞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扶轂涕泣隨之朝貢
者數百人

李

毅天水人廣漢主簿太康開罷甯州入益州以毅為校
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監五十八部明達剛斷蠻民信
服

服事詳

毛

孟甯州治中惠帝末西南夷叛會刺史李毅卒孟詣京
師求救不見省孟固請曰君臣親喪幽閉窮城萬里
之險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王遜為刺史

王

遜字邵伯魏興人仕郡察孝廉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
帝末西南夷叛甯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
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乃以遜為南
夷校尉甯州刺史適遇賊寇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
寇吏士散沒城邑邱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征伐諸夷
俘賊千計威行南土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
加散騎常侍賜爵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分改諸郡皆
見施行事詳疆域太帝元年李雄遣李驥等渡瀘水寇甯
州遜使將軍姚崇舉璋拒之戰於堂琅大破驥等崇遣至
瀘水赴承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
追也怒囚諸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馬之裂夜中

梁

姚

徐文盛

隋

梁

梁

梁

唐

韋仁壽

卒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
詔允之蓋遜曰壯姚崇一作姚岳

岳明帝時甯州將軍太帝元年大
破李驥于堂琅晉壽至今有祠祀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大同末持節督甯州刺史先是州在
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
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梁 睿字持德安定烏氏人開皇間為益州總管討吐
提瀘南西蠻
置總管從之

梁 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文帝時以直伴權貴出為西甯
毗和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

多者為豪備由此遞相陵奪每肆
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
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
感悟不相攻擊帝聞而善
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高祖時擢
理詔檢校南甯州都督寄治越嶲
兵五百人獲西河開地數千里
象長授以牧宰咸令簡嚴人皆安
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
率築城起廩再旬略具仁壽乃告
唐敢擅甯南中父老乃悲啼祖道
大悅仁壽請徙治南甯州詔可勒
載疾仁壽功誅言山獠方叛未可
以勤遠略遂不遷仁壽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成節

魏歸王

南宵州西魏白蠻也有才略貞觀間為南宵州都督忠於唐

趙孝祖

白水蠻開以左領軍將軍為西與樸榆河相接無大

韓思彦

字英遠鄆州人高宗時為監察御史巡察劍南益州

韋

唐而無路自致書皇至鎮有威德招撫境上尋遣人求

李德裕

字文德贊皇人太和初為鄭滑節度使從劍南西

元

瓦良合台 象古人世祖討南蠻諸國以台總督兵事自且

來迎降

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白蠻茶罕章破其寨柵

又取阿塔

刺牛空和寨絕其汲道其子阿木迎擊兵退

走遂并其弟

阿叔城俱拔之進取龍首關入大理分兵取

附都善

關轉攻烏蠻合刺章水城又破羅部大酋高昇進

被押赤城至昆澤其王段與智及渠剛馬合刺皆以獻

勃古思

濟師神統初論功授益州等路宣撫使賜金虎符

賽典赤

名思齊回回人世祖時為賽典赤而名賽典赤猶

南時宗

王脫忽魯濱或於左右具甲兵為備丁聞之遣

諸國

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當即加撫循今

未敢

專願王道親視臣二人至可謂以何禮見對曰吾幾為汝

拜跪

恭觀者大振勳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為贖

與之二

人大喜過望即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上親

臣未

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候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

下所

為之在秦諸夷未附者多合擬官慰司兼行元帥

皆以

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從之十三年以所設

履易其舟服草履皆感悅丁居雲南六年卒年十九
百姓巷哭葬鄧州北門交趾王遣使哀經致祭帝思其功
詔省臣守其成事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成陽王諡忠惠
子五人長納速刺丁次哈散廣德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
速忽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納速刺丁六年遷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縹曲蠟緬國招安
夷寨三百餘戶十二萬雲南省臣無不稱頌方授納速刺丁
行中書省左丞尋陞右丞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
造金幣貿易病民宜罷一謂雲南省有官有民則元帥府亦當
罷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進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
二十一年進平章政事奏減哈刺章兒官歲省俸金九百
餘兩專人督屯田課程歲增金五千兩二十九年卒諡中
書左丞相延安王子十五人忽先雲南

張立道字顯陳南人至元間遷至府文學從皇子雲南王
忽魯赤之鎮勸主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勸農官領
屯田事元帥府合我率農忽魯赤立道潛結義士十三人
約其討賊刺管而和合率義士推舉立道為族兄結壯士
合其討賊將殺之提舉張忠者於立道為族兄結壯士
夜劫出共走及寶合才欲誅有旨詔立道等入朝帝曰汝
等為我家事甚勞苦今欲誅有旨詔立道等入朝帝曰汝
惟意所向立道等奏願隨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
以旌其忠十年三月領大司農事書以立道熟於雲南
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池環五百
餘里頃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治
之洩其水得地萬餘頃俱為良田黎民之人藉桑未嘗
其法立道教之餉養滇民富庶羅羅諸蠻相率來降服其
地悉為郡縣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又修建孔子
廟置學舍教其子弟擢士之賢者為師歲時率諸生行釋
菜禮人習禮讓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於朝有旨進官十
七年入朝請於帝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爵帝從
之遂命立道為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陞龍

賜以弓矢會禾泥路必思反煽動諸蠻兩路兵討之拔其
城邑徇金齒甸七十七城越麻甸抵可滿皆下之二十二年
又籍兩江蠻土貴峯從威李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
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
水路書清自訓於公廡以警貪墨風化夫行入朝陳十
五策帝嘉納焉三十年皇會孫松川封梁王鎮雲南廷議
去舊臣可為輔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符御史拜雲南
行省參政卒於官著有益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
愛 唐兀人昔里幹子也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
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

也罕的乃 歷刺魯人至元十七年征幹端拜雲南行省參知
政事二十一年與諸王相吾答兒在悉太下分道

怯 烈西域人世居太原由漢使從贈思丁經略川陝至元
十五年分省大理會緬人寇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拔行
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十八年平章納速刺丁遣諸國數
奏邊事世祖愛其才拜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十八年
花赤兼管軍招討使成 都烏蒙諸驛阻絕怯烈帝馬給傳
往來便之俄被詔問征 緬事宜奏對稱信賜書及馬
甲諸王相吾答兒左承 太卜征緬烈率兵船為導入江
頭城振旅而還復從雲 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緬
方略招徠其黨由是復 業者衆後入觀世祖勞之
緬國始末攬僉緬中行 中書事釐詔於緬宣布威德
遣子入貢累進雲南諸 路行中書省左丞大德四年以

征緬造舟二百艘進攻江頭城拔之漢說卒萬人命劉元帥來世英守之國其形勢據太公城以脫大兵復遣僧論以禍福反為所害遂督軍進擊破之金齒等十二城皆降

趙世延字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至元二十一年授雲南行中書省右丞

也先不花字古帖烈氏至元二十三年拜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阿耶何馬氏其夷為變討平之遂立登

雲南等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戶二十餘萬官其部長定其貢稅邊境以寧

張萬家奴有功授以父官至元間進都元帥將四川湖南兵征哈刺章時雲南將多羅羅諸夷皆加授使臣

朵兒赤字道明西夏州人祖時為雲南廉訪副使會諸符印欲遁朵兒赤白於梁王得檄而後出及為雲南廉訪使會行省丞相帖木迭兒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極

使會行省丞相帖木迭兒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極刑赤曰生殺之權繫於天子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為

民赤奏劾廢之生

以十三卒於官

怯魯帶契丹人世祖時襲父職為隨路新軍總管從攻羅

備帶雲南破之元帥徐戰卒補境開金齒道奉王以帥

程思康字介甫東勝州人至元二十六年為雲南行御史臺

劉正字清卿涇州人至元二十六年為雲南行中書省左丞

忽魯不魯思丁第子大德間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諸

更之細首開送與使者借來獻白象一既入帝賜酒以

世子之號烏蠻等
報朝廷遣使臨問
至大三年卒贈
花赤曲別湖
南宣慰使

李京
字景山河間人
大德五年由樞密
宣慰烏蠻尋陞
京等道宣慰使
兼管萬戶時烏
蠻不靖按行調
發餽給鎮撫周
履滇境後悉其
見聞為誌略四
卷以進翰林學
士虞集元明善
序之

支渭興
字文舉仰陽人
文宗至順庚午
進士為雲南行
省章所著詩
集行於世

楊祚
字慶之文宗時
廉訪會事有才
略所至以興學
化人為先務

三旦八
字南右丞多善
政深得軍民之
心有遺愛焉

張瑾
字勸農錫號王
溪河南人至正
間為雲南廉訪
副使與人剖決
元案三百餘事
人皆頌之

沐英
傅友德

沐晟
俱詳本傳

張璘
字昭季陝西富
平人洪武初平
雲南以統為右
參政左布政使
凡百賦法令增
嗣公署一切典
禮皆所

規定吏民悅服治行為天下第一
特令吏部勿考賜書褒勞歷任十六
年後陞吏部尚書洪武五年任雲
南前衛指揮使眾攻之賴其穴擒
真佑以獻斬首數千級獲輜畜無
算築城設衛而還承樂納以入賀
陞都指揮使賜文綺犀帶在任三
十餘年成事無巨細多所綜理

陳遜
福建浦城人承樂間任雲南左
參政陞右布政使博學有志操卒
於官無以為殮都督沐昂經理其
喪歸之

周新
廣東南海人先任御史慷慨敢
言人目之曰冷面寒鐵削斷立決
尋改浙江吳政日著以捕治不
畏強禦有獄干第某為綱所誣奏
逮至京抗陳綱罪不少屈上怒
祭之樂於官懷中惟經此數獄
殞歎皆為友為之辨

周彥奇
江西吉水人承樂間任僉事
趙州緝旬仇殺彥奇單騎入宣
布國威論以禍福各夷悅首而
服遂解去

張雄
字南深陽人承樂間任雲南都
指揮僉事善撫士卒征交趾多
立奇功後平鐵索蠻於軍

王善
字思舜福建侯官人宣德間
任參議敬大不苛麓川乃獨
僧寺從役命出粟數萬石饑民
賴之救

楊甯
浙江錢塘人正統間撫及麓
川平晉刑部侍郎參理軍務甯
有才略善撫軍民邊境賴之以
安

李福
字天佑江西安仁人先任瀾
滄衛指揮僉事從征麓蠻不敢
犯後陞雲南都指揮僉事守備
瀾滄訓練士卒

沐璘
字長孫孫璘勳父禧千戶進
襲祖指揮僉事以功陞雲南都
指揮僉事景泰間進右軍都督
同知

官織斌鎮雲南修廢墜汰冗濫政務其舉凡思機之未獲也朝廷撥璘捕滅眾議深入璘曰此益中魚安能久乎深易耳細果以思機及妻子來獻璘遂立師朝廷遣使勞賞甚厚廣南寇德應榮叔姪為亂璘遣官授以成算平之木邦陶孟思指構兵璘復調兵平之天順元年陞右軍都督六月卒年二十八璘為人端謹恬淡類儒者門無私謁好讀書長吟咏尤工篆籀草書建五華書屋羅書史其中政暇與士人討論古今竟日不倦有古儒將風所著詩文若干卷

沐璘 璘弟璘卒代鎮善射有膂力景泰間襲錦衣衛副總兵官至鎮修城壘增輝儲禮賢與學禁貪剔蠹謀戾及需益阿賽構亂悉遣兵平之龍川木密麓川諸叛夷俱所平定成化三年協鎮雲南明年改副總兵鎮守金騰未幾卒年四十有二子誠詳見後

何純 純字惟一江西新淦人成化間臨安副使適寇盜充斥純立哨堡嚴捕逮賊皆斂跡加意學校講經義正文職官

王恕 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清正嚴毅德行文章卓然節表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辭焚香之在任阻貂瑞寶玩禽獸之獻止侵漁田土之弊禁參隨授害絕交阻貿易法行中倖威振外夷歷陞吏部尚書卒諡端毅

樊瑩 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成化間按滇緬貪婪廉精勤明宏治十七年雲南晝晦五日復以南刑部侍郎奉勅考察雲南諸吏罷遣千餘人詔回晉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清簡

姚旭 旭字景揚江南桐城人成化間任右參政秉性清剛臨敘有素其贊許以節鉞者不聽拂衣告歸囊橐蕭然有詩文若干卷

劉鈺 鈺字伏和江西安福人成化間任按察司副使時鎮守

陳騏 騏字夢初廣東南海人成化間任按察司副使時鎮守

沐誠 誠字擇善長子七歲通孝經論語長襲曾祖武襄指

沐詳 詳字擇明璘次子以撫鎮奏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鎮守

賀元忠 元忠字亦泣下而金騰人聚百金於驛為贖元忠正色卻之

何琛 琛字廷獻四川成都衛人宏治間按滇卓有操守權豪

席書 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宏治十七年雲南晝晦五日勅

郭緒 緒字繼業河南太康人宏治間以左參議守金滄時思

郭緒 緒字繼業河南太康人宏治間以左參議守金滄時思

其威驚曰漢官能至此發兵環之緒拔劍示將校期以
後責其叛疊伏泣稽首請歸侵地

林 俊 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宏治間以按察使馳名慶有元
化寺以活佛或家歲時爭以金泥其面俊命焚之

老言不可犯恐致電損稼後今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而
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鑑悉輸於官代民償逋毀邊方淫

祠三百六十餘所學宮傾壞撤其材新之並創築趙州城
時貪墨望風解殺衛官虐軍者竄之法民得休息後歷

官刑部尚書證貞肅

張 璞 字仲美湖廣江夏人正德間按滇剛正不阿凡夷險
悉若涉履時鎮守太監梁裕濫取物貨民不堪命璞

盡革之裕與錫慶貪酷同知敖英構謀誣奏
劉瑾受裕賂遠陝西臨洮入正德間巡撫雲南時天討馬王

范 浦 字鳴遠陝西臨洮人正德間巡撫雲南時天討馬王
范浦受裕賂遠陝西臨洮入正德間巡撫雲南時天討馬王

民也吏高謙先任御史以疏環請官鑄焉之現益感遂詔
鑄置委都司奏遂環欲加重罪久之得降調嘉靖改元

詔錄用備也賜祭復其官

唐 龍 字虞佐湖廣漢陽人正德間按滇先是申璫錢能為
指揮盧和附能門下言相人術一見甯謂當大貴私結之

甯拜和為父後和以甯龍昌陞金齒參將挾營勤死平民
四尺煥戶以滅其跡交強奪生員妻事發坐斬甯為和蔡

且使楊金齋書於龍龍堂製而還之曰和詐為耳一日使
者語龍曰和獄以無戶當未減龍折之曰四人無戶益和

從也縱奉日富貴則天下醉吏紛然燬人之尸吾實不能
送獄也時咸稱唐道指中流砥柱土官風朝明被奏職

除遣使到官董博載金寶路甯賜鎮撫求為題龔龍至巡
撫首以此來會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為朝明者曰鳳氏

持萬金伺半歲矣龍正色曰即萬金一芥耳斯言何為其

人漸而去朝明復哀求甯甯令直溥詐冒漢人保舉得內
批襲知府實甯詐為之部撤下司時沈仁輔為按察使

鞫問按治如律龍備言鳳氏及朝明罪惡與不當襲執
奏於朝下部時驗封司郎中蘇天秀如龍原議覆奏得旨

威以正至今稱焉

陳 察 字原習江南常熟人正德間按滇每行部青驪布袍
吏望風解綬去時中官請權鑄銀以佐度支費察持不可

曰此兵端也彼嗜其利未睹其害竟罷議金齒帥挾中貴
人競而嚙人察劾治如律世宗初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

微既統以巡撫總兵等官可無事鎮守中官復行兼理因
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罪詔並罷還

何孟春 字子元湖廣郴州人正德間任巡撫博雅冠一時政
務簡靜時有石言之異禱於神石裂辨飛亦異政也

劉 節 字介夫江西大庾人正德間任金騰兵備廉正有威
繩之力為裁抑權貴日亦不敢犯革鎮之議自

此始未幾遷廣西按察使累官南京吏部左侍郎
顧應祥 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嘉靖間兩度撫滇博軒豁不
並春

鮑象賢 字復之江南歙縣人嘉靖間任副使豁達練事備
兵臨安畫安南之役其功尤偉後陞兵部左侍郎

蔣宗魯 字道父貴州普安人嘉靖間任巡撫精明嚴毅弭盜
陽調各兵而陰以士兵敗賊於野馬川設奇用侯阿

王一新於易門嶽高欽於姚安昆

徐

璜字朝儀浙江永康人嘉靖間任左布政安銓之變璜

以夷攻夷為便重從之調元江蒙化鎮沅等夷兵以漢軍

佐之分統進勦璜居中理餉立招降旗陰誘脇從又裂小

旗千餘大書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入字於上諭令聽撫於

是歸降者衆已而鳳朝文叛與安銓合衆焚劫進圍省城

璜諭以朝廷恩威寇退請降璜即夕遣使掣回官

軍厥明合擊賊俘獲萬餘簡釋無辜民深德焉

毛鳳韶

字瑞成湖廣麻城人嘉靖間按演時劇鎮為害演人

苦之韶至抗疏斥罷後復以僉事道分巡金滄尤多

王惟賢

字士官四川中江人嘉靖間任分巡金滄僉事從歐

楊

最字殿之四川射洪人嘉靖間任副使渾樸清貞吏胥

李

樂字仲和湖廣德安人嘉靖間任金騰兵備副使剛正

張

輻字文衡浙江山陰人嘉靖間任金騰兵備副使剛正

張

從命字未幾乃遣兵往諭渠

張

佳印字肖甫四川銅梁人有文武才嘉靖間任提

陳

善字思敬浙江錢塘人嘉靖間以副使督學教士嚴整

吳

檄字用宣江南桐城人高才能詩文嘉靖間由樞密任

世

行於

鄒應龍字雲卿陝西長安人嘉靖末劾嚴嵩隆慶間任巡撫

任無算籌寇狂制軍騎督征俘

徐

杖字世寅浙江南常熱人隆慶初任按察

徐

中行字世貞李攀龍輩稱七子政治尤為精敏僚屬紳士以

朱

奎字季文江西南昌人隆慶間任滬滄兵備

鄒

光祚字治河江西南昌人隆慶間任金騰兵備副使

胡

心得字元靜浙江德清人萬曆間任金騰兵備副使

方

沈字民感福建莆田人初左遷安甯提舉清原驛商

吳

定字子登莫為辭紛馳告急乃便宜用鄧子龍於對簿開

周

嘉謨字明卿湖廣景陵人萬曆間撫滇滇人德之

馮

應鳳字朝瑞浙江山陰人萬曆間按滇甫下車值凶歲民

周

懋相字向懋相連破之逆黨就擒演境以安其他實心官政

許

天琦字大初視事見三宣六慰土府諸司悉受緝約東深為

歎息遂一意招徠宣諭威德嘉與
更始諸夷稍通未幾卒漢吏思之

蕭彥 字思學江南涇縣人萬歷間撫滇二載諸所條奏皆
從應官戶部侍郎

方良曙 字子賓江南歙縣人萬歷初任左布政使仁明慈恕
應務如流瀆滇池以溉民田時滇寇新捷困於軍食

長曙 調給無之初至庫貯空虛暨數歲富
璋諸省又振興理學踐履篤實滇士師之

王績之 字大卿四川南充人萬歷初任參政分守臨元長材
豁度念嗣人採山之苦悉除遠年逋課民用蘇息

謝肇淛 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歷間任右參政博洽多才
彈壓迤西郡邑士民德之有滇略四卷刻於葉榆

郭棐 字篤甫廣東番禺人萬歷間任右布政使誠心直道
會滇西寇蠢動運未嘗乏絕清虛冒之餉省不費

職官

葉

李先著 山東人萬歷間以參政分守臨元道不染不撓
後以猛廷瑞事被逮死於獄滇人為之流涕

李渭 字二語即書之壁而服膺焉後遊蔣道林之門道林
開所得渭以取子言行處著力為對道林曰此亦碎碎小

人耳渭鍊然復以父意為宗以必為聖人為主萬歷間由
粵東副使來任左參政與滇人士講明理學與

郭長 字復吾福建惠安人萬歷間任僉事分巡安普渾樸
精詳諮詢利弊而興除之署學政取士公明去滇之

蕭然 日行李

羅汝芳 字惟德江西南城人萬歷間任屯田副使晉左參政
才識敏練尤喜講學開水昌沙河灌田四千餘畝

金騰 道緬甸瑞體大舉攻池西思箇堅壁請救汝芳募商
人熟入緬者悉偵其險要虛實更密檄諸夷絕緬糧道

歸路緬人大困屠象掘草以食死者山積可刻期盡滅會
有警巡撫王凝阻之者遂檄汝芳勿妄動因憤恨而絕

隨遁去後
遂猖獗

李材 字孟誠江西豐城人萬歷間以按察使管金騰兵備
喜談兵陞巡撫

李文績 字德延四川宜賓人萬歷間由參政歷按察使性耿
嚴辭四壁蕭然客

陳洙 字伯訓福建長樂人萬歷間任提學副使遴選公明
坐之外他無長物

鄧原岳 字汝高福建閩縣人萬歷間任提學僉事敏練通達
圖書數卷而已

方萬山 字仰之江南歙縣人萬歷間任按察使時兵燹之餘
累獄隴川弗靖旋就削平運籌勳贊之力居多公餘

漆文昌 江西瑞州人沉毅有謀略為永昌撫夷同知緬首連
年入寇猛哈思化皆助之時議欲加兵巡撫蕭參

文昌 往撫乃單騎入首壘宣朝廷德意諸夷警服或稱
聽命遂築關堡與屯田親履原照相度地勢悉中機宜緬

人不取內窺以功遷廣南知府萬歷間
擢金騰兵備副使騰承之民皆尸祝焉

沈儼 字叔永浙江歸安人萬歷末巡撫雲南先是貢金為
累破家者眾儼於以疆場多虞力請減除遂得免

閔洪學 福建布政使擢撫雲南至任委布政謝存仁及參將皮
善督漢土兵屢破安効

朱燮元 浙江山陰人天啓間貴州安邦彥作亂巡撫王三善
良於雷益滇境獲安

陷歿遂以燮元德滇黔楚粵蜀五省軍務駐劄貴陽

定水西之難危而復安歷任兵部尚書

袁善

字復虛昆山人初任順慶守備歷標中軍轉松潘賊至雷益欲襲省城巡撫沈徵以便宜起用善駢兵松林相機勦捕賊隨撲滅滇賴以安陞右軍都督僉事卒贈都督同知

王景

四川華陽人崇正間任金滄道剔蠹釐奸不遺餘力建月城樓重修蒼麓書院

何閣中

字綱卿湖廣黃岡人學問淵博性量寬和崇正未任瀾滄兵備捍禦災功績甚著卒於洱海士民載之

楊文岳

四川西充人崇正間任右布政有才幹旬宣兩進政績甚著捐貲築昆陽州城官至兵部侍郎

郭鎮

順天宛平人正統間任新興知州值大溪水溢民不几倉廩學校皆所修真卒於官滇民祀於廣備倉旁新與勃拉祠祀之

高公詔

字太和四川內江人正德間以御史言事論富民典府威惠併用吏畏民懷晉參政官至侍郎兩地士民咸廟祀之

陳紀

字惟修四川內江人萬曆間任三泊知縣州循有方奸弁奪民田租稅不入按法論罷邑有鑛山民苦通謀白臺司封之有父子訟獄者愀然曰是令失教罪匪獨在民遂懲其子勸導其父民感泣父子相愛如初

方用

江蘇全椒人洪武初由總旗累官至指揮使隨沐英入滇開設陸涼衛即掌衛印修城池建公署與屯田安民禦寇著有嘉績永樂間調征交趾遂留守交州

李珊

江西臨川人嘉靖間任馬龍知州政無煩苛安字銓之變挺身抗敵城賴以全去時軍民泣留

萬中

字惟一湖廣黃陂人洪武十五年從宣甯侯金朝興海觀音奴甯州吉台諸蠻梗化中以兵定之陞臨安衛世襲指揮同知尋陞雲南都指揮從征安南昌炎瘴卒

詹英 貴州衛人正統間任河西縣教諭性剛直不畏時靖遠伯王驥三征麓川英劾其老師費財疏斬

文

熊啓宇

字六開江西南昌人崇正未任府推官李定國破臨萬宇率殘民遷之後歲饑乏食設法炊粥以賑者兩月全活甚眾

朱統鏗

字司炳江西南昌人崇正間以府通判署石屏州事更築堅堤數百丈以砥之湖水東流於田復墾捐給備值合州承食其利建祠祀之

童璽

字國信福建連城人正德間任潯江府始至以郡治仰山書院郡東北有溪每值霖潦為害璽築堤東谷障之北流築郡城樹譙樓移屯倉政績最多

董良

字子仁江西樂平人成化中官都給事以直言忤旨謫石舊知縣奉職余勤明於折獄片言而決人無冤

鄧世彥

湖廣人隆慶間任武定同知值土酋鳳繼祖倡亂世創建府治城垣樓櫓地方賴以保障兵燹之後瘡痍未復彥招集流民寬釋脅從省刑薄斂善政甚多一時漢夷帖服條議改設流官至今頌其功德

李松

號肖梧四川內江人嘉靖間任師宗知州甫下車嘆常吾知奉職已爾去弊與利愛民如子自奉淡泊粗糲

張繼孟

字太巖陝西扶風人崇正初為御史以剛直出為廣西府正直嚴明與文講武會普名聲死其妻萬氏復

知民追送百里外涕之聲徹於道

猖獗議招撫往者輒被害繼孟單騎入賊營諭以利害萬氏遂降陞浙江鹽運使郡人皆感之

諸葛伯相籍真未詳洪武間任趙州吏日廉謹有文學秋毫不

楊樊修州人宏治間任太和知縣以能稱時廉潔守節不

喻其意春正月即諭民應造版籍各令投狀樊察舊事吏

算里書應索民數千全疲於役命者萬人樊乃親督造寫

毫末不遺仍借此佐解宇之役人役力一工畝科石一片

蔡紹科浙江黃巖人嘉靖間任大理府有便民四事省里

高鏞公節子嘉靖間以御史左遷尋任大理同知倘儻有

龍翔霄湖廣武陵人嘉靖間任太和知縣熱語吏治決訟如

虞紅朽獲罪奪今春粟得米出陳易新民免困累而積貯

之數無虧上官下其議行于閩省後遷南京兵部主事

莊誠與禮器物整飾不遺麗江瀾滄二土司構訟各懷金

行賄誠執使對金問於當路俱寘之法永平汰兵作亂所

過發掠誠百計周防賴以無事清淨糧蘆差發疏水利修

命者無不力行州志之修自誠始

袁義廬江人羽林右衛指揮使娶田築堰修城郭建橋梁區畫久

遠之計入觀上惜其老令醫為染其鬚髮俾仍撫治以威

督僉事卒賜祭葬

祝宏舒四川溫江人嘉靖間任楚雄府因俗為治尤篤意文

城守遠近避亂者歸之賊不敢入其境

張大亨廣西全州人弱冠領鄉薦謁選候長安邸中嚴嵩

年不出及罷相始出判瑞州隆慶初擢楚雄府同知攜一

蒼頭一稚子灑然甚適也於吏事迎刃而解及除九場戶

守者入觀以經費不給中道歸家

莫相廣西全州人嘉靖間任姚州知州才敏行潔安鳳之

登陣共守夜不解帶賊憚

童述先湖廣沔陽人萬歷間任推官署府事自武定變後民

稅減白井沙瀆課

吳崇德字東阜江南虹縣人萬歷間任白井提舉慈祥不

嚴時泰浙江餘姚人嘉靖二年承昌初復府諸事瀾路人心

務畢擢學士政

李之仁貴州人萬歷間任騰越知州先年屯徵俱衛屯官解

完額而

鄧子龍字雲卿江西豐城人萬歷間任永昌參將持重多

枝花大敗之斬景宗真以靖蠻向擒罕虔父子以副取馬

捉莽裕以平阿坡築建關城多其指畫能詩工書有古名

將風鎮姚關關清平洞平丁苴白改夷

後無邊帥屢立戰功有枕戈集行世

劉綎江西南昌人父為總戎綎不假恩廢自立武功萬歷

阻難旋而去平播竹征關白功業甚著累功至

為名將

吳顯忠 湖江山陰人萬歷間任騰衝協贊文昌屯田
功居 之議將兵平嶺南騰衝各處叛夷獲多俺平麓川其

林道節 福建莆田人由刑部主事歷官瀘州知州正統間
多 歷土知府高倫暴虐遠伯王驥奏革之即為道節
為流官知府撫治夷民廟壇
驛堡多所修建規制一新

高賜 鶴慶人元為義兵萬戶洪武間歸附從征佛光寨招
諭未附者輸金助餉授通安州同知有惠政夷民德
之

張吉 餘千人成化間以工部郎中疏劾李孜省及僧徒
以禮義民有罪者薄責之約無再犯士知府見吉下
欲為置妾不聽遺以銀器復不受心激吉遂其子
由夷民衛慕漸有中士之化吉益自勵作慎獨
窮理改過求仁四歲置座右忘其身之在蠻也

徐機 字子直江西貴谿人嘉靖間任左布政元江那
張澤 字義甫江南桐城人嘉靖間以兵備道督兵討
鳳繼祖敗績被執罵賊而死贈光祿寺少卿

周士昌 四川內江人崇正間任左布政士首名聲震遐
朱永吉 撫王仇疏請會剿全士昌監軍遇伏發力戰死
正開 撫中安邦彥圍黔永吉解圍有功後隨宗龍至滇崇
能馮 撫撫王仇討首名聲題授遊擊屢破賊寨為名聲所
事平 題奏廢一子世襲百戶

朱壽鏞 宗室崇正末以部院徵兵雲南孫可望至曲靖被執
題詩 於壁云丈夫勁骨傲千秋青史丹心一片萬金
微夜 於壁使忠魂歸見帝首教
含話 對深警與僕三人同遇害

李興元 奉天人順天通化州人康熙年間任按察使方正
桂 拔元二孫尚幼時昆明人胡化匪之蒙士左世先
家得免後 應同知

本朝

洪承疇 字景九福建南安人前明萬曆庚辰進士流寇有
師討平之入滇嚴飭士卒有匿民間者殺之者繼以重法
散投誠兵丁疏奏滇民疾苦發帑賑濟至活甚眾還朝卒
贈少師

李天浴 字敬茲順天人康熙七年任雲南巡撫廉明勤慎
法者時與三桂奏請遷徙滇
民天浴力疏止之民賴以安

甘文焜 奉天正藍旗人康熙七年任雲南總督駐劄貴陽體
體多所裁抑及三桂叛變起倉卒文焜令其妾盛氏自盡
攜幼子急趨鎮遠以圖恢復比至則鎮遠守將姜義先已
從賊文焜知難可為遂殺其幼子北面再拜自縊時
從賊文焜知難可為遂殺其幼子北面再拜自縊時
從賊文焜知難可為遂殺其幼子北面再拜自縊時

趙良棟 陝西甯夏人康熙十九年授總督時大師圍雲
欽良棟敵兵不入城即日率所部
趙曲靖秋毫無犯有古良將風
蔡毓榮 奉天正白旗人湖廣總督康熙十九年授綏遠將軍
靖流 蔡毓榮奉天正白旗人湖廣總督康熙十九年授綏遠將軍
靖流 蔡毓榮奉天正白旗人湖廣總督康熙十九年授綏遠將軍

范承勳 字蘇公奉天正黃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雲南總督
月察 范承勳字蘇公奉天正黃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雲南總督
籍製 禮樂器纂修通志凡所規畫無不動中

李興元 奉天人順天通化州人康熙年間任按察使方正
桂 拔元二孫尚幼時昆明人胡化匪之蒙士左世先
家得免後 應同知

舉在任六載

咸惠大行

許宏勳字元功奉天遼陽人康熙二十五年任按察使秉臬

等思乘機為變期以三鼓發宏勳與兵謀不白督成備

樓徹夜無三搥捕斬亂首十數人兵民帖然消變方厥厥

謝子道字存義浙江鄞縣人康熙癸丑進士二十六年以部

多麗雜于道以宗匠持衡破格造士每試召諸生面致之

文風彬

石文晟字綱菴奉天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巡撫雲南

重軍戶病之文晟疏減十之六設立義倉以惠窮兵添建

眞繁二之

職官

器

劉蔭樞正西韓城人康熙丙辰進士四十二年任按察使方

苦饑瘠六河疏海口葺學宮增

楊名時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康熙雍正間巡撫雲南政尚

之罷官後禹澳者七年純廟登極

鄂爾泰滿洲人康熙己卯舉人雍正初總制滇黔粵氣宇恢

而解功績詳各繫中入為

高其倬漢軍人康熙甲戌進士官總督平魯奎定營制性素

男卒諡

尹繼善滿洲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總督時年南三十而其經

營務書與鄂高後先輝映尤好獎進人材遠致滿二

田為五華山長文風一

變終大學士諡文端

陳宏謀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總督設義學捐倉設

傅恆滿洲人以忠勇公大學士總督緬甸連破賊窟

士民之來請見者皆接以殊禮

阿桂滿洲人乾隆戊午舉人先官總督為彰寶所構開

屯緬首求成戊戌仍赴滇籌緬李侍堯請滿兵駐防承

昌公力阻之官大學

明瑞滿洲人以承恩公為總督緬事既壞奉旨進討出

所乘轉戰十餘日遂殲于陣公御兵嚴有

眞繁二之

職官

聖

諾穆親滿洲人由按察司陞巡撫清儉自矢庶務必

平休養之澤深為可感

李湖南人乾隆己未進士由貴撫調雲南清儉類諾公

總督彰寶所累發金川軍營効力

書麟滿洲人性清而勤久在督撫緣事謫戍新疆嘉慶四

與初中丞奏定鹽務並夫馬章程旋

米璉宛平貢生太僕寺圖第三子國初平滇後知順甯

歸府恤瘡疾集流區設有賢館以訓士風氣大變旋告

楊秘漢軍人知麗江府時初設流官而世酋木氏禁人讀

書並虐使其下公効之降土通判于是易禮裝之

馮 魁 臨海進士由永昌推官附守激江楚維吳逆之變已
機宜逆平後應

盧 詢 漢軍人任楚維府嚴于察吏調廣西日五屬士民以
後思恩 布政使

張允隨 廣南人初任楚維府勸樹蓄興學校調曲靖漸歷監
文和 士卒諡

管學宣 安福進士知麗江府定衣冠革火葬修志書
徐本樞 勸冰舉人由文山縣擢永昌府在任幾十

徐 鐸 鹽城進士由編修出知雲南府宏獎風流拔書院中
政使 州東布

陳樹著 湘潭生由部郎官道西道公為恪勤公四子請終
殿入計典奉 旨陞授長蘆鹽運使公去而邊事遂壞矣

王祿朋 天津進士官道東道公初履任即以各廠虧空
屠述濂 孝感監生由麗江經歷官至按察使其任南道時過

本 著 滿洲人知大理府恤民愛土無疾言遠色而事同
數里公請先行時羣不逞持械以俟既知為公俱伏地

公亦下 廣泣且極力開導取為首者薄懲之西道以邀

張玉樹 武功進士知 衙之中以他事降調入都卒
中 德旅次計至士民 為位以哭祀其主于中和書院
入屬士民如喪所親爭舉其柩送之

杜思賢 遵義舉人初 以米帖為承善縣即調公知其事隨勢
泣待命公曉以大 義日講戰守 至蒙化府

余慶長 安陸舉人知 太和縣年甫餘二十精明幹練才餘于
兼工考索每遇演 甯遠府知府因公降調講求性命之學
輒思舊治不置云

李肖先 夏邑進士知 趙州前任著貪酷聲公至力反
其所為奸猾 吏俱斂迹甫三年陸大關同知
宜良縣修學宮與水利旋調署昆明日
惟五十詣轅稟參時總督乃李待堯亦

張 勇 陝西人 國 初開滇以提督隸洪經略
功後以平吳逆封靖遠侯

哈元生 河南人官提 督黔苗煽亂結營楊老哨有嶙當道飛
進戰滇路始通烏蒙之役射殺賊首黑
寡逆匪奪氣

冶大雄 陝西人立功 金川軍中有冶馬踏金川之
鎮也官提督能作徑丈書

南天祥 昆明人以總 兵駐藏撤防後陸松江提督善畫虎所
殊批上諭中第天章天培均官總兵

王進泰 漢軍人官提 督勤于教軍大開演武場每下操旌旗
離超乘之士往往獲重賞提標勁旅遠
出督撫二標之上

寶 瑣 平定州武進 士由廣東提督降鶴慶鎮長壽偉觀喜
談 國計民生娓娓不倦少暇編集諸干把

射編使過境坐高堂賞宴俱以生物環衛

羅列召方炫耀諸夷羅拜而去以病告歸

督卒

魏翥國字爾臣昆明人從定西藏勦魯魁平法夏歷任督標

次為萬福之叔祿鼎明刺傷左股負創馳保東城時已報

陞臨元總兵矣旋以創劇還省遂卒事聞賜祭葬贈卹

高顯宸直隸灤州人康熙九年任雲南府立品剛方澁治嚴

肅吏胥不敢肆其奸吳遂叛抗節不從遂杖於市戊

起用

郭維賢籍貫未詳在阿迷州吏目康熙四年祿昌賢叛

李焜昆明人康熙戊子五經舉人任烏蒙府教授慷慨有

才幹凡修學建城均田上官皆委任焉祿逆之變死

宮

劉崑字玉巖四川保甯人屢立功歷任東烏鎮遊擊

時體傷力竭遂血書詩一首於壁而死有淋漓鮮血透征

衣報國丹心總不移之句妻張氏聞變手刃二女同妾自

殺止遺三歲孤子

提學典試非溷官也而文風士氣胥視之以為厚薄焉提學

除謝公于道外如吳公自肅山東海人蔣公洞江南常王公之

樞直隸定魏公方泰江西廣吳公應枚浙江歸安人孫公人龍浙江

烏程人楊公廷棟江南宣葉公觀國福建閩余公震陵江南金

李公廷揚直隸滄州人郭公元澂江南全王公士恭陝西華

如洋水秀學校中人無不感之者典試尤多名流康熙壬

子科平原董公訥以編修充正主考丁未探花後補行辛酉

科宛平米公漢雲以編修充正主考庚午科諸城李公澄中

以侍讀充正主考鴻詞科丙子科董公思凝以員外郎充副

主考官口北道戊子科新安呂公履恒以御史充正主考後

戶部辛卯科深陽史公貽直以檢討充正主考後官大學士

丁酉科臨川李公綏以侍講充正主考後官直隸總督雍正癸卯科

類纂二之一

職官

舉

滿洲鄂爾泰以員外郎充副主考後官大學士封

華亭張公照以學士充正主考書卒刑部尚王于科長洲彭

公啓豐以修撰充正主考丁未會狀後書仁和趙公大鯨以編

修充副主考都御史乙卯科嘉定張公鵬紳以檢討充副主

考後官乾隆辛酉科滿洲觀公保以編修充正主考後官左

丁卯科涪州周公煌以編修充正主考後官尚書壬申科滿洲

溫公敏以編修充副主考後官庚辰科滿洲景公福以編修

充副主考後官戊子科仁和孫公效曾以侍講充正主考未

會孝感胡公紹鼎以御史充副主考會元甲午科秀水唐公

准以御史充正主考海豐查公瑩以編修充副主考俱以性
歸庚子科如臯戴公聯奎以編修充正主考現官禮部侍郎金鄉李
公翮以員外郎充副主考後官嘉湖道丙午科錢塘章公煦以主
事充副主考現官刑部侍郎甲寅科新城陳公希曾以編修充副主
考現官工部侍郎乙卯科壽甯萬公承風以檢討充副主考現官
禮部侍郎嘉慶戊午科長洲錢公榮以學士充正主考辛丑三元
同考之錚錚者時有其人而沔陽李公堂甲子得少司馬錢
公士雲丁卯得少廷尉周公於禮尤為罕觀云

名宦說

職官

有猷有為有守臣節也而治績昭焉滇處天末前明以處遷
謫其詳載蕭彥疏中而士大夫爭自濯磨亦往往各露風采
至我朝列聖相承于邊遠尤為加意督撫監司每
簡其素質德望者府廳州縣選授擢擢一同于他省倘不法
雖大吏必懲純廟之于恒文錢度彰寶李侍堯今
皇上之于富綱伊桑阿凡以為民也大吏之率屬僚胥視此
矣然大吏易于見功亦易于見過朝揭一令于轅而閭閻已
夕被其澤暮夜受金未且已喧傳于衢巷下此者非極緩輯
之勞而功不彰非具廢弛之實而過不顯即顯矣彰矣而彌

縫顛倒功過相混者亦有之夫貪廉者恩怨之府也
禍福之門也勤惰者成敗之端也求其全則如鳳毛麟角而
截其長亦可璧合珠聯一利之興一弊之除是在有事郡志
邑志者之博稽而慎紀矣

兵防考

漢制刺史郡守皆典兵武帝置犍為郡又置西夷都尉後平
西南夷置牂牁越嶲二郡以益州刺史領之後漢明帝割益
州西部六縣為永昌郡置西部都尉三國漢昭烈帝初設康
隆都督改益州為建寧都後主分建寧永昌更置雲南郡又

職官

軍

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以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總其兵晉
武帝初分益州置甯州又罷甯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成帝
時分甯州置安州又置護南蠻校尉皆以太尉司徒大將軍
大都督遙領之隋文帝初建昆州後置益州總管領其兵唐
高祖初仍為昆州復置檢校南甯都督寄治越巂太宗置首
領大將軍高宗初置郎州道行軍總管後又置姚州都督於
昆明弄棟川元宗始置劍南節度使領其事遙制之後為蒙
段所據元世祖初置元帥府及總管分大理為南北中三路
又分中慶路為三十七路并設宣撫安撫萬戶及千戶諸總

兵官明洪武十六年設復守雲南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以

黔國公沐英領之駐省轄通省衛所土司天啓二年設中軍

員正統五年設巡撫雲南等處地方管理軍務都御史駐省

慶四年加銜兼建昌畢節設中軍一員天啓二年設旗鼓一員

成化十二年設曲靖兵備道駐臨安督臨安

廣南元江五府衛所土司

兵金騰兵備道駐永昌督永昌順寧

姚安蒙化鶴慶景東麗江永寧鎮沅九府衛所土司

各道或副使或僉事領之天啓二年各設中軍一員

嘉靖二十四年設霑益守備洱海守備四十五年改設臨元參將

駐臨元萬歷三年改設順甯守備十二年改分巡安普道為兵

滇黔二之一

職官

五

巡安普道駐省城督雲南武定

姚關守備四十八年設隴把守備

尋參將駐武定設尙甸守備而都司所轄者

大理衛 楚維衛 臨安衛 景東衛 右衛 雲南左衛 雲南

越州衛 永昌衛 舊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蒙化衛 平夷衛

騰衝衛 易門衛 大羅衛 雲南中衛 雲南後衛 已下係後設

通海衛 易門衛 楊林堡 楊林堡 安甯衛 宜良衛

龍干所 姚安千戶所 通海千戶所 定遠千戶所 武定千戶

木密關千戶所 鎮安千戶所 舊為金齒千戶所 舊為

十二年改駐守老姚關 鎮安千戶所 舊為永昌千戶所 舊為

千戶所 騰衝千戶所 新安千戶所 鳳梧千戶所

鳳梧千戶所

本朝開滇後屢有更變現設各標營已詳列于前其統馬步戰

守兵丁四萬八千九百八十名較之晉豫已多至三倍惟使

卒無虛伍餉無冒支嚴于操練而寬于撫恤保民捍圉庶幾

其永賴矣

明太僕卿石屏塗時相仕學膚言

今天下承平既久民不聊生說者每病於吏治之未興此誠

知言也顧監司守令相臨相與夙稱一路福星故一舉措與

除動係生民休戚而人心世道之正邪隆替往往因之固不

可置而不講然其中有虛文卒不可挽習俗牢不可破積弊

滇黔二之一

職官

五

頓不可除機關深不可測古道竟不可行者夫惟有此五者

日拘掣掣肘於上下之間所以時官俗吏未免隨世以就功

名乘機以肆漁獵而志士仁人鮮有能自振者矣請更僕言

之蓋上官為百司綱紀惟所令如其所好斯可以立標準而

一遵從夫何章程禁諭三令五申外若示人以簡約森嚴凜

不可犯者稽其實殊大謬不然心之所愛憎一視醜遺之豐

濤奔走之勤惰以為青白眼彼善宦者竊窺其微思所以得

歡心而保名譽孰不陰為阿奉也其掛之紙上僅空言耳滔

滔皆是誰為中流之砥柱耶

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之

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之

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之

所重在養與教今則簿書叢集訟獄繁興歲一考成季一比較上之所以課殿最下之所以程功能者惟此足矣外此而田里桑麻社倉學校皆司牧之所有事然地值衝繁者目不暇及甘心怠棄者視為虛文一任其荒蕪傾頽付之罔覺求其憫念民生先正務者誰與故一過凶年公私告匱人才風俗不逮先民遠矣弊二 宦於斯土一切公費豈能不取之民顧常祿而外有中正之則在也年來里甲條編橫征有禁長民者若羈驂而縛之足乃巧取羨金濫科納贖藉以潤囊橐而充餽遺凡此無非為自己富貴功名計耳夫官弊不除

真繁二之一

職官

盡

是以衙門積蠹因緣為奸百姓膏脂暗抽盡也弊三 中丞部

使日計羣吏治狀達之銓司以憑黜陟蓋知人安民意也然自監司守令下至委吏抱關其間賢不肖常居半矣故大吏即巨慝優容置之不問所為掇拾僅么膺之數耳中亦豈無質朴少文筮仕未諳者乎必預為提撕引救俟其不悛而後去之未晚也乃日惟伺察隱過而暗地中傷恐非罔則刻矣甚至假私意以作雌黃聽讒言而為好醜以至實心愛民者反懷讒畏譏而曾不一展逢迎貪酷者竟違道干譽而冒列清華機關叵測極矣弊四 古之為吏者約已裕民誠心直道

所以昭儉德而示和衷晚近積風日趨浮靡一交際也而取盈數千百金猶復元黃充滿一宴會也而動費一家之產更作水陸奇珍至於語言詢及闕闕則見以為迂闊僚友少規過失則疑以為排擠蓋繁縟日熾而實意浸微令人一入其中不窮且盜而人心魑魅將何底止耶弊五 夫吏弊多端大弊有此五者若夫表正倡率著力挽回惟在廉能撫按監司倡率郡守長吏仰思朝廷付託之重備察斯民艱苦之情美意相承流通貫徹如好尚直從簡質逢迎者必懲政事首先

真繁二之一

職官

盡

為民乖張者不錄弊寶果能痛洗貪婪者不容以辨賢否則嘉善而矜不能以處同官則省彌文而傾肺腑信能行此五者將風行草偃人人莫不向道回心矣苟其心不實其身不正而徒欲以法令繩下苛責於位卑祿薄之夫無惑乎文移申飭如山竟無裨於民瘼絲粟也噫古人有言木原之地在朝廷所望廟堂之上持廉秉正部司臺諫公論不私且又重素絲之風表清白之吏庶幾由內及外速於置郵而太平可弗替矣

自古吏治以六計四善二十七最為良法然承平日久一

事偶弛其流弊遂不可既極矣字太僕是以痛切言之
為先生進一解曰欲救弊首當作養人才朱子學校貢舉
私議可法也

本朝布衣永北劉彬救時議

昔唐世多名臣語相業者房魏之後卽推姚宋論者猶以救
時宰相目之嘻時可易救或彼能救之所以為賢也救時者
或時當類弊事已顯著不容不救者又或事雖未彰機已危
露預為挽救者均為救時也若預救者有潛移默運之功不
見其力而天下受其福非聖賢其孰能之次則審時度勢出

續繫二之一

職官

三

其才力奮不顧身為天下起弊扶衰使社稷危而復安百姓
因而復甦此英雄賢智之所為也然而難言矣卽以滇省論
之所宜救矣或曰滇何為而需救也方今寰宇一統上下安
安雖有野彘之警當事者議勦議撫矣雖有連年之荒當事
者議捐議賑矣此非救而更何救也曰子不見夫火中之薪
乎埋薪於火中者不知其能然也及火動而薪然不可熄矣
又不見蔴中之蓬乎樹蓬於蔴中者不知其易仆也及蔴去
而蓬仆不可扶矣夫滇地最薄民最貧商無萬金之儲民鮮
終年之積野賊陸梁於沿邊土司雜處於郡縣連歲不收

人載道吾見夫議勦議撫者矣今日一檄曰作何勦明日

一檄曰作何招撫不知野賊之匿笑於其旁也今日一檄曰
作速捐輸明日一檄曰作速賑濟不知饑民之坐斃於其側
也匪特此也民窮而萑苻多警兵窮而庚癸長呼此而無以
救之吾恐火中之薪蔴中之蓬無以異是漆室女之憂將與
子共之矣曰然則將奈何曰是不難今日之事荒宜救也先
救荒以濟饑人彝宜撫也次撫彝以安邊境兵宜恤也則恤
兵以培武備吏宜察也則察吏以奠民生征宜緩也則緩征
以養民財役宜減也則減役以甦民力救時急務大略不過

續繫二之一

職官

三

數端而實心力行惟一言以蔽之耳岳武穆曰不愛錢然吾
又知其有所難矣

劉彬救荒議

周官大司農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救荒之法卽在隆盛之
時皆所必備而况今日邊遠之地乎滇省地瘠民貧素無儲
蓄一年之耕不足一年之食者十常六七年歲稍歉卽有他
離况連年不熟斗米千錢甚至無米可糴故忍死待斃者比
比皆是哀此窮民非吾民耶奈何令其忍死待斃不思所以
救之耶今日者非不議捐也非不議賑也究之捐者何物賑

者何人而饑民愈多米價愈騰非獨與賑之方擇非實捐賑非實賑將欲濟民先恐有病於官既慮病官遂不遑顧於民之過也各處常平倉所蓄業已有年多者萬石少亦不下數千當此之時不聞有一粟一粒及於百姓吾不知設倉爲何捐輸捐納歲歲積貯者爲何也卽有給粥散米事非不善然止可施於附郭窮人豈能遍及於村野餓殍亦且惠出私家其力易竭但取應故事耳遂可以謂救荒之策盡於是乎爲計者宜速將常平倉現有米穀悉行發出此一項也素封厚積之家米麥雜糧情愿捐輸者地方官立賞格以勸之又

滇案二之一

職官

奏

一項也其不願捐輸者地方官照市價以糴之又一項也或敢抗閉者有罰用此三項之米分選賢員各於所在城市窮人衆多者仍爲設粥以濟至偏遠市鎮之所日發此米或以糴再不足則繼以正項倉糧所賣之價卽令地方官查驗秋成買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者申請開除不可銷者准於接年流抵復爲嚴禁才販奸商不得遏抑國截務令在在有米俾流離者每日隨處得以買糴延生居處者亦可騰那度命稍緩須臾之死則秋成可待全活必多如此則李運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兼而行之上不病於官而下有濟於

民庶乎人心稍安饑饉者免於展轉避情者不致走險窮於未萌戰益於未發今日急務孰甚於此然非得仁廉當事本汲長孺之果毅行以富鄭公之切實鮮有不爲貪婪官吏作嫁衣裳者也可嘆哉

劉彬論兵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不可一日不練然則養其弊不養不可一日不養卽不可一日不練然而養失其道其弊也貧練無其方其弊也驕不可不知也兵旣出於召募則殷實者不爲純良者不爲搢紳之家不爲詩禮之家不爲端人

滇案二之一

職官

奏

正士不屑爲卽一介之夫略有知識稍知自重者皆不肯爲而爲之者非游手惡少則無籍流氓或不能以自活或不人所齒于是資緣請託竄身戎伍苟且自容大都此一途中此輩匪僻不法之人居其七八兵之爲兵概可知矣本以無賴一隸尺籍則衣食日用婚喪交際舉家之費無不仰此糧餉而身已在官無資本經營素昔遊惰又不能甘任勞苦食指少者猶可勉強支持若衆口嗷嗷而自身枵腹以應差操妻子縣釜而守室者比比然也况有貪污鎮將婪穢營官稱名目按季扣除謂奏費部費公費采買軍器製造軍器等類也此剋于上也

饑寒內通人事外侵初焉告支告借繼焉借債償此割于
下也及至給餉十之三三扣于官十之七八扣于頭目持空
紙一片而回者又比比然也嗟乎廢削如此倘得差役稍寬
猶可堪蘇自給無如更番之後餘差相續然猶有稍暇之日
也至於下伍下差既役于上復役于下無不可役之官方役
于公又役于私無不應役之日有晝夜靡甯者良由虛冒多
則實兵少實兵少則冗差愈多兵之中差兵最苦矣此兵當
太平之日而困於貧者大略如此設遇戰伐紛紜其苦倍
矣吁其苦可憫也其驕不可縱也此輩本非循謹良善之人

軍禁上之二

職官

李

而八牛暴戾恣睢之俗人方曰此兵也鄙而惡之賤而遠之
彼乃謂然自矜曰我兵也視凡非兵者皆出我下我固可以
陵之侮之居則傲慢鄰里出則陵轢齊民嘗見近日漢中之
兵止知營弁之尊卽有司州縣佐雜官長率皆弁髦視之豈
復有紳士在其目中猶未也糧餉雖爲兵之命然不思此何
所自來彼何以坐享乃彼方踞爲固有之物散給稍不時卽
頃日以視或再不時則脫巾相噪陸梁猛厲之氣未効于有
事之日先試於無事之時見敵人而勇敢不足對本官而獲
得有餘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失于驕者大略如此設遇干戈

擾攘其驕萬萬矣噫嘻兵也如此其苦又如此其驕曾不知
所以顧恤之節制之一日有事爲將者露白刃以督之欲其
爲我奮勇以往忘身以徇得乎然而無難也差非不可也私
事不役役無偏枯則差有餘矣操亦不可廢教訓以時時無
愆舛則操有度也兵不皆貧也擇貧者濟之兵不盡驕也察
驕者創之嚴蠹目重利之鐫劍禁婪弁無己之役作寬以經
營生理之餘力勿令有庚癸之呼教以忠義孝友之正道勿
令有犯亂之事利可興爲之導其源而開其流弊當革爲之
防其微而杜其漸才能出衆不惜躡等褻榮技勇超羣不吝
非常拔擢有功必賞有過必懲冠扣絕于上而各營孰不遵
殘暴禁於下而衆弁無不戢嗚呼如是以治兵庶免于貧且
驕之弊而後可得其死力矣

軍禁上之二

職官

李

劉彬論吏
持衡秉憲貞度肅察有以激濁揚清使屬吏承風思勵望影
知儆者大吏之事也操廉守介布澤流恩有以化行政治使
小民戶登衽席人樂雍熙者長吏之事也民所司命者鈞軸
之權雖操於大吏而呼吸相通尤切尤迫者惟長吏是賴長
吏去民最近與民最親民有疾苦長吏知之民有呼籲長吏

聞之民所欲祛而不能祛者長吏代祛之民所欲致而不能致者長吏代致之凡民所欲達于上而不能即達與上所欲及於民而不能即及者惟長吏有以達之及之俾上恩下逮下情上通者以有長吏調暢於其間也夫慈母之於赤子不待語言自然有以揣其情順其性撫之摩之噢咻之飽煖之使獲安於無事而後止蓋其心之迫且切也長吏之於民比于父母之稱亦惟其迫且切焉耳苟於民也亦如慈母之於赤子有以揣其情順其性撫之摩之噢咻之飽煖之使獲安於無事而後止此良有司所為真無愧於民之父母也苟非

源纂二之一

職官

率

然者此雖不恤敵却是從羅民瘼於罔聞而惟貨之贖時而興一利則利歸於官多一利百姓反多一事之累利雖興而民不受也時而釐一弊則弊仍在民少一弊長吏反少一事之贏弊雖釐而民不知也諸下情所欲達於上者至此而過焉諸上恩所欲及於下者至此而止焉以有長吏扞格於其間也然則長吏者上官之隄畔百姓之屏幃耳所謂父母者如是哉然無可如何也州牧令長積弊相沿牢不可破守監司以上雖有糾劾之權澄汰之典而才力所能及者及之才力所不能及者委之而已矣廉察所能至者至之廉察所

不能至者置之而已矣其積弊亦不可破也豈不大可笑哉夫長吏者民所倚以為父母而最迫最切者也得一牧則一州蒙其澤得一令則一邑被其恩朝發一令四境之內夕受其禍福矣暮出一語合屬之中且議其藏否矣故長吏之於民為利最便為害亦最便取效之捷若山鳴而谷應欲安民者惟在長吏得人民無有不安矣

劉彬論將

文武分途雖自李林甫啓其端而實科目有以限之何也古者士無專經非有策論詩賦經義制藝之類以相束其所學

源纂二之一

職官

壺

者兵農禮樂政事文章各因其能而成就之才皆實才非浮華之才學皆實學非章句之學且古之士人無不能射未遇時即具文武之略者有其人矣時而見用文也可武也可上世所以多全才選將即在選士之中矣事於分哉自科目既設人惟科目是趨迨宋置武舉明設武科文士遂不復知有弓馬之事於是文者不武者不文全才漸少矣文武分途李林甫始之也文武分而不可合科目障之也科目愈盛人才愈衰章句日工士氣日弱自不能武因以武為恥安於柔懦而不屑為至手不能握弓畏馬如虎見武人曰兵也見武

辨曰兵頭也相與鄙遺之藐玩之嗟乎文而不武在吾儒業已抱憾卽不爲之可也從而鄙遺之藐玩之胡爲哉白馬之禍文臣獨當之亦有以取之也然未居將帥之任也使此輩而任以將帥戰國之趙括晉之殷浩謝萬宋之賈似道明之熊文燦楊嗣昌丁啓睿呂大器李建泰之流耳以是用將徒虛文而不能武之弊也則徒虛武而不能文之弊可勝言哉夫武非荷戈執戈之謂非舉旗斬將之謂非奮不顧身視冒矢石之謂此偏裨驍卒之事所以爲將者不在是也所以爲將者謂其有雄才大略可以運籌經緯寓大武於大文之中

慎繫二之一

職官

奎

也韓信功不勝雞而成興漢之功杜預射不穿札而樹平吳之績是真武是真將也然此乃古之所謂武非今之所謂武也文者旣不武不得不拔之於行伍擢之於武科求所爲武者用之武科無論矣而行伍者率皆武夫悍卒其武也非有奮搃奪稍之能非有穿楊貫虱之技非有擒渠馘帥之勇非有講藝設兵之度而且時際昇平無衝鋒陷敵之危無枕戈臥劍之苦無長征轉戰之勞無拖腸裹創之痛無庸於皮膠挾纊之恩無煩於椎牛醢酒之費但能挽兩石弓馬矢一步矢五丁不識而肆口誇張曰我能殺賊我能治兵我能

主武之能事畢矣於是薰灼其勢赫奕其威禍福在手操縱自如營伍可不實虛冒之風相沿也而所尅滅者則必實糧餉可不足尅滅之例已定也而所尅滅者則必足士卒之苦樂百姓之艱難可不問而幣帛錢穀之出入則必問封疆之利弊師旅之安危可不計而貨殖田園之盈縮則必計天下大勢付之茫茫天運中太平一日侈侈然安享一日曰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將之幸也及叩其平生有何抱負竭其才力有何智能一旦有事猶未至於大故尚能勉強支持僥倖成功者有之不至敗廉喪恥者有之倘利害當前生死所關

慎繫二之一

職官

奎

功名所繫若而人者平素既昧於忠孝之道爵高位重禮義之語亦所惡聞胸無定識外有所迫見利則遷焉而已遇害則避焉而已所謂君恩之重者安在哉所恃以舒半壁之寄長城之任者安在哉猶有不止此者文武殊途兵民異轍師旅封疆者武將之任四郊多壘非卿大夫之恥儒臣文吏有袖手旁觀耳及事不可爲有束手以待耳民之生死衆之存亡惟武將是賴而將之爲將乃如此天下事尚可言哉嗚呼忘身報國精忠不二在禮義名臣慷慨傑士猶不能必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乃欲必之於武夫悍卒豈可得哉

文隨陸不武劉淵何如人猶且笑之國家簡拔人才原備緩急之用而簡拔者止此輩耶封疆之重三軍之命所關非小物也而悉畀之此輩耶易曰長子帥師此輩果長子耶大都此輩中非無可用之材若取材止在此輩吾未見其盡得人也有人焉囊萬金於此使童子或婦人守之盜未至金無恙以為童子婦人可恃以無虞忽焉盜至匪特失金並童子婦人去之用武夫悍卒為將何以異此

本朝舉人昆明孫鵬滇中兵備要略

備兵以衛民也而朱雨綢繆則在山川要害之處尤當急為

滇繫二之二

職官

卷

之所焉滇古西南彝於唐為南詔崇岡巖嶠激澗縈紆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交桂西南扼緬甸環境之彝十居其七時恬則蟻聚有事則獸奔人自為區勢難統一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豈可一日不備哉而備之之要莫若先防外彝諸關口滇有附滇而不為滇有者西之緬甸東之交趾儼然稱國逼處南壤而漢彝雜處之郡州縣外尚有不為滇有而仍為滇有者軍民宣慰使司六宣撫司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十一編置於騰永景蒙之外至九千里之遙顧車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良孟定二府孟連元鈕二

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順甯境內其屬順甯者有三

緬曰猛撒曰猛猛更與永昌相錯又有灣甸鎮康二土州標西則茶山里麻大抵諸彝環繞雖皆供賦以額為滇藩籬然亦屈於威德不敢不臣究也據山立寨假善為巢稍有警動即生異心所立關口不可不整肅以防之攷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大軍由越嶲李恢由平彝縣按道向益州部隋史萬歲平爨詭帥眾從越嶲進經馬湖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元征西南彝烏蠻白蠻鬼蠻諸國命太弟惠征分三道進大將兀良合台帥西道兵由爨當路諸王

滇繫二之二

職官

卷

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太弟由中道至滿陀城留糧重過大渡河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爨當路從茲領印今麗江府白蠻從四川今曲靖府中道從越嶲永北府由此觀之則麗江曲靖永北三口皆昔日進兵之地尤為緊要防之宜密而陳用賓以緬數入犯纂入關於騰衝之邊曰萬飯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關故一守備戍之今尚嚴戍否進交趾古惟廣東廣西二道元明以來始自雲南入雲南道亦有三口當何以戍守乎抑更有說中甸為麗江門戶去西藏萬里此亦不往彼亦不來

山川險阻聲息不通四百餘年無烽烟之患者正以險阻之
路人莫能測後因逆藩將中甸割與吐蕃麗江遂失其門戶
近小醜澤旺跳梁

聖訓仁皇帝神略廟算命秦師由巴蜀蕩其前滇師由中甸抵其後

蚩尤獲槍一鼓可獲然自凱旋以後中甸至西藏鳥道羊腸
將成康莊之孔道我可以坦往彼可以坦來與三口更有不
同者今中甸既築城城中須鎮大將以制西藏其他臨元有
鎮開化有鎮永順有鎮鶴麗有鎮昭通有鎮普洱有鎮鎮
長城之寄已塞羣醜觀之門而各協又備設於廣南廣西

滇繫二之

職官

案

元江騰越尋甸諸口之內則彈壓之下已立建瓴之勢第干
戈久息關山之險阻多虞發谷之防維漸緩所當申畫郊圻
慎固封守從地之紀以峻藩籬人之良以制險而苞桑始登
於磐石兵於此猶有不備者乎未也滇據金馬碧雞之勝南
北雖隘東西最長三標坐鎮於內九鎮五協犄角於外官軍
至五萬三千五百九十名之多所以暢天威整軍容者已足
壯六詔旌旗壁壘之色有警則各土酋之兵皆可調用然吾
聞唐府兵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猶仔占
寓兵於農之意宋有廂兵卽有鄉兵廂兵者諸郡之鎮兵也

鄉兵者士民團練之兵也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

勇之類是也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建邊樓率戶三百
取一人使習兵焉緩則治農急則荷戈時人謂之雄邊子弟
伸威南詔滇至今有兵快之目有民壯之名有守城軍之制
而事已廢弛請於正軍之外郡州縣之內鳩集鄉閭之勇者
蠲其徭租給以弓刀令管轄佐貳官督帥於萊農桑之暇時
時團練嫻以伍兩卒旅之規以備有事驅用則民間旣無游
閒流爲盜賊之人而國家亦得收精兵之用然則鄉兵也豈
不與正軍相表裏哉且也兵之所恃在器而器之所用貴精

滇繫二之

職官

案

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
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秦人銷兵器
而武備盡弛滇產金銀銅鐵鉛以及硝黃之物所以爲軍器
之用者無所不有不必取給於他省而軍器卒不備備亦不
能精其故何也一則制具日久豈無缺壞未見遣官造補一
則滇匠原拙所造不精古者軍器有監有庫有作院有日神
臂曰牀子弩曰九牛曰八牛箭曰八陣曰減扣刀名斬馬鞍
名邊樣甲名偏挨皆能精至近世一變而爲火器有鳥銃有
西洋子母大砲銃裝換點放極其便捷敵發一矢在三十步

之內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未及交戰先殲其大半矣。至近前我之弓矢劍刀又足以制之。炮火一發轟地震天敵早盡於數里之外。有未盡者冲冒前來而鎗刀弓弩毒箭之可恃復然。邊方城野若畱心兵器火器修造備置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不足懼也。請查滇省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於官若干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於每歲軍局所造必揀選良工如昔人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之類。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

滇繫二之一

職官

主

是則軍器皆精而可用也。軍器既備則戰陣之法不可不熟。習於平日。李白曰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邱水不成谷。馬肥人輕往來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鬱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感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夫然而論兵於滇。與論兵於他省不同。可知也。滇高山險巖無百里之平川。即諸蠻夷之所恃者亦以山林川澤倚草伏木之威。其外來者無論也。即此叛服無常之蠻萬一多故。其何以應夫。用兵之道雖不可執一而論。然如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人

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一

時按索不到敵。出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

中。為其所陷不及報我。我冒然而進與敵相遇。一線之路彼

以有備待我無備。當此險要之區首尾難援。百步之間前後

莫救。豈容不先為之防。惟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

勢。敵來攻我中則兩山出兵夾攻之。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

出馬為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為援。彼退則我攝其後。後

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布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則敵人

欲求前面攻我勢不能矣。設斷我後則以退為進。後哨作前

滇繫二之一

職官

主

哨倒捲而回。敵亦難以邀截。倘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必先留兵把守。切忌輕進。使無歸路。攷古證今。谷戰行營。斷無有過於此者。滇之將軍其數。講此而訓練之乎。若夫常山蛇之勢。八陣圖之制。六花陣之號。亦不可不知。而滇之精此者。何人也。馬謖之語。武侯曰。南中恃其險遠。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夫服蠻彝之心。不能以不戰而服也。請即以武侯之南征為戰守之程。可也。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必如是而兵始謂之備不然徒有其器與規模何益之有以是而西問罪於緬甸東責貢於交趾咸加七十二城諸甸八百媳婦諸國地司其險人扼其樞按雉堞規犬牙營烽燧制勝于朝廷威傳于絕域將集風雨勞臣之略而使海隅日出皆稟湖獻琛也兵豈可一日不備哉

本朝布衣倪颯復昆明令朱雨亭書

其遺屋之壯屏跡山村執事不以爲不肖儼然過存欲然下問且云厚民生首宜敦民俗蔚然君子之言但治邑如治病急則當治其標緩則當治其本夫今日之病在於委靡形質

職官

幸

無恙神氣索然醫國巨手宜當急下針砭故愚以爲此時當先定民志民志不定俛俛然失所趨向民生何由而厚民何由而清哉夫民志之不定由於治政之未安昆明五原之設當日原以便民浸淫濫觴困累已深奸胥猾里從而剝離遠僻奇猥苦益難勝上年葦塘之後改爲值日名異實同徒爲更變大凡明屬陽而暗屬陰官司掩耳盜鈴百姓開眼服毒似不若將每年公事先約成數於開印時明白曉諭使人共知有糧若干升斗卽應納若干公費照數完納給票爲憑則頭役無能爲中飽之計胥猾不致有向隅之泣蓋均無貧

和氣安無傾此定民志之一端也滇中訟獄鮮少昆明首

邑稍繁歷以習成叢脞難免書役作奸在情起滅執法受賄良懦之被禍無窮矣是故勤政卽是愛民興利宜先去弊准辭少審結速執法嚴三者具而黠吏埋頭屏氣吐氣民志之定亦其一也盜賊出沒無處無之而滇省較少於他方若謂絕無則未然也諺云失主報官餘財未盡是言也以盜賊但害於一時而拖累必延之歲月且或贖贖者反從事上推敲並致通村藤蔓以是畏官甚於畏盜相踵成風非惟本家不認鄉鄰悉與彌縫官固不得而知盜則因之無忌且上下各

職官

幸

衙門快捕從而詐騙又復多端此養癰貽患縱盜殃民之甚者也苟不豫爲團結力刷弊端恐遇事終畏報官盜賊無由可弭又何能定民志於無虞無擾乎荒歉之年民貧無賴事而圖斯爲最計而滇中備荒之政全然不講民間既鮮藏公廩亦愆儲峙一旦時逢旱澇年失順成則拯饑濟餒之所需者何所從而遠來向來官倉糶賑在當時亦是塗飾耳曰異日買補更益民艱宜踵古人備荒之策爲民生人遠之圖如朱晦翁社倉有法呂叔簡留餘有規台一美而調之擇一善而固守之使世無不足之天民有長康之慶民志定

而俗厚風純此亦必然之理矣粗舉四端神而明之以求必當是在君子之力行勿怠耳某見執事父母斯民之心薰然如春故敢進其燕言以塞清問幸勿謂此老生常譚而付之無所短長也

昆明倪蛻復當事論廠務書

凡採取五金之處古俱曰冶場今音訛曰廠按周禮司徒職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古冶場之所自始而今礦廠之所由名然今天下之廠於雲南爲最多五金而外尚有白

滇繫二之一

職官

書

銅硃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廠大小不止百餘處也今承垂問不暇縷陳請言銀廠歷考載籍雲南之廠肇自明時經理者爲鎮守太監其貼差小關皆分行知廠今迤西南北衙廠尚其遺也初亦不立課額以漸增至三萬有餘逮嗣老山空礦脈全斷見闕以此課款迫令攤於民田廠俱封閉以後或開或閉聽民爲之至康熙二十一年領省湯平廠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輩具呈地方官查明無礙即准開採由布政司給與印牌謂之廠官繫纓墊坐先馬執及居然官矣於是擇日出示開爐試前每用礦砂不計多寡前單之際

課長嗣領各私投塊銀於內以取厚汁之名因卽

申文報旺此名一傳挾資與分者遠近紛來是爲米分或獨一人或合數人認定峒口日需峒丁若干進採每日應用油米鹽菜若干按數供支得獲銀兩除上課外分作十分鑲頭峒領共得一分峒丁無定數共得三分廠客則得六分若遇大礦則廠客之獲利甚豐然亦有礦薄而僅足抵油米者亦有全無礦砂竟至家破人亡者此關乎時命亦不可必得之數也至上課之法則品定礦觔入爐煎置成汁較定三拍以鐵爲之如戩盤而有柄上拍可兩許此爲解上官課中

滇繫二之一

職官

書

拍可五錢是廠官養廉下拍可三錢係課長及諸役分支商民所開之廠大概如此至於踴獲大廠非常人之所能開者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贊前去招集峒丁屏障米分獨建其功並不旁貸雖獲萬兩亦於商民無與然有本有利諸無怨辭當其時廠未陞課又極興隆是絲絲入扣官民皆優裕有餘資矣及康熙四十七八年貝制軍始報課二萬七八千兩至今二十餘年陸續增至七萬兩先以年多額之故裁去廠官分屬府廳州縣管理以便參處嗣有公銀一頭年年撥出補額已數載於茲雲南銀廠始末

於此然雲南之廠雲南之轄也廠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約有
十萬餘人日糜穀二千餘石年銷八十餘萬石又係舟車不
通之地小薄其收每憂饑殍金生粟死可勝浩歎故唐憲宗
詔曰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民生天下見採銀坑並宜禁
斷蓋亦見及乎此已且近廠之地食物必貴盜賊必多雞犬
不甯蓋鑛告匱此則民之害也煎煉之爐烟萎黃菽豆洗礦
之溪水削損田苗此又民之害也有礦之山概無草木開廠
之處例伐鄰山此又民之害也藏亡納叛不問來踪大隱已
兇因之匿迹此又民之害也舍其本業走廠為非剪給賸錢

滇繫

二之二

職官

美

詐騙無忌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匪日滋劫殺勾連
尋索保此又民之害也至若郵遞廠文供億廠役種種
亦無一而非為民害者是資於課者無多而害於民者甚
而謂百姓樂於地方有廠者豈其然乎今承清問謹將悉知
之利害具陳惟鑒照而加之意焉

經費略

經常也費而曰常則其非常者亦有矣滇之所入惟條丁
銀二十萬九千有奇公件銀六萬有奇鹽課銀三十二萬
有奇廠課銀十萬有奇稅課銀十萬有奇錢局餘息二萬

一千有奇秋糧二十萬石兵米所餘尚存米七萬餘石
折銀八萬四千有奇年約進銀八十七萬三千有奇出則
文職廉俸祀典廩餼工食驛站堡夫該銀二十八萬有奇
武職養廉兵餉該銀八十二萬兩有奇不足者部撥鄰省
協濟歲二十萬或三十萬不等夫以十四府三廳四直隸
州二十七散州三十九縣之地而所入不敷所出求其故
蓋由于官冗且由于兵多然一郡所轄幾他省之半深山
密箐猶慮鞭長莫及則官之不得不冗者勢也三面都邊
而各州縣中往往漢夷錯處則兵之不得不多者亦勢也

滇繫

二之二

職官

美

而為官者眷屬不能無幕友不能無隨從不能無或由永
昌調昭通抑由麗江調開化遠者二千餘里近亦二千里
夫馬之費極省亦須數百金其難一履任及三載必委運
京銅收兌之苛灘河之險船脚之刁詐竊盜之窺伺至撤
批回滇已若重生其難二而兵亦有一難焉所關月餉除
扣剋外食物漸貴一身尚欠溫飽遑計室家即少負才技
者拔至千總守備三年送省六年送部往來盤費債累盈
身嗚呼去此四難是在綜理者之善于撙節而熟為調劑
矣○此特其略耳若窮毫釐察抄撮一會計吏即可之

否則有須知冊在又何侯予之饒舌哉戊辰巧夕師範手
記于抱瓮軒

戶口述

周禮司民掌萬民之數歲暮書之版以獻于王王拜受之
夫亦以民為邦本匪容藐視也滇乃西南一隅幅員遼闊
山川綿邈寄居者率多刀耕火耨之儔草衣木食之侶洪
武初除梁段得戶五萬九千五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九千
二百有奇至萬歷六年戶共一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口
一百四十七萬六千六百有奇較之開國時增至數倍蓋

滇繫二之一

職官

夫

按口納課寢失古意我朝順治間則計丁不過一十一
萬七千五百有奇雍正九年編審共丁二十四萬四千八
百有奇以視前明非真消耗也

列聖相承涵濡煦育而楊公名時奏于前蘇公霖渤奏于後遂

五年清查之例以丁銀歸入錢糧只于年終約略成數造
冊報部竊念民數之消耗非殘于刀兵即陷于水火否則
僵于饑饉滇自百餘年來沐浴

帝澤無刀兵之傷無水火之害無饑饉之殫惟于乾隆四十四
五年後普行時疫有疔搭瘟瓜瓢瘟大頭瘟等名

必先死人見死鼠即無人色中之者十無一起始于麗江

鶴慶頓于賓川趙州鄧川蒙化之間餘二十年且逼及于

迪東迤南吾村丁壯不下五千人今所遺千許人州境亦

武童之應試者原額八百餘今不及三百人以此類計所

損折甯止數十萬惟冀滇之四民培補人心各安本業潛

消災隱遠召嘉祥上以酬朝廷休養化導之恩下以謀

草野耕鑿詠歌之樂不十年而蒼江金碧之區又將捲袂

成雲揮汗成雨矣○王子癸丑間予兼鐸劍川于東臨寶

鑑中查獲一方牡礪殭蠶各等分大黃倍之時介休張公

滇繫二之一

職官

表

大本守麗江捐貲製送始服十人中可愈六七次年愈西

五三年則不復愈矣彌渡有回民吃塔起左臂以利刀割

之而愈旋起脇下仍以刃割之又愈最後起于喉遂不可

為矣劫運所關非偶然也惟修德積善或可少減耳○程

文海碑載元世祖時雲南台漢夷共戶一百二十萬七千

七百有奇若按實以稽之亦不至大相刺謬也是在司牧

者惠懷而估冒之且

激江府前帙漏載補錄于此

激江府知府下 教授 員 訓導一員 司獄一員 河

陽縣知縣郭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江

川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新興

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路南州

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五華書院山長志施編修麟壬午典試山西即請養歸年

五華肇于勝國屢經兵火蕩為荒墟 本朝雍正間西林

望山兩相國前後制滇始為修復凡滇人士之略具簡才

者無不招而納之院中一則由督學政歲科試錄送一則

鄉試荐卷落卷拔取其情願自備膏火在院肄業者聽便

滇繫

一之二



職官

全

每秋榜中式率三十人少亦二十人雖各 大憲鼓舞振

作而山長訓課之功亦不可誣也前則孫潛村先生鳥程

熙癸巳會後則張惕菴先生閩縣人乾隆乙丑庶常名甄陶皆能講求實

學迄今已七十餘年或四十餘年而其教澤所及即新進

後生無不仰之外此之至斯席者他省則有無錫進士

起龍 長沙張郎中汝澗 江西游進士方震 安陸余司馬慶

長 青浦吳太守大勳 麻哈艾檢討茂 光澤黃拔貢宗傑 本

省則有趙州龔講學世烈 趙州蘇侍御本

渤 昆明施太史培應 趙州谷太史際 之水倪觀察高

鶴慶蔣太史鳴鹿 蒙自尹閣學壯圖 建水倪太守思純 通

海董太史健 夫山長之啓自宋然考古之大夫致政于君

以三物六行歸教其鄉之子弟是山長得人權固輕于職

官而其效則較職官為倍捷說 兼備之豐饒廩之

厚以吾所見如敬敷紫陽鍾和蓮 花關中大梁皆不能及

立教者宜先品行次文藝略倣胡安定 遺法就其質之高

下而漸摩之受教者務以沈潛篤實之功化其質凌奔競

之習出則為 朝廷有用之人材處則為鄉里自好之善

士吾滇之風不亦蒸蒸而愈上哉他如望江檀進士萃武

滇繫

一之二



職官

全

陵胡司馬蔚 之長育材萬載李進士榮陞 太和楊孝廉履

寬 蒙化劉比部玉湛 之長中溪皆得牽連而志之

書院倚五華山麓其巔則 萬壽宮奠焉稍左為武侯祠

山占城之中央東奔金馬西聳碧雞南列七學士後擁陸

嶺晨曦夕月烟波雲樹與浮圖樓堞互相掩映每登之標

渺之思磊落之氣不覺引而愈長惟金陵之觀象臺武林

之八卦亭差堪彷彿而其去書院皆遠不若此之一眺可

企也貢院北據青螺山左脊承峯圍九龍池環繞于前

騰蛟起鳳二坊至龍門石階約二百級高明爽潔亦節省

之所未有者吾滇人七忍自匿其筆精墨彩以孤此勝地
哉予另有五華書院叢說四卷他日當附刊之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

蘇

蘇

事略一冊全

軒轅氏

夏

商

周

前漢

後漢

滇繫書目

事略目錄

蜀漢

晉

劉宋

蕭梁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國朝

滇繫書目

事略目錄

二

滇繫

事略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黃帝之嫡子昌意降居若水為諸侯娶蜀山氏之女謂之昌濮

氏產顓頊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即帝位若水即今金沙江

蘇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嬃年壯未學嬃于砥山得意以而

吞之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紐

石紐在蜀西川也石紐即今麗江府之石鼓

湯四方獻令曰西南產里即今車里百濮即今順甯以象齒矩狗為獻孔

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志作矩狗非

滇繫三之一

事略

周武王伐紂濮人會于孟津濮今順甯

周王會白人即白子國貢乘黃似麟無角卜人貢砂丹砂也黑齒即永昌夷

貢白鹿

周成王初越裳氏獻白雉重譯而至曰吾受命國之黃考曰久

矣夫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盡往朝之及返迷失故道周公錫以指南車期年乃至其國楚

即今老揭

春秋時庸與百濮伐楚又糜人率百濮伐楚

周末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至滇池

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報會秦擊破楚

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秦使常頴略通五尺道頗置吏

漢武帝元狩元年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間出西南夷至滇

指求身毒國是歲有彩雲見於白崖遣使跡之乃置雲南縣

元鼎六年復使王然于以破越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元封元年郎中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二年以中郎將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授

經教學復遣將軍郭昌衛廣平西南夷未服者舉兵臨滇滇王

滇繫三之一

事略

降以為益州郡賜之王印最寵焉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欲前往大夏而昆明閉殺使者奪幣物於

是天子赦京師亡命遣拔胡將軍郭昌將擊之斬首數十萬後

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三年姑繒樸榆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一作破胡將兵擊

之敗還明年復遣軍正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之時句町

侯亡波同入滇擊反者捕虜有功封為句町王

宣帝神爵元年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時方士言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上使褒往祠時蠻人叛

路莫能通乃就蜀巴郡醮祭移文及還道病卒上惜之

河平二年夜郎王興句町王禹漏卧侯俞相攻殺帝遣大中

夫張匡持節和解之句町不服刻木作漢使射之後陳立為牂

牁太守誅興禹乃降

天鳳六年越嵩姑繒夷人叛殺略吏民莽遣將軍廉丹發巴蜀

卒徒十萬擊之不克

光武建武十九年渠帥棟簾姑繒牁榆弄棟諸羌叛益州太守

繁勝退保朱提

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擊諸叛羌平之

滇繁 三之一 事略

二十七年哀牢夷賢栗等率種人循越嵩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封為君長

明帝永平元年姑繒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

京師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眾內屬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

州郡西部六縣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滄水

十七年白狼夷入貢作詩誦漢功德益州刺史宋輔譯進之

今麗江也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反太守王尋奔牁榆詔募發夷漢

討之

元和間神馬出昆明池甘露降白鳥見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遣重譯貢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

皆加印綬錢帛

安帝永初元年永昌徼外焦僥種夷三千餘口內附獻象牙水

牛封生

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叛永昌夷皆應之眾至十餘萬

遣中郎將尹就討之敗績詔徵就還令以兵屬益州刺史張喬

滇繁 三之二 事略

喬遣從事楊竦至牁榆擊大破之封離降

元甯元年揮國王復來貢獻樂及幻人

靈帝熹平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

後王建興元年益州耆帥雍闓等反殺建甯太守成昂

三年改益州郡為建甯郡以李恢為太守分建甯永昌置雲南

郡以呂凱為太守分建甯牁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為太守丞相

諸葛亮南征討雍闓斬之擒孟獲益州永昌牁越嵩四郡平

即其渠帥用龍佑那為酋長賜姓張氏改號建甯

晉惠帝大安元年建甯朱坦大姓毛詵等叛南夷校尉李毅討

破之

二年毛詵等復叛奉建甯太守馬恢為刺史李毅收恢殺之而夷愈盛殺疾甚不能出嬰城固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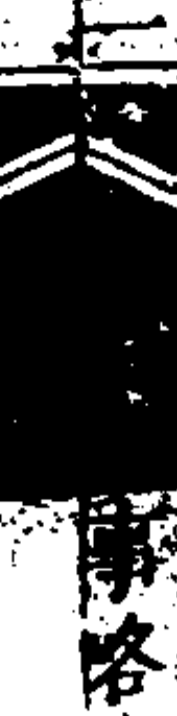
光熙元年甯州刺史李毅卒

懷帝永嘉四年以王遜為南夷校尉甯州刺史滅五苓夷以地勢形未便分永昌為梁水郡改益州郡為晉甯郡從之

明帝太甯元年蜀李維遣李曩寇甯州王遜遣將軍姚岳等擊大破之是年遜卒以其子堅為甯州刺史

成帝咸和二年甯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

續纂 三之二



事略 五

雄遣將羅恒等救之刺史尹鳳遣裨將姚岳太守楊術援遺戰于臺登敗績術死之

八年李雄陷甯州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晉甯太守爨松子舉兵反甯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梁武帝時建甯越嵩叛都督王紀撫定之武陵王蕭紀也

天監十二年殺甯州刺史李略

太清三年甯州土酋爨瓚據城以叛詔授瓚甯州刺史時侯景方亂不能討也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南甯夷爨翫反遣太平公史萬成討之

靖蛉川度西洱河入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爨翫降

十八年南甯羌復反萬成以受賂坐除名

唐高祖武德元年以爨翫子宏達為昆州刺史

四年昆翫遣使內附

七年命韋仁壽檢校南甯州寄治越雋仁壽將兵循西洱河開

地置七州十五縣請徙泊南甯州詔可

太宗貞觀元年以爨歸王為南甯州都督

二十二年命右武衛將軍梁建方討松外諸蠻遣使詣西洱河

續纂 三之二



事略 六

論其帥楊威等皆款降是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等皆入朝授

官秩冊建甯張樂進求為首領大將軍進求尋遜位於蒙氏

高宗永徽元年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討白水蠻及大勃弄小

勃弄大破之虜其酋長楊承順改雲南縣為匡州

四年蒙氏細奴羅遣使人朝賜以錦袍

五年西洱河蒙儉和舍等作亂以李義為姚州道總管討之斬

其帥諾沒弄楊虔柳等諸蠻悉平

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來附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於昆明之弄棟川

咸亨三年永昌蠻寇邊殺長史李孝讓辛文協詔以太子右衛
深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調露二年永昌蠻復叛上命李義復總師討之敗績郎將劉惠
等戰死乃廢姚州

武太后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請復置
甯州

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萬戶內附

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州不納

睿宗景雲元年姚州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降

姚州

事略

七

之增置州縣羣蠻引吐蕃攻知古殺之姚舊路絕

太極元年姚州蠻寇蜀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為姚
道討擊使吐蕃以鐵紐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

毀叛夷城建鐵柱於江上以勒功

玄宗開元二年南詔晟羅皮遣張健成入朝迺築拓東龜城

姚嵩蠻寇姚州都督李蒙討之敗沒

三年晟羅皮立孔子廟於國中

十七年雋州都督張審素討西南蠻破之克雲南昆明城

十八年南詔皮羅閣滅五詔

二十五年皮羅閣陷太和城又襲大釐城據之

二十六年皮羅閣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許之遣使册
為雲南王賜名歸義徙治太和城

天寶元年南甯州諸蠻叛陷安甯命御史韓洽等督蒙歸義討
平之

五載歸義遣其孫鳳迦異入朝授鴻臚卿

八載遣特進何履光率十道兵定南詔境

永昌人楊興為蒙氏布燮率所部內附上降書褒美旌其門

世為永昌酋長

姚州

事略

八

九載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雲南太守張虔陀淫

虐南詔閣羅鳳遂陷雲南僭號大蒙國

十二載復遣劍南留後李宓擊蒙氏於西洱河全軍敗沒前後

死者二十萬人閣羅鳳因陷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陷越嵩

代宗大曆十四年閣羅鳳死孫異牟尋嗣連吐蕃入寇神策都

將李晟擊破之

德宗貞元元年異牟尋徙居史城僭封五嶽四瀆以訶落山為

中嶽烏蒙山為東嶽蒙樂山為南嶽高黎共山為西嶽主龍山

為北嶽以黑惠江金沙江瀾江瀾滄江為四瀆

四年異牟尋徙居羊咀咩城請內附

五年南詔遣烏蠻鬼王夢衡苴聘於劍南節度使韋皋求入朝

皋遣其屬崔佐時報之盟于點蒼山

九年南詔遣使上表詔冊封雲南王以韋皋為雲南安撫使異

牟尋遣使楊嘉明詣皋獻夷中歌皋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

雲南復通石門南道

十年皋以南詔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來

獻捷異牟尋遣弟獻地圖上貢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

滇黔三之二 事略

九

賜以金印

十一年南詔尹輔首等隨袁滋入朝九月復獻馬六十四

十六年南詔進奉聖樂舞上御麟德殿觀之

憲宗元和十一年南詔勸利晟寇安南

穆宗長慶四年始賜勸利晟印是歲勸利晟死弟豐佑嗣朝廷

遣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佑遣洪成酉等人謝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人寇陷邛戎嶺遣東川節度使郭釗以鄂

岳襄鄧忠武軍伐之又寇成都人其郭遣右領軍董道代之

佑上表請誅西川節度使杜元穎詔貶元穎為循州司馬

四年豐佑遣使請罪

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四千人

六年南詔掠驃國民三千徙之拓東

八年南詔遣使貢方物

武宗會昌六年南詔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死之

宣宗大中十二年南詔寇安南降都護府發朱弩佉苴助守猶

歲朝貢

十三年豐佑死子酋龍嗣朝廷以名近廟諱不行冊禮酋龍遂

僭號改國號曰大禮陷播州

滇黔三之三 事略

十

懿宗咸通元年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請成都節度使李福因

之劉潼釋之有詔成等至京師見別殿遣還

二年南詔寇安南攻陷邕州是年九月以左司郎中孟穆為南

詔冊祭使不果行

四年南詔掠嶺州四川節度使蕭鄴大破之又寇邕州官軍敗

沒

七年嶺南節度使高駉大破南詔復取交阯

八年南詔遣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且歸成都俘三千人節

度使李師望殺其使

十年南詔入寇陷嘉黎雅三州

十一年攻成都節度副使王建立戰死

十四年陷黔中是年以牛叢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南詔設書求

入朝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

僖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崃關

二年寇雅州西川節度使高駢檄之

四年酋龍死子法嗣請和親

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使徐雲虔如南詔

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滇黔三之一



事略

主

中和三年以宗室女為安化公主妻南詔遣趙隆眉楊奇鯤

義宗朝行在高駢上言三人南詔心腹宜止而為之上從其言

隆眉等死蠻遂衰不復振

昭宗天復二年南詔清平官鄭買嗣奪蒙氏而滅之僭號大長

和國後梁乾化四年南詔寇蜀王建發兵大破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南詔以朱鬃白馬求婚南漢南漢以增城

公主妻之魏王繼友齋書招諭南詔

明宗天成元年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殺南詔鄭隆置立侍中趙

善政

三年趙善政僭號大天興國干貞尋廢之自立僭號大義南國

後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討干貞干貞走死

二年段思平自立僭號大理國居羊苴咩城

三年南詔段思良廢其主思英而自立

宋太祖至道元年南詔酋長龍漢瑋貢方物

太宗淳化五年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辛怡顯使南詔

英宗治平二年蔣波繡雲龍賜等州蠻來貢波州今歸州雲龍即今雲龍州也

神宗熙寧九年南詔廉義遣使入貢後為其臣楊義貞所弑

元豐三年段氏臣高智昇討義貞誅之立廉義之子壽輝善闡

滇黔三之一



事略

主

侯高昇泰廢之立思廉庶孫正明

五年高昇泰廢其主正明而自立

哲宗紹聖元年昇泰僭號大中國昇泰死子明以父命求正明

弟正瀛立之號後禮國

徽宗崇寧二年正瀛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十九家以歸

按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家註諸書

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大理求欸附

七年南詔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賁李紫球副使坦綽李伯祥來

朝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玳山諸物詔冊其主

和嶽為大理國王按宋史作段和嶽南詔通紀作段正嚴

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求入貢卻之

六年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所優禮答之

孝宗淳熙二年知靜江府張栻令邕管提舉司精選峒丁以制大理

八年大理封其相高護子隆政為姚府等三郡演習演習華言牧守也

理宗淳祐元年黎守闔師古言大理請道黎雅入貢安撫使王珙卻之使道邕

續纂三之三 傳略 三

四年蒙古攻靈關大理將高禾逆戰敗死

十二年元太弟擊大理由臨洮踰吐番抵麗江所至望風欵附

寶祐元年元太弟入大理相國高泰祥死之擒其主段興智仍命安輯大理

二年元兵克昆明遂定雲南諸郡以蠻部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命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統之

元世祖中統元年段興智入朝道卒以子信苴日為總管守大理南詔通紀作智興族弟信苴實

至元二年諸蠻部叛信苴日討平之

四年以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鎮中慶路今雲南府

雲南都元帥寶合丁毒殺忽哥赤王府文學張立道遣人告發詔逮至皆伏誅

十四年遣信苴日伐永昌之西騰越蒲蠻阿昌金齒未降部族

十九年遣天下相答吾兒率師從金齒征緬

二十五年以雲南王也先鐵木兒鎮大理

二十六年始立迪西各路宜慰驛司

二十七年以皇孫甘麻剌為梁王鎮雲南

二十九年改封甘麻剌為晉王

續纂三之三 傳略 南

三十年以皇曾孫松山為梁王

成宗大德五年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雲南土官宋隆濟叛

八月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

六年宋隆濟攻貴州遣也速解兒會劉國傑討平之

武宗至大元年以諸王老的襲封梁王

梁王伐大理破總管段光兵殺其將高蓬

泰定帝元年封帖木不花為梁王

文宗至順元年雲南諸王秃堅叛陷威楚臨安僭號雲南王詔置雲南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率師討之

二平雲南平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紅巾賊攻雲南總管段功擊大破

之梁王以女阿禮妻功為奏授雲南平章無何忌而鳩之阿禮

及從官楊淵海皆從死子段寶嗣此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一甲子

二十七年梁王攻大理不克奏陞段寶為雲南左丞

前明洪武初段寶遣段真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侍制王祿

八年遣中書省知政事吳雲俱招諭雲南王不下死之

滇黔三之一

事略

事

十四年秋七月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

平侯沐英為副總兵征雲南平之梁王投水死

十五年三月克大理俘段寶一孫遂下鶴慶金齒諸路是年六

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先不華陷鄧川十月金齒土官高

大惠拜也先虎都構麓川夷入寇屠永昌

大理土官高生等叛圍雲南都督郭英討平之

十六年征南將軍傅友德都督郭英擊普顏篤大破之篤自焚

死大惠逃為白人所殺

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是年廣南特磨道作亂總兵沐

英討平之

十八年段土官復叛指揮李觀討平之

十九年命傅友德耿炳文再征雲南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緬蠻叛總兵沐英往討大敗之生獲象四十七而還

五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兵再至雲南討曲靖普安孟定龍海

曲麻馬乃等處未靖諸蠻

二十二年廣西府阿赤部酋者滿矣情構越州土酋阿資以叛

西平侯沐英討之誅者滿矣情獨阿資不獲

二十八年西平侯沐春降越州斬阿資梟其首誅其同惡者一

滇黔三之二

事略

事

百四十一人

二十九年甯遠州刀拜爛麓川蠻刀干緬俱叛逐宣慰思倫法

遣西平侯沐春討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麓川平

永樂元年車里宣撫司土酋刀進答侵地虜官西平侯沐晟請

討之上勅晟以理告諭暹答悔懼還所虜及地遣使人謝

三年遣沐晟征八百大甸平之

四年遣官招諭雲南西南夷大古喇小古喇等部落皆願內屬

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

緬甸攻孟養遣行人張洪持諭之宣慰使那塔遣使謝罪詔宥之

十年封汝南王於大理後以遠改封今點蒼山無爲寺有王碑記

洪熙元年戶部尚書夏原吉上言時政請罷雲南採辦金寶數事許之

正統三年麓川酋思任法法夷言王也反征南將軍黔國公沐

晟討之不克都督方政戰死晟驍師怒江思任法陽請降晟信之不進兵方政所請戰不許遂與麾下夜往襲其柵破之既而蠻兵大集政求援不答一軍俱歿事聞上遣使問罪晟曰我主將也失律在我遂不食至楚雄幸上憐之薄其罪仍賜贈謚遣行人祭政贈成遠伯謚忠毅立祠永昌

三之一

事略

七

五年秋七月廣南維摩師宗沙人儂人作亂都督沐昂討平之

六年夏五月遣都御史王驥定西伯蔣貴太監曹吉祥等統東

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法逃獲其妻妾象馬寶玉無算時維

摩州蠻章郎羅作亂移師平之還朝驥封靖遠伯貴進侯爵其

他陞官職者四十餘員

八年秋蔣貴王驥等以征麓川爲名再入雲南

九年秋七月緬人獲思任法函其首獻于軍

十三年靖遠伯王驥帥師復征麓川河西學教諭詹英上章劾

其濫行爵賞老師費財乃班師

景泰二年緬人執麓川思機法獻俘

成化十六年遣都御史程宗撫猛密故木邦部落也其地有寶

井成化初木邦宣慰罕密淫虐猛密會曩罕弄遂叛投緬既而

鎮守太監錢能王舉索寶石不得疏於朝請征之罕弄懼重賂

大學士萬安遣宗撫處宗承安意盡以所略木邦地畀之孟養

諸番不平洶洶欲亂適宏治改元安宗斥罷副使林俊始割其

地還木邦語具田汝成炎徽紀聞

宏治三年你甸鐵索等賊作亂官兵討平之

思任法子思祿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遂據孟養

三之一

事略

七

嘉靖五年孟養思倫法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恭紀歲殺

略無算遂與木邦瓜分其地蓋以報執思任法之怨也詔遣永

昌知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

六年尋甸酋安銓及武定酋鳳朝文叛圍雲南命兵部尚書任

文定討平之

十年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冒餉飲而核之軍士大譟詔罷重官

十九年雲南衛舍人把天持等謀作亂伏誅

二十六年永昌枯柯夷作亂兵備副使韓撫定之

二十九年元江土舍那鑑弒其主憲而自立都御史石簡討之

不克

三十年那鑑殺左布政使徐樾時鑑許降樾受命往撫之入賊境伏發被害官兵從者殲焉詔贈其官逾年官軍大集鑑乃自殺

是年緬酋莽瑞體據古喇宣慰司殺其酋長遂入孟養八百老

瑞體莽瑞體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部署其眾絕其道路二酋皆死盡有其地緬自此始強

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川宣撫多士甯相讐殺遣指揮路九萬撫之

滇案三之二

事略

五

三十九年東川土酋阿堂與霑益土官安九鼎相攻殺巡撫都御史游居敬集師討之為巡按御史王大人所劾詔逮居敬赴京下獄論戍

四十年詔取點蒼屏石五十於大理巡撫都御史蔣宗魯奏罷之

四十二年易門賊李向陽等作亂自稱混天大王掠安甯三泊等州縣南安泥叢諸賊響應巡撫都御史呂光洵討平之

四十二年武定酋鳳繼祖叛殺略無算

隆慶元年巡撫雲南尙書呂光洵討武定酋悉平之奏設流官

改治立守禦建學作城

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弒其主多士甯拔緬

萬曆元年冬十一月命巡撫侍郎鄒應龍同黔國公沐昌祚西征鐵索箐赤石崖擒夷酋羅勤快等七十二村悉平

二年春二月復東征緬等夷秋八月征蒼甸等夷皆平之立營戍守

四年緬大舉攻迤西副使羅汝芳遣兵援之太破其眾瑞體遁去

七年緬破迤西據之

滇案三之一

事略

五

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干崖執土婦罕氏是時莽瑞體死瑞體生時值大雪惟瑞體屋上獨無夜所居室爛爛有光及長沈鷲後善用兵信賞必罰故以亡命拓地萬里滇為之傲死子應理嗣尤險詐有謀略瑞體拓疆多其力六

十一年緬酋莽應裡糾隴川賊岳鳳寇順甯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殺略無算詔以劉綎為遊擊將軍鄧子龍為叅將會諸夷兵大破之斬岳鳳應裡遁去

十三年羅雄州土舍者繼榮弒其父者濬而自立巡撫都御史劉世曾討誅之初者濬悅營長之婦殺其夫而奪之踰年生繼榮稍長即欲殺父濬幽之十餘年既老無子欲以為嗣釋之出

榮稍長即欲殺父濬幽之十餘年既老無子欲以為嗣釋之出

即據州逐父當事往諭乃伴迎父歸竟弒之招集亡命出奴師宗維摩等州世曾乃遣遊擊將軍劉繼及守備張先聲等合兵討之繼榮敗欲走交趾先聲追斬之奏改羅雄為羅平

十五年應裡復珍池西陷密堵送速二城兵備按察使李材遣

遊擊劉天俸擊破之復二城既而巡按御史蘇節論材上首級

不實詔逮材及故永昌知府陳嚴之同知宋儒騰越州知州陳

克侯等下獄材請成嚴之等皆削籍密堵送速二城雖池西屬

來告急同知宋儒難之兵備李材方喜立功遂天俸等皆往

授天俸亦揮行令把總杜林李朝以少兵往而多以中副旗幟

天俸遂以為功報捷材以上聞及驗級則夷兵不知以級往返

二千餘里牛已烏有材等遂得罪既而池西遣人貢方

物入謝而御史疏業已發乃喇其表文進故獄竟具

十七年征緬歸兵作亂討平之初劉鄧二帥入滇多募亡賴子

弟及西事粗定議令散去人給三金眾以為不足官復還之發

遂大謀行劫而東至楊林漆文昌往諭賊不聽幽之空室漆從

地道出遂合甯州士官祿華誥等兵殲之

十八年緬人孟養

二十年緬人蠻莫鄧子龍擊却之

二十一年緬人蠻莫破等練與猛卯多倫分道入寇巡撫鄧

史陳用賓遣兵擊走之

是年巡撫都御史陳用賓城八關於騰衝曰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開設一守備戍之自是緬不敢深入皆廣南知府漆文昌之功

二十二年擒多倫及其子皆斬之用賓復徵暹羅同攻緬緬疲

於奔命自此邊患少息

西韃虜寇臨西羅江知府木旺擊破之

三十三年大侯州土酋猛廷瑞叛討平之改置廣州詔逮參政

李先著下獄猛廷瑞之叛也與其妻父奉學與兵攻堂兄思賢

所過州縣殺掠無算巡撫都御史陳用賓疏請征勦遣參將吳

顯忠直抵順甯破賊眾圍之廷瑞困急乞降而先著聞有旨令

廷瑞擒奉學自贖遂令撤兵廷瑞得遁入觀音山勢復振顯忠

乃再集兵討之誅奉學虜廷瑞檻送軍門用賓謂先著受賄縱

賊以狀聞逮下詔獄死

二十六年車里老搆耿馬孟養等各入貢

採雲南諸礦

二十七年緬攻孟養官軍往援破走之

二十九年蠻莫酋思正作亂焚掠干崖隴川

三十年緬攻蠻莫思正奔騰越伏誅

三十一年緬酋雍罕遣使款貢

三十三年五宣慰司又為緬所陷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賀世祿梁高門等率眾攻太監楊榮殺之焚其屍時榮縱放爪牙四索金寶夷漢洶洶又日鞭責諸弁故乘眾怒戮之及其黨百餘人皆死事聞詔誅首亂者餘勿問

三十五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歸緬殺鎮撫林承恩十一月武

定土酋鳳克叛陷郡城脅推官白明通索府印遂圍雲南巡撫

陳用賓以印予之雲南承平日久武備單弱上下束手無策而賊勢張甚用賓取和藩可待慶雷持不可既而賊日盛勢已不支索印竟予之及用賓得罪慶雷亦解任以其議不堅也

滇繫三之一

事畧

幸

三十六年正月鳳克陷祿豐殺知縣蘇夢暘又陷元謀羅次嵩

明等諸州縣殺畧無算用賓尋發兵討平之俘克等檻送京師

既而言者交章論用賓棄印及總兵沐睿等失機罪詔遣緹騎

逮治及都司張名世武定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祿勸知州黃

榜俱下獄論死用賓在滇十六年其防西事最悉至於建關堡

營屯田檄邏羅以分緬勢俾騰永之間帖席者二十餘年功亦

懋矣而變起肘腋倉皇失措遂至身名俱殞悲夫蓋嘗竊論滇

事若游居敬無功而無罪者也李材李先著罪少而功多者也

用賓功罪相當者也而皆身嬰縲紲或以喪軀任事之難不其

然乎

三十七年多安民伏誅隴川平是年雲龍州土官段嘉龍縱妻

虐夷為族舍段進忠所殺

四十一年耆甸賊攻宜良知縣龔著擊却之時諸賊皆黔國莊

丁節年流劫州縣官莫能捕而宜良庠生梅友竹者亡賴為縣

所踪跡遂購賊至者以死守城募鄉民擊賊破之賊散去捕友

竹於通海戮之

四十七年水西賊掠霑益守備方策禦之敗績時烏撒土官安

效良娶水西女不相得水西攻之效良逃至霑益賊亦追至扣

滇繫三之一

事畧

福

城索效良方策易之出戰兵寡為所破僅以身免賊遂大掠而

去

四十八年雲龍州平段進忠既弑其主時議務羈縻之而進忠

愈肆猖獗逼脅州官殺掠無忌於是巡撫中丞召諸道兵欲勦

之進忠窘急從間道趨永平至龍尾關分守道與大理守謀誘

入關而擒之檻送軍門散其餘黨數百人疆理其地定賦稅焉

泰昌既即位巡撫沈儆劾請減貢金以蘇民困遂奉上諭云今

既稱北方加派遠餉措處維艱特允所請准將每年貢金蠲免

二千金仍進三千兩戶部知道貢金之數原二千萬歷十八年特旨加三千時在京任諸紳往

白司徒郎關中楊君應宿唯詰巨入言于大司農蒲阪揚公
白雲南增貢金事某職掌也當力爭揚公即令具疏上請有旨
免一于兩再有積陳仍如數增大司徒謂彼此相傳始元言竟
以言者未已仍增爲五千節經撫按請免不報至是俞撫臣言
八月題裁大理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竜甸巡
檢三員設守備一員于收甸統兵三百爲四小營防守禦寇

天啟元年九月四川永甯土酋奢崇明奢寅貴州土酋安邦彥
相繼造叛兩省各移白便宜發兵赴救十月巡撫傲炳調合省
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似華監紀並援黔蜀十二月遣都
司李天常指揮黃懋勳張神武等統甯州嶧峨漢土兵四千援
黔師次安莊衛疊水巖官軍陷沒天常死之懋勳神武俱被害

滇黔三之一

事略

垂

嶧峨土官祿崇功子培被執

二年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蜀師次畢節會烏撒土
酋安效長以助逆先伏兵阻截我兵敗績明廷並中軍程坤死
之指揮蔣藩屏百戶盧應藩奉差指揮朱家相張聯斗總城出
走弗及俱爲賊所殺叅將尹啟易統兵四千次烏撒聞效長叛
退保交水二月霑益土婦設科惡目補鮮奈科李賢期曲等叛
焚劫霑倘炎松交白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夷殺管探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衆失衛
所五印掌印指揮唐九官千百戶等被劫奔逃

武定夷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夷數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
管營武舉官陳竭忠

巡撫沈傲炳便宜起原任叅將李思忠督兵赴武定防守三月
添設武尋遊擊一員倘甸守備一員其雲奉政甸守備俱改遊
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帥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
松明知州王育德率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犒賞安插便宜留
之

巡撫沈傲炳便宜起原任叅將袁善督守備金爲貴土官沙源
至米馬爲貴衝鋒首擊賊衆斬級千餘賊退

滇黔三之二

事略

垂

袁善又計擒倘甸夷目阿托獲爲美縣印一有元至正年號
賊攻高州叅將督沙源等兵至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
人其餘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屢經挫衄回巢遣夷目出倘甸
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各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兵
敗死之

武定賊張世臣阿反阿堯張拱漢等脅撤裡等令民叛攻府城
知府胡其樞帥兵民守陣叅將李思忠領甯州祿傳洪洪等漢

七兵與戰大敗之斬首四十餘師進撤甸撤麻邑撤理環川等

若追剿各賊弁各叛夷前后擒斬二百餘級各賊就擒惟張世

臣遁匿張世臣最號凶悍與東川烏撒有婚姻之好阿友等風

耳一戰勝后迎刃而解世臣遂鼠竄

四月遣叅將尹啟易守備李加培周嘉暎自交水督兵進雷益

安効良親統水西烏撒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貢象三加培嘉

暎俱死之

七月補鮮安應竜等攻陷亦佐焚燬縣治民居知縣封存章逃

赴廣西府

滇繫三之三

事略

三

八月補鮮攻越州焚劫關廟村屯巡撫沈傲炳發曲靖兵往援

九月補鮮阿九安應竜等賊攻竜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

戶傅與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關廟攻城六日不克引去

十月安効良兵入雷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后所千戶

劉受祿等弃城投交水

交岡犯安南長官司司竜古哨土官舍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

截斬交兵戰象交人遁歸

十二月阿九安應竜等圍羅平兩月不解州縣絕城以血書告

急巡撫閔洪學遣同知李聲揚統土官竜在田等兵往援遣叅

將施翰統土官沙源等兵策應

三年正月補鮮阿九安應竜等攻破阿邦等若復攻師宗城聲

揚等力禦勝之賊退扎偏頭山二月官兵攻阿邦此得等若斬

賊四百八十餘級

賊首補鮮阿九安應竜等復攻州城官兵斬賊七十餘級賊敗

退應襲白醮如土舍吾必奎追之各斬賊首有差是月奉旨暫

停本省貢金候事平仍進

三月巡撫閔洪學遣副使黃似華于羅平監軍遣遊擊李思忠

于師宗策應

滇繫三之三

事略

三

檄施翰等兵勦補鮮偏頭山等賊斬獲二百餘擒督邑叛首

施恩遠

四月計擒羅平賊首阿九父子等于法于寨殺之是月巡撫閔

洪學檄叅將施翰乘勝追勦補鮮安應竜等至亦佐擒酋婦隆

氏拔歸順坎者蘆塘三營至普安擒應麒及安應龍妻屬斬賊

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平苛政七十二款羅平各夷之亂也

歲額之外溢千三百餘金而諸色橫索尤甚民不堪命亂

所從來矣勒石除苛政七十二款夷漢相慶不問可知

巡撫閔洪學遣叅將袁善率兵恢復平夸衛城弁白水站收招

流散屯種如故五月建交水城移平夷右所官軍守之

改安甯提舉司為瓊井提舉司駐瓊井安甯置課附州征解

水西普安賊兵萬餘攻平夷守將袁善用銃擊賊斬級九數賊

焚屍焚祭而去善又督兵攝之由羊腸亦在越州賊復遁

七月建平夸衛城及白水站土垣

八月巡撫閔洪學發兵兩路援黔左布政使謝存仁督兵出黃

草壩新城馬乃安南所進沿路剿撫斬級五十餘參將曹

神將王聘選張雲鵬等統兵由亦資孔普安進襲土官營斬八

十八級擒賊首段二

九月袁善兵抵安南圍解守將許成名揚文炳郊迎徧師出裕

滇繫 三之一 事略

表

銀千三百兩賑城中軍民

十月水西歸濟比恰弁普安賊萬餘截滇兵于江西坡土官守

備沙如玉單騎冲鋒賊敗官兵乘勝掩殺斬賊一百三十餘級

奪器械元算

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弁平夷樂民亦資孔等站

十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玉保及餘賊七十餘級

益叛首設科李賢就擒設科安邦彥之妹安効良與之通書賢為之用破益平彝炎方等州衛驛站

賊我職官殺官軍百如元算至是兵備右參議王鎮泰將尹啟易計擒之

檄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守招流散被擄人民七百有奇撫定

夷砦一千六十有奇取其親子為質補三年運負築城守之

四年二月遣副總兵袁善督兵鵬剿霑益哈馬谷斬賊三十級

三月水西賊入普安界副總袁善督兵堵截于簸箕羅朋七家

等砦斬賊級四十有一

四月鵬剿霑益革泥法障以那冲等砦擒斬俘獲共二百餘

七月檄武學官李瓊率兵襲叛首張世臣于他頗賊黨勢孤斬

世臣執其妻及子武尋賊平

八月新化州新平縣賊首魯魁魯克等潛伏山箐巡撫閔洪學

檄分守臨元副使胡其慥遊擊劉崇禮分兵搜捕俘斬二百顆

滇繫 三之二 事略

幸

有奇餘黨悉降就地安插立十二哨戍之而還

十一月巡撫閔洪學遣裨將吾必奎等統兵恢復炎方驛招集

其民

十二月朔黔國公沐昌祚卒是月烏撒土酋安効良縛亦佐縣

賊首安應龍弁貴州烏撒衛經歷司各印信來獻勞其使而歸

之還至曲靖府城外被殺

五年二月巡撫閔洪學遣副總兵袁善統兵復霑益州城修復

松炎霑倘四驛站堡

三月安効良忿來獻功人見殺又因我兵進復霑益遂糾水蘭

二酋擁衆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賊數甚夥分兵一圍霑益一攻
炎方副總兵袁善督宣撫沙源力戰勝之賊不能窺霑益守備
吾必奎堅守炎方以老其師袁善等乘勝間出炎方內外夾擊
又勝之于炎方前後五戰計斬級三百四十有奇他死烏銃者
尤算賊遁去

四月發兵霑益勦捕賊黨電更斬賊級八十有奇俘賊屬牛羊
有差

五月安効良復糾水西兵入寇巡撫閔洪學率左布政使謝存
仁副總兵袁善合尹啟易督守備郝太極宣撫沙源率兵堵截

滇繫 三之一 事略

三

是月戊午賊前鋒遊騎至馬竜與吾兵適相遇賊騎見戰象而
驚我兵襲擊賊自蹂躪授首已未戰于磨排山至甲子首尾五
日斬賊級共二千有奇賊从間道走尋甸官兵追及戰于鳳梧
山下殺傷相當賊遂由山頂分兩路遁走我兵又躡其后又伏
兵截其歸路斬數十級賊假道東川因東川斫樹塞路不與通
遂取別路而歸是役賊負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
密遣馬龍酋戈資齎金投賊爲之鄉導賊縱橫曲馬之間及敗
走尋甸度龍勝江或从船或从七星橋又遂窮于鳳梧路塞于
東川而指示徑竇導之出疆皆戈資之爲也比調集景東兵象

如千廣南統手如干及赤石崖毒弩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流
境而賊一夕遁去矣賊退遣人賚金帛諭東川購戈資獻軍門
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夸六月从撫按之奏請以沐啟元爲征
南將軍黔國公鎮守雲南

崇正三年黔國公沐天波巡撫王伉巡按日學潤屯兵曲靖勦
安効良設科餘黨雖世昌平之

四年王伉統滇黔蜀土司吾必奎等屯兵臨安以討阿迷土酋
普名聲初名聲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
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隨御史傅宗龍援黔及宗龍以內艱

滇繫 三之一 事略

三

歸名聲亦回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後巡按御史趙洪範至
臨安名聲率兵逆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巡撫王
伉謂其養癰仇亦習聞名聲不法時甯州土官祿混與名聲互
訐人傳仇欲勦名聲名聲懼乃詐爲祿土官家人訴名聲于仇
以規虛實仇果有即討之言名聲遂反仇奏請檄調黔蜀兵會
討以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名聲敗之進圍阿迷名聲使人
以重賄誘吾必奎復使其下僞約降王伉遣名聲故交莊承差
往諭名聲留之伴使人告急且密語左右曰官兵四至皆不慮
但從某等入其爲可憂莊得名聲語歸告仇仇不知爲計遂遣

將朱永吉往攻某菁伏發必奎黃師先走全師皆陷士昌歿於陣永吉亦力戰死名聲犯臨安恭將溫如珍卻之事聞遠王仇及巡按趙洪範時名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置討總督朱燾元至酒黔以兵威撫定焉

五年普名聲死初名聲叛其兵頭何天衢不從反正自効名聲移兵攻之中砲死其妻萬氏擁眾據阿迷州與沙源諸子定海定洲通招定海為贅壻已復殺定海而贅定洲六年巡按姜思睿議撫萬氏所遣輒被殺廣西知府張繼孟單騎入賊營諭以利害萬氏遂降

滇纂三之一

事略

三

大清順治二年九月元謀土酋吾必奎反初必奎之先為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賈陣後桀驁益甚會黔國公沐天波遣參將李大贊屯會川以防流寇大贊數侵擾諸夷必奎不能堪至是遂聚眾反陷武定縣劫獲雄諸郡縣天波調各土司從大贊進剿十月大贊與土司祿永命龍在田擊破必奎擒斬之元謀平

十二月安南土酋沙定洲反初定洲既贅萬氏兼有安南阿迷之眾復併吞夷地南至交岡及吾必奎反天波調定洲赴剿還留不進必奎已伏誅定洲始至留屯省城外不肯歸聞天波家

饒富定定洲心動陰結其左右為內應以是月朔入城辭行率眾襲天波時變起倉卒天波出西城太夫人陳氏夫人

焦氏俱自焚死天波遂奔楚雄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據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營事王錫袞置貢院脅之與兆元傳檄各州縣旋聞天波在楚雄自率眾追之是時楚雄新為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訓監軍至楚雄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之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追恐楚襲其後留攻楚又公從西來首

滇纂三之一

事略

三

尾牽制土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門閉不得入為畏知所給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又圍武定推官陶光印固守攻四十餘日乃去

三年定洲復攻楚雄時賊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迪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還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已集屢攻不能下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眾圍數月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堅復回攻甯州破之四年丁亥正月沙定洲復攻楚雄時定洲既陷迪東諸郡縣又引兵而西分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統之環楚城

梁三重為久困計畏知竭力固守經八十餘日糧盡援絕不能支會流寇張獻忠死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殘兵由遵義入貴州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三月可望等人滇賊撤兵往接曲靖乃解圍去

孫可望等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執巡按羅國熾聲言欲搗定洲巢穴分兵出蛇花口定洲時自楚雄還省城聞之大懼遂殺故詹事王錫袞於貢院焚南城樓遁走臨安可望知定洲走即由陸涼宜良趨省據雲南

滇繫三之一 事略

素

五月孫可望分遣諸將徇迤東諸郡劉文秀屠武定李定國屠臨安還至晉甯鄉兵拒之復屠晉甯昆陽呈貢歸化

八月孫可望自率兵逼迤西楊畏知禦於祿豐之獅子口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畏知曰果爾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虜婦女可望皆許之即執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時沐天波在永昌可望至大理以書招之天波遣子報命可望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至永昌會天波於北城樓遂攜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五年戊子八月李定國擒沙定洲及萬氏初定洲走歸臨安屯

兵俱革童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為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結蠻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萬氏等數百人

創省際於市

六年己丑六月姚安舉人席上珍起兵討可望被執不屈死之九年壬辰二月大帥取廣西明室由根奔廣南可望安置於安籠所初可望既擒沙定洲自以無名爵難於號召滇黔間由根稱偽號廣西遣使請封乃偽封秦王尋以偽將軍賀九儀請執

滇繫三之二 事略

素

楊畏知殺之至是由根奔廣南可望安置於安籠吳貞毓等從由根謀通定國以圖可望值定國在廣西不能旦夕相援可望知之遣人殺貞毓等十餘人

十四年丁酉可望自貴州舉兵入滇先是李定國由廣西還可望聞之遣其將白文選欲先挾由根入黔文選至安籠適定國至遂與合謀送由根入滇文選回可望欲殺之既而釋之至是舉兵復以文選為總統九月李定國劉文秀逆於曲靖之三岔口文選夜率其本部降定國可望大驚欲回兵諸將力爭乃止可望遂密遣馬寶武大定張勝由尋甸開道襲省城潛通其心

順王尚禮爲內應自領重兵與定國相持可望將馬進忠以其
事密報定國定國與文選疾擊之可望大敗走時馬寶武大定
亦密受由根劉給張勝不由開道反出楊林至則舉火省城及
曲靖皆知之悉嚴兵以待勝至省城絕內應又聞可望敗遂焚
掠而逃爲定國所禽馬寶等同入滇

十月可望還貴州旋赴長沙經畧閣部洪承疇軍前歸誠

詔封義王

十五年

命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由貴州征南將軍固山趙布泰由

廣西平西王吳三桂定西侯墨勒根下都統李國翰由四川三

路取滇李定國白文選等連營於安籠所七星關難公背扼險

拒守大師自水西潛度七星關繞其後定國等潰敗同由根走
迤西十二月大師三路會於曲靖迤東各郡皆歸附

十六年己亥正月朔大師抵雲南二月兵進迤西追殺王國勳

於普溯又敗白文選於龍尾關由根至騰越州李定國復集兵
於磨盤石樹柵扼險死拒大師趙布泰吳三桂力戰破之李定
國走孟良由根走緬甸白文選走緬甸

三月僞將狄三品等投誠僞慶陽王馮雙禮來獻素

百優敘三品等赦雙禮赴京安置

六月

命洪承疇至滇南議進緬機宜招撫流民僞將王會等率屬歸降景

東蒙化麗江姚安北勝鶴慶定遠楚雄永昌鎮沅弁四川烏蒙

東川烏蒙鎮雄等土司悉後先歸附 九月元江土酋那嵩僞

總兵許名臣暗通李定國叛鐸尼吳三桂討平之并獲沐天波

之子忠顯 十月僞將李如碧馬寶楊國明等悉降

十七年正月

命吳三桂爲總管移鎮雲南

十八年正月李定國攻緬甸緬酋請救吳三桂發永昌騰越等

處防邊兵遙應之

四月昆明妖人張錡尹士鏞梅阿四等謀叛伏誅

五月定西將軍愛星阿公至滇大師凱旋十一月愛星阿公吳

三桂領滿漢兵入緬師至木邦分兵追白文選於茶山降之并

降其黨萬人

康熙元年正月緬酋殺明宗室及沐天波等數百人大師次緬遂

獻由根

八月李定國死於景線其僞將馬思良胡順都王道亨以定國

僞將馬思良胡順都王道亨以定國

子嗣與及劉文秀子震來降衆悉平愛星阿公等班師
三年吳三桂請討水西土酋安坤安如鼎等兵次水西坤等負
固久不下三桂計禽如鼎坤走烏蒙烏撒追禽之斬於市明年
水西等處悉平

四年三月迺東土酋甯州祿昌賢新興王耀祖嶠峨祿益王揚
祖王弄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八寨李成林糾合納
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尙甸葉向陽葉正昌石屏龍
韜龍飛揚路南秦祖根陸涼資洪彌勒昂復祖維摩沈應麟沈
兆麟王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謀叛衆至數萬攻臨安陷

滇黔三之三

事畧

素

蒙自嶠峨甯州易門圍彌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縣各郡震動
總督卞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討之吳三桂自水
西遣王輔臣援彌勒趙得勝授石屏賊遁四月吳三桂自烏蒙
回師次第剿嶠峨新興易門等賊七月卞三元張國柱吳三桂
分剿蒙自新興邱北等處克之禽王耀祖祿昌賢王朔張長壽
李成林李世藩李日森沈應麟元慶儂得功悉誅之

詔撫其餘黨李世屏普率勢窮來降悉實其死迺東悉平

九月蒙古侵據麗江府屬中甸地西番二寶法王哈馬臨清格
丁等挈家來奔

十三年十一月吳三桂反初三桂收畜亡命久不軌適

命搬移家口逆黨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貴夏國朝郭壯圖衛瑛方光
琛方學範等密書於內馬寶力贊於外張國柱高起隆王屏藩
等應之殺巡撫朱國治按察使李興元不屈械繫於獄雲南知
府高顯辰同知劉崑皆被杖安置復潛通貴州提督李本深爲
援應雲貴總督甘文焜知勢不可爲謀趨守鎮遠扼賊咽喉以
徵調援兵力圖恢復比至鎮遠而副將姜義先已從賊文焜父
子及筆帖式何善雅圖皆死之三桂遂使吳國貴爲前鋒徑寇
辰沅至荆江使王屏藩由蜀寇漢中夏國朝寇江西又糾廣西

滇黔三之三

事畧

罕

孫延齡馬雄廣東尙之信福建耿精忠同反數省騷動

上命滿漢大兵討之賊不敢渡江既而四川兩廣次第克復三桂屯

兵湖南搜括糧餉滇民困憊引領以望大師

十六年吳三桂求援於蒙古割麗江江內喇普地賂之

十七年三桂死於衡州

十八年海朝龍起兵鶴慶田進學起兵永昌討吳賊不克朝龍

敗由土番走京師進學死

十九年大師取貴州先是郭壯圖等因吳三桂死擁其孫世璠
進屯貴州以拒大師及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統征南將

軍穆占鑲藍旗參贊都統喇賽正白旗前鋒統
魯正藍旗都統釋迦保正黃旗先鋒統領陝納海鑲白旗副都
統麟紀錄正黃旗副都統陶代鑲紅旗副都統化色正藍旗副
都統公圖正白旗副都統宜思孝正藍旗副都統官保鑲黃旗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薩海署副都統盧崇峻總督蔡毓榮江
西總督董衛國建義將軍林興珠貴州提督趙賴山西提督周
卜世等滿漢官兵由湖廣克辰鎮遠清平破偽將軍韓天福於
平越十一月世

二十年正月大師克盤江吳世璠遣偽將軍線
屯兵江西坡

滇案三之一 聖

阨險以待章泰大敗之賊分兵據黃草壩征南
大將軍賴塔統正藍旗參贊都統勒貝正紅旗參贊都統希福
鑲白旗參贊都統馬齊鑲紅旗副都統洪實錄鑲白旗副都統
祖植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滿漢兵由泗城
州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繞出賊後大破之二月賴塔至曲靖全
城歸附線織始遁章泰遂會師於曲靖十九日師抵雲南吳世
璠遣郭壯圖悉精銳迎戰大師夾攻大破於呼馬山下賊嬰城
拒守大師圍之時滿漢兵數十萬方以糧糗為慮巡撫伊闡布
政使王繼文開誠遍諭安集流移動餉召買萬姓踴躍晝夜輓
運未幾伊闡卒

於軍以王繼文為巡撫田啟光為布政使又

命學士佛倫侍郎金鉉等馳至軍中總理糧儲四月賊將馬寶自遵
義由尋甸奔楚雄都統希福雲南提督桑格迎賊於呂合敗之
時胡國柱王緒王公良李匡等復合潰眾於迤西夏國相高起
隆廖進忠王永清等潛聚於廣南大師分路李匡自殺擒高起隆
等俘馬寶夏國相於京餘悉殲於市迤西廣南平八月宣威將軍
紀哈里同副都統希福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由建昌渡金沙江
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翁艾署副
都統張長庚由永甯會師於雲南十月初八日大師移營逼城賴
塔進兵銀錠山蔡毓榮奪重關及太平橋穆占趙良棟王繼文奪
玉皇閣遂至東西寺章泰策應賊悉力拒守王繼文遣人自鶴慶
北勝運紅衣轍至銀錠山晝夜攻擊賊大懼章泰等復書告示射
入城中諭以順逆賊皆有離心二十二日賊黨余從龍吳成鰲
出降趙良棟王繼文領兵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攻
草海賴塔攻銀錠山並分兵防近華浦四面逼城復遣余從龍
入城招撫二十八日城中賊亂線織等擁兵入郭壯圖家殺壯
圖心腹郭得勝壯圖及其子宗汾舉火自刎世璠亦自殺線織吳國

滇案三之一 聖

甯會師於雲南十月初八日大師移營逼城賴塔進兵銀錠山
蔡毓榮奪重關及太平橋穆占趙良棟王繼文奪玉皇閣遂至
東西寺章泰策應賊悉力拒守王繼文遣人自鶴慶北勝運紅
衣轍至銀錠山晝夜攻擊賊大懼章泰等復書告示射入城中
諭以順逆賊皆有離心二十二日賊黨余從龍吳成鰲出降趙
良棟王繼文領兵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攻草海
賴塔攻銀錠山並分兵防近華浦四面逼城復遣余從龍入城
招撫二十八日城中賊亂線織等擁兵入郭壯圖家殺壯圖心
腹郭得勝壯圖及其子宗汾舉火自刎世璠亦自殺線織吳國

柱吳世基何進忠黃明等開門出降城下之日兵不血刃
方光琛方學範於市斬世璠壯圖首級並戮吳三桂屍俱函送
京師三十日章泰遣穆占馬齊入城大兵分守各門籍吳世璠
家產以

聞

二十一年以綏遠將軍蔡毓榮總督雲貴

命勇略將軍趙良棟回京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

賴塔領滿兵暨楚粵山陝各路漢兵續凱旋

命馬齊為鎮安將軍同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希福留鎮雲

滇

三之一

事略

南

二十三年十月鎮安將軍馬齊領滿兵回京

二十七年七月援剿左協兵丁任二等作亂楚省兵變副將廖

貴

陸見起行任二等遂挾黨噪叛欲肆劫掠奔合楚兵右營遊擊官起

鳳力戰不支總督范承勳遣遊擊陳勳麥良璽及曲靖鎮中軍

遊擊張國勳等相機勦撫賊欲出不意攻霑益州承勳預檄千

總孫廷標與宣起鳳內外夾攻賊黨潰散擒任二等誅之餘悉

令歸伍亂乃定

二十九年十一月新平縣土巡檢李尚義誘集土夷數千大肆
焚掠總督范承勳檄臨元鎮總兵王洪仁援剿遊擊劉師周合
兵討之

三十年李尚義被擒自殺餘黨悉平

四十五年九月奸民李天極等謀亂伏誅

四十六年四月調官兵協剿貴州三江獯苗

五十七年八月武定府撤甸土酋常應運等挾讐相攻總督蔣

陳錫遣官兵討擒之請設兵防

五十八年二月

滇

三之一

事略

命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噶錫等領江甯杭州滿兵二千名駐雲

南先準噶爾賊策妄阿拉布坦遣策凌敦多布襲取西藏殺拉

藏罕湯古忒及蒙古人民驚惶奉

旨三路進兵至是五哥等赴滇駐劄以候會師進討

五十九年五哥吳納哈領滿兵二千名鶴慶鎮總兵趙坤永北

鎮總兵馬會伯領綠旗兵一千五百名及麗江土司兵五百名

進藏六月五哥等至查木道會四川兵同將軍噶爾弼前進招

撫結敦七月攻取喇里擒藍占巴丹巴招撫工布竹貢八月克

取墨竹工卡等處策凌敦多布敗走遂復西藏大兵凱旋留趙

坤統綠旗兵三百名駐防

六十年六月復

命五哥吳納哈領滿兵五百名進藏駐防副都統噶錫領餘兵四江

浙

六十一年六月總兵趙坤領綠旗兵自藏回雲南

雍正元年九月副都統吳納哈領滿兵自藏回雲南旋回江甯

十月魯魁土賊方景明等聚眾數百人攻殺猓目施和尚總督

高其倬遣遊擊李化龍領兵捕之景明等逃入土曼方四陳哈

巴塞內復遣人招諭之景明及方四等出降

滇繫二之一

事畧

畧

十二月苦苦腦兒羅卜藏丹津犯西甯邊界

命雲南提督郝玉麟領兵二千名駐劄查木道

二年方景明黨首有才藏匿威遠土州尋逃入困堅等官軍追

殺獲其妻子有才遁走陳哈巴又糾合猓夷劫掠茶山一帶叅

將張應宗等率兵進剿八月陳哈巴為官軍追擊自刎死分斬

其子阿班野賊悉平

苦苦腦兒平提督郝玉麟領兵由查木道回雲南

五年正月總督鄂爾泰發兵捕烏蒙土府祿萬鍾鎮維土府

慶侯等時東川新歸滇轄而烏鎮二土府與東郡接壤尚餘四

川時行劫掠藏匪奸宄為滇黔蜀邊地之患鄂爾泰親至東川

檄招萬鍾慶侯出鞠二酋竟不赴質各攜印逃至四川官兵追

襲其後萬鍾慶侯俱就禽以二土府地改隸雲南鎮沅夷賊

刀如珍率眾作亂時鎮沅初改土設流署府事威遠同知劉洪

度初至如珍等率賊眾數百人劫掠抱母井乘夜至府城焚燬

官廨劫課縱囚洪度被害總督鄂爾泰檄副將張應宗領兵討

之二月威遠保黑老胖等結連鎮沅叛夷聚眾肆掠焚燬鹽倉

總督鄂爾泰檄叅將邱名揚等領兵追剿前後禽斬三百餘人

招撫千餘戶時新平江外土賊阿達烏圖白得等亦糾賊數千

滇繫三之一

事畧

畧

乘機仇殺楊土舍諸村寨直逼縣城聞大兵至乃遁三月生禽

刀如珍等老胖阿達烏圖白得相繼就撫四月茶山茶茅夷

賊麻布朋等叛茶山為車里宣慰司所轄其舍目刀正彥素懷

不軌欲奪土司世職至是陰煽諸夷為亂總督鄂爾泰檄叅將

邱名揚等領兵進剿

六月西藏噶隆阿拉布巴等殺康濟鼐其康濟鼐下頭目坡羅

鼐帶兵報仇戰鬪相持

命雲南及川陝二省大員帶兵往藏安頓料理開化鎮總兵南天祥

領官兵駐防查木道

邱名揚遣守備李定海捕莽芝之賊擊走之復遣人招撫賊黨多乞降麻布朋遁匿慢丁慢五諸窩泥寨官軍捕之窩泥助逆九月李定海兵至倚邦攸樂及江內各山窩泥聚眾數千人劫奪糧運進圍官軍定海連戰兩晝夜退至慢岡賊眾復自四山等內衝截官軍把總王朝選被害十二月邱名揚至蠻坡賊眾拒戰奮擊敗之賊遁走總兵孫宏本親赴倚邦督勦諸寨皆平廉知係刀正彥主使將誅之正彥逃至九龍江外乃遣遊擊雷應萬赴椒攬擒捕

滇繫三之二 事略 渠

為法戛士目擅殺東川兵懼罪詐死以天祥妻沙氏管理其地天佑遂悉沙氏為妻私造軍器謀為不軌至是復遣其子劫掠附近居民鄂爾泰檄參將魏晉國楊國華領兵分道進勦天佑及沙氏屯集三岔口花椒園率賊眾拒敵殺傷兵練官兵奮勇夾攻乃敗走

六年正月楊國華攻克石城各隘魏肅國亦攻破花椒園祿天佑等奔潰入九龍官軍進攻復遁入多賴落莽芝賊麻布朋就擒二月祿天佑遁入老烏老雪山等為官軍所獲沙氏跳崖死

三月邱名揚遣將弁追刀正彥至猛腊擒之時提督郝玉麟在茶山椒攬壩李阿先等復叛統兵討平之

烏蒙米貼士婦陸氏叛初四川磨坡長官司祿永忠早死妻陸氏贅其夫兄永孝謀襲土職未就尋以其地改隸雲南管轄永孝緣事執赴省獄有司并拘陸氏抗拒不出至是副將鄂爾泰領兵三百往捕之陸氏見官軍至藏匿箐中潛與頭目立之戶吞野鷄國跨等謀劫營遣賊黨往四川吞都土千戶德昌等糾兵助逆於是月十二日攻殺壽城陸氏遁入吞都并派總督鄂爾泰檄參將哈元生領滇黔兵討之并檄總兵張耀祖會兵

滇繫三之三 事略 渠

進勦立之戶吞等於各要隘口設滾木插石據險拒守四月哈元生領兵直抵吞都攻破蛇腰馬聖及門坎山五險屯諸處殺賊數千人墮崖溺水者無算五月官軍追陸氏至牟泥箐獲之并斬立之戶吞等野鷄國跨德昌尋亦就擒時四川雷波土司楊名義密邇米貼與陸氏世為婚姻賊黨多竄匿其地四川副將張瑛檄名義赴營諭之不至其所屬部落復截劫糧運殺傷官兵事聞

命四川提督黃廷桂統兵討之并勦雲南總兵張耀祖領滇黔兵分路堵截鄂爾泰調兵三千助之復

令哈元生於江外防守

七月廣西西隆州八達寨農苗顏光色作亂總督鄂爾泰檄副將楊洪領兵赴粵助勦八月顏光色為其下所殺持首出降八達賊寨皆平楊洪等兵回雲南

九月四川兵擒楊名義參將哈元生等撤兵回時四川阿驢土司阿資年幼不能約束夷人然頗效恭順哈元生之赴江外也留之行營候詢阿資母見其子久不歸疑有變又聞元生以事鞭撻其頭目乃與阿資妻父拖科覺過等謀襲官軍是月二十一日元生還至阿驢賊寨突出圍之數重千把總死者四人兵

滇繫三之一

事略

覽

亦多被傷殺元生力戰潰圍出總督鄂爾泰調諸營兵會川兵往勦賊寨負險拒敵官軍奮勇攻破諸寨穴拖科覺過等俱就擒梟斬

七年正月西藏平總兵南天祥領兵回雲南

八年八月烏蒙夷賊祿萬福叛先是土府祿萬鍾以事當按訊其季父祿鼎坤覬得代襲其職率子萬福萬貴首先來歸凡所調遣無不川命及事平改土設流授鼎坤守備赴都引

見鼎坤失望臨行與其子及頭目數十人密約在烏伺間亂會東蒙鎮總兵劉起元撫馭不善萬福等遂於是月二十五日集賊

眾數千圍府城復引四川凉山蠻數萬踵至遊擊劉崑馬秉倫

等力戰死起元潰圍出亦被殺於荔枝河符印皆失其他文武官弁及家口死者甚眾大關魯甸一帶悉為賊盤踞總督鄂爾泰調滇黔漢土官兵分道進勦檄安籠鎮總兵哈元生總統威清一路中軍副將魏翦國總統東川一路并趣雲南提督張耀祖赴工山居中指畫九月烏賊分掠永善縣吞都土舍木谷四哥乘覺殺阿興土千戶安永長鎮雄州逆目施額法漏亦聞風蠢動起於奎鄉參將韓勳連擊破之又有刷刀等以逆書要約故土府隴聯嵩妾二祿氏為亂二祿氏不從飛馳各寨諭以順

滇繫三之一

事略

季

逆賊黨解散刷刀旋亦就擒鎮雄始得無事是月十一日東川土酋祿良珍祿承爵通於烏賊焚掠村寨進逼郡城魏翦國屢出兵擊之賊勢轉盛道路阻梗郵遞不通翦國遣人開行赴省請兵鄂爾泰飛檄楚姚鎮總兵官祿往援提督張耀祖分兵策應二十一日哈元生領兵至得勝坡賊眾二萬餘迎敵奮擊敗之明日復戰元生臨陣親射死夷目二人官兵乘之餘賊大潰時官祿聞東川賊眾恇怯不前鄂爾泰連檄趣之始於二十八日進東川旋下令閉塞四門堅守不出會大軍雲集搜捕各寨夷賊逃竄東川路乃得通十月初八日哈元生同副將徐成貞

自得勝坡進兵至以那遇賊二萬餘元生與成貞夾擊斬賊數千人遂由稻田壩過松林直抵烏蒙恢復府治隨遣將於牛欄江邊監造木筏以待東川兵至會剿十一月遊擊王先領兵渡江至魯甸適遇哈元生游巡兵為夷賊數千人圍困內外夾擊大破之時所檄四川兵已抵豆沙關而韓勳既連破鎮雄夷賊復進屯伐烏關為川兵應援偵知大關賊向眾分三路奪其砦棚諸賊奔潰遂復大關川兵亦於前一日攻克小關因會滇兵接營殺獲無算大關既復韓勳遣將進取永善哈元生亦檄貴州副將劉朝貴授剿凉山一帶約至永善會合時四川遊擊王

滇繫 三之一



事略

至

谷宰領兵自井底過江轉戰而前斬賊二千餘級亦抵縣城十二月哈元生攻破鼠軍獲東蒙鎮印信鄂爾泰令徐成貞署理隨捕擒賊首祿萬福參將南天章亦先後接獲祿良珍祿承爵等東蒙悉平時祿鼎坤已授河南歸德營參將押解赴滇究訊得實與萬福良珍等俱伏誅軍功陞賞有差逮官祿下獄

九年九月

命發雲南兵一千名駐防查木道先是查木道原駐雲南兵一千後議泰甯駐兵二千已足遙應西藏遂撤回至是以馬漢奏稱查木道通藏之要路且與滇省相近仍遣雲南兵一千駐紮

乾隆五年庚申開金沙江已可行舟忽為雷雨所沮兩岸巨石崩壅江心董事者被逮賠帑

十六年辛未五月初六日劍川州地震壞城牆四十餘丈官署民房三百餘間歷斃老幼一百餘口西湖水簾入東湖州牧張浚詳請撫恤人心始安 是年冬斃茂隆廠廠委吳尙賢于獄時尙賢貢象甫歸自京師

十七年壬申敏家破阿瓦城走緬酋莽噠喇

十八年癸酉緬甸木梳頭目甕籍牙起兵敗敏家莽噠喇旋為得楞子所殺甕籍牙擊走得楞覆波龍廠逐桂家以力脅諸土

滇繫 三之二



事略

至

司遂篡緬甸莽氏絕

十九年甲戌莽噠喇之子色亢瑞凍孽妻子族屬男婦八十餘口至猛卯謀內附文武官以聞總督愛必達巡撫鄂一裕檄猛卯十司術瑯驅之出境後亦為甕籍牙所害

二十五年庚辰甕籍牙死其子孟絡立仍與各部構兵如故

二十七年壬午桂家宮裡雁為孟絡所迫往依孟連其妻曩占

與孟連刀派春構禍永昌守楊重毅誘宮裡雁送省殺之于南

門月城內曩占遁去

二十八年癸未木邦降于緬助之擾邊遂犯猛籠殺土目次年

春始退

三十年乙酉孟絡死弟孟駁立揚兵九龍江上出入無忌時提督達其閱邊佳思茅飛咨總督總督乃荷澤劉公藻本書生不知兵遠率師往遊擊何瓊詔奉檄巡查與賊遇為所衝致迷歸路劉倉卒間以陣亡入奏後數日瓊詔由他道還劉張惶失措復自行檢舉照臨陣脫逃例以軍法從事旋奉

硃批豁免予革職而瓊詔已處決多日矣劉愈恐竟于三十一年

三月初三日自殺是年夏楊公應琚以次揆來任總督應琚故重臣且素習封疆既赴普洱嚴守禦謹斥埃甫三月賊盡遁

滇繫

三之一



事略

奏

奏授夷目叭先捧召岡為土司防九龍江而巡撫常鈞旋有莽匪

辦竣即辦緬匪之請蓋不知其為一匪也于是應琚移駐永昌年已耄而所用非人致有新街之敗賊勢大張三十二年四月

十八日木邦失守楊應琚及提督李時升皆被逮時升服上刑應琚賜自盡命承恩公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統滿洲兵三

千調川湖滇貴兵二萬餘大舉剿賊九月冒雨出關十一月整隊入木邦城留珠魯訥守之給兵五千明瑞自率萬二千人由

錫箔進連戰勝賊破其十六棚遂北至象孔糧絕迷道而老官屯額爾登額譚五格所約會勒之師失期不至遂由猛籠引還

為賊所邀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明瑞戰死領隊大臣札拉豐

阿觀音保俱歿於陣賊仍進奪木邦珠魯訥殉楊重英被虜重

英乃應琚次子官江蘇臬使先有順甯人李萬全者為緬主謀

狡詐百出至是謂得之飭順甯府查辦不惟眷屬無存墳墓亦

莫可踪跡矣漢奸之可恨如此逮額爾登額譚五格入都皆伏

誅三十四年己丑春命忠勇公大學士傅恆經略兵事阿里衮阿桂為左右副將軍四月

由永昌抵騰越儲糧檢械七月二十日取道夏鳩江軍士奮勇

大小十餘戰俱破之所歷已二千餘里天暑瘴興經略染病適

緬酋以貝葉文乞降賊目渺旺模亦約哈國與入其營議事乃

取成還師三十五年經略回京復命奏裁永昌永北楚姚曲尋四鎮其餘協營各增減有差並添麗江

順甯二縣附府郭碧鶴慶府為州歸麗江裁姚安府以姚州大

姚歸楚雄降永北蒙化景東三府為直隸廳歸迤西道元江鎮

沅二府為直隸州歸迤南道武定府廣西府亦為直隸州歸迤

得擁貨自雄滇之民則富者貧而貧者逃至是經略面諭以
奏明

皇上再不動兵之語聞者無不額手稱慶云

三十六年辛卯總督彭寶差都司蘇爾相執前約往緬索貢為
所拘自是每歲仍調兵駐邊防守

四十一年丙申孟駁死子隆腳牙立四十七年壬寅為其目孟
嘗所殺緬人殺孟嘗立孟隕蓋襄藉牙之第四子也

五十三年戊申春順甯府知府全保順雲叅將花連布據耿馬
宣撫司罕朝瓊稟稱緬酋孟隕差大頭目業渺瑞洞齋金葉表

滇案三之一 事略 奏

文馴象方物求入貢總督富綱巡撫譚尚忠以聞

高宗許之時督撫以楊重英蘇爾相未經交出難遽信奉

上諭以楊重英之出與不出無關輕重着即將緬使于 萬壽前送

赴熱河象隻貢物按站緩行六月富綱令原任迤東道賀長庚
叅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德勝伴緬使入都俱從優賞賚九月

緬酋送楊重英蘇爾相入關重英卒于耿馬爾相入京召對知
重英並無投緬情事賞給道銜赦其子楊長麟出獄並擢爾相

龍陵協副將是年三月內安南王黎維祁為其臣阮惠所逐奔
赴廣西求救

命粵督孫公士毅率師出關會滇師合勦問罪次年之正月粵師失

利滇亦撤臺還軍 戊申之八月子甫蒞劍川州儒學任軍符
忽下派夫二百名時州牧張鳴鐸調署楚雄縣當孔道勢難交

卸新牧李達係浪穹令兼署本任亦有應辦差務而吏日湯懋
裴委董糧臺城中惟予一人大府札委代理予念劍川至馬白

將三十站以實夫往口糧及安家銀費不貲若折價解局于臨
安開化就近顧募殊為兩便由四百里馳稟各憲即奉批准並

飭寫遠州縣照例通行劍川每夫折銀二十兩羽書令箭催督
嚴切迫籌措完款予已十晝夜身不貼席是舉自馬白關外共

滇案三之一 事略 奏

設二十五臺總以四太守第一總則臨安府刁公玉成第二總

則大理府本公著第三總則麗江府郭公愈博第四總則楚雄

府陳師孝昇粵軍既破黎京黎維祁復位適己酉元旦慶春

飲至諸營驕不設備忽為阮賊所乘廣西許提督世亨戰歿滇
師聞礮聲震天遂撤兵爭渡溺者無算兩路皆失機遂命福公

康接辦阮光平請降乃班師
五十四年己酉春緬使細哈覺控等歸自 京師六月初七夜

河陽宜良江川路南同時地震舍宇人畜俱有損傷惟昆明於
二更後忽儀衛自東來旌麾中夾以燈火罷列數里而撼聲頓

止濱海漁人皆見之次早南城之竹于巷珊屋一屋驚白姓
萬姓二人閣境士民咸謂太和宮真武神顯靈救劫男婦驛絡
進香者逾月不絕

五十五年庚戌緬酋孟隕遣便居未駝等賚金葉表文並馴象
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佛一尊恭祝

純廟八旬萬壽請給阿瓦封號

詔許之仍

賜詩一章

勅一道

滇繫三之一

事略

卷七

五十六年辛亥令糧儲道永慧恭將百福隨帶知州屠述濂往
緬甸冊封六月十五日出鐵壁七月初十日抵阿瓦成禮而還
八月二十一日仍自鐵壁入開關互市約定十年一貢邊境以
甯

五十七年壬子六月委糧儲使陳公孝昇駐中甸協辦廓爾喀
凱旋兵餉十一月蒞事回省廓爾喀原係藏中屬國每歲輒以
值幸以為常後無行番僧估駐防勢積數年捐價不與遂致仇
殺班禪達賴皆奔播無狀先于辛亥春調滇兵會勦觀音山等
處俱已設臺旋以道遠撤回平
是始平海公蘭察績為最偉

五十九年甲寅五月滇垣陰雨兼旬海水漫溢巡撫費公清率

屬步禱天霽水旋退歲仍有秋賴儲使兼管水利陳公孝昇於
日至是水泛時不
大為惠民兼德之

嘉慶二年丁巳黔苗煽亂擾及羅平師宗等處滇省戒嚴巡撫江
公蘭出駐曲靖沿邊俱被焚掠後以苗首韋七絡鬚被獲餘黨

烏獸散遭時疫死亡略盡滇中諸教職以子
張君守恆皆是也惟胡君芳
投効如鄉君有後
獨君梓實君欲陵
蒲以勞瘁卒於軍邀恤典

三月之二十三等日蒙化太和鄧川趙州雲南永北鶴慶浪

寧楚雄大姚元謀定遠祿豐等處以壓鹽致變縛官親門丁

書兇役及本地紳衿之為害者挖眼折足或竟投之積薪中

滇繫三之二

事略

卷七

不可言滇鹽原係官銷而坐井丁書違例買私自圖沾潤尚不
至大為民累自署提舉某在本井攬和灰土溢報餘鹽
幾倍正額至者善之於是銷鹽之地以餘鹽之多寡為殿最反
置額鹽手不問始則計口授食繼則按戶分攤始則先課一鹽
繼則無鹽有課各屬土民訴之天府大府故商籍左祖州縣而
州縣之味良者深以土民為仇追比愈急或立斃于庭或羈死
于獄呈控督撫仍批州縣遂至釀成此禍一二日間十餘邑
不約而同蜂擁聚呼聲如沸鼎惟不敢犯官所構者必隱數
其害民實跡取其親供然後肆毒氣稍平摘辦十許人以取私
仇殺會奏定案有死者有徙者而其所徙所以死亦死者徙
者有以自取也
也天乎人哉

七月廿六石屏等處地震石屏較重直至戊午春搖動無甯

日人皆露宿被難者數千餘口除請帑撫恤外各紳衿捐資

粥編戶得免流亡

四年己未十二月巡撫初公彭齡奏鹽務歸民由井收課並

定夫馬章程滇人大悅正月今皇帝既親政詔許司道專摺

務人告總督富綱心亦內悔方擬定而谷侍御際岐已遠

耶遂置不理十月初中丞抵任採訪與情即據實受議以問隨

奉俞旨令下後緹緝之苦絕於道程夜之呼絕于門舉三十

年之黑霧積陰囑然得觀天日雖深山窮谷中之老婦孺亦無

不日今活我今活我惟望繼此者守而無替漢之幸亦國家

也之幸

八年癸亥維西力些藤鮮蜂糾眾作亂總督瑯公珩駐劍川集

兵勦之逾年始授首餘眾咸就撫藤鮮蜂知醫藥所治病既愈

親愛駐防某千總嚇以邪教得賂方止已非一次繼之者大有

所欲誘而繫之空室下是衷衷憤怒持械劫之去駐防以作亂

三之一

事略

弄

報維西協副將即令千總以兵五十往拒捕反圍傷兵十餘人

並殺千總事遂不可已夫朝廷設駐防原為保民乃以數千

之生靈數萬之庫帑徒供木弁之

一激司其事者蓋亦返而自審哉

師範曰此亦編年體耳數千載之往蹟彙而次之一冊雖所

考實精而所裁尤貴當若歲比而月計之可以汗牛矣中用

夾注蓋古人發明補傳之遺意閱者必知其詳有全繫在分

門而索之可也丁卯中秋前十日

賦產一冊全

民賦

屯賦

雜賦

鹽課

廠課

稅課

滇繫 四之一

賦產目錄

附倉儲 錢法

常產

異產

叢說一百三十二條

陳用賓陳言開採疏

嚴煥重銅運以杜弊累疏

錢法論

倉儲論

正賦

賦產繫

原額田地七萬二千九百八十八頃三十餘畝。新增墾復及清丈額外地一萬四千四百八十頃七十八畝七分。又新增四川貴州撥歸田地一百四十七頃五十七畝又自首抵補軍丁田地一百五十一頃二十九畝五分零。實在成熟民沐田地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二頃七十三畝零。實徵夏稅本折麥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石四斗三升二合一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勺零。實徵夷地免丈照納夏稅麥三百三十石七斗七升八合八勺零。實徵抵補軍丁夏稅麥折米三十六石三斗一升八合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銀二十九兩五分零。實徵夏稅本色收八百五十九石四斗七升五合八勺零。實徵地畝折銀二千一百二十五兩一錢九分六釐零。外除永善縣西媽基等處歸四川。實徵新增夷地二十五段照納夏稅折色六錢麥二十八石二斗折徵銀一十六兩九錢二分。實徵新增貴州威甯州撥歸宣威州本色無耗收一百八石四斗三升三合三勺六沙

折該米五十四石二斗一升六合六勺八抄。實徵秋糧本折米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二石三斗二升三合零外除縣西媽基等處割歸四川屏山縣應徵米七石五斗五合。實徵抵補軍丁秋糧米三百

一十九石三斗五升一合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銀二百五十五兩四錢八分一釐零。實徵元江臨安宣威鎮雄秋糧無耗米八千一百五十六石三斗一升

五合零。實徵師宗縣秋糧無耗折色銀五錢米二十四石八斗。實徵新增夷田一十六段照納秋糧折色七錢米三十一石七斗七升折徵銀二十二兩二錢三分九釐。實徵

滇黔 四之一 賦產

賦產

二

本色籽粒米一十二石一斗二升三合四勺零。實徵新增貴州威甯州撥歸秋糧本色無耗米五百七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三勺零。實徵新增四川屏山縣割歸丁條糧銀二百四十七兩九錢六釐零。實徵條編銀一十萬二千四百一十三兩五錢七釐零。實徵抵補軍丁條編銀二百九十三兩五錢五分九釐零。實徵新攤丁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兩一錢二分六釐。實徵新增麗江府夷丁二千三百四十四丁每丁編銀六分六釐該徵銀一百五十四兩七錢四釐。實徵新增威遠三圈蠻令等村年納人丁銀三十一

兩。實徵新增貴州威甯州撥歸宣威州民戶人丁一百七十四丁每丁編銀二錢該銀三十兩八錢以上係民賦

原額田地一萬三千八百六十頃五十三畝三分零。新增墾復及額外田地一千八百四十九頃十五畝三分零又自首抵補軍丁田地三百六十七頃三十二畝三分零。實

在成熟屯田地八千六百五十七頃二十一畝零。實徵夏稅本折麥六千三百五十二石九斗七升五合七勺零。實徵夏稅折色麥四千五百一十二石六斗八升六合二勺零

滇黔 四之二 賦產

賦產

三

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一千六百三十二兩七錢四分五釐零。實徵本色收一百五石二斗八升一合三勺零。實徵折色收一千六百一十石八斗三升三合八勺零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三百八十九兩五錢三分四釐零。實徵本色豆五十五石三斗三升四合八勺零。實徵地租銀九十八兩八錢一分九釐零。實徵抵補軍丁夏稅麥折米七十一石七斗三升六合六勺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銀五十七兩三錢八分九釐零。實徵秋糧本折米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二石一斗四升一合三勺零。實徵秋糧折色

米六千八百五十六石九斗七升一合七勺零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一千九百八十三兩三錢二分七釐零。實徵秋糧本色穀一千四百七十六石二斗三升一合五勺零。實徵秋糧折色穀三百八十五石七斗三升二合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七十六兩五錢五分四釐零。實徵抵補軍丁秋糧米一千四百八十八石八斗四合六勺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銀一千一百九十一兩四分三釐零。實徵條編銀三萬五千六百六十三兩八錢二分六釐零。實徵抵補軍丁條編銀一千四十二兩五錢六分六釐零。

滇繁 四之一

賦產

四

實徵軍舍丁銀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兩一錢九分四釐零以上係屯賦

實徵觀場田租銀一百五十七兩三錢三分二釐零。實徵差發各項銀五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五分九釐。實徵蒙自趙州楚雄蒙化礦錫鐵課石礦共銀三百九十二兩八錢五分。遇閏加銀一十五兩。實徵魚課魚鈔銀一千七百六十四兩六錢五分七釐零。遇閏加銀六十三兩五錢六分一釐。遇閏加銀二十三兩二錢四分。秋冬。實徵永北廳魚課米三十五石五斗每石折銀五錢折徵銀一十七兩七錢五分。

實徵石屏甯州武定學租銀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一釐。實徵田房地租籽粒丁苴館客站赤銀八百一十六兩八錢二釐。實徵軍餉均徑水利納租充餉籽粒稻谷麥課丁差水夫鋪陳山租灰窰街稅田房地租夷民人戶派納等項共銀七百二十五兩九錢九分九釐零。遇閏加銀四分五釐。實徵驛站充餉站民認辦共銀一千四百二十二兩二錢八分一釐零。實徵蒙化廣通昭毅酒課商稅銀四十二兩二錢六分八釐。遇閏加銀三錢一分。實徵元江開化臨安大姚花斑竹田錢地講浪媽地租戶口食鹽共銀五千五百四十八兩一錢八分。

滇繁 四之二

賦產

五

四釐零。實徵廣南景東差發無耗折色七錢九百八十八石九斗一升七合。實徵姚州海湖無耗折色四錢租穀三百八十四石六合。實徵祿勸縣無耗折色二錢一分穀五百六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三勺零。實徵祿勸縣無耗租穀一十一石二斗九升。實徵尋甸州四十八哨無耗收一百六十一石五斗實徵羅平元謀武定無耗租穀二千一百一十二石四斗九升。實徵景東大姚抵補軍丁秋糧折徵差發共銀二百一十二兩三錢八分。實徵天成等各甸寨土司折色地畝銀二百八十二兩四錢二分九釐零。實徵

中甸維西應納青稞貢賦差發除給各喇嘛寺僧營官口糧
衣單外實徵青稞秋糧大小麥稜雜糧一千九百八十六石
五斗八升五合九勺零。實徵中甸維西貢賦差發稅課雜
糧折共銀一千六百一十五兩一錢一釐。實徵東川府各
衙門并祿氏養贍歸公田一百四十三頃五十畝零該無耗
租米二千三百四十石一斗七合零。實徵廣南府撫幼嚴
氏參軍土知州沈肇乾輸納無耗米一千八百一十石七斗
六升一合一勺零。實徵建水縣猛弄寨長白氏所屬寨民
年納戶口款銀四十四兩。實徵建水縣猛弄寨長白氏秋

滇黔 四之一

賦產

六

糧米一十石。實徵蒙自縣魚課銀二兩

原額馬廠草場學租 窰場牙稅田地租銀三千五十四兩七

錢五分五釐零。內尚有荒蕪無徵銀於聖復新增墾復馬

場地租銀八十一兩三錢五分零。內成熟馬場地租銀已

年報墾地租銀兩俟限滿。實徵秋糧本色米七石六斗二

升五合。實徵地租馬場草場窰場等銀三百三十六兩二

錢五分六釐零。實徵門攤等銀三十七兩四錢七分。

以上係雜賦

通共額徵銀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一錢四分二釐零

起運布政司銀錢一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三兩二錢六分
四釐零存留俸食銀四萬四百五十八兩八錢七分八釐
敷銀兩赴 通共額徵麥米穀菽豆青稞雜糧二十二萬七千
六百二十六石三斗六升七合一勺零放給廩生貧士租穀
八十石餘聽糧儲道撥兵糧年底報銷

鹽課現係寬戶自備薪土出山由井收課任烟戶運銷不

黑井白井琅井雲龍井 安甯井阿陋井景東井彌沙井只舊

草溪井按版井抱母井 麗江井磨黑井猛野井烏得井共一

十五井

滇黔 四之一

賦產

七

額煎鹽共二千七百二十八萬七千四百三十六觔徵正課

共銀二十七萬八千三十九兩七分正額盈餘共銀二萬二

千六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五釐額外盈餘共銀二萬五千

六十一兩七錢六釐

黑井產井五區

大井 東井 復隆井 以上係舊井

新井 尾井附雍正 沙浦井 雍正八年新開 以上五井坐落

六十

行鹽

陸涼縣尋甸平彝河陽路南江川廣西勸諭師宗廣南會
陸涼縣尋甸平彝河陽路南江川廣西勸諭師宗廣南會
陸涼縣尋甸平彝河陽路南江川廣西勸諭師宗廣南會

白井產井五區

觀音小石井 舊井 喬井 界井 灰尾井
坐落楚雄府屬姚州地方
距省五百七十里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太和縣

太和縣 歲行鹽六萬 雲南縣 歲行鹽四萬 趙州 歲行鹽六萬 賓州
縣 歲行鹽一十四萬 鄧州 歲行鹽一十四萬 浪穹縣 歲行鹽一
十五萬 劍川州 歲行鹽一十四萬 鶴慶州 歲行鹽一
百九十八萬 龍州 歲行鹽一十四萬 永北廳 歲行鹽一十八萬 楚雄縣 歲行鹽一十八萬 鎮南州 歲行鹽一
十八萬 南安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定遠縣 歲行鹽一十八萬 廣通縣 歲行鹽一
十八萬 姚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姚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姚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十八萬

雲龍井產井八區

金泉井 諾鄧井 石門井 人井 師井 順盪井 山
井 天耳井 方距省一千二百六十里

行鹽八府州縣

保山縣

保山縣 歲行鹽七十八萬 騰越州 歲行鹽五十二萬 永平
縣 歲行鹽一十四萬 鄧州 歲行鹽一十四萬 浪穹縣 歲行鹽一
十五萬 劍川州 歲行鹽一十四萬 鶴慶州 歲行鹽一
百九十八萬 龍州 歲行鹽一十四萬 永北廳 歲行鹽一十八萬 楚雄縣 歲行鹽一十八萬 鎮南州 歲行鹽一
十八萬 南安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定遠縣 歲行鹽一十八萬 廣通縣 歲行鹽一
十八萬 姚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姚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姚州 歲行鹽一十八萬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行鹽八府州縣

四年新開 坐落楚雄府屬
廣通縣地方距省三百里

行鹽二府縣

開化府 歲行鹽三十三萬觔
蒙自縣 歲行鹽三十七萬八千六百觔

景東井產井四區

磨外井 磨腊井 大井 小井
坐落景東廳地方距省一千二百四十里

行鹽

景東廳境 楚雄府屬 永盛 鎮南州屬 鼠虎 南安州屬 石嘉

蒙化廳屬 南瀾

彌沙井產井二區

滇繫四之一 賦產

彌沙井 橋後小井
坐落麗江府屬劍川州地方距省一千六十里

行鹽

鶴慶州屬 觀音山 上午 劍川州屬 觀音閣 沙

只舊草溪井產井二區

只舊井 坐落武定州地方 草溪井 坐落武定州屬元謀縣地方距省三百五十里

行鹽

蒙自縣 歲行鹽三十一萬八千七百觔 阿陋井 大井 歲行鹽五萬二千一百觔

按版井產井四區

大井 二井 茂慶井 茂帕井

恩耕井產井七區 同一井名坐落鎮沅府地方距省一千四百里

抱母井產井九區 井名

香鹽井產井十一區

香鹽井 茂腊井 平寨井 習孔井 漫卡井 蠻宏井

回子井 馬家井 蠻窰井 猛戛井 茂茂井 以上各井

新開 坐落威遠地方距省千四百里

行鹽

順甯雲州元江石屏新 沅恩樂等府州縣及猛緬猛灣甸鎮康耿馬猛麻車里谷夷地商販夷民自持現價起井買運

銷行

滇繫四之二 賦產

麗江井產井七區

下井 係總名共 巖古井 細泥井 淡井 火須井 高先

井 總名共 鹹水井 淡水井 日期井 以上各井雍正二年

地方距省一千一百里

行鹽

該井鄰探探巴直株人怒人等無附近街市買賣不知川錢煎鹽不給新本備以煎鹽勸牛給各處作新與夷人換易柴枝雜糧以資煎煮用度餘為官鹽運入府境行銷

磨黑井產井七區 總名

磨黑井 磨弄井 雍正三年新開 坐落普洱府地方距省一千一百六十里

行鹽

普洱府發給薪本煎辦
都在府境內賞銷解課

猛野土井產井二區

猛野井

磨舖井

雍正三年新開 坐落元江
府地方距省八百四十里

烏得土井產井四區

烏得井

猛烏井

磨者井

整董井

坐落攸樂地方距
省一千九百里

廠課

金廠年該額徵金七十四兩八分遇閏加金三兩六錢二分

銀銅鐵錫砂各廠年共該額徵課銀八萬二千八百一十

流粟 四之二

賦產

圭

五兩六錢三分七釐令。遇閏加銀三百七十兩六錢四分

二釐零。一徵金廠年該課金一十四兩五錢二分遇閏加

金一兩二錢一分銀白銅鐵廠年共該課銀二百六兩二錢

二分遇閏加銀十七兩一錢八分五釐坐落地方官管理。

一徵金廠年共該課金五十九兩五錢六分遇閏加金二兩

四錢銀錫井硃砂白銅廠年該共課銀七萬七百八十三兩

七錢七釐六毫八絲二忽遇閏加銀三百五十三兩四錢五

分七釐七毫四絲五忽銅廠年共該課銀一萬八百二十五

兩七錢九釐三毫五絲各廠或委員或坐落地方官管理

金沙江金廠坐落永北廳。石羊銀廠坐落南安州。南北

衙銀廠坐落鶴慶州。媽泰白銅廠坐落定遠縣。小東界

鐵廠坐落大姚縣。鴉趕鐵廠坐落鎮南州。只直鐵廠坐

落武定州。馬鹿塘鐵廠坐落武定州。矣納鐵廠坐落武

定州。河底鐵廠坐落武定州。平地噴水灘鐵廠坐落武

定州。大麥地鐵廠坐落武定州。三家鐵廠坐落武定州

。雙龍壘水鐵廠坐落武定州。白衣關鐵廠坐落易門縣

。迷末鐵廠坐落易門縣。三山鐵廠坐落陸涼州。紅路口

鍋鐵廠坐落馬龍州。龍朋里上下鐵廠坐落石屏州。路

流粟 四之二

賦產

圭

南小水井鐵廠坐落石屏州。上潞江金廠坐落保山縣。

錫板等金廠坐落開化府。石羊銀廠坐落見前。個舊銀

錫廠坐落蒙自縣。永盛銀廠坐落楚雄縣。土革喇銀廠

坐落南安州。馬龍銀廠坐落劍川州。蒲草塘銀廠坐落

鶴慶州。沙澗銀廠坐落鄧川州。黃龍銀廠坐落開化府

。淝革銀廠坐落河西縣。方丈銀廠坐落新平縣。惠隆

銀廠坐落大姚縣。金龍銀廠坐落雲縣。馬腊底銀廠坐

落開化府。古學銀廠坐落中甸。黃泥坡銀廠坐落建水

縣。募迺銀廠坐落永昌府轄孟連地方。西里硃砂廠坐

落永平縣。媽泰白銅廠坐落見前。青龍銅廠坐落元江州。白龍猛薩二銅廠坐落普洱府。子母銅廠坐落昆陽州。寨子山銅廠坐落易門縣。永興等銅廠坐落甯州。龍寶等銅廠坐落路南州。二郎山銅廠坐落趙州。銅礦等銅廠坐落永平縣。臨江等銅廠坐落順甯府。白沙等銅廠坐落武定州。斐母三元等銅廠坐落建水縣。金釵等銅廠坐落蒙自縣。烏龍興國二銅廠坐落宣威州。者囊銅廠坐落開化府。發濟銅廠坐落祿勸縣。湯丹普毛等銅廠坐落東川府。孟沙銅廠坐落九龍江外地方。北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西

衙銀廠坐落見前。南衙銀廠坐落鄧川州。阿幸鐵廠坐落騰越州。苴芄鐵廠坐落定遠縣。甲甸罵刺鐵廠坐落武定州。鵝膊子鐵廠坐落嶧峨縣。法泥打礦山鐵廠坐落祿豐縣。上下壩皮硝廠坐落祿勸縣。曲阜撒喇烏皮硝廠坐落祿勸縣。卑浙倭鉛廠坐落羅平州。塊澤倭鉛廠坐落平彝縣。

稅課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嚴禁雲南管課官員不得於額外取錢。英宗至治三年設大理路白鹽城榷稅官秩正七品中慶路榷

稅官秩從七品

明洪武二十三年定商稅三十分稅一設雲南府稅課司大理府稅課司臨安府稅課司霑益州交水稅課局楚雄府稅課司騰衝指揮使司稅課局永昌府稅課司又曲靖府稅課司嘉靖元年革景東府稅課司十年革蒙化府稅課司隆慶二年革昆明縣河泊所劍川州河泊所晉甯州河泊所俱嘉靖二十九年革昆明陽州河泊所三十二年革歸化縣河泊所嵩明州河泊所俱入革甯州河泊所石屏州河泊所澂江府河泊所俱隆慶二年革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五

正統十年奏准雲南大理府所屬河泊所魚課米中半納鈔十一年以雲南稅課原無開辦之處令所司收辨一年為額所收課鈔皆存留為官吏旗軍俸糧等項支用。萬歷六年上稅課魚課之數雲南稅課鈔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二錢五分五釐米麥九百四十四石八斗八升八合五勺海貝五千七百六十九索魚課銀一千三百五十三兩七錢八釐米麥三百五十五石五斗。本朝雲南通省原額實徵商稅門攤酒醋鉛鐵麻市海貝易銀等項各色課程共銀一萬四千八百一兩三錢五分七釐四

絲六忽一微

雍正二年新增歸公商稅銀共五千九百兩又新增歸公稅規銀六千二百兩 六年新增歸公稅銀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五兩三錢零 七年八九十等年續增額外稅銀共四十九百二十六兩八錢

附倉儲

實貯各府州縣并歷年社倉穀麥菽稗青稞共六萬九千九百九石四斗六升二合零 實貯各府州縣鹽井歷年捐納捐輸罰俸降罰學租捐買米穀麥菽稗豆共四十二萬八千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共

六百三十八石二斗一合零

附錢法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雲南行賽典赤言雲南貿易與中州不同鈔法實所未諳莫若以交會貝子公私通行庶為民便從之 成宗大德九年以鈔給雲南行省與貝參用其貝非出本土者同偽鈔論 明嘉靖三十四年題准雲南鑄錢每年扣留本省鹽課銀二萬兩就近買料僱匠鼓鑄年額錢二千三百一萬二千文令參將一員專理每年十月以內鑄完解戶部 四十四年罷雲南鼓鑄 萬歷四年巡按郭廷梧言

滇中產銅不行鼓鑄反以重價購海貝非利遂開鑄局 八年罷雲南鑄錢其在庫錢令貴州運充兵餉

本朝順治十七年令雲南開局鑄錢 康熙九年罷雲南鑄局 二十一年設鼓鑄於雲南蒙自祿豐大理等處 二十四年臨安設局 二十七年總督范承勳以雲南錢法壅賤奏罷之 雍正元年設鼓鑄於雲南府城霑益州城臨安府城

大理府城共建爐四十七座專委總理官一員每爐工匠二十一名月給工食銀三十六兩每爐月鑄錢三卯每卯鑄銅六百觔給鑄炭一千六百觔土確十五個繩二觔八兩鑄錢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七

一百四千文今惟雲南府城東川府城設局鼓鑄每年約得息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零

常產

穀之屬稻 凡百餘種約以紅 麥 有小麥大麥燕麥 黍 有黃黍 黍長蘆粟 稷 有黃稷紅稷 豆 有黃豆白豆紅豆菜豆飯豆豌豆 灰條數種 稷 有稷數種 佛 有飯糯 菽 有甜菽苦 豆 有秋種春種 蠶 有蠶 桑 有桑 麻 有麻 胡 有胡 麻 有麻 稗 有山稗 糯 有糯 黍 有黍 粟 有粟 草 有草 子 有子 米 有米 似 似 而 而 微 微 廣 廣 種 種 多 多 食 食 貨 貨 之 之 屬 屬 鹽 鹽 法 法 油 油 有 有 菜 菜 油 油 蔴 蔴 子 子 蔴 蔴 子 子 脂 脂 蔴 蔴 胡 胡 酒 酒 有 有 燒 燒 酒 酒 白 白 酒 酒 黃 黃 酒 酒 數 數 種 種

花柳 蕩葉 小粉 蜂蜜 蠟 有黃蠟白蠟 布 氈 姚安
 金銀銅鐵錫鉛 水銀 時出時竭亦難專指定
 也在

蔬之屬 薑 芥 葱 韭 蒜 薤 茴香 青菜

白菜 種來自安 蘆葦 俗呼蘿白有紅黃白 蒟蒻 莧
 有紅白二種又 芹菜 苦蕒 麥蘭 蔓菁 蓴 者大理浪穹
 一種馬齒莧 胡荽 一名蒿 荇蓬 樹頭菜 產自石屏
 建水 蓮 胡荽 香菜 荇蓬 樹頭菜 產自石屏
 者佳 蓮 胡荽 香菜 荇蓬 樹頭菜 產自石屏

茄 瓠 者佳 胡蘆 芋 蕨 竹筍 者佳 茭筍 蒲筍
 冬瓜 絲瓜 王瓜 南瓜 金瓜 苦瓜 土瓜 山產土
 瓜 人掘以

食菜瓜 稍瓜 倭瓜 俗名八 銀瓜 穉豆 金豆 俗名紅
 豆 薯蕷 俗名 紅薯 雲板薯 甘露子 秦椒 俗名 蒟蒻 俗
 名 香蕈 出廣西 木耳 白蒜 雞 飛 而 欲 足 之 貌 說 本 揚
 慎 或 作 蟻 蟻 以 其 產 處 下 皆 蟻 穴 通 雅 又 作 雞 蟻 以 六 七 月
 大 雨 後 生 沙 土 中 或 松 間 林 下 鮮 者 香 味 甚 美 土 人 鹹 而 脯
 之 經 年 可 食 若 熬 液 為 油 以 代 醬 菌 有 青 頭 羊 肝 脂 羊 奶
 或 其 味 尤 美 出 臨 安 蒙 自 者 佳 菌 雞 冠 松 毛 一 窩 蜂 黃 羅
 傘 紅 羅 傘 亦 我 等 十 數 種

果之屬 梅 有山梅 杏 李 有刺山麥 桃 舊志以富民為
 者甚 梨 南者佳 棗 賓川 栗 石榴 黑鹽井者佳 阿迷 胡桃 大
 者甚 梨 南者佳 棗 賓川 栗 石榴 黑鹽井者佳 阿迷 胡桃 大
 者甚 梨 南者佳 棗 賓川 栗 石榴 黑鹽井者佳 阿迷 胡桃 大

者甚 梨 南者佳 棗 賓川 栗 石榴 黑鹽井者佳 阿迷 胡桃 大
 者甚 梨 南者佳 棗 賓川 栗 石榴 黑鹽井者佳 阿迷 胡桃 大
 者甚 梨 南者佳 棗 賓川 栗 石榴 黑鹽井者佳 阿迷 胡桃 大

椒 橘 廣川柑又一種 柰 柿 葡萄 麗江林檎 花
 紅 銀杏 枇杷 者佳 甘蔗 梧實 落花生 者佳 羊
 棗 橄欖 俗名 櫻桃 山檀 通海 餘甘 錐栗 楊梅 鎖
 梅 多 梔 俗名 救軍糧 極繁五六月熟味甘可食 葶藶
 茨菰 菱角 蓮子 藕 臨安 茨實

花之屬 牡丹 有紅黃紫香 茶花 奇甲天下明晉安謝肇淛謂
 其十德為詩百咏 趙壁作請近百 優曇花 葉如婆羅而有九
 種以深紅軟枝分心卷瓣者為上 優曇花 絲花如芙蓉而開
 十二瓣遇開 天女花 花似玉蘭而白過之 蝴蝶花 色黃綠相
 則多一瓣 春始開香甚清遠 梅花 有紅梅
 蝶春夏盛開大理上關一株樹大花繁更為滇 梅花 有紅梅
 省之冠其花首尾相銜垂下如串下有蝶泉 梅花 有紅梅

砂玉剪綠 蔓照水數種又大 桂花 有丹桂金桂銀桂三種入
 理上關唐梅寺有唐梅一株 桂花 有丹桂金桂銀桂三種入
 于 杏花 桃花 有桃核碧桃芙蓉 李花 梨花 海棠 丁

香 有紅白 杜鵑 蒙化多至二十餘種 梔子 扶桑 有五 芙蓉
 有深紅淺 茉莉 產元江者 蠟梅 有紫口雀 石榴 有四季 海石
 紅二種 櫻桃 有紅白二種紅為 石榴 有四季 海石
 榴 有紅黃 櫻桃 有紅白二種紅為 石榴 有四季 海石
 有深紅淺 茉莉 產元江者 蠟梅 有紫口雀 石榴 有四季 海石
 紅二種 櫻桃 有紅白二種紅為 石榴 有四季 海石

薇 有五 玉蘭 茄蘭 茶蘼 唐棣 即柳 地棠 木槿 海
 紅 即淺紅山茶自十二月開至 金梅 名花開黃色與梅同時故
 迎春 山丹 俗名 映 辛夷 刺桐 一名蒼梧樹高數丈花開丹
 柳 元江產 小桃紅 木香 有黃白 粉團 有紅黃 佛手花 夜合
 者尤多 小桃紅 木香 有黃白 粉團 有紅黃 佛手花 夜合

者尤多 小桃紅 木香 有黃白 粉團 有紅黃 佛手花 夜合
 者尤多 小桃紅 木香 有黃白 粉團 有紅黃 佛手花 夜合
 者尤多 小桃紅 木香 有黃白 粉團 有紅黃 佛手花 夜合

七里香 瑞香 仙人掌 葉肥厚如掌多刺相接成枝花名玉英色紅黃實似小瓜可食

剛籜 花黃而細土人植以為籜又一種形類雞冠以上俱木本 蘭 有七十餘種勝蓮有紅

蓮 三種又二色 芍藥 有紅紫菊有九十 水仙 素馨山野蔓

廣植藥紅花白質秀香清亦有四季開者舊志即南方草木

狀所謂即悉若也稱其種來西域又滇畧云南詔段素與好

之故名通雅云南漢劉鋹之姬鳳仙俗名玫瑰 地湧金蓮

曰素馨莽處生此人以名之 玉簪 秋海棠

剪紅羅 魚子蘭 十樣錦 萱 迎春 報春 凌霄

石竹 五色錯雜 金錢 鸞鷓毛 罌粟 有五 虞美人 扁竹

類萱花十姊妹 西番菊 西番蓮 西番錦 水丁香

一名紫 金盞銀臺 長春 佛手 向日葵 又有蜀旋菴

百合 石斛 山礬 燈籠花 燈盞花 仙鶴花 宛如飛鶴

鷺鷥花 蝴蝶戲珍珠花 白色花開如蝴蝶狀中有圓

有厚尾象牙美人數種元江 吉祥草 通草 蒲草用以織

又產緬芭蕉公芭蕉二種 虎鬚草 鳳尾草 魚眼草 薜荔 即香

蒲 蘋 藻 荇 葦 蘆 茅 燈心草 鐵線草 火

草 紫草 夏枯草 藜草 虎掌草 馬鞭草 青蒿 附

木之屬椿 松有油杉杉松柏有側柏圓柏合 梧桐 楊

柳 白楊 槐有黃白 栗 有板栗毛栗黃栗 花栗 棠梨

楸 楠 黃楊 黃楊 俗名黃 冰冬瓜 楷 柞 檉 梓 冬青

枹 柘 紫榆 桑 檀 檜 櫻桐 櫟 觀音柳 樹高數丈

葉如茴香 羅漢松 綿木 皂角樹 無花果樹 紫竹

攢竹 水竹 苦竹 觀音竹 鳳尾竹 慈竹 篔簹竹

貓頭竹 實心竹 東坡竹 龍竹 筋竹 附

藥之屬茯苓 姚安者為上尋甸 何首烏 香附 賓川 沙朮

土人淺者佳川芎 苦蕒 當歸 臨安 地黃 天門冬 高氏

麥門冬 防風 桔梗 白芷 柴胡 前胡 安密 半夏

厚貝 南星 黃連 江開 黃芩 乾葛 升麻 貝母 白

芍 赤芍 白豆蔻 遠志 石菖蒲 威靈仙 天花粉

富氏 牛膝 秦艽 黃精 猪苓 澤蘭 重樓 常山

薑黃 大理 細辛 麻黃 香薷 木通 紫蘊 荆

芥 薄荷者佳 蒲公英 骨碎補 草決明 益母草 豬

苓草 穀精草 龍膽草 木賊草 菊花 金銀花 臨安

紅花 旋覆花 兔絲子 車前子 史君子 金櫻子

五味子 青箱子 枸杞子 補骨脂 薏苡 臨安 葶麻

子 覆盆子 蒼耳子 石楠藤 瓜蒌仁 牽牛 葶麻

大野 楮實 枳殼 陳皮 青皮 賓川 地骨皮 桑椹

者佳

桑白皮 桑寄生 厚朴 石膏 滑石 麝香

羽之屬鷄 鷓鴣 鴉 雀 鷹 鳩 烏 鴉 燕

鵝 鸚鵡 鸚鵡 倉庚 鶯 鶯 鶯 鶯 鶯 鶯

畫眉 白鷓 灰鷓 錦鷓 鷓 鷓 鷓 鷓 鷓

野拖白鷓 黑頭公 秧鷓 呀木冠 鴛鴦 鷓鴣 子

規 鷓鴣 鷓鴣 十樣錦 巧婦 天白了 哈喇鷓

毛之屬馬 牛 羊 大豕 貓 羸 驢 獐 鹿

兔 鹿 麋 猴 猴 虎 豹 熊 豺 狼 獺 狐

狸 鷹 羊 野豬 蠟 鼠 鼠 鼠 鼠 鼠

類聚 四之二 賦產 三

鱗之屬鯉 鯽 鱖 白魚 黑魚 金魚 油魚 鮎

鱈 鱈 蟹 龜 鼈 鱉

蟲之屬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蠅

異產

雲南府屬香糯 出富 大華茶 出太華山色味俱

頭極 烏帕 鉛粉 銀珠 黃丹 俱出 石綠 出易門有

花石 取清盆中作玩者志可為壽血誤 煇硝 今無 坊棗

如琪花 產晉甯天王廟冬花 巨竹 山易門高數尺 芸香草 出昆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武定州明礬 出元 礬石 沙江龍腦石 出獅子山有酸角 形似

味甘 梭羅木 五色石斛 出祿勸普渡河 巖羊 勸 鯖魚

大理府感通茶 出太和 蘆子 出雲州紙有青紙粉 墨 靛 俱出

胭脂 出雲南 紅布 出雲南 點蒼石 出蒼山麓白質黑紋有山 紅花

乳扇 酥油 高河菜 出蒼山高河泉 莖紅葉綠味 龍女

花 太和感通寺一林樹高數丈 黑竹 出浪穹色黑 工魚 一作

出洱海如鱗而細長 螺 蛋 州 越

類聚 四之二 賦產 三

楚雄府響石 清越可為磬 越瓜 霍香 班竹 青魚 出黑

住木槌 一名善提子 圓木羅布 即檳布也 檳 錦雞 州 白鷓

玉 珠砂 海金沙 寶石 俱出猛細若水晶墨玉諸品尤

石 白茄 飛松子 波羅蜜 實大如梨 薑 稷 麻竹 其質

黃 黑藥 阿魏 沒藥 乳香 兒茶 冰片 哈芙蓉

可絞繩 花斑藤 出高黎貢山 外色 排風藤 薑葉 產與元 硫

織履 斑中實可為杖

未考其所自出姑存其名 雲母石 催生石 可治產難 紫英

兩蓋因其出永昌 永昌來實

兩蓋因其出永昌 永昌來實

兩蓋因其出永昌 永昌來實

兩蓋因其出永昌 永昌來實

兩蓋因其出永昌 永昌來實

兩蓋因其出永昌 永昌來實

神黃豆 青花豆 可治象時魚 始出味鮮美 竹鮑騰

麗江府無芒麥 出寶山穗無芒而實圓 和尚蒜 種薑 外江自然銅 產

定在亦花馬石 青石 漆 葡萄 外江荆花 紫金錠 以

山水和藥為之 旄牛 舊志作旄牛 尾可作纜 琵琶猪 石耳 形如木耳

食延年 數珠菜 生江中形如海棠果 紅而小味酸 榧子 出劍川

山驢 青銅魚 不盈尺夏月始出 蝦米 產者尤細 蠱草

順甯府蓮子 出雲 漆 猩猩果 色紅味酸 子 班竹 出雲 濮竹

即南中志所謂相去一丈可受一斛 藤竹杖 雞血藤 出

者今產不過去二三尺受一合而已 賦產

州熬膏 蛤蚧 綠鳩 長鳴雞 矮犬 毛深足短即竹 脆蛇

治血症 取人則斷人去後續 取而乾之可治腫毒

永北廳石花菜 鹿茸

蒙化廳石黃 母山自然銅 有無白 鹹 出舊定邊 縣能去垢 乳扇 酥油

棉花 紅花 人面竹 節如錦雞 沙溝魚 大僅如指美 同滇之金線

水蜈蚣 冬月出 淡江 中味肥美

景東廳沙羅布 羊肚布 織文如 青紙 石風丹 生石上能 療瘡毒

仙茅 苦子 淨蕉 布子而生本大 孔雀 竹龜

普洱府茶 產攸樂革登倚邦并妙曼尚慢撒 蘆子 甜符

石青 出白 盧膏 神黃豆 稀短藥 中用之

臨安府藕粉 水 出建 沙糖 出建 水 淡豆豉 出阿迷 能 紋布 出通

海 勝沉香 西 出河 柚 扶桑花 鴨鷄 出通海 杞 籠湖 鷄身 鴨

元江州檳榔 一名仁 頻樹 高數丈 旁無附枝 正月作房 四月

嚼之味香美 蘆子 產山谷中 蔓莖叢生 夏花 葉 家園 遍植

且寬中消脹 蘆子 秋實土人採之 晾乾收貨 葉 大如掌

羅樹 高數丈 實 乾生 大如 珠 猛果 形如木瓜 熟 酸 角 蘇

冬瓜 色似楊梅 香甘 迥異 賦產

木 麒麟竭 舊志木 高數丈 葉 類 櫻桃 脂 流 樹 中 疑 鱗 蛇 膽

舊志有黃黑二種 長丈餘 且四足 能食 鹿 春 夏 在 山 秋 冬 在

水土人取食之 其 膽 治 牙 痛 解 諸 毒 黃 為 上 黑 次 之 今 俱 難

得 孔雀 白鵬 泥滑滑 即竹 鷄 能 矮 鷄 俗 名 獵 夷 鷄 黃 魚

味甘肥 肉金色

鎮沅州南棗 沙羅布 白鵬

曲靖府茶子 叢生 單 葉 子 可 作 油 棉花 石燕 出響水 類 燕 有 文 雄 大

病馬蹄香 木瓜梨 圓松 油蝦 出陸 涼

激江府土青 青皮香 陽 靛 出 新 蔓 胡 桃 出 江 川 形 如 扁

櫻皮 仙茅 出河 蘆甘石 康寶魚 一名 駱 鮮 出 河 陽 撫 仙

湖 凡 山 麓 水 涯 之 石 洞

曰窠箕魚出水涯石穴土人挾巨筍汨水承洞口而取之鱗細味美長五六寸腹多映乾亦不空舊志詠康郎楊慎以為瀛寰謂其乾青魚出舊陽宗明湖味礫魚出江川星雲湖似而中卒未確極佳瞻呼療目俗呼為大頭魚紫鱗出舊宗陽

廣南府雲竹 千張紙木實也形似扁豆其中片比氣痛草果

開化府馬金囊 即紫檳榔嚼之飲水 葛黃 攀枝花 蘇木

桃榔 可為麵濟食 櫻竹 鱗蛇膽 出安南長官司 與元江產者同

東川府木棉 漆 降真香 菊花浸 出巧家 宋似菊 法落

海 出法憂 治心痛 鷓鴣

昭通府筍竹 一名羅 方竹 三竹皆出 賦產 山中

滇繫 四之一

廣西州鷄腿竹 產山谷開海節上 透明魚 出瀘源洞口其大 白無鱗畜水盆 中藏腑俱見 如指額有肉角色

銅出於滇凡四十八厥最著者東則湯丹落雪西則蘆塘膏

白廢舊開新繁猥難數特著攻採者之名目焉農部鎖錄云

厥民多忌諱石謂之硃上謂之荒好謂之徽佩金器者不入

礮有職位者不入礮不鳴金不然爆不呵殿祀西嶽金天祀

礦脉龍神謂龍神故熨夷畏見冠帶吏也硃謂之礮礮石堅

謂之硃硬以火燒硃謂之放爆火礮一片謂之刷礮長伏硃

謂之擐大礮謂之堂硃防土崩架木撐撐謂之鑲入硃尺寸

若干謂之排煎礮為扯火配石為底子多配謂之稀少配謂之稠木柴燒礮謂之銀有經一二三銀然後入爐者謂之銀

黑母待於 銀者謂之一火成銅滿一晝夜謂之飽火晚煎曉

成謂之半 火銅面謂之油銅渣謂之埽一圓謂之餅餅謂之

紫版再煎 謂之蟹壳煎不成銅謂之和尙頭收拾渣滓謂之

淘荒洗埽 凡礦錫鐵為上墨綠次之黃金箔又次之凡鍊白

火者荒也 青火者硃也綠火黃火各如其礦之色惟紅火為

上乃錫之 光火烈礦鎔其埽先出流注如金膏以水沃之成

團曳而棄之埽盡而紅光發則銅存焉乃拆爐封融液如錫

滇繫 四之一

以灌澆之 成餅缺而出之沉於水次第而沃之而缺之而沉

之盡鑪或 得十圓或十餘圓自面起者徑尺餘以次第遞差

而小入底 徑數寸蓋有數存不可強也無俟煉者為自來銅

銅錫於山 為天生銅天生銅為銅母不能採凡礦之為物善

變忽有忽 無為跳礦小積為窩為雞窠礦入不深者為草皮

礦臨水外 行首為趙江礦內行為進山礦進山最佳可望堂

礦礦脉微 露謂之苗細苗如線謂之引土石夾雜謂之鬆荒

鬆荒易攻 鑿其礦不長久凡攻鑿喜硃硬則久可獲大堂

凡礮畏馬 血塗之則礮走凡礮畏印封封則引苗絕凡礮最

變採礦盈山未及煎煉或化為石棘人居土房旁有墜磨其
色忽青碧塌而歛之銅液飛注此神化之極也凡厥之道厥
有厥主聽其治平其爭歛金而入於金府府一人掌銅之出
入史一人掌官書以治凡胥二人掌僭伺之事游徼其不法
者巡其漏逸者舉其貨罰其人以七長治厥事一日客長掌
賓客之事二日課長掌稅課之事三日爐頭掌爐火之事四
日鍋頭掌役食之事五日鑲頭掌鑲架之事六日嗣長掌磔
硎之事七日炭長掌薪炭之事厥徒無數其渠曰鑄手其椎
曰尖子負土石曰背荒其名曰砂丁皆聽治於鍋頭其管以

鑄四之一

賦產

六

荆曰條子其縛以藤曰指其法嚴其體肅其八磔也曰下班
晝夜分爲二班其燈曰亮子直攻橫攻俯攻仰攻皆因其勢
以巾束首掛燈于其上裸而八八深苦悶鑿風硎以疏之鑿
深出泉穿水洩以泄之有泉則礦盛金水相生也凡量礦以
桶凡礦一石得銅八十斤爲上六十斤次之四十斤又次之
三十斤又次之不及十斤爲下凡銅紫版爲上鎔紫版百斤
得蟹壳八十斤則淨銅矣以充京運次則以運省倉以供東
川鑄局張君雜記云裏糧搭席棲其上曰火房招集工力曰
小伙計或稱弟兄司飲食者爲鍋頭架鑲木者爲廂頭開礦

曰打磔子硎有引線老於厥者皆識之依線打入一人掘土
數人出之曰背荒土內有豆大硎子曰肥荒檢之尙可煉以
易油米硎之深下者曰井洞開之平者曰城門洞洞中石圍
土砂者曰天生洞洞口不甚寬廣人皆僂僕入內慮陷支以
木間二尺餘支木四曰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上有石則無
慮廂亦不設洞內五步一火十步一燈所費油鐵約居薪米
之半而編查防奸按制得宜則有司之責甚重矣硎之最佳
者曰綠錫蠟煉千斤則銅居其五六次曰白錫蠟爛頭錫蠟
再次曰硎錫蠟銅居其三四下者曰牛版筋僅可數炭價

鑄四之二

賦產

六

若夾石硎稠硎哈硎則每千斤不過得銅四五十斤得不償
失遇者有憂色咸品搭於佳硎內以煉煉礦曰扯銅其法礦
千斤用炭七八百斤不等爐如夾牆底作圓窠鋪以炭末始
加礦炭置硎上竅其後置風箱前下開孔如半月封以泥稍
上復開一孔火盛硎鎔則硎自此出而銅沉於底礪竭流則
銅成之候矣鈎去半月封泥先掣餘炭既淨用老飲潑之設
投以水則爆炸而銅不完好少間銅面凝結鉗出如蟹壳次
第發取每爐得銅可六七餅呼之曰元至土洞深開爲積霖
所陷曰浮洞鑿者不得出常悶死或數人多至數百且數十

爲寶氣所養面如生有突立向人索飲食者啐之卽僵仆名曰乾蟻子每廠衆雜老成一入爲客長立規最嚴犯者受其責辱不敢怨常有東西異線打入共得一硯者必爭經客長下視定其左右兩比遵約釋競名曰爭尖子品尖子合錄與記而互明之大略已具矣

滇南大政惟銅與鹽鹽皆井鹽設提舉司三其不歸提舉者歸州縣官黑井白井各五瓊井一黑鹽歸省店行二十一州縣商販銷白瓊鹽行二十六州縣官督銷統歸三提舉雲龍井八行八州縣安甯井五行三州縣歸州牧徵阿陋井十

滇纂 四之一

賦產

幸

一行二府縣歸大使徵景東井四行五處歸廳徵彌沙井二行二處大使徵只舊草溪各一行二處阿陋大使兼管按版四恩耕七抱母九香鹽十一麗江七磨黑七猛野二烏得四或由州縣官與大使或聽民自銷上課此其大較也考雍正間額煎鹽二千七百二十八萬七千四百餘斤正課銀二十七萬八千餘兩盈餘銀共四萬七千七百餘兩如是而已後來公私交迫總歸鹽銅加煎加銷至餘於倍鹽政大壞民力不堪奸民乘之而起圍城網吏耐賤投穴總以鹽爲藉口此有鹽地方所以愈不可爲也竊惟滇境之闊其幅員可以包

乎江浙兩省而地丁錢糧曾不及大府之一江浙山郡甚多亦如滇南而賦役懸殊者則不均之故也地方官無漕糧出辦不得不假鹽課以轉動之大吏又視行鹽之區爲利藪官累日深民怨滋起職是之故夫滇之兵米僅足養兵猶且不支鹽課銀以支兵餉與官俸猶且不足歲仰於各省協濟銀累巨萬疲內郡以濟邊方幾成爲甌脫無用之地惟開滇時田賦甚輕數百年來相習以爲固然一旦清釐其勢有不能行况於鹽務略一加煎加派羣呼而起禍幾不測方今正額且不能銷所加化爲烏有愈貧者愈貧由計之不審也惟是

滇纂 四之一

賦產

手

因仍原額與之休息尙可以支撐故詳志諸井使有所考焉銅綠卽綠礦也以煎銅不及錫鐵珠爲器皿值兼金靡之爲顏料名之曰大綠亦貴物在得所用耳出羅次武定祿豐諸廠鍾乳石之津液凡滇中諸洞之奇皆其凝結而成者色白如乳故云石琉磺滇中各出而惟浪穹之天生黃其值比金石中黃見於抱朴子滇山盡石其黃往往有之蒙僊石母山出石黃

石燕石蟹到處有之可塗瘡馬龍州出石燕有文大曰雄小曰雌碌秀部亦然土人言天將雨燕隨風起舞滿天風止落地仍爲石

楚石出大理點蒼山解之爲屏及棹面有山水物象如畫寶貴聞於宇內高督爲十品層巒疊嶂積雨初霽羣山傑立雪意未晴雪峰千仞巖岫半微水石雲月雲山有逕淺絳微黃孤嶼平湖各係以詩然其景不止此或高公所得僅此耳楚石似若可喜及讀張佳印三石篇爲禍地方曷有極耶嘗於祿勸學宮見所砌長石板旭日初照作柏葉紋使匠作油發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畫

必大顯但其粗脆易剝不如楚石白潤堅緻故不中屏材耳間有解木中間亦作種種物象者可知天地間何所不有諸洞物象皆成自天然而窳變大士蛤藏佛像其小焉者也銀亦上幣軍國之巨政也中國銀幣盡出於滇次則嶺粵花銀來自洋船他無出也昔滇銀盛時內則昭通之樂馬外則永昌之募龍歲出銀不貲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大吏不達時政禁銀廠以事銅廠自是銀耗銅充每銀二十四銖至準銅錢二千五六百遠處且準至三千四官民交受其困銀廠之磽硲丁衆名稱大概同銅廠至於煉銀則用推爐照

子爲稍異然銀成總由底母倭鉛同其常也有此廠銀官而彼廠不宜降而下之至有點烏泥青苔而成者由此參悟而知神仙黃白之說未嘗不可信同一石也得底母點之卽成銀西番估舶市中國倭鉛歸以藥草煮之卽成花銀轉販於中國此非明著大效乎滇南銀廠十有六

鉛鐵所出地方多唯蒙自之錫名於天下卽唐貢所稱鐵也其廠名曰個舊個舊之錫響錫也錫不雜鉛自響也木邦土司亦出響錫滇南倭鉛廠二鐵廠二十錫廠一

金出於北金沙江所謂金生麗水也淘洗得之工費正等惟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畫

掘於平地得金塊大小而利贏滇志所稱麗江金沙江出金姚安龍蛟江出金永甯府出金臨安安南長官司出金金於滇出爲多葉金條金咸萃於滇而累滇亦甚前明中使藉採金採寶井以虐滇往往至於兆亂亦可以鑒矣滇南金廠二一在永北之金沙江一在保山上潞江一在開化之錫板又案續博物志云生金出長傍諸山取法以冬或春先於山腹掘坑方夏水潦蕩沙泥土注之坑秋始披而揀之有得片塊大者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兩先納官十分之八餘許歸私仍累勞効免征賦懋金出麗水河賧川有罪送淘金

所最爲重役會同川銀山出銀鑛私置冶官收十之三諸鑛
川有錫山出錫彼時滇不入宋版圖而能詳之若此則李志
勝范志矣李與范同時人俱南渡以後

玉出於南金沙江昔爲騰越所屬距州二千餘里中多玉
夷人採之搬出江岸各成堆粗礦外護大小如鷄卵石狀不
知其中有玉弁玉之美惡與否估客隨意買之運至大理及
滇省皆有作玉坊解之見翡翠平地暴富矣其次利雖差而
亦贏最下則中外盡石本折矣氈包席裹遠運而來有貴而
置之密室或賤而棄之離落且用以拒門然珍者解開轉成

滇鑛

四之一

賦產

書

白石賤者解開反出翡翠雖老於作玉者不能預定此卞和
所以泣也按南金沙卽禹貢之黑水江之自出包西藏上通
甘肅所謂雍望者應在於甘肅言雍州望以爲祭者也故雍
梁二州皆以黑水爲界猶充豫雍共界河徐揚共界淮耳後
儒謂有兩黑水豈淮河亦有兩哉雍州之貢球琳琅玕梁州
之貢璆鐵銀鏤砮砮周制合梁於雍滇於禹貢屬梁州於職
方屬雍州想古時黑水上流必巨採玉者多於其中故球琳
琅玕盡爲雍州之貢梁但貢璆砮由玉出之少耳自上流漸
湮所謂黑水者其流甚細又時隱時見幾無從脈其源流而

江之精珍隨水而下盡歸於梁州滇南正界大金沙江故出
玉爲盛凡滇產諸玉皆當日球琳琅玕與璆砮之遺也職方
亦云其利玉石則採玉攻玉爲民利所貫同今川陝不聞有
玉玉出黑水之大金沙江脈水道者得吾說而存之其亦可
以談禹蹟也夫

圖書石出金沙江

獅山

藏香出中甸中甸多喇嘛黃教紅教盡居於此成村落且出
活佛少長藏僧來訪以厚幣迎歸王其藏甸人能作此香如
線香甚纖細長二尺一莖爲束滇中貴之以爲通神明凡房

滇鑛

四之一

賦產

書

樟產厄天花危篤焚此香卽平安

琥珀出永昌地中有琥珀旁不生草掘深入九尺卽得之其
大如斛削去外皮中卽琥珀土瑪瑙出永昌哀牢山支嶺琥
珀瑪瑙字皆從玉則亦玉類也本草以琥珀入木部謂松化
菟絲下有茯苓轉成琥珀也今云削皮殆其然歟

白玉翠玉黑玉出蠻莫土司琥珀之屬出孟拱土司寶石寶
沙碧霞璽之屬出猛密土司

寶石卽漢書哀牢傳所謂光珠出於猛密土司之寶井井有
數處夷人環屋圍之取得佳者緬甸持去元時謂之凸凹石

以紅刺爲上品重一兩二錢值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累朝寶重其次淡紅色嬌曰刺深紅石薄色嬌曰避者達黑紅曰苦刺泥紅帶黑黃曰古木蘭凡四品張含謂須以紅透者爲寶嘗於王太監處見之比輒紅則黑比硬紅則乾以予在滇所見皆苦刺泥也而價且巨萬矣

碧霞璽一曰碧霞玳一曰碧洗皆寶石之類出猛密上司中五色俱有以深紅透水爲最紫黃綠間白色次之白黑二色最下

印紅亦寶石之類方徑不過數分投之大水缸中紅光即映

滇繫 四之二

賦產

美

滿缸以嵌冠上臨陣則矢石俱不能及敵人望之如見仙佛圓光皆驚怖此其所貴也

豪猪牙亦寶石之類取形似而名也臨陣時以挂胸前矢石不能及故蠻方貴之甚至以諸寶嵌於頭頂及身以雄長於諸部在得所用之耳今居中國而不得所用何爲求之哉張君記云寶井在阿哇國界井深寒蠻服砒始敢下取石子滿囊負以上寒戰欲絕每袋謂一_{精改}切 索價甚昂江右客買之是時容猶得至也而今不能矣

輒玉出麗江摸拔山若碧玉若沅香球爲酒器及水注甚佳

又出墨玉作念珠且充貢

丹砂出於地西左思所稱永平之西里有硃砂廠

空青今名大青曾青滇中以爲顏料貢大青出姚安石青石

綠俱出定遠響石出楚雄白龍寨子有石綠石青課

阿魏亦出於滇唐李珣海藥本草云阿魏是木津液如桃膠

狀色黑者不堪雲南長河中亦有如舶上來者滋味相似一

般只無黃色據此則滇中亦有阿魏矣曰長河中想亦從暹

羅至緬甸而上金沙歟

花桐酒出武定花桐村村之地勢極高張王二姓同居頗似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美

武陵桃源村人工釀酒行於四遠曰花桐酒予嘗宿其村下則爲勸品又下爲張波羅又下爲元謀以至金沙江計其高

應數十里上

高粱酒出元謀其地旺高粱以爲酒如北方之乾燒

桑椹酒山查酒葡萄酒滇產葡萄佳不知釀酒而中甸地接

西藏藏人多居之酒蓋自彼處來也

古刺酒出緬甸古刺在緬甸外其水貯之器數十年不乾曰

古刺水取此水以釀酒可以久留故曰古刺范志誤以爲古

辣且以爲賓積間墟名殆非也前明外番嘗有古刺貢水古

刺與暹羅皆在緬甸外而緬甸常與之

暹羅人善釀酒以燒酒再重燒入珍寶異香每罈以檀香十數斤薰黑如漆入酒封埋絕去燒氣二三年取出之能去積病且殺蟲蠱明汪頴常見二人飲此酒打下活蠱長二寸許謂之魚蠱云粵人喜食魚生當是魚膾成蠱也

樹頭酒出緬甸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麴納罐中而以索懸其罐承於實下割實流汁入罐成酒名樹頭酒如不用麴但取其汁熬為白糖

孔雀出滇雀尾一屏值不高人家多列之凡今以翎為冠飾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美

比於古之貂蟬而以三眼為尊故孔雀貴為南方諸禽自然聞其血能殺人故梁王使阿儻殺其夫以孔雀膽一且范志謂民人或以鸚鵡為鮮以孔雀為腊以其易得豈腊孔雀不遇毒而鮮鸚鵡則體腥臊亦勞鼎俎耶蘇恭謂孔雀廣南有雲南無今雲南孔雀頗多則蘇言不足信

鸚鵡多於金沙江邊五色俱備亦有白鸚鵡如畫大士相隨者養之飼以番稻及松子其與孔雀皆文禽也一被懷毒之疑一嬰見鮮之難則所置有幸不幸也夫以鸚鵡早著於禮經歷代之傳其聰慧軼事足以感人者又至多諒無有出其

上者范志謂秦吉了比鸚鵡尤慧鸚鵡聲似兒女秦吉了聲

似丈夫按秦吉了形狀殆即鸚鵡之產外番者惟黃紫黃距異於中土耳其鳥鳳亦然皆頭有肉冠謂非鸚鵡類哉二禽固聰慧能言比於鸚鵡以言語而兼文章則不及遠甚任情軒

輕未為得其平也

大為鸚鵡 小為鸚鵡

羅夷雞雞身而鼻脚鳴聲無晝夜寺廟多畜之鎮沅謂之小雞南甸謂之叫雞然雞非小也以為叫雞又不應司晨之節且好逐小兒而啄其眼故人家不敢畜多送之寺院

信天翁丹鉛錄云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候魚

滇繫 四之一



賦產

美

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若帶綠江空唼鯉含沙淺草中波上魚鷹貧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為諷矣廷瑞滇之楊林人信天翁即鷲澤虞也俗名護田鳥守水圳俟魚過啄食之此語早傳於天下不知發自蘭止菴也蓋鳥之安命而知所止也品高亦亞於鶴矣俗嘗久在不動者為青鶴音莊朱鳳如指頭大能作聲生於深林兒童折樹枝以飭水引之得五六枚繞樹枝上不去猶蜜之引散蜂也插華堂上飛鳴上下不過七八尺極可玩嘗於劉開化邸見之象出雲南諸土司明統志云緬甸八百皆有象然不獨二土

司也夫教象以戰爲象陣駢象以耕爲象耕南中用象殆兼
馬牛之力明萬歷中鄧子龍禦緬靴尖起處踢死一象蠻大
驚以爲神將軍蓋象膽隨時運於四支蹴其膽而殺之知將
略在有學問也天啟間安劾良叛攻馬龍調景東土兵統象
兵逆戰一象奮勇衝陣土兵乘之大破蠻兵象歸營猶氣勃
勃始斃箭鏃滿身巡撫王伉立碑建坊葬之馬龍北關外表
曰忠勇義象此事著於黔書及滇志予居滇久屢見緬甸南
掌貢象至養於城東報國寺後園無絕殊者而供億亦煩費
矣

滇繫四之

賦產

罕

南中民俗以牲畜爲富故馬獨多春夏則牧之於懸崖絕谷
秋冬則放之於水田有草處故水田多廢不耕爲秋冬養牲
畜之地重牧而不重耕以牧之利息大也馬牛羊不計其數
以羣爲名或百爲羣或數百及千爲羣論所有輒曰某有馬
幾何羣牛與羊幾何羣其巨室幾於以谷量馬牛凡夷俗無
處不然馬產幾遍滇而志載某郡與某某郡出馬何其徧也
夷多牲畜而用之亦甚費疾病不用醫藥輒禱神貴者敲牛
至於數十百賤者敲羊至於數十百究無救於疾而牛羊之
用已不可紀極巨室喪事來弔但駢牛羊成羣設帳幙於首

山牽牛詣靈位三匝而敵之以成禮仍歸所敵於各寨計費

牛羊亦不可勝計故祿勸縣雖僻處而鼠街所出之皮革幾

半滇由用之多也范志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

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大理

馬爲西南蕃之最彼時所謂大理國者蓋統全滇而言之非

大理一郡也桂林故靜江也宋時於靜江府設馬政以茶易

西蕃之馬故范志自謂余治馬政今滇馬雖多未有鞭韉估

客駢而成羣販之以出滇境者但供脚人駢運驛號收買而

已至緬甸軍興反駢天下之馬牛以入滇死者不可勝計道

滇繫四之一

賦產

罕

路臭穢幾不可行無濟於軍興徒爲糜費豈非不考之故哉

傳云古者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水土而知其人心隨所向無

不如志夫以鄭駟尙敗晉戎况駢天下之馬萬里入滇道死

已過其半迨抵軍前馬已盡矣不得已潛買滇馬以充之滇

馬值遂高夫內地之馬撒蹄而馳於平原廣地便滇馬歛蹄

於歷險登危便古稱越駝之西多莎草產善馬世謂越駝駝

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絳可御日馳數百里

又夷人攻駒縻駒崖下置母巖頗久之駒縻其母縱駒衝崖

奔上就母其教之下崖亦然膽力既堅則涉峻弁泉如履平

地此滇馬之可用於滇而入內地技亦窮矣南渡偏安於靜江易馬終不聞賴西蕃之馬以濟軍政想亦徒為煩費矣

野牛犀牛角皆牛也滇多有之野牛能鬪虎割其肉即復生所謂視肉也犀牛伏於潭祿勸鐫字崖有犀牛潭犀夜出有光見之者不利兕嗜叢棘一曰舐鐵然舐鐵者獏非兕第

獵雲夢之兕輝赫千里射隨兕者不利則與獏皆同類兕角為觥祝射皆用之犀角駭雞夫豈易得音制犀比或騷人高

言而今藥舖動以犀角為矜恐非真犀也鄒經元言九龍江某土司家有犀角一具寶之累世一方無災告此其通天者

滇藥 四之一



賦產 聖

歟李石云越睽殺犀震雷暴雨真靈物也

麝亦鹿類而有香范志云白邕州溪洞來者各土麝氣腥烈不及西蕃謂雲南也是知滇麝甲於天下李石云天寶中漁

人獻水麝詔養之滴水染衣衣傲而香不散夫有山獺即有水獺有山麝獨無水麝乎但不易得之且不識耳

山獺水獺俱可裘范志謂山獺抱樹枯解藥箭一枚一金至於水獺善捕魚畜之者且費百金其有皮者由生獺未馴習

故殺而取皮粥以為利耳禹貢梁州以皮為貢滇於三代屬梁州其於春秋為楚之南陲傳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是知

南中之皮革盛於北北且資用於南羽毛齒革君地生焉由來遠矣

鯽本為鮒滇池多草產鯽多皆白鯽頗肥美無淮揚之草鯽烏鯽者間亦有麪腸鯽味亦頗同

滇池多巨螺池人販之遺殼名螺螄灣嘗穿成材書院地入五六尺深許即為螺殼出之堆山水泉迸出他穿亦然疑此

地舊亦螺螄灣漸成平陸移灣於其下則滇嗜螺螄已數百年矣剔螺揜肉擔而叫賣於市以薑米秋油調爭食之立盡

滇藥 四之一



賦產 聖

未有有曹姓業於此者楚菜海邊人謂曹螺螄云趙州並產螺螄

麪條鯽出東川巨者重一二斤滿腹如切麪細條盤之無腸麪條即腸也治魚出其腸亦蠢蠢動如寄居蠱烹之麪條亦可食此水族從來所未見者曰麪條鯽一曰麪腸魚按劍湖亦出此

羊於滇中為盛故太和古城曰羊且咩城直者幼也咩者幼羊呼母之聲也俗雜以羌氏者羊之多鬚也羌者羊之引足也故滇俗以養羊為初作其羊脂滿腹肥者不能行牧者破

其皮捲脂而出之成筒以貨于人羊得快利健行如故省減

每日必割數百四季無間時亦有大尾羊皆來自迤西者古
云使馬如羊不以入廢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甚言羊之多且
賤也四季之皮皆可以爲裘裘之值且倍於肉其長養之羊
歲雜其毛以爲氈蜀毳毼氏之長鬚者割而染以充帽纓故
養羊出辦多利息大也范志謂南中無白羊有花羊多黃褐
白斑如黃牛又有深褐黑脊白斑似鹿又乳羊食仙茅舉體
化肪無血肉又諸蠻有絲羊與胡羊不異其云蠻國卽指雲
南所謂蘇羊卽今大尾羊也范公當南渡偏安後僅使於金
南來帥廣廣滇同俗聲教不通刻滇南爲西蕃爲蠻國故爲

滇

四

賦

雲

言依稀約略而不能詳然馬牛羊三者爲畜牧之上計而羊
之孳生蕃息倍於馬此地方民俗之賴以生育長養者不可
不籌之備也

倉頡制字必畜豕而成家周公著經次豕於麋鹿麋狼兔之
後不以畜名之者蓋兼野豕而爲言也夫執於牢豢之家矣
而五豨五豨私豨獻豨非狩之於野乎滇俗養豕至冬未有
囚而豢於室者故其產益蕃豨豨幼奏豨無論矣巨者乃
數百斤割而腊之爲琵琶形曰琵琶猪蠻女爭負而質於客
此麗江之俗也而其他自夷地趕猪以市於大城及各街

子者尤不可紀極而皆出自野牧故知家豢不及野牧之蕃
漢儒傳經多因牧豕以集生徒此爾雅所以列豕於釋獸之
中公蓋有深意矣

龍女花天下止一株在大理之感通寺猶瓊花亦止一株在
揚州之香齋觀也昔趙迦羅修道於此龍女化美人以相試
趙以劍擲之美人入地生此花以供奉空王至今數百年緣
分已滿忽被天上收去如瓊花匿無影矣

優曇花滇中頗多花青白無俗艷誠佛家花也優鉢曇花一
年見現一見之後於是職佛乃說妙法蓮華經經流傳人間

滇

四

賦

雲

花亦不復收去俾人間見花卽如見我佛是從前之千年一
見者今則日日見之矣亦可以無疑於其多矣

刺桐花滇名鸚哥花葉如梧而蔽蒂花亦巨而鮮但取其枝
挿之卽易生如青桐也木質輕鬆亦似青桐官府取以爲杖
嘗命地方頭人取數十捆分植於農部之南郊官路旁陰濃
花繁行人悅想道于役三年回而已無矣所植城中桃李
夾街亦皆伐去西園花木廢爲馬隊則接政之爲也敗於俗
吏念之能無慨然

佛桑花亦佛國花也枝葉如桑而叢生花輕紅婀娜可愛佛

坐桑下僧曰桑門宜桑之獻花遶佛而為供養此佛桑之義也妄者改名扶桑失其義矣永昌產吉祥草亦佛所坐之草也此皆如來遺迹滇俗所皈依心儒官為治在因俗何必執闢佛之見易其名哉

杜鵑花滿滇山嘗行環洲鄉穿林數十里花高幾盈丈紅雲夾瓊疑入紫霄行彌日方出林因思此種花若移植維揚加以剪裁收拾蟠屈於瓊砌瑤盆萬瓣朱英疊為錦山未始不與黃產爭勝而棄在邊方至為樵子所薪何其不幸也
松子為滇果第一中國所產細不中嫩必資于關東三稜而

滇繫 四之二

賦產

吳

黃滇所產色黑面圓而底平其松身似青桐葉五鬣七鬣而深濃高不過一二丈此結松子之松也毳長一尺火煨而剝之兒童爭嚼如包穀迄至成熟大擔而塞于街值不甚高市升僅數十錢

蘋婆果南中最少而滇出盈街

佛手柑之大者直如斗重三四斤皆可生片以擺盤此物經霜不落枝頭歷四五年秋冬色黃開春回青吳學使應枚詩頌果何曾怕雪霜樹頭數載歷青黃是也
核桃以漾濞江為上殼薄可捏而破之

葡萄滇南最佳然不能乾而貨于遠櫻桃楊梅枇杷木瓜榛榧銀杏亦然過時則不可得惟楊梅尚有酒浸之者耳

波羅蜜安南名曩伽結波斯名婆那娑拂林名阿薩驪南方番國產也而雲南早有之考前明統志永昌土產波羅蜜實大如瓜味甘酸想統志亦因郡邑志而載之者必實有此果也范志桂海既有此果滇海豈其獨無而滇志及新永昌志俱遺之何其闕也果之巨者無如椰子波羅蜜波羅蜜梵語味甘也李時珍云今嶺表滇南亦有之樹類冬青高五六丈葉極光淨實出枝間大如冬瓜重五六斤剝去層皮味極甜

滇繫 四之二

賦產

吳

優曇鉢一名無花果李時珍曰出揚州及雲南折枝插成樹如枇杷實出枝間如木饅頭其內虛軟鹽漬壓扁充果食又文光果天仙果古度子之屬皆不花而實者也

榛子賦于吳都與留子並著李時珍曰榛留二果名留一作劉三月著花結實七八月熟色黃甘酢生交廣武平與古諸郡夫典古則今曲靖府也劉子出于曲靖則榛子亦同與梨霜矣

枳椇子滇人呼為拐棗此皆山果之瑣碎雜橡栗而羅生者

亦附著之以見山岷之所資為利養不可畧也

落花生為南果中第一以其資于民用者最廣宋元間與棉花蕃瓜紅薯之類粵估從海上諸國得其種歸種之呼棉花曰吉貝呼紅薯曰地瓜落花生曰地豆滇日落地松高雷廉瓊多種之大牛車運之以上海船而貨于中國以充包苴則紙裹而加紅簽以陪燕席則豆堆而砌白貝尋常孟杓必資花生故自朝市至夜市爛然星陳若乃海濱滋生以醃油為上故自閩及粵無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為燈供夜作今已遍于海濱諸省利至大性宜沙地且耐水淹數日不死長江

滄海四之一

賦產

果

黃河沙地甚多若遍種之其生必大旺今棉花種子南北幾歷桑麻若南北遍種落花生其利益中原尤厚故因此志而推言之

百合花滇俗以挿瓶而其實則此佳果以為饋出于曲靖南甯宜威且洗之以為粉清香粹美滇俗以臨安藕粉南甯百合粉宜威蕨粉充官場餽送

慈姑烏芋滇皆有之同江鄉綱目以入果部慈姑一根歲生十二子如慈母之乳諸子故以名之一名白地粟謂地粟之白者別于鳧此之黑也霜後葉枯根乃練結旋掘為果煮以

灰湯他處慈姑麻澁而省上不然則治之有法也

烏芋鳧此俗呼勃濟滇產有犬如盃者比粟為大蓋滇無巨粟故地粟為洪耳

蔗糖名目至多而合子糖尤盛元謀臨安之人多種蔗蒸之為糖糖凝堅厚成餅二餅相合各合子糖臨安人又善為糖霜如雪之白曰白糖對合子之紅糖也其買賣大矣

榧實一名玉山果由坡公發明之也爾雅榧粘榧轉為裴裴轉為棗裴別為榧粘省為杉其有實也曰榧子陶公別錄曰榧實生永昌被子生永昌山谷予于滇筵每食榧子詢之則

滄海四之一

賦產

果

自永昌販來者也其木栢本杉葉而松理肌細輭堪為器用乃思古人之棗几用此木為之也實殼薄不似松子堅硬可生啖亦可焙收一樹可收數十斛江西玉山有之能治小兒蟲疾坡公詩彼美玉仙果餐為金盤實驅出三彭蟲已我心腹疾玉山果由此名也榧葉似杉絕難長結榧實而木理有文采為特異杉耳金沙江峒板皆杉板也想即榧木也歟榧生于荒谷人跡罕到鋸其板內有龍腦香則其外之發為榧子歲收數十斛又何足奇以江鄉習見之木料絕不經意今乃于邊遠紀載而得之為學之道不可不隨處留心也

崖蜜出於滇山民因崖累石爲窩以招蜂而蜂聚其窩甚白
真川蜜也初滄農部時值甚賤近今客來收販漸昂矣亦地
方之利也嘗得蔣先生服茯苓方茯苓三十斤白蜜三斗蒸
搗三萬杵服之服能夜視發神光農部辦二物甚便彼時樂
酒肉穿腸道在心那暇及此今悔之甚武定山民有養至百
窩者家大饒俗因謔爲蜂王若和茯苓而服之豈不成蜂仙
乎

桂范志取冠卷首謂南方奇木上藥第桂林不產產於賓州
宜州是其所見者賓宜之桂也今世重交桂雲南與交趾接

滇藥 四之一

賦產

幸

壤家自開化本屬古交州其地舊以產桂流傳其人又往往
爭入交州作桂所言必得其實其言云行入桂山桂自爲林
高四五丈更無雜樹呂覽所謂桂下無雜木爾雅云棧木桂
言能侵害他木不容穉信有然矣其盛如此若每樹可以爲
桂則卻車而載何足難價值當賤如糞土顧入林千萬樹不
知何樹已降成桂猶攬檀香者千萬檀樹不知何檀已降成
香嘗有往來歇宿於樹下數十年不知其樹已成桂一旦得
之集工力而作之又恐土司之駭逐趕散幸得不散採取盈
堆贏緦又由於出汗出之往者固大贏出之劣者轉大絀此

乃存乎各人之命運求之者如牛毛得之者如麟角所以入
山老死不能得一當桂可易言乎哉俗言交趾山已採盡所
以桂價高於今乃知不然桂爲奇木上藥神靈守護今以林
木之盛周數百里如此入林之求垂千百又如此經年累歲
不能獲誠奇木哉

桂爲奇木以上藥顯檀爲神木以妙香聞論檀則滇南各州
郡俱有之而至於爲香惟永昌志載有趕檀香明一統志載
八百六甸出白檀香檀爲善木故從亶亶者善也有黃白紫
之異江淮河朔俱產檀然不香檀香出廣東雲南及番國三

滇藥 四之一

賦產

幸

檀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釋氏呼爲旃檀言離垢也第南
徼所產亦不能盡香而其降而成香于百林中或有其一二
物以少爲貴也道書謂爲浴香不可燒供上真此故爲歧言
不足辨也其材之中於物用者甚多卽無香亦應志而不遺
也

滇爲蜀都南境又南則界連交廣屬吳都故三都於蜀則稱
其木木蘭棧桂杞櫛椅檉檉榔檉檉榎榎榎榎榎榎榎榎榎榎
寫北境而南境亦然於吳則稱楓柙豫章枅柙柙柙柙柙柙
檀文檉檉檉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皆互

文迭見者則諸木於滇無不有者也

滇南之松大利所自出其實為松子其腴為茯苓凡松皆有子而細不中噉惟滇南松子巨同遠海味更過之故以為甲天下然所行不出滇境未有販而至於外省者至今內地人尚不知雲南之松子也至於茯苓天下無不推雲南曰雲苓農部舊多老松出茯苓清江客入山作之先散錢帛於山岷山氓得茯苓必歸於客曰茯苓莊先入林不知何處有茯苓也用鐵條斫之斫之而得乃掘而出往往有一枚重二三十斤者亦亦之異惟以輕重為準已變盡者為茯苓變而有木

滇藥 四之一

賦產

奎

心之存者為茯神非之物也客言茯苓全在出汗如肉桂其羸絀存乎時命焉茯苓無取其大惟以皮帶核桃紋者為佳於是乃知古人之稱斫茯苓必斫之而始得也松林之大或連數山或包萬壑長數十里周百餘里斫之必於其林不能於林外斫也往時林密茯苓多常得大茯苓近來林稀茯苓少間或得大者不過重三四斤至七八斤未有重至二三十斤者客言如此然客運藥大半從農部至則地之出辦亦大矣故曰滇之茯苓甲於天下也江浙高山亦種苓其法斷巨松以繁塗其節而埋之引其汁流而結茯苓是知茯苓出

松始出於古名松狀也衢州龍遊諸山亦知種苓而惟安慶惟盛大枋大客載之曰安慶茯苓自安慶茯苓行而雲苓愈少貴不可言矣李時珍汪詠菴之書尚不言雲苓雲苓之重當在康熙時近來又有安慶茯苓出想其功用不下於雲苓故行也

杉蓋松之類故二賦言松不言杉良以杉統于松也故滇人曰杉松故其材中樺榜南方諸省皆有杉惟滇產為上品滇人鋸為板而貨之各洞板以四大方二小方為一具板至江浙值每具數百金沙計收其稅為滇中大錢糧古時由金沙

滇藥 四之二

賦產

奎

沙江冰行直下濠州敘府前明遺煤所謂安監生放板是也數百年來金沙阻塞舟楫不通人負一板抵省又自省抵各路水次腳價之費荷如宜其貴也
普茶名重於天下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日攸樂二日華登三日倚邦四日景棟五日蠻帶六日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嘗疑普茶不知顯自何時宋白南渡後於桂林之靜江軍以茶易西蕃之馬是謂滇南無茶也故范公志桂林自以司馬政而不言西蕃之有茶項

檢李石續博物志云茶出銀生諸山採無時雜椒薑烹而飲之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洱茶已自唐時宋人不知猶於桂林以茶易馬宜滇馬之不出也李石於當時無所見聞而其為志記及曾慥端伯諸人端伯當宋紹興間猶為吾遠祖檀棹墓志則尚存也其志記滇中事頗多足補史缺云茶山有茶王樹較五茶山獨大本武侯遺種至今夷民祀之倚邦蠻窳茶味較勝又順甯有太平茶細潤似碧螺春能經三瀉猶有味也太理有威通寺茶省城有太華寺茶然出不多不能如普洱之盛

四之二
試產
善

櫻柳栢桐枕柳與檳榔皆同類高五六丈而柳實滴酒枕柳屑麪尤有資於人江淮之間亦有櫻但剝皮為繩索及笠單之用亦利益矣而緬甸樹頭酒則滴自櫻已詳志酒下枕柳屑麪出自興古今曲靖諸處也詳於漢註賦於蜀都豈其虛言而近代以來未有此麪豈今昔之或殊哉枕麪與檳布印杖菊醬四者為蜀都異物予居滇數十年絕不之聞故妄擬以木棉為檳其布印檳布枕柳材中橋扛一具幾數十金其為利用亦有由也范志云枕柳木身直如杉又如櫻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種綠色不言屑麪予在

四之二
試產
善

博維所見枕柳亦如范志而吳都檳木正云檳木樹皮中有如白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可作餅如麪交趾盧亭有之則屑麪者乃檳而非枕柳或古人混二名而一之耳又按李時珍綱目引諸說謂枕柳有姑柳麪木董優鐵木之異名蘇恭謂人家亦植庭院間斫其麪大者至數石食之不饑劉恂謂樹皮中有屑如麪再作餅食陳藏器云彼方少穀常以枕柳麪和牛酪食之其為出麪鑿鑿可據示遊滇粵詢之士人及諸生皆不聞出麪至言其材堅硬皮至柔可為索抽鬚如馬尾以織巾子鹽水浸即粗張以縛海舶不用釘線有文而堅可製博局剛利如鐵可作鈔鋤又可作槍鋒銳甚利即不出麪而利用已多矣至如杉木麪者杉木即上云檳木也木似枕柳葉有簑衣之狀字應作檳檳莎同音故謂之杉木麪耳蜀記云生南中入郡樹高十丈許闊四五圍宜其出麪歲得數石之多也滇為蜀之南中不其然乎

柳木出緬甸海濱諸土司皆有之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樹頂如挂物實外有皮如胡桃核內有膚如雪厚半寸似豬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清汁升餘如蜜可愈渴核作飲器粵人以為酒器及瓢盃能辟毒

所謂酒滿椰盃消霧毒也古度木不華而實子穿皮出如石榴正赤可煮食升菴賦之曰有木詭容在蜀之東云則滇亦有古度耶

楠木從南南方多有之楠與梗為類幽藹於谷底則生於谷壑也各省皆有之而滇出尤奇蓋滇多地震地裂盡開兩旁之木震而倒下旋即復合如平地林木人居皆不見閱千百年化為煤掘煤者得木板煤往往有刀剪器物或得此木謂之陰沉木以製什物尤珍貴之蜀賦梗楠吳賦楠榴楠榴者楠木之瘤也其瘤之盤結節尤好以作器具最精巨者以為

滇藥四之一

賦產

藥

棹面尤佳至陰沉木則不可多得矣楠為良材棟梁舟船用甚大而亦神木故江湖多立廟祀之

竹木之利至大江陵千樹秋渭濱千畝竹皆與萬戶侯等為其水道通而布其利於四方也滇非盡不毛也各章巨材周數百里皆積於無用之地且占穀地使不得藝故刀耕火種之徒視倒一樹以為幸蓋金江道塞既不得下水以西東淨而夷俗用木無多不過破杉以為房聊庇風雨宗生族茂詎少長材雖擢本垂蔭萬畝千尋無有匠石過而問之千萬年來朽老於空山木之不幸實地方之不幸也哀半之山長千

里中通一徑走深林中垂一日若使此山之木得通長江其為大捆大放不百倍於湖南哉前人有見於此故議開金江然金江斷難開者天道使然不容以人力爭也運值其通安知不大風大雷率羣龍而導之擁其疊水散之使平破其洞穿徹之無壅不過一午夜之力原自易易若爭以人力則萬萬不能為也

滇南瓜蔬最早冬蠟開筵陳新豆米正初即進元謀之西瓜釀元江之大茄不能以常候拘也然先時為味頗薄亦及候乃腴耳

滇藥四之一

賦產

藥

滇南韭菜涉冬即腴如黃芽其值甚賤入春則老矣阿迷出黃芽菜與石榴頗為官溪縣不如落地松茸麻子大濟於地方近省城亦種黃芽以所從來者近不之異也

芋之巨惟滇南甲天下岷山蹲鴟狀鴨之蹲其高可想隴川之芋大有高一尺二三寸莖嫩花香可淪食蒸其魁終年厭餐史公所以謂至死不饑左賦所以謂狗蹲鴨之沃者也芋多多拋棄乾而收之以築牆荒亂時盡室俱逃此家不去閉門食牆卒以俱全此見於古志所記有蓄之家不可不知也故附著之

滇麻滿山高至三四尺肥極土人但知摘麻拳不知洗粉聞
宣威頗知洗之若人皆知洗又為地方增一貨物也

漿液俗名蘿蔔又名蘿白滇產白者其細膩固可佳而紅者
奇益甚凡紅皮必肉白天下皆然而滇之紅蘿白通透玲瓏

中間點微紅如美人劈破胭脂臉最可愛玩至其內外通紅
片開如紅至板以水浸之水即深紅粵東市中亦賣此片然

猶以蘇木水發之茲則本竹自然之紅水也羅次人創而乾
之以為絲拌糟不用紅麵而其紅過之

漢元狩間張騫使大夏見那竹杖問所從來曰邛西二千里
滇紫 四之三 賦 素

身毒國所產遂遣使至滇指求身毒身毒今天竺也距牂江
可二千里又廣志云永昌有滇竹圍三尺餘大者一節受一

斛可為船小者數升可為機榼杜詩籠竹和煙滴露稍籠吐
蕃地名也舊唐書吐蕃傳有籠官大籠官又韋臯傳擒籠官

四十五人則其地產竹因以名之耳張南園漫錄載之
鈎藤藤也可以釀酒土人清米麥於爨熟而着藤其中內注

沸湯下燃微火主客執藤以吸按鈎藤即千金藤主治霍亂
及天行瘴氣善解諸毒其功似與檳榔同也

樹頭酒緬出其樹類櫻欄高五六尺結實大如掌緬人納地

晁中懸之實下劃實使汁入甕久則成酒其葉即貝葉也古
以寫經今緬以書字

檳榔樹高十餘丈臨安廣南諸郡有之葉如芭蕉花如金粟
實如桃李土人四剖其房并實乾而貫之食者佐以石灰及

扶留扶留葉子也似桑椹而味辛烈其功消宿食祛瘴癘
故閩廣人亦噉之但閩廣人於檳榔去皮而噉寔於葉噉葉

而棄子此為製其者屏張漢滇檳榔賦云羅盤之甸禮社之
江檳榔產元江府江各玉臺諸峯之側銀牛節度之邦城西

山二十五峯頗蒼秀唐屬銀生府節度使距義叔南交之宅南距交鄰禹貢黑水
滇紫 四之一 賦 素

之疆西臨瀾滄酷暑兮同十日之並出窮冬兮踴百里而無
霜地暑甚冬爰生嘉種厥號檳榔宜蠻與瘴雨亦負陰而

抱陽陶貞白云陰為大彼其勁節參天亭亭獨立不蔓不枝
春華秋實樹如棕一黃英輝輝兮穗結雲垂香霧襲人兮眾

香之國花如苗其香甚丹楓江上夕陽紅朱樹蟠根同一色
下有草烈中之即瘴疑又各紫纍纍珠紛可摘爾乃登

之綺席盛以瓊盃手劈混沌之竅中含太極之圖既同條而
其實亦外枯而中腴礪金錯以平分宛魚符兮半璧抵摩尼

之一串復蟀甲兮啣珠分為兩半以細佐以扶留之實採諸

哀牢之墟蓋為扶留藤合吹者佳奪炎帝司天之色借媧皇煉石

之餘佐以石灰少許白應受采赤豈近朱餌丹砂與白石比

勾漏以何殊鄧郁細餐雲母屑季倫怒擊珊瑚裂吐吞絳雪

咀流霞歎成石壁桃花赤暈紅粉兮雲英宛瓊漿兮載吸燕

支未點絳唇殷玳瑁微斑纖指涅唾珠滿地赤水凝咳玉丸

天紅冰結吐袖遙添菜絲斑氾臺淡染江花醉赤瑛盤裏比

櫻桃以猶鮮探春晏中薄杏花兮紅雪第其色以荔桂為奴

降其精豈垂龍之血試傅粉之何晏汗浹然以潮生微汗之

含香之荀令載齒頰以猶馨自吹不覺香祛青草黃梅之瘴

瘴紫四之一賦產

南方春為青草瘴夏黃梅瘴瘴可辟回冰天雪窖之春甚煖之其沉醉也入醉

鄉而非釀頓遜國可以無花其解醒也起玉山於既頽與慶

池可以無草其可破悶也似盧仝之茗戰腋底風生其療飢也

似王質之窺枰山中得棗鶴林王露著其德有四醒能使醉

其為體也與玉帛為庭實其為質也與榛栗為賓從慎人以

權之者與仙掌龍團賦諸王室時之者與涓川干畝列為侯

封藉者成團圓有至若珠崖僂耳同各別類粵中有紫不可

以奪朱亦偷香而避味著奇效於藥籠致三臣之引退味由

苦而得甘乃君子之所貴然而產南越者時見歌詩仙藥錄

註命名之別長為檳榔其形甚詳且玉為案兮珠為盤得肩吾之佳語鳳之卵兮龍

之乳亦東坡之麗詞仁頰異名出諸上林之賦鶴林玉露訂

彼四德之奇喜南遊之逢朱子如佳士之得品題朱文公有

何滇產之尤僻乃題咏之獨希豈遷其地不能為良獨產

遠其方不以八貢長者之目兮未邀為俞益期之隱痛俞益

韓康伯箋詳言檳榔之妙末謂遠然吾重吾之偏嗜兮與羊

棗而並傳為特闢其幽芳兮比茶經與橘頌

大理賓川之黃柑色味甚佳大者如椀謂之獅頭柑舊志謂

北勝州產非也自秋及春皆噉之香楸尤大如瓜味勝閩中

遠甚猩猩果曲靖大理俱有之高數丈春花秋實狀如彈丸

色如血故各味酸可食

雞菱蘭屬以形似名永平產者最佳以六七月大雷雨後生

沙土中或在松下林間鮮者多蟲間有毒出土一日即宜采

過五日即腐采後過一日即香味俱盡所以為珍土人鹽而

脯之熬液為油以代醬豉亦作瘞集韻瘞土菌也菱者鳥飛

而縮其足之象雞取其形或作蟻誤也余按古人謂葦為樹

雞唐肅宗取作博子與張良娣戲者名或取此又有白生

雞

雞

雞

雞

乳菌沙菌松蕈皆其屬也而味不遠蒙榆山中亦產天花爾
土人不識謂之八担柴昆明楊永芳雜夢賦云維滇南之異
產兮別其品曰蒙嶽稟山川之和氣兮擢孤秀于龐茸常居
幽以善晦兮入塵市而不逢大烹庶幾適用兮小畜可以禦
冬爾雅以南荒見略兮食經欲按錄而無從世或虞其瘴癘
兮胡為遍列于鼎鐘聞諸劉靜修先生凡物必勝其氣兮乃
能適種而獨穠爾其植不待扶兮表亭亭之修幹實不尚華
兮似膠膠之羽翰雖齒齒以成文兮混稷荀而不亂類田田
之為蓋兮比雞頭而尤粲脯脆于蒸梨兮縱無魚而奚嘆脂

滇紫四之一

賦產

奎

濃于燒芋兮卽有鵝而不換通雅之載雞芩兮因易名而輕
竄玉篇以為土菌兮亦無知而妄斷嘗考食有四品兮饌交
錯夫八珍麥同濡于四物兮味必和夫五辛荀掘揚妃之指
兮瓠啟齊姜之唇燕開拳于鈎戈兮菰見咏于唐人子瞻惟
嗜巢菜兮張翰馳想于絲蓴十八品晒高陽之貴兮廿七種
嗟庾子之貧戲器之參玉版兮嘲與可飽渭濱泣豈其于子
建兮斲菜根于信民某也木恆病于多瘦兮柳漫生于其肘
恥越俎而代庖兮惟茹草而飯糗儲新菊以為糧兮削松肪
而求壽驚于蔓之踏園兮訝蛇紋之八口學蒙誦于躑躅兮

才具預于薪槨將大嚼于屠門兮甯染指于葦白獨此物之
逸羣兮恣老饕之濡首則將指蓬蒿之勝處兮闢草萊而幽
居采雲峯之駝白兮拾雨岫之肉芝襲清殿以作扇兮取陽
燧以為炊配坎離之二氣兮辨百舌于五鬩添骨中之綠髓
兮換頰上之白髭招麴生而擁篲兮佐雕胡而抄匙薄姜芽
之盜母兮願蘆菔之生兒彼綠葵與紫莧兮徒取媚于容姿
卽春韭與秋菘兮詎足方其有飽斯真可小越人之四海兮
而擅食品之一奇

滇紫四之二

賦產

奎

甘不散一云傳惡瘡良
大理上關和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開白色每朵
十二瓣以應月數遇開輒多一瓣相傳仙人所種更無別本
土人因其地名之和山花豫章鄧漢詩有云此花種來不知
歲要識歲功驗花帶霜葉青青雪作葩風前十二釵橫斜又
云古來才士有棄置不信請看和山花
龍尾關以西山中產和木肌理膩白而甚鬆如南方杉木然
取以為器絕佳
古度臨安賓川山中俱有之記云不花而實實從皮出大如

安石榴色赤可食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為櫻數百者皆
化成虫如蟻有翼穿波飛出俗謂之無花果楊慎古度賦曰
有木詭容在蜀之東倚梯盤壤巨幹撐空閱華青帝垂實元
正壽收傳紺屏翳敷紅子穿皮出房殊卉叢膚無纖靈腹育
飛蟲又曰炬北景灌商露果星燭葉雲布楠榴相思為靈鄰
平仲君遷為朋故君子識之是曰古度

嶺中茶花甲於天下而會城內外尤勝其品七十有二冬春
之交霰雪紛積而繁英豔質照耀庭除不可正視信尤物也
隸章鄧漢稱其有律德焉豔而不妖一也壽經二二百年二

海纂四之一

賦注

齋

也枝幹扶疎大可合抱三也瘡紋蒼黝若古雲氣尊鬱四也
枝條天矯似麈尾龍形五也蟠根輪囷可几可枕六也豐葉
如幄森沈蒙茂七也性奈霜雪四序常青八也自開至落可
歷數月九也折入餅中旬日顏色不變半含亦能自開十也
為詩一百韻賞之其紫薇樹猶極繁盛皆高十數丈陸敬
許公署尤多盡千百年物也自夏徂秋紺英照庭庶令人留
連吟賞不忍捨去足稱二絕

地湧蓮高一二丈形類椶櫚花如蓮亦名木蓮其小而蔓生
者曰西番蓮雖足備寮多植之

雄之響水坡產蘭葉繁楊慎稱其葉大而香遠實蘭所
稱可佩之真蘭葉皆香不獨花也為賦采蘭引云秋風眾
草歇叢蘭揚其香綠葉與紫莖倚倚山之陽結根不當戶無
人自芳芳密林交翳翳鳴泉何湯湯欲采往無路跼步愁蹇
裳美人地日成要予以昏黃山谷歲復晚脩佩為誰長采芳
者何人孫正其升堂徒令楚老惜坐使宣尼傷感此興中懷
絃琴不成章

血樹似芭蕉枝葉如血根幹紫黑色高七八尺惟臨安間有
之高第詩血樹真如血染成細看疑是赤龍精與君不惜連

海纂四之一

賦注

齋

牀話試聽中宵風雨聲

念珠樹生大理之下關每結穗百有八顆相傳元時有日本
僧四人同日坐化棄念珠於地而生

赤藤產緬甸赤色可為杖緬婦篋之以為腰飾唐元微之詩
交親過澹別車馬到江回惟有紅藤杖相隨萬里來韓愈赤
藤杖歌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滇王掃宮避使
者跪進再拜語嗚呼繩橋枉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
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遂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杖
鬚血淋漓又云義和操火鞭暎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

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奉贖同舍子淨光照手欲把疑
空堂書眼倚牖戶飛電着壁按蛟螭南宮清深禁闌密唱和
有類吹填境妍詞麗物不可繼見寄聊且遺分司又裴夷甫
南詔朱藤杖詩六節南藤色似朱柱行堦砌勝人扶會須將
入深山去倚看雲泉作老夫

楚雄山中產斑竹不規而圓節去逾尺作筋殊佳謂之天生
筋記云雲南有實心竹文斑駁殊好可爲器物卽此

安寧溫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西域
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葉他種終不復活其溫泉之側

滇案四之一

賦產

李

有無名樹僅四五尺蟠根石巖四時不彫亦不復長楊用脩
遊其地有瑤草蟠千歲之語今距用脩又且百年矣而形質
如故不知其爲何木也

瑣梅草實也似桑椹而短味亦似之其採以三月又有草叢
生山徑白花若薇子亦可啖四五月間行者如之謂之救軍
糧

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今滇河冬月產者
最佳腹中白腴長六七寸若切麪然烹之甚美楊慎贊云滇
池鯽魚冬月可薦中舍腴白號水母線北客仁餐以爲珍

魏武未嘗至滇豈亦得之傳聞耶樊純南夷志蒙舍鯽魚重
者五斤然未之見

西洱河產公魚一作魴又作弓僅如指長三寸許而甚佳楊
慎圖贊云西洱弓魚三寸其脩誰書以公音是字謬又晒多

子亦孔之羞滇嘗作戲語云大理公魚皆有子雲南和尚豈
無兒張志純曰工卽江也古韻江亦音工陶淵明詩時雨濛

濛平陸成江李翺別鷓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未知是
否又上關石穴中八九月產油魚視魴更小而肥美過之炙

滇案四之一

賦產

李

則燠溢趙州產丁魚又小僅如釘耳諸州中蚌蜆充物人無
捕者螺大如拳有黃有卵有腐秋夏之交盈肆亦奇錯也
細鱗魚產金沙江中大者三尺許肥甘異常魚龍尾關湖水
中亦有之而味不及也激江江中產大頭魚尤佳江川又有
濊魚魚二水相通而二魚不相往來見則交嘴

鴨鷄水鳥也山通海然非土產每歲以上巳前來重陽前去
來時以夜羣飛聲如雷其形金頂紅嘴色類鴉身似鷺鷥之

香脆柔美甲於水陸之鳥官激江者語云濊魚不入湖大頭
不入海十年萬里滇雲夢惟有鴨鷄沒處買

山呼似鸚鵡而差小樊之易馴宋蘇軾咏籠中山呼詩燕日

類窮龍回頭惜容濃誰知曉曉亦足意重重夜宿煙生浦
朝鳴日上峯故巢何處是鷹隼豈能容

唐咸亨中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西向而下直南
詔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蜺弓令鶴慶產巖桑獬狽取
以為弓發矢千步其遺種也

百鵠膽亦夷地草滴脂淚而成凝黑若飴味苦甚故名也又
謂之鴉覽亦名黑藥治小兒五疳最良解巴豆毒及頭癬齒
醫服過七分者死

阿魏亦出者樂旬相傳大樹凝脂下酒着物即化市之鬻者

賦產

藥

皆其化也故諺曰阿魏無真此物極臭而能止臭殺蟲消痞
辟瘟治瘧諸鬼物畏之一曰合昔泥夷人以淹羊肉甚美

噉以香不知何物所製以其體名氣味稍似阿魏可和諸香
熱之昔人有賃凶宅者既知其凶不得便徙囊中有噉以香
取焚之數夕中夜聞鬼物語曰彼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而

避之翌日宅遂清吉無患香又有白檀甘檀紫檀榆青木降真
諸種而麝為之最然土人不知製香售之估客而已焚供皆
劈檀榆之屬熟之

純茄枝葉皆頰家茄結實似荔枝核而有蒂土人雕刻其上

而紫之服點目去翳亦解瘡毒補豆者如豆蔓生于極細斑
文點點咀之傳瘡良然性熱惡誤服必致死又有神黃豆調
水飲能解痘疹毒然亦不甚驗也

白龍鬚草名山家化永昌間有大毒祛風發汗軟人肌骨治
痿痺最效然勿服止可二三分至五分極矣須以無灰酒煎
之或與烏骨雞同煮服後仍坐密室三日不可風溼人不可
用惟女子洗足用之云骨軟湯纏也

人參出姚州及大理山中性視遠產燥烈不可服土人亦不
知製也其小而稍者曰竹節參又有孩兒佛掌珠
子等名佛掌參良

賦產

藥

高河菜似芹而葉更出懸崖高河故名相傳云採者不可
有聲聲則致雷雨

催生石亦出西陲山下色翠而間以白作酒器飲之云能治
產難然不甚驗至於紫英雲母石青深綠石黃地所時有不
足珍也其他如水精綠玉墨玉碧璽石喇錦西洋布孩兒茶

之屬皆流商自猛密迤西數千里而至本非滇產也而為滇
病最甚然後漢書已稱永昌出金銀光珠琥珀水晶瑠璃刺
蟲蚌珠孔雀翡翠象猩猩豹獸以今較之又不逮矣

永昌人善造紅絲初由鎖守內使有之珍秘殊甚永昌人

效爲之及成戶精於彼又長大數倍其法以紫石英赭石合
饒磁諸料煨之於火中抽其絲織以成片加之絲繪以爲
燈屏故曰料絲李文正公以鸞線絲誤矣又以瑪瑙合紫石
粉而煨之以成君子瑩潤細膩甲於天下

布以永昌之細布爲佳有手扣者其次有桐花布竹布井口
布火麻布莎蘿布象眼布而洱海紅花膏染成最艷謂之洱
紅永昌善造清謂之金齒青其直獨倍也所以南中志云有
闌干細布闌干猿言紵也文如綾錦華嶠後漢書云哀牢夷
之染絲紵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葉績以爲布幅廣五

道卷四之一

賦

七

天潔白不受垢汚先以檀香入而後服之卒西洋布豈其遺
種耶

南詔通紀云兜羅綿出金齒木那甸又有火草布草葉三四
寸許以爲可以爲燧取火故曰火草然不知其所出也
紙由木理蒸竹及穀皮爲之其水必用藥師井者良賦而不
燥謂之清抄可以火藏但差狹小耳其用米粉抄者鮮白有
餘而善腐蠹字書易脫若華亭粉箋然其製稍長演無東紙
以故代之石屏劍川亦產現然不如

廣天生現尤佳惜不多得

蘇易簡曰鷄足山古松心燒煙爲墨最佳今大理工人取松
烟膠和入丹砂雜以腦麝硫黃爲之雖不及歙墨之良較之
他處稍勝然歙墨用油煙非古法也曹子建詩云墨出青松
煙仇池筆記真松煤造煙自有龍麝氣則滇猶有古之遺法
也但持以作字一點如漆不能不遜新安耳

桂海虞衡志云蠻甲惟大理國最正甲皆用象皮骨首各
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披膊護項之
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
黑漆作百老龜獸之文如世所用犀兕極工妙又以小白

道卷四之一

賦

羊

且製縵絡甲羅又裝兜鍪履履傳古貝胄朱綾遺製云

又云雲南刀即大理所作鐵青黑不銷南人最貴之以象皮
爲鞘朱之上亦畫犀毗花文一鞘兩至各函一刀鞘以皮條
纏束貴人以金銀絲今大理無刀惟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
法取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製犀柔者可以繞腹然古宗
鐵不易得質之四遠者皆片鐵耳而以金銀裝飾取媚無當
於用也書刀則新興安甯者良

緬鈴相傳鵬精也鵬性淫毒一出諸北悉避去遇蠻婦輒啄
而求合土人束草衣縫衣簪花其上鵬吻之不置精溢衣上

跳躍不休承之裏以重金大僕如豆嵌之於勢以御婦人得
氣愈動然秘不外售殺夷取之始能得滇人偽者以金作疾
藝形墨而插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一名云大極丸

景東家化之間夷民能織斑絲蓋亦土蠶之繭織成紫白相
間如記所稱吉貝者劉禹錫詩蠻衣斑爛布其謂是耶然幅
狹而短不堪作衣耳

劉勰有親表會奉使雲南緬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
中土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八舞象曲動樂
作優倡引象以金籠籠其身隨拍騰踴異物志曰

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鼻鼻為口役望頭若

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

邱徒唐滅虜三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謂御國有象象首垂

四牙身連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灌牙飲之愈疾

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臘春在前夏在前右如龜無

定體也鼻下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本肉陶真人

言夏月合藥左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如惡犬聲獵者裝

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象象過則為大聲悉舉鼻吼叫循

守不復去試經五六日因倒其下因捕獲之耳後有穴薄如

鼓皮一刺而斃胸下有小骨次之酒服令人浮水出沒多食
其肉令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也

昔謂入巴茅古道甚險本朝康熙二十年車里有神象至
道即今之班鳩坡也今昔殊何許有象足跡大如斗云

皇貢縣村民畜犬甚馴其妻往山採薪幼女隨之不及俄
大雪薄暮負薪歸女與犬俱不見明晨邀村人尋之見女臥
於樹下犬偃依其旁得不死救警翼焉聞諸官乃雍正十一

年正月事
演李演梅皆甲天下而梅之古者昆明龍泉觀之唐梅騰越
之魯梅唐梅題咏甚夥且繼圖以當土物業之者數家魯梅
則趙光祿文節會賦五古云去年日南至我從戰場回蕭然

騰衝城扶病訪魯梅主人久遷徙池館封蛛埃老梅逃小劫
獨荷天栽培其本四五抱盤盤如古槐年深腹空盡蒼皮化

為苔幽香死不歇況有東風催炎脈雪意薄吹作五出開花
開在何許濛濛白雪堆獨遊愛寂寞時復攜芳壘翠禽似留

客欲去復徘徊將與花別北轅向燕臺豈知一彈指花時
我重來玉顏定無恙旅客增衰頹年年繫征馬魯梅良

又咏山茶花云蠻語成狂謔蠻花發狂葩問花花無語聽我
吟山茶山茶漁所獨隨地橫極枚最憶金浪巔羣仙抱合呀
離立千萬株亂枝肆騰擊擊陰接如幄風日清且嘉一樹千
朶花一花千縷霞惹為半天赤柔旭插光華無人為培溉雨
露天所加何不如海榴遠載博望槎每逢遠謫人攀條重否
嗟我謂花勿嗟爾在樂幽遐深深十笏廬曲曲六枳色不須
慙瓷貯不須繡幔遮凌冬避蜂蝶閱世纏龍蛇豈畏霜雪
北上非我家松桂有同性將為歲寒誇南州市花盛紅紫粉
紙斜頰間芙蓉幘排堵鬪豪者山茶吾與淡秋作姚黃花

直隸四之二

賦

詩

滇樹無不有寄生者俗呼寄生草然其質則亦木也翠葉朱
實葱蘢倩蔚本樹為所蔽雖松柏之孤直閒亦不免趙光
祿詩云南維暑寒互二氣凝乃戰女丁勝夫玉非春豔方媚
花開不序信隨意朱碧炫無樹無寄生厥類無貴賤我思物
相侮事必由己先去聲喬柯自亭亭特立絕攀援何來非種者
如柳忽繁衍始知大冶力氤氳日潛扇雀矢遺斷粒雁銜落
枯葭偶然著枒杈幽活如在曠濕生與化生可以觀物變厥
初猶維天後遂大蔥蒨雨露本無私居高成獨便臭味兩差
池謬托女蘿眷依附既堅牢未大形乃見枝葉日飄零惟餘

蟲網罾物生必一本毛裏性所戀不然如室人利刃或親製
所以歐陽子特著義兒傳

撫仙湖出窟竄魚土人鹽漬而晒之販諸四遠升菴謂其名
不稱實甯州李檢討松齡賦云閩苑仙班銀河星使羅翡翠於
炎州網珊瑚於海底培擊水之靈鯤燒登龍之錦鯉陽崎驅
盡風清東海之波澗耐攜來雨潤西江之水觀夫仙湖瀟瀟
綠水漣漪一輪冰鏡萬頃玻璃吞星雲而漱灑瀉夾浦以流
浙浴鷺浮鷗之許施辰曬網之涯龍龍蛟龍就其深矣鱗鱗
鯁鯁烝然來思爰有窟竄泳於水噴噴若藻之微香吹浪花

直隸四之二

賦

詩

之淺白浮光沈碧玉之峯疊浪回碌雲之澤明分涇渭獨銜
鳥影於孤山義守關津不渡海門之界畫爾其賦勝脂凝柔
同肪截骨鏤金鍼膚勻瓊屑會依葦港截來數段蓼花偶過
柳堤拖去萬條春雪佐東坡於斗酒客贈松江入杜老之第
筒人歌丙穴則有鳴榔舟子結網漁人施筇箬以濺濺傍白
石之鄰鄰欸乃聲中看興雲兮騰霧栴桿响處指貫魚兮比
鱗於是發笳逝梁迴船鼓柁剖以芙蓉之鋒投以芍藥之劑
沸金鼎以波清載銀盤而縷細不煩投箸而起吏傳陶氏之
封底事彈鋏而歌客笑孟嘗之第別有乾腊含滋臍脯比羹

品鹽煮海飛六月之雪霜象箸披鱗滿盤之珠翠允借夏
鱸冬鯉供鼎俎之奇珍豈必玉胎金壺羨東南之佳味

開門七件事蓋言油鹽柴米醬醋茶而酒猶不與近復興烟
遂增七而入矣慎則醬醋亦可緩于烟茶之下即繼以檳榔

予幼不嗜此每新正所得俱以分致弟妹昨讀月槎侍御賦
極體物之能適太和胡進士

辨嘉果誌慎南名豈梳椰混功應葦菹參千房明夕照萬顆
帶秋嵐新嫩雞心吐微凹豹眼含綬藤穿若若錦殼護

點綴珠盈琲封題翠一籃杉關通旅雁竹菁關叢鸞形同竹
等元江

地從此芳馨播休嫌負販貪離鄉知賈倍列市匝池三啟盒
元正

咀華塵縱談閒情拋視匣遺辨雜詩龕爾室消岑寂賓筵助
樂湛難逢妃子笑易惜女兒愁包裹青絲帕爬搔碧玉簪櫻

脣霏絳淺桃頰暈紅甜適口期無缺充腸竟未堪舊傳山有
瘴爭畏暑如煥帝錫膏膏劑人同膾炙耽衛生方集驗作貢

品何慙漢使勞虛躡炎皇略遠探過門輕水火求木等揆補
記取仁頰號嶺柳一遙天雨露涵閱之覺故鄉之思勃勃

上也

水車水碾水磨水碓皆巧于用水者也惟碓之爲利尤溥滇
亦資此胡進士五言排律廿四韻云萬古烝民粒機春水方

鋤警驚雷奮地陡覺浪齊簷引重千鈞擲凌高一羽瞻剖珠
辭老蚌擣藥悵明蟾勢欲鍼鋒對香從石齒黏持籌較贏縮

拘癩認洪纖井臼移深巷糠輿上短簾精瑩仙子饌麤糲腐
儒餐柳約濃陰罩桃溪細漲添撲塵春漠漠聽雨夜厭厭宛

轉纜車軋汀東漏鼓藏暈沙平野闊聚米碧峯尖何處鞦韆
架誰家翡翠險訂交榮縞紵作且省髡鉗貧戶晨昏急陳國

日月淹嗷空隣瘦啄食減雞廉猶虎曾通蜡螟蚤早昇炎

歲從新稍改禮豈舊坊嫌擊筑隣謳雜攜尊社酒甜預防匙
欲溜休道突無黔會計田園勒神王碾磨兼歸擔盈白露回

首渺蒼兼村姥關心劇山翁養智恬斷橋吟句好待譜竹枝
鹽別裁所錄七古尙覺欠其工切

蒙自山中有仙草菓圓枝細採其葉乾之一二年蒸以泉井
或氣呵之復鮮茂如故此亦太和山萬年松之屬也

金剛纂木也青色狀如刺桐最毒土人種以編籬人莫敢觸
滇程記云碧幹而蝟芒孔雀食之其漿殺人足已然以爲草誤

也又有仙人掌花如黃玉果可食通體生刺同金剛纂一物

皆負美名而性實甚惡

脆蛇一名片蛇產順甯大侯山中長二尺許遇人輒自斷為三四人去復續乾之治惡瘡腰以上用首以下用尾又治大麻風及痢

蝮蛇產孟良山中土人欲取之先以雞卜問諸神得吉則入麓求之蛇見人輒伏不動夷人語之曰中國天子求爾爾可伏死否則吾亦不汝費也蛇反背就戮今相傳云去騰復活者蓋謬說耳一蛇有三膽居頷下者以傳毒矢居腹間者以藥有病疽者以童便研一合服之又以傳患所頃刻而

真紫四之一

賦產

去

愈居尾者棄弗用

明巡撫晉江陳用賓陳言開採疏

臣用賓荷國厚恩見陛下數年來為國用不足勞心焦思恨不能為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則解大工與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聖意即百姓輸將于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難萬難之狀亦不敢以聞自愧無回天之力而一意于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尚冀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新命其裨國用也甚微其誤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

得不據個陳言臣等之言非敢方命實欲請命求國用邊計

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陛下稍垂察焉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裡比漢土錯繡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益以鹽課併奏留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歷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

真紫四之一

賦產

去

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敷出臣等復于各處稅糧清之又于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聞其開空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于限兵處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明旨先行矣邇來礦脈漸衰在在請閉又新舊貢金給發幫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于兵食汰省將各項通融于礦鹽額鹽內支用蓋至是山澤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

朝陽洞灰窯廠沙木河望梁山中華洞白松坡陸涼州瀾羅坑表羅場募乃廠等處胥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卽有以之未開加灰窯廠則見議開以補各消乏之數如募乃廠則在夸地不可以開矣否則如前日之所已開者若土民李拱樞江應秋等乃平素革逐攪擾礦場之棍徒也頃接邸報奉有聖旨允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綸綍一頌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洞已先開採挖課入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內應否報罷十二萬兵餉安出貢金價數萬安出濟王濟餉及

滇案四之一

賦產

全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卽貢金亦買自他省若寶共出產寶石則猛密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爲思仁盤踞臣等議復尙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烟瘴之區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自已能率土民李拱樞等往採乎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往乎國臣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聖慮者二展轉思維俱無一策臣等請爲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元奏議解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畢智竭力裁

補短于官四民六之例稍爲酌議歲輸內帑一萬之入寶石俟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酋夸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爲至願至于差遣官員悉免入滇如此可仰副主上開採之意而雲南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夸外夷之費永可坐消策不尤得乎倘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乞勅令楊榮前來與臣等撫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元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于邊計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爲不足信則此舉輸于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盡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必至上誤貢金下釀邊患兵困于無處之餉則

滇案四之一

賦產

全

兵變夸爭于垂涎之利則夸變命之徒聚於中在逞之夸發于外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于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願陛下以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于當也

本朝給事中宜良嚴煇重銅運以杜弊累疏
臣伏查滇省歲運京銅六百餘萬斤向由滇自委員解運
工三局嗣經雲南巡撫示

奏請分省遞運仰蒙

因建施行在案本年二月復奉

上諭三省遞運一事勢屬難行者照部

議仍循舊定章程滇省委員徑送進

京以歸簡易欽此欽遵又在案臣竊以為滇省運員之累有二

其一在滇其二在京在滇者往往運銅多委虧空之員希圖

當不扣其運費以補虧款夫州縣有虧原宜因時

題參而運費之應領於滇者不下六七千一經扣抵難以敷用

此瀘州領銅時即若賣銅之弊又不敷用復有沿途盜賣之弊

也其不肖州縣或缺分本無虧空一聞委運之信即將官項

入囊裝點虧空明求藩司扣其運費而一路賣銅為費者亦

滇案四之一 賦產

全

時有之種種積弊皆宜急除相應請

旨

勅下雲南巡撫於每歲派員解運時查其本任虧欠在一千兩以

內者立即追完方準發給運費飭催起行數至一千兩以外

者即行指名

題參另換他員解運至於滇省應領運費毋得絲毫扣抵庶運

員長途有資各顧考成不至盜賣官銅自取罪戾至於在京

之累則戶工兩局胥吏需索是也前年童煥曾破案之後奸

胥稍知斂跡然法以防小人則防維不厭其密聞銅運亦大

通橋時運員與戶工兩局胥吏往來揣說使費議定交賄

後始能進局否則百般刁難必致免收無日臣查江南道御

史有稽查戶局之責陝西道御史有稽查工局之責每月到

局監放餉錢應請嗣後於銅運抵大通橋時令大通橋監督

報明江南陝西兩道酌限十日或十五日即令起運進局仍

着戶工兩局知照江南陝西兩道統於十日內傳該運員眼

同免收以杜胥吏任意需索累月攔壓之弊至交收明白仍

將有無虧短挂欠及會否依限免收知照江南陝西兩道查

核臣恐免收時胥吏等並其手運員無可如何除戶工兩

滇案四之一 賦產

全

部管理錢法堂侍郎不時到局查驗外應請照御史監放餉

錢之例

飭令滿漢科道每月輪流一人監兌倘有上下其手得賄則以

少報多無賄則以多報少一經查出立即

奏請將該書役等拿送刑部究辦庶胥吏等咸知警畏運員不

受需索抑勒如運員有虧短銅斤過多者即將其虧短實數

先行

奏

聞再聽戶部照例核參如此辦理不惟胥吏無所售其奸即運員

亦不敢盜竄短少似屬爾有裨益亦補足以仰副我
皇上慎重銅運體恤運真之心於萬一矣

錢前也所以前民用也又全也非是則缺而不全也然置金
于兩戈之旁其勢亦險矣夫莫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
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代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
刀金之品有三而其用也或以錢或以布或以刀或以龜貝
太公立九府圖法輕重以銖黃金方寸重一斤布廣二尺二
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
於泉周理財之官甚多唯外府掌齋賜之出入泉府王買賣

賦產

命

之出入於錢幣之職為最專景王鑄十二銖錢而國用匱楚
莊改輕幣而民人怨大小失宜自周已不免秦鑄半兩漢病
其重而改為榆莢然高后二年所行之八銖即半兩之遺制
既改八銖而廢榆莢然六年所行之五分即榆莢之舊錢蓋
錢制未定遷移有不能自主也文帝鑄四銖文重半兩至武
帝建元元年改為三銖五年復罷三銖而行半兩半兩者即
前四銖也與秦製不同有司以盜磨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
乃消半兩更鑄三銖三銖輕而姦偽易作于是更請郡國鑄
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消鎔而錢制遂定然猶以郡國不

姦鑄故令京師鑄管赤仄三當五賦行之三年稍賤而民以

巧法用之故卒不使而廢天子乃悉禁郡國鑄錢而專其事

於三官自三官之錢既行天下非此莫用向之郡國所鑄皆

消為銅以輸入於官而民間盜鑄私積之患漸息先是朝廷

乏用造鹿幣與白金重其直以舒急及官鑄赤仄白金不貴

民弗之寶唯元狩所鑄五銖其為用甚廣其歷時最久迄孝

平時已成三百餘萬焉自是以後五銖之行益利於民

有變其制而大之者王莽鑄大錢五銖東魏梁

亦之四柱兩柱孫權之五銖當五百後周之五行大布

賦產

命

永通萬國唐肅宗之乾元重寶重輪乾元李後王之永通泉

貨是也唯變其制而小之者漢重泉背沈宛宋孝武之孝建

二銖前廢帝之重鑄二銖與珠來子符葉鵝眼瓊環是也有

變其制而能得輕重大小之中者唐高祖武德時之開通元

寶子重六斤四兩者是也若夫不變五銖之制而遵用不移

者則唯東漢之世祖西晉之諸帝北魏之孝文隋代之文帝

前涼之張軌而已然王莽之作大錢契刀錯刀必與五銖並

行謂之四品蜀先王造直百錢亦勒為五銖後周宣帝鑄永

通萬國錢必合五銖大布及五銖並用謂之三品是變易五

銖之制者亦未嘗盡廢五銖而不使之兼用也漢桓帝欲改大錢以剝陶之言而止靈帝更鑄四出文錢而卒北後日之亂故行之及身而廢魏文改用絹帛至明帝又立五銖北齊高帝因孔覲請鑄五銖乃使諸州市銅借身歿而志不遂陳直帝改用六銖身後復為五由是觀之所謂不朽之良規者蓋卽五銖也夫事有異而尚存同而異宋元嘉鑄四銖錢形製與古五銖一價百姓不資盜鑄無五銖之名而有五銖之實魏孝莊時所用五銖薄於榆莢迄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沿承安之舊自是錢有細薄有五銖之名而無五銖之實然

賦律

李

則名乎於實重如其文宜之常平五銖乎而梁武帝所鑄肉好周郭則又名實俱混均此五銖之文也而或重四銖或重三銖或重五銖或重八銖或重三銖半或名曰女錢或名曰男錢或名曰稚錢或名曰對文錢凡錢之用有通塞有升降存隨其時以權之自唐顯慶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也而惡錢之禁以弛自乾封之改鑄泉寶而不能久也而開通元寶以之再行自宋璟之請禁惡錢而不果也而二銖四參以之終廢夫行廢者豈錢之所自為耶亦其時為之是故肅宗之乾元重寶一當十者也至代宗而以一當二重輪乾

元一當五十者也至上元而減為三十至代宗而一以當三且三以後而大小諸錢皆一以當一其始也人鑄銅為錢以取贏改錢為錢以獲利其卒也人銷錢為銅以增直化錢為器以便宜貞元元年申消錢之禁至後唐天成而其弊難除十四年弛見錢出界之禁至天成而乃限五百以上宋時則出界皆置重罪故雖王安石之悞亦只除於一時而不能止其禁於後者與契丹鄰境恐錢出之資敵也晉天福二年鑄二銖四參之錢文以國號與唐之開通無別唐穆宗禁消錢造佛而周世宗開毀佛像以鑄錢事有不同利民之心則

賦產

李

也唐憲宗以錢幣不充通用不便於是始制為飛券鈔引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取錢非以券為錢也自宋慶歷後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交會既行天下直以楮為錢夫抵宋初諸錢或為元寶或為通寶人間有鐵鐵者悉以送官莫不以銅為適用其後國帑漸匱雜用大小鐵錢鑄錢之官愈多而用愈不足加以交會之法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交湖會各自印造而卒至收換不行稱提無策元時天下皆通用銀唯武宗嘗一鑄錢其外皆銀與鈔明初禁銀錢而專用鈔然而鈔卒不克行迄化

治以後糜爛殆盡而錢法之壞極矣。鐵錢初起於公孫述至
光武而罷繼起於梁普通中至陳而罷。迄南唐時韓熙載鑄
之李氏行之諸國相承用之始猶以銅鐵相權而行。乾德以
後只持鐵錢而已。可貿易矣。宋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以
降以鑄鐵為急務。張詠黃觀實董其役。相與度其大小量其
輕重。而每歲所鑄蓋三十萬餘貫焉。夾錫錢崇寧二年所作
因亦廢。以中國鐵錢為兵器。惟雜以錫鉛則柔脆不可用。而
敵資於是乎寡。錫錢起唐河東。自元和四年河東節度王鐸
置鎔距馬河水鑄錢。以刺史李聽為使。於是月鑄錢三十萬

賦產

錢

而河東之錫錢皆廢。後太和八年錫錢復起。以蔚州所鑄之
錢歲不滿十萬緡也。嗟乎錢之變至為錫鐵九府之制。大壞
世變亦因以隨之。而後周時河西諸郡又有用西域之錢者。
其錢乃以銀為之。與今粵地之錢同製。然所行不廣。自貨幣
之興。唯錢之行可久。錢之用最利。而貢禹桓元乃以為不便
於民而欲廢之。五銖之行。馬援孔覲任城王澄皆善其通易
無滯。而陳高諫之乃以為不利於國。而欲以三銖易之。豈人
之意見有不可強同者耶。夫錢之置監著於隋。盛於唐。最眾
者莫如宋。摠計諸路所置共二十六監。而銅居十七。鐵居九。

九。夾錫之錢則附於鐵監焉。宋鑄錢之劑八十兩可得一千
三分。其劑六為銅而三為鉛。錫皆有奇。凡錢輪官之數其
號為百者或八十或八十五。而天下私用則有以七十為百
以四十八為百。且有以三十五為百者。錢愈雜而數愈消。是
故論錢之重以千錢計之。則齊十一斤以上。隋文帝之四斤
二兩。唐六斤四兩。宋五斤。齊與隋乃同以五銖而分量不一。
夫夫公立錢法以利後世。由周以至兩漢。由六朝以至唐宋。
沿革之制變通之用。馬端臨考之甚詳。而謂晉用魏五銖錢
不聞有所更。則其敘實事也。稍失之疎。按前涼太府參軍

賦產

錢

索輔言於張軌曰。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
段數。練布既壞。市易又難。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
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由此言推之。則晉太始時中州皆
用帛而不用錢。馬氏於魏交之改用絹帛。則特為書之。而此
不詳何也。鄭漁仲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
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
言其形如泉水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圖法。圖法行而泉
刀廢。後人不曉其謂也。古錢篆泉文。後人代以錢字。故泉之
文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我

承明之後設局戶工二部而滇為產銅之區雲南臨安大理
霑益四處皆有鑄局其後罷舉不一近惟雲南東川二府委
官監鑄省局統于藩臬兩司東川統于知府每千銅六鉛四
約重七斤半立法之善實適往古乾隆五十六年間私鑄
充斥每銀一兩易錢至十千文純廟命福公康安來滇經
理立將匪徒搜擒正法並設局收買小錢積弊始清大抵私
鑄之弊必先清局私銅之弊必先清厥尤在奉行者有瞻然
之操確然之志庶于錢法可無更變焉

倉儲之設為救荒計者十五以備非常之用者亦十五滇處

賦產

全

西南陬壤塊瘠薄歲出僅支口食而山僻小民尤多餐糲
雜糧者鄂西林尹望世爾總制陳臨桂藩使經營籌畫所貯
至五十餘萬石未及四十年盡化烏有間存者徒為猾胥之
壟斷兼充市獮之侵漁籌採買而富民獨受其殃議平糶而
貧民不受其福夫滇之地素饒水泉滇之俗頗急周郵雖商
年饑歲道瑾無聞惟爛手鹽疲于役乃又陷于倉一社長之
累必至數百金而其所儲終鮮實際倘有不虞未審當事者
復創何策也前之人以之便民今之人即以之厲民常義無
論矣嘗讀紫陽朱子建陽縣長離社倉記云建陽之南里曰

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甯之境其陔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
兵亂之餘莠莠不盡去外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
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愚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
勝其驚擾矣紹興其年歲適大稔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
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于常
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于是物情大安姦計自
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
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
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于震擗夷

賦產

全

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
自為布衣而其所以汲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
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
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于是粟腐于倉而民饑于室或將發
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
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夫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
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
良民凜凜于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
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為書

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歲歲以夏貸而冬歛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旁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于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子崇安其規模夫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刑刑舒

海聚四之一

賦序

李

聚歛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孟酒從容時以相警警而訖不能以相論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同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予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疎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正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于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于宋侯周君今日

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於世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見則元履已卒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秘閣云崇安縣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父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蓋為勸募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踰境不三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尹府時敷文閣侍制信安徐公壽知

海聚四之一

李

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派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歸籍民曰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餓餓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于是浦城之盜無復隨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穢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

于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則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于以惠活 縣寡寒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于民家于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去萬助其役于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尚經始于七年五月而竣于八月爲倉三門牆守舍無一

卷四之一

賦產

志

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于是倉一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求此其族子右修職珩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奔外府以予言悉其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權間以示來者于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子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

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饑餓至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歿而不肯發往在至其封錫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安官府則餽糶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

卷四之二

賦產

志

繼其憂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宜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于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于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于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吾輩之有心世道者尚敏其意以行之鄉先積穀一石石穀貴昭市價賣出谷賤昭市價買人不須博貴入賤出之名而其釋自博每遇歲除確查農

民之無依者大口五斗小口三斗秋成時收本去利上實
朝廷于惠之恩下以助桑梓溫飽之計切無謂迂濶之說不
關痛癢予其拭目俟之矣

山川一册上

名山

大川

重險

雲南府

武定直隸州

大理府

麗江府

楚雄府

永昌府

順甯府

其名山則有點蒼山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五里高千餘仞盤互百餘里一云高六十里

盤互三百里介龍首龍尾兩關之間前衿榆江碧瀾萬頃皆環溪

水連絡為帶亦曰靈鷲山有十九峰環列內向如抱弓然山

椒懸瀑注為十八溪翠巒條分青嶂並峙如大鳥之連翼將

翔也后漢書志山似扶風太乙之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

結險崖積雪經夏不消亦名雪山名山志自山南而北一日

斜陽峰溪曰南陽溪二曰馬耳峰溪曰葶溟溪三曰佛頂峰

溪曰莫殘溪四曰聖應峰在城南十里溪曰青碧溪五曰馬龍溪

溪曰龍溪六曰玉局峰在城南五里溪曰綠玉溪七曰龍泉峰溪曰

中溪八曰中峰溪曰桃溪九曰觀音峰溪曰梅溪十曰應樂

峰在城西九里溪曰隱溪十一曰雪人峰溪曰雙鴛溪十二曰蘭

峰溪曰白石溪十三曰三陽峰在城北十三里溪曰天泉溪十四曰

鶴雲峰在城北二十里溪曰錦溪十五曰白雲峰在城北十六里溪曰芒湧

溪十六曰蓮花峰溪曰陽溪十七曰五臺峰溪曰萬花溪十

八曰蒼琅峰溪曰霞移溪十九曰雲弄峰下與洱海相連

海之外復有諸山曰青顛曰雞巖曰玉几曰羅荃曰曩慈曰
龜曰蛇若拱若揖其間石窟巖巒不可殫述又玉局峰一名
占文峰峰頂之南有馮河周回萬步疊嶂承流水色瑩澈又
西南為青碧溪溪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綠山麓北行二里
至祭天臺諸葛武侯畫卦石在焉山中林阻谷奧而無猛虎
毒蛇冬夏氣候調適暑止于溫寒止于涼諸泉流注為十八
川川流所經沃壤百里溉灌之利不俟浚疏春碓用泉不勞
人力東注洱河河山輝映蓋與臨安之西湖洪州之西山嘉
州之峨眉齊安之臨泉涪州琅邪同一巨麗矣唐時蒙氏竊

滇黔 五之一



山川

二

據封為中岳天寶九年鮮于仲通討南詔進薄白崖漸逼江
口謂樣備分軍欲自點蒼山西腹背攻太和城為蠻所敗貞
元十年西川帥韋皋遣節度巡官崔佐時至雲南雲南王异
牟尋等與佐時盟于點蒼山神祠是也宋寶佑初蒙古攻大
理登點蒼山下臨城中城中危懼尋棄城走明初藍玉等攻
大理大理城西向點蒼東臨洱海以為固玉等遣奇兵繞出
點蒼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幟敵遂驚潰李元陽曰點
山色積黛四時如一高六十里接連雲氣滇西山川拱揖此
為之冠

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永昌府騰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
夷語譌為高良公山東臨潞江西臨隴川江左有平川名為
灣甸今山之東南山上下東西各四十里登之可望吐番雪
山草莽障翳四時不凋瘴氣最惡冬雪春融夏秋炎熾山頂
有泉東入永昌西入騰越故又名分水嶺志云泉極清冽蒙
氏封為西岳永樂初平緬諸蠻刀幹孟叛何福討之躋高良
公山直抵南甸大破之正統二年麓川賊思任發叛斷潞江
守將方政擊敗之別將高遠追敗賊于高黎共山下乘勝深

滇黔 五之一



山川

三

入逼思任發于上江遇伏戰死七年督臣王驥等奉命進討
分軍破上江賊寨中軍由夾象石渡下江道高黎共山進至
騰冲其山延袤數百里當走集之衝戰守要地也一名磨盤
山滇行記越怒江二十里為磨盤山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
騎為西出騰越之要冲即此山也又滇附錄云渡怒江至八
灣度高黎共山其高四十里下山為橄欖坡驛左渡龍川江
其炎瘴同怒江過龍川地稍涼中國之西南界盡于此矣
玉龍山絳雲露山蒙樂山
玉龍山在麗江軍民府西北二十里一名聳雪山亦曰雪山

條岡百里巋嵬十峯上插雲霄下臨麗水山嶺積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蒙氏封爲北岳或謂之雪嶺唐貞元中韋皋約雲南共襲吐番駐之雪嶺之外蓋卽此嶺外也元至順初雲南諸王禿堅等作亂四川行省兵討之至雪山峽擊之敗羅羅斯軍滇志唐貞元年昇牟尋稱日東王僭封三岳四瀆五岳者東曰絳雲露松外龍山在武定州祿勸縣東北二百八十里接東川府界亦名烏蒙山亦名雲竜山亦名絳雲露山亦名雪山北臨金沙江上有十二峯雄拔陡絕盤旋七十餘里唐貞觀二十年嵩

五之一

山川

四

州都督劉伯英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以通西洱河天竺之道從之明年遣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討松外諸蠻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遂遣使詣西洱河諭其酋帥相率受命松外首領蒙羽亦請入朝是也南岳曰蒙樂山在景東廳北八十里西南入威遠鎮康界西入雲州界東南入者樂甸長官司界長二三百餘里亦名无量山西岳則戶黎共山北岳則玉龍山中岳則點蒼山也東南兩山雖非險要所係然亦境內之大山也

其大川則有金沙江

金沙江

麗江府西北流牛徽外以產金沙而名亦曰水流入巨津州北境唐時謂之神川

天寶以後吐番有其地置神川都督于此貞

元五年南詔破吐番于神川十年南詔復擊吐番于神川大破之載記云南詔之地北至神川是也東南流環麗江府境之三面流入寶山州境經州南而入鶴慶東北境又經順州之南而入永北界從南而東入姚州之北境又東歷武定州之北境又東達四川之會理州西南而合瀘水于是金沙江亦兼瀘水之名由會理州而南卽武侯五月渡瀘處也兩岸峻極俯視江流如在井底烟瘴拍天冬月行人過此亦皆流

五之一

山川

五

汗惟雨中及夜渡乃无悞

元李京云從漢地至越嶲道經金沙江計程一千三百里

由會理而東北流經東川昭通府境又東北經馬湖府南爲馬湖江又東流至敘州府東南而北注于大江蒙氏封爲四瀆之一蒙古憲宗三年太弟征大理過大度河至金沙江乘葉囊及筏以濟處蓋在麗江府之北又至順初搠思班討雲南叛者諸王禿堅等奪金沙江遂直趨中慶雲南平所奪蓋在武定姚安間也志稱雲南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

北曰瀾滄是也

瀾滄江

樣備江附見

瀾滄江出吐蕃驢和哥甸鹿石山一名鹿滄江亦曰瀾滄江亦作蘭倉水流入麗江府蘭州境南歷大理府雲龍州西又南經永昌府東北二十五里羅岷山下兩崖壁峙截若垣墉纜鐵蜚橋懸跨半尺亦曰博南津後漢書永平十二年得哀牢地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指此也志云瀾滄江逕雲龍入永昌廣僅三十餘丈其深莫測其流如奔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立葉脫時行旅忌之自永昌東流入蒙化西南界又流經順甯府東北至府東南二百二十里之半山下合于黑惠

瀾滄

五之一



山川

六

江黑惠江者卽樣備江也源出西番境內可跋海一云出劍川州南五里之劍州湖亦曰漾濞江亦曰瀾溪江流經大理府浪穹縣西又南過府西之點蒼山復會西洱河唐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雍梁二州界惟西洱河與漢志葉榆澤相准廣處可二十餘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昔人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以榆葉積染所成尤爲確驗大昌悞以樣備水爲葉榆澤也流入趙州西北亦曰神莊經永昌府永平縣之東境經蒙化之西境又南至順甯府東北境南流至滄山下合于瀾滄江志云瀾滄江中有物黑如霧光如火聲如析木破石觸之則死或曰瘴母女選謂之鬼彈又謂之禁水惟順甯江中有之他所絕无二水合流至雲州南又東南經景東及鎮沅西南過者

樂甸長官司南界達元江西南境車里宜慰司東北境又東南爲富良江而入于南海蒙氏以黑惠江瀾滄江皆列于四

瀆洪武二十年詔沐英于瀾滄江津要樹壘置守以備平緬

是也李元陽黑水考云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

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釋經者擬議其說而

幸無所據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

何則隴蜀北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

番西北來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洎涌皆入于南海是豈所謂

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流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

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逶迤而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

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則爲夷緬禹之所導

于以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擊人在

今北勝濮人在今順甯皆在瀾滄江內也地理志謂南中山

曰昆水曰洛山海經導水西流入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

瀾滄

五之一



山川

七

以禹貢黑水爲梁雍二州界又入南海爲疑不知隴蜀滇三方鼎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夫長大滇隴之間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惟三危之山不可考或謂近在隴江夫禹貢明言三危爲雍州山且三苗所竄豈在南夷之地乎姑置之闕如可也

潞江

潞江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東北五十里源出吐番雅望甸南流經同北兩嶺陡絕瘴癘甚毒夏秋之間人不敢渡本名

潞江 五之一



八

怒江以波濤洶涌而名也

滇記諸葛武侯六擒孟獲駐兵怒江之潞卽此

又東經永

昌府南百里復東南流經孟定芒市界達木邦緬甸入于南

海 潞江源委諸志皆以荒遠界之元人朱思本圖稱悉亦難盡據

蒙氏封爲四瀆之一正統

三年麓川土酋思任發作亂遣兵斷潞江立柵以守官軍討

之不得渡都督方政渡江擊走之四年復命沐昂等征麓川

敗賊于潞江進抵隴把撫今隴川宜不能克而還或曰潞江

孟定府西入于麓川江而麓川江自隴川宣撫司西南入大

金沙江三水同源而歸同也麓川江者卽龍川江源出

州徽外峩昌蠻地之七藏甸繞越甸而東南經高黎共山下

其渡處地名夾象石在江之東岸南流至南甸宣撫司東南

境爲孟乃河經芒市西界入隴川司東爲麓川江川流湍迅

蠻人特以爲險思任發之亂方政擊敗之于潞江西岸別將

高遠追賊度龍川江敗賊于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與方政

等逼賊于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力憊无援敗政亦西度龍

川追賊遇伏戰死繼而王驥督大兵進討遣總兵劉敏目下

江夾象石徑進攻上江城壁破之于是驥引大軍由夾象石

度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由南甸擣賊巢平之上江下

江者土人以江近麓川城爲上江而近騰越爲下江也由隴

潞江 五之一



九

川而南接芒市西界西南流入大金沙江卽大盈江也亦名

大車江源出騰越州西徽吐番界流入州境南流徑南甸及

千崖司之西境有檳榔江亦出吐番界東南流合焉朱思本

曰大車江檳榔江二水合流始名大盈江也大盈江又東南

流遠芒市西南界隴川西北界又南而麓川江西南流合焉

並流經孟養宣撫司東境方謂之大金沙江江合衆流水勢

益盛浩瀚洶涌南流入緬甸界關五里餘徑江頭太公蒲

諸城而入于南海蓋雲南境之巨津又與東北之金沙江

流而同名也龍川麓川大盈金沙諸川志皆錯雜不可考今略爲定正

滇池

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亦曰滇南澤戰國時楚將
莊蹻滅夜郎至滇池以兵威略定其地又使部將引兵收伏
西南諸蠻漢元封中欲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
于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漢蜀建興三年討葛
武侯征南中至滇池常璩南中志滇池縣有澤水周回二百
餘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長老相傳池有神
馬交則生駿駒俗稱之曰滇駒日行三百里南行錄滇池又
名積渡池周廣五百里盤竜江黃龍溪諸水之所匯也稱南

滇池 五之一

山川

十

中巨浸焉池中小卧納三島水之平委爲嶺蟻川縈回安
甯州治過富民縣而北廷武定東北界注于金沙江今城西
南八十里爲海口大河即滇池導流處也滇記雲郡城金馬
碧雞二山東西夾護旁山北來而環列于前中開一大都會
滇池受邵甸牧羊山諸泉及黑白龍潭海源洞諸水匯爲巨
浸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稍西一小河
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又名滇海元史至元中張立道爲雲
南勸農使以昆明池夏潦必冒城郭乃求泉源所出洩其下
流得良田萬餘頃明初傅友德沐英駐守雲南皆事屯田而

滇池之水皆首爲灌溉之利矣

西洱河

西洱河在大理府東源出鄧州浪穹縣北二十里罷谷山
滙山峪諸流又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下流合于漾備
江卽古之葉榆澤也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合于太
和縣東而爲洱河后漢志注謂之焉河亦曰榆葉河水經注
諸葛平南中戰于榆水南是也亦曰珥水以形如月抱珥也
一云如月生五日亦曰珥海亦曰西洱海杜佑謂之昆瀾川
漢武帝象其形鑿池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瀾國亦以

滇池 五之一

山川

十一

十五

此名隋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甯叛蠻至南中過諸葛亮
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于餘里破其三十餘部唐武
德四年雋州都督韋仁壽檢校南甯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
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貞觀二十二年梁建方討松外蠻
破走之于是遣使詣西洱河諭其酋帥歸附者七十餘城復
遣其酋兵自雋州道于五百里掩至西洱河蠻帥楊盛駭懼
請降其西洱河蠻酋楊棟東洱河蠻酋楊欽等俱入朝或曰卽
一洱河而彊分東西爲界也新唐書由雋州走三千里達西
洱河天寶九年鮮于仲通伐南詔十一年李宓又伐之皆敗

于西洱河形如入耳周三百餘里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
三島者一曰金陵一曰赤艾一曰玉凡金陵島亦名羅登島
洱河東北岸詩頭山島在其南玉凡島以形如几案故名亦
曰玉案在洱河東岸赤艾島亦名赤崖島四洲者一曰青沙
洲一曰大貫洲一曰鴛鴦一曰馬簾九曲者一曰蓮花一曰
大鶴一曰蟠硯一曰鳳翥一曰羅時一曰牛角一曰波維一
曰高岩一曰鶴翥也皆可田可廬而大湖洲隨水浮沉冬夏
不改河遶城而西南流會于樣備江波濤千頃澄泓一色因
謂之西洱海志云洱河遶城西南由石穴中出石穴即天橋

五之一

山川

三

十五

東岸有分水崖石如斧剗漁人謂自岸下分水為兩南河北
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元郭松年行紀曰洱
水涉歷三郡淳蓄紫城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汪洋浩蕩周
回百有餘里今西洱河袤百里廣三十里蓋滙羣流而成也
其重險則有石門龍首龍尾二關附見

石門在麗江府巨津州西百里即唐時石門南道也從會川
渡金沙江西南行由此入南詔之羊苴咩城諸葛武侯由此
征南中史萬歲由此擊叛蠻韋仁壽梁建方亦由此平西洱
諸蠻韋皋復由此通南詔滇詔天寶中鮮于仲通討南詔下

兵南溪石門道遂閉韋皋通雲南以蠻經北谷近吐蕃乃復
治石門道由黎州出邛部直達雲南謂之南道龍首關在大
理府北七十里周四里四門當西洱河之首亦曰河首關府
南三十里有龍尾關周三里三門關南有橋橋南有壁當洱
河之下流亦曰河尾關自河尾順流而下約里許亦有石門
巨石橫眉號石馬橋為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
聲聞數里郭松年行記自趙州舟行三十里有河尾橋架木
為梁長十五丈餘穹形跨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橋西則為
龍尾關北入府城之路南詔皮羅閣所築最險固高壁危構

五之一

山川

三

巋然尚存稍西為石馬橋亦曰天橋河鍾記云取道龍
關南循洱河往觀天橋及石門關出石門如行成皋之虎牢
沓障巉巖可百餘武名一線天為洱水故道險阨之地也是
龍尾關南又有石門矣五代晉天福二年段思平自石城覲
靖起兵鼓行而西遂入關滅楊干貞代有其地明初傅友德
攻大理其酋長扼下關以守沐英至品甸即雲南縣遣別將由洱
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抵下關造攻具夜半潛遣一軍由
石門間道渡河遶出點蒼山后攀木緣崖而上立旗幟味爽
大軍全抵下關望之踴躍譁噪敵衆驚亂沐英率軍策馬渡

河轉關而入山主軍望見亦不攻之敵大潰拔大理城
分軍出上關取鶴慶略麗江又出石門關下金齒是上關亦
可兼石門之稱也滇略云龍尾關有伏波廟世傳葛武侯
駐兵邊水上二軍皆瘴因禱伏波之神得愈關東又有戰士
塚唐天寶中李宓喪師處也又天橋在府西南三十五里兩
山輻輳中有文餘水從空中出南岸石谷上特高出丈許其
微不相及處有巨石覆掩非人力所致過石橋攀鳥道數十
武為達樣備孔道此石橋東岸也循岸南行里許有地名不
落梅乃洱水出橋外石崖懸瀉數十尺沖激亂石潑水上起

滇案 五之一

山川

古

如梅花此不關外之極勝也自上關以外出石門而北下關
以外出石門而西者皆謂之天威邊唐顧雲詩雲南八國萬
部落皆從此路來朝天蓋石門之係于雲南豈淺鮮哉

雲南府昆明縣

五華山 在城內上有五華寺俯見昆明池 螺山在城北
舊名盤昆山山童然皆石深碧色蟠旋如螺髻因名下有二
洞曰潮音曰雲津深杳莫測自滇池中望之惟螺山與碧雞
獨高 商山在螺山北去城二十里連峰疊嶂丹崖翠壁有
鸞停鶴峙之態冷泉在其下或曰商山一名蛇山即漢書所

謂極山也漢書志注來惟縣有陞山出銅陞胡工反
玉案山 府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山秀麗多泉石南
去滇池十餘里遠望出西南諸峯之上一名蒼盤山下有苦
提山泉又府北二十五里有文殊山一名蒙帶雄山文殊泉
出焉流過松花堰入于西湖合流焉

金馬山

府東二十五里西對碧鷄山其相距五十餘里其

中即滇池也漢宣帝神爵元年方士言益州金馬碧鷄之神

可祀而至乃遣諫大夫王褒求之即此其山不甚高而綿亘

東南數十里源泉出于山巔又有長亭下有金馬關元至

滇案 五之一

山川

古

古

順二年雲南為諸王禿堅所據官兵擊之戰于金馬山獲其

黨伯忽又至正末明王珍將萬勝攻雲南梁王索羅走金馬

山勝入城索羅復回攻之勝敗走明初沐英等帥師至雲南

之板橋進駐金馬山是也 龍泉山在府東北二十里下有

龍湫

碧鷄山 府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池蒼崖萬丈綠水千尋下

有碧鷄關又碧鷄西南有大華山有大華寺下瞰滇池左環

右遠稱滇池絕勝 萬德山在滇池北二十里又西十里許

曰進耳山天外三峯其形如筆架

海源洞 在城西二十里中容數百人四崖削立石孔奇幻下有龍湫其水清淺四時不竭流入鴛鴦池又注為黑龍潭潭深不可測一名黑魚池志云池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又西為白龍池自白龍池西十里曰橫山水洞一山橫立如墻盤山凹為東西洞引泉以灌溉八村之田洞高五尺廣二尺自西跨東五十有八丈得泉二十二道宛延縈迂四下一百八十三丈有奇奇勝不一滇記橫山水洞隆慶六年左布政陳善始成是役灌田四萬五千六百餘頃

滇池 在府城南府之西南八十餘里為海口池水由此北

滇繫 五之一

山川

去

五

入于富民縣會于廣壩塘通金沙江處也海口財賦歲以億計咽喉通塞利害最大元至元中張立道濬之以泄滇池之泛溢宏治十四年撫臣陳金亦濬治之歲一疏浚出賦田正供謂之海夫餘詳見大川昆明池云

西湖 在府城西即滇池上游也亦名積波池俗曰草海子又曰靑草湖周五里有奇蒲藻常靑為游賞之地又九龍池在城內中多廢圃亦曰葉海其平者為稻田下者為蓮池沿五華之右貫城西南流入順城橋會于盤龍江以達滇池也盤龍江 在府治東十五里源出嵩明州故邵甸縣至東西

二山九九十九泉合流西注曲折而南入于滇池

金陵河 府治東十五里俗名金汁引盤龍江水由金馬山麓流經春登里灌溉東鄉之田為利甚廣蒙段時隄上多種黃花名遠道金陵元賽典赤瞻思丁復修築為堤又府西十里銀稜河俗名銀汁亦引盤龍江水由商山麓流過沙浪里南達府治蒙段時隄上多種白花名榮城銀稜宏治中嘗濬三河亦謂之東西溝寶象江在府治南源出楊林之上板橋分瀉至此注于滇池

松花壩 在府城東北為滇池之上流元賽典赤瞻思丁增

滇繫 五之一

山川

去

五

修一堰灌田萬頃又有南壩閘在府城之南東北諸泉舊由銀稜河入于滇池恐其泛溢故築此以障之金馬關 在府東七里金馬山下舊有關城元賽典赤又碧鷄山之北麓為碧鷄關雲津橋本名大德明初修造更今名稍西為通濟橋跨金陵河上流元末梁王毅平章段功于此今水涸而橋存又伽橋在府西北元至順初躍里迭木兒收復雲南取安甯州將抵中慶賊拒戰于伽橋古壁中復敗之

富民縣

靈芝山 在今縣西南二十里為赤鼻化山元延祐中改今名又縣東南三里有洞口山下有水從洞中流出經縣南入于安甯河志云縣南十餘里有三卧山一曰顯卧山今名真和山一曰嚙卧山今名魯和山一曰蒙課卧山今名無法山又縣北十五里有黃賢山

蟻螂川 在今縣治東源自滇池發流安甯州境又東北入縣界又北歷武定境入金沙江晉大甯二年蜀李讓寇甯州刺史王選使督護姚岳與戰大敗之于蟻螂川或以為即此地也

海縣 五之一 山川 六 十五

安甯河 在縣西南志云河出安甯州入縣界又經羅次縣為沙摩溪至祿豐縣為大溪至易門縣為九渡河流入元江州界
洩札郎水 縣東北十里西入大溪又縣北五十里有農納水源出武定界亦西南流入于大溪

宜良縣
水井山 縣西四十里本名觀音山頂有泉因改今名其南有岩泉山又有多容山在縣東十里縣之鎮也
諸葛洞 縣南小石嶺諸葛武侯南征時置營于此亦名諸

葛營
大池江 今縣東八十里一名盤江一名大河從曲靖府陸涼州流入境六十里出縣界入于澂江府界謂之鐵池河大城江在今縣東源自澂江府楊宗海流經縣界下流入于盤江

羅次縣

九戍山 在今縣南五里以九峯高起而名一名九湧山又玉龍山在縣東南五里中有石竇湧泉如玉龍因名
山在今縣之南十五里烏蠻謂之掘峻峯又有直廩崩峯

海縣 五之一 山川 九 十五

譯云子望母山也有二一在縣之舊治東北四十里一在縣之南三十里兩山相望因名之

沙摩溪 在縣西自富民縣流入境即安甯河也流入祿豐界謂之大溪 星宿河在縣西北自武定流入境又西南入祿豐

煉象關 在縣東百里有巡司戍守滇程記作棟橡關關北二十五里曰矣者村東十五里曰清水溝

晉甯州

嵩松山 在今州東五里山多松樹形如盤龍故名盤龍

山又州西三里有海寶山相傳山下有穴滇池之水出此
人澂江府之龍泉溪又西二里曰金沙山以其砂石如金而
名也 五龍山在今州南五里上有五龍泉一名小石屏山
又光長山在今州西南二十里北瞰滇池

大堡河 在今州之西志云其源出于澂江府之新興州界
流經州之永興鄉分流入于滇池云

忽納塞 在今州西洪武初兀爾密聞曲靖破走入晉甯州
之忽納塞赴滇池死即此塞也 又有儒甯驛在今州西北

去府城八十里又南七十里而達于澂江府之江川驛

滇縣 五之二

山川

平

志

呈貢縣

羅臧山 在縣西二十里山高聳將雨則有白雲卷舒于其間

交七浦 縣西南四十里廣二百餘畝志云滇池之下流也

有金鯉潭 在治南卅里之白馬勃村舊為平原恒苦亢旱隆

慶六年九月田中忽水湧成深潭有金鯉游泳其中遂為一

方灌溉之利

白龍潭 在縣治西十里

三台山 縣治北三山相倚如台星因名一名萬福山象

兒山在縣之西南十五里舊有蠻寨為恃險之處

滇池 縣西南三十里烟雲萬頃支流環遠邑中資以灌溉
又落籠河在縣北十里南流入于滇池上有天生石室

安甯州

呀嘜山 在州西北五里州之至山也山下出鹽水漢志連

然有鹽官華陽國志連然縣有鹽泉南中所共仰滇城記安

甯民食馬蹄鹽鹽產象池并今州治西古阿甯地有鹽課提

舉司轄鹽井四列于司治之東也

洛陽山 在州東十里山頂平夷峰巒峭立下有泉流經東

橋下入于螻螂川溉田三千餘畝志云州治有青龍山出泉

滇縣 五之二

山川

平

極甘美又城內太極山亦高聳秀拔與虎邱連山分歧 岱

屍山在州北十五里山高聳今名筆架山亦曰坎山又慈山

在州西北二十里高聳冠諸山其北復起為鳳城山云

螻螂川 在州南源出滇池縈迴州治東北流入富民縣界

州中有沙洲形似螻螂因名又有安甯河在州西亦流入富

民縣界

湯池 州北十里亦名碧玉泉滇略云滇溫泉至多而州之

碧玉泉為冠四山壁立中為石坎飛泉注之焉

鹽井 在州治西志云安甯提舉司有大井石井河中井大

界井新井其新井舊無今有故止稱四井
祿賧驛 在州治西五十五里兼置巡司于此亦曰祿驛地
食谷鹽產黑井中又西八十里而達祿豐縣之祿豐驛

祿豐縣

南平山 縣西十五里三面陡峻惟南稍平因名縣東北三
十里有陀陵山本名驥琮籠山羣山之中一峰高聳有泉又
有古營壘即驥琮籠城也志云縣治西五里有蒙谷縛山勢
如平障今名三次和山

星宿河 在縣西北源出武定州過易門縣而入元江州境

濠繁 五之一

山川

三

大溪在縣東其源即安賓河也自羅次縣流入縣界又南流
入于易門縣界

老鴉關 在縣東八十里又有獅子口路迤臨澗壑諺云獅子

口十騎九下走又有煉象坡棠梨峭皆險隘處也楊用脩云

十里棠梨峭三重棟象坡是也其間有草名金剛鑽碧幹而

蝟芒形肖刺桐其漿能殺人

蘭谷關 在縣西與楚雄府接界兩山夾水鳥道爭焉自縣

至楚雄府者為必由之道也又有六里箐溪谷蒙籠林木茂

密與蘭谷關並稱深險皆行旅之必經也又有南平關在縣

西南平山上志云關東二十五里有清水河西三十里為稱
子溝

昆陽州

長松山 在州西五里望之鬱然深秀又州北十里有望州
山其勢昂聳回顧州治 珊蒙古山在州西十里頂秀三峰
奇分八面

渠濫川 州東南五里東北流入于滇池隋開皇中史萬歲
為行軍司馬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夷落三十餘部即此

雲龍山 在三泊西北十五里岡巒秀聳四時蒼翠將雨則

濠繁 五之二

山川

三

雲霧其上 慈蒙卧山在州北十五里山之東即河東城之
舊址又滑光習山山在三泊之西南三十里巖上又有一小
城蓋為蠻壘云

三泊溪 縣志云望洋鳴矣利資三河縈抱焉是為三泊下
流亦入于滇池又有烏蟻河在北流合于三泊溪

易門縣

娘當山 在今縣治北舊名戈晟智楠山山有三峰峰甚高

聳縣志云山一名智勇山又名娘當山 蒙低黎嚴山在舊
縣治南五十里高插雲漢下有平谷宜畜牧異馬多產于此

志云山一名馬頭山又名黎崖萬厯初撫臣鄒應龍斬馬鬣
鬻于山上亦名斬馬山又祿益惡危山在舊縣西百里有
閣依至城昔鄯闡邊戍之所今蓋名祿益山云

九渡河 在今縣之西即祿豐縣之大溪也流入于縣境為
九渡河

嵩明州

羅錦山 在州東北十五里巖石峭立文彩若羅錦因名下
有羅錦泉里中之田資其灌溉志云州治北有蛇山形如盤
蛇一名黃龍山 秀嵩山在州東二十里聳出霄漢環州眾

滇纂 五之一



山川

函

山皆出其下俗呼搖鈴山相傳于蜀漢時孟獲立寨于此

彌雄山 州北三十里蒼崖疊出望之鬱然土壤肥沃果蔬
繁美今名彌雄山彌雄水出焉南入羅婆澤

欸雲山 在今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
道經于此四女登山歎望忽山巔霧起結成三峯巒語三為
欸峯為雲其山嶺特峻登眺則一郡之境悉在目中一名
峻葱山云

東葛勒山 在故邵甸縣西北高三十里為南中之名山也
烏納山在廢楊林縣南十里有石若馬頭土人以烏納名之

山周百餘里西接呈貢東接宜良多水草利畜牧楊林山在
廢縣治東翠峯屏列山麓有石如羊故名羊林元至元初改
今名也

龍巨江 在今州之東一名龍濟溪源出于尋甸之西南梁

王山流入境至州東南合流于嘉利澤 牧棧山在州西南
源出烏納山之牧棧澗其西南入于滇池也

嘉利澤 在今州之東南十五里周百餘里水可以灌魚可

以食即楊林澤也或謂之楊林海子又或謂之羅婆澤志云
州西中和里有兩泉對流名對龍泉流百餘步復合流入嘉

滇纂 五之一



山川

筆

十五

利澤中

邵甸河 在州西六十里楊慎云河有泉流二皆發尋甸梁

王山西北一自牧羊村歷核桃村至高倉入河一自岷澤屯
入河二水交流至廻犁灣松花壩磬石過流入于盤龍江襟

帶滇池浸灌腴田殆萬餘頃

楊林驛 在州西南與程記自曲靖府之馬龍驛西行八十
里至易龍驛又七十里至楊林驛又西百里達雲南府治

武定直隸州

獅子山 城西五里高千餘仞頂平曠有石岩狀如獅子中

藏深谷可容萬人又有泉自山岩噴出積為小池郡郭羣山錯立此為最勝又三臺山在州西北六里高可千仞叠起如臺隆慶初土官鳳繼祖叛築寨于此為拒守處 五峯山在州東三里攢列治前又州南二十里有天馬山其相接者曰筆架山連峯並峙為南境之勝

名郎山 州西北二十五里中平坦有澤廣五畝水泉無盈涸名洗馬池分流東注一為勒漢溪一為東波溪又雄軸龍山在州西北八十里形勢峭峻林麓茂密 猗維山在和曲舊治西北有泉下流為南甸河又哺娃山在州西南五十五

嶺 五之二

山川

美

五

里山勢險峻有懸瀑千丈下注城池夷各哺娃漢

紅崖峽 州東北四十里東枕溪流險峻難涉宏治中土御府鳳英始築路以便行者又武陵洞在州北八十里夾甸西山洞深不測內有流泉州西又有三石塔洞泉石甚幽勝

金沙江 州北三百八十里自姚安流入界又東達回川會川衛界之廢蔡溪州有金沙江巡司戍守楊士雲曰自府境金沙渡即北達會川衛不過七十餘里蒙氏四瀆之一也詳大川金沙江

烏龍河 在州北五里源出祿勸之烏蒙山繞流經此經日

數百頃下流入于金沙江又西溪河在州西北即楚雄府之龍川江也自定遠縣北流入界又西北至元謀縣西而入于金沙江又勒漢溪在州東北出佐邱山與東坡溪皆分流而東北出注於金沙江

惠孀湖 在州西北八十里湖方四里茂林掩映水色清碧深不可測 廣趙塘亦在州西北志云安甯州螳螂川經富民縣境又北入武定州界為普渡河灑于廣趙塘入于金沙江

只舊鹽井 志云距州百六十里又草起鹽井距州二百里

嶺 五之二

山川

率

五

俱產鹽以為私利

虎市橋 州東北十里相近又有龍澤橋兩崖石壁削立相對踴以木橋下臨龍潭深淵莫測又仙人橋在州西北三十里地名龍三藏水出巨壑間湖邊有石兩欄擁出相接而成梁

元謀縣

馬頭山 在縣南連亘四十里地勢最高東望尋甸南見雄北眺黎溪西瞰大理縣境之鎮山也 吾梁山在縣北三十里孤獨秀拔登臨最勝其相近者曰雷應山高三十餘里

綿遠深秀頂有古剎應禿溪經其下又西北四十里為盤龍山志云縣西北又有火塔山

匡雄山 縣西北十里壁立百仞頂摩蒼空西枕樊陘甸東連諸山環于縣境一名法靈山俗名環川山 竹沙碓山在

縣西北二百里四面卓立高出羣山竹木叢茂人跡罕至

金沙江 在縣北百八十里自姚安東流經此縣境羣川悉

匯入焉 西溪河在縣西其上流為龍川江自州境北流經

縣境東北流入金沙江

盤龍山 在縣南志云自西定之虛仁驛流經馬頭山下合

五之一

未

五

下紀贊溪 紀贊溪出楚雄府定遠縣界之苴宵山北流入

縣境合注應云溪居民多引以灌溉下流皆注金沙江

祇勸縣

法塊山 縣北二十五里四面削立惟東南有一徑可容車

騎旁有夏阿龍山又哇歪山在法塊山西巔曲而不可容萬

家 幸正山在政易龍縣東北四面險絕頂有三峯可容數

萬家者為羅婆寨有天生城半不可破

烏蒙山 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一名綠雲露松外籠山與

東川府接境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聳秀為一縣諸山

之冠八九月間其巔常有雪又頂有烏龍泉下流為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為東嶽附見前名山

烏龍河 在縣北源出烏蒙山下流入金沙江 普渡河在

廢石舊縣東南北流入于烏龍河

掌鳩冰 在石舊廢縣繞縣三面凡數十渡東流合普渡河

其合處形如獅子一名獅子口

大理府太和縣

點蒼山 在府城西魏峩秀麗為南中奇勝頂有高河泉深

不可測分為十九峰又有瀑布諸泉流為溪環繞于羣峰間

五之一

山川

未

南詔嘗封此山為中岳詳見名山點蒼

玉案山 在府西南葉榆河之東相傳漢元封初司馬遷從

昆明嘗至此觀西洱河或云司馬相如奉使時亦嘗至焉山

形秀整亦謂之玉几島與青頭羅筌相映帶共為西洱河之

勝詳見大川西洱河

雞足山 府東北百里與賓鄧二州接界前有三距后起一

尖形若雞足因名志云山峰攢簇如蓮花狀盤折九曲松杉

鬱蔥其崖壑泉澗之屬以數百計上有石門號華首門儼如

城闕人莫能過佛寺環列金碧輝映絕頂五更見日出之光

遊人經旬乃盡其勝

西洱河 在府城東亦曰葉榆水源出浪穹縣罷谷山流經府西北而至城東點蒼山十八川之水皆會于此又西南流于漾備江詳見大川西洱河

榜備江 在府西源出劍川州之劍川湖流經浪穹縣過點

蒼山后會西洱海出天橋而入趙州界詳附見大川瀾滄江

喜洲 在府北五十里其地名何矣城村自古通曰點蒼山

脚插入洱河其最深長者惟城東一支與喜洲一支云

龍首關 府北七十里亦曰石門關又謂之上關城有四門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手

府南三十里為龍尾關亦曰下關城有三門皆控點蒼洱海之險為拒守要地詳見前重險石門

天橋 府西南三十五里一名石馬橋下斷上連絕壑深險

洱河之水從此洩而南注郡境無泛溢之患志云天橋石梁

橫互憑虛凌空渡者仄足而過稱為絕險

五華樓 在府治西唐大中十年南詔晟羅祜所建以會西

南夷十六國君長樓方廣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元太弟

入大理駐兵樓前至元三年修治今故址猶在亦曰五華臺

祭天臺在府城西其地有武侯祠祠後有山岡臺在其下今

壇址猶存相傳武侯祭天畫卦處也一名畫卦臺

三塔 在府城北中高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旁二座差小相

傳唐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開元初重修其寺曰崇聖城

南有塔一高二十六丈級十六其寺曰宏聖在玉局峯東一

里

趙州

三耳山 在州治西里許有三峯高竦如耳一名鳳儀山以

一支兩翼如鳳來儀 其東為龍伯山與鳳儀相對俱點蒼

之南支 宿龍山在州北十五里頂有浮圖唐鎮南將軍

滇纂 五之一 山川

山川

至

寺

仁壽所建又州南有五佛山山下出泉不竭不溢謂之聖泉

九龍頂山 在州南五十里九峯相屬望之如龍與雲南縣

接界 西山在白崖川西有畢鉢羅窟一名賓波羅窟岩

竦拔十餘丈有獨木橋十餘所樵子猿捷者乃能履之而過

謂之仙橋志云畢鉢羅窟山在州東六十里北去賓川州二

十里

定西嶺 州南四十里本名昆彌山平西侯沐英過此更今

名嶺高千餘仞設關其上波羅江出焉又嶺東南七里有故

壘蒙古滅大理時屯兵處也俗謂之達營

樣備江 在府西北自太和縣流入界又南流入蒙化廳境
波羅江在州治東南有二源一出九龍頂山一出定西嶺合
流而北經州治又西北流入西洱河一名神莊江

白崖賧江 在州東南志云出白崖西山之畢鉢羅窟流經

蒙化廳之南澗為禮社江之上源亦曰白崖川又赤水江在

州南四十里源出定西嶺東南流亦入蒙化廳界合于禮社

江又昆雌江在州西南六十里源出蒙化廳之巍山流入州

境合于赤水白崖二江

彌渡市 在川南九十里相傳諸葛武侯曾築城于此名諸

五之一 山川 三 去

葛城又市東有乾海子多沙无水今移府通判駐此城西北

鐵柱蒙世降極十三年立蓋唐咸通四年也

雲南縣

青華山 縣南五里下有洞濶十丈山僅培塿洞中甚深遠

不可窮旁有石竅光若天窗然溼紀自洱海衛城西行通蒙

化廳左有青華洞中極寬衍是也 水目山在縣南二十里

一名寶華山巔有泉深不可測

安南坡 在縣東南滇程記自鎮南州普湖驛六亭而達雲

南縣界所經者桃樹坡金雞廟孟獲善安南坡坡有巡司下

坡地復坦夷相傳古雲南郡治此土人稱為小雲南以別于
雲南治城云

葉鏡湖 縣南三十里有石如鏡因名又清湖在縣西南

十里湖水恒濁永樂七年黃河清此水亦清自是不復濁因

名清湖

品甸陂 在縣西三十餘里志云唐初嘗置波州于此其地

川原饒沃亦名清子川甸中有池亦曰清湖灌溉甚溥又品

甸灣在縣東北十里相傳蒙氏嘗置品甸縣于此元千戶所

以此名 溪溝在縣西三里源出寶泉山西流入彌渡夾溪

五之一 山川 三 去

十里多花卉亦名萬花溪

歸山 在十二長官司西峯嶽峙時為境之望志云司北百

二十里有赤石崖大山箐西三十里為乾海子山箐六十里

曰楚場山箐南四里即甸甸也

一泡江 在司南渡流湍急自歸山而東歷司城南北流入

姚州界注于金沙江

鄧川州

鼎勝山 州東南十里孤峯特竦洱水為襟登山一望波光

萬頃實為奇勝志云州治旁有象山其南為伏虎山東北曰

國午山俱以形似各又東山在州東十里山麓崖下有泉注為池深不可測謂之星鯉泉又東為獅舌山以山形如獅吐舌也下有龍潭與昇勝山皆環峙州治並為形勝

鐘山 縣北十五里滇紀云唐開元中遣賧詔酋牟羅皮據大釐為南詔所攻率其部據鐘山之險以自守即此山也

豪豬洞 州東二十里山頂有石墻遺址下有龍潭滇志孔明獲孟獲于白崖獲引所部至銀坑山一名豪豬洞險絕非人力可到孔明出奇策擒之是也河南有諸葛寨相傳武侯駐兵處滇紀云寨在州東三十里

滇繫 五之一

山川

讀

十五

普陀江 在州北其上源即浪穹縣之穹河東流經州北折而南流入于西洱河一名彌苴佉江或謂之葡萄酒江即普陀之譌也

上洱池 州南十五里即普陀江之旁出者又南五里有油魚穴皆流入西洱河 南詔潭在州西南二十里廣十餘畝三山環匝其一面峻壁如石墻潭深莫測昔人嘗避兵其中佛光砦 在州北三十里與浪穹縣佛光山相接滇志初孟獲自豪豬洞被擒丞相亮復縱之獲走佛光砦據險堅守漢兵不得進乃由漾濞江而北出砦后遂破之傅友德等既平

大理餘孽普顏篤復叛據佛光砦先不華據鄧川友德自七里關圍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砦遂過金沙江下北勝麗江巨津之境是也

阿這店 州東八十里接永北賓川兩界又州東南有青索鼻巡司志云司南十五里地名乾海子

浪穹縣 甯山 在縣西形如鳳翼一名鳳烈山又龍應山在縣東二十里峻拔高聳上有石岩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讀

十五

佛光山 縣東北二十三里山盤亘迴連接鄧川鶴慶之界佛光砦以此名其南巔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山后尤為險峻僅容一人名曰一女關山下又有九石竅泉出其中名曰九龍泉流入穹河

蓮花山 在縣東北四十里形如蓮花三面陡絕惟一面僅容單馬其相連者曰蒙次和山三面絕險一面臨河六詔時施浪詔居此兩山下亦曰蒙次和村唐開元末為南詔所分設三營以守之元太弟自石門入取大理見三山為矜喉之所乃留達軍二百戶鎮之亦分為三營志云三營在蓮花山下是也

罷谷山 縣北二十里水經注罷谷之山江水出焉其山空
洞泉涌起如珠樹乃瀾滄江之伏流也 鳳羽山在縣西南
三十里郭義恭廣志所云吊鳥山也后漢志水經注皆云牒
榆縣西北八十里有吊鳥山俗言鳳皇死此羣鳥來吊云滇
志云山舊名羅坪山或作羅浮山蒙氏改爲鳳羽山

普陀崕 縣東南十五里爲往來要隘之地其南有龍馬洞
深不可測石壁上馬迹猶存去普陀崕東十里曰下山口南
二十里曰閩江門西三十里曰大樹關北三十里曰觀音山
樣備江 在縣西百里自劍川州流入縣境有上下江嘴又

滇縣 五之一

山川

圭 圭

南流入太和縣界亦曰漾鼻江或謂之漾鼻二水蓋同流而
异名也唐景龍初吐蕃及姚州蠻寇蜀使唐九澄爲姚州道
討擊使擊之虜用鐵梁漾鼻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澄
自等入永昌戰皆捷盡據其城壘毀垣焚橋勒石于劍川建
鐵柱于滇池俘其魁帥而還吐蕃渡處蓋在縣境志云上江
嘴東去羅平山麓五里下江嘴東去羅坪山二十里
宵河 縣西北五里通志罷谷之水注于宵河亦曰明河又
云宵河下流卽葡萄酒江也一統志明河宵河周回五十里水
色如鏡 魚子湖在縣西水色青碧合于宵河一名龍池

鳳皇臺 縣治北六詔施望欠所築台下有白沙井泉味甘
冽亦施望欠所鑿也又縣東二里有九氣臺臺九竅下有温
泉其氣從竅而升台因以名

賓川州

鍾英山 在州東基垂百里產竹箭饒鳥獸毛革之利 翠
屏山在州西北四十里形方頂平蒼翠橫列如倚屏然又烏
龍山在州西南四十里岩壑玲瓏東麓有白塔又有烏龍池
移冰下道諸壑皆仰給焉

滇縣 五之一

山川

圭 圭

山一統志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峯巒攢簇狀若蓮花九盤而
上亦曰九重岩其南有上倉湖最爲幽勝餘詳見太和縣
金沙江 州東北百五十里自永北廳東南流經此入姚州
境有趙司戎守志云金沙江東北有漢遂久廢縣古稱白門
謂入白果園之門也白果卽白匡矣
金竜湫 在州西百里洱河東通志大理之龍潭有三在趙
州乾海子峭者曰乾龍潭在鄧川州鍾山寺鷄足石側者曰
大龍潭在賓川州西龜山東者曰紅崖龍潭今引潭爲渠溉
田萬頃

赤石崖鎮 在州東志云州境東接姚州南接趙州嘉靖以前土蠻剽劫往往出沒于山因置戍于赤石崖諸處與姚州雲南十二關互為應接又有宿居巡司本名蔓神寨又有神摩洞俱在州界

雲龍州

三峯山 在州西五里志云三峯山壁立萬仞人迹罕至或以為即古之三危黑水所經悞也山后有野蠻距郡五百里瀾滄江 州東二里自麗江府南流入州境復折而西南入永昌府境詳見大川瀾滄江

瀾滄江

山川

素

五

蘇溪 在州西北與浪穹縣五鹽井課司接界下流入于瀾滄江

滄江

諾鄧井 州西北三十五里鹽井也置鹽課大使于此所轄又有石門一井又大井在州東南三十五里產鹽所轄又有內井及天耳井又師井在州西北百二十里順邊井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俱有鹽課大使舊屬五井提舉司萬歷末廢提舉司改屬州其井新舊五井仍與浪穹境內洛馬鹽課使統為五井云今順邊改歸麗江

雲龍甸 州東北七十里甸廣衍宜畜牧

麗江府麗江縣

象山 府西北五里形如伏象山上有泉曰象泉又東山在城東二十里一名吳烈山峯巒起伏環拱郡治

雪山 府西北三十餘里即玉龍山也蒙氏封為北岳詳見名山內

珊碧外籠山 府西南二十里孤峯崔嵬多產箭竹又馬左野山在府南三十五里土人常牧犁牛其中名馬左野池

金沙江 一名麗江從巨津州流入界環府境之南流入寶山州界詳見大川金沙江

瀾滄江

山川

素

五

清溪 在府城東南其源有二一出東山一出雪山至府城東園里而合流遶府城之前灌溉甚溥今城東五里有東園橋跨青溪之上 龍潭在府西南十里濶數十畝深不可測大巖若 在寶山州界唐時麼步蠻兄弟七人分據七寨曰大賈曰羅利曰羅寺曰得場曰下頭場曰當坡維場曰當將元大弟征大理自下頭濟江由羅那至羅寺圍大賈等寨即此是也

雪盤山 蘭州南十里四時常積雪下有白石溪 福源山在蘭州北十里延亘而東南凡五十餘里又有老君山在蘭

州西北二十里古名如刺均山頂有深淵五所一名牧羊山土人常牧犁牛于其上

瀾滄江 州西北三十里源出吐蕃流入境又南入大理府

雲龍州界 白石溪在蘭州南中多白石下流入瀾滄江

華馬山 巨津東南百五十里崖壁有石如馬而石班爛因

名昔麼些詔自名其國為花馬國元太弟南滅段氏時三駭

土酋麥良內附弁破鐵橋之華馬因以功授職即此又東北

二十里有金馬山南有石如馬而色黃因名

漢墩山 巨津州西北二百八十里高可百仞上有三湖各

海繫 五之一 山川 罕 五

寬五畝深不可測 果舖山在廢臨西縣治西今人蕃界

金沙江 在州北亦謂之神川唐貞元五年南詔昇牟尋破

吐蕃之神川遂斷鐵橋吐蕃溺死者萬計十年昇牟尋復擊

吐蕃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十六城是也元志江為南詔吐

番交會之大津渡故以津名州

雪山關 在州東北亦曰雪山門舊名越滅根關在吐蕃麼

些之界極為險峻 石門關關在州西百里有巡司所云斷

鐵橋以限吐番石門坎絕西域是也唐貞元九年韋皋遣崔

佐時由石門趣雲南復通石門南道蓋謂此

鐵橋 在州北百三十餘里跨金沙江上或云隋史萬歲所

建或云南詔閣羅鳳與吐蕃結好時建或云吐蕃嘗置鐵橋

節度使是其所建唐史天寶初南詔叛唐于麼些九賧地置

鐵橋跨金沙江以通吐番往來之道貞元十年昇牟尋歸唐

襲破吐番于神川取其鐵橋十六城十五年吐番復襲南詔

分軍屯鐵橋南詔毒其水人畜多死乃徙屯納州志云時吐

蕃置鐵橋城于此為十六城之一今有遺址其所跨處皆穴

石鑿鐵為之冬月水清猶見鐵環在水底又舊志鐵橋在施

蠻東南一云施蠻在鐵橋西北居大施賧鎖賧尋賧又順蠻

海繫 五之一 山川 罕 五

在鐵賧西北四百里新唐書昇牟尋大破吐番于神川弁破

順施二蠻虜其人置白崖城是也又元志漢裳蠻本漢人部

種倚鐵橋而居今有古宗蠻在鐵橋之北一名西番一名細

腰番云明初裂吐番二十三支分屬郡邑地土官轄之麗江

控制古宗餘州部各有所轄蓋制蠻夷之善策也

白馬寨 在州南二里唐書云姐羌白馬氏之裔居此因名

州境又有甯番司及清水瀾滄二驛

鶴慶州

覆金山州西五里為郡鎮山形如覆釜南北諸山皆拱翼之

下有龍潭又有金燈山在覆釜下亦名秀臺山其相抱者曰仰止山 金鳳山在州西二十五里又州北三十五里曰逢密山有三峯入雲山腰有洞極幽勝謂之青元洞

峯頂山 城東七里峯巒起伏南控龍珠山北抵麗江界下有五泉可以溉田 龍珠山在州南二十里石坪下有石穴樣共江之水趨此穴而流入于金沙江或謂之象眠山志云象眠山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山勢逶迤如象眠然因名

拱面山 在州西北五里山高百仞一峯拱向郡治林巒環映陰晴異態又州西南十里爲朝霞山山半有風洞又西南

滇黔五之一

山川

望

五

二十里曰垂珠洞又西二十里曰金斗巖下有銀泉

方丈山 城南百二十里志云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南接熱蒼鬼我峻拔山生有洞曰太極洞中有池曰金龍潭深不可測一名觀音山南去浪穹縣僅四十里又半子山亦

在城南百二十里產礦山也山北有湧泉伏流二里許始洩爲三派居人賴之又南五里爲豸角山以形似得名桃柑江出山下流入南山岩穴中

大城坡 州東南七十里頂有泉源廣僅尺許不溢不涸行人資焉謂之一碗水又州城南百三十里有煉場岩下有濕

泉岩石層疊可數十仞大孟岩在州東南百八十里石壁屹立其形如城

松桂臺 在城南六十里傳頌川征佛光岩常屯于此又城北八里有象跪石相傳元太弟自麗江石門關輜重至此象跪不前因名

漾共江 在州治東南卽崔川也濶十餘丈源出麗江界流入境至象眠山麓羣山環合水无所洩瀦而爲湖入城東三里之石穴復出名爲辰江東與金沙江合流 落鐘河在城南五里源出朝霞山之龍湫截官道而東北入漾共江昔嘗

滇黔五之一

山川

望

五

陸鐘于此因名又長康河亦在州南一里源出州西黑龍潭東流匯于漾共江

白龍潭 州北七里潭之上最高一峯名金頂下爲白鷺山勢若鸞鳳泉源甚遠至白龍祠下有泉百派匯而爲潭又西

龍潭在州西七里源出覆釜山東流溉農田亦名上潭其東北有龍寶潭一名下潭周五百丈堤曰萬年堤石閘之下有會濟池東分一小閘爲波流山亦金燈山脉也志曰府境龍

潭凡十五流入漾共江者十三曰黑龍曰普龍曰白龍曰西龍曰龍寶曰吸種曰石朶曰香米曰北漾曰柳村曰小柳南

曰赤土和曰宜化其流入金沙江者曰龍公而停蓄極深者曰大龍

諸葛泉 在州南百四七里羅陋村相傳武侯駐師之地泉均二流甚為民利 溫泉有二一在觀音驛南二里一在驛南十里

宣化關 在府東北又觀音山驛在府南百二十里亦有戍守又南七十里至大理府鄧川州之鄧川驛

公山 在順州北六里危巖竦拔數峯融結其並峙者曰涓峯山一名母山志云涓峯山在順州治北一里 楊寶山在

滇繫

五之一

山川

五

順州東北八里下有池中多蒲草鳧鷖之藪也又烏舖山在順州西南十里有烏舖橋跨烏舖山谿澗上

牛甸湖 順州東二里其下流合于河頭溪志云溪在順州東二十里出石岩下周八十餘里又有浴海浦在順州東二

十餘里水中分界西畔屬順州魚課及劍川州河泊所東畔屬永北廳廣可三十里

劍川州

金華山 州治西二里自西番界老君山盤折而來延亘二十餘里山頂常雨紫色如金故名西麓為西湖秋水時與東

湖相連入冬水落民始播種又州治南兩山並峙一赤如金一白如銀 劍和山在州西四里以卓立如劍而名又州東十五里有青厓山山產青石如列翠屏又州南二十里有印盒山劍湖繞山麓而出

石寶山 州西南二十里層崖峭壁上有石坪方數十畝巖洞泉壑往往奇勝南中之名山也又南一里為中山巖壁峭立亦稱奇勝 石羅摩山在州東北七十里峰高百餘丈峭立如巨人狀亦名將軍山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五

劍湖 州南五里湖廣六十里羅魯城南流為漾濞江俗呼為海子每歲納魚課于州一統志湖在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泉廣可半畝流經州東南而為此湖又劍川在州南十五里即劍湖之尾曲流三折形如川字

彌沙浪河 在州南百里白水場與劍湖水匯而南流 大橋頭河在州東二里古名今息尾江下流入劍川湖每遇洪潦輒泛溢害稼又桃羌河在州南三十里東南亦入于漾濞也

諸葛池 州北四里相傳武侯飲馬處志云州有龍潭凡九曰老君曰易堤坪曰仙女煉曰隔溪曰建和曰白難陀俱流

入劍湖曰花步曰白龍曰青龍俱流入湖尾

彌沙鹽井 在州西南百五十里彌沙鄉有鹽課司大使轄產鹽井二曰大井小井

楚雄府楚雄縣

南山 在府治南舊名雁塔山亦名金殯山其麓有武侯祠相傳孔明曾營于此又慈烏山在府治東城跨其上 鳴鳳山在城西亦名臥龍岡志云崗在府西十里孔明曾過此而名 城北隅則為峩嶠山志云城北五里又有錦囊山形如錦囊布地

漢書 五之一

山川

吳

薇溪山 城西二十五里山高千仞峰巒百餘而溪箐如之每溪皆有泉分流三十里乃合注臥龍江又西數里有紫溪山

龍川江 在府城北源出鎮南州平峩川東流經府城北合諸水至青峰下而為峩嶠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境而入武定界 平山河在府東三里源出南安州山中流經府北而入龍川江跨河有平山橋

波羅澗 在府西八里志云其麓有夜合榆榆下有涵水元至正間設官開井煎鹽輸課今廢又擣練溪在府西三里水

宜釀酒又鳳泉在城東四時不竭

城南堰 在府南三里可灌四千餘畝志云府東二十二里有梁王堰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所築也

廣通縣

東山 在縣治東勢若魚躍又東三里曰高登山元時有鹽井建鹽司于此今廢亦名鹽倉山又鶴翥山在縣東北六里山形如鶴環繞縣治其相近者又有蟠龍山山形蜿蜒中有龍泉甚甘冽或曰即九盤山也迴旋險峻道路曲盤立關其中登之則祿豐定遠諸境一覽在目為楚雄眾山之長

漢書 五之一

山川

梁

和茶山 縣南十五里清水河源出焉其東有河納香山溪河出焉二山相連高聳峭拔連亘二百餘里 鳳山在縣西一里又里許有營盤山相傳山半為武侯屯營地又圖云青峰即峩嶠山其支在廣通之南者名阿浮城山是縣之主山也

阿陋雄山 縣東北十五里高踰千仞有泉出山西為羅申河出山南為阿陋河 龍街山在縣北七十里龍街洞為縣之勝

捨資河 縣東五十里源出武定東流入南安州界至元江

境下流入交趾河今有舖有堡有驛有村皆以捨資爲名前
有陡澗橋跨捨資河上志云捨資在縣東七十里

立龍河 府西一里源出玉鞍山下流經城西又北會于大
河大河在縣北三十里自府境流入滙縣境羣流而西北出
流而入定遠縣境之龍川江又羅繩河在縣西南三十里流
經定遠縣之黑井亦入于龍川江

蒙七塔溪 縣東三十里有翠微橋跨其上其後即蒙七塔
舖志云縣東三里有清風河發源于縣東北之趙普關流至
枯木村有清風橋跨其上又城東北十里有雕龍河源出阿

滇黔 五之一 山川



巽

陋雄山又有龍泉出縣東北之蟠龍山山勢蜿蜒出泉甘河
環繞縣治交會于大河

阿陋井 在捨資村中又有猴井俱產鹽置鹽課大使屬黑
鹽井提舉司志云縣產鹽井凡四十七區俱隸鹽課司四旁
或以人名或以地名今多淹沒總以阿陋大井爲名

回蹬關 在同蹬山上有戍守又九盤關在九盤山上二關
爲其境東西之險 沙矣舊寨在縣東北七十里有戍守南
三十里即捨資驛也
定遠縣

赤石山 縣西二十里圖經云定遠鎮山曰味山即赤石
峨嵋山也亦曰赤土山多瘡石林木幽深延亘二百餘里其
東有泉下流爲零川其相近者又有雲龍山山勢峭拔起伏
非一

會基山 縣南四十里高三千初連亘數百里五十餘峯翠
山之脉皆基于此上有會基關設兵戍守

玉壁山 縣東六十里高千仞旭日照之如玉壁然南有
羽山又有易吉山皆壁立高出羣山之表又諸葛山亦在縣
東六十里一名獨立山世傳以武侯所搆亦名破軍山山畔

滇黔 五之二 山川



巽

五

有井舊出鹵水下有白石泉
龍川江 在縣東自府界流入又東北入武定州元謀縣界
而爲西溪河

黃蓮池 縣東南五里廣二里許常產黃花如蓮又龍馬池
在縣西南五里方廣四里相傳有龍馬見池中志云近城有
溪溪產鹽泉

琅鹽井 縣東七十里置鹽課提舉司
羅平關 縣西南五十里或謂爲羅那關元至大二年梁王
與大理有隙引兵至羅那關以計殺其守將高進蓋關爲大

理之界云 諸葛營在縣西十里相傳武侯征南中過此後
山築營夷稱望子洞基址尙存志云營在縣境者有三一在
磨盤山一在羊半山一在光法山
自久寨 在縣東紫甸鄉前明永樂初蠻酋自久據險犯順
處

州

從林蒼山 州東五里今訛爲阿姑娘山山半有泉昔黑爨
祖瓦戾吳立柵居其上子孫漸盛不屬他部至大理國高氏
討威楚始隸焉蓋蠻酋據險處也紫石山在州東一里又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辛

五

里許爲烏龍山樹木叢密望之鬱蒼泉出下江爲黑龍潭

表羅山 州西南四十里中產銀礦俗名老境滇中銀礦以
此爲最 安龍堡山或云在州東南山高險賊蠻潛伏于此
嘉靖間有嚴德奚木者倡衆爲亂知州荀詵山可設伏躬入
巢穴率師格殺仍立哨于要地民用以安

黑龍潭 在州東七里水深莫測州東三里又有白沙泉土
人資以灌溉又石井在縣東北二里其泉出隨取隨滿

黑初山 在磔嘉西高千餘仞五峯聳立連亘百里志云蒙
古滅 氏而攻段興智與智于黑初山設寨自守時有星殞

化爲黑石以爲祥因名磔嘉塞云 卧象山在州東形如蹲
象上有元磔嘉千戶所舊址

卜門山 州東北三十里高可千仞最爲險峻志云卽楚淮
峨嶽之支也高聳入雲其泉下透爲卜門河自州入郡路必
經此凡三十六折乃至其巔亦曰北門砦又羅甸山在州西
南二十里 丙龍鎮在州北十里岩高數丈下有水自景東
廳流入境下流亦入牙卜門河

卜門河 在卜門山下州西四里有馬鹿塘河流合焉二河
合流之處有西龍橋跨其上在州北十里又東北入于馬龍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五

五

江

馬龍江 在州北自鎮南州流入境又東入新化州界又有
上江河在州西三十里與鎮南州分界

鎮南州

石吹山 州東南二十里出煤炭相傳上有石如犬凶年則
吠又金鷄山在州東五里高出羣峯每日出日照其上
一統志州治西北有鸚鵡山平地突出甚高聳鸚鵡產焉十八
盤山在州北十五里登之者迂回山岡十八折乃至其巔
石鼓山 州東三十里有石行列如鼓有石鼓縣以此名

又五樓山亦在州東三十里太乙村後巉岩峭拔最為幽勝
一統志州東十五里有舍逢山峭拔聳空草木叢茂

馬龍江 州西南百八十里其上流即定邊河也自定邊縣
流入境東南流經磬嘉東又東南入于元江

平夷川 州西三十里源出重山中經州城西東南流至府
城西南入龍川江志云州西四十里有苴武橋州西三十里

有白塔橋州西十里有平夷橋俱跨平夷江上
南堰 在州南又州西有西堰可溉田二千餘畝 子甸溪

在州東北亦溉田至數千畝
英武關 州西七十里有戍守亦曰鴨鵝關志云英武關踞
山脊越巉險菁陰巖行者寒心為郡境之險又有阿羅關

在州西北亦有戍守志云州境又有鎮南關
姚州

龜祥山 州治西一名赤石山以山石皆赤也山頂有泉亦
曰龜祥泉旁有萬花谷又西五里曰金秀山陽派河出焉其

相接者為龍馬山 白馬山在州西十五里又西五里曰燕
子山形如燕壘又州西十七里有稽蕭山泉流入于陽派河

東山 州東十里一名飽烟羅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諸葛

武侯南征駐兵于此後人建塔其上山之南又有古城志云
唐天寶初雲南太守張虔陀所築以防南詔又塞子山在州

東八里洪武末土蠻自久叛結寨于此官軍討之敗賊于東
山等即此山也有泉流入普湖 筆架山在州南二十里有

三峰平時上有井雲出即雨又三窠山在州南六十里青蛉
河出焉
九鼎鍾山 州東北二十里峰巒有九狀若懸鐘一名華山
以春時多花木也又仙景山在州西北十五里一名西山亦
名石元山山麓有赤甲西嶺二泉 矣保山在州北十五里

五之一



山川

五

又北五里曰龍鳳山山有白石塔晉天福間建高十丈亦名
白塔山

寶關山 在州北百二十里東去鹽井提舉司一里山高百
仞以通鹽要路因名又司東一里曰回龍山司南一里曰北

極山司北一里曰象嶺山俱以形似名 綠蘿山亦在州北
百十里一名盤曲山其相接者曰黎武山

金沙江 州東北百四十里從永北廳流入界州境之水皆
流入焉又北入武定界詳見大川金沙江

青蛉河 在州南舊名三穿成江源出三窠山流至州南四

十里緒爲石池周廣二百餘畝分爲東西兩溪西泗溪溉田畝
至州城北復合流至大姚縣南合于大姚河東入于金沙江
陽派河在州西自金秀山發源東流滙爲陽派河入西泗溪
合于青蛉河

連水 州西十三里源出楚雄府鎮南州北之磨盤山流經
此亦曰連場河西北流七十餘里入大姚縣之龍蛟江又香
永河源出州北黎武村與白鹽井提舉司之觀音箐步水合
流亦入龍蛟江而注于金沙江

白鹽井 州北百三十里本大姚縣地有鹽課提舉司旁有

滇繫 五之一 山川

書

九井曰觀音曰舊界曰灰中曰灰白尾曰白石谷曰阿拜曰
小皆產鹽爲公私之利滇略錫羊石在司西里許蒙氏時有
錫餽土驅之不去掘地得滷泉因名白羊井復訛爲白鹽云
明初土蠻自入作亂官軍敗之于白鹽井遂進敗賊于東山
箐

三窠關 在州南三窠山上爲南面之險有戍守 諸葛壘
在州東十五里又北十二里有孔明遺壘蓋武侯渡瀘南征
道出于此

大姚縣

四奇山 在縣南七里有四峯高聳又有九山在縣治東南
一里東隅有石穴一名石壁洞俗名紗帽山 又筆山在縣
西一里志云山之後曰鳳凰山又曰觀音山相去約二里縣
西北三里又有玉屏山

馬家山 縣北十里高出羣山林木深鬱又北二十里有方
山漢志青蛉縣有金馬磨或以爲卽方山也 書案山在
縣東北百五十里山形如几案大姚河出焉

赤石崖 在縣西北與大理府十二關長官司接界嘉靖二

十三年增設姚安府督捕通判駐赤石崖萬歷中省蓋北渡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書

十五

金沙東出武定此爲要地也又紫邱嶺在縣東二十里上有
古砦

大姚河 在縣北源出書案山流經縣西北合鐵索箐之水
又南流至縣西南合姚州山橋村之水又東流達縣南復東
北會于青蛉河或以爲卽漢志所稱僕水也

龍蛟江 縣西北百二十里源出鐵索箐合姚州連場香水
二河東北注于金沙江俗名直泡江音訛也水產金
鐵索箐 在縣西北透迤千里山阿水隈溪徑深險夷人每

聚于此恃險出沒剽掠凡百餘年萬歷初鐵索箐力此夷畔

撫臣鄒應龍討之七十二村悉平因置戍守此四境乃安
永昌府保山縣

太保山 在城內山勢嵯峨東南高千餘丈橫岡數里山顛
平衍可以騎射周遭林木蒼翠稱為奇勝諸葛武侯嘗挾山
脈以防夷叛深可三丈餘鐵物間之 寶蓋山在城西北永
鎮門外以形似名山勢峻嶒為眾山之冠名曰梯山右曰玉
壺山石竇流泉甚清 靈鷲山在城北八里高如寶蓋延袤
七里餘山顛有報恩寺俗呼為大寺山

九隆山 城西南七里山勢巖兀分為九嶺一名九岐嶺其
麓有泉自地涌出凡九竇土人鑿石為池其下會為大池可
三十畝名曰九龍池或謂之易羅池相傳蠻婦沙壹者浣絮
池中木浮水面生九隆種類遂繁世居山下諸葛武侯南征
時嘗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迹存焉 法寶山在城南十里
勢隣九龍而沙河限之又南五里為小師山高百丈袤二里
宮市山在城南二十里下有芭蕉湖最幽勝其北為宮市城
沙河水所經也

哀牢山 府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孤峯秀竦
高三千餘丈維時西陲延袤三十里許山下有石如鼻二孔

出泉一溫一涼號為玉泉因亦名玉泉山又有諸葛井在巨
石間可飲千人 鳳溪山在府東三十里上有呂公台志云
不韋廢縣在其麓又筆架山在府東南三十里有五峰如拉

虎嶂山 城西北二十里有溫泉可浴其相近者曰雪壺山
以山多白石而名又五里曰雲巖山山高二百丈盤回三里
許昔人嘗因巖石鑿為臥佛因名臥佛山

峽口山 府東南四十里有石洞廣三丈高半之一郡之
水俱泄于此陰流池中達于施甸拓河下瀾滄江洞多魚亦
名魚洞 天井山在城東北三十里岡陵回繞中有平地可

居亦謂之石洞山
羅岷山 在城東北六十里瀾滄江西岸高千餘仞延袤四
十里餘志云府北十里又有白龍山 屋牀山在府南七十
里滇程記由永昌過蒲縹驛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
行過山至潞江之外為高黎貢山是也

瑪瑙山 在城西百里山產瑪瑙名哀牢山之支脈也又有
風洞山在府西八十五里風自洞出因名 龍王巖在城西
十五里一山中斷兩崖壁立如斧劈然

瀾滄江 在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廣二十六丈其深

莫測滇程記自沙木和十亭而崎至永昌途經瀾滄江江流
界二山之間兩岸壁峙截若墉垣因為橋基鐵梯木縣跨
千尺東馬以渡西為江坡有途新闢志云跨瀾滄江者為霽
虹橋舊以竹索渡後廢明初鎮撫華岳鑄鐵柱立兩岸以維
舟宏治中備兵使者王槐始貫以鐵繩構屋其上行者若履
平地守永昌者往往以扼江為險橋其重地也餘見大川瀾
滄江

潞江 在府南百里舊名怒江源出吐番界經潞江安撫司
北又東南經府境復南流入孟定府境兩岸陡絕夏秋間瘴

滇聚五之二 山川

美

瀉尤甚詳見大川潞江

上水河 在城內又有下水河源出九龍池及寶蓋山管合
流入城貫穿委迤而達于東河東河亦曰節義河源出龍泉
流經節義村合清水河南入峽口洞 沙河在城南七里源
出九隆山南河入于峽口洞有泉安橋跨其上
清水河 城北二十里志云河有二源一山府北阿隆村一
出甘松坡下合流至城東北折而東合鳳溪節義河又經府
城東南合沙河諸水入峽江洞今府北二十里有北津橋
屋其上又東十里有東津橋咸跨清水河

沙水河 在城東北百十里自順甯府流入合鉛山澗水會
流三十里入瀾滄江有鳳鳴橋跨其上

青華海 在府東五里合諸流為池又九龍山麓南北龍池
泉有九穴亦曰易羅池又響水灣在府北九十里泉如瀑布
聲若鳴金即瀾滄江回折處也

意泉 有二三在司城北節義村析為三派在右叢村咸有
灌溉之利劉寅記永昌之城右倚鬼山下有泉流涌出修葺
為池洞深數百步折而東南灌田千餘頃謂之龍泉或曰即
九龍池也

滇聚五之三 山川

美

大諸葛壩 在城南十五里其東有東岳壩及小諸葛壩咸
有灌溉之利 何尾壩在城南二十里周廣二里

清水關 在城西北臥佛山之西扼清水河之要元時建今
設清水驛于此 小建關在城東北七十五里其處又有河
章巖

諸葛營 在城南七里一名諸葛村舊記孔明旣擒孟獲移
師永昌即金齒也城南及里西山下武侯營屯其間飾還
民構祠祀之因名志云元時有四川軍萬府在諸葛營后
土人居于營前小海子內有土阜一墮周禮中平三丈高六

尺隨水高下巨潦不沒相傳為孔明旗臺一統志武侯旗臺
在東岳堰內 金雞村或云石城東五里有金雞泉一温一
涼四時可浴泉北有將臺高丈餘廣倍之相傳蜀漢時永昌
牧呂凱築此以拒雍闓外復有蒙古千戶所廢址土人居之
霽虹橋 府北八十里跨湖滄江武侯南征孟獲架橋濟師
以索為之修廢不一元至元中也先不花重修名曰霽虹明
初鎮撫華岳置一鐵柱于兩岸以維舟時遭漂溺后架木為
橋又為火所焚宏治十四年備兵使者王槐構屋于上貫以
鐵繩南北往來此為孔道亦曰湖滄橋

真卷五之一

山川

李

永平縣
博南山 縣西南四十里漢武通博南山即此一名金浪顛
山俗訛為丁當丁山極險隘為蒲蠻出沒之所北麓有泉流
為花橋河華陽國志云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滄
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滇略云博南山高二十里上有鐵柱
為西陲要道

和邱山 縣西三十里高千餘仞雲合即雨東麓一潭四時
陰潦流為木里場河西麓有泉流為曲洞河 花橋山志云
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上有鐵礦又縣西南五里有觸骸山其

北百里有羅木山

半街山 縣北四十里山半涌泉周回五尺名曰一碗水行
者掬飲之地名碗水哨又羅武山在縣東北百十里高百十
丈山半有泉勝備江發源于此

橫嶺山 縣東北百三十五里山極險峻驛路經其上其西
有泉下流為九渡河寶藏九山在縣東七十里一名觀音山
相傳武侯南征至此迷道遇一老嫗呼犬從絕徑中出始得
路兵旋建廟祀之俗名娘娘叫狗山

銀龍江 在縣治東半里守禦城跨其上源自縣西上甸里

真卷五之一

山川

李

五

合木里場河又南合曲洞河又東南過花橋河又東南入湖
滄江志云銀龍江每孟冬時近曉有白氣橫江盤旋如龍因
名一名太平江有昌平橋跨之長四十丈高二丈五尺廣二
丈五亭十有二亦曰太平橋又東北有安定運市二橋志云
曲洞河在縣西三十里其西十里有桃源河成注于銀龍江
勝備江 在縣東北百里出羅武山引流而東南合九渡
橋一河至蒙化合漾備江志云九渡河在縣東北五十里
橫嶺山沿水遠流上跨九橋故名
花橋河 在縣西南三十里源出博南山下流入銀龍江

出下關石橋至碗水哨又西為四十里橋又西為响水
澗橋循澗行巨石哨鷄鳴岩轟霆類嘉陵散關近關有花橋
橋成架木飛梯橫柱懸渡行人戰慄所謂花橋河也

丁當丁山關 在博南山山路險峻置哨守于此 上旬關
在縣北二十里有上旬定夷關

花橋關 在縣西南四十里下有花橋河控扼險阻之處也
元時改曰玉龍關

諸葛砦 縣北三里相傳武侯駐兵所 關索砦在縣東北
五里俗傳蜀漢將關索所築砦下有洞首尾相連樵牧過之

滇紫 五之一 山川 三 五

嘗聞洞中有戈戟聲

騰越州

來鳳山 城南四里亦名龍鳳山又南三里曰裴鳳山南去
里許曰龜山形如龜林巒相接多修竹名材 球牟山在城

東五里下峻上平可居以避寇山頂有池池旁有穴下注為
伽和池正統中麓川賊寇邊守禦官軍據此立砦軍民潛避

其上亦名梗砦山 寶峯山在州西十里一名長洞山又南
五里有水尾山

下干峩山 州北十五里下有池亦名下干峩又上干峩山

在州西北二十五里下有池名清河亦名上干峩周五百餘
丈亦曰澄鏡湖又北有金塔坡 土山亦在州北十五里上
有龍池周五十餘丈下亦有龍池居民祈雨于此境內無旱
災

羅生山 州東南三十里峰巒千仞條岡百里林木森茂騰
沖之名山也龍巖山在州北三十里山極高峻雲合即雨

赤土山在州東三十里又州西三十五里有緬箐山極高峻
懸巖峭壁立為華夷之限滇嶺略謂之半箇山界限華戎北塞

滇紫 五之一 山川 三

南暑迥然各天

高黎共山 東北百二十里一名磨盤山與保山小共接界
山高峻華夷之限也詳見名山高黎共 明光山在州西北

一百二十里上有銀礦銅礦
馬峰山 州東十五里又州東六十里有橄欖坡產橄欖今

橄欖坡驛置于此 搆鼓山在州西南十里相傳孔明嘗駐
兵于此

大盈江 在州西又名大車江出吐番界流入州境州西之
水有三一出赤土山流為馬邑河一出龍從山流為

山羅生山流爲羅生場河環繞州城自東而北而南並注于大盈江南入南甸千崖之境詳附見大川潞江

龍川江 源出峩昌蠻地六藏甸繞越甸界經高黎共山北

下流注南甸千崖及龍川境合于大盈江其渡口有橋舊編

藤鋪板以渡名曰藤橋在州東七十五里一統志藤橋有三

一在龍川關一在庄甸一在回古俱跨龍川江上蓋江水湍

急難以木石施工 緬藤爲橋繫于岸樹以通人馬或曰龍川

蓋麓川江之別名也

疊水河 在州西南大盈江之支派也山麓有石崖斷陷百

滇繫 五之一



山川

尺水勢奔蜚吐珠噴沫觀者毛髮爲竦

大車湖 在州南圓坡下湖面廣闊中有小山若浮石溫泉

有四一在城北馬邑村一在城東南大洞村水沸如湯

龍川江關 在州東七十里江之西峰有龍川橋江上舊編

藤鋪板名曰藤橋宏治中備兵使者始纜鐵爲橋嘉靖中潘

潤復修之爲往來要道 古勇關在州西百里古勇甸又鎮

夷關在州南羅左冲山

夾象石 在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也

正統三年麓川思任發叛都督方政及別將高遠渡江而西

逼賊于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深入力德求救于沐晟晟以少

丘程至夾象石不進政等渡江追至空泥賊伏四起我師覆

焉七年王驥等以大軍征麓川八年自夾象石下江往抵上

江賊巢而大軍亦自夾象石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冲云

和場山 潞江司東三十餘里又司南三十里有掌元山司

東八十里有雷弄山

潞江 在司北三十里本名怒江以江流洶涌不平也源出

吐番流入司境南流經司城東又南經孟定芒市而入緬界

下流入南海蒙氏封爲四濱之一江之兩岸咸陡絕瘴癘甚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毒夏秋之間人不敢渡詳見大川潞江

潞江關 在潞江東岸滇附錄云金齒西上一程曰蒲縹地

稍平遠蒲縹驛經打板箐下潞江若入深窞四序皆煥赤地

生烟瘴氣騰雲渡龍川江亦然蒲縹甸在司東南正統中麓

川酋思任發叛督臣王驥言江北縹甸昔利等處係賊左臂

恐乘虛而發侵犯金齒阻絕糧道今分軍二路別將冉保從

縹甸直取孟定合木邦車里之兵爲東路而大軍向西路至

騰冲與保會思賊腹背受敵云

景罕砦 在司西南境洪武末莽緬諸蠻刀幹孟叛何福討

破之于南甸還兵擊景罕若蠻乘高據險堅守不下福糧垂盡沐春馳至徑渡怒江蠻出不意遂降乘勝復擊崆峒若賊潰走崆峒若蓋亦在司境又正統三年破麓川賊于潞江西岸賊走景罕若官軍復敗之滇記云景永城在隴川宣撫司宅后磚甃萬曆六年建或以爲卽故景罕若恐悞

阿坡砦 在司南隆慶六年金騰兵備許高征蒲蠻阿坡砦擒其將蔣裕于是桑科等二十八砦咸服又有潞江烏色平夷三砦蠻亦來附

鳳溪山 在長官司東治有東西二泉合流繞鳳溪山與府

雜錄 五之一

山川

卷

東北三十里哀牢山並峙或云漢不韋故縣在鳳溪山下山有呂公墓以呂嘉子孫遷此而名又有石鼓山在鳳溪山之右高七里表如之

秀巖山 施甸司東南二里岩下出泉注于小羅密河北流經峽口洞而入瀾滄江又摩蒼山在司東二里一名施甸山孤峰竦秀又司西十里有石柵山 當歸山在司西北二十五里產當歸又甸頭山在司西南三十里其南有碧霞山又司西北四十里有新柵山

坪市河 在司西有二源一出甸頭山一出右甸寨合流經

司西又南合蒲縹若澗水經新柵山口斗崖垂下一流入于怒江

蒲關 在司南滇畧云蒲人散居山谷无定所永昌鳳溪施甸二長官司及十五哨二十八砦咸其種也元時爲奇蒲砦至元十六年廣西宣撫使討平和泥蠻遂徇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咸下之又有小白夷熱夸也環居于永昌西南境

猛淋寨 在司東南萬歷十一年緬蠻寇順甯遂破施甸猛淋蓋達諸砦官軍擊走之卽此

雜錄 五之一

山川

卷

五

順甯府順甯縣

鳳山 在府治東治西亦有此山兩山夾峙如雙鳳然亦名交鳳山瀉泉流于治北有橋跨其上曰掬春橋橋有瓦屋扶欄居然幽勝 東山在府東三里又府城北有鼓山城西有旗山咸近郊之勝也

樂平山 府西北十五里屬郡之鎮山山下有塘周圍里許知府猛寅所鑿以備灌溉又府西十五里有阿山亦幽勝立玉山在府西南十五里一名契山重岡叠嶽蒼翠如画又西南五里曰都密山千岩萬壑如羣星拱斗上有太平寺

九層樓山在府西北九十里重岩複嶺盤折九層山椒有聚落

把邊山 城南四十三里上有把邊關兩山對立如門一徑中通崎嶇扼塞嘗稱險隘 津山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亦曰類山山陡絕下即瀾滄惠合流之處號為伴江山又因江以名也

阿魯使泥山 府北百八十里中有洞深十餘步上結華蓋層層如樓閣嘗有白氣出入其中名霞洞兩山迥絕中為徑路可四百餘步平直如砥逕之旁咸細草蒙茸俗呼觀音接

五之一 山川 奈 五

路 赤龜山在府北三百三十五里以形似名黑惠江如長蛇盤繞其下山阿有聚落行旅往來多宿于此

驛山 府西南二百里山勢百盤林深谷邃下臨絕澗渡以藤橋土人呼為阿澤立山水急迅流為阿鐸河土人稱藤川渡 西奧山亦在府西南二百里層峯削壁下有洞豁然謂之瓊英洞形有城郭廣約十餘丈嵌空奇崛深邃莫測

蝟嶺者山 府北三百四十里土少石多高峻骨立宛如塊土削成下有聚落俗呼猛嶺者滇畧云順甯境內沿瀾滄江而居者曰普蠻一名濮子蠻是也

瀾滄江 府東北七十里自金齒東南流入府境并黑惠江合南過景東元江交匯乃入南海石齒嶺岫波濤洶涌實為

險阻有瀾滄浮橋編竹為之長十五丈廣五丈八馬渡之如臥虹然府志云瀾滄江東有寶峯山奇勝處也江干又有三臺山至為險峻餘詳大川瀾滄

黑惠江 卽樣備江也亦曰漫溪江又名墨惠江在府東北五十里自蒙化屬流入府界南混源百里至平山下合于瀾滄江詳見大川樣備江

五之一 山川 奈 五

順甯河 在府城東源出甸頭村其流入雲州流積河為

府玉帶水又兌礫河在府南一里源出南山流谷于順甯河又臘門河在府北十里亦南流合于順甯河自鹿塘河在府北一百九十里河城舊村口南以河勢有虎穴而名其水流入黑惠江又龍湫在府治右山之麓方曰蝟嶺林木蒼蔚相傳有龍居其中

把邊關 在把邊山主為府之險隘 牛街驛在府北百八十里源溪江上路通蒙化有渡深險不測飛濤亂石不容巨舟舊刻木為舫始竹索破渡者畏之近聯建橋以渡行皆便之志云府境舊有順甯觀音木井牛街錫鉛左甸枯河六驛

永司之

矣堵砦在府西南萬歷二十八年矣堵十三砦并元等復
叛官軍討平之順甯雲州復定猛淋寨在府西境萬歷十
一年灣甸酋景宗真導緝入施開寇施甸焚掠順甯破猛淋
寨今志云府境有錫鉛寨巡司又有董堯砦赤壁嶺蟒水砦
錫臘四巡司萬歷申裁

雲州

无量山故州東北六十里即景東廳之蒙樂山也志云上
有孟獲故砦

滇藥五之一

山川

卷

五

鎮西山在州治北州南曰水甯山其相對者曰平頭山

者稱山在州東六十里又蠻賴山在州西六十里山多竹又

八刺山在州北八十里

蠻彌山州南二百五十里林木陰森石崖壁立山東南麓

即瀾滄江阿輪山在州西南三百里層峯叠嶂四時蒼翠

瀾滄江在州南自順甯府流入界又東入景東廳界

孟祜河在州治東順甯府境諸水合流于此入于瀾滄江

又州南八里有孟賴河又南有河在州東自順甯河分流

入州境州西有南修河合流于南有河其下流俱注于瀾滄

江

梳頭山在猛緬司西南高六十里其相近者又有算水山
多古柏其東有天蠻山高竦插天山多雪又猛緬境內有邦
鳳山上有諸葛碑云邦緬山在猛猛南高六十里又猢猻
山在猛撤北高二十五里最險隘其南有六河北入大山中
金水河在猛緬境內又有大河北流入于猛賴河獵遜
江在猛猛境南志云猛猛有大河南流入于獵遜江

滇藥五之一

山川

卷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山川二册下

蒙化直隸廳

永北直隸廳

景東直隸廳

普洱府

臨安府

元江直隸州

滇繫 五之三 山川目錄

鎮沅直隸州

曲靖府

潞江府

廣南府

開化府

東川府

昭通府

廣西直隸州

附 滇南紀略 雲南紀略 麗江游記 昆明池考

滇繫

山川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蒙化直隸廳

斗斛山 城北三里亦名覆屋山亦曰棋盤山又城東有天

臺山望見百里外又有元珠山山有白浮圖相傳武侯建以

鎮蒙者 甸尾山在廳南十里下有溫泉舊有甸尾巡司戍

守又城東北十五里有伏虎山

巍山 廳東南二十里峯巒高聳冠于羣山亦名鬼寶山蒙

氏之初嘗耕牧于山之麓志云昆雌江出于此東北流入趙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州界合于瀘社江

龍吁區山 城西北三十五里初蒙氏龍伽獨者以唐貞觀

中繫其子細奴邏自蒙率而東遷居其上部眾曰盛高宗時

細奴邏入朝授鬼州刺史築城高三丈周四百餘丈后自稱

奇王號蒙舍詔今有浮圖在山上亦曰囉吁山其相接者又

有天馬御筆諸山又金牛山在廳西北四十里亦名塞子山

石母山 城北七十里出石黃及雄黃有泉流為賧中溪南

入羅蓋江又天耳山與石母山相接即甸頭山也舊有甸頭

巡司戍此志云廳西南二百里有鳳凰山亦名烏吊山蓋傳

訛耳

陽江 在城南源出甸頭山花判澗南流至甸尾巡司又東南流九十里入定邊縣界又有錦溪在城東一里西北流達于陽江

樣備江 廳西百五十里一名神莊江自大理府趙州西境流經永昌府永平縣之打牛坪又廳西北百二十里之樣備驛有樣備橋跨其上為蒙化永平之界又南流入順甯府而會于瀾滄江本名漾濞江為樣備云

瀾滄江 在廳西南百五十里自永昌府流入境又東南入

五之二

山川

二

七

順甯府界江之南岸有馬耳渡 蔡陽河在城南源出東山縣流入陽河又教場河在廳北二里又北二里為緊馬橋河又有五道河在廳南七里俱流注于陽江

蒼山 在定邊縣北圖經云青峯山在定邊之北者名曰蒼山蓋一山高大分為五縣之鎮也志以縣治後真武坐臺為鎮山云 湧翠山在治北十里有刀思耶遺壘又北有螺盤山山頂盤旋形如螺髻故名明初西平侯沐英與刀思耶戰于此山之西產青礫石礦上有自普關又陶羅山一統志云在縣治西高可千仞

定邊河 在縣南其上流一自趙州流入即禮社江也一自

蒙化羅場流入即陽江也合流經縣之和木村五六月間漲

水洶湧人不敢渡縣東又有環川縣西又有牟沮河一名零

川相近又有刺崩下流俱合于定邊河入元江州界

自普河 在縣北螺盤山上為控扼之地 武侯臺在縣東

五里列界村相傳武侯屯兵處遺址尚存

永北直隸廳

瀾滄山 在城西南三里高二百餘丈嶺與驛皆曰瀾滄以

此又為洞山在城西二里上列五峰下有洞廣僅丈餘深不

五之三

山川

三

可測又城西三里曰三刀山山途險窄相傳武侯征南時所

開 烏鴉山在城南十里山形如削玉為廳之勝

東山 城東一里亦曰觀音箐山之西麓接香爐峰有三山

鼎立又三泉山在城東南三里山有石崖涌出三泉民資以

灌溉

甸頭山 廳北三十五里羣峰竦列林木森蔚土人于此牧

羊又名牧羊坪志云城西北三里有紅石巖亦曰赤石厓厓

畔有泉味如醴下流入于金沙江

九竜山 廳南百里山有九頂一名九頂山高萬餘丈四顧

可千里又廳東南百里有大波難嶺高二萬餘丈巔有龍湫
又伏虎山在廳南百三十里山勢雄峙望之如伏虎

金沙江 在廳治西自麗江鶴慶流入境由西東環遠于廳
治一名麗江洪武十六年傅友德自鄧州過金沙江改北勝
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巨津等州是也詳見大川金沙
江

陳海 廳南四十里周八十里相傳昔本險地有陳姓者居
此一夕沉為海或作程海又程湖在廳南五十里溉田可千
畝又廳東南三十里同浪峨海下流俱入于金沙江

滇黔 五之二 山川

桑園河 在廳西南源自大理府雲南縣行廳西南百五十

里之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又有五浪河在廳西五十里自
浪渠州流入界又有三渡河在廳南百四十里其水旋繞三
面下流俱入于金沙江

九龍潭 廳西十五里有泉九眼溉田可百餘畝其下流亦
入金沙江又大龍潭在廳南百四十里又南九十里曰小龍
潭居民俱引以灌溉

小吉都寨 在廳東五里志云元時土酋高斌詳屯兵于此
白角山 在浪渠西北白角鄉又綿綿山在西南綿綿鄉

山皆高峻 為州之望

羅易江 在浪渠東合數溪而流入永甯界白角河源出綿
綿鄉經白角鄉而入于西番

千木山 永甯東南十五里高八千餘丈根盤百餘里一名
獅頭山亦名孤山又有甲母山在東岩巒蒼翠竦入霄漢

濫沽湖 永甯東三十里湖周三百餘里中有三島高百丈
又魯窟海子在千木山下周圍一百里中有小山名水寨或
曰即濫沽湖也土官築水砦于島上云又有海門橋在永甯
治西魯窟海子之水流經此通四川打冲河達川江橋外入

滇黔 五之二 山川

鹽井界

勒汲河 在永甯北源出西番流入境東流入四川鹽井街
界又有勒汲墩密迤吐蕃居人與番雜居常被凌擾築此墩
于河上以為界云 羅易江在永甯南自瀾滄衛葭渠州北
流延永甯境入于濫沽湖

瓦都石 永甯東北六十五里與四川鹽井衛接界舊為番
部戍守處 旁有溫泉

景東直隸廳 具董山 在廳治西昔為蠻寨洪武中建衛城于山上其城

西據山嶺原有小城亦據山頂形如偃月謂之月城

邦太山 在廳治東高聳延長有險可恃土官世居其麓曰

陶猛山 錦屏山在廳南一里其相接者又有孟詵山治東

有邦太之秀潤有孟詵之雄是也又雀籠山在廳北二十里

三峯巖九絕頂盤回

蒙樂山 在廳北九十里與者樂甸長官司接界一名無量山

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巖峯出狀

若空峒其南有泉流為通華河北有泉流為清冰河俱東流

以于大河山上又有清泉人畜飲之皆繁蒙氏封此山為南

嶽 五之三 山川 木 七

嶽志云城東景董山即此山之支隴也餘附見名山

瀾滄江 在廳西南二百里自雲州流入境又東南入鎮沅界

詳見大川 瀾滄江

大河 在廳東其上流即定邊河也自定邊縣南之阿笠村

流入境又合三塗河引而東蒙樂山之清水河通華河俱合

流焉又東入楚確府鎮南州境流入于馬龍江

篋泉 在廳北衛城為洪武中建衛城中無井泉指揮袁賢

以竹篋引蒙樂山泉入城鑿池澗之「覆以亭取汲于此因

曰篋泉又有土井產鹽

毋瓜關 在廳南百里又北一百五十里有安定關又東南一

百二十里有景關關皆控禦地也

蘭津橋 滇記云舊在廳西南跨瀾滄江上後漢永平初所

建永樂初修高廣十仞兩岸峭壁林立飛泉急峽危峯森羅

上下鎔鐵為柱以鐵索繫南北為橋自古稱為巨險 大河

橋在廳東二里跨大河上覆瓦屋四十九楹

普洱府普洱縣

錦袍山 在城東二里一名光山山勢雄峙上有壘址相傳

鐵侯南征結營於此

五之三 山川 七

太乙山 在城西十里一名老翁山絕頂孤峯高出雲表

大川原 在城南七百餘里車里宜慰司界廣袤千里蠻人

參聚於此旁有山曰孔明寄箭處有孔明碑

六茶山 曰攸樂即今同知治所其東北二百二十里曰莽

芝二百六十里曰草登三百四十里曰蠻磚三百六十五里

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勢連屬複嶺層巒皆多茶樹

斑鳩坡 在思茅東北二十里高出眾峯即天氣晴明常有

雲封霧鎖路行絕頂雲截山腰經過者如置身霄漢之上有

諸葛營

整董江 在城東南一百八十里入於猛撒江

猛撒江 在城南二百四十里合威遠江入九龍江

小江 在城西一百二十里發源鐵廠合威遠江入九龍江

清水河 在城南二十里流入普藤大開河合瘴氣河會漫

達入於九龍江

九龍江 在攸樂南五里為瀾滄江之委自西北流繞山勢

九嶺相向矯若游龍故名

扒泥河 在攸樂東北一百四十里東流入漫達河

漫達河 在攸樂東北一百八十里繞五茶山西南流入九

龍江

山川

九

七

南澗 在思茅南四十餘里繞西北會清水河入猛撒江

平塘 在思茅南二里眾水所歸遂成巨浸

龍虎地 在城北三里迤邐南來氣象萬千其過峽處斬如

巉巖相傳武侯南征時鑿其脈以制蠻夷

祭風臺 在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視諸山相傳武侯於

此祭風又呼為孔明山

孔明塔 有二一在九龍江之西南接莽于孟良界高十丈

許相傳為孔明所建有塔倒歸流之讖雍正六年其塔欲倒

東北識者謂東北為神京所在歸流當驗七年逆夷平果改

設流官一在九龍江之南六里許高十丈餘相傳亦武侯所

建旁有樹一株名萬年青玲瓏環抱最為奇異塔後即武侯

立營處

整董井 在攸樂南二百五十里蒙詔時夷目叭細里佩劍

遊覽忽遇是井水甚潔細里以劍測水淺深歸數日視其劍

似白鏹所鑄者疑之斷以斧劍鐵悉為銀復跡之不得其處

歷傳其事後土官襲職務求此水沐浴得者夷民愈敬服焉

六茶山遺器 俱在城南境舊傳武侯遍歷六山留銅鑼於

瀾滄 五之二

山川

九

攸樂置鑄於莽芝埋鐵磚於蠻掃遺木柶於倚邦埋馬鏹於

革登置撒袋於慢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樹較五山

茶樹獨大傳為武侯遺種夷民祀之

祭鑼洞 在莽芝山半石洞中有銅鑼一匡郭剝蝕夷人每

於春耕時取鑼祭之祭畢仍置故處秋時再祭則年穀豐稔

或不誠即歲歉相傳武侯所遺奉為神物

諸葛營 在城東北斑鳩坡下諸葛武侯擒孟獲直抵莽細

往來經過駐軍於此址尚存

臨安府建水縣

寶山 城西南一里相傳山產寶石夜有火光又里許爲樂
榮山相傳山泥有香作餅餐之不饑又象山在府南五里以
山形如象而名

石巖山 在府東十五里或謂之蒙山山巖有洞異龍湖瀘
江諸水流入此洞復流出入阿迷州界志云山峭壁千仞其
受水洞合五河之水滙爲一泓折而入西連岡疊嶂綿亘數
百里爲郡城右臂又滇記云蒙山五里有巖洞亦謂之顏洞
以遷客顏姓所開而名洞有三曰雲津洞今名水雲洞門可
容數百人曲逕縈遶泉伏流其中東會于盤江遊者架橋

滇案 五之二

山川

十

列炬而入巖洞后曰南明洞上有兩穴陽光射入中多奇勝
口萬象洞巉岩絕險躋石磴數千級隱隱聞風雷聲亦曰响
町三洞

火燄山 府西北十里有硫黃氣履之灼足著樹卽焦人
臥其上可去濕疾又黑冲山在府西北四十里雲樹深黑經
年不霽多瘴癘人不敢往又有石門在府西北百里箐口鑿
石爲門以通車馬下臨曲江險狹可守

判丈山 府南五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峯踈峙段思平外
舅襲判者常居其上因名后以地拱學宮改曰判丈山嘉靖

中又易爲煥文山 連雲山在府南三十里山高踈峙有雲
氣旋遶因名又有晴山在府北二十里一名北嶺山勢嵯峨
林木葱蔚與判文對峙爲一郡主山

瀘江 在府南源自石屏州異龍湖東流逕府境入阿迷州
南爲樂蒙河入于盤江 曲江在府東北九十里源出澂江
府新興州由嶧峨縣石屏州會諸水流入境又東入于盤江
夏秋水溢澤洞可畏

滇案 五之二

山川

十一

磻嘉而入新化界謂之摩沙勒江又歷元江州東南入府西
南界經納樓茶甸爲祿豐江歷虧容甸爲虧容江過蒙自縣
爲梨花江又東南流入交趾界合于清水江

建水 在府城東廣五畝今埋塞過半元志建水城每秋夏
之間溪水漲溢如海夷謂海爲惠劇故以惠麼名城蓋卽此
水也 白龍潭在府西北二里灌溉甚溥亦曰白龍泉有橋
跨其上又東北有甘泉甚清冽汲之不竭又蓮花池在府西
二十里廣二里波濤壯闊民引以溉田

石屏州

乾陽山 州北五里高五百丈上有石洞林木鬱鬱 來玉
山在州東十五里產石如玉又州南十五里有鍾秀山產紫
石可為研山高二百餘丈綿亘百餘里其西北又有寶山產
石似員珠今州西有寶秀驛兼立寶秀巡司蓋皆以山名巡
司裁

曲江 在州東自河西縣流入界又東入建水界 落矣河
在州西八十里闊三丈源出元江州南流入虧容甸今有落
矣河橋又五塘溝在州南有五溫泉注其中資以灌溉

異龍湖 在州治東有九曲周百五十里中有三島其次島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圭

曰孟繼龍有蛇蟲不可居昔時蠻酋每鼠罪人于此中島曰
小水熟蠻居其上築城曰小水東城今名宅斷山其大島曰
和龍立城其上漢名水城元至順初雲南諸王禿堅等作亂
攻掠郡縣石屏鎮將朱寶以和龍島有壘壘可保引眾據守
賊帥戰艦來攻寶拒却之三島環峙皆巨浸東流至府境為
瀘江

阿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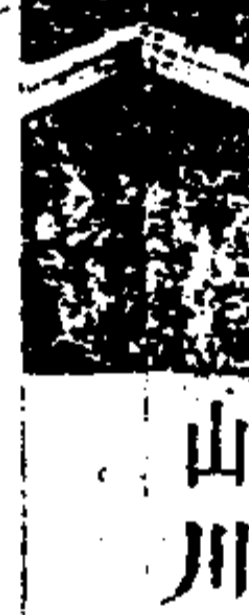
烏充山 州東十五里一名東山東山口巡司蓋置此山之
西為祿豐山又西為逢和山三山相連環抱州治

買吾山 在州東南萬厯初撫臣鄒應龍擊通賊于此忽震
雷殺賊數人因易名曰雷公山有南洞亦曰通靈洞鄒應龍
記云阿迷州南有巖穴數處舊為通賊即買吾諸山也

旁甸洞在州東南百四十里有聲如風雷又州西南二十五
里集甸境有傳聲洞云

凌崗 在州南其地東西連互與交趾分界天啟二年水西
安邦彥作亂雷益土酋應之烏撒安劫良復叛引兵入雷益
抵交岡犯安南長官司土官沙源擊走之志云交岡舊屬安
南長官司后為州界交人亦立戍守于此又有地名南外亦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圭

為交趾分界處也

盤江 州北二十里府境之水自潞江府新興州經建水縣
界流至此俱滙為一江流浩蕩奔軼乃十八峩夷人出沒之
限隔也州與彌勒亦即此分界又為南盤江之別源也
樂蒙河 在州東北上源即瀘江也自建水流入境回折而
東入于盤江 火井在州東北三十里其水溢出于田常有
烟氣投以竹木則火然夜則有光

合江口寨 在州東宋皇祐初儂智高敗遁深入大理狄青
遣將楊文廣追之至阿迷州合江口不及而還是也或曰合

江口卽三江口盤江與衆水合流處

多莫舖 在州南瀘程記自教化三部而北有合苴河箐口

又爲教化河州近界有瑣瑣城又北至歪豆山又北次多莫

舖乃至州治渡盤江至彭堡交彌勒界爲北走會城之通道

又滇記云州有阿迷矣馬羅台三驛

蛇花口 在州北爲州境之險又州境有倂革竜山勢險惡

夷酋往往恃此爲固

甯州

萬松山 州東九里山麓盤回峰頂峭立上有松林四時花

瀘黎五之二



山川

古

木又登樓山在州東南二十里高可千丈周八十里登之則

遠近之景舉在目中嶺有池方百步又天平山在州西南志

云自登樓山至天平山六十餘里渡江道過納樓茶甸

木角山 在州東百三十里地名備樂村產蘆甘石舊封閉

嘉靖中開局鑄錢取以點銅自是復啟又東爲陽暮山夕陽

倒景金紫萬狀中有龍洞分上中下凡三幽奇流麗不可窮

究 琅玉峰在州北五十里岩石磷磷下瞰激江府之撫仙

湖波光涵浸如碧玉然一名石鐘岩以有石如懸鐘也志云

州北有竹子山道出雲南府宜良縣

婆兮江 出東六十里源自激江府撫仙湖流經州境灑于

婆兮甸下流入盤江 滄江在州西南三里水由州北晴龍

潭流下夾岸林樹陰森爲行客餞別之所經州南又東南會

于婆兮江志云州南有瓜水浣江之水自北至思永之水自

西至轉而東則于矣冲之水與之俱會于茶部衝形如瓜字

故名思瓜河在城南四里卽海眼泉水甚清海口有池曰湯

池

高河泉 在州西南四里圍山頂外際中窪周二百餘步不

涸亦不溢又州東北十里嶺巖泉兩岸相對下有溪洞一

瀘黎五之二



山川

寺

泉自山巔下如瀑布然

通海縣

秀山 在縣南七十里又名菁山列翠如屏下瞰長河卽海

子地舊有敎祥宮大理段智祥時所建山半又有判府泉亦

因爨判而名王奎云踰嶺以南千淵絕壑通海爲最勝通海

數十里峻壑遙峰秀山爲最勝 諸葛山在縣東南三里昔

武侯南征屯兵于此因名

通海湖 縣北三里源自河西縣界注于此周八十里似環

而缺一名杞麓湖俗名海子 新生泉在縣東十里可飲

百畝

河西縣

琉璃山 在縣治北元時土酋建城寨于其上凡五層其西

為普應山又有佛光山在縣西十里螺髻山在縣西五里

山峰雙峙因名又礫溪山在縣東北山多石近溪四周皆水

即礫溪河也通海之源出于此

曲江 在縣東自嶧嶧縣流經此又東入石屏州界 祿

江在縣西五十里一名治夷江源自新興州流經縣境東入

于曲江

嶧縣

五之二

山川

七

礫磧河 在礫磧山下自縣北水磨村入周迴八十里中產

魚族甚美流經通海縣為通海湖 東湖在縣東南二十里

延四百步袤三百步其北自西湖延百步植隄蓄水資以溉

田又縣北有三龍泉其西南一里有九龍泉延百步皆有灌

溉之利

回陀關 在縣北三十里蒙氏所置亦曰萬松營元至元二

十年立元帥府于此為商旅輻輳之地明初廢于兵火關有

曲陀巡司萬曆中裁

龍馬槽寨 縣北五十里相傳常有龍馬出此因名昔為

曾恃險處又韃靼營在縣治之東湖旁蒙古嘗屯兵于此故

名

嶧嶧縣

桂峰山 縣南二里高峰峭拔上多桂樹其相連者為龍山

下有龍泉四時不竭又嶧嶧山在縣東北一里縣北又有萃

秀山環擁縣治 又東南九十里五鳳山五山連峙其勢如

飛山麓有鳳山洞

三元洞 縣西十五里兩山並峙東西二門高十餘丈洞分

嶧縣

五之二

山川

七

三百二十里與依鄉溪遠廣闊舊有與依鄉巡司巖在其南

萬曆中司廢

曲江 在縣東自澂江府新興州流入境又合流河在縣東

南南里一源自新平縣流經縣北為大河一源自石屏州流

經縣南為小河合流入于曲江

丁癸江 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源自三泊流經丁癸村其

水深闊居民剝大木為舟下流入于曲江

蒙自縣

目則山 在縣西二十里漢語為蒙自其山橫列三十餘

峰秀麗如畫百里外舉目皆見元史山有古城白夷所築下臨巴甸故縣蓋治此

雲龍山 在縣東二十里迴環盤遠凡數十里中有石室可坐千人又有石洞容百人經行此夜宿其中其餘危峰森秀

林箐深廣峰壑幽勝不可名狀又北為小雲龍山亦奇峭

耳鑼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每風雨雷電自山峰中起年必大

豐土人以為驗東有仙穴洞四面石壁懸注如鐘鼓

羨哀山 縣東九十里其上石筍森立絕頂平坦中有三池

水草四時豐衍宜牧放

滇聚 五之二

山川

六

梨花江 在縣東南由納樓茶甸境流入縣界其上源即禮

社江也又倘甸河在縣東南七里流入梨花江

長橋海 縣東二十里架木為梁長十餘丈四面皆水又一

十里為矣波海中多魚蝦海菜志云縣西南二十里之水曰

西溪有二一出銀礦一出錫礦云又有草湖在縣治南百步

蓮花灘 在縣南為入安南之道即瀾滄江下流交趾洮江

之上流也永樂初沐晟出蒙自蓮花灘進討安南嘉靖中莫

登庸作亂撫臣汪文盛以蓮花灘當交廣水陸之衝遣兵據

其地為諸夷聲援登庸大懼即此輿程紀由蓮花灘達安南

之東都可四五日而至云

楊柳河關 在縣西南近王弄山長官司山高箐密深險可

恃志云自關西南地名老寨旁有白木樂龍老大等箐及烏

溪石洞皆險僻也

發果寨 在縣東南旁有五山峻拔險固可恃 八寨在縣

南滇紀自老寨霧露站菁酒哈諸地至八寨又進至江底其

旁曰猛撒菁渡江即交趾界又有啞得白箐自溪諸山南出

之道也渡江有交趾境內阿別波哨滇紀猛撒至交趾境內

北蘭州二十里

滇聚 五之二

山川

六

賀謎寨 在縣東南滇紀縣有還北山去八砦二十里餘又

南至大江地名安邊縣縣至底泥又前渡三岔河至賀謎其

地有方山相接正中地名漫老左曰磨莫右曰八酒俱近安

邊自漫老至江底崇山峻嶺旁有橫角榆諸處江南為籠陰

山箐入交趾界

柏木蘆寨 在縣南據山絕頂四面懸崖峭壁外有墩臺以

護水道又南渡江入交趾界滇紀縣南有霧露站菁由此抵

柏木蘆寨又有蒲喇寨交趾北蘭州僅五里鷄街寨在縣西

北道出府城此為要口

元江直隸州

玉臺山 在州城東舊名羅槃山共二十五峯懸崖絕壁險
峴難登蒼翠如玉翠之若畫又有大馬山在州治旁秀如筆
峯對峙學宮前 自樂山在州東北十里狀如中原之崆峒
今名栖霞山志云山與蒙樂山同脉故名
路通山 州東二十五里舊名馬龍山北瞰禮社江高峯千
仞一綫羊腸通臨安路 嵯峨山在城西南二十里中峯嵯
峨狀如卓旗飛舞翔動 寶山在州西二十里狀如螺髻尖
若插簪相傳昔有寶藏寶山麓因名

鎮紫 五之二

山川

辛

十七

因遠山 府西四十里有因遠驛為往來必經之地泉出岩
中流為仲夷溪分溉田畝東流入禮社江志云州北有奇山
曰龍瓜山有萬春泉仙人洞奇絕萬狀又有九龍山在州西
北三百里產礦名鳧魚場

禮社江 一名元江自新化流入境遶州城東南而入臨安
府界 崑峨河在城西四十里阿南村跨有混龍橋其下流
入禮社江

閣力白衣甸 志云在州南境元至元二十七年雲南閣力
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附蓋皆在州境云 魚復若在州

西近鎮沅州界嘉靖三十年鎮沅知府刀仁攻那鑿克魚復
寨是也

新平縣

鎮元山 縣南三十里又南二十里曰金營山 南峒山在
縣南二百里南峒巡司置于此山有七十二崗名勝不一又
倚樓山在縣西百里崇岩峻石若樓閣然
平甸河 在縣東十里眾流所匯又東五十里有大買河水
勢洶湧 洪水泉在縣治西流灌郊郭為利甚溥又西里許
有端木井湧出端木下味甘冽

鎮紫 五之二

山川

壬

十七

遙隔山 在縣治東山勢來自昆陽連屬不絕 撒崇山在
縣治北五十里林木蒼鬱岩石峻險延長一百五十里路險
人迹罕至下有溫泉又確閣山在縣北百里五峯聳峙有泉
下注于摩沙勒江

馬龍山 縣西五里舊名馬籠蠻酋結寨其上因名馬籠部
又北有磴陸山磴陸山之北又有諸龍山皆蠻酋結寨處也
摩沙勒江 在縣東南八十里即馬龍江之異名也自楚雄
府流經此又東南經元江境為禮社江元史謂之鹿滄江秋
潦有瘴氣志云馬龍江在山之右迤南合鐵赤河東南流入

廣西界

鐵赤河 縣西四十里自臨安流入過瓦渡雙龍溪至縣西

南又過與甯溪下流入于盤江 興甯溪在縣東二里繞治

西南流入于鐵赤河

天生橋 有二一在縣北五十里一在東北十二里皆石梁

可渡不假人力因名有韋泥巡司及和摩驛

鎮沅直隸州

案板山 在治北高百餘仞形如几案元以此名塞 烏連

山在府東北山高林茂羣鳥聚集因名又治東有石山以巒

漢書 五之二

山川

圭

十七

旣少土而名

波弄山 在治西山勢起伏形如波浪山之上下有鹽井六

所土人掘地為坑深三尺許納薪其中焚之俟成灰取井中

之滴澆灰上明日皆化為鹽鹽色黑白相雜而味苦俗呼為

白雞糞鹽用以交易

杉木江 在治南源出者樂甸流經境下流入威遠界合于

谷賓江江岸多杉木因名

者章硬寨 在治西南正統五年麓川叛酋 思任發屯孟羅

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進兵克之

者達寨 在治境又有赤石崖等寨滇程記永樂初攻石崖

者達寨外夷整線來降又有祿谷等三十三寨亦近州境

馬容山 祿谷司北八十里高千餘丈盤亘數百里石路隘

狹僅容一馬又右羅山在司南百里

納羅山 司西百里山深險中多虎豹土人呼藏為納虎為

羅南浪江出于此

南浪江 在司南流出納羅山下流經司治南又西南流合

于杉木江 馬湧江在司東源出臨安府納樓茶甸長官司

流入司境又西南合于南浪江

漢書 五之二

山川

圭

十七

恩樂縣

者島山 在治北島訛為樂因曰者樂山高勢可以望遠為

北面之障

蒙樂山 縣東北二百里一名先皇山巖然高峻窮日之力

方至其巔有毒泉人畜飲之即死山與景東廳接界

景來河 在縣東自景東流經縣境下流入烏龍江以自景

東來因名

曲靖府南甯縣

勝峯山 在今府城之西巒嶺接高出羣峯志云山脈來

自金馬爲羣山之長舊時名爲妙高山洪武初穎川侯西平侯與元平章達里麻戰勝之因改今名又有負金山在今府南十五里真峯山在府西南二十里山巒秀麗下有彌陀岩山後又有普賢洞又蓮花山在府東南二十里與勝峯山相對峙

石堡山 在府東北二十里一名分秦山相傳諸葛武侯南征時與諸酋長會盟處下有溫泉澗二丈許其沸如湯或曰卽東山河之源也又青龍山在府東二十里山色蒼翠俗名明目山又有觀音洞在府南二十里寬平可容百人

五之二

山川

焉

十七

湯池山 在府東南洪武十五年南征越州未下沐英駢兵于此降者甚衆又有紫溪山亦在今府之東南志云初越州酋阿資降旣而復叛據龍窩爲巢穴洪武二十六年沐春討之進至紫溪山大敗其黨直抵龍窩擒之是也又有華龍山亦在今府北二十餘里

白石江 在府北八里源自馬龍州東流經此東南合于瀟湘江洪武十四年沐英征雲南故元將達里麻擁兵屯曲靖英倍道而進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前行霧霽則兩軍相望矣達里麻大驚亟湧兵陳水上英別遣一兵派流前

渡出其陳後鳴鼓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彼軍亂我師遂濟使善泗者斬其軍師畢濟整列而鼓喊聲震天英從鐵騎擣其中堅生擒達里麻俘斬无算遂入曲靖今有白石江橋跨于其上

瀟湘江 在城南源出馬龍州木蓉箐山流經此秋水時至有若洞庭瀟湘之勢因名其下流入于東山河東山河在府東南亦謂之南盤江卽瀟湘白石所匯流也志云河旁有洲可百餘頃平坦肥沃旱澇無虞南流入陸涼州境

東海子 在城東五里廣有二十里夏秋之交雨水汪洋稱

五之二

山川

五

爲巨浸又東二十餘里有黑龍潭旁有石洞其上怪石巉巖林木茂密潭水泓深資以灌溉又龍泉在府西南十里泉分二派灌溉甚多

矣眉山 在亦佐屬縣西山有清泉居人皆汲飲而甘美夷語水爲矣又治東有旱感山歲旱禱之必應土人亦曰旱改山云

塊釋江 縣南十五里發源白水驛南流達于羅平州境又有小黃河在縣北旁四時色黃因名

雲州

伯蒙山 在城東二十里高出衆山之上 龍華山在城北二十五里有龍華古刹 梨山在城北八十里林木蒼蔚遠望蒼然 北山在城東北五里有古寺一名象山 花山洞在城北一百里爲交河源 沙河在城東五里南流會交河 交河城東十五里自花山洞發源經州東北會臘溪水南流入瀟湘江

宣威州

石龍山 州東七里西麓有石蜿蜒如龍志云土官營柵據山爲險又炎方山在州南六十里山下有炎方驛伯蒙山在

五之二



山川

美

州東南約百里高出諸山之上

堆湧山 州東南二百餘里延迴二百餘里峰巒拒突如湧出然 東山在州南二百里山高聳而色蒼翠亦名曲靖東山云

盤江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即可渡河也自昭通府流經貴州畢節衛南入州境又東南經貴州安南衛界志云州據南北三盤江之間其南盤江即府境之東山河流經州西南界而入陸涼州界

交河 州南百七十里志云南盤江與螭溪之水合流于此

故名又十里爲交水壩其地爲平蠻鄉與塊剖水合交水稅課使置于此天啟二年官兵討擒益叛賊自交水進爲賊所敗又有車翁江在州西北二十里流下合北盤江

陸涼州

邱雄山 在今州東一里其上有方池水無盈縮分釀山椒凡十八道又謂之十八泉 木容山在今州之西址二十里峯巒林木蒼翠可愛又有滿戎山亦在今州北二十里高出羣山林木茂鬱可稱絕勝

五之二



山川

毛

七

相近有石門平疇沃壤石笋森密周匝十里餘大者高數仞參差不齊望之如笋東西行者穿其中故名石門又東出數百步有離石狀如西岳三峯云

中延澤 在北雄山下即南盤江也自府東合瀟湘諸水至是會而爲澤州境十八泉與南澗諸水皆注之志云南澗在州西北東南注于中延澤

木容關 在今州西十里又州北二十里有石嘴關又有天生關在今州南九十里皆自昔設險處

蒼甸 在今州西南其地與激江雲南二府相接山川四曲

道路環通奸宄竄聚于此萬歷三年撫臣鄒應龍征薊甸等夷平之立營戍守于是雲南曲靖激江臨安與廣西廣南六郡乃安尋復叛四十一年攻宜良官兵拒却之四十八年又四出剽掠撫臣沈徽玠招降之設古甸龍崗營戍守其地尋又奏設薊甸守備治之天啟二年改爲游擊蓋防禦之要地也

馬龍州

伯刻山 在州之南六十里有奇其相連者曰多羅山峯巒峻峭怪石巉岩爲一州之望云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美

七

木蓉菁山 在州東南六十里下有木蓉溪流注于府之南境爲瀟湘江 楊唐山在州西七十五里一名關索嶺上有

夷關

中和山 近志云在州西南四十五里其山發自宜良蜿蜒起伏至此結爲二峯前後窅兀左右有層嶂環列曲澗迴繞又有仙人洞五龍潭諸勝上下平田廣可千頃雲南前衛屯兵數百家居焉

磨盤山 在州西北天啟五年烏撒土酋安效良再叛犯馬龍州官兵敗之又追敗之于磨盤山賊自尋甸遁去又羅

侯山在州西北境唐永徽二年白水蠻寇邊郎州道行軍總管趙孝祖伐之敗于羅犴川侯山卽此

東河 在州治東治西又有西河東流合于東河入尋甸界靈泉在州西南二里水色青碧引流灌溉居民賴之

羅平州

五臺山 在州南五里又南十五里曰鍾山又南十里曰樓閣山 白蟻山在州西南十三里又羅惹山在州東南六十里皆材木之藪也

藤南山 在州北八十里志云山滿二百餘丈盤旋百里林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美

木慈備峭石巉巖州西八十里又有八部山與祿布相近岡巒八面聳列巒因呼爲八部云

盤江 在今州之東南九十里自廣西州之師宗流入界下流入于貴州之永甯州境志云州西南二百里有大渡河又有矣則江在今州之東南五十里俱流入于盤江 喜舊溪在州西其源出于州西南之龍甸村環流州境下流入于盤江又有太乙湖在今州北一里

平彝縣

磨岡山 在縣東八里山高聳雄視萬山又楊威嶺在縣西

五里文西五里曰定南嶺明初西平侯嘗提兵駐此今壁壘
故址猶存 清溪洞在西三里洞內石笋林立外則溪流環
遶又有桂花洞在衛北一十里

十里河 在縣西南三里會清溪河入羅平州界注于盤江

豫順關 在縣北二里又有宣威關在衛北十五里皆設險

處也 古城巖舊在衛西定南嶺明建文初因險築城後以

山風高烈徙于桂花洞

宣威嶺 城東十五里滇黔交界有亭曰萬里亭明景泰中

巡按洪弼立坊其上曰滇南勝境

五之二

山川

三

尋甸州

月孤山 在今州之東北八里綿亘五十餘里山頂有雲氣

即南一名鳳梧山鳳梧所之名蓋本此 勇堯山志云在州

城西峰巒峭拔林壑高深夏月恒有積雪俗呼雪山下有泉

流為儻侻溪其西里許曰儻毒山地多嵐瘴惟此開朗土人

每歲夏月避居其上下有儻毒泉

果馬山 在今治西之六十里其下有泉流為果馬溪其派

別流入于昆明縣注于滇池一名龍巨江 三稜山在治西

南六十里與嵩明州廢邵甸縣接界上有九十九泉其水流

八昆明縣即盤龍江之上流又南有山巖產石蜜志云通滇
中徑路也其相近又有鳳凰麒麟二山云

梁王山 在今治南之七十里其界與雲南府之嵩明州相

接其相近者又有海岳山旁有洗納龍岩

龍頭山 在州東四十餘里下有二溪水合為一河流入東

川府界又怒勅峯在府東五十里有一水蓄魚甚多上列六

寨曰沙必即曰折墻曰則于曰按牟曰怒勅曰納逼皆盜藪

與宣威州接界

額吾峯 州南五十里上有清水塘亦有塞五曰額吾曰竹

五之一

山川

三

十七

圭曰東那曰沙黑曰額 峯有溫泉三曰泓俗呼熱水塘又有

溫泉橋長五十丈闊二丈跨阿交合水上 那多峯在峯北

有大石塞接東川府界 亦盜藪也

龍洞 在城北五里洞 有流泉田疇賴之流于螳螂川志云

府西南四里有仙人洞 深二十里許其下又有水洞雲又三

龍泉在城西十里周廻 石如初就其泉穿山而出面對一洞

可容千人地名法果山

阿交合溪 州東十五 里舊名此邱溢派江其源有二一自

嵩明州一自馬龍州流 至此又合流過宣威州界或曰即交

河上源也跨溪有橋曰通靖橋為四達之地在州東之二十里

車湖 在州西三十里一名清水海子周廣十四里四面皆

山有灌溉之利焉又府西四十里有三龍泉居民亦因之以

溉田 又有冷水塘在城北四里一名矣部烏泉流入于州

東北之沙林甸云

儼倅溪 在廢歸厚縣旁源出湧堯山流經此有九灣達城

而流又磨浪水在廢為美縣西其北五里曰螳螂河源出龍

洞磨浪水流合焉又東南流經州東南三十里入阿交溪為

三岔河河旁有排額洞頗幽深

徽江府河陽縣

金蓮山 在城東三里一名繡毬山又名龜山高圓平正眾

山環拱夕陽晚照燦若金蓮昔之府治學校皆建其上

關摩山 在城東五里山多崖穴玲瓏幽秀有華藏寺

南峯山 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山勢磅礴羣峯列峙迥出諸

山之表其右臂山如魚躍名躍鯉山

玉筍山 在城西南三十里舊名涌拔山孤峯姿秀狀若玉

筍左為誥軸山碧峯排列如展誥然

羅藏山 在城西北十里高五百餘丈疊嶂重岡五峯屏列

陟其巔數百里山川瞭然在目元末梁王兀爾密走羅藏山

立砦以守即此故又名梁王山

舞鳳山 在城北一里自羅藏中支逶迤而來形如鳳首覽

輝左右支壠環抱勢同展翼明隆慶間知府徐可久於其麓

遷建府治郡之鎮山也

玗札山 在城北二十里自寶鼎山逶迤起伏勢如羣馬奔

騰山峽有泉四出會為大溪

松嶺 在舊陽宗縣東二里舊有羣松鬱翠天風振颯如奏

笙簧

金雞巖 在城東五里華藏寺右壁形似雞舊傳每有鳴聲

米價騰湧鄉人惡之擊去其首

鐵池河 在城東三十里自陸涼宜尺流至路南鐵池舖因

以名河受撫仙湖水流入甯州

大衝河 在城東北舊陽宗縣南五里匯溪澗諸水下流入

於明湖

隴邱衝河 在舊縣西北十二里發源隴邱衝流入明湖

撫仙湖 在城南十里一名羅伽湖周三百餘里東南屬甯

州西屬江川西南受星雲湖水汪洋澄澈洩入鐵池河

明湖 在舊陽宗縣北一里一名逸休湖周七十餘里水色

深碧境內溪河泉澗諸水滙此下流由湯池東繞宜良入鐵

池河 東谷溪在城東六里水出東谷之麓繞舊治南入撫

仙湖土人以此卜歲消則豐長即歉

冷然泉 在城東闕摩山之阿味甘冽又金雞巖下有玉冽

泉味甘色瑩

西碧泉 在城西七里一名西浦雙泉竝出左清而右濁合

流納諸山溪注撫仙湖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畫

十七

濯纓泉 在城東北舊縣西一里夾浦山麓白石罅噴出上

有龍洞

江川縣

海瀛山 在城東十五里一名孤山特起撫仙湖中四壁如

削

蟠坤山 在城東南十里頂有石洞鄉民禱雨焉

龍鳳山 在城西三里崇岡疊阜為邑鎮山

綠龍山 在城西北二十里林木蒼翠下有阿化泉六部溪

屈頰頭山 在城北十五里一名疊翠山上有泉三派分流

西入滇池東入撫仙湖南入星雲湖

萬松山 在城東北三十里襟帶湖山邑中名勝

關索嶺 在城北二十五里臨安孔道舊有土巡檢防守千

峯聳屹一徑盤紆與府城西北關嶺相距百里間脊連亘同

稱要隘

下河 在城西十里分中河之流經舊城南入星雲湖

中河 在城西十里源出阿花冲南入星雲湖

上河 在城北十五里源出關索嶺南入星雲湖

星雲湖 在城南十里周八十餘里東由海門小河入撫仙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畫

十七

湖兩湖相通中有界魚石星雲之大頭魚撫仙之康養魚兩

不相越

阿件溪 在城西北即阿花冲源出屈頰巔山之南流入星

雲湖

白龍潭 在城北十里中有巨石一人搖之則動眾人搖則

不動

新興州

迎珠山 在城東五里一名五壁山五峯絡繹左右映帶

東山 在城南二十四里玉湖之東形如半壁其坳有龍泉

大棋山 在城西北十五里奇梨山之南中平如掌有若棋枰

奇梨山 在城西北十七里林木茂蔚下有泉湧為九龍池

蒙習山 在城北七十里劈分三脈為臨關各郡之祖山其頂與晉甯州分界

羅摩山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龍馬山下有白龍潭流而成溪

石巖山 在城東北二十六里與龍馬山相連山左有白龍泉流為九曲入於玉溪其山巉巖嶙峋上有石洞石峯

檀木嶺 在城西三十里嶺甚峻舊多檀木下有清水河流入大溪

密羅河 在城西南三十里源出密羅山流入大溪

大溪河 在城西北五里一名玉溪河受諸溪之水下入曲江資以灌溉

羅木箐河 在城東北二十里可溉田

玉湖 在城南舊研和縣之西南二里塗潦既盡鏡水浮空佳景也

九龍池 在城西北二十里又北十里有蓮花池下流俱入

滇案 五之二 山川 集 十七

於大溪

路南州

鹿阜山 在城內一名鹿母山

遮日山 在城東南十五里山勢峭拔夕陽掩映一名赤山

紫玉山 在城南里許州治之向山也橫亘數里環拱作案

香花山 在城南二十五里多黑石極光潤

竹子山 在城西南三十里山高于甸周百餘里有蠟燭香爐諸峯環繞拱向

石林 在城東三十五里怪石陰森嵌結玲瓏下有伏流深遠莫測昔人冬夜見石上有李一株結實鮮紅次早尋之不見復見俗呼李子箐

芝雲洞 在城北二十里洞口石似芝與雲故名初入空厥可容百人再入四壁垂乳扣之有鐘鼓聲又石枰石牀石田奇怪不可名狀

巴盤江 在城東南郭外發源黑白龍潭屈曲盤旋流入盤江形類巴字故名又云濛山

鐵池河 在城西三十里自宜良流入州境下入甯州

滇案 五之二 山川 集 十七

興甯溪 在城東二里繞城西南合城池河流入盤江

休柔溪 在城東三十里源出休柔山南流入盤江

疊水 在城西南三十里巖高千仞瀑布飛流聲如霹靂

溫泉 在城西北五十里民和鄉其水温和有硫磺氣

廣南府寶甯縣

牌頭山 府西北五里峯巒起伏其石小山挺峙如盾土人

築砦居之 蓮花山在府東北二十里五峯連竦諸峯參差

旁峙形如蓮花

西洋江 府南八十里源出府東南境之板郎山連部山木

真繫 五之二

山川

圭

十七

山三流相合東南入于廣西田州之左江

祛否山 在富州治西形如狻猊昔土人結屋避兵其上今

呼獅頭砦

玉泉山 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泉飛流如素練下有石池

清碧回旋溢流于西洋江 者鷄山在州東南九十里高二

百仞怪石嵯峨夷酋之壑穴也又西甯山在州東北百十里

岩洞深邃巖潛匿其中不可究詰

楠木溪 州東三十里源出州境之花架山其水常溫又南

注溪在州治西源出州西北之麻那山流至州南合楠木溪

東行至石洞伏流十五里復出下流入於粵江

開化府文山縣

獅子山 在城東八十里危巖突起山勢崢嶸

西華山 在城西南二里橫列三十六峯層巒疊翠與東文

山對峙拱翼府城

天洞山 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山有石洞瀑布懸流

鳳凰山 在城北五里形如飛鳳郡之鎮山也

霧露結山 在城東北二十里蒼翠插天雲霧濛結

最高峯 在城東北五十里峯巒聳起高數百丈土人每聽

真繫 五之二

山川

圭

十七

猿聲以占陰晴

期烏石洞 在城西一百三十里安南里水從中出即盤龍

河之源也

濟熱河 在城東二百里東安里炎蒸酷熱居民浴水解毒

賭呢河 在城南二百四十里與交趾接界蠻夷於此立誓

各不相侵故名

魯訃河 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下流入梨花江

盤龍河 在城西源出期烏石洞流至開化里為儂人河又

經城北東南三面崇湖環繞盤曲如龍故名

浴龍池 在城南二十里逢春里水一日三潮

綠水塘 在城東北二十里江那里水如碧玉可鑿毛髮

異龍潭 在城南十五里逢春里諸流多滙於此

東川府會澤縣

翠屏山 在城東南一里為治主山層巒聳翠環峙如屏林

未翁蔚冬春積雪上有九龍靈泉山嶺如壁又名靈壁山

玉獸山 在翠屏山東麓每歲豐則現獅象牛馬之形色白

如玉近視則無

金鐘山 在城西南一里形如覆鐘登眺城池瞭若指掌

滇

五之二

山川

翠

七

絳雲露山 在城西南二百里一名雲弄山與祿勸縣接界

石鼓山 在城西十里石崖巖疊有巨石如牛擊之有聲

納雄山 在城西五十里一名太乙山夜靜時輒聞人聲

雪山 在城西三百餘里法夏界奇峯峭壁積雪經年

車洪江 在城東一百二十里即牛欄江下流過七星橋達

昭通入金沙江

壁谷江 在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源出尋甸州匯果馬車湖

倘甸倉溪諸水合流為江陡峻深狹土人結藤為橋以通往

來

金沙江 在城西二百五十里自武定流入府境經昭通入

馬湖府

以濯河 在城西五十里源自待補西經府治過納雄山下

入金沙江

新河 有三在城北知府黃士傑羅得彥相繼開濬皆灌溉

民田

葛海 在城北廣數百頃潞水於夏秋之間冬涸春乾積年

蘆葦蔓草朽於其中以丈六竹竿插之尚未至底出之仍無

織土故名

滇

五之二

山川

翠

七

渭齒化溪 在城西南二百里源出雲弄山下流入金沙江

溫泉 在城西南三十五里水自石竇中出熱如沸湯清澈

如釜

縮泉 在城北五十里雲弄山腰人取之者有銅鐵器及人

聲則收縮不流

龍潭 有三一在城東六十里南山下一在城西五里一在

城西二百餘里為黑龍潭

犀牛潭 在城東南八十里者海周里許滙山溪水深不可

測傳有犀牛出沒人或見之

昭通府恩安縣

寶山 在城東五里圍一潔秀麗諸山環拱

雨公山 在城南十里背枕高岑面臨曠野擦拉利濟二河會流潔統

龍洞山 在城北二十五里為府治主山蒼峯聳秀峭拔凌

霄山下有洞如室如室石乳倒懸玲瓏變幻有泉水從中出遇旱晴雨於此

虎跳巖 在城西二十里山勢峻峭崛起狀如猛虎踞踞為

一郡之關鎖

五之三

山川

望

七

倚角山 在天關西二里層巒聳翠頂多雲霧草木陰翳中

有黑猿黃狢人面猴數種摩枝飲水天久雨聞啼聲即晴

梨山 在大關北百五十里竹樹蔽翳鳥道崎嶇行旅不見

日色

飛瀑崖 大關東三十里石壁巉削高數十仞上有細泉隨

風吹落飄灑如珠

大涼山 魯甸北九十里複嶺危峯人跡罕至

擦拉河 在城南二十里源出大黑山流為擦拉河南入府

治會利濟河出虎跳巖歸撒魚河

利濟河 在城西二里又名荔枝河發源龍洞山繞府城入

擦拉河

灑魚河 在城西四十里發源雄溪出馬鞍山後匯諸水過

大關入橫江歸金沙江

八仙海 在城東二十里夏秋雨集瀾漫數十里中有怪石

參差布列宛似八仙

老里渡河 大關五里發源利濟河經卜烏蒙歷鹽井渡入

四川橫江產細鱗魚水有毒

橫水河 大關東北三十里

五之二

山川

望

牛欄江 魯甸西八十里

金沙江 魯甸北一百五十五里來自東州流入永善

黑山河 魯甸南五十里流會擦拉河

鎮雄州

砮砮雄峯山 治南二百六十里山半有大黑石狀似麋鹿

其上最涼夷語謂石曰砮謂麋曰砮涼曰雄故名

犀牛山 在城西南二百七十里山上有池

烏通山 在城北二里巍然獨峙高入雲端如人翹首獨立

夷語謂首為烏立為通故名

野鬼山 在城東二百六十里土獠祀鬼於此

安樂山 在城東北二百六十里山有數峯路徑曲折達芒

部敘州

白水江 在城北二百三十里受八匡河卻佐溪黃水河勿

食料溪諸水流入四川敘州府

托洛河 在城東五里源出烏通山麓經府治東南流入苴

蚪河

苴蚪河 在城南三十里源出阿黑關合納沖河入七星關

河

五之二 山川

雷

永善縣

獻寶山 在城西北十餘里迴環作案

太乙山 在城西北二百七十里上有九皇廟相傳灘中浮

來香杉木一塊上載石像九因建廟焉

九蓮峯 在城北五里縣治主山也九峯並峙宛如蓮瓣

金沙江 在城西四十里水勢奔騰環繞如帶

廣西直隸州

發果山 在州治北培壤相接環于州治城中有山曰鍾秀

城南二里曰翠屏皆與治相映帶

阿盧山 在治西二里山廻亘四十餘里南連彌勒北跨師

宗有山洞深遠莫窮洞中流泉入于西溪山下諸夷曰阿盧

部又有吉輪山在東南五里 臨光山在西十里與阿盧山

相接

巴盤江 在州西北百里一名潘江亦作半江自激江府流

入又東至師宗界而入曲靖府羅平州境又有盤江在治西

五十里自臨安府阿迷州流經彌勒界復東北流經州西至

師宗而合于巴盤江

西溪 在州西志云師宗諸水多伏流于地至阿盧山洞始

五之三 山川

雷

出而為溪流經城西環抱城南與東溪合下流入于矣那池

矣那池 在州西南一名龍甸海亦謂之乾海週三十餘里

半跨彌勒之界有二源一出阿盧山麓石竅一出彌勒吉雙

綿南流入盤江中有小山宏治十二年李韶言州南有乾海

復有平壤一帶有水利可開屯田是也

師宗縣

恩容山 治北五里三峯峭拔 鎖几門山在治北十二里

二峯高聳經行其間如門扇然志云西南七十里有龜山亦

高峻西去府城七十里為夷獯之藪萬歷四十八年築土城

於此周一里有奇謂之督捕城府通判駐守其地

英武山 治東八十里峯巒峭拔高可千仞洪武中設英武

驛于縣山下饒盜賊及虎行人稀濶驛遂廢 緣德山在治

東百二十里孤峯秀削一名六德山有大經廢驛址在山下

地名呵文不多暴客

馬者管 治東二百四十里山高峻又州東三百里有高

來山高三百仞志云高來山西南三十里即馬者龍山

巴盤江 在治西北五十里自州境流至此又東北入曲靖

府羅平州界又治西二十餘里有盤江亦自州境流入而合

五之二

山川

真

七

于巴盤江志云近治有大河口蓋盤江經此迴曲而為大河也

彌勒縣

卜龍山 治南五里舊部籠奇千戶所置于此登嶂重巒環

遶州治又阿微山在西十里舊阿欲部千戶所治也阿爾重

疊下有溫泉其山綿亘七十餘里東接北傾山 北傾山在

北三十里阿欲鄉中高五千餘仞中連阿欲構甸二山

盤江山 治東南百里有東西兩山對峙盤江流其中東抵

師宗縣南抵阿迷州中有石竅深廣丈餘濁水湧出注于盤

江

盤江 在治東南自臨安府阿迷州流入境又東北入州界

八甸溪 在治北其源有三一出舊村一出阿欲山一出北

傾山至治東而合流南入盤江或謂之巴甸江治前有橋曰

玉津橋跨溪上長五丈濶七尺

十八寨 在治西南有十八寨山山箐連屬其中夷種最繁

蓋盜藪也皆東五里有白馬河 新哨在治西南自阿迷州

之彭堡達于新哨乃至縣治又北出板橋接雲南府宜良縣

界

五之二

山川

真

七

曲部山 在維摩西中峯高竦下有泉流為溪經州南數里

入于石寶今州下有曲部驛 萬年龍山在東北百里有泉

流入廣南府界又寶甯山下亦有泉流入于寶甯溪

小維摩山 維摩東北八十里高可千仞又有大維摩山在

東南二百里高出眾山之上昔時土官皆居此 阿母山在

東南九十里高千餘仞下有阿母驛又東七十里為維摩驛

又折角山在東南一百五十里下有泉流為折角溪 龍定

山在東南三百餘里有五峯兀立

寶甯溪 在東北一百二十里出寶甯山南流合萬年龍溪

及折角溪之水流入廣南府界匯于右江

明馮時可滇行紀畧

三月十七日至蘭谿邑令劉宇烈來會余問蜀道渠言古棧道如坦塗鳥聲泉聲花香甚可娛人何愁攀援三峽差險然當二三四月七八九月皆安流惟多集長年以人力勝水力則馮夷陽侯何必為梗

廿八日至豫章憲副任時芳來訪言由滇入蜀道甚便從瀘州至內江僅二百里中有玉蟾寺天下絕境嘉定凌雲亦復不惡公足跡遍天下然未涉蜀道如讀佛經未嘗閱華嚴何

滇纂五之二

山川

雲

十七

能盡佛道

廿九日少司馬衛淇竹至舟言蜀道之難生平往來仕途八經三峽孰悉險阻蜀船取輕不能多載其板甚薄須齊力急濟縱有險處一鼓已過陽侯無能為也然五月以後誰敢犯

峽

四月初十日抵安莊州守萬象請觀雙明洞去城可二里其岩石高數十丈如奇雲怪虬相垂相角洞中如殿閣仰望香然左右兩岩若雙闕然故名雙明各有飛梁展轉相通水自岩底流出清瀾綠波大有勝致白蕩間岩洞不能過也

十一日發安莊過疊水巖水從兩崖間下闊十餘丈上若白

練空懸下若白雲倒飛其聲殷殷如雷上下皆有清潭碧玉

黛綠相映宇內瀑布以此為第一次則廬山三疊

十二日遊碧雲洞石乳若蓮花倒垂折而右稍晦命人扶曳

而進忽見天窗陽光迸射諸態互呈洞高數仞內起三峰下

有獅象龍蛇最為逼真仙佛胡人則影有耳此洞甲于黔中

雙明華蓋猶當遜武

曲靖亦要地然方滇中諸郡獨貧以有市場人烟不主蕭瑟

士女亦稱妍治

滇纂五之二

山川

雲

廿二日行百里至滇省山川開遠土地廣平城郭壯麗街衢

整潔士女粧束言語皆如金陵其氣候不寒不煖裘葛可無

備惟風最多皆西南風舊志雨師好黔風伯好滇

滇地雖平實高於黔日晷亦與中原不同日減二二刻夜增

二二刻四季如春日炙如初夏稍陰如早秋一雨遂加深秋

夜卧必擁綿各郡皆然惟永昌臨安夏間差熱耳無日無風

春尤顛狂凡風皆西南若東南風即媒雨

午日觀溫泉出門可十餘里其泉在平地用修諸若嘗浴于

此

碧玉泉相近有曹溪寺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午酉三時水必漲滿其餘半涸貴州省有泉一日五十盈五十涸人稱聖泉安甯城北有虎邱亦美勝用修未嘗至姑蘇虎邱時游此以奇想

五月七日飯響水關至捨資驛一路皆高岡上下數千百折箐林幽窈大有黔巫意八日行四十五里至石劍鋪置頓又四十里抵楚雄府是郡寄山麓望如村落城內民居不甚殷富是日風甚大滇中無日無風故人面多黑十日出門過金蟾寺上有九曲水頗具勝致

滇纂五之二

山川

辛

十四日過白崖石崖斬絕其色如雪上定西嶺最高峻有削壁懸空上鐫天柱二字然此可稱雲屏不足稱天柱也城外石馬井水無異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龍特此中人不善焙製耳徽州松蘿茶舊亦無聞偶虎邱有一僧往松蘿菴如虎邱法焙製遂見嗜于天下恨此泉不逢陸鴻漸此茶不逢虎邱僧也

滇中多風至大理風嘗寂寂蓋滇風當來自西此城正當點蒼西墮風為所扞耳獨雲氣無論陰晴常冒山頂晴則雲明雨則雲晦雲所不到翠色殊常

仲夏廿七日游崇聖寺出北門二里許寺前平遠下臨洱水古杉圍繞青蒼千霄中有三浮屠大者高三百餘丈其二差小諸別院甚多出門見前山環抱丹翠相錯大有勝致但以不得登蒼山巔為歉巔高六十里有白雲擁護白雪堆積行者恐迷且墜且無栖宿處有沈隱士曾一登言其勝甲寰區真神仙窟也

滇南最為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霉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難圍雜

滇纂五之二

山川

壬

七

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獨離家太遠家書萬金如異域然然居其地者必不捨此而他慕矣

國朝陳鼎雲南紀游

平彝縣本衛地明崇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兩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戶其中勝景凡洞俱有皆碧乳融成石鱗水氣所結如雨廣之神仙

閩中之玉華廬洲之崔仙湖廣之梵陽與碧雲半相類出清
溪後戶即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皆如中
原垣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傾客耳
交水即新霑益州舊治去交水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山之
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

馬龍州有義象塚明天啟間水西安氏叛率眾犯州滇省戒
嚴撫軍調陶士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澗中鼻吸泥
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噴泥水直抵城壘冠皆驚駭復捲一
賊擲空墜死陶有牙將乘勝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卷一

十七

毒弩而斃主人德之葬于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輟
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
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亮盟
南人於木密即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東坡有城即木密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
許有溫泉可澡

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濶數十里週百
餘里隔岸即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毒泉碣云此係毒水
飲者傷生楊林屬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關五十

五軍節揚升庵慎題詩處

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鷓鴣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
滇城止十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
目頓爽

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孫可望建宮
殿登極於上今則成瓦礫矣吳三桂邸在城西北隅今惟餘
池沼園亭之址在焉

螺峰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圓通寺頗多亭樹名人題句甚多
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綠陰交覆白雲瀾漫差足遊覽夏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卷一

十七

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崖陰危亭絕
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臺刻竹吟南
天秋日暝哀響合猿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
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至滇也

城南四十里即太華山高峻凌虛城西即碧鷄山相傳漢時
有鳳儀此王褒持節來祀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
金馬碧鷄坊在南關外乃百貨滙聚人烟輳集之所富庶有
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

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霖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
衝圯民居故範午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 國朝水
發屢壞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減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
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甯晉甯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
滇水

安甯州有溫水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
不假澆濯入水俱浮三有疥癬者一澡即痊

五之二 山川

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屬羅刹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
土來登點蒼山巔脚踏信宿今盤陀石尚在化其地結廬勒
券刻洱海石壁字跡宛然

蒼山峰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冥羣龍千百出沒黑池尤
猛烈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霹靂隨之

白崖在大理東南烟火萬家有高娘寺去彌渡三十里彌渡
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暖沃壤數萬頃

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耑闍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
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廻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

山也有十九峰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
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遍於巖谷
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即雲霧覆之至七八月雲霧收

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
多文石三塔寺后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地暖無冰霜溪

澗積雪厚數尺盛夏兒童碗盛賣之和以糖蚤可療饑渴
大理一名羊苴咩城狄青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遺金龍衣而

遁不知其終於大理也
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一祀司馬相如漢元封間遷

五之三 山川

奉使西征南峇理管昆明相如持節開越檣故皆立祠祀之
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

背曰萬歲之后勝吾者過之萬歲踏其神神跡誌曰史萬歲
不得仆吾神遂爲復立今在高娘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

間鄒應龍撫滇平鐵索等赤石崖羣盜今有戴德祠此葉倫
四遺愛也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遶林壑
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升庵
往來大理永昌間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自古通玄峰年

志其書藝文升庵就讀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
備登寫韻樓雞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察
雜染號擔當和尙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
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
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蓋時隔洱海百餘里
輒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
範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池金鵝昂首長鳴音
響清越黔國公楷書山海大觀四字石鑿成一字縱橫四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美

十七

丈四石列塔前如屏銅鐘重十萬斤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
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埽地並徑丈點
蒼石甬道傍紫刺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
上枝幹如檜栢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

宏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
王建寺前有楊升庵墓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
建今尙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
普皆最大爲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
庭自號青城道士灌縣人教授大理龍泉峰下有祭天臺相

傳諸葛武侯征南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雙
飛鳴而過公過歷榛莽得峭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
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尙存焉

無爲寺在蘭峰半巉巖峭壁行茂林數里西山豁然中開從
絕澗左折入寺有石樓寬三十丈摠衣登之洱海雪山近在
几席有香杪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
十餘樹喪亂時伐盡此僅存者

芒湧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天風海
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爲釋迦苦行地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老

草石皆作梅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有天生木橋其
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入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皆
大理古跡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麗皆有之不
止此靈鷲剎利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曾
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
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
行程曰巍峰曰鷄足山曰優波掬多曰室曰王舍城曰鷲峰
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也蓋當
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復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氏

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自古通載釋迦於靈鷲山說法華經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有耆闍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囉舍利塔見存與通紀西陽雜俎吳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即在滇南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百貨俱集結茹如閭閻文武官吏共出彈壓唐宋元明相沿不廢小街子逢二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

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堯

已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稱甚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嶽破房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燃燈入窗洞開燈影不掃也過下關橋必下蓋整冠否樹飛颺而去

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卽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語云兩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真有所好哉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刹容衆千餘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巔則坦如有水可種桑麻百萬頃也四十里至趙州由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皆上峻而下坦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于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更入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櫓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冬日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堯

沅江武定之間有魯魁山方千里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銀場在焉富甲於江浙

支殊寺方丈而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峰出天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卽望見大雪山

雞足山在賓川州泛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峰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秉釋迦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素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刹七十二所蘭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

緬迦葉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眾或數百家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僧多卷毛鈎鼻深目卽曩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粵所見乞食羅漢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十年不火

廣西府近安南有莫洽峰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勤之境惟三月三日起至四月三日止一月皎潔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雖十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間甚遙而風土則相近然肥瘠各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幸

異故貧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洞壑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欺岱眇岳天鐘黃雲紫絲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雲溪波塘荷澤菱溪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遍遊三郡邑車馬之資飲食之供皆各諸生傳奉諸生之家卽余遊客之郵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土儀之盛饒贖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誦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明徐宏祖麗江日記 崇禎己卯正月子由雞足山赴麗江土府木公生白之招于

二十六日抵麗江寓通事禾姓之小樓晨飯後通事父言公聞余至甚喜卽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山南下之支本卽請刺之冠也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由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幸

七

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過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際波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澗頗深而無滴漉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脚院其處居廬交集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中甸大道由橋南湖溪西上嶺者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躡嶺嶺其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寨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

附寺後木公懸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

揖俱姓和一王文著入都上疏會見陳之壽者介余入木公

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

坐在平板下此中極重禮也敘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

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

持者為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銀兩來餽下午

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

侑以盃銀盃二兩綠有餽八十品羅列甚通不能辨其孰

通雅 五之二

山川

卷三

為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還解脫

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銀易所侑綠縹紗去下午又命大把

事來求作其雲邁淡墨序

初三日余以敘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

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髮糖白糖

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採為諸奇點

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邁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即

令大把事傳示求為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甚

多既外落無片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畧為標正且言是書

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

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

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中甸觀所鑄三丈

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中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

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

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餽酒果有生

通雅 五之二

山川

卷三

雞犬如舊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顧

僕賦為臘雜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

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為黃

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為案乃麗江之首利即

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不及也寺門與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

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精潔皆他處所無正殿

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樓極其宏麗內置萬曆

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廡中兩廡之外南有圓

殿以茅為頂而中寶磚蓋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

中其像而無旁列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即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啟層窗閣前有樓三楹雕窗文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而不開其前即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幘頗饒烟霞之氣聞由此而上有拱壽臺獅子崖以迫於校警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為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數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獵

山川

齋

十七

獵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巖雪壁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許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至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為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書入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昧爽大把事齋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鎖以古磁盃薄銅鼎併芽茶為烹瀹之具備馬別而下

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洞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渡澗西北逾山為中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為崖脚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望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漾於天桃素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凄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邨廬間中洞無來尚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為園亭者今成廢壑

山川

壑

十七

矣又南二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流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即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邨落在西甚盛其南為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為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折為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折為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

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
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為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
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
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
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迴峙雄關於巽位眾大之中以小
者為主所以黃峯為木氏謂百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腋南上
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
前黃峯擁其後開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
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棍事持書筆一人荷酒獻肱衝雨而

漢書

五之二

山川

李

七

至以余尚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
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敘文併
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
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
第一人品為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為古今第一然其
人不易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尚有人
乎余謂人品甚難陳董芳躅後來亦未見其繼即有之豈羅
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儔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
同鄉人今以戊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

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
書為介故有是請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
繳冊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
以不貲蹈不測蓋亦其托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
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獵獮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
恐外鐵橋亦為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
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為之引滿焉是方極畏出豆每十二
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
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

漢書

五之二

山川

李

染痘者即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為斷其禁甚嚴九和者
鄰在文筆峰南山大脊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
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之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
歲戊寅尚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各宿新入者俱
出過公令第四者啟來候求肆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褥一
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為其四子較藝木家院然後
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
憩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

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
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
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萊之類第三年則停而
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 其地土人皆為廐斐國初漢人之
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為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
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來自漢至國民姓和
無他姓者其北即為古宗古宗之北即為吐蕃其習俗各異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雲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
郡乃聞雷以為異 麗郡北中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
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
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為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
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
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
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
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膝間是為土人送行之
地其北有塢東北關其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
為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為吳烈東山

滄桑 五之二



山川

卷

與翠屏象眠再來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
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
南即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溉田疇更廣出此塢東北逾
脊渡江即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
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圓岡之下經
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東
員岡者為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為木
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其東下者為邱塘關其東
北下者環轉而為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為一沿東山
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
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
為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
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闊平塢直北接
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卍虛窟
窪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
而東下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
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
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唧唧語余不之

滄桑 五之二



山川

卷

十七

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其敞前有大石獅四面墻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迤西重禮也大把事設二棹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階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

五之二

山川

丰

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儼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余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年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歛復有紅氈麗嶺之

惠二把事亦設席坐階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盪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徙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便餽味中有柔猪羴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猪乃五六觔小猪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羴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羴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羴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羴牛順甯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

五之二

山川

丰

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羴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卮岷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日味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卮塘關關內數家皆

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向踞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豎塔於上為麗東南第二重鎖鑰臨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峰共為特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即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門通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抵鶴慶

師範曰滇固山之苑而水即貫其中焉山有特立者有並峙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圭

者有相連數百里名雖異而實為一山者又或一山而中包數山一山而上起數山者詭誕不可名狀也水有數流而滙為一流一川而分為數川者有兩川勢敵合流數里而仍分二川者有性之勁弱不同色之清濁互異或絕流各出竟不相通者其詭誕亦不可名狀也蔡氏云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邱氏云山體陽而用陰用陰故靜而能深天下之幽奇險奧莫過于山水體陰而用陽用陽故動而多變天下之縱橫恣肆莫過于水滇之山層峰峻嶺滇之水飛瀑驚濤尤極幽奇險奧縱橫恣肆之態矣至老君乃南龍之祖金沙

實大江之源竟委尋端鑿鑿可考而于攻守利害助元和郡國志例間標一二覽者尚毋忽視哉丁卯大雪後一日北風甚劇缸面冰厚二寸許呵凍書此

本朝全祖望昆明池考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一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為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為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躋之後世為國王即以此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為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于是發使滇國滇王為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

滇纂 五之二 山川

圭

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既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昆明也時有西瀾河蠻東瀾河蠻通名昆彌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尚在其西南相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即以昆明名誤矣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于漢漢無故圖其地理而

伐之無是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
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
疑此久矣但未得其証以實之偶讀杜岐公通典曰西洱河
一名昆瀾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
昆瀾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
為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即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
穹縣罷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為巨浸水經注謂
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鑿南甯渡西洱河破
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

五之二

山川

滇

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思請降鮮于仲通李宓
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
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募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
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
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昔人有事于南中未有以
為戰地者而况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予又考唐雋州
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
竺道可通也天竺即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
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為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

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唯昆明異牟尋既取昆明遂食鹽池
徙洱河七種蠻吐蕃以兵八萬屯昆明爭之韋皋圍之不能
克則昆明之險可知也若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于姚窩虜
以鐵鉅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鉅夷城建
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漢史之譌
九徵戰勝于大理不應建柱于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遷
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岐公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
之答梁主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豈知夫西洱
河之本為昆明池也作昆明池考

五之一

山川

滇

按昆明在今永甯北麗江間... 為昆明軍至今
之昆明乃置于元前有昆州昆澤縣昆澤似因滇池然未聞
其為昆明池也予屢舉通典與萬香海言之得謝山是考而
益信○夷自名其種大曰昆小曰叟按昆夷已見周詩其後
孟津八國鬻濮已居其二王曰述矣西土之人是與巴庸俱
引人王畿矣有昆瀾川即有昆瀾池有昆瀾嶺今名瀾渡之
稱未審起自何代其西河曰昆澁江其東河曰昆雄江府志
州志蒙志無不皆然予以為雌雄之義毫無理解要必瀾西
瀾東之誤或昆瀾東江昆瀾西江後去瀾留昆不誤以昆

毘亦未可定然則瀾也毘也雄也東也雌也西也訛以音者
也毘也毘也訛以形者也由是以推密只當曰瀾止密底當
曰瀾底數千年蒙晦一旦豁然殆亦山川之靈有以默啓之
歟此與永昌之非金齒同關典要生斯土者尚無謂予爲不
經之談也庚午十月病起記

人物一冊全

趙州師 範蒞屏集

漢

晉

唐

宋

元

明

人物目錄

國朝 詞館 省元附

試差學差同考紀

選舉考

學校考

人物繫

趙州師 範蒞屏集

漢盛覽字長通樸榆人也學於司馬相如所著有賦心四卷嘗問相如以作賦相如答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舍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言賦同時有張叔者夫姿穎出過目成論俗不知書叔每疾之思襲其俗元狩間聞相如至若水造梁距樸榆二百餘里親負篋往從之受經歸以教鄉人

眞繫六之一

人物

魏叔通若水人也性至孝母好飲江水叔通日入江取水以給冬夏天爲出平石至江中人謂之孝子石見酈道元水經注許叔善兩人也章帝元和中入中國從師受五經歸教郡人尹珍字道直牂牁人桓帝時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爲學焉官至荊州刺史

樊習建甯郡人丞相亮平南中收其後傑爲官屬習官至領軍時朱提孟獲者亦以材見收用官至輔漢將軍

阿南者酋長曼阿奴之妻也夫爲漢將郭世忠所殺欲妻之贈

以衣飾阿南恐逼已給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一須作慕次祭故夫二須焚故夫衣易新衣三須令國人徧知禮嫁明自如其言聚人張松募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盛乃焚衣告曰妾忍以身事讐乎遂引刀自斷身赴火中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每歲以是日焚炬聚會以弔之後人名為星圓節

隋灑遺樸榆人也成帝咸和二年蜀賊李雄攻建甯時遺為秀才起義攻雄大破之雄遁走

謝恕字茂理牂牁母歛太咸和八年甯州為李雄所破南中盡

為雄有惟恕保郡獨為晉官至撫夷中郎將甯州刺史

傅寶字紀圖平夷人仕為尚書郎長安令時號南州人傑

唐段赤城樸榆人有膽畧勇於為義蒙詔時龍尾關外有大蟒吞陷人畜眾苦之赤城披甲持雙刀赴蟒蟒吞之刃出於背蟒亦死土人剖蟒腹出赤城骨葬之建塔冢上煨蟒骨以聖塔

楊興永昌人蒙氏時為布燮天寶八載率所部入附天子下璽書褒美旌其門子孫世為永昌酋長

張志誠善闡人憲宗元和中游成都學書得二王帖寶惜之日

師數過及歸從學書者甚眾

王仁求安甯人為河東州刺史教民以生聚阜財之道賦役均平恩義兼濟人心咸服夷風丕變子善寶以雲麾將軍持節河

東諸軍事亦有治蹟
閉冊居集者瘡益州烏蠻也精卜筮之學其法用細竹四十九枚以代書草或以雞骨為之占算如神夷中稱為筮師

阿呵者馬龍州人納垢酋之後也棄官職隱山谷中撰藥字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每字千八百四十有奇名曰臆書舉人至

吟習之為書祖云
楊奇鯤樸榆人也讀書貫眾百家尤長聲詩唐詩載其一首云

風裏浪花吹及柳雨中嵐影洗還青
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
時枕上聽

慈善者唐鄧琰詔妻也開元中南詔既強有併吞五詔之心六月二十五日星回節南詔召五詔燕會慈善逆知其謀止夫無

往夫曰勢不可已婦乃作鐵釧約其臂而去既而南詔果焚五詔皆為灰燼伴曰五詔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

善與夫屍而去南詔聞其哲欲娶之慈善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之三月食盡乃盛衣粧西向自縛於座竟以餓死臨卒曰吾

往訴夫冤於上帝南詔聞之悔曰悞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

德源城

大和段宗勝南詔臣也師于國王伐緬緬求救於南詔遣宗勝將兵救之時詔老子世隆幼權臣楊苴顯熾盛宗勝恐其篡奪乃請曰今臣救緬若權不重天不用命必專生殺方可許之遂出令限七日濟軍於何尾惟統矢遠限遂斬其將乃苴顯手也既入緬得勝獲師子國旗藏蓋鼓兵仗而還緬王酬以金寶不取取佛舍利至騰越聞詔率苴顯果篡立宗勝與苴顯書云王崩子幼聞公攝位國家之福也曩承詔旨率師救緬師子國不戰而潰緬王酬我佛舍利令凱還倘率國中多人迎舍利境上榮

滇纂

六之一



人物

四

甚直顯得書率國中耆艾服龍衣手執金爐盛陳儀衛至義修相見宗勝云先拜舍利直顯下拜宗勝斬之歸求世隆立焉

宋高量成段氏相也避位不往築城於威楚之德江村優恤孤寡教誨子弟風俗翕然丕變稱為夷中君子

李紫琮大理人以其圭段和譽命為進奉使入貢於宋過湖南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邵州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叩首

元高泰祥者南詔段氏相也世祖率眾二十萬來攻泰祥以死拒戰眾寡不敵走姚州募兵勤王復戰兵敗被虜世祖訊之不

屈欲官之嫖罵不受斬於五華樓下臨刑曰段運不問天使其然為臣死國職也吾事畢矣時烈日當午雷電大作風沙愁慘視者萬人莫不洒泣无半日忠臣也命收葬之

陳惠亦段氏臣西川明玉珍紅巾攻善闡梁王奔威楚總管段功救之與紅巾戰間得玉珍母書語子成功乃返功更其詞募軍中無不敬持書者惠願往功難之惠曰以吾一命救萬人當不負但老母無養耳功自迎爾母宮吾宮膳吾膳爾無顧也惠遂持書往玉珍得書默然揮毫出飯惠詣功言狀功下令曰紅巾冷夜必回使人偵之果然迨至七星關大破之欲官惠惠不受

滇纂

六之二



人物

五

王昇字彥高昆明人資稟聰敏官至宣慰副使以文章政事名於南詔中州文士宦滇者咸與交遊焉同里張景雲亦以理學文章顯景雲字天祥官登仕郎

楊昇太和人性質超邁儒吏無不通至正中以討明玉珍功官拜本路同知卒于寶為姚安路判官從征克蔚州曹州遷大理路至正中梁王段氏構兵寶曰兩兵相鬪民有供餉鋒鏑之苦極力解和土人深感其德

董文彥通海人任威楚路知事中慶路鎮將敗孤叛引兵攻威

楚管束皆走文彥獨不夫賊欲降之文彥怒曰汝食君之祿不思報恩逆天殄民滅綱常恨不能殺汝乃從汝反耶賊怒柱枯之文彥馬不絕口截其耳使陷焉文彥嚼血噴賊遂遇害明年敗狐伏誅事聞賜諡莊愍官其子特中為祿豐主簿

楊淵海南詔臣事段功功有寵於梁王淵海出語人曰吾主與我無生還日矣人性之曰主自怙寵於君何預淵海曰豈有食人之食而不同其難者明年功果為梁王所害淵海死之

楊惠楚雄人父蚤喪事母劉氏盡孝母遭疾幾危惠不櫛髮不解帶者月餘禱神求以身代劉氏夜夢神告之曰爾壽當終為

續纂六之二

人物

本

爾子孝誠所感今特延之次日果瘳壽至八十五卒惠負土營墳廬於傍者三年哀毀喪明有司以聞旌其門闕其徭役同時昆明則楊立義臨安則張友直董茂春河陽則段文瑞姚州則趙和皆以至孝者稱朝廷旌之

麥宗者通安州廛些人也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益中水飲之遂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有一鴉從南來哀鳴甚急羣鴉從之宗曰此雄鴉為白沙里人所弋迹之果然長而百蠻諸夷之書無不通曉善闡國稱為異人焉

楊保揚名太和人皆段氏臣洪武十五年明兵入大理保遺第

名往探緩急約以翌日出為期名過期不至有頃聞國破遂自縊死名至亦解馬並自縊國以儀之洽葬於宏圭山

阿禮者梁王女也梁為紅巾所攻平章段功救之梁王德功以女妻焉既頗猜忍欲鴆之禮知其謀以告功不信遂遇害禮悲憤作詩自悼不食而死時功故堯奴方切聞變手繡一旗為志誓復父讐及嫁以毋其第贖

明張孝先瀾賊也初名虎兒洪武間方廿歲隨父出遊父偶為虎所獲孝先皇遽間救父所佩刃漸流腰應手而斃父得生

還入城異之當時稱為孝童

續纂六之一

人物

七

世

寸高永冒父有至性自少至壯動無違禮開館教里中子弟從者如雲洪熙中舉懷才抱德科辭不就徵宜宗即位下詔求直清高陳首務入策士曰正心術則天道應三曰重經筵則宗社福三曰開言路則聞見定四曰用賢才則政治美五曰總大綱則庶務舉六曰汰冗兵則軍儲足七曰重守令則邦本甯八曰崇節儉則財用足上嘉納詔所司強起之至中道卒所著有橫峯樵唱

李和昆明人少不羈有智畧正統間舉孝廉為監察御史按遼東崩土木之變純回胡虜以我兵勤王而西必出吾不意乃選

精銳八百分布要衝虜巢以五萬騎直趨遼東未至二十里純
設兩伏待半入舉火擊之虜騎中斷斬馘無算自是不敢復窺
東陲後巡撫榆林大虜靡境純微服潛行賊中盡得其虛實部
署諸將擊其不備大破之虜遠遁去卒於官

段子澄太和人為諸生時即以志操自厲鄰女私奔却之不內
路得遺金求還其主及入試試官得其卷委有神人薦之遂舉
天順壬午鄉試第一仕至別駕鬱鬱不自得竟謝病去居鄉以
盛德雅量見推里閭謂大邱彥方之亞也

楊清字應宵安甯之石涼人也幼穎悟絕倫一覽成誦八歲
以神童入翰林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十四舉於鄉成進士歷

事四朝出將入相經畧固原以五千大破虜數萬總督三邊營

人物

六之一

世

河套奪邊城增花馬池邊境肅靖其用兵如神算無遺策臨機
應變動合事宜再入內閣與張永共誅逆瑾反為安宗社賴之
官至少師大學士卒諡文襄

趙弼字廷直太和人舉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太僕丞清介恬退
始終一揆僚友有馳競者恥之不與言罷官里居躬耕南畝與
農夫耦耒然自足若未嘗顯者同榜姚祥來為監司過其廬弼
迺芸田投未見之詞色無作祥問生事何襄答曰差勝諸生時

矣遺之金不受祥歎息而去

楊淵字存誠太和人博學多聞隱居不仕孝友好施家貧盡以
寺人自甘粗糲庭前桂樹扶疎蟠蹙巢居其上命曰桂樓讀書
不輟一日視水枯欲取之顧視則水溢矣自是遂通靈後入
雞足栖巖穴中八十餘卒卒之日交遊盡見其至家為別又有
人於安甯道相遇之疑其仙去也所著有桂樓集篆隸宗源行

張志清字進之永昌人天性聰哲六藝咸通登成化甲辰進士
為選部郎用賢拔滯門無私謁歷戶部侍郎謝病歸功業風

人物

六之一

世

張璵字廷璧平夷人成化三年進士為重慶守治行為天下第
一宏治初南贛閩廣夷寇為亂以璵備兵江在既至治城池積

糧操練士卒修器械設防禦地方賴以無虞尋以事去羣盜復
起詔復在璵賊聞其至悉解散餘復謝病歸家四壁立璵有
吏才通達治體盤錯立解所至有神明聲然以剛直不阿未究
其用也

楊南金字本重鄧川人宏治己未進士為太和令有三不動之

謫歸刁詐膏不動財利感不動權豪撓不動也擢監察御史時
逆瑾威震中外都御史其黨也凌辱屬官南金不爲屈一日叱
欲縛之南金解冠帶曰不作此官便了豈可屈於權奸乎即日
出都行二百里瑾使人捕不及除其名於嘉靖初起楚臬尋謝
病歸性嚴重不苟言笑至於扶良善卹孀寡竭力爲之八十餘
卒祠於鄉

雷應龍字孟升蒙化人正德甲戌進士爲莆田令有古循吏風
所建立皆愜民心巨瑞道人督方物其橫應龍械繫之擢御史
伉直敢言嘉靖初因災異上六事曰務實學親大臣放宮人去

循吏 六之二

人物

七

無益正禮教改編發有罪論均賦役止嘉納之有中貴營乞織
造得請應龍手疏極論之不報悲憤成疾卒中外莫不嗟悼
張西銘字希載甯州人母夢黃鶴入帳而生年十三五經皆成
誦舉進士爲金谿令先教後刑民相戒無敢犯法者縣有虎暴
西銘爲文禱於神虎遁去蝗傷稼亦隨禱而滅拜監察御史按
遼東繕城塹閱軍實劾邊將失律者邊境以甯平生博雅修潔
爲政識大體不爲苛察卒之日朔野皆悼惜云

趙德宏字有容鶴慶人舉孝廉孝友謙恭人無間言父在京病
劇宏爲嘗糞及卒哀毀骨立假貸營窆徒跣偕傭人肩輿以歸

廬墓三年歎有白犬朝夕相伴小鳥巢於塋樹呼即啄食知府
唐標親至其所噫之獄贈有加出判順慶知潼川咸有異政撫
麗江夷土舍高鵬餽金八百宏立卻之里居環堵蕭然當事榜
其門曰孝廉

楊元字務本永昌人潛心理學沈默靜坐頓悟邵子先天數學
人有叩者應驗如響爲諸生遊太學歸隱居不仕從學者甚衆
常道重其爲人時有饋遺悉辭不受強之則封識以待其去在
還焉所著有納甲圖九圭數學基指南符世

楊全劍州人父繼宗爲注官部曲海嶼所殺全方在襁褓及長
知父死非命矢志復讐乃拜海真夫婦爲父母一日治酒邀真
酒醉拔刀殺之士官聞欲甘心焉全奮麗江爲麗江奏他事連
士官得請士官死於獄全曰吾事畢矣遂入山窮困以死

循吏 六之二

人物

七

楊士雲字從龍亦號九龍山人正德丁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授給事中以養母乞歸不復出嘉靖初詔強起之補宮寮辭
疾不就人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居里二十餘年
郡縣罕見面鄉人不知婚娶喪葬之禮士雲條析教誘令易奢
爲儉通國化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又精風角每中夜步觀星
緯或喜或歎不以語人所著有皇極天文律呂諸書

經綸字肫夫臨安人天資純朴不妄言里中稱為篤行君子嘗市一婢察其言貌頗異問之曰父為百戶立功貧迫至此遂養為已女厚嫁之舉孝廉為出禁令以計擒劇賊黑龍黑象黑虎等開溝繕城百姓利之跡其生平志操無愧於前哲云

張含字愈光志純子也舉於鄉不仕遊梁楚間善為詩李獻吉何仲默咸亟稱之里居時成都楊修撰慎簡成金蘭意不可一世而獨與含友善信和不絕手為點定其詩有馬山集行世時太和布衣董難者字西羽亦以詩名從修遊寓蕩山樓轉轉注古音義樂仕進以終其身

孫繼魯字道夫進士仕至都御史慷慨有大節秉正嫉邪不阿權貴守衛輝以逆聞入逮詔獄民遮道號哭臥轍下死者十餘人調淮安有羨銀萬金例為督撫及守用者繼魯分毫取督撫欲取之亦不與也歷官至都御史撫山西竟以愆直為輔臣中傷下獄死死之日所治民聚于百於京師巷哭之長安為之罷市隆慶初加贈祭諡清愍

李資坤字伯生昆陽人也幼以孝友端謹聞舉孝廉歷官郡守所至咸有異績肅皇帝考廉吏為天下第一居家置義塾教子弟不詣公府性剛介寡合而好古信義老而彌篤積書數萬卷

研讀詩曰自稱一靈若

李元陽字在甫大和人少夢神人投錦三天令吞燒藥詞藻奇麗舉進士選授庶吉士以議禮不合請分宜命有異政拜監察御史侃侃敢言獨立不阿當事者銜之會扈駕至荊州荊州守缺即推元陽無何竟罷之元陽收儲有奇節文章德行皆為中外崇重家若草草為善惟恐不及兩修郡乘卓然成一家言年八十餘卒元陽為御史時按湖廣吏望風解船綬去遇文人舉士雖布衣輒抗禮後陞理高壽至風裁尤峻捕境內豪強一掃而空

郭文宇字仲炳昆山人家貧以詩自娛常往來滇海間自號舟屋楊慎稱其行旅詞云金馬何直徒交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未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太華寺一嶺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詞人咸為閣筆有舟屋集時同邑李尚文者亦布衣有詩名遊避公卿間及楊林蘭茂安甯張維皆以文章行誼為鄉里崇尚絕意仕進模楷後學時人為之語曰楊林有蘭安甯有張而太和段錦文金蘭湯琮曲靖項瑄柴宗儒鶴慶奚謙姚安李樞先後隱居不仕咸有時稱琮題鵝鴨詩云翠閣香閣帶綠陰忽聞靈舌轉嬌首總將懷袖溫

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誤矜誇休羨賦辭深隴
山煙雨春雛小莫遺虞羅著意尋當時自為湯鷓鴣又有明經
陶甯者字敏遠亦永昌人有詩云杜宇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
惜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春愁一守深又題菜燈有云草
堂照破壘鹽華屋燒殘肉食心惜其全集不傳張志純南園
續錄又載一塾師送客詩云紛紛車馬駐江干布襪青鞋我獨
難惟有相思心一片隨君千里到長安山行云山勢似墮不墮
冰聲欲停未停行過小橋回首天然一幅丹青如此類甚多而
識字尤博乃姓名湮沒無聞可惜也

嚴清昆明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清介秋毫無取月俸衣食
之外以贍親故布袍蔬食終其身萬歷初為吏部尚書裁汰冗
俸振拔寒餒中外仕路為之一清無何致政歸家居室廬仍諸
生之舊當事者欲為更新力辭不可杜門却軌卒世無所遺請
論者謂楊文襄之後一人云

楊雨太和人郡吏也有志節不與胥曹偶人餽之問所從來出
借貸則不受曰已有之則受之入久而知其廉也皆給曰
貸槩不受也兩方正倅直有冤事必力爭於庭守怒管之起而
復爭初疑其有私既知無他亦時時嘉納之一時無冤民云冬

月其韓無襪藉之以草後滿徑入雞足山郡守聞諸當事者往
物色之不得也

趙愷尋甸人性行誠朴為鄉人所重嘉靖六年餘賊攻城愷首
率眾拒敵勢不支為所執以刀加頸欲脇從之愷絕之曰待回
率家眷相從賊信釋之愷至家集眾於前曰今賊勢猖獗人民
殺戮殆盡吾惟有死而已我若死汝等舉火焚屋毋致我屍骸
暴露可也遂登樓自縊而死眾亦舉火闖家皆自焚惟幼男景
新年十三以他出得免時有祥生馮世傑火頭必沙者俱以抗
賊死

左正字龍圖號三鶴蒙化人士知府能文翰工詩畫有魏晉風
好尚高潔始辭印歸流官掌之

陳時雨太和人正統丁卯舉人官教授有詩名公十四歲上平
彝策王尚書驥大奇之次年舉于鄉
賈惟孝字若曾號東梅嵩明人真志稱其性孝友不求仕進博
學強記工詩文尤邃於醫
傅長弼字夢齋號西崖昆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吏科給事中
忠壯之曾祖也性篤孝以生母年老力辭歸養鄉里賢之歿後
入滇孝子祠

王廷表字民望號鈍菴阿迷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命勘甯夏台滋之獄不避權貴改四川僉事罷歸與楊升菴倡和著有鈍菴讀史及刪後詩集

胡廷祿號在軒雲南府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戶部郎中因講學在遷河南副使尋削籍與升菴禹山諸公唱和甚密

段承恩字德夫晉甯人嘉靖壬辰進士任工部都水主事擢御史按遼東順天值邊事告警士卒多悍繼輔貴倖專恣德夫能

銜制攝服尋出知張州府採辦廟材民不擾而事集後以疾致仕著述甚多夫著者世世流傳矣夫傳矣楊勳庵太史贈有

聯云三簡名巡督提申朝御史一時謝政便為陸地神仙當日之重內輕外可想見矣

繆宗周號祿溪通海人正德辛巳進士初任戶部主事嘉靖間議大禮受廷杖又爭留大臣謫鬱林州判父暱聞之曰大丈夫

事業當如此公益自勵後得召還歷官四川右布政遷浙江左布政所至有聲里居五十餘年清約如寒士

孟富字以安號漁溪昆山人以孝聞嘉靖間母亡父老遂不應制舉承顏之暇專力於學父歿廬墓著有漁溪集升菴為之點

定

唐鎬號池南晉甯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嚴明果決以忤權要歸

施昱字子貞雲南府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光祿寺少卿公官刑部員外時典試山東稱得聖陞本部郎中以議國戚張延齡

獄不稱旨落職起補貴州僉事威惠並行因勛處得當鈔賜銀幣尋以他事請官服除再補大名府陞湖廣僉事以擒巨寇功

賜綺幣晉官著有禮經疑問陶康字介夫南甯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九江知府所至有惠政卒於官崇禎吉安沅州名宦

張合字懋觀號貴所承昌人志清子含弟嘉靖壬辰進士歷官湖廣副使文行同父俱載行統志卒祀鄉賢江西按察僉事石

城許穀稱先生忠盡在朝事功在三藩勳名在彝鼎緒餘在文章所著有賁所詩文集

俞汝欽楚雄人嘉靖丙午舉人遺志稱其質性溫粹超然塵外居家不營產業惟以讀書明道自任會纂修郡志詩文尤為清

逸著有山齋集

范運吉字用修蒙化人嘉靖己酉舉人父先遠遊吉尋至襄陽得屍歸葬廬墓三年方完娶終身不仕志載孝義

定

唐堯官晉南人嘉靖辛酉解元屢上春官不第絕意仕進著有五龍山人集

孫繼先字志顯昆明人隆慶庚午舉人歷官承天府同知因事左遷荆王府長史其任江陵縣時招降賊屬三百人蒙賜金裘美遷石西州拓城堦并闢草萊生聚教訓在承天有築隄救荒之績

史旌賢字廷徵雲南縣人萬曆庚辰進士知內江縣有賢聲擢監察御史侍經筵歷七省副使致仕慎誌稱其著述甚富今所存者幾希矣

六之一
人物

表

何邦漸字北渠浪穹人思明子萬曆間由選貢歷官無爲下邳知州以賢能著邳人祀之歸里剛介端方人咸敬畏浪邑詩學實自公倡之

馬煜如字瓊叔保山人萬曆壬午舉人歷官兩淮運使先是公以兵部郎中出爲貴州安平道時值安奢一酋倡亂盤踞要害商旅不通會藩臬亦更調公慷慨出都朝列餞者皆言此行與虞詡之朝歌何異公曰食祿死事分也至黔卽單騎往諭樂帥撫綏備至奏罷其不便於民者黔中大定後制使抵黔拊其背曰公一人賢於十萬師矣論功遷官後卒於揚州

張聚奎字瑞星趙州人諸生好讀書負氣節州治有石青祠堪

與家謂有關州治風脈必封閉萬曆間中使楊榮開礦雲南遣其黨張文華至趙州聲勢橫暴士民競前拳毆之文華遁訴榮榮上聞遣緹緝械州守甘學書等聚奎直前曰毆文華者獨聚奎也遂並逮至京臺垣論救羣閣必欲寬之死獄繫三年會赦得出已復逮繫會再赦乃釋歸祠得永閉州人至今義之

閔繼迪字允修保山人萬曆乙酉舉人官吏部司務以子仲儼貴贈檢討賜諭祭公天性篤孝家法嚴正生平喜獎掖人不喜以缺漕徇賊犯郡城建議王勦旣而施甸民爲官所激變公以

六之一
人物

表

建議主撫當事者納其言事悉平鄉人立祠報德著有兩峯園秋興吳越遊草其次子仲侗貧千金隨侍遊覽到處父子唱和亦著有詩集聞姚徐詩源選閔氏之詩最多云

孫學詩楚雄人萬曆甲午科舉人歷官吏部員外曾著四民圖說進呈御覽上曰具見獻納之忠轉四川永甯監軍參議道倣金城屯田法省糧若干後以疾辭歸居鄉仁厚善古文詞上書法

楊忠亮字蓋卿石屏人萬曆丁酉舉人歷官固原同知掛冠歸優遊泉石以讀書吟咏自適著有素盞草山房漫言等集

葛仲選字澹齊河西人萬曆庚子舉人歷官苑馬寺卿博極羣書精於易象尤留意律呂心解神悟著太律十卷焦學士茲稱其得千古不傳之秘初知嘉魚縣識金文毅聲於童子試中引入署教之盡傳所學文毅之序次律曰吾師之學聲不能窺其萬一亦可謂心悅誠服矣

王來儀字仲威昆明人萬曆庚子舉人任吳縣教諭歷官應州知州性耿介與上官不合歸甲申聞變門人王錫裘督師赴難儀涕泣相對勉以忠孝可流寇入滇罵賊而死

王元翰字伯舉號聚洲甯州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料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詳本傳

傅宗龍字元憲號括蒼昆明人萬曆庚戌進士知巴縣行取浙江巡鹽御史巡按貴州征安酋有功晉太僕寺卿陞薊遼總督兵部侍郎轉戶部以諫忤旨罷職崇禎戊寅復起四川巡撫尋加兵部尚書又以言事下獄壬午總督陝西征流寇李自成屢破賊兵後軍潰被執賊擁至項城下逼使賺城公大呼曰我傳督也不幸被執速發礮擊賊遂遇害礮發賊退城得全事聞謚忠壯

王錫裘祿豐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府正詹吏部左侍郎

救下三次子告歸里沙僧之亂起義討賊被執不屈死之子開詳本傳

楊繩武字念爾彌勒人偉貌洪聲兼資文武登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常授監察御史巡鹽河東浚鹽池完逋課歲饑設粥濟民至活甚眾妖賊以白蓮教聚眾捕獲首惡其黨立解巡按河南土賊郭三海眾至數萬率兵擒之截殺流寇不敢犯境遂自河南回京條呈數事召對帝喜稱旨擢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駐遵化時流寇猖獗崇禎以勦賊任之晉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軍務賜姓方劍治兵有法汎地無虞復命旋京會關門告警廷推赴

援再令督師時病劇力盡至豐潤卒上聞震悼贈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兵部尚書予祭葬廕子世襲錦衣千戶楊公明史無傳曾高捷字雲馭賓川人崇禎庚辰進士歷官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嗜古好學歸林後讀書不輟精求性命之學尤樂善好施孫可望入滇抗節不屈死

楊永言初名瀾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崑山縣知縣嚴明有治聲國變後倡義弗克終于僧省志以為城破巷戰死今據顧備大集更正楊應科字時升號順菴劍川人萬曆癸酉舉人初任河南修武教諭陞湖廣湘潭縣令聘四川壬午科考試官以親老告休從

祀本州鄉賢

文祖堯字心傳號介石呈貢人天啟辛酉選貢操履嚴正敦崇實學初任四川名山縣訓導刊進修日程以古道訓士士習爲之丕變崇禎癸未晉江南太倉州學正首輯 覺宮整祭器修祀典刊儒學日程頒諸生俾日記善過月朔考其進退躬行以率之一時咸謂安定復生甲申國變後人情洶洶孺人郭氏倉卒偕女赴水死先生棄官從中峰寺蒼雪師遊僑寓壘陽庵服僧服以青鳥術自給妻亦無賢愚貴賤愈益敬愛周以粟帛吳浙獨行君子爭相延致歲餘講學後還鄉士大夫競爲詩歌送

漢書六之二

人物

華

行繪像作傳以誌思慕既聞先生道卒因就其所常居室爲位以哭顏曰思賢廬以祀之私謚貞介先生

何蔚文號穉元浪穹人鳴鳳第五子邦漸之孫志稱邑人能詩自邦漸始然邦漸以文名如法象論其最著者蔚文之詩殆較勝於邦漸云

李思揆號鶴胎南甯人吏部郎希揆弟布衣工文詞善草書流賊陷曲靖公不屈斷左右手絕復甦後以筆縛肘抄書六十萬餘言

陳佐才字翼叔蒙化人少儻不羈世亂習才技隸沐黔國標

下受弁職後乃隱居發憤尚學喜吟咏著有甯瘦居天叫集是

何庵等稿暮年鑿石爲棺作詩自挽云明末孤臣死不收節埋

在石中甘煉精魄雨泣風號常爲弔客遠近知交皆有和章名

石棺詩俱鐫棺上及死子孫遵遺囑卽瘞於內翼叔詩多血性

語不事推敲而自有遠韻深情如題 關帝廟壁云漢家無寸

土關帝廟常存試問何功德殺戮爲天尊曹瞞亦殺戮至今鬼

猶哭樂府云龍老有小龍鳳老有小鳳其對月飲云飲乾酒數

盃腹裏有明月小陽春云背時桃與李越分門繁華若是春來

到何顏又放花寶曆云我夢已驚醒又醒他人夢送遠曲云臨

漢書六之二 人物 華

欲別時不及問可過雲遮那座山呀可哀已

許鉉字國器石屏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時諫官詹

仰庇斃於廷杖人懼權璫莫敢近鉉伏其屍大哭聞之乃命

收葬出爲江西副使剛方自持與巡按不合遂致仕歸

包見捷字汝鈍建水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幼

穎異八歲能爲七言詩選庶常爲雋竑董其昌所推重改禮戶

兩科給事中時遣中貴分出採金權稅每中旨出輒力諫章凡

十餘上有云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

民民間搥擊入山者十二載虎兇出柙者半天下詞意激切上

震怒請貴州布政司都事癸丑召入爲戶部主事遷尙寶卿尋晉太僕寺卿公孰於憲典公卿輒就諮訪多所匡濟出爲江西巡撫戢宗人練軍實甄流品晉少宰之明年病卒贈工部尙書賜祭葬

楊向春號野巖雲南縣人初爲諸生習舉守業久之棄去隱深山中究邵子先天之學歷數十年盡悟其秘遂能前知後遍遊名勝遇名人授以易學歸著皇極經世心易發微格物篇

薛繼茂字懋敬永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少刻厲有大志由知縣歷官湖廣道御史慷慨言天下事不少隱諱初並封之議神宗

漢書 卷六十一

人物

三

謀於閣臣時王錫爵以爲可及旨出舉朝力爭歸咎錫爵惟繼茂疏最和平復上書相國事得寢又疏出滇臬李材於獄旋奉命巡按貴州請增解額五人繼爲怨者所中削籍歸後追錄忠直贈光祿少卿

楊棕朝字夢滄劍川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南禮科給事中有直聲疏參魏忠賢削籍歸後起吏科遷光祿寺卿

趙汝濂字敦夫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侃諤有大臣風其官考功時值京察總憲欲調某御史濂曰考察摘過不宜調無過之官及上疏趙文華在黜中家宰難之濂曰文華不黜則

無可黜之官矣其剛直不阿類如此致仕家居敦內行不置產業營一草庵匾曰覺真推所積俸與親族共之

楊春震武定府和曲人萬歷庚子舉人知湖廣夷陵州力鋤豪強風節凜然性孝友聞父病告歸侍藥累月衣不解帶守喪哀毀骨立不用浮屠士論重之又友愛庶母弟春霖春霽事庶母敬謹差祭以禮霖霽相繼卒震哀悼廢寢食霖霽辛氏守節遺一女震憐恤倍已出焉

楊祐武定人春震子以副榜官趙州學正端方清謹卓有長者風工古文詞博通典要淡志聲華孫可望據滇迫以官力拒不

漢書 卷六十一

人物

三

就士論重之

塗時相字揆字石屏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少卿閣臣張位薦其方正敏達其守大名府時置常平倉遍給牛種在任五年所轄州縣積粟至數十萬朝議推爲廉能第一神宗賜錫謝病家居後巡撫陳用賓以征伐議加稅充餉公上書力爭語甚激切天啟辛酉尙書御史等請以時相當平倉政績下直省爲郡縣式詔令頒行天下所著有仕學膚言養蒙圖說

陳鑑字虛白石屏人萬歷丁未進士歷官廣西左江道副使以廉正著見璫禍起致仕歸念環屏多賊土城難以捍禦慨捐資

金改建碑石後賊起攻城不克人賴以全康熙年間屏人建三賢祠祀之

吳宗堯字協卿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歷官馬湖同知補延平所至有聲終養歸嘗從湛甘泉蔣道林講學學者多師之輯郡乘二集

讀徹初字見曉後更蒼雪呈貢人俗姓趙童年隨父祝髮於昆明之妙湛寺性聰敏崇禎間飄然湖海因達吳門受一雨禪師衣鉢住中峯山講演諸經重興支公道場詩名籍甚與眉公充宰虞山梅村烟客友善皆謂慈恩皎然復生著有南來堂集

滇集 六之一

人物

義

普荷名通荷號擔當晉甯人唐氏子名泰號夫來秀冰張庚浦山畫徵錄云大來年十三補弟子員天啟中以明經入對大廷嘗執贄於董思白之門過會稽參雲門湛然禪師同演未幾聞中原亂遂薙髮從無住禪師受戒律結茅雞足山工詩有脩園集儒生時作檄蕪草則出世後詩也善畫取法於雲林其自題云大牛秋冬識我心清霜幾點是寒林荆關代降無蹤影幸有倪存空谷音又云老衲筆尖無墨水要從白處想鴻濛可以得其意矣又其自跋檄蕪草云前名普荷從戒師無住遵戒而不嗣法今名通荷從先師雲門嗣法而遵正眼且云有沙門而士

者洪覺範是也後世則湛然雲門和尚偈頌中有風雅遺意其皈依如此

法天字無極太和人感通寺僧也洪武初入朝獻龍女花一枝龍馬一匹平南賦一篇詩三首召對稱旨擇寺館之辭朝時御製詩送行復命朝臣高僧各次原韻以送之並命真師所住感通山寺賜世襲都綱

善堅字古旌昆明人成化簡落髮於五華寺隨尋師訪友足跡將遍天下自得西蜀無際祖師薪傳隨處開堂說法化導羣迷於金陵之牛首舒州之浮山兩次廢刹出力充多面復後黔國

滇集 六之一

人物

義

公沐氏建歸化寺請師開山相傳為肉身成道塔在法幢寺中著有山雲水石四卷已奏請入大藏經

淨倫字大魏昆明人落髮於太華山之佛巖寺天順癸丑往金陵牛首山承受古庭師之鉢遂到西蜀大興萬佛禪林有語錄詩集載在南藏

本哲字朗日甯甯人落髮於本縣之普照寺嘉靖間遍遊天下名山歷訪諸大知識曾與舒州浮山一切舉動皆肖古庭人皆謂師乃古庭師後身著有清心集

釋禪字本無昆明人祝髮於通海縣之秀山萬歷丁巳沐公增

題建鵝定山志檀寺延師開講深為請太內藏經蒙光宗物
允頒賜兼授紫衣并僧錄並善世之秩著有老子元覽楞嚴藏
法風集禪林佛事並詩文偈頌若干卷

大錯崇禎間祝髮鵝山每為人題書詩文皆落大錯和尚四字
曾修鵝山志或云即江南潤州人錢邦芭云

國朝王宏祚字懋自號思齋保山人由舉人歷官戶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後改兵部尚書以年老乞休疏再上得請居金陵數年卒
謚端簡著有頤庵詩文集是公故戶部郎中督餉大同會明
季國變恭值本朝定鼎擢為風道復留大同理餉再歲以才

能著名仍官戶部郎中是時天下初定置籍散失公精於典故
善強記戶部特疏委修賦役全書加大僕卿由是備叨恩遇

時滇南初平上籌滇十議疏會星變求直言上疏剴切事載通
志按公自筮仕至王師平滇離家已三十餘年間父母已卒
即疏乞假省墓康熙元年蒙賜諭祭聞之父老云公廬墓畢
將入京見時政尚壞便於民者悉為當路言除之是公之功業
在朝廷和惠在里閭猶有可感者

虞世瓔字虞山昆明人由薦辟授光祿寺督丞歷官通政司右
叅議工書法供奉內廷蒙眷顧康熙二十一年致仕歸年

八十六卒

高嶠號號雪君世襲姚安土同知博學能文著有妙香園草增
訂來氏易詁等首聲位裕彙編鵝山志暨理學西銘諸補述
數十種

趙士麟字麟伯號玉峯河陽人順治辛丑舉人康熙甲辰進士
授黃州推官時滇黔初平公到任撫綏緝捕不遺餘力會裁缺
補塔城縣知縣緝盜衛民有聲行取東部主事升右通政疏陳

臺灣請設一府兩縣一鎮永作外藩捍衛省沿海之戍卒
並入報可出撫浙江多善政其奏定治州營制元大裨海防調
江蘇巡撫擢刑部督捕侍郎改兵部侍郎晉吏部侍郎皆能職
卒祀浙江名宦

李毓奇字少穎鶴慶人歲貢志稱其事繼母以孝聞淹經史平
詞翰吳三桂聞其名下檄招致奇卻之遁跡山林著書自娛
藝敏趙州人少孤性篤孝逆藩重其名強之仕堅辭閉門著書
博綜古學事載通志

郭復號字子鴻趙州人諸生志稱其博學好古著有石頭吟梅
窗講易已呈入四庫館

彭印古字子心符號栖霞蒙化人諸生吳逆變裔以官不受隱遯

西山年三十二遽卒著有松溪詩集

徐崇岳字石公保山人康熙癸卯舉人公車未第遂樂志林泉

吳三桂聞其名強之仕不屈絕迹公門以詩文自娛嘗與修通

志所著有造適軒集

徐準慧字德操昆明人諸生性孝夙幼即能為詩古文詞尤精

左氏司馬之學旁及釋老神官山經地志國家典故無不博綜

唐贊年未二十足跡遍天下七斗後改名惠號南村終老於楚

張錦亮字寅務號退菴蒙化人錦亮子康熙己酉舉人吳逆迫

之往遁沐目山為僧華野返初服

滇系六之二

人物

三

廿

沈秉貞通海人康熙己酉舉人按志稱鶴雛弱冠登第性廉靜

孝友好古文辭公車養病黃鶴磯偶遇異人授以辟穀之術因

亂逃名築還鶴樓於秀山姑之其後同姓孫廷選奉召入京

賜予甚厚放還里

王佐才字伯英趙州人康熙壬子舉人吳三桂反裔以官不受

籍其家拘會城者年餘終不屈釋歸奉母讀書山中 王師復

滇授宜良教諭旋請終養服闋再補宜良致仕後年八十餘手

不釋卷謙謹如後進及卒士民呈請人祀鄉賢詳載通志孝義

傳

朱昂字子眉昆明人布衣工詩善山水著有借菴詩草三卷按

孫翁翁海光詩記昂本名源字禹源擔公外甥闔門三百餘日

俱遭寇難擔公因携至鷄山從學詩畫釋名把茅還俗名昂

錢熙貞字亮采號飛濤武定人康熙補行辛酉科舉人官兵部

郎中與熙裕別字冰齋齊名孫翁翁稱其詩如倩女隔花歌鬢

微篆又如迎風折柳不惹纖塵

段標麟南甯人康熙補行辛酉舉人歷官漢州知州有賢聲志

載麟幼為大掠貢能自識其鄉里逃歸苦志讀書過目輒記不

忘研精諸籍尤工三王書法著有蠡屋集曾知太湖署整江

滇系六之二

人物

三

廿

兩縣俱祀名宦

李發田字瀛仙河陽人康熙甲子舉人歷官湖南巡撫公鄉薦

時榜姓施任大理府教授以卓異陞靈壽縣旋擢御史疏增雲

南會試額澄清吏治游歷山東布政使改口北道進天津運司

授福建布政使所至有聲再遷湖南巡撫奏分湖南兩省鄉

試捐建貢院楚人至今祀之

許質求字燕公號秀山石屏人康熙乙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

講著有觀硯堂集 國朝滇人詞館者自公始居鄉以清節

著聞後詞亦多發科者

何其偉字石民號菴堂石屏人其僕弟康熙己卯舉人博學能文官浙江遂昌縣知縣治績著聞尋告養歸家居十餘載足不履公庭以讀書自怡宏獎後進與修省府兩志著有我堂詩古文集

段昕字浴川號皆山安甯人康熙庚辰進士歷官戶部主事著有皆山堂詩集二十卷弟曦丁丑進士歷官御史亦能詩兼著直聲

謝履忠字一侯昆明人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同第履厚以文名

真繁六之一

人物

事

廿一

徐翔鵬字雲客昆明人孫南村有贈徐雲客范弗如兩先生詩亟稱之今皆零落無存惟人傳誦范之東風有信春歸樹明月無家夜走天二句或又以此二句為明末郭璜作徐之墓在昆明西山題曰清詩人徐雲客之墓

南天章字漢雲昆明人康熙乙酉武舉歷官湖廣提督公子講武之暇留心文翰有祭征虜之風詩亦清婉可誦不愧滇中儒將云

何其傑字天成號六谷別號洞虛子石屏人檢討明父廩貢生至性孝友學問淵醇工詩文善蘇黃書法又多考歷名山大川

著有迤江圖說元師年滇道路考西藏指掌圖墨雨樓集

趙河字燕鄰通海人康熙辛酉舉人官廬山縣知縣先生為巨輿方伯季父巨輿諸昆皆從受業著有待焚草一卷互輿跋云季父純孝平生口不言阿堵物惟於書未嘗釋手過眼成誦所為文不一格率皆吐棄不猶人訓子姪讀書當領取神氣行文當抒寫性靈於詩初愛太白後乃心慕少陵宋代推子由聖俞斷句推臨川所為詩文夫都不存稿嘗謂古詩十九首尚不肯以姓字留人間後因城方請乃酌定此本在任未半載謝病歸居林十二年布衣蔬食萬卷一瓢陶然自足云

真繁六之二

人物

事

廿二

楊撫吉字有季太和人歲貢文號勿庵子有且詩一卷自為序言且自作之且自歌之且自聽之且不自知序作於康熙甲寅先生兩遭滇南變亂詩難顯言故其感時憂國之念皆託之詩歌經姪曾孫履寬巧胡羨門選評羨門謂為濃而不瘠合新於陳其五言佳處近陶的為可傳云

王思訓字疇五號永齋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博極羣書為名諸生數十年既館選聲逾高督學江西最得士心高安相國甚重之親製文為壽著有演乘二十五卷其詩古文詞尤為擅長賦體亦佳

孫鵬字圖南號南村昆明人康熙戊子舉人官泗水縣知縣南村負氣傲岸工詩古文宜輿方伯月槎持御皆極重之

楊師億字士介太和人暉吉姪諸生性純孝亦曠達不問家人有無下帷讀書恬然自得博極羣籍於經史及章亥皇極之學咸有著述

張漢字月槎號蟄存右屏人康熙癸巳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改授河南府知府乾隆初召試鴻博再授翰林院檢討改山陳道御史有直聲尋以疾辭歸

趙城字直與通海人康熙乙未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頗著賢聲

聲滇次之官豫者後惟周公於智足以相繼云

李根雲字仙蟠號亦人趙州人康熙戊戌進士歷官江西驛鹽道公任檢討及比部時屢與文衡及出守青徐二郡司離兩淮備兵賴饒調驛鹽道所至有聲七旬謝病後僑寓武昌內轉光祿卿辭不赴詩文子脫稿後不復取視浮湛江表者幾二十年凡五監秋聞昨舟泊南昌循卓之聲尚在人口望山相國香樹司寇皆交重之

蕭拔壁字象夫號一峯開化康熙庚子科舉人官內鄉縣知縣公九齡以神童補弟子真性好道長漸力學屢試鄉闈不售因

善騎射復入武闈又不售仍中文式雍正初以激江郡伯張元佐保薦得官始積善聞後丁艱歸里旋舉人以爲仙去云

羅鳳彩字苞儀號竹園石屏人雍正癸卯進士歷官宗人府丞公居諫垣每奏皆焚其草視學山左弊絕風清東人至今道豆之生平篤意躬行不立產異不尚文藻歸林四十餘年日以孝謹樸誠訓子孫以爲不愧萬石家風云

趙清字粹標趙州人雍正進士官教授著有龍溪草州中稗用多由其門生之瑞乾隆初進士未仕卒

陳綸號明齋昆明人雍正癸卯武舉歷官雲南永順昭通湖北

宜昌等鎮總兵所至皆有政聲

劉庶壇字杏友號計紅保山人雍正補行癸卯舉人著有味齋堂詩文全集事親以孝聞原籍福建上杭縣自祖廷標明末寓永昌別駕甲申國變後死流寇之難父某遂家焉仲弟庶壇子錯鑿均善屬詩文

張復字來軒雲南縣人雍正甲辰進士官主事謫官後尹文端公聘修黔粵通志起江西州牧旋以艱歸卒

王瑋字學山易門縣人雍正己酉選拔敦孝友樂施與易門初無汝紅其建祈豐祠以興織紡公倡之也晚精岐黃雖遠必赴

雖深被必至不以貧富異賞謂家人曰救疾如救火視人痛當如已痛至今鄉里稱之

許希孔字集成昆明人雍正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羅宗丞竹園先生嘗稱少空立朝恭謹遇事獨持大體明而能斷

惟章疏概不存稿有古大臣風
傅為訥字謹齋號巖溪建永火雍正癸丑進士歷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在朝遇事敢言風節著聞朝野咸欽重之如特疏

請賜前明殉難御史趙謙諡表章大節類如此
管顯宗若梁新興太康熙甲戌進士翰林院檢討歷官吏科給

事中心稱其好學博文充養縝密歸里後捐修 賢宮纂成州志

段如蕙字薰斯號丙齋河陽人康熙間貢生授安甯訓導屢以卓異歷陞長蘆鹽法道清釐虧帑數十萬金調河東運使旋擢

安徽按察使特加布政使銜辦理營田尋陞右通政後出管天津河道以勞瘁卒官

蘇霖泐字湛若趙州人康熙丙子舉人歷官兩淮鹽運使與海門侍御為從昆弟丙辰海門典試貴州公以遵義守作內監試

天才素警敏兼精吏治極為鄂文端公所知爾雅提引案發公

前後皆被罪惟公獨無染其清節可見一斑云
段如荀字薰斯號珍齋河陽人紳子如薰胞弟歲貢性孝謹尚廉介工詩文浸淫古藉段氏自正統求經籍於中國代有聞人蓋詩書之澤深矣

楊周冕字冠山號遜翁居士老號鐵臂翁趙州人乾隆丙辰舉

入官資陽縣知縣○遜翁天才敏捷博覽善談出口成章相傳其入簾分校時同官某偶云楊君言大而夸可面試吾輩一聯若不能屬對真拜倒矣公出一聯云十房分五經經經十目所視衆嘿然良久命自對之公應聲曰八家同一井井井井八

口之家其聰穎類如此
師問忠字恕先亦字裕亭趙州人乾隆辛酉亞元歷官長蘆石

碑場鹽大使○公少孤業耕讀讀輒易忘愈勤憤憤如故因泣泣已復讀讀罷又泣如是者以為常計無復之疏告神直陳

苦况忽夜夢一人提刀督胸取其心洗之而去遂驚醒由是慧悟鄉薦後先以丙戌大挑借補晉甯分訓凡經其指授者皆拔

高科躋仕途及司鹽務恤商惠善政良多其最著則抗樂亭令某指場籠地作官荒招奸民認墾致上游彌強項場官地幸

歸竈其曰天下事多被圓融壞却蓋會議時語也
流詩聖小傳

歸竈其曰天下事多被圓融壞却蓋會議時語也
流詩聖小傳

歸竈其曰天下事多被圓融壞却蓋會議時語也
流詩聖小傳

歸竈其曰天下事多被圓融壞却蓋會議時語也
流詩聖小傳

歸竈其曰天下事多被圓融壞却蓋會議時語也
流詩聖小傳

石華字天柱號丹崖趙州人丁卯科舉人四川納谿縣知縣○
公好時藝其滋務室稿坎已狩特在川日以實心行實政登經
各大憲褒獎三灘拯溺乃其一端也

蘇霖勃字海門號觀厓趙州人雍正癸卯進士由縣令卓異行
取府歷御史立朝有寒謬風視學山西甄拔寒酸且多知名士
告養歸惟敦本睦族是務爾臺聘主五華書院以經學訓士砥
節殫行痛絕請託奔競之習發南園侍御方從游公一見其文
印許以必為滇南生色知款之明良足多焉帝霖潤丁巳進士
由檢討出知衡水縣亦有循聲卒在任

夏詔新字紫泥號樂村姚州人雍正己酉選拔歷官四川瀘州

直隸州性孝友在蜀幾三十年所至以廉能著致仕歸財產與
兄弟共之優游林下十餘年其倡修 賢宮捐貲獨多躬親庀
材程工復遣子李大理購運熟石為廟中壯觀瞻祭器香燈
一時畢備捐置鄉會兩試卷金田嗣紳士議買裁缺府署改建
書院金無所出公獨力任之且以家藏十三經廿一史呈送書
院收貯嘉惠後學三姚無賢愚貴賤莫不佩其德行云
劉德字君顧號介亭永北人乾隆丁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
官山西布政使著有和鳴集滇志其在詞垣 奏減永北金課

疏則居官可知矣

周於智字明遠號愚溪順州人乾隆壬戌進士歷官河南開歸
道公在豫十四年隄防屹然民無水患後 歸儀封大工與
奉 特旨馳驛赴工仍補原官旋病卒事 聞 上為憫惜加
賞按察使銜勅驛護柩歸里公言以晰理事敢當機不為膠
擾亦不務鎮靜雖盛怒來翼有疾言倍色深謹密與人皆畏而
知敬所至有惠政如攝榷李饑民遮使者道乘食公至諭甫出
民謂小周老爺許我食必得食即散其篋信於民若此交如在
懷慶專新野李知媧冤獄及泊河諸要詳載周太守馬海山所

為傳

龔勃字遂可號學耕一號閻仙趙州人乾隆丙辰進士官侍講
學士著有依雲樓詩文集使蜀吟使晉紀程塞上吟梅花百詠
等集公甫逾強任即請養歸子錫瑞已酉拔貢負詩名卒年四
十九與公同
邵其德字學明號質堂保山人乾隆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
士改山西絳州知州調任保德謝病歸性純孝事嚴親能曲盡
子道友于最篤處族黨謙恭和易安貧守志誦讀不輟書法專
真右軍三迤人士得其片紙隻字珍若拱璧孫端人學使目為

國器曾命撰瀾滄江橋武侯聯捷筆書云山色藹鬚眉三代
來公獨抱大儒氣象孫遠應曰江光凝几席萬里外我猶瞻名
士風流至今猶傳誦人口後肄業五華書院受知尹文端公與
李鶴峰中丞齊名館選甫兩年以文端公薦即膺繁劇為政慈
惠既而因劾墨吏失上官意調簡歸里後兩袖清風與朋儕詩
酒往還自若不數年卒

錢士雲字沛先號龍池昆山人乾隆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
郎公以制藝名一時屢膺分校得士多老宿陳中丞步瀛其一
也孫名學彬庚戌館選

六之一

人物

墨

李因培字其材號鶴峯晉甯人乾隆乙丑進士幼有神童之目
其為諸生時肄業五華書院深受知於望山相國及文和相國
浦一田山長釋褐後選庶常授編修未幾 廷試翰詹 欽取
一等晉學士旋躋卿班膺 恩命典浙試視學山東浙江江蘇
等省所拔皆知名士士林悅服輿論翕然歷任湖北湖南福建
巡撫降四川按察使為人所構逮問 賜自盡 純廟恆惋惜
之子翊丁丑館選官編修翊癸卯解元己未館選授編修改御
史姓舟廣西布政使方伯幼孤公視之如其子然
王立憲字法之康熙丙子舉人任廣甯令華總理苛派免三供

役值水患鄰屬告饑大府檄立憲司賑因條陳救災策及興革
事宜皆中窾要廣邑故掘地為窖貯官穀派民守之壞則責以
償立憲亟請建倉格於例不允乃以諸寺之不載祀典者改貯
倉穀民累以除又嘗雪殺人冤獄瑜日正犯自首曰不忍令賢
君為我受劫也

世廟在潛邸奉使祭告

廬陵道由廣甯特書百里甘棠四字 賜之

劉彪字玉庵建外人天性孝友丁亥流寇破臨安其弟被掠彪
以身易弟歸養母流離蜀者數年及 主師平蜀彪率眾投

六之一

人物

墨

廿

誠以功授分巡遵義道修學憲士安民靖寇康熙戊申會裁缺
家居樂善好施吳逆叛欲餌以官堅拒之

袁銑字鍾南保山人廩生性方正窮年力學屢試鄉闈不售家
居教授求學者館莫能容生徒賴以成立者百餘人著有四書

旨繫十卷泰補綱鑑未終而卒方主政進聖誌墓稱為孝友天
篤沉酣經史樸貌坦衷雅俗推重學者以擬安定先生

李敬躋字翼茲號載庵馬龍人乾隆丁丑進士任將樂縣知縣
卒於官詳周立憲少廷尉所為傳

周樽字壽南號眉亭昆明人乾隆己卯舉人歷官安徽布政使

公事繼母至孝待諸昆弟友愛如知縣濟歷方面三薦撫篆率
皆推誠待人詳慎刑獄過事有不可者雖上官必爭屬吏有過
卽面斥聲色俱厲其人能改卽止踰時渾忘又力持廉隅故人
恒德之見人困苦推解不吝所至必培養士氣如守鎮江脩賢
晉書院籌備膏火秉臬甘肅增刻臬蘭肄業課編在皖復刻十
一經旁訓後學賴之

王綽號雪廬晉甯人乾隆己卯舉人官合水縣知縣工書善篆
隸尤精鐫刻印章有雪廬紅書爲人稱譽湖耕在合水多善政
以內艱歸後赴補客死人多惜之

六之一

人物

聖

廿一

李觀字文淵號仙舟又號大可山人昆明人乾隆庚辰武舉山
人早年負文學敏不捷棄就武仕途僅蹇因操白圭業家益落
乃賣藥昆明城南問疾不爲勢利不計貨好吟咏子聖城亦
中武科嘗從征緬甸官隱於德錢南園檀點齋首賞之

高鍾傑字汝興號蕪村昆明人乾隆乙酉選拔歷官福建按察
使加布政使銜負性倜儻天資警敏勿肄業五華書院與錢南
園齊名自服官湖北公安及沔陽監司所至有聲屢辦軍需悉
能綜理得宜臺灣林爽文倡亂由南昌太守特簡與泉永道
大兵絡繹涉洋督辦糧餉轉輸後大兵已撤餘黨未靖當路軍

其才 奏調臺灣道撫緝捕事事不遺餘力奉 旨加按察
使銜凡獲巨盜會同總憲審辦得實具 奏後卽行正法著爲
令旋晉閩臬仍留臺灣繼加布政使銜以母艱歸里病卒未竟
其用

唐文灼字見遠號葑洲晉甯人乾隆丙戌進士歷官孟津縣知
縣葑洲在五華有文名從學詩者甚多詩才清雋曾以秋海棠
開微雨後水芙蓉褪晚風前二句得名凡所著述已集成稿其
身後被族子某持去

彭翥字少鵬號南池蒙化人乾隆庚寅舉人歷官廣東同知曾
擒海洋巨盜著有海天吟詩集其生平學行詳載錢南園所爲
墓誌

六之一

人物

聖

錢澧字東注亦字約甫昆明縣人乾隆辛卯進士歷官通政司
副使湖南學政降補主事奉 特恩晉用員外旋擢湖廣道御
史 命在軍機處行走旋卒公性勁直遇事無所遜忌其風節
至今凜凜云
楊履寬字裕如號萊亭太和人乾隆甲午舉人博學強記著作
等身曾與彭南池接羅前輩遺詩丐胡美門選訂惜未經授梓
稿亦散失

施炯字葆光號竹田昆明人布衣工詩其七言酷摹西崑嘗有句云天街夜月重樓冷深巷秋風落葉多驚秋氣短將軍樹愛月情多姊妹花風雲高閣低河漢燈火秋窗見古今其題高峽云層層露檻都臨水葉葉風帆直到門皆麗而有骨

傅應台字晉三號符菴昆明人乾隆辛卯舉人選授永善縣教諭未到任卒符菴自目疾後不上春官少與南園侍御同為詩互相鼓勵南園嘗稱之

李國賓字用賓號觀亭昆明人由行伍歷官騰越鎮中軍守備出師四川達州奮勇殺賊陳七奉

滇紫六之一

人物

傳

旨賜葬祭 恩卹世襲騎尉第國章丁酉舉人有俊才官湖南卒于桑植縣任

趙興宗嶧峨縣人官湖州鎮總兵入授鑾儀衛正使就居委巷襟被蕭然以子應門年已逾七十步履甚健暇則攜一僮逍遙琳宮梵宇或野水叢蘆之際間學為小詩頗能道性情雖與之久處者亦忘其出自行伍也

馬長棟趙州人丙戌進士挑侍衛授四川都司調征金川隨溫將軍殉木果之難照例優恤廕一子為千總

蔡成貴富民縣人由行伍于烏蒙茶山間累積戰功官大理提督

公善養生卒與同甘苦而性儉素張東閣允隨制滇公入冕冠傲冠張公謂之曰老將軍此冠該換了公曰這帽兒曾經三次

面 聖 主于也看得過求大人將就罷張為之默然 劉君輔會澤縣人由行伍歷官湖廣提督石三保之變公先期得耗即帶兵星赴鎮算比至而鎮帥已于先一日失機公極力拒守辰州得以無恐花園亂圍之戰橫矛衝殺苗眾甚畏之終以失察降 級遂請病歸能作徑尺大字亦能詩子瑞由侍衛現任興義鎮總兵

李根長賓川州人由藍翎侍衛授安慶江防營守備自蓮放之

滇紫六之一

人物

傳

亂調赴河南勦賊特勇深入賊已披靡匪視主將受圍回騎救之馬蹶為所散事聞 詔護喪歸廕一子雲騎尉世襲

金元純趙州人廩生為文發抒性靈試輒冠軍學使謝于道稱之以為全滇冠冕聘術文時稱得士應貢而卒子涵雍正甲辰科舉人隱居教授孫德賓乾隆辛酉科舉人承祖父之後亦以訓課為業力敦孝友工詩以赴選改教歸卒于新鄭縣知與不知減為惋惜焉

熊維祥趙州人歲貢生好學攻詩文時康熙初年川中尚少餘科者公與饒公有廉教授生徒皆嚴正不苟饒公子源歲貢生

濬康熙辛卯科舉人公子煜康熙庚子科副榜煌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亮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壽乾隆甲子科解元子衡乾隆甲午科舉人曾孫祖成子青子嘉慶戊午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天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均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特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大羽馬元理劉太司馬裴梁太司空肯堂皆同為方慈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齒之嗣經方公密訪得實立將委員調回籍

滇黔六之一

人物

舉

廿

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素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龔仁趙州人歲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塞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

向學能詩能畫任姚安學訓導八十餘始卒第湘康熙庚子舉人嗣子枝挺歲貢生亦有文譽子枝郁庠生三十後即攜家遊游我幕遊自始歸歟觀北谷大心兩明經同為彌城耆碩云

李煜太和縣人乾隆辛酉拔貢性純孝居父母喪皆三年不入內人咸稱之可鍾璧嘉慶壬戌會魁由庶常改知從化縣鍾景嘉慶辛酉進士戶部山東河應補主事

尹均蒙自縣人乾隆甲戌進士由庶常改中書陸典籍公清修厚德為鄉里所矜式者三十餘年子壯圖丙戌進士由庶常官吏部歷陞閣學以奏名省虧缺被議尋純廟特賞給事中銜回

滇黔六之二

人物

舉

廿

籍養母胞姪英圖乾隆丁未進士由檢討官恩施縣白蓮教之役團練鄉勇歷著戰功賊呼為尹家兵咸避之現任施南府知府賞花翎孫珮蔡嘉慶乙丑進士分發吏部姪孫珮紳嘉慶

壬戌進士即用知縣公承祖父之基綿子孫之澤官京朝者凡五代滇中世族實推尹氏為首云

陳詔楚雄縣人乾隆庚午舉人由縣令歷任青州衛輝二府所至有循卓聲官知府時整躬率屬人以為不愧真太守云

陳文燦楚雄縣人乾隆癸酉科舉人官騰越州訓導緬甸之役以軍功保舉授穎上縣知縣未三年遽請養歸公器宇清深文

筆高羽豐大令錢南園侍御俱交口贊之王少司寇述菴亦曾錄其詩入湖海詩傳

楊亦斌昆明縣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歷官廣東巡撫入為吏部侍郎公器量宏偉講求經濟拔莖參知有芥子諸生後于讀卷日孟之前十本遂得殿選孫遂以公蔭知蒲州府和其衷之案獨無愧送 純皇帝葬之陞至新泉卒于任

陳時夏昆明縣人康熙丙戌科進士官江蘇巡撫 世宗時有田陳李鄂之稱謂田公及魏李公衛鄂公爾泰及公也

趙鑾晉甯州人嘉慶壬戌科進士由庶常改授即用知縣往山

東訪張淇洲太守卒于濟南郡齋負性清峻于詩文詞賦皆銳意獨往重友誼收族屬可以三旬九食亦可以一揮百金其妻弟徐君昭受才尤雋上初願國中丞極賞之未三十而卒晉甯又有後選貢時恒為郡三雲學士尚足詩文皆佳甫三十而卒

蘭措玉折矢此國寶每披遺跡不覺老淚橫流云

袁人龍趙州人乾隆丙辰戊午連中副車辛酉登正薦官永昌府教授胸懷坦易凡事皆在天而動絕無機心二次重遇鹿鳴卒時年已百歲子維清乾隆庚寅科舉人豐潤縣知縣維任歲

貞生

譚堯龍永北廳人由副指揮出判台州補永州升福州府同知公故舊家喜結納樂善好施而尤精于吏事其署永州守及攝醴陵令豪強屏迹士民感戴既升閩遠以失明歸人皆以宦而富公獨以宦而貧然聞其里居時猶修宗祠立家塾孜孜不倦云

谷際岐趙州人乾隆乙未科進士由檢討改御史轉給事中陝省軍務滇省鹽務所上封事俱已如議施行復以參奏蔡八隆補員外郎現升郎中性素清嚴正為詩間作松鶴圖孤翔高步龍甲虬枝蓋若自為寫照焉

楊昭安甯州人乾隆己酉恩科進士由庶常改戶部升御史晉給事中中以廣文入詞館既官農曹勤于其職保送道府具呈辭免成必讀五經一週出署後孤燈朗誦至丙夜始止寄居會館做車羸馬其清况無異首葺齋頭也

嚴煥宜良縣人嘉慶丙辰科進士以庶常改吏部荐升給事中入臺未一年數上章奏于吏治民生均有關係咸奉 溫旨報可南園西阿之後差為不愧現巡濟甯漕務

劉玉湛蒙化廳人嘉慶丙辰進士主政刑曹攜一僮居署中熟悉案件同官咸倚之詩亦清拔不作紗帽頭語

劉大紳甯州人乾隆壬辰科進士今山東之新城曹縣文登朝
城等處升武定府同知公廉儉勤明雖非所治無不敬之如父
愛之如母其在文登以前任諱盜牽連坐臺案甫定有相向泣
者有詣廟禱者有謀為納贖者有相糾出口者入關後寓東凡
牛載諸士民送至黃河始別去谷上親政特詔來京仍發
山東補朝城朝城民親之逾于昔既題升引見以母及祖母
年高遂請養歸有人于黔道遇之一騎一馱僕二人草履相隨
覺清獻公琴鶴猶為長物會寄子句云幾時聯轡返昆明迄今
三載兩子尚戀棧念之愈覺緬然

真繁 六之一

人物

羣

張鵬昇甯州人乾隆乙卯科進士官秋部歷升郎中篤交游
重然諾尤熟練刑名充律例館纂修總辦秋審三次引見俱
溫諭嘉獎現守山東濟南府太恭人迎養在署小有拂意必跪
之中庭怒解如敢起

李如珩鶴慶州人乾隆壬午科舉人歷官濟甯直隸州知州性
清約能習勞苦敝衣糲食怡如也善決疑獄懇款周詳離棘手
之案無不得其情者荆中丞道乾秉臬山東極相倚重今以目
疾告歸

莊蒞民鶴慶州人乾隆辛卯科舉人辛丑挑發河南補澠池副

南陽歷升開封府知府素負敏練才更事既多愈覺明幹其守
懷慶日黃門查映山師謂予自守鄉莊簡菴有體有用誠為今
日之賢太守師不輕譽人所喜如此可以知其政矣

郭晉河陽縣人乾隆丁酉科舉人丁未挑發山西現守太原府
藏精明于渾厚行惻怛以慈祥不立赫赫之威而民畏不作煦
煦之惠而民懷千頃陂之澤蓋引而愈長焉

湯楷建水縣人由縣丞起家官惠州府知府在山東日以捕盜
著稱冷協揆長公麟極贊之素簡樸而能急朋友之事雖于
途不措與粵人鄭西等為貧賤交互相成就入以為管鮑復見云

真繁 六之一

人物

羣

錢允濟昆明縣人負才清拔由圖書館議敘授呂堰司巡檢時
呂堰方為賊破至則撫瘡賑饑寒練鄉勇立義學皆州縣所
不敢為者獨毅然為之八里之民恃同保障光化縣有積案數
控督撫多年不結兩造皆詣府請曰必得委呂堰司方得明白
雜職故無勘審例不得已從之平反以上讞乃定後于境內查
獲教首赴郡密稟府縣置不理即請疾居郡城未二十日妖賊
四出當事者忌其言之中益思有以困之逕策馬歸夫其言果
用不過十捕快了之矣何至勞師糜餉哉曲突徙薪宜其與焦
頭爛額者異也

袁文典保山縣人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廣西州學正弟文揆丁酉科拔貢議敘縣丞分發甘肅以太孺人春秋高同時請養歸揆集滇南詩文略八十餘卷授刊流布真州程雪門見之曰舉數百年之零珠碎璧合而成寶使古今人一片苦心不致埋沒凡吾輩之少知筆墨者皆宜金鑄而絲繡之

李裕達河陽縣人武生善於秦脈診病財其人之窮通壽夭邪正無不周知所用藥皆常劑或雜以食物服之立效他人襲之則不然傅忠勇公征緬回省染瘴甚劇進蘿蔔汁而愈兼習導養術竟日默坐顏如渥丹臨卒將其書盡焚之吾滇多奇人以

子所見公亦其一也

元燕帖木妻脫脫懷蒙古人夫任副樞密梁王命其率兵禦明師敗於白石江遁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王乃鳩其二男一女命侍妾曰我死舉火焚屋勿令辱我亦飲鴆而死

本朝祿永明妾祿氏東川府人子應龍應鳳先後襲土司皆為安氏謀殺眾議承襲不決氏遂繳印請改流官康熙二十七年奉旨給贍養終身雍正七年具題贈恭人表其墓

隴慶侯母祿氏烏蒙土府祿天倫次女雍正五年慶侯襲鎮雄

土府以歷好革職改置設流夷眾欲搆亂祿氏諭之曰我祖宗千百年以忠誠著績今日之事且安氣運不可妄動始解散及八年烏蒙賊叛煽誘鎮雄諸夷祿氏復飛馳各寨申論大義情詞激切至欲自殺眾咸感悟氏身率屬夷環守州署協濟軍糧城賴以全總督鄂爾泰建坊旌之曰閨室忠臣題封安人給官田三十畝以奉祀事

楊知敏妻雷氏雲南縣人年二十三夫病劇氏割股救之不愈遂陽以養親教子而卒未幾孀姑憐其青年欲嫁之氏舉剪自截其耳姑驚愕乃令撫姪為嗣苦節終身先是趙州吳振魯

子所見公亦其一也

彭廉方其偶其兒僥倖皆與吳善而以氏為言吳喜而聘之氏乃割耳以拒吳謂女既可節男亦可義遂不娶終其身竟至之嗣君子謂雷則得矣吳或過焉

明奉祿妻猛氏順甯人土司猛雍女夫任大侯土官嘉靖間父或於後妻欲使改嫁土舍奉諾會氏歸甯諾以木邦兵攻大侯掠其夫氏素衣獨居一樓父諷其服飾之陋女曰夫存亡未可知欲與俱死何心改服乎父約奉諾將逼之女佩刀防數月父乃餌以毒氏恨不見夫留緬書一紙詞氣甚悲巡撫王啟遣官

祭奠且為之贊曰此雞悍兒女怨猛虎亂夫家散嗟嗟何日見

夫面君不見祭家姬雍家先血踐又不見劉家母王家翻受福
吁嗟女翁豈不願效雙飛燕破鏡難成片一紙緬書流血撲黃
泉路上好相見

明木青妻羅氏蘭州人夫任主知府氏嫁十年夫臥病竭力調
治不起方閔凶時適有蕃寇慨然曰彼以我新遭喪子在襁褓
無能為耳乃擐甲躍馬先赴壘而出一鼓克敵邊鄙以甯事姑
盡孝教子以忠勤稱誥封恭夫人年五十一終參藩謝肇淛紀其
事

明河景景東主府陶贊祖母正統間蕭州叛寇壓境阿曩論瑄
海鏡六之一
人物
書

率眾禦之斬馘無算賊悉遁總兵上其績封淑人褒賜甚厚
夜梅順甯人蕙婦也萬厯間木邦侵境兵勢甚勁郡男子與之
敵者皆北婦手持尺劍敗其黨百十餘騎自是木邦不敢犯
元蓮峯禪師名宗照劍川段氏子祝髮受具遍歷諸山了達祖
乘至正間遊晉甯東山謂似曹溪遂建盤龍寺居焉一日沐浴
書偈云三界三途何佛何祖不破便有能破便無擲筆而逝門
人塔全身於寺師以八月十七日生至今中秋滇人禮之

無照曲靖普魯吉人父仕元生照於安甯離襁褓即瞑目跌坐
髻年依本郡虎邱寺雲巖雜髮後詣天目謁中峯本明言下契

悟嗣臨濟二十世還曲靖構菴棲息菴有龍湫墮葉觸波必遭
風雨照變禪制之龍髓去隨即其地創正法寺尋入昆明梁王
建佛嚴寺於太華山以居之不久後得舍利累舉門人建塔寺

左
照本夙有慧根遍參名宿嘗謁天目謁中峯將至峯語其徒曰
當有客自雲南來汝持鏡迎之本至見鏡曰師教我矣徒問故
曰吾名照本師令我照見本亦尋徒白峯峯奇之留宿一年盡
得法要歸日贈以歌序嘗語趙孟頫謂雲南三僧皆堪負荷照
本其一也

海鏡六之一
人物
書

圓護大理人號念菴初號無念遊大方見中峯和尚中峯以羅
什捧鉢永嘉無念無生之旨叩之答曰我之無念異乎所聞什
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在任念自起二皆有偏念也我之無
念則心體靈湛寂然不動如鏡象如燈顯物未嘗毫髮隱中
峯深肯之為作無念字說夢神授書法凡書字右腕洞如水晶
因號為玉腕禪師崇聖寺佛都二大字并刻石證道歌皆其手
書

明洪如號無住定遠人鄧氏子初習靜白雲山聞鉢聲有悟崇
禪間參天童和尚愈徹性源照堂水目寺著有蒼山集苦海慈

航集

本朝學蘊號知空洱海人九歲辭父母入雞足寂光寺薙髮戒
行精嚴博極羣書慨然曰文字之學不能洞達性宗乃往參無
住和尚無住示以寡要久之苦無入處後至寶靈軒禮萬佛名
經忽大悟覺身脫落內外圓明如一輪皎月自謂快爽難以喻
人復證無住無住深許之著有語錄草堂集年八十無疾登
座示衆而終

湛福字介菴昆明人幼從蘭谷禪師披剃後蘭谷奉 詔入京

介菴侍住內城之傳經院六十年不踰門四十年不下階正鑄

海繫 六之一 人物

美

刻善篆隸正書學鍾太傅常以梳扇畫泥金梅花自集唐句題

其上人爭購之與遼東三老為方外友望溪老人碑銘文字凡

入石者多出其手並作序以贈卒年九十有六

非相彌渡孫氏子披刺水目山得法于無住著有語錄十卷與

無住知空為水目三祖

附錄詞館

康熙乙丑科許賀來 石屏州人 官侍講 戊辰科王翰 宜良縣人 官

所劾發回 甲戌科管灝 勸興州人 官吏 丁丑科趙宸 勸興州人

襄城縣 少宰士麟 庚辰科董玘 通海縣人 官檢討 癸未科謝履忠 昆明縣人 官左諭德

馬汝為 元江府人 丙辰科趙生英 昆明縣人 官知府 王思訓 昆明縣人 官知府

計督學 巴丑科謝履忠 昆明縣人 官知府 李應綬 河陽縣人 官知府

知壬辰科張旭 官知府 周彬 昆明縣人 官知府 癸巳科張漢 石屏縣人 官知府

由檢討官知府乾隆丙辰考 乙未科薩綸 錫楚雄縣人 官知府 趙城

取鴻博復入詞館陞御史 趙州人 官知府 辛丑科何朗 石屏縣人 官知府

通海縣人 戊戌科李根雲 內陸州人 官知府 辛丑科何朗 石屏縣人 官知府

州人 官知府 雍正癸卯科楊臚 石屏州人 官知府 丁未科繆煥 昆明縣人 官知府

同庚戌科許希孔 昆明縣人 官知府 蔡丑科傅為 建水縣人 官知府

乾隆丙辰科熊鄧選 昆明縣人 官知府 龔勃 趙州人 官知府 丁巳科劉

繼 永北廳人 蘇霖潤 趙州人 官知府 陳世烈 建水縣人 官知府 蔣祖

培 鶴慶州人 已未科邵其德 保山縣人 官知府 壬戌科田况 建水縣人 官知府

士 乙丑科李因培 晉寧州人 官知府 錢士雲 昆明縣人 官知府

戊辰科段廷機 昆明縣人 辛未科周於禮 大理縣人 官知府 壬申

科馬景文 雲龍州人 趙瑗 昆明縣人 官知府 甲戌科尹均 蒙自縣人 官知府

丁丑科李翊 晉寧州人 官知府 施培 昆明縣人 官知府 庚辰科劉經傳

石屏州人 辛巳科李松齡 晉寧州人 官知府 楊中選 尋甸州人 官知府 癸

未科蔣鳴鹿 鶴慶州人 官知府 丙戌科尹壯圖 蒙自縣人 官知府 內

即現 賞給 辛卯科錢澧 昆明縣人 官知府 簡御史 王辰

事中銜均子 乙未科谷際歧 趙州人 官知府 戊戌科薛際清

科胡敏 甯州人 官知府 乙未科谷際歧 趙州人 官知府 戊戌科薛際清

滇紫六之二



人物

附錄省元

昆明縣人散 庚子科楊嘉材 昆明縣人 辛丑科戴斯瑄 太和人
 館歸本班 史知揚州府 丁未科尹英圖 蒙自縣人
 事給中 甲辰科倪思瀄 建水縣人 由御 庚戌科錢學彬 昆明人
 討改知縣現 已酉科楊昭 安甯州人 現 庚戌科錢學彬 昆明人
 任施南府 現 乙卯科董健 通海縣人 官 嘉慶丙辰科嚴煥
 現任員外郎 雲孫 乙卯科董健 通海縣人 官 嘉慶丙辰科嚴煥
 學貴州 雲孫 乙卯科董健 通海縣人 官 嘉慶丙辰科嚴煥
 宜良縣人 現由給事 已未科李翔 甯州人 官 楊汝達 石屏人
 中巡視濟甯漕務 禮部主事 辛酉科倪琇 昆明縣人 吳毓寶 昆明人
 改知 周錫章 楚雄縣人 辛酉科倪琇 昆明縣人 吳毓寶 昆明人
 現知武 樊如杞 楚雄縣人 散 王戌科李鍾璧 太和縣人 由庶
 清縣 樊如杞 楚雄縣人 散 王戌科李鍾璧 太和縣人 由庶
 縣 趙遠 甯州人 由庶 李蟠根 太和縣人 由庶 乙丑科
 倪思瀄 建水縣人 平志 昆明縣人 嚴煥 宜良縣人 煥弟

順治補行庚子科倪垣 南安州人 教授 是科有徐達乾 楚雄縣人 趙
 士麟 河陽縣人 康熙癸卯科柳志沆 宜良縣人 是科有闕頌兆 通
 縣 徐崇岳 保山縣人 李崇階 浪穹縣人 皆負文名 丙午科杜道中 鄧川
 人 授 已酉科李上品 河陽縣人 是科有張端亮 蒙化縣人 能詩畫
 子科李春葵 昆明縣人 補行辛酉科趙節 建水縣人 是科有俞卿 陸
 州人 知 紹興府 段標麟 南甯縣人 俱入祀名宦 許賀來 石屏州人 錢
 熙正 武定州人 甲子科呂從姬 石屏州人 是科有李發甲 河
 南巡撫 歐陽方曜 趙州人 官 丁卯科陳瓚 昆明縣人 是科

滇紫六之二



人物

附錄省元

有盧炳 石屏州人 庚午科尹秦 蒙自縣人 太 癸酉科譚璜 建
 縣人 是科有管灝 新甯州人 段曉 安甯州人 丙子科謝履忠 昆
 教授 是科有蘇霖 泗州人 官 兩省俱祀名宦 董玘 通海縣人 已卯科鄭
 諭德 是科有蘇霖 泗州人 官 兩省俱祀名宦 董玘 通海縣人 已卯科鄭
 憲 建水縣人 由廣 兩省俱祀名宦 董玘 通海縣人 已卯科鄭
 榮 趙州人 是科有何其偉 石屏州人 王思訓 昆明縣人 皆負
 文名 劉鑑 楚雄縣人 懷遠縣人 楊永斌 昆明縣人 陳時夏 昆
 縣人 官 江 壬午科周於德 保山縣人 是科有馬汝為 江州人
 蘇巡撫 周彬 昆明縣人 乙酉科陳廷夏 呈貢縣人 是科有張以仁 趙州人
 暉 石屏州人 趙元祚 武定州人 俱負文名 趙士英 昆明縣人 戊子
 人 教 論 趙元祚 武定州人 俱負文名 趙士英 昆明縣人 戊子

科田國珍 建水縣人 是科有趙城 通海縣人 張漢 石屏州人 由
 孫鵬 昆明縣人 俱負文名 辛卯科張旭 呈貢縣人 癸巳科
 孫士鶴 石屏州人 甲午科薩綸錫 楚雄縣人 是科有黃鶴鳴 建
 縣人 官 丁酉科夏冕 昆明縣人 是科有李根雲 趙州人 官 王
 綱振 昆明縣人 庚子科劉以禮 蒙自縣人 雍正癸卯科許希孔 昆明
 工部 是科有陳沅 石屏州人 李盛唐 馬龍州人 羅鳳彩 石屏
 宗人 府 丞 蘇霖 勃 趙州人 官 御 甲辰科熊鄧選 昆明縣人
 督學 山東 是科有傅為 建水縣人 官 已酉科楊
 名揚 石屏州人 是科有賽瑛 石屏州人 年百 王子科龔亮 趙州

是科有陳世烈建水縣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龔渤趙州人官蘇隸潤州知衡水縣周於智道加按察使銜乙卯科彭侶進士是科有沈萃通海縣人乾隆丙辰科劉靜軒河西縣人是科有孫似茗呈貢縣人戊午科徐聯元鹽大使是科有李因培晉州人官巡張鳳書建水縣人辛酉科周鵬涓趙州人是科有徐碩士晉州府知府袁人龍趙州人是科有錢士雲昆明縣人楊文揚晉州人丁卯能於青趙州人是科有周於禮晉州人馬景文趙州人是科有倪高甲官御郭聯奎河陽縣人庚午科李宰趙州人是科有倪高甲

瀋紫 六之一 人物

建水縣人陳詔楚雄縣人王申科袁文佑保山人是科有趙瓊陽州人張依仁河西縣人癸酉科楊仲選尋甸州人是科有李敬躋馬龍州人李鳳彩建水縣人是科有施培縣人劉經傳石屏州人丙子科俞汝葵建水縣人是科有施培應人李翊晉州人錢汝霖昆明縣人陳國勅保山人已卯科李松齡晉州人是科有周樽昆明縣人王綽晉州人文泰運昆明縣人俱負文名庚辰科李根玉鶴慶州人壬午科張履觀建水縣人是科有尹壯圖蒙自縣人楊滄賓川州人蔣鳴鹿鶴慶州人乙酉科喻如聖石屏州人是科有唐文灼晉州人

文名 戊子科寶晟羅州人是科有錢澧昆明縣人庚寅科李封通海縣人是科有劉大紳定同知著循卓聲彭翥蒙化廳人捕獲盜首由香山楊昭任給事中辛卯科瞿鞏阿迷州人是科有胡敬常官主事莊蒞民鶴慶州人甲午科谷際岐趙州人是科有任澍南石屏州人段琦進士知縣姚觀光石州人楊履寬太和縣人俱負文名丁酉科楊汝亮太和縣人是科有郭晉太原府知府楊仲增進士刑部郎中己亥科尹瑞雁蒙州人是科有尹英圖蒙州人庚子科束本春新興州人是科有戴斯瑄太和縣人癸卯科李翊晉州人是科有倪思滄

瀋紫 六之一 人物

建水縣人出御史董健通海縣人丙午科嚴煊宜良縣人是科有張鵬昇晉州人戊申科楊國棠太和縣人縣知已酉科張藻晉州人是科有玉藩浪穹縣人未進士學彬昆明縣人壬子科梅雨陸涼州人甲寅科那文鳳昆明縣人乙卯科趙遠晉州人是科有劉玉湛蒙化廳人丙辰主嘉慶戊午科吳聯珠元江州人庚申科蘇整晉州人辛酉科張維桂鶴慶州人甲子科丁杰保山人李維新呈貢縣人師範曰滇之人物不僅如是而所錄止是者明以前十得六七 國朝則必見之真聞之確始敢載入省元詞館為

士林榮遇其官至太守即不太守而著循聲負文名者亦

紀之若欲觀其全省志郡志邑志燦然俱在尚無以挂漏

見請也○高本陽劍川州人由武進士官守備死烏蒙之

戰胡太勇太和縣人官參將金川初肆惡時亦以戰死俱

蒙 賜恤胡蔭一子為守備○心璧昆明人住持廬山宋

牧仲撫江西時與往還人以擬東坡佛印亦能詩見廬山

志○雍正甲辰科有楊如松保山縣人聯捷進士官御史乾隆癸酉科

有謝清問河陽縣人丁丑進士由縣令歷官御史乾隆庚

子科有張辰照蒙化人端亮沙琛太和人在懷遠縣以霍

六之一

台前署懷甯建德諸士民代為贖罪初中朱奕馨石屏人

丞據情入奏奉旨免其交銀回籍養親

現任四川知縣祖煥雍正甲辰進士大嘉慶甲子科有胡

名府知府父士琪乾隆庚寅科舉人

之銑太和縣人乙丑進士祖聖功乾隆己未進士父紹廷

弟之銓西優貢弟之銓嘉慶戊午舉人之銀庚申舉人堂

甲寅舉人乾隆甲寅科有羅蔭恩石屏州人現任江川

癸卯進士宗人府府丞父元琦乾隆戊午科舉人龍西縣

知縣兄慶恩壬午科舉人五臺縣知縣湛恩辛卯科舉人

黔陽縣知縣會恩戊子科舉人安甯州乾隆甲子科有葉

學正弟觀恩歲貢生保舉孝廉方正乾隆甲子科有葉

白淵保山縣人辛未會鄧又讚太和縣籍趙州人戊嘉慶

庚申科有李鍾璧太和縣人壬戌會試康熙癸卯科有車

文龍昆明縣人庚戌乾隆庚辰科有張文綱安甯州人知

曩問王元美皇明盛事述心竊欣羨擬取 本朝各家之

記錄照例續編贊揚懿美乃一困於簿書之擾一憚于接

輯之繁因循至今迄未克遂茲特就吾滇所著聞者載之

祖孫八詞館則有若通海之董現登康熙庚辰孫健昆明

之錢士雲登乾隆乙丑孫父子弟兒則有若晉甯之李均登

登乾隆乙丑子胡丁丑父子叔姪則有若蒙自之尹均登

甲戌子壯圖丙戌父子則有若鶴慶之蔣祖培登乾隆丁

兄弟則有若昆明之謝順忠登康熙癸建水之倪思清登

嘉慶乙丑宜良之嚴順登嘉慶丙諸祖孫父子兄弟叔姪

六之一

連舉鄉會試或兄弟叔姪同舉鄉試往往而有父子則建

水之黃公鉞與子鶴鳴同舉康熙甲午鶴鳴聯捷進士由

儲道石屏之陳公萬里與子履和同舉乾隆庚子現知

顧縣和字海樓尤為希見至先君問忠舉乾隆辛酉第

二子小子範亦舉甲午第二四百年來惟永昌張南閣少

司農志清舉前明成化庚子第一子賁所副使合亦舉宏

治辛酉第一名數之符似有定數太和趙公儀舉宏治辛

酉第四子汝濂舉嘉靖壬午第三較張氏之與寒家不無

參差矣選拔之典六十年十二年一行得者榮逾登科而獨

儻之才亦多出其中除已捷鄉會外萬公鍾傑昆山人

乙酉官至福建按察使加布政司銜楊燁安甯人乙酉官黎平府楊自強通

海人定府知府王建中劍川人乾隆辛酉官潮州運同姜有望通海人降

丁酉官貴陽理番同知賞戴花翎何鈺石屏人乾隆己酉官兵李天壽建

水人嘉慶辛酉工部他如保山王公宏祚至崇禎庚午舉人

大司農加官保銜康熙丁未會昆明虞公世纓由監生

試大總裁奉後賜祭葬論端簡職歷官湖南巡撫供奉

內廷參議河陽李公發甲職歷官湖南巡撫昆明楊

公永斌廣東巡撫轉少宰職歷官安徽布政

司展署趙州蘇公霖學正歷官兩淮鹽運司蘇公霖

漢 雍正癸卯進士由縣令行取主政歷官御史督學山西

乙卯典試湖北丙辰典試貴州丁巳同考乾隆元年考

試差第一時閱卷者為詞館察院例無重入而石屏張公

方望溪李巨來兩先生詞館察院例無重入而石屏張公

漢 康熙癸巳進士館選出知河南府罷守昆明錢公士雲

乙丑進士由編修轉御史降主政歷任安陸府湖南

道入為鴻臚寺少卿光祿寺正卿擢授詹事府正卿歷陞

左司昆明錢公灑學政任內失察湖南文章匿喪降七級

調川賞主事又賞員皆屬邀恩格外者蒼華滇洱

外未履任特簡御史間倘能如桐城之張侯官之林高密之單相聯鵠起未必

不以此為之先聲也同日師範又記

鄉會主考同考及提學士林光艷稱之滇自本朝來康

熙丁未科會試永昌王公祚以兵部尚書為正主考乾隆

辛酉科順天鄉試昆明許公孔以工部侍郎為順天副主

考癸卯科順天鄉試蒙自尹公壯以內閣學士為順天副

主考康熙己酉科鄉試河陽趙公麟以員外郎為江南副主

考江西乙酉科鄉試通海董公祀以員外郎為福建正主

考戊子科鄉試安甯段公曠以員外郎為陝西副主考辛

卯科鄉試元江馬公汝以檢討為湖廣副主考癸巳科鄉

試昆明謝公思以檢討為福建正主考石屏盧公炳以給事

中為山東正主考雍正癸卯科鄉試昆明王公訓以檢討

為廣東副主考丙午科鄉試安甯段公曠以御史為河南

正主考趙州李公雲以郎中為山東正主考乙卯科鄉試

趙州蘇公霖以主事為湖北副主考丙辰科鄉試蘇公霖

以主事為貴州正主考丁卯科鄉試趙州龔公瀚以學士

為四川副主考建水陳公烈以司業為廣西正主考壬申

科鄉試晉寧李公培以內閣學士為浙江正主考己卯科

鄉試昆陽趙公瑗以員外郎為湖北副主考嶧峨周公禮

以編修為四川副主考庚辰科鄉試周公禮以御史為四

川正主考壬午科鄉試昆明周公禮以編修為山西正主

考

考辛卯科鄉試尹公壯以員外郎為廣西副主考庚子科鄉試昆明錢公禮以檢討為廣西副主考嘉慶庚申科建水倪公純以員外郎為山西副主考康熙戊辰科會試石屏許公贊以編修為同考庚辰科會試石屏盧公炳以主事為同考戊子科順天鄉試趙州歐陽公方以主事為同考丁酉科順天鄉試昆明周公彬石屏張公漢均以檢討為同考戊戌科會試周公彬仍為同考辛丑科會試張公漢仍為同考雍正癸卯科順天鄉試石屏何公朗以庶吉士為同考會試王公訓為同考庚辰科鄉會試王公訓也

人物

李

討為同考辛卯科會試劉公傳仍為同考甲午科順天鄉試周公禮以大理寺少卿為同考丁酉科順天鄉試尹公壯以御史為同考庚子科會試趙州谷公際以檢討為同考甲寅科鄉試昆明錢公禮以編修為同考嘉慶己未科會試倪公純為同考乙丑科會試錢公學以員外郎為同考康熙五十六年昆明謝公厚以檢討為江南學院王公訓以檢討為江西學院乾隆二十年李公培以閣學為江蘇學院二十七年以兵部侍郎仍為江蘇學院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為浙江學院十三年先以閣學為山東學院

人物

李

選舉者人亦所由出也三代遠矣漢唐宋元明以及魏晉南北朝後五季取士之法各殊雖有善不善而其為人才計者古今如一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加意裁成薄海內外無不麟奔鳳集矣滇自龐造髮龍顏即有秀才孝廉之稱蒙置學士設科目楊奇鯉李紫琮俱不愧選舉中人夷風固無足論然亦在滇言

六之一
人物

壬午亦二人辛卯二十七人甲午二十五人丁酉五十三人庚子三十九人癸卯五十一人宣德丙午十人已酉十人正貴合壬子十人乙卯十人正統戊午十人辛酉十四人甲子十三人丁卯十二人景泰庚午二十四人癸酉三十七人丙子二十人天順己卯二十人壬午二十一人成化乙酉二十八人戊子二十四人辛卯二十四人甲午至丙午俱二十九人宏治己酉二十九人壬子亦二十九人乙卯三十一人戊午三十人辛酉三十一人甲子三十一人正德丁卯三十一人庚午三十四人癸酉至嘉靖甲午

俱三十四人丁酉四十八人雲貴自此始分科由庚子至甲子俱四

十人隆慶丁卯四十人庚午亦四十八人萬曆癸酉至壬子

俱四十五人乙卯四十七人戊午四十七人天啓辛酉四

十八人甲子四十七人丁卯四十七人崇禎庚午四十八

人癸酉丙子已卯俱四十七人壬午五十四人三百年中

凡偉人傑士胥出其間楊文襄清嚴恭肅孫清愍繼傳

忠壯宗龍毛黃門元王黃門元包侍郎見薛光祿楊光祿

棘王宗伯錫皆表表史冊者而張侍郎純葛少卿楊大

諫士李侍御元陽高參政對塗大僕時相張孝廉含張州牧化

六之一
人物

尹州牧夢趙分守楊分守亮馬中丞耿中丞龔侍
郎亦能後先輝映雖何可及名掛瑤籍廖大亨助庇普
首推其心跡或可宋減惟御史任俱之諂附孫可望令其
更官制定朝儀此則滇中之所罕見也 本朝順治十六
年己亥平滇辛丑補行庚子科鄉試用大司農保山王公
祚言仍舉五千四百人康熙辛卯三十二人丙午二十七人
己酉三十人壬子二十七人癸丑吳逆犯順梗化者八
年壬戌補行辛酉鄉試舉三千七百人甲子三十人丁卯二
千七百人庚午三千七百人癸酉二千七百人丙子四千三百八

卯四十五人壬午四十五人乙酉四十五人戊子五十八
 辛卯六十三人癸巳六十三人甲午六十三人丁酉五十八人
 庚子五十八人雍正癸卯六年庚辰甲辰五十八人丙午
 五十八人己酉五十八人壬子六十五人乙卯五十八人
 乾隆丙辰至甲寅皆五十八人丁卯至乙卯皆五十八人
 嘉慶戊午六十四人庚申至丁卯皆五十八人甲榜開元
 康熙甲辰舉一人乃河陽趙少宰註庚戌三人癸丑三人
 乙丑吳逆既平仍舉一人乃石屏許侍講續戊辰至甲申
 戊午至丁丑至乙卯皆四十八人丙戌四十八人己酉四
 人壬辰三人癸巳四人乙未四人戊戌四人辛丑二人雍
 正癸卯七人甲辰五人丁未十人庚戌十四人癸丑十二
 人乾隆丙辰八人丁巳十一人己未七人壬戌十人乙丑
 十人戊辰七人辛未八人壬申七人甲戌七人丁丑八人
 庚辰五人辛巳五人癸未四人丙戌五人己丑一人辛卯
 二人壬辰二人乙未二人戊戌二人庚子三人辛丑四人
 甲辰一人丁未二人己酉一人庚戌一人癸丑一人乙卯
 二人丙辰四人己未六人辛酉十人壬戌十人乙丑十人
 戊辰十二人其列明通中副榜又不下數十百千餘人

聞加科我

仁皇帝恩被士林于癸巳加一科

憲皇帝于甲辰加一科

純皇帝丙辰壬申庚辰庚寅己亥戊申甲寅共加七科今

皇帝已加二科一為庚申一則本年戊辰也夫科榮于鄉甲榮

于國要求所以無負此科甲者猶記甲午鹿宴後往謁李

恭恪公湖于撫署公曰汝等五十四人中有詞部有科道

有守牧有令苟不至中天亦有一教職居家宜絕外事出

仕宜恤民隱虛下奉上不惟無益後必有害公之言真士

漢書 六之一 人物

李

林藥石哉時藝本不足盡士而取士則舍此莫由講道德

以束身心穴詩書以窮經濟挾天人之蘊發澤致之勳是

在為士者自勉之而瀆之入宦途者偏強迂謹實所不免

顧鮮以昧敗固屬風士之厚而

仁漸義摩之效于此可見一斑矣尤冀後賢互相刻勵以無為

前人羞是則子範作者之意也夫

學校考

選舉以求才然非有學校儲之未必所得盡副所求也漢

之學校始于王阜蓋在漢章帝初矣後惟盛羅皮建孔子

廟于國中時尚未叛唐數百年元世祖入大理就其址
拓之明則廟祀遍于兩地我

國家連平亂逆登衽席而澤以詩書學校之典概同甲州當鄂
尹兩相國制滇陳桂林相國為藩使培舊添新共立書院
十餘處以雲南府之五華成材大理之中溪為最著至義
學之在雲南府屬者九十七所武定州屬者十九大理府
屬者四十四麗江府屬者十四永昌府屬者十五楚雄府
屬者七十四順甯府屬者十三永北廳者五蒙化廳者八
景東廳者十七普洱府屬者二十二臨安府屬者五十二

滇纂 六之二 人物

幸

元江州屬者十一鎮沅州屬者十六曲靖府屬者五十六
潞江府屬者三十開化府屬者十二廣南府屬者八昭通
府屬者二十四東川府屬者八廣西州屬者二十六夫以
十四府三廳四直隸州之境所設義學已至五百七十一
所之多証之他省未之有聞宜乎深林密箐間絃誦之聲
不絕于耳雖上之人有以振之而守牧令長承流宣化之
功究何可誣哉至童子之進于庠者大學二十名中學十
五名小學十二名或八名府學實廩四十缺州學三十缺
縣學二十缺增缺如之合一督學歲科之所缺共二千五

百六十名積三十年則其隸于學師者應得二萬五千六
百名十四項內如中式丁約除五千六百名謀生致讀兼
習四民之業者約計一萬五千名志功名望騰達者不過
五千名而其雋異之才能為學校光者五千名中又不過
三百名把持衙門奔踐鄉里此風吾滇尚少要在為父兄
者防之于未然耳僻遠之區購書甚難秘本固不可得然
御纂五經 御批通鑑集覽欽定四書文皆頒之學著者他如

滇纂 六之一 人物

幸

朱子綱目左國莊騷馬班家文以及昭明文選均能
開拓心胸架以四子書為經以各書為緯與良師益友講
貫研索腹笥充裕根抵槃深捉筆可無仰屋之嗟臨文自
有掉臂之樂世說載南人讀書如隔中窺日北人讀書如
顯處看月專不專之分也鄉之人尚其裁之戊辰中元前
五日師範記于江山一覽樓之燈下
時全繫告成四年積勞今喜得釋然鬚已漸白日已漸昏
投溷覆瓿吾惟聽之若謂以鄉人說鄉事尚非越俎則區
區之心或可告無罪于桑梓也。武科非古也至以功名
顯者已載入人物茲不復贅况此途終以行伍為正歷練
多則情偽熟奔走慣則筋力堅武科中遜其自然矣。丁

卯科解元萬華江川縣人戊辰詞館劉榮大姚縣人辛酉拔貢

北榜中武廖敦行建水縣人楊本濬南甯縣人刑部不昌弟戊辰科解元湯集

義南甯人己巳詞館丁杰保山縣人杜薇之昆明縣人是科中式十一

人戊辰十二人幾及大省之半皆由我

皇上垂念邊遠加意作興凡滇人士之沐浴

帝澤者宜思各盡其職以無孤此

盛典云

封蔭略

封蔭同為榮遇而蔭為尤難其詳備載郡志今試舉其缺

滇纂六之二 人物

畫

卷而載之明則劍州州段暄以及巴縣令高選殉香曾志

難蔭錦衣衛千戶歷陞學印指揮本朝則保山縣王瑜

以父戶部尚書宏祚蔭員外郎昆明縣楊灌以祖永斌吏

部侍郎蔭王事歷陞按察使昆明縣魏崢以及臨沅鎮總

兵董國烏蒙之役為祿逆刺客所傷蔭王事歷陞巡道富

民縣蔡琛以父成貴提督蔭王事歷陞丘備道彌勒縣張

廷柱以父耀祖提督蔭王事歷官知府昆明縣南景以祖

天祥提督蔭王事昆明縣周岱以父布政使檀蔭現任鎮

江府通判

執事述太和馬公乾隆乙酉同考湖北六人皆拔貢承

以人事君臣道無以尚之石深陽文襄清提學陝西拔呂

涇野和李空同後復存王公守喬公守陸公守都公守寶何

公景太和和中溪元議張文忠正河西葛澹淵仲識金文

毅聲均在童試本朝王端簡宏充康熙丁未會試正總

裁得張文端英通海董文山北康熙乙酉王試福建得蔡

文勤世趙州李山嶧雍正丙午王試山東元單公德蘇

海門嶧雍正乙卯王試湖北元李公北晉甯李鶴峯因乾

隆王由王試折在元李公惠咸參自落卷中新興管希落

滇纂六之二 人物

畫

康熙癸未同考會試得王公式為會狀石屏張月桂漢

丁酉順天同考鄉試得胡公宗辛丑同考會試得儲公文

為會元蘇海門乾隆丁巳會試同考得錢公琦趙州葉學

耕渤乙丑同考會試得溫公敏嶧周立崖禮丁丑同考

會試得汪制軍新彭司空元石屏劉石渠經庚寅順天鄉

試同考得吳制軍能姜方伯開顧太守宗蒙日尹楚珍壯

丁酉順天鄉試同考得章公誠趙州谷西阿際庚子會試

同考得初公齡李公奕陳太守春波督學之任尤為更重昆

明王永齋思于江西則得帥公念周公健晏公斯蘇海門守

山西則得康公田石屏羅竹園鳳于山東建水傅謹齋為
于奉天李鶴峯于江蘇浙江昆明錢南園于湖南凡英俊
之士無不脫穎而出即為郡守牧令之司歲科試者亦知
錄取真材以副得人之選如永北朱珮旭所以今協揆戴
公衛冠童子軍善其十也

乾隆己未楊公承以少率充讀卷官定莊公有于十本
內 欽點狀元錢公士以少司馬充率其讀卷官定陳
公南入五本 欽點榜眼閣學尹公壯甲辰護
南巡與石巷相國潤陽江浙巡試卷并

六之一

人物

妻

滇人之寄籍他鄉者楊公清寓丹徒王公翰寓江甯本
朝王公宏亦寓江甯後皆無聞惟雲南縣王公忠于勝國
中官山東鹽場入籍福山其元孫麟舉順治己丑進士歷
官大司農繼之者中丞松光祿卿果方伯顯觀察緒侍讀
燕緒臬使慶太守善茲于己巳會試餘師英同舉進士簪纓之
盛幾甲字內蘇公弘入籍遵義其孫必乾隆己酉舉人現
官安徽知縣李公雲入籍江夏其子熾乾隆己亥舉人高
唐州吏目南公天入籍江夏其子某官知州孫光現官鳳
陽王簿楊公濬入籍涿州其子崇官南河州同

太湖魯公松幼從其太翁官滇自號三南謂生于江南長
于雲南老于河南也三原王公社亦隨其父行賈瀾渡師
周鮮元澗遂入趙州學後歸陝應試中癸酉鄉魁官永康
州知州

愛鍊道人雲南人少為諸生明亡棄家為道士性愛鍊見
必拜頭頂膺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鍊片行路錚錚然辟
穀不火食嗜飲人與之酒張口入之婦人則揮去或問之
答曰男女可親授哥與酒則劍袍道人張開善銅袍者聯
銅片而服之遂以名備同愛鍊飲手市醉則歌烏鳥大慟

六之一

人物

妻

而後去
嘗讀唐孫可之文謂南詔之在唐率以儒為教先彬彬然
與諸夏尚惜乎堪著烟銷無可接訪矣又謂由蜀而南馳
七千里逾昆明涉不毛其羣蠻之雄者曰南詔則可為今
昆明非古昆明之一證至蒙氏時有爨泰為學士師杜光
庭爨段同音段姓或即爨之所改歟
乾隆乙巳嘉慶丙辰兩舉于叟滇人之與此者前則尹封
翁均年六十九李通經綱年六十八時 先大人年已七
十有一請選日減注十歲遂致部駁 先大人手書同前

云孤恩千叟稟稱職石碑廳蓋以甲辰計典方過也後謝侍御清年六十四楊次令名馨年甫及六十前後寬嚴之不同有如此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一人牽肉一手引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回生

人物補

六之一

人物

夫

張端亮蒙化人踰冠卽舉康熙己酉鄉試癸丑吳逆梗化屢以偽命迫之逃入水自山爲僧滇平始返初服歷官浪穹石屏儒學升知濰縣九十餘乃終公善畫工詩書學晉人晚年尤喜寫松鶴稱爲得神迤西風雅之彥實以公爲首云

楊如松保山人雍正甲辰進士分兵部由主事歷升郎中擢御史公性警敏熟鍊機務在樞曹日檔房失火卷案全燬公以筆疏之後從各署移提底冊咸相符合堂官倚如左右手旋以跣班失期部議降調卒于京邸葬趙忠貞墓側

錢汝霖昆明人由乾隆癸酉援貢中丙子鄉試官山西平

魯縣調鳳台升潞安同知擢守榆林以艱歸遂不復出傳

屋而居其苦有過于寒素者公性敏而操潔鳳台人至今

俎豆之永昌陳公國與公同榜亦官晉之岳陽調永濟升

平陽同知服闋後補丞雷州旋升江西袁州府爲和珅所

中勒令休致抵里卽避居墓舍足跡不至城市卒時甫踰

六十

尹英圖字北臆履歷見前其公恩施日募鄉勇五千餘隨

經略額公剿捕逆匪縱馬追殺得勝而還額公把其臂曰

六之二

人物

夫

何物書生雄俊乃爾使武職盡如子何患賊之不平北臆

益自奮賊屢思得而甘心輒以智免蜀之奉節爲賊所苦

紳民來乞援星馳赴之三戰賊遁去奪回被難老弱數千

口中有少艾百餘人乞援者欲以奉北臆北臆叱而卻之

諸婦女伏地泣不肯起詢其故則廬舍已燬骨肉已殘北

臆引奉節令周君謂之曰吾與君皆若等父母今旣無歸

可擇邑人無妻者相年酌配並註冊存案三日方畢始引

軍還楚後升施南府戊辰冬以勦勒休予與公同病亦于

是歲入計典嗚呼予何足論以北臆之功雖開府無愧乃

爲疾所厄蓋天也

典故第一冊

禹貢

史記

班固前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

常璩南中志

宋祁新唐書

諸葛元聲滇史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目錄

典故繫

禹貢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疏

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

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

陽也此山之西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

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

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市反嶓音波疏傳

荊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

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

皆山名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蔡蒙旅平夷底績傳

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夷底績傳

蔡蒙二山名蔡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

章音盧和如字又作蘇鄭云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

和讀曰涇治直吏反下同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

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

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

功可藝藝與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兮反徐力

平互言耳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

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厥田惟

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

傳田地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

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

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疏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傳璆玉名鏤剛鐵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

天結反鏡疏傳珍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珍琳玉也郭璞

嬰豆反疏云珍琳美玉之別名鏡者可以刻鏡故為剛鐵也

熊羆狐狸織皮傳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維羆彼宜反如

例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

反疏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績

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

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于沔傳西傾山名桓水是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

上曰沔傳并反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

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

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

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入于渭

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

亂于河傳越河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自所治正絕流

也疏音謂疏故越河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

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

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絕流自亂釋水文孫炎曰

橫渡也

按黑水即金沙江詳載旅途及藝文中蔡卽蜀之峨眉旁

有蔡戎故名蔡蒙卽滇之蒙岳夷語坡陀為和則滇蜀胥是

也周合梁于雍已引入王畿大抵秦蜀滇與今之西藏皆屬

雍州緬甸自古近交趾當屬揚黔近湖湘當屬荆益州乃漢

所益史漢猶得其略至宋人坐井談天愈辯駁而愈支離可

發一歎矣

史記

和如為即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夔中徐廣曰羌之別發

巴蜀史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周

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請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

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

之君西夔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

義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

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賔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

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

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首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漢書音義曰燔如覆米箕縣著結樛頭皆攝弓而馳荷兵

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

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也

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顧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滇繫 七之

典故

四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使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何爲

微通零關道

徐廣曰越嶲橋孫水韋昭曰爲有零關縣橋孫水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大

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

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

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再從驍定孫存邛略斯榆舉菴蒲結軌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五

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者老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聽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冬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纛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
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
水浮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倚軀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
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澹蓄徐廣曰漉一作澹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甯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
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胝也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縱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闊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

演藝 七之一



典故

六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溼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
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
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
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揚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早
之望雨豔夫爲之垂涕徐廣曰豔音庚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漢書音義曰沫若水爲關徼特何鏐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逃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徐廣曰提作禔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

演藝 七之二



典故

七

帝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
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
進唱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
身先之做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相如既至滇于是葉榆張叔盛覽渡若水梁孫原從之受學
若水卽金沙江孫原在永北元謀間斯二人要必先有所得
而后親賢慕道如是其切也惜乎列組歌合錦賦及賦心四
卷俱無可考矣彼炙名儒之光而弁髦視之者不爲盛張所
竊笑哉

前漢書

西夷君長百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靡莫之屬百十

數滇最大師古曰滇池在滇自滇百北君長百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都也音韻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

邛都本其地耕田有邑聚其外師古曰西自桐師自東北至葉榆

日葉榆澤名因以立師古曰葉榆澤在益州郡名為雋昆明

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師古曰雋即今之嵩州也昆

其地也雋音隨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當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

可數千里自雋百東北君長百十數徙都最大師古曰徙及

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自作百東北君長百十數冉駹

沈黎郡徙音斯作音材各反

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

有常處著於地在蜀之西自駹百東北君長百十數白馬最

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躑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畧巴黔中百西師古曰

今黔州是其莊躑者楚莊王苗裔也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

地本巴人也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師古曰

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之地也師古曰呂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

通因廼呂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頌

畧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故道纔廣五尺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巴蜀民

或竊出商賈取其邛馬棘僮旄牛師古曰微音工鈞反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

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

曉南粵師古曰番禺音蒲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如劉德

何反風讀曰諷二寸味酢取其實師古曰枸樹如桑其椹長

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

不醉今岩渠則飲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

足日行船南粵百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

滇繫 七之一 典故

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為外臣實一州王今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

自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百

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牂關入遂

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各也厚賜諭呂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

為令師古曰比之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呂為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呂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焚

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可置郡使相如呂

中郎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

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餽師古曰餽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

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西南夷以數反發兵

與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乎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

言其不便及宏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固言

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

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罽布和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日天竺也加師指罽布可數千里得罽布入布或

聞叩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蓋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秦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

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指

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嘗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

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曰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

日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

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

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

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遠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曰為夜郎

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叩君奔殺柞侯冉駹皆震恐請置

吏且叩都為粵雋郡在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論滇王入朝

師古曰風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

仗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倚倚為援而勞莫數後犯使者

更卒元封三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且兵臨滇滇王

始首善曰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滇舉

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且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

且為之師古曰西南夷君長且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

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水衡都

尉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人師古曰犍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

音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

者

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
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半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
率羣邑君長八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子斬首捕虜有功其
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
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
師古曰禹漏侯命師古曰禹漏更舉兵相攻也師古曰禹漏鮮柯
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曰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
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從命刻沐象漢東立道旁射之杜欽

續纂 七之一 典故

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孔議者選更復守和解
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迺問如此則
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
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心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
起狂勃之心遠滅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
而殺守尉也也吳吳起也賁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
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
練士馬師古曰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我為要於敵為

害也師古曰選任職太守往呂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
呂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呂勞中國師古曰不毛言不生草木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呂先帝所立累世之功
不可墮壞師古曰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
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
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蠻夷畏
之及至牂柯論告夜郎王興與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
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召興與將
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
其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曰興頭示之皆
釋兵降師古曰鈞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于斛牛羊勞吏
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
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
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曰誘其眾師古曰都尉萬
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引兵獨進敗走趨還營師古曰
日趨讀曰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傅 都尉
趣趣向也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
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立為

續纂 七之二 典故

續纂 七之二 典故

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大

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

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目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

名也邯音融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

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目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

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甯始將軍廉丹與肅

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肅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

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三十萬人擊之始至願斬首數千其後軍

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犍蠻夷任貴

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印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

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按昭帝以下乃班固自撰前皆直抄史記太史公曰楚之先

豈有天祿哉在周為周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

秦滅諸侯楚之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

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蒟醬後捕剿分二方卒為七郡予

東皖上檀默齋云同是楚人滇較遠采詩知不薄蒟蘆默齋

訒之典故自在諸史中惜不考耳

後漢書

滇王者莊躡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目其地為益州郡割

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非昆明地皆目屬之此郡有

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

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蠶產之富

人俗豪怙怙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

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始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畧吏人

莽遣甯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

夷士飢疫連年不能尅而遂已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

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

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昌封侯齊遂不

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關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

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

蠶與姑復棟榆揅棟連然滇池建恰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

縣屬越巂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越

音提音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

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

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嵩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

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水言其艱

也群夷聞大兵至皆棄輿奔走尚獲其羸弱殺畜二十年進兵

與棟鸞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諸自

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

五千七百八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申

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

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

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呂為郡在邊外蠻

夷喜叛勢師遠殺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那等建策討伐乃拜

益州

七之二

典故

去

融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融卒

後夷人復叛呂廣漢景殺為太守討定之殺初到郡米斛萬錢

漸呂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千云少年末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

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沙壹

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

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烏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

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目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點遂共推巨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巨為

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

通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

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藉代桑乃分置小

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呂來未嘗交

通中國建元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

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飜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

牢之眾溺死數十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呂攻鹿麥鹿麥

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

滇蠻

七之二

典故

去

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

今攻鹿麥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

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

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

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

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

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呂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

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

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滄水華陽國志

西山高三十里越
之度蘭滄水也 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

津度蘭滄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

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

繡蜀毼蜀解見李恂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蘭干細布華陽

日蘭干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目為布廣志曰梧桐

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呂覆亡

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出銅鐵鉛錫

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虎魄廣雅曰

斗初時如桃膠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

滇紫七之二 典故 五

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水精瑠璃軻蟲蚌珠

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孔雀

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

翡翠犀象猩猩貍獸端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

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

人以酒若槽設於路又喜鬪子土人織草為屨數十輛相連結

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

其少許又取屬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屬子相

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程程汝可自相

推肥者出之既擇肥者封對面泣即思賦云程程啼而可自相

者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猶大如驢狀顯雲南

似熊多力食織所觸無不拉廣志曰猶色蒼白其皮温暖雲南

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

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

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

斛曰為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

哀牢王頽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雋唐城太守

王尋奔椽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

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昆明

夷酋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頽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

首洛陽賜酋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傷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

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

滇紫七之二 典故 五

雍田調揮音檀東觀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

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僇種夷陸類等二千餘口

舉眾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田調復遣使

者請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

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

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田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

銀綬綵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邛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河澤區名為

邛池南人曰為邛河在今嵩州越雋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

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

二丈頭特大透視如戴鐵笠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發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命即掘地會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願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或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因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說今猶存漁人探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斐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後復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寫相贈受許制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曰為越雋郡雋水源出今西南雋山下前書地理志曰其言其越雋水以置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馬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雋同山在今褒州陽波縣王褒能敬移金精神馬驪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

海擊 七之一 典故 干

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畧與牂柯相類蒙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呂為軍侯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雋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雋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呂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

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翁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雋郡齋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安漢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二年郡徵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募義內屬時郡縣賦歛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今靡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牂牁擊之賊盛未敢進先呂詔

滇擊 七之一 典故 主

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呂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劾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呂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呂得安後順桓問廣漢馮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作都夷者武帝所開邑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
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
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蹄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當歸羌人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
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
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冢間其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
鼎六年呂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
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輔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
懷遠夷自汶山呂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鼓
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口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至

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詩周傳曰岐道雖僻
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涉百姓歸文
易行故岐道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
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呂為符驗今白狼王唐鼓等慕化歸
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崦嵫山出焉
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苴故邛人萃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
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筏
苦採八度之難陽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
母閭峻並坂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但呂文王之道人以爲
峭危甚於岐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椽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
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關并上其樂

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

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

夷言以為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與天意合魏吏

譯平端劉脾不從我來支留聞風向化隨族所見奇異知唐多

賜緡布邪昆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蘇便屈申悉備仍離蠻

夷貧薄龍洞無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僧鱗子孫昌熾莫稗遠

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度由願主長壽僧鱗子孫昌熾莫稗遠

歸日出主使路聖德深恩渡諸與人富厚魏菌冬多霜雪流藩

夏多和雨尋邪寒溫時適魏菌部人多有雅推涉危歷險歸險

不遠萬里莫受去俗歸德術疊心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土地境垧犁籍食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莫湯

吏譯傳風罔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歸仁蹤優觸冒險狹雷折

高山歧峻倫嶺緣崖礮石側路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瀝

父子同賜捕菴懷抱匹帛懷稟傳告種人呼救長願臣僕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

異獸目眩耀之夷人益畏懼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

狼樓薄蠻夷王唐緡等逐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

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

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關并上其樂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至

不夷以爲然皆從闔斷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
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
牁李恢向益州以健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
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
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
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
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
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
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對曰明公天威

漢書 七之二

典故

三

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甯以李恢爲太
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甯越嶲置雲南郡
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甯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牁太守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軍號飛口分
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孟暹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
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
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貧貨
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甯蠻習朱提孟
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

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重用人李恢卒後以蜀
郡太守健爲張翼爲都督翼持嚴法不得殊俗和夷帥劉胄反
徵翼以馬忠爲代忠未至翼修攻戰方略資儲羣下懼翼曰吾
方臨戰場豈可以細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滅胄蜀
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邇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
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
又以健爲楊義爲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
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毘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
異俗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漢安之及晉世因仍其任時

漢書 七之二

典故

三

交趾不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
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龔領其兵和諸姓晉
以巴西太守吳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
嬰因代之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甯州嬰爲刺史
咸甯五年尙書令衛瓘奏兼并州郡太康三年罷甯州置南夷
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
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
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
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

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暹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執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暹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三

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雲南擢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甯太守巴西杜俊宋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賸奪大姓鐵官令毛說中郎李叡部曲致誅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紹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大安元年秋誅叡猛逐俊以叛猛遺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誅首級走依違耶五茶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

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涓濱冀

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誘殺之行部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甯州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詔書復置甯州增統牂牁益州朱提合七郡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二年于陵承詣毅請恕叡罪毅許之督至郡下以爲誅叡破亂州土必殺之毅不得已許諾及叡死于陵承及誅猛暹耶怒扇動謀反秦建甯太守巴西馬恢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

滇繫 七之一

典故

三

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役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牁亦爲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併力固孤城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穀旣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積四年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

參軍秀獎厲戰討食糧已盡人但茹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殺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殺少府謚曰武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甯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遙舉建甯董敏爲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秦斌長周嵩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混昔爲建甯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

滇繫 七之一

典故

辛

惶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禦維時荒亂後倉無斗粟衆無一旅官民虛弱繩紀弛廢遜惡衣茶食招集夷民夷微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韃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甯蠻量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懂保興古槃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越雋伐甯州遜使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遠遜指

授雖大破驤不獲太興四年遜發病薨州人推中子堅領州事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甯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理咸和八年遂爲雄弟壽所破獲南中盡爲雄所有惟牂牁謝恕不爲壽所用遂保郡獨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甯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師範曰晉讀常道將南中志而愈歎諸葛公之德如此其深且遠也當是時蜀得漢郡之一吳得四五魏得七八自公經營南中收用其豪傑簡料其士馬而師以武轉輸其貨貝儲峙其倉廩而國以富不獨視作苑囿且仗爲庫藏遂克支撐

滇繫 七之一

典故

辛

吳魏而不至大衄卽姜伯約之九伐猶有所資焉迨晉則不然雖以李毅之貞王遜之幹姚岳之勇謝恕之忠俱不能救其破敗夫堯有劉累而後龍可擾宣有梁鴞而后虎可馴否則虺蜴蝮蝎亦將肆其毒矣雍閬之答李嚴李猛之啓李毅頗有左國風致使以正用之詎出呂季平下哉志載所轄郡十四縣六十九而會無臺登定筮三絳卑水猶在其外宋梁齊陳隋雖隸職方而威令不行至唐天寶遂割爲異域張虔陀楊國忠其百世之罪人也夫庚午天中後一日補記于吉水鎮宋氏書屋時賽屈大夫雲車風馬令人肅然起敬也

唐書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嵩詔越析詔浪穹詔道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將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驛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親猶卿爾也信曰親猶曰布變曰入贊謂之莫不官所以決國事

滇纂

七之一



典故

三

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首望曰正首望曰員外首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首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首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首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孺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首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撫副曰幕覽府有陀首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

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由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人歲給章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法苴法直韋帶也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整負犀韋銅盾而跪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望其靈者在蘭滄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服鞮整皆插旄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

滇纂

七之一



典故

三

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刻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曰雲南臉白厓臉亦曰勃弄臉品澹臉遼川臉蒙舍臉大釐臉亦曰史臉苴咩臉亦曰陽臉蒙秦臉矣和臉趙川臉那鮮山之西多瘴歛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蠶織錦縑精緻大和那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如絮紐縷而幅之覽臉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蠶

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郡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駮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糜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旂雜雲二有旂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如曰進武信麼出亦建八旗絳旂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辨爲髻髻耳綴珠貝瑟

滇繫七之一

典故

三

瑟虎魄女媦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媿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菽和之號鴉闕吹瓢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酬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爲一覓師行人齋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閻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

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閻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閻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閻亦有子時以閻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閻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閻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閻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閻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疆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奔羣蠻遂破吐蕃漫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

滇繫七之二

典故

三

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甯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鹽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甯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卜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閻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嶺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閻羅鳳

欽戰術築京觀逐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
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
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深被吾罪也會
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泌
討之輩餉者尚不主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必敗於大和城死
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嵩州會同軍據清溪關
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
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則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
祿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女多無田

滇纂 七之二

美

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
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
搭搭大歷十四年閣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
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
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爲歸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
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人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論文川擾
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邛關令其下曰爲
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于是進陷城聚人
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

牟尋衆斬首六千級擒生捕傷甚衆顛踣崖峭且十萬異牟尋
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
數悉奪其險立營墩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
回者唐官也往嵩州破爲所虜閣羅鳳重其純儒號蠻利俾教
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
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酷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
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
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
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

滇纂 七之二

美

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皋書曰異牟尋
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徇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
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
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
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覺蕭牆太子弟兄流竄道
臣橫汗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
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
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
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

蕃委和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
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踰生實汗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
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
拔首領并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
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
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
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約百情懷惡相戚
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
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

續纂

七之二

典故

美

能為疆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贈皋黃金丹砂皋
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為唐藩輔獻金示順
表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謀往覘皋令其屬崔
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
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
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
拜受命使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
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
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初

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
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于
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
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
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為南
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頊副之崔佐時
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
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
迎之金銀玉珂兵裝鐸來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

續纂

七之二

典故

美

異牟尋去位後授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日開元天
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
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承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
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
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
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畧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
前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承為西南

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
清平官尹輔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
黃琥珀氈紡絲象犀越駝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
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
以毒藥弁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
鍾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
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
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謀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
哀蠻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朕斂尋賊男

滇蠻

上之三

典故

畢

子衣緇布及今髮直類爲一髮垂後跣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
雜居劍共計川畔羅皮鐸羅望既失邈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
徙鐵橋在劍關四北四百里號劍羌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
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類
漢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
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孺大映茫昌茫鮮茫施大抵皆
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髻以緇布線
屨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婆羅籠象纜如牛養以耕弄
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爲哀州有首領爲刺

史誤殺其參軍孛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劍共諸用亦有
之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尚漢服十
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澄川甯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壑
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爰請以大臣子弟質于皋舉辭固請乃
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備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虞
所脅反爲我患請舉圖之時應舉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用
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饑糧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
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舉搆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時
至愈時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士備往虜具待營皆在檣州扼西

滇蠻

七之一

典故

畢

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七年吐蕃大臣以
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閣衆治道將以十月圍檣州軍屯昆
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卻羅爲都統遣尙乞力欺
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皋相聞皋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
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檣州
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
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檣州異牟尋畏東
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導欲先擊之皋報檣州實往來道扞
敵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

續前政懷貳乎異牟尋乃傲東磨此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
之吐蕃融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皋將擊破
之萬波與籠官拔融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將扶忠義
又取末恭城俘擊牛羊計贊普大將既煎讓律以兵距下貢
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
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請忠義降于是虜氣
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
以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倚角亦
不敢圖南詔皋令免按兵備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

續前 七之一

典故

聖

成吐蕃野戰數北乃也吐蕃水遺論熱誘瀘諸蠻復城
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皋部將杜昆羅狙擊
十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昆羅伏以待
又戰虜大奔于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
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備州患未艾
常為兩頭蠻挾唐為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薦飢方菲贊普調欽
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
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資五城欲悉師出西
山劍山收嵩州以絕南詔皋即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戶候蚤欽

出那隴焚萊可困虜入皋遣將加昆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
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皋曰上虜聲取嵩州實窺雲南請武免
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
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都分虜勢皋表
賊精銳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竟項畜產耳俄
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
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甯涇原軍
戮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
克城七焚寨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

續前 七之二

典故

聖

不能克乃班師長武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
惟南詔攻其腹心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偕慰異牟尋而吐蕃
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
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問勸立或謂
費濤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
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為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
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為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
大容蠻謂兄為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
啟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

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
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鄧暉弛脊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巔乃悉
眾掩叩戎嵩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資居人市不擾
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
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眾
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江文織與中國均明年上表請
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
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斗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
南都護府號南詔發朱弩往直莊助守然朝貢

七之一

典故

豐

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兼豐祐怒即慢
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緯酋龍立憲
朝廷不弔郵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
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
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鄂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天
子斥鄂呂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宏源兵少不能拒
奔蠻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為經略使數改條約眾
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杜棕
當國為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并詔驛信以名嫌冊命未可

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舊
州穆不行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縮洞首領李由獨主之
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
一隊邊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縮洞舉附蠻王寬不能
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懼
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
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
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
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為宣慰使撫使即

七之一

典故

豐

建折廣州為嶺南東道邕州為西道以襲象藤巖為隸州乃拜
京西道節度使京福收貪免峻條令為炮熏剝削法下愁毒為
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
克眾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
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羣酋奏南詔必
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
海門詔愚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
詔酋將楊思儼麻光高以兵六千蒲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
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聞宗死

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郭苦戰斬南
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
高駉為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為
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
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
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
門進為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
因命經略安南苗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
洞詔所在招還詠郵之免安南賦以二年章甫請分兵屯容藤
順黎 七之二 典故

拔蠻勢五年南詔回掠嵩州以播西南西川節度使蕭穎率屬
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倉刺史喻吉珍貪猾
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南詔盡殺戍卒
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瘡毒者十七宰相楊
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為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
易調發詔可夏侯攷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駉駉以
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贊奇
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南以范胤等為安南都統趙
諾眉為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駉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

舉

張詮李濛龍舉眾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
乘之超堞入斬酋遷胤此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
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
皇帝奉天命啟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肝士
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梓辱之械繫於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
印挺其繫表縱還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
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
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取蜀嘉眉黎雅七州為定邊軍建
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印州印
順黎 七之一 典故

距成都才五舍嵩州最南 印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
望利專制諱不言良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
功乃殺酋慶等既而成主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以竇滂代
之滂有冒尤不法誅責苛織甚師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
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眾伐木開道
徑雪峽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破屬蠻遂次沐
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眾五萬侵
嵩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
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捷為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

舉

苗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首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悍爭岸謀而進滂不知所為將自殺武甯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叩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資峙械皆亡矣首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疆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首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

流藥

七之二

典故

覽

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為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蚍結蠅營怙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則冒箕益自庇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掉溺死者或營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為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篔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為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鬪而酋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董成之辱因給

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髮槃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負帷幕來大言日供帳隋蜀主廳事為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薄外郭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昆橋竇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觀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奉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積瀦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為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三月蠻以雲梁鷲車四面攻士叫譟軍未至陴者以巨索鉤係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死耽遣李璠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散民輒落為蓬籠如車傘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圍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嬰貯糞瀦液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眾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擊錦樓眾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眾奮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

流藥

七之一

典故

覽

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大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三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遣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母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即積焚火于壩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軻仆之燎作少選蓋蓋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為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

滇紫 七之二 典故

退屯星宿山威進成沱江酋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趨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為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昆橋不勝趨沱江為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兩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偽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即斷梁接陸緩擊

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剽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為耳鼻者什八慶復之來眾以其弟慶師死於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已功事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陣列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疇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為大槍連弩自是南詔憚之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算歲諸國更難忿屢覆眾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組舟大度河以濟為刺史黃景復擊卻之眾循河而南夜秤上流兵夾攻

滇紫 七之二 典故

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為景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日坦綽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王壘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驛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憇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之禮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舉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

修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昆橋沱江之勝積爾附城不四年復來
今吾有十萬眾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
凡部有疆弩二百縛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
撥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
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來我日
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
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
十日惜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
能際階薄賊况疆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願

真繁 七之一 典故

重

臣之何恩雖之泉邪蜀主故殿先世之實官非邊夷所謀舍神
怒人憤驃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計垣維
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擢奔荆南會僖宗立遣
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
略焉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
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
饑窮豈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
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
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復取黎州

南詔遣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成望星清溪等關
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
略判官杜驥爲蠻所俘其妻室室女也故首龍使奉書丐和駢
答曰我且將百萬眾至龍尾城問爾罪首龍大震自南詔叛天
子數遣使至其境首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
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首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
請平官首望趙宗政質子三十人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
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尚延心盟未會持
刃等爲拘築戎州馬湖林源川大度河三城劫屯拒險料將

真繁 七之一 典故

重

爲平夷軍南詔氣奪首龍詔殺死爲謚景莊皇帝將法備政
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入法年少好畋獵黜逸表絳紫錦
屬鍍金帶國事顯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瑛實詣邕州節
度使辛謹請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在
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呼逆乃因浮
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繆不可從遂廢蠻
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
爭不決皆賜罷辛謹遣幕府徐雲慶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
騎數十曳長牙擁將服少年殊緇約髮典容伽陀首孫慶曰此

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割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驟馬逐以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俛子捧瓶孟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駢徙節鎮海効澹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慰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蕃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爲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警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安謂朝廷畏怯無能爲脫

滇繫 七之一

典故

書

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太宗進虜不可下小蠻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得去當遣謀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陰之者議會表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後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其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擢鹽未繕甲誦兵蠻夷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慶之使驃信答拜其於禮不爲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貨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

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載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瘡痍瘵骨傳灰人下念家亡命爲盜可爲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畜力以問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相衝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慶

滇繫 七之一

典故

書

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爲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緄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曰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毳罽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慶副之宗正少卿嗣號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僞諡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

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歸
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遼州州誘
上浪千餘勢稍張為閣羅鳳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羅識
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為詔謀洩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
之羅些城

師範曰此宋景文唐書中南詔傳也蓋撮樊綽袁滋實滂徐
雲虔之所撰而成文宏深奧衍古色斑斕獨惜修志者拘牽
俗例采掇多遺茲特全錄之以關固陋者之口又查權德輿
異牟尋授冊禮畢賀表云中使奉宣進止節度使韋皋奏得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美

冊南詔副使龐頌狀云異牟尋以十月二十七日受冊禮畢
迎候祇應皆竭深誠又冊命之時天宇清明者伏以聖澤所
覃殊方即敘奉使臣之禮遠稟綏懷當錫命之時盡其誠敬
變西南陰晦之候感天地休嘉之祥此皆睿渥遐宣上元降
祉永宵萬萬守在四夷臣等忝備台司不勝大慶謹奉狀陳
賀以聞時貞元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先是李泌亦諫德
宗云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邊之使叛招雲
南則可斷吐番右臂乃繼韋皋者俱貪懦遂釀酋龍之變入
成都覆安南而唐迄不振人材之所係重矣按趙隆眉楊奇

鯤段義宗之入朝迎主也以帝既遣使許婚且以宗王重其
事乃止而酖之堂堂中國作此狡獪其可鄙甚於降女至鄭
回降而異牟尋棄吐番土珍降而李自孝為內應相去豈第
什百哉庚午夏倪迂存囑補權公文並為書此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美

滇史

皮羅閣承父志欲併吞五詔遂與張建成謀之建成曰蒙越析遠隔異壤欲越三浪而取之浪穹遺賊施浪總名浪人故稱三浪勢難且二詔強大未易服宜先假通好後引強兵力攻三詔三詔歸我二詔不足平矣皮羅閣深然其計

建成又曰六詔同為唐臣非請于朝頓廢之恩見討今劍南節度使王昱奸利先賂寶貨必為我請然後動兵無不濟也乃令人資金寶厚賂王昱密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

皮羅閣既得朝命先密遣人說二詔蒙舊詔嵩負首死無子弟滇故

滇故 七之一



滇故

七

法陽照立陽照死照原嗣其地連吐蕃嘗慮虜侵之而南詔方以破吐蕃受賞只得從之以于原羅為質皮羅閣又遣人至越析講好越析詔波衝也地最廣兵最强素為南詔畏忌而波衝妻美而姪豪酋張尋求悉之為波衝所覺尋求懼誅遂與妻謀殺波衝王南詔使歸陳其事皮羅閣曰此弒逆大故朝當自討之無庸吾力即以聞之王昱且曰請節度至姚州召而誅之一夫力耳王昱用其策嚴兵臨姚召尋求至鎮數其罪殺之尋求戮部落無主昱即以壓步地界南詔南詔不費一矢坐得花馬之國

波衝無子凡子曰于贈憤南詔奪其國力不能爭乃持故王所寶鐸鞘東北渡瀘邑于龍陞河纒百里即雙舍也又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治兵聲欲報復還其故土

皮羅閣聞于贈叛去遣兵追之于贈樹壁攻不能克張建成曰此穹寇也今當有事三浪姑緩之皮羅閣乃回兵取浪穹浪穹遂賒相去止十五里及咩羅移邊川治大釐城與浪穹遠隔河水皮羅閣恐其救浪穹以好言慰之咩羅皮感之不來援浪穹詔豐時也時已死傳子羅鐸羅鐸死傳子鐸羅望為浪穹

州刺史南詔兵至與戰不勝羅望擊其部退保遷義督羅魯城滇故

滇故 七之一



滇故

七

即波州更稱劍浪詔南詔遂并有浪穹之地

先是元宗勅首領鐸羅望書曰勅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那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遠聞徂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藉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弔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并安平好遣書指不多及

皮羅閣既破浪穹遣兵乘咩羅皮不備以輕銳掩襲大釐破之咩羅皮率其部復入邊賒據鍾山之險令人約浪穹施浪之眾

合兵以拒南詔

此時施浪因勢孤弱又令族人施各皮據石和城互為羽翼而皮羅閣始出兵時先令子閣羅鳳別引精騎攻虜施各皮施望欠孤立故欲與咩羅皮合兵攻南詔然施浪宵皆喪敗餘燼施望亦懾息游魂南詔人兵臨之三浪望風瓦解兵各夫敗南詔席捲遂燄咩羅皮走保野共川而死其子皮羅鄧于川東十里築城自固

施望欠既敗南詔以兵脅降其部望欠不敢歸蒙次和村將攜其族屬北走蕃又恐為追者所獲問其部曰南詔何好或曰好

滇纂七之一

典故

卷

色君以愛女獻之必免望欠乃以族走永昌獻愛女以馬和皮羅閣許之望欠波蘭江溺水死其弟施望干走吐蕃吐蕃立為詔納之劍共與鐸羅望等雜居眾尚數萬人

皮羅閣破四詔惟蒙嶠尚未加兵已而王照原喪明子又質于永昌國中無主部下將別立宗屬南詔謀曰王瞽更立強明蒙嶠不易圖矣不若歸其子因令人隨往乘便圖之於是遣兵送原羅還國原羅歸眾共立以嗣其父居數月送往兵士劫殺照原南詔遣兵應之遂據有越嶲今建昌而原羅復歸永昌自南詔併石蒙嶠而土地開闢遂與吐蕃接壤乃使白蠻戡黎溪焉

皮羅閣雖滅五詔得其土地而各詔遺裔尚存浪穹之鐸羅望

保有劍浪遂燄之皮羅鄧堅守德源至於施望干施各皮蒙嶠之原羅固已屈伏然皆在宇下恐死灰復燃其心叵測乃于國中預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陳設錦繡而中之戶牖板楯悉用松明每舉宴會即與臣下登此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值祭先之期令人招聚五詔遺酋同來助奠諸酋聞命不敢不來至期祭畢舉宴延眾登樓飲皆盡權須臾皮羅閣伴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詔之首領盡成煨燼南詔不復有遺患矣國人始悟樓不用松明之意滇俗于是夕點火滿衢巷名

滇纂七之一

典故

卷

曰星回節當亦紀勝相沿成俗云

南詔始為此謀人無知者惟鄧賧詔妻慈善逆知其謀止無往詔曰勢不可已婦乃作鐵釧約詔臂戒之而去既而果被焚伴曰五詔醉失火焚死灰墟中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昇夫屍而歸南詔聞其賢智欲逼娶之且曰爾來以汝為進武進武夷言也慈善佯許俟葬夫百日乃嫁葬畢遂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之應曰某非忘夫事讐者三月食盡乃盛衣裝西向自縛于座竟以餓死端坐而卒臨卒曰吾往訴夫冤于上帝南詔聞之悔曰悞逼此貞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在鄧州治東

師範曰皮羅閣計併五詔惟此備述其始末較別傳獨詳蓋本之南詔通紀耳今思其故王昱卽已得賄苟奏而不許皮羅閣雖狡曷敢有越厥志哉大抵國家之于邊隅勢分則弱而易制勢合則蔓而難圖手利器而授之以柄傷人之患在所不免惜唐臣竟無諫沮者張建成喜州人開元初以貢使入唐都備蒙優禮由西川載佛歸創道勝寺以奉之在彌渡城南二十里去予居最近今已無知之者丁卯八月記于生岡佛院之燈下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典故第二冊

馬貴與通考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楊慎滇載記

邵遠平續宏簡錄

顧炎武肇域志

檀萃詔史補

滇繫 七之二

典故目錄

高岱鴻猷錄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通考

後唐同光三年既平蜀魏王繼岌奏齋書招諭南詔蠻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彥楷等雲南使回嵩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將軍李甲晚差大鬼主傅能阿化等來朝貢明宗引見加其官遣還二年七月遣使入蠻九月西川奏據黎州狀申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詩一卷遞至闕下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為界使欲為寇則不能為臣則不得橫山有寨宜管以西虎頭關九十里險甚所在把握峒丁結聚道路荒僻大理益不通於中國皇祐中儂智高敗奔大理其國捕之以聞熙寧九年遣使貢方物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三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慕義懷來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置局於賓州六年遣進奉使李紫琮等過鼎州請詣學瞻拜聖像許之遂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讀御製舉笏叩首七年至京師貢馬及麝香等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上

國欲進奉及賣馬事上曰令買馬進奉可勿許彼之進奉實利賈販但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六年廣西經略司奏大理人使進奉表章國信及象馬約五月至橫山詔所進方物除不受外餘驛付行在仍計價優與回賜章表等遞降勅書回答

師範曰玉斧一揮遂以域中之地棄之域外說者謂宋之積弱已肇于此然其時北拒西拒夏交廣亦多煽動惟滇寂寂無聞焉以較漢唐之季鼎沸糜爛不可收拾古聖王守在四夷藝祖所見未必盡爲失策也善夫蘇穎濱之言曰蠻夷

滇纂 七之二

典故

十一

擾邊求利其人非有大志皆可招徠愚嘗觀西南徼外諸蠻而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至于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夫蠻夷之民宵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于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自庇其民而莫之禁窮困無聊難以告訴故其勢必至于解仇結盟攻剽踐蹂之于鋒鏑之間而使其志之得伸也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若果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尙誰所激怒而爲此哉跋通典既竟並錄此論守邊者其鑑之

桂海虞衡志

大理南詔國也本唐小夷蒙舍詔在諸部最強故號南詔自皮邏閣併五詔爲一受冊封雲南王至異牟尋封南詔王至酋龍而稱驃信改元自稱大禮國今其與中國接乃稱大理國與唐史禮理字異未詳所始大理地廣人庶器械精良前志載之詳矣邕州右江水與大理大槃水通大槃在大理之威楚府而特磨道又與其善關府者相接自邕州道諸蠻獠至大理不過三四千里產良馬可與橫山通北梗自杞南梗特磨久不得至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觀者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等率以

滇纂 七之二

典故

三

三字爲名凡二十三入至橫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畧有法大畧所須文選五臣註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五史加註都大本草廣註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及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集聖歷百家書之類及須浮量鋼器并梳梳即饒州浮梁磁器書梁作量琉璃碗壺及紫檀沉香水甘草石決明并泉茗泉茗佛僧香蛤海蛤等藥稱利正二年十二月其後云古人有去聲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已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語聞夫于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者豈不習夫子之言哉續繼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會意

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之語其人皆有禮儀擊誦佛書碧紙金
銀字相閒邕人得其大悲經稱為坦綽趙般若宗祈禳目疾而
書坦綽酋望清平官皆其官名也邕守犒來者厚以遺歸然南
詔地極西南當為西戎尤邇蜀都非桂帥所當鎮撫

師範曰李觀音得特大理細民挈貨行賈殊非奉使乃于橫
山之書兩引夫子六經語孟已家絃為誦矣利正段智興偽
號先是段正純國相高泰運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正嚴
遣李紫琮李伯祥貢馬並五花纓弄其臣自高氏外無從考
錄而高逢楊淵海俱執節于段功忠烈威存可嘉者蒙氏于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唐高宗時細奴羅兩遣子羅晟入朝羅晟嗣羅武后皮羅
閣朝元宗其孫鳳伽異以入朝授鴻臚卿~~滇羅棟以獻捷封~~
高溪郡王尹求寬左散騎常侍其他使之~~莫勞封拜備載唐~~
書清平官有張建成張羅定~~錄中州人物蔑以加焉雖王嵯~~
巖杜元忠各擁其主~~羅羅高侯以勳段曉養民觀變~~
迥然不類而元忠于世隆被烏蒙納四女諫曰敗亡餘孽怨氣
必多妖美為厲終胎禍本晉之驕楚之夏吳之施苻秦侯景
之清河溧陽兩公主皆戎勝納女旋致危亡後果如其言蓋
亦老成先見云

滇載記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_{今金齒地}有
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
滋長支裔蔓延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部其渠酋有
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王其六曰蒙舍詔_{今蒙化府}其二曰浪穹
詔_{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_{今鄧州}其四曰施浪詔_{今浪穹縣}其五
曰摩些詔_{今麗江府}其六曰蒙蒨詔_{今建昌}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
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_{今白崖}傳十七
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川獲闡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
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
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
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
建甯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與白細奴羅九隆五族牟
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孽牧繁息部
眾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偽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
也遷居瓏玕圖山_{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
巍州刺史死偽諡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

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
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雋掠其子女為奴婢
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雋路絕晟猶奉唐正朔
死偽諡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立宗先天元年立
孔子廟於國中死諡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立
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
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為
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
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為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六

因破吐蕃卒為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
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
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賤龍法賤
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
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
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挈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陀
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陀取夷州三十一陷嶺
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 即其國丞相也 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

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為清平賜名段
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為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
叛唐非得已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鐘十三年劍
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為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
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
曆十四年死偽諡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 僭號贊普尋立 僭改
普鐘七長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
衆居史城 史城今喜州也 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
牟尋懼改城牟瞂 瞂音咩 大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七

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為中
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為東嶽 在今嶺南州一名絳雲露
皆嶺拔其山 銀生部曰界蒙樂山為南嶽 在今嶺南州一名絳雲露
有共命鳥穴 承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為西嶽 在今騰衝一
天而聚天女處 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為西嶽 在今騰衝一
臨路江西臨龍川左右有平川名為 謂甸草并貫四嶽不測瘴
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鬱鬱來無 麗江界玉龍山為北嶽
奈得旬然春時欲歸來囊中資糧絕 麗江界玉龍山為北嶽
在今麗江一名聳雲山其山九峯雪貫四時玉立
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
滄江路江麗江為四瀆接點蒼之顛添洱河之水立官號曰九
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

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
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
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
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曾西川節度使章皋招撫羣蠻尋因求
內附而猶結好吐蕃皋乃爲書遺尋敘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
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
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
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
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效白皇帝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八

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
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偽諡老恒改元見龍元子尋
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諡
孝文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活虐不道其臣差顯殺之
元應道而立其弟勸利晟諡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
元年立死偽諡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
長慶四年立趨政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
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虛實與
其臣差顯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襲陷邛戎嵩三州引兵徑

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
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
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
死偽諡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啟 世隆之立以唐武
宗會昌十三年初章皋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
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
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
更名謝恩然後遣使 會世隆寇雋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
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九

二萬使其將楊思緒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
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高駢爲
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可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
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崃關勝負未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
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
人四年復寇越雋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
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偽諡景皇帝子隆愛嗣改
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之立以僖宗乾
相承符四年性好畷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

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
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嬖失道為賢臣楊登所弑偽謚宣武
子舜化真嗣改元二頁明差耶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
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
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
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立三百十
年而為鄭氏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為蒙氏清平唐昭宗
光化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
偽謚德桓子長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增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
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死偽謚肅文子隆置嗣
立改元天應未幾為東川節度使楊干真所殺鄭氏三傳歷年
二十有六而為趙氏趙氏名善政為蒙氏清平楊干真既殺
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
大天興立僅十月干真又奪之而為楊氏楊氏名干真既奪
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
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干真不能禦走死楊氏立
僅二年而段氏興焉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

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

干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勿波大村又得神

曠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舖是也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

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廿二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

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蠻松慶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

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

兵其軍師董迎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

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

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十一

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環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
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
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偽謚太祖傳子思英
立未幾死偽謚文經武緯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
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偽謚慈聖傳子思聰思聰以後周廣
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偽謚廣慈傳子素順素順於思聰未如何屬也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
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
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

以睨臨熈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偽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 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 明治死偽謚昭明傳子素廉 素廉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啟乾興死偽謚敬明傳子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為僧死偽謚秉義傳子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偽謚聖德傳子素興 素興以宋慶歷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歷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三

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純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為高國王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純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為相高太連為柵主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為僧傳子正嚴死偽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為僧傳子正興死偽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為僧傳子智興死偽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偽謚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甯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偽謚享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甯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偽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偽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興智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三

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
遂虜與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與智二十二主歷三百十五
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
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與智封爲摩訶羅差
管領八方與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一
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
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
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馬甸功錫虎符爲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
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
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
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
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
招之不從乃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至
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
下有犬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古

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
繼立爲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
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
悉亂功謀于負外楊洲海洲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
子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眾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酋鐵
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
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
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
乏我當添補楊洲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
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
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
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禮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
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
高氏寄樂府從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
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
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旣而復往
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旣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
章復來有吞金馬燕碧雞之心矣蓋早圖之梁王始啟疑於平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典故

革

章密召阿禮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
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
具乘便可毒瘴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
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
我趾自蹶傷爾父尚當爲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
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禮
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
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
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共

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
生踏裏彩錦破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也施宗施秀同奴反反
也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
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負外楊
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
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
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絮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
淵海之才絕意欲爲己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榷
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

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
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谷
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
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
網羅况平章既亡弟兄罄絕今止遺一葵一奴奴再贅華黎氏
葵又可配阿禮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
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
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
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七

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恆不忘復
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
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
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
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
走頻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
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
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
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明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

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而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

巫女歌曰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

有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

十四年授以宣慰王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鳩黨屬悉

俘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賴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

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難列營屯徒勞

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

年一大貢友德怒拷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

元祖親征祇緣善闡乞冀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國大明龍飛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六

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

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

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

兵宵緣點蒼巔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

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拜其二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

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武昌衛鎮撫

次子名歸義授馬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

叛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賴川

侯傅友德復自七皂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

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

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

尚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

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

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疲我齊民世主甘

心焉以無用哉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

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

自古通立峰年運志其善用楚文義兼眾教稍為刪正令其可

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繫於三代為荒服漢僅割分其方雖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九

元以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菁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

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

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夫分隔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

此干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秘文縉紳罕睹况荒

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

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

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為滇載記其諸君子祖春秋而述二司馬

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棄取愜心二千年往事已撮其要

續宏簡錄

大理古昆彌國本苗蠻雜居當禹貢梁州南境殷為鬼方周為

百濮武王陣于牧野帥師來會戰國時楚頃襄王使莊躄將兵

定滇池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眾王滇

按滇池地方三百里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滙

為池中產衣鉢蓮花盤于葉蓋下流金沙江源廣未狹似倒流

然故曰滇池漢武謀伐滇于長安西南穿池象昆明以習水戰

元鼎六年西南彝始通遣使至滇滇王問使曰漢與我孰大天

子惡其不遜因冊天竺白飯王後名仁果者為滇王開郡號益

州領縣二十四曰滇池雙柏同勞同瀨連然偷元牧靡穀昌泰

滇藥 七之二 典故 三

臧邪龍味昆澤葉榆律高不韋雲南舊唐弄棟此蘇賈古母撥

勝休建伶來唯躄世乃絕一統志云白飯王本天竺阿育王後

白為氏一云阿育王第三子驛直低子曰蒙伽獨分土永昌之

墟其妻摩梨名沙壹者世居哀牢山下蒙伽獨嘗為漁死池

中不獲尸沙壹往哭之見一木浮觸而來時浣絮其上感而孕

產十子他日流池邊見浮木化為龍作人語曰為我生子今安

在眾子驚走小者不能走背龍坐龍其背而沈焉蠻語謂背

為九謂坐為隆因名九隆其子一名眉附羅二牟直兼三牟

直諾四牟直酬五牟直篤六牟直託七牟直林八牟直頌九牟

直閃十牟直隆長而點智衆推為長時哀牢山有波息者生十

女九隆兄弟娶之厥後種類蔓延分為九十九部其渠長有六

蠻語謂王曰詔因號六詔蒙舍詔蒙雋詔越析詔浪穹詔鄧賧

詔是也仁果傳十五代孫龍佑那值蜀漢諸葛丞相征雍閬次

山林徙平地建城邑宮室諸部始知有姓氏隋高祖總百揆時

益州總管梁濬建議取滇疏曰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

有國恆典漢世牂牁之地近代以來分置興古雲南建甯朱提

四郡戶口殷眾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甯出鹽井犀角

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甯州偽梁南甯州刺史徐文盛

被湘東王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士民爨瓊遂竊據

一方國家選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

入每年奉獻不過十數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

戎州接界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關土服遠今正其時

滇藥 七之二 典故 三

因平蜀土眾不煩重興師旅自盧戎已來並置總管州鎮計彼

熟蠻租調足供軍給城防一以肅蠻方一以裨軍國有都督杜

神敬首督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高祖以天下初定恐動搖

邊陲不許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西洱河歸附因冊建甯白國

長張樂進求為首領大將軍亦龍佑那十七代孫也自念傳國

久遠遜於細農選而去細農選者哀牢人貞觀間隨其父龍伽

獨避難白崖耕魏寶山之麓有神異孽牧蕃息部眾日盛張樂

進求既妻以女復讓以位細農選指山石祝曰如我當為詔劍

入此石祝已拔劍砍石入三寸形如劍遂自立稱奇王居蒙舍

城是爲蒙氏鼻祖以蒙舍在五詔之南又稱南詔其城有九一
在河尾里一在關邑里一在太和村一在北國一在礮溪里一
在塔樹一在摩用以史城年苴咩城足之爲九皆備吐番而設
武后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蜀
州刺史張柬之表其弊曰哀牢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
人以來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穹竿而哀牢不附至
光武季年始置永昌郡統理之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珍奇
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兵甲不充及諸葛渡
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備故蜀志稱亮南征而國用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
置郡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奇珍之貢不入戈戟之
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
受役蠻彝肝膽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先天元年其孫晟羅皮
立孔子廟於國中元宗開元十六年始冊晟羅皮子皮羅閣爲
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寔大按漢武元符元年形雲見南
中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
至滇指身壽國跡之見形雲見于白崖因于大理立雲南縣後
以縣西南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改名鏡縣張樂進求時
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輪囷終日不散
人以爲祥復名雲南州雲南之名始此
二十六
年賂節度使王
昱求合六詔爲一陰以仲夏二十五日星回節于松明樓宴五

詔積薪其下焚之五詔頓滅乃徙居太和城以會川爲會同府
置十賧賧與賧同蠻語謂州也遷張王李趙楊周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
居之天寶八年子閣羅鳳初立故事蠻長謁都督借妻子行時
張虔陀爲刺史鳳擊家上謁虔陀私之鳳怒攻殺虔陀陷鶴州
北結吐番僭稱大蒙國節度使解于仲通劍南留後李宓先後
致討唐兵死者二十萬人及子鳳伽異嗣仍請內附授陽瓜州
刺史代宗大曆十四年子異牟尋自立自稱日東王改國號大理
德宗貞元四年復內附昭宗天復初清平官鄭買嗣滅蒙氏改
號大長和國分地爲四以段興爲建昌長後唐天成三年東川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節度使楊干貞滅鄭氏立侍中趙善政號大天興國尋廢善政
自立號大義甯國石晉天福二年有白人段思平者逐楊氏而
有其國仍號大理宋太祖平蜀王全斌欲乘勝取滇太祖以玉
斧指地與中大渡河畫之曰此外非我有也雲南遂爲段氏所
據神宗元豐三年其臣楊義貞篡位高智昇討之已而子高昇
泰自立僭號大中及臨歿命子泰明復求段氏立之乃奉其後
正純爲主號後理國其地東達粵西通緬城南接交趾北隣蜀
西北通吐番幅幘數千里土地饒美傳其主曰祥興當宋理宗
嘉熙三年蒙古起朔方欲圖宋謀先取蜀時余玠以重兵守重

慶不敢窺乃出靈關由吐番進兵攻大理方與宋結好遣

將高禾逆戰敗死滇大震動會蒙古主窩閣台卒斃罷兵及憲

宗立議討烏白蠻鬼蠻諸國烏蠻在滇東白蠻在滇西鬼蠻在滇東北命太

弟忽必烈專征大將兀良合台副之歲癸丑宋理宗寶祐元年元憲宗二年也

秋七月禡牙西行八月出臨洮由六盤踰吐番經行劍外二千

餘里所謂梁州外境也既次武刺先遣王律木等齎諭前往道

阻而還乃分兵三道兀良合台西道由晏富路與諸王抄合從

慈嶺入今麗江府野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棧道經四川入曲靖太

弟督勁騎由中道入越雋今北勝州九月至滿陀城留輜重冬十月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西

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所過望風款附分兵入麼些二部

渠長峻火脫因培裏馬迎降復遣王律木王侯王鑑使大理十

一月師至白蠻打郭寨其首領出降進次三甸白蠻送款時大

理主段興智聚兵守金沙江蒙古兵相持不能進太弟令衆出

不意仍以革囊潛渡遂下趙州薄其都城興智方年少國事一

決於高泰祥殺蒙古所遣三使太弟下令攻城東道兵亦至泰

祥背城一戰大敗走太弟以久旱水遠軍渴甚乃仰天默禱以

劍掃地清泉涌出名曰玉泉并令侍臣楊庭樞碑記之乃立礮

攻城泰祥遣人來拒兀良合台遣子阿木迎擊之段兵敗退蒙

古兵皆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大危懼各部接兵皆為蒙古

阻截不得達遂棄城宵遁興智奔善闡泰祥奔統矢太弟整衆

入城令詞臣姚樞等探訪圖籍得三使者尸瘞之樞為文以祭

太弟南出龍尾城次趙曉追興智不及獲泰祥于姚州黑初山

欲官之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常午忽雲起雷震太弟異

之曰忠臣也以禮葬之甲寅春太弟忽必烈班師時大理地皆

下惟善闡未附乃留兀良合台經略餘地攻烏蠻水城屠之前

次羅部府破蠻兵于波可浪山下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即善闡

也城際滇池三面皆水興智率衆固守卒難拔阿木伺其怠夜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三

五鼓潛師躍入城舉及奮斫衆驚潰擒興智于昆澤獻諸朝餘

蠻依阻山谷者分命神將左右合圍攻拔鐵寨至乾德哥城阿

木以草填壑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乙卯春兀良合台進兵

平烏蠻諸部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阿木先登取其三城

轉攻赤禿哥山寨緣嶺而戰拔之乘勝擊破魯廝國增渾城又

取忽蘭城魯廝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恃險不服阿木

攻之入其城始請納款復攻阿魯隘口進克阿魯城遇赤禿哥

軍于合打台山追赴臨崖盡殪之自出師至此凡三年平大理

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蠻三十七部段氏自思平立國至興智

為蒙古所滅共二十三主據滇三百一十八年云二先是蒙古兵出靈關羅施鬼國即遣報思播言蒙古有事大理實欲取道西南大入中國當豫為之備思播守者聞諸朝宋廷臣皆言蒙古生長朔方恃馬騎為用隆冬草枯盛夏立出便當反北若踰番詔必須多歷時月滇黔之間崗嶺欹折策馬奔馳料不得逞縱使安據南詔方行東向須得交廣以窺吳楚是謂仰攻地利不便為此慮者非迂則誤及大理已入蒙古假道幹腹遂其始謀乃出烏蒙趨瀘江過馬湖通道嘉定重慶直抵合州濟蜀江然後順流東下一軍歷筵杆至潭州一軍由廣南至衡州太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系

弟忽必烈自北發師由汝南人大勝關渡江圍鄂州與羅鬼先見之言符合而宋室遂不可支馴至亡滅斯時方下詔責已勉諸道進兵亦何益哉兀良合台既拔善闡獲與智承詔赦之且請依漢故事分西南彝為郡縣設長官總把參用土人詔立大理金齒都元帥府加兀良合台大元帥還鎮大理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其民當是時宋祚未改故各郡止立萬戶府州縣止立千戶所以兵衛守之與智入覲獻雲南輿圖并條治民立賦法憲宗嘉其誠命世為總管守大理傳云賜名世摩訶羅世祖中統元年興智入朝在道卒以其族弟段實為總管至元元

年都元帥實合丁專制閩外不善綏輯於是舉蠻舍利畏倡亂滇海眾至三十萬朝命段實與都元帥合兵討之眾解散惟舍利畏遁入巖箐不獲實遣石買誘殺之四年以邊蠻變亂不常議遣重臣往鎮詔封皇子忽哥赤世祖第五子為雲南王分大理國三十七部為南北中三路更定名號改善闡萬戶為中慶路威楚開南萬戶為威楚路于矢萬戶為普安路阿剌萬戶為南路尋改臨安路羅婺萬戶為北路尋改武定路磨彌羅伽萬戶為中路尋改曲靖澂江二路併大理上下二萬戶為大理路以越巂為建昌路已析建昌南立會川路西南立定昌路後省入德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系

昌路分金齒國西路為建甯路升謀統千戶為鶴慶路師宗彌勒二千戶為廣西路察罕章宜慰司為麗江路更于威遠置元江路改仁地萬戶曰仁德府升長州為嵩盟府甯州為甯海府永昌州為永昌府更有木連蒙光謀粘六難蒙兀等路及南甸縹甸雲龍鎮沅各軍民府及廣南西道宣撫司羅羅斯宜慰司其餘千戶所並改為縣署王府文學張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領屯田事尋授巡行勸農使導昆明池水為渠得良田萬餘頃教民飼養蠶桑民俗饒庶地日開闢既以賽典赤瞻思丁宣撫雲南益修陂池勤播種購經史建文廟授學田重昏喪講跪拜

禮蠻風不變 按漢書司馬相如入西南彝上人盛覽從學歸以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又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

馬四甘露降白鳥見乃建學立 遣郎中楊璉招降迪西和泥諸師全滇知有學校不自元始也

部其地曰潞江曰普坪睽曰申睽曰烏摩坪蓋通典所謂黑蠻也

也渠長阿八思入朝即其地置柔遠路又于怒謀置茫施路石

睽置鎮康路于賴睽置鎮西路驃睽置平緬路大布茫置麓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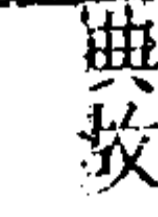
路巴的甸置烏撒路悶畔部置東川路孟都置木邦路建雲南

諸路行省統之繼升蒙憐蒙萊二甸俱為路先是雲南王忽哥

赤為寶合丁毒死立道入告變請以其子也先鐵木兒襲爵帝

從之命仍鎮滇十七年以愛魯為行省參政時烏蠻羅佐山白

滇纂 七之二



典故

元

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引兵討平之尋以納速刺丁 瞻思丁長子

為行省左丞遣員外郎怯烈詣闕陳利弊帝愛其聰辨拜鎮西

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明年授段實行省參政令率兵

征緬實至金齒疾卒其弟忠襲總管王師破緬朝命雲南王移

鎮緬地立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升北勝州為府立金齒木來

府二十七年封皇孫甘麻刺為梁王鎮雲南合閩鹽普樂二州

為柏興府以爛土為定雲府先是羅甸宣慰司在黔西滇東本

苗蠻雜居地統名貴筑古夜郎王所屬靡莫之類漢稱羅甸國

宋析置大萬谷落府俗尚鬼故呼羅鬼易曰高宗伐鬼方詩蕩

八章單及鬼方即其處也自至元十七年其主阿察阿里降既

而招討經歷劉繼昌招徠程番韋番方番洪番龍番金石番羅

番盧番八渠長並授懷遠大將軍兼設八番羅甸宣慰司十九

年詔析金竹百餘皆為郡縣置順元路金竹府貴州統之其屬

十二曰普安永甯普定新添都雲銅人石阡平月安南 舊名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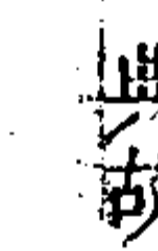
烏撒烏蒙東川及平九蠻十八洞蠻並立總管府聽順元路節

制初隸湖廣再隸四川至是始隸雲南二十九年改封甘麻刺

為晉王命皇曾孫楊由出鎮雲南成宗元貞二年立徹里孟愛

二軍民府兼置耿凍雲遠二路大德改元以忽辛為雲南右丞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元

瞻思丁時王府畜馬繁多悉繹之郊敗民稼牧人又宿食民家

次子無宵居忽辛度地置草場構牧所民始得安既請立諸路學校

以蜀士就近充教官蒙陽甸長來附即其地立通西府六年烏

撒羅羅斯叛遣忙古帶討平之第功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都元帥升普里部為普定路武宗至大元年夏烏撒烏蒙地震

三日壞民居二年春梁王松山有疾召還以諸王老的罕襲封

時梁王國善聞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親一恃放物兩不相

下王府諸人多驕恣凌虐段民漸構成隙老的罕至節用羣下

謀舉眾西向大破段光兵光段慶孫段隆子也光既兵敗慮王

襲之令將高蓬握重兵守羅那關梁王招之不從乃以金賂蓬
庖人刺殺之以蓬首來獻梁王秘其謀分戮庖人仁宗延祐二
年封皇子和世球爲周王鎮雲南中書省言雲南土官病故子
姪兄弟承襲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獍頑難制必任土人方
可集事員缺宜從本俗制曰可英宗初立復移周王于漠北命
王禪襲封雲南王泰定帝立改封帖木不花爲梁王鎮雲南時
木來土官奉方物立木朶路孟隆滿蠻降置順寧府文宗天歷
元年升姚州爲姚安路景東甸爲景東府兼置孟定孟育蘆傳
三路至順改元春諸王禿堅據雲南舉兵討逆爲名遣中慶萬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三

戶伯忽魯諸路滇池底定將五十載變起倉卒人心危懼理問
官仁通率官軍禦之没于陣旣引兵攻威楚知事董文彥被擒
至不屈遇害尋分兵陷臨安攻石屏鎮將朱寶千戶亨祐悉力
拒守不能拔夏五月烏蒙土官祿余起兵附伯忽殺烏撒宣慰
官於是羅羅斯諸蠻劾尤扇動與伯忽應陷重慶路其勢益振
禿堅自立爲雲南王拜伯忽爲丞相阿朶爲平章四川行省官
遣兵來援至麗江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擊敗之事聞朝廷特設
雲南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朶馬赤教化爲同知副
使發朶甘思朶思麻及聳昌等軍討之徹里率大兵同鎮西武

靖王搠思班西路由四川進朶馬赤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
里東路由八番進秋七月羅羅斯土官殺加伯合烏蒙土官阿
刺里州土官阿答兵燒北來棧道據大渡河犯建昌雲南右丞
躍里帖木兒方守建昌拒戰斬首數百級時王師猶未至滇賴
四川省調礮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
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更遣萬戶管定遠引軍同印部
知州馬伯所部蠻兵令戡等便宜進討撒加伯遣把事曹通結
連西番躍里遣人覘得執通斬之自是西番無與蠻兵犄角者
祿余潛約烏蒙東川諸蠻寇順元路阻東道兵徹里趣四川雲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南兩省兵合力齊進冬十月四川平章塔坐引兵由永寧左丞
李羅引兵由青山並會周泥驛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衆潰奪
其關以通順元諸軍撤加伯復合烏撒阿增等蠻兵攻建昌躍
里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二年春權仁德府官曲木糾集義旅
敗伯忽于馬龍川旣戰于金馬山獲伯忽及其黨誅之餘賊奔
潰惟祿余尚據金沙江鎮西豫王兩路合兵與躍里倍道兼進
遂奪金沙江與阿禾遇戰敗之阿禾竄走大兵直趨中慶再戰
于安甯州擒阿禾卽軍前誅之大兵將抵中慶戰伽橋古壁口
躍里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收復省治諸軍皆會

駐城中分兵捕餘寇于嵩盟州擒叛首也不干等并誅諸叛將
校磔其屍以殉雲南平是秋都元帥怯烈引兵擊禿堅弟必刺
都迷失于靖江海中山險不易上為雲稀以登破其柵必刺
都迷失舉家赴海死禿堅不知所終順帝至元元年雲南王案
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陸地為赤犬主其下有大軍
覆境又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備之輒斃至正元年以張
瑾為雲南廉訪便瑾扶弱鋤強申屈旌善奸惡革心常巡行激
江釋疑獄五十餘起剽決冗案三百事人咸頌之四年以段功
襲蒙化知州繼為總管段氏所興皆後效忠於元世為大理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三

總管與智弟賈以攻石城及仁德府功賜金虎符為第一代實
弟忠隨元帥依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皆有功
為第二代實子慶宿衛東宮尚公主歸授雲南參政為第三代
忠子正為第四代五代隆六代俊七代義八代光始與梁王構
兵光弟功為第九代其後功子寶為第十代寶子明為十一代
而元終焉至正二十四年偽夏明玉珍自蜀攻雲南其將萬勝
由叙州界首入鄒興由越巂建昌入勝兵抵雲南梁王李羅走
威楚諸部悉亂勝使人四出招安降者日至遣侍中楊源持表
獻捷於蜀表畧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

服之邦大軍既發於三巴踰月遂乎平六詔恭行天罰誅在位
之貪殘禮順人情弔斯民之疾苦惟茲南詔隣北西戎藩王挾
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檢人恣其變發守宰無恒心愛民之意肆
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威出師討罪初隨烏撒蠻首納欵以
供輸繼次馬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趨入滇池士民冒
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索萬室皆安深入不毛臣
媿偶同於諸葛誕敷天命帝德齊美於有虞玉珍得表自將紅
巾三萬人入滇屯金馬山上梁王在威楚徵兵救援段功謀於
員外郎楊淵海卜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敵紅巾于關難斬獲千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計滇南士氣少振玉珍收餘孽復敗楊善善山寺功夜密遣人
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十八九已追至回燈關在楚雄大破之
功在陣得玉珍母所寄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可輕還軍少糧
乏我當添助淵海效其書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當蚤歸募勇
壯者遣之玉珍得書恐違收兵功追至七星關又勝之玉珍乃
還重慶先是梁王選兵時懼甚欲遁歸上都將卒執不可既聞
大理戰勝王深德功妻以女阿益生奏授功雲南平章已而忌
功威望用羣小害之子寶繼父職梁王慮為後患七攻大理
皆不克大理士官楊寶極意和解王從之奏升寶雲南右丞未

幾蜀兵復侵善闡梁王力不支遣人詣大理奉金印玉書求發
兵退敵寶答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芋而自詐其狙
公假道滅號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不過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
自設掩雉之網羅况平章已亡弟兄罄絕今止遺一焚一奴奴
再贅華黎氏焚又可配阿蓋妃如其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
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也兵卒不出
要之善闡大理俱阻水臨山實爲金湯勝地宋太祖畫大渡河
以外棄茲險要遂成鄭趙楊段三百餘年之僭班史謂皆恃其
險乍臣乍驕范史謂憑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喪牛於易患

滇

典故

三

生無備據險以興慘險以亡固其理也

肇域志

粵稽五典已見三苗及平夏后殷周而降或稱萬國來朝而南
方乃有百國是爲百濮善闡國滇也昆彌國大理也昞町國臨
安也牂牁國烏蒙也其他九十有餘多不可考汲冢書獻令曰
西南產里百濮以象齒短狗爲獻產里卽今車里周公作指南
車以道之歸者是也春秋時叔熊逃難於濮而楚蚡冒始啟濮
戰國仍屬楚襄王使將軍莊躡略巴黔以西以兵威定之會秦
擊楚道塞歸報不能得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滇有
楚俗之始也秦使常頰略五尺道置吏漢元狩中彩雲見南中

滇

七之三

典故

三

遣使迹之雲南之名始此滇王嘗羌對漢使語不遜武帝惡之
時白崖有天竺白飯王之後名仁果者稱白王爲衆所戴天子
冊爲滇王仍治白崖躡世乃絕白人之名始此元封中司馬相
如入西夷土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教始此是年
郭昌衛廣平其未服滇王降請置吏入朝以爲益州郡賜玉印
益州之名始此建武中樸榆諸羌叛劉尚連破之元和中滇池
有神馬甘露白鳥之祥乃建學立師滇有學校始此蜀漢建興
改益州郡爲建甯又分建甯置雲南郡卽今雲南縣地雍闓附
吳孟獲誘煽諸夷武侯斬雍闓服孟獲四郡皆平乃收用豪傑

時仁果十五世孫龍祐那者能撫其民號大白子國侯仍以其地封之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守令治其人酋長世其官唐貞觀冊建甯白國長張樂進求時哀牢夷細農邏耕於蒙之巍山有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思遜國農邏為奇王自是蒙族分立為六詔六詔之名如此瘡置姚州南詔賂王昱合六詔為一冊為雲南王南詔之名如此天寶之間南詔殺張虔陀取夷州鮮于仲通擊之敗績南詔北結吐番以自固復為吐番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皋為安撫使舉以南詔兵破吐番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南詔獻地圖土貢賜金印吐番不復為雲南患始此

滇擊

典故

三

宋王全斌既平蜀以圖獻太祖以玉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雲南幾為絕域元世祖由麗江入大理定善闡為中慶路前明置雲南布政司聲教之盛始此土下數千載興衰之迹有如傳舍夫亂不亟則治不生孟子辭楊墨而闢之曰一治一亂然中國之治亂也由堯舜至于戰國中廟聖賢猶迭興未乏絕而滇之治亂則由戰國至於今也天將使此土培植壤為高稜化荆棘為松柏化雞犬為鹿鶴化濁惡為清涼非有聖人不能故孽而界之至是正朔始有定奉歷年二百六十以來如一日雖有小警旋為大定盛矣

詔史補

晦町王者史不著其世大抵皆楚之後也楚出自祝融以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林其後為八姓多顯於唐虞夏商至周而莽姓始大芊姓者出於陸終氏之幼子季連季連之後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次文王時而鬻熊為周之師子孫以為姓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於楚蠻則今歸州之丹陽故城也傳至熊渠家勇甚以石為虎射之沒羽蠻夷畏之遂從蜀中下江漢伐庸今施伐揚粵今兩至於鄂今武乃去丹陽出都於句章即今江陵也熊繹自以蠻夷不與中國號諡乃立長子

滇擊

典故

三

康為句章王仲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蓋當周夷王時王室衰微不能討則是楚之先固起自黔蜀間矣康前熊渠死繼渠者當以摯紅是為能摯摯有惡疾楚人廢之乃立其弟能延摯因自棄於夔為楚附庸即故丹陽也其子孫有功王命以為夔子其後世猶怨能延之奪其楚也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成王使人讓之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何祀為楚使子玉子西滅夔事在春秋時其能延之立當周穆王間傳子熊勇勇卒以弟熊嚴繼上距鬻熊已十四世能嚴四子伯霜仲雪叔堪季徇熊霜之立當周宣王元年

至六年而能霜卒熊雪又死能堪遠難於濮國語作叔熊遂變服從蠻俗而君之熊伯徇專楚遺氏將起能堪歸楚又有禍難不能立遂終於蠻史伯所謂蠻羊蠻矣者是也是則春秋之時州蜀之蠻皆能擊之後滇漢之蠻皆能堪之後總為熊繆子孫也戰國時莊躋開滇楚之公族多從行既開滇而秦滅楚之黔中巫郡莊躋不得歸因其眾王滇亦變服從俗以君之如能堪之所為故今蠻蠻咸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而太史公亦稱楚之先有天祿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為寵然

滇纂 七之二

典故

素

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言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健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慮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健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統縣十七而叻町以故侯國與夜郎同屬焉是時叻町猶殺郡仍侯爵也至漢滅南粵還誅反者夜郎侯恐遂入朝上嘉其先來歸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遂誅且蘭印君並殺若侯於是再隴諸蠻恐請臣置吏以印都為粵檮郡若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向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而叻町猶未王也後二十三年至孝昭始元之初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牁該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木

滇纂 七之二

典故

素

衡都尉發蜀郡健爲犇命萬餘人擊牂牁大破之後三歲姑繒
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
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响
叮侯亡波效誠節於中朝起兵討賊遂與朝廷所遣軍正王平
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
十餘萬天子嘉之以亡波功第一詔曰响叮侯亡波率其邑君
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响叮王大鴻臚廣
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則是亡波之功在廣明上故詔旨
先亡波而次廣明也夫响叮侯國於牂牁郡十七縣中居其末

滇紫

七之

典故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其視滇之小邑尤小矣而以有功爲天子詔論所嘉予王爵視
漢夜郎以恩寵得者尤光榮亡波之沒史不著至成帝時而爲
响叮王禹當卽亡波之子也河平中禹與夜郎王興漏卧侯俞
更舉兵相攻然其直在禹故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
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
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
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
其效可見恐議者選突倍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
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

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守尉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
吳將黃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
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
馬大司農豫調穀積粟善處選任賢明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
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
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
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
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者
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蠻夷畏之及至牂牁論告夜郎王

滇紫

七之

典故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興與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
同亭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
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
之皆釋兵降响叮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
立還歸郡是則禹之但威從命猶不失亡波之風也興妻父翁
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
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險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
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
敗走趨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

大旱立攻絕其水道盡其斬翁指持首出降時禹已歸命不
從其迫脅想亦在所募分將中故終不失王爵而都尉萬年卽
所謂南部都尉治進桑者也進桑有關後改進乘伏波謂出進
桑王國至賈古豈其君亦與亡波有功同賜王爵耶繼禹後
者爲王邯當王莽篡位時改漢制既貶匈奴高句驪召怨矣是
時夜郎王以反誅爵絕滇王已沒不聞南中惟响町王尚王爵
莽乃貶其王爲侯邯以無故乍貶怨之甚莽又改太守爲大尹
以周欽爲牂牁大尹周欽知邯之怨也恐爲亂乃詐殺邯邯弟
承集衆攻欽殺之自爲王州郡擊之不能服於是三邊繼譏愁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學

莽之擾盡兵起攻棟蠶若豆等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
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
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甯始將軍廉丹與
庸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
轉輸台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
及士卒饑疫三餘歲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
根自立爲邛穀王是時反者牂牁益州粵雋三郡漢誅莽時公
孫述起於蜀故中朝隔絕而牂牁大姓則有龍傳尹董氏與功
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武嘉之並加褒賞

而益州程隆雖死繼之以文齊降集羣夫甚得其和亦距公孫
述爲漢間道遣使自聞是二郡之誠節旣已自通而响町王承
怨莽之貶其兄爵且誅殺之是以報仇而起今聞漢興則歸之
恐後是大姓功曹之保境奉貢皆承主之也在貴旣自立爲王
且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仍以貴爲邛穀王領越嶲太守事况
始終一節如承等有不子其舊封且領牂牁乎史家詳畧互見
前書云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誅貴蓋在建武十九年之後復
舊號謂復响町之王响町王世家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學

段氏本出武威猶鄭氏本出滎陽鄭回以西瀘令陷南詔爲清
平官其裔鄭買嗣遂篡蒙氏段儉魏以大軍將臣蒙氏其後段
思平討叛亂而君之其得國比鄭氏爲正傳國至四百餘年不
聞內犯邊境永甯可謂能爲中國保塞者矣蒙氏世爲唐臣而
叛附吐番北陷成都東陷安南迄於唐亡終被其患而段興當
宋原非宋臣宋北患遼金西患西夏安南大理均與宋隣安南
尙聞內侵宋亦喪師海上獨大理分疆畫界從不踰垣且函送
儂云遣使朝貢求諸經籍歌詠華風使要荒之服盡得賢君長
如此中夏復何憂乎昔歐公於五季諸國皆著爲世家唐書於
南詔蒙氏亦著爲列傳夫五季諸國割據土地甚狹年數甚促

未有如段氏之地廣世長至四百餘年之盛者也蒙南詔本出
哀牢餘風未殄而大理則以武威望族不墜華風其君長多賢
每以避位傳高揖之美以視五季之篡奪相尋宋金之互相吞
噬奚翅霄壤乎故著其世家使後來有所流傳云段思平者其
先武威姑臧人漢太尉段熲之後本出鄭共叔段遂以爲氏西
漢段會宗以天水上邽人爲西域都護熲蓋其從曾孫以平羌
功封新豐侯官至太尉二人前後書俱有傳段氏世居西塞子
孫散處或仕中國或入蠻貊段榮段詔顯於高齊段志元爲唐
佐命其後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段也姑臧後爲姑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望

思臧且譌爲西藏西藏今與雲南接壤雲南段氏由姑臧而來
故段氏世爲西邊郡望思平之先有段儉魏者爲蒙氏清平官
賜名忠國按鄭則神命大軍將段忠國再和諸與其與鳳伽異
破斬王天運乃大軍將段全葛非忠國也又有大軍
將段附六傳而至思平則當是中國五季時也段氏仕南詔世
爲大軍將南詔立東川通海節度使以段氏主東方鄭買嗣纂
南詔盡滅蒙氏改號大長和思平因仕鄭氏歷鄭良鄭隆置而
東川節度使楊干貞乘鄭良之暴死子孤弱進兵入弒隆置隆
置之立甫十日被弒乃立其侍中趙善政改號天興甫十月干
貞逐善政而自立改號大義寧而思平段氏主東方久思平

又善撫納諸蠻盡歸心於思平思平怨干貞之篡鄭氏義不仕
干貞乃去通海隱姓名爲獵者以一大自隨至品甸投宿主人
主人有一戟以生牛革四疊裹之入夜忽有風吹戟遂洞貫牛
革而出思平驚曰是何銘利豈神戟耶及明以犬易戟又得神
驥於葉鏡湖思平既得戟與馬以神異自喜時干貞之篡已八
年矣貪虐無道民不聊生思平行遁久涉辛苦終不聞見楊氏
政亂有討干貞之志會野行乏食腹饑甚忽見巨桃摘而食之
甘乃剖其核而仁亦巨其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析其文曰青者
十二月也昔者二十一日也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月舉義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望

乎乃潛往東方乞師於黑蠻三十七部以討干貞三十七部皆
助之師至洱河而干貞尚未知之也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
夢玉瓶耳缺且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進也三夢
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而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瓶本以玉玉而
去耳爲王王之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
無敵思平乃決明且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衣白披
纓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師
遂濟干貞不虞師之至也倉皇出走國人盡歸思平思平遂自
立遣人於江澣覓白衣婦不獲掘地中得白石大土一座遂改

國號曰大理時晉之天福元年也干貞走死於外自是楊氏滅而段氏興矣思平立八年改元文德於晉之開運二年卒國人以其爲大理開國之祖故稱太祖子思英繼之思平之弟思良廢思英而自立改元至治立五年卒謚文武子思聰繼之時周之廣順初也自唐末至周四十餘年中國豆剖瓜分各盜名字改元稱謚者紛紛思聰立十年而宋興海宇漸將混一乾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因兵威取滇獻圖於上太祖鑒唐之禍以王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久安於雲南不致如孟氏之滅絕而中國竟以絕域視之不知有所謂大理國矣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聖

思聰在位十七年改元三曰明元曰廣德曰聖德宋之開寶二年卒謚廣慈子素順繼之改元明正在位十六年宋之雍熙二年卒謚應道子素英繼立素英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五曰廣明曰明應曰明聖曰明德曰明治宋之祥符二年卒子素廉繼立其在位十四年改元明啟宋之乾興元年卒謚敬明素廉子前死其孫素貞尚幼國人乃立素隆素隆素英之孫也素隆既立改元明通自念本素貞國因其弱國人叛已不得已代之閱四年而素貞稍長素隆乃避於僧寺不復歸以國予素貞素貞既立改元正治國人高素隆之讓國於其卒也謚之曰秉義素貞在

位十四年而卒謚聖德時宋慶曆之初也素隆傳其孫素興素

興好遊狎廣營宮室於春登堤上多種黃花名繞道金陵聲川

蜀謂田雲津橋上多種白花名紫城銀稜每春月必挾妓載酒

自玉案三泉湖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鬪草簪花以爲樂時有

一花遇歌則開遇舞則動素興愛之命美人以花盤髻爲飾因

名素興花一名素馨花花似茉莉而繁木本花妖也蔓延今爲木香花素興立

三年改元二曰聖明日天明國人因其失道乃廢素興而立段

思廉思廉乃智恩子而智恩則段思平之曾孫其繼素興則宋

之慶曆四年也自思平之起當周廣順至是百有九年而宋之

滇繫 七之二

典故

聖

興亦八十五六年矣宋與大理兩不相知開宋之皇祐五年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奔大理乃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而至死士者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也聲言智高將借大理兵以入蜀蜀大恐會張安道帥蜀偵知任判官所爲召至成都將斬之任請以家屬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指實於是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安道以聞其實智高自病死思廉因函其首歸於宋托言誅之也至是段氏始聞於中國矣思廉在位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曰大安曰正安曰正德宋之熙寧八年卒謚世宗子段廉義立明年遣使貢

於宋廉義在位六年改元二曰上德曰廣安宋之元豐三年其
臣楊義貞弒廉義於是善闡侯高智昇遣子昇泰討楊義貞誅
之立段廉義從子壽輝改元上明明年而高昇泰廢壽輝立思
廉之孫正明正明在位十三年改元三曰保立曰建安曰天祐
宋之紹聖元年正明以位遜於高昇泰避位爲僧國人遂立昇
泰而段氏中絕昇泰據大理國號大中改元上治居一年將死
屬子泰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
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於是紹聖三年昇泰卒泰明日立
段正明之弟正純號後理國段氏復興高氏相之政令皆出其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吳

保人曰廣運沒論憲宗是時宋高宗亦禪位孝宗正興繼位改
元五曰永貞曰大寶曰龍興曰盛明曰建德在位三十五年傳
位於子智興而已遁居僧寺時宋之乾道八年也滿諡定宗宋
之高宗孝宗兩世內禪而段正嚴正興亦然蓋中外之風氣約
略相同如此智興在位三十九年改元五曰利貞曰盛德曰嘉
會曰元貞曰安定於宋之慶元六年卒諡景宗子智廉繼立改
元鳳歷在位一年卒亦宋之慶元六年也諡亨天傳子智祥智
祥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三曰天開曰天補曰仁壽宋之嘉熙二
年讓國於其弟祥興已遁居僧寺卒諡神宗祥興既立越七年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吳

而高禾戰死宋遣使弔祭是時宋與大理俱被元之侵逼而國
日以微祥興在位十二年改元道隆宋之純祐十一年祥興卒
諡孝宗子興智立十二年爲元憲宗之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
雲南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三年九月次忒刺分三道以進兀
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道兵由白
蠻太弟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
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渡摩沙蠻主迎
降十一月辛卯遣三使入大理招段興智皆被殺丁酉師至白
蠻打郭寨其主將出降其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庚

子次三旬辛丑白蠻送款十二月丙辰兵薄大理城國主段興智微弱國事皆決於相高泰祥屢戰不勝時東路兵亦至皆登點蒼山視城中城中大懼泰祥徵兵三十七部有來援者皆為元兵阻敗始與興智謀出避外郡圖興復興智奔善闡泰祥奔統矢命大將也古及拔突兒追之以大理拒命將屠其城用詞臣姚樞言乃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於眾兵入大理人民安堵已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樞按訪圖籍辛酉南出龍尾城次趙臉癸亥獲高泰祥於姚州欲官之嫚罵不受於五華樓下死之臨死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死國職也吾事畢矣時烈

滇繫

上之二

典故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日當午雷電大作風沙愁慘觀者萬人莫不灑泣太弟曰忠臣也命收葬之而用其子高瓊高長壽等明年太弟班師大將兀良合台拔善闡獲興智以獻赦之封為摩差管領入方仍守其地世世為總管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帝制雲南凡二十二主歷年三百十五自古割據之雄未有歷年如此之久者迨至於元又中分雲南而有之而惟信直日為最著段氏世家接段氏先宋而興雖亡亦先宋而以平章胙土猶首餘年視宋為優而其間事蹟亦頗與宋相類段自思平開國一傳而其弟思良奪之猶太宗之奪太祖也思良傳思聰素順素英素廉素

隆素貞素興凡七世素興以無道廢自後漢丁未至慶曆甲申共九十八年國人仍立思平之元孫段思廉不如高宗南渡仍立太祖之裔孝宗素興在位日淺但嬉遊無大失德國人廢之而立思廉想見思良篡奪已久國人終有所不服雖歷百年終擁戴思平而立其裔也其間傳弟傳子有數君亦猶宋之內禪而避居僧寺銷聲匿跡不致有不朝上皇之譏其臣高氏平逆亂旋代立仍歸之兩無所猜世與段終始較宋之張邦昌劉豫奚翅天淵有國三百年不聞有軍旅之事其臣亦無所著聞殆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矣嗚呼

滇繫

上之二

典故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段氏治雲南至使中國之人幾不聞有大理豈非老氏所云至治之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乎而宋何能及歟師範曰以段視蒙膺矣時宋方不競能保境自守別無他圖亦有可取者得位之初即與高氏相倚權出其門已餘代高昇泰既討楊義貞為國人所推乃囑其子勿得效尤仍歸段氏其裔泰祥卒以死節著蒙段之間予得四偉人一則張樂進求之推賢讓位一則蒙異牟尋之棄番歸唐其一節昇泰與泰祥也

鴻猷錄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侍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論以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節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論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廩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諸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

滇纂七之二

典故

至

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匿民間脫脫知之謂梁王曰國家顧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為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為具衣冠歛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為左右副將軍

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臨行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眾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永甯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

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分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甯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

滇纂七之二

典故

事

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犵狓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

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乃擁眾逼水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沂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山谷中為疑兵達里麻驚急徹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死于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寸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楊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

滇繫七之二
典故
書

梁州擒帖木兒至承恩殿交擊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甯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天懼走滇池島中先縱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拜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寶下復聚兵赤水河及聞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寶下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員寶下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

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寶下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潰斬首三千級寶下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口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令知資糧於

滇繫七之二
典故
書

敵軍可不必回也繼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激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闊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

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
王玉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又以一
軍令胡海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
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謹守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
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
脇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傅友德分兵取鶴慶擊麗江破石
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紫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傅友德
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
人俱送京師拜奏去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

滇纂七之二

滇纂七之二

五

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
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蔽
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
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弁故官
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成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
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及東川
芒部諸蠻復叛上勅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
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
可屯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

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上
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
關索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蹇柵安陸總
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
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抗吾師其傍諸
寨卽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吳復費聚與復
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萬獲馬
無算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
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狹瘠

滇纂七之二

滇纂七之二

五

奏效隸四川布政司從之生復降勅獎諭友德等稱
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初友德等分謀
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關城守嚴密
相煽爲叛土官楊直最桀黠結其衆曰總兵顧成軍回矣
城可圖也各糾衆至二十萬直會衆屯于城西北柵陽亦以
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斃
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修樓櫓備具
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
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馬撒聞

之選精騎萬餘來援並請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詰
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萬至矣賊眾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
甯羅次邵甸晉甯大旗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
焉誠等合兵剿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焉
誠國用子也十六年於三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
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上以雲南平遣取炳文往諭安
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
師漢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
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

滇東

七之二

典故

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

師範曰有明時邊外土司二十三邊內者一百有五願自阿
資至沙定洲無經四五年不亂我朝既除吳逆裁革遷移
已過其半高文良平魯奎定高尼鄂文端莫東昭開元鎮聲
教所訖始媿中州夫以傳沐之威非不能盡蠻荒而郡縣之
乃明祖雄猜性成以蒙段舊疆恐資跋扈十六年鎮以黔公
而十九年二十二年賴公前後兩出二十四年黔公入朝其
明年即以醜酒賜死滇省猶有盡忠樓遺址而史多諱詞然
繹昭靖之諡似非無因第黔公素恭謹惟聞其好馬除進獻

外尚二萬匹飲秣剪刷自與相對豈有以此譴之者歟二十
七年賴公復以株連被罪于是宿將盡矣闕獻之禍殺朱氏
子孫無鼻或亦諸功臣之冤有以致之也

七之二

典故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典故第三冊

馮甦滇考

王鴻緒明史稿

無名氏求野錄

趙翼平定三逆述略

無名氏也是錄

李遜之三朝野紀

滇繫

七之三

典故目錄

李昉冊府元龜

鄧子龍約束土司檄

魏裔介傳諭滇黔檄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滇攷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為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間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點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為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眾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逆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仇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偽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賈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為仇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歿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燦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守張繼

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誠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伴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驛俟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入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通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上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盃飲之不知繼孟

續繫

七之三

典故

二

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眾役使諸小彘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為贅婿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晳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耻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眾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參

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為元謀士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傑驚曰甚大贊貪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眾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甯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鳥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場于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好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通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為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竄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菴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貢院脇之

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民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酸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廬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長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卽西追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給遂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四

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陣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遙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歎以爲神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石屏州破之永命死至嶧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

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空濠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男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葦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興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遁於郊巡按羅國瓛在曲靖被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五

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旣而分遣李定國狗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

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遂携之一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定國至臨安臨安為定州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場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州聞晉甯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錄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六

昆陽二城為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俱等又倡議尊可望為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俱兼吏禮二部尚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僭視之李定國尤崛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俱革童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為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固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其祖宗母弟妻子之雙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為快焉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七

師範曰萬氏以一夷婦斃明聲殺定海卒陷定洲以喪元殄嗣雖剥皮剖腸而滇之殘燬已不堪問使從彼初念執定洲以投誠矯矯然足蓋前愆矣乃既懾其氣勢復斃其饒益易曰見金夫不有躬其此之謂歟

明史稿

永明王由榔明神宗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天啟七年恭王就封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寄食蒼梧明年春三月莊烈帝殉社稷是為我

大清順治元年擊敗闖賊中原底定二年夏

王師南下福王被擒江南平廣東在籍尚書陳子壯將奉恭王監國會唐王聿鍵自立於閩議遂寢是年王薨於蒼梧二子長安仁王由棖亦病卒三年秋八月

王師下汀州執唐王聿鍵粵中總督丁魁楚巡撫羅式相巡按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八

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童天閔朱治澗

周鼎瀚方以智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議所立乃共推永明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願更擇

可者魁楚等請益堅遂以冬十月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以魁楚為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大器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式相為

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進爵有差未幾

贛州報至初唐王舊輔蘇觀生粵人也以擁護功授大學士由粵募師援贛駐南雄不敢進是月

大清兵破贛州觀生奔回廣州至三水魁楚素與觀生不協又

聞贛州信乃與司禮太監王坤倉卒奉王奔梧州式相努力爭不得已而觀生使陳邦彥來勸進復回肇慶十一月唐王弟聿

鐔浮海至廣州觀生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擁入廣州城自立偽號紹武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

慶相距是月永明王亦自立於肇慶僞號永曆使給事中彭耀赴廣州諭觀生被殺乃以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兵赴三水佳

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死肇

慶大震以化澄代佳鼎督師大器辭官入蜀遂以化澄為尚書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九

起李永茂為大學士未幾亦罷十二月

大清兵由福建趨潮州惠州俱下之潛師襲廣州執聿鐔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寺卿霍子衡等死之餘皆降聿鐔與周

益遼等二十四王俱被殺報至肇慶式相請駐峽口太監王坤不從以朱治澗為兩廣總督守肇慶奉王走梧州四年春正月

大清兵向肇慶治澗走王由梧州走平樂魁楚走岑溪化澄走

潯州

大清兵入肇慶遣別將徇高雷廉三府再取梧州二月王走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式相入閩辦事以智不至遣使

湖南慰勞何騰蛟越其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衮入閣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是時孫可望等方由川貴入雲南錫衮以道阻不能達安之亦不至魁楚棄王走岑溪

大清兵至薙髮迎降全家被戮旣而平樂亦不守王大恐會武岡鎮將劉承胤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式耜諫不聽式耜請保桂林與城存亡乃以式耜兼吏兵兩部尚書督師留守以麾下焦璉爲總兵封陳邦傳爲恩恩侯守昭平王自桂林走全州三月封承胤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郭承吳嚴雲從等爲伯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十

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承胤脅王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六古於牙門外承胤又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以五千人援桂林拔王歸武岡州改曰奉天府政事皆決於承胤矣而承胤前所遣援桂兵在城與璉兵互客不和於五月中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式耜檄誅首惡二十餘人劾承胤馭兵無狀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

大清兵復攻桂林璉聞從白石潭回桂林與

大清兵連戰桂林城下衆遂退屯陽朔會陳邦彥以甘竹灘余龍兵犯廣州

大清兵東向又張家玉陳子壯等破東莞高明等縣

大清兵往來追擊桂林稍定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王在奉天召戶部右侍郎嚴起恒爲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是時

大清兵下湖南何騰蛟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定衛忠貞營李赤心等犯州州不克潰入歸巫馬進忠等遁五溪山中先是承胤在湖南受騰蛟節制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勦左將軍張先璧援勦右將軍承胤怒至是以長沙不守奏解騰蛟兵柄召之入朝先璧奏劾承胤專擅騰蛟反和解之及聞先璧提兵至寶慶懼又請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州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十一

夏五月

大清兵至衡州永忠遁走騰蛟退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於永安秋八月

大清兵由寶慶直趨奉天城外吉翔等挾王走象州大學士吳炳被執死焉劉承胤舉城降參將謝復榮戰死王由靖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王宮眷內暨會天雨狼籍泥淖中饑餓無人色性供帳儲峙皆備王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九月王在柳州式耜請回桂林會士司章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仇殺文明走鳴珂大

掠城中矢及王舟王南走象時

大清兵已定湖南下永州郝永忠盧鼎等俱還桂林已而騰蛟起恒湘客亦至與式相議分地給諸將使各自為守式相與璉已先後陽朔及平樂陳邦傳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廣西全省稍定冬十二月王回桂林式相起恒與化澄並相騰蛟督師出全州王坤龐天壽掌司禮監事五年春正月叙全州功晉騰蛟定興侯柱國太師兵部尚書璉印選新甯伯胡青興甯伯焦璉新興侯二月

大清兵至靈州郝永忠潰於興安奔還桂林王走柳州縱兵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主

大掠滇營兵亦入城縱火相攻朝士皆被戮尋騰蛟聞警馳回璉一青等各率所部至是月二十二日

大清兵攻桂林式相城守騰蛟等拒戰時南昌金聲桓叛於

大清尋李成棟修養甲亦叛秋八月王至肇慶封成棟將軍以其子元胤為錦衣指揮使冬十月

大清兵抵南昌成棟退奔南康十一月王使盜殺養甲於梧州

六年春

大清兵圍南昌又南下湘潭金聲桓死馬進忠等敗走督師何

騰蛟被執死於長沙王聞震悼贈中湘王諡忠烈二月李成棟

兵敗於信豐渡河墮水死三月

大清兵取衡永堵胤錫走尋卒於潯州夏四月孫可望疏至肇慶請封陳邦傳中軍胡執恭矯敕印封可望秦王而肇慶不知也及實封至不受是冬封皮熊匡國公王祥忠國公守滇黔十二月
大清兵下廣東七年王自肇慶走梧州高必正與陳邦傳相讐殺秋九月孫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皮熊走清浪追執之奪其兵又攻遵義王祥自刎死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強冬十二月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主

大清兵取廣州范承恩降杜永和奔瓊州

大清兵入桂林留守瞿式耜總督張同敞死之王自梧州奔南甯陳邦傳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

童英許王鳳等八年春三月孫可望遣兵護衛因殺阻秦封嚴

起恒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投起恒屍於水秋九月陳

邦傳降於我

大清九年春二月王走安隆改曰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

米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十年王在安隆日益窮促聞李定國

與可望有隙使內監張福祿全為國訶定國以兵來迎馬吉翔

私告可望十一年春三月可望使鄭國王愛至安隆磔福祿為國與張鐸殺蔣乾昌等十四人以吳貞毓大臣勒自盡十二年可望遣兵犯常德敗歸王在安隆塗葺薄以自蔽日食脫粟守將文吏承可望意無人臣禮十三年李定國敗於新會將由安隆走滇可望偵知之促王移黔王故遲行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衛走雲南居可望署中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為逆也十四年王送可望妻子還黔遂舉兵反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定國與定國相拒三分白文選輕騎奔定國軍兵既交部將馮惟興先走遂大

七之三

典故

古

敗可望逃回貴州定國慮會城有失使別將追之自引兵還可望至貴州部將馮雙龍給之言追兵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遂挈妻子赴長沙
大軍前降十五年春三月
大清兵三路入雲南夏四月劉文秀卒
大清兵由蜀入者自二陂取遵義由楚入者自鎮遠抵黔由粵入者抵獨山州冬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郡王奉
命自北至會於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扼雞公背圖侵貴州遣別將守七星關抵孫界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十二月

大清兵出遵義由水西取烏撒守將棄七星關走靈益

大清兵入安隆李定國連敗於安隆之羅茨凉水井撤寨道歸

王聞變先走永昌十六年春正月三日

大清兵入雲南王走騰越李定國敗於潞江王夜走南甸二十六

日抵囊宋河是為緬境緬勒從官盡棄所攜兵器始啟關至蠻

漠土司二月緬以四舟來迎王從官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

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十八

日王至并旦初李定國既敗於潞江走孟良白文選走木邦已

而文選以兵攻緬不勝走緬孟良夏四月羣臣沐天波等謀奉

七之三

典故

古

王走戶臘二河不聽五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王五日發并旦七
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八日至赭經始知陸行者盡
被緬人掠為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八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
經置草屋居王遣兵防之十七年定國文選會兵攻緬索王不
得敗緬兵於瑞羊堡十八年定國再與緬戰於垌拍文選助之
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王從官資用盡竭夏五月會緬酋翁莽猛
白代立給百官渡河盟既至以兵圍之殺武臣沐天波馬吉翔
王維恭魏豹馬雄飛王啟隆蒲縷王自京襲勳陳謙吳承爵安
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文臣

鄧士廉楊在鄔昌琦鄧居詔任國璽裴廷謨楊生芳潘璜齊應
翼郭璘張宗伯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
猶龍周某盧某曹某等凡四十有二人惟存承明王與宮眷二
十五人秋八月定國再以舟師攻緬索王復爲所敗定國與文
選皆引還冬十二月
大清兵臨緬白文選自木邦降緬人以承明王父子送
軍前明年夏四月二十五日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卒於猛臘
其子李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俱降是爲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也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去

師範曰甲申後有所謂三藩者福王名由崧甲申至江甯爲
馬士英等所立僞號宏光乙酉五月大軍破浦口奔蕪湖
被獲于坂子磯唐王名聿鍵乙酉以福州爲福京僞號隆武
丙戌十月大軍入仙霞嶺欲奔贛州至汀州執歸福州死
之一卽由榔然其時如靖江王嘉寧魯王以海唐王之弟聿
鏞皆紛紛爭貴不知陽精麗天螢火自當歛耀惟借忠臣
義士之碧血丹心了一代殘局天道所關亘古如斯也聞
三桂既縊由榔逆其妃女入京奉旨給屋養膳並撥宮女
二人支應寬仁之政實邁往代云

求野錄

順治十年戊戌正月永明王以原督師兵部尚書程源爲禮部尚
書都御史錢邦芑掌院事並賜吳毓貞范鏞等贈卹

鑛總督雲貴駐扎黔省時孫可望兩使李定國使白文選
將兵赴黔與鑛盟共申倡義扶明之約鑛因從容爲定國文
選開陳大義且曰萬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可望扶明我
則奉之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王入安龍可望強
橫自恣無人臣禮文選燕見鑛有慚色邦芑巡撫四川時文
選與忠國公王祥盟于烏江邦芑爲執牛耳後可望襲遵義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去

王祥走苑文選晤邦芑亦汗愧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
乃他人賣公耳因時開燕言王在安龍王辱臣死兩人泣數
行下也于是文選對邦芑折箭自誓必殺可望會定國自粵
西入安龍擁主而南居間調護文選之力居多可望疑其有
險謀奪其兵柄幽之別室而鑛已憤卒莫有爲之解者可望
脅程源爲兵部尚書時邦芑爲僧矣亦傳之至授詹事府正
詹兩人遂密連舊臣皆交歡可望鎮將此輩樸魯武人酒酣
耳熱輒恣指可望罵曰剥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源又
乘間言于可望文選驍勇可用使功莫如使過文選得還兵

權迫交水戰勝文選馬寶雖爲功首而開導于平日與離間
逆黨奮發忠義於臨時鑛源邦芑其功成不可泯至是皆旌
之時馬吉翔用事頗忌源芑之來源功名自許入朝即發吉
翔奸狀吉翔喉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純臣源發憤杜門
不視事芑雖掌憲而督理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爲金維新
秩左都御史位在芑上以故都御史待命閣下不發芑亦鬱
鬱浮沉而已毓貞與吉翔仇也鑛亦非吉翔所善贈卹皆不
副望公論惜之

二月 大軍取湖南入武靖沅辰遂至貴陽安順巡撫冷孟鉉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死之

於是粵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東皆失自可望敗走論功

行賞誇官設吏率皆宴飲恬愉爭功修怨絕不以國事爲念

部官二人一名金簡字禹藏越人後死營中其一惜失其姓名焉次第進諫謂內患雖

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鴈行頓又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

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

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國疑其劾已遽于帝前激

切陳訴王擬杖二臣以謝之朝士交論共執不可移時未決

失陷之報踵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乃得免其一爲高勳亦越人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至貴陽也盡收其滇兵可三萬人練以備邊
漸有成局余而晉王不悅請召之還弁召諸將之在邊者與
從可望之南犯者論功罪爲分兵多寡之地是以邊警猝至
兵失其將將不得兵迄于大潰文秀以正月還滇抑鬱不自
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事病草上遺表曰我
怯敵勁爭可預知臣精兵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嘗
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卒臣妻操盤
匝以待臣子御駕鞫以備替御請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營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尤

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也乃薨晉王惡之

七月晉王李定國秉黃鉞出師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黃草壩郝三昇出中路壁雞公背白文

選出右路壁遵義之孫界壩自三方告急屢促定國師期輒

云有待益墮妖人賈自明之惑也自明善幻術多大言言上帝

助兵當以某日下爲木偶人數百皆長丈許執旂幢爲行陣

久而無驗時已初秋矣定國怒而斬之而諱其事乃出兵授

以黃鉞凡古命將之禮無不備先由中路出關嶺後李承爵

告急乃移師黃草壩有以兵事諫者曰守石關一夫之力能

制勝久之踰石關營於遮炎河祁三昇壁雞公背之絕頂糧少運報士不宿飽孫界壩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爲憂

十月晉王李定國有遮炎河之捷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於遮炎河

於是雞公背孫界壩之師俱大潰

十五日王出奔

李定國與大軍戰於遮炎河之右小勝遂不設備大軍

驟至壓其營而壘明日決戰南兵鎗砲北兵弓矢日中不決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圭

忽大風北來金鎗失火其地山茅野草烟燭障天北兵乘風

馳射定國驚懼棄衆先奔遂大潰十三日變服還滇請王出

走言戰守計者以爲書生不足聽也十四日王乃大集諸臣

會議所之蜀王劉文秀之將陳建等舉文秀遺表請幸蜀定

國曰葛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南走緩出粵西急入

交趾難之者曰大軍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

斷且喪敗之後焉能整兵以迎方張之勢不可黔國公沐天

波進議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糧糗可資出邊則荒遠無際

勢稍緩據大理兩關之險猶不失爲蒙段也王可其議明日

遂發滇官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古奔播未有若此

之衆者時定國以重兵殿後國勢旣播人心思叛艾能奇之

子承業糾狄三品等數人以驍卒千餘伏大寺中謀劫定國

而北定國覘者知其謀以告十八日晡時定國遽率兵千人

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追

順治十六年己丑月初四日王至永昌

王發滇時百官護從軍民泣隨者日行不過三十里其後兵

士乏食恣取民間以至所在逃避供頓俱匱而庶僚貧病屠

從離次不前者甚衆崎嶇過大理而定國亦至明日王行定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圭

國請堅守大理許之后數日白文選以孫界壩南潰之兵至

列陣下關衆尚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

曰人主以全國全師付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慚南向

叩首曰帝幸赦臣謂文選曰上旣救我願身死以贖前罪

文選收涕謝曰王許幾人死終何益王行矣定國遂行又數

日本朝吳三桂追文選及之戰於下關又戰於丁當山文

選敗南走入山

晉王李定國敗績於磨盤山棄其軍走大軍引還

先是定國聞文選敗遂渡潞江即古怒江至磨盤山下即古羅峨山麓云高

貢諸將他趨者皆會勝兵萬人因設三伏以待之以泰安伯
竇民望爲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國爲三伏令
曰須敵至三伏舉礮首尾橫擊之 大軍至山下得降者盧
桂生言其計 大軍乃釋馬而步搜伏者望等恭叢積中舉
火礮兩發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獸亦發礮趨下救之戰
于山上短兵相接自卯迄午僵屍堵路民望血戰不已中流
矢死南兵氣沮猶據險而守及聞定國走將士失望半夜散
去定國當日坐山顛上聞信砲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遂先走
旣踰險問王安在知者曰王西行去走騰越已百里路界茶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圭

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焉從從王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
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棄王而奔二十四日王南行尚未
知磨盤之潰野次未定而總兵楊武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
反王遂接浙而行時漸昏黑行數里失道迷大谷中其距故
處僅一望宮人竄失公私囊橐多爲楊武劫奪

二十五日扈將孫崇雅叛劫擄殺害尤烈

二十八日扈衛靳統武引其從叛去

王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卽緬地矣緬酋
使至其自稱於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處則樓居山則乘象

足不履地也進表天朝則稱緬甸宣慰司使臣某國人稱之
則曰某某法此言公道至人也至是奉迎具表如常儀復奏
曰大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傳旨
從之諸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
何自棄其防以啟戎心不聽是日王至蠻漠緬人執禮甚恭
弁進衣衾食物華亭侯王惟恭謀擁世子還入關由茶山出
鶴麗不果

二月初一日王至水次

緬人艤四舟以待王一妃及世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文安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圭

侯馬吉翔一浮水東下卽大金沙江其南與海接古稱黑水
此其一也從官無舟或水或陸聽自爲計先在騰越從官以
下及婦寺等尚四千及至蠻漠止一千四百五十餘人至是
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

十八日王至井梗

因緬人奏宮室未備故暫憩也

二十日緬酋迎大臣議事

王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及至酋亦不見令通事傳
話所問者皆神宗時事三人未習中朝典故竟不能答緬人

晒焉最後出神宗時勅書相示其實文較今微異以爲偽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開遠蠻以不恭之漸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王往就晉王李定國之師不果

天波及綏甯伯蒲縵總兵王攸隆等謀奉王往護撤孟良以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止是月也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通政司朱蘊金姜承德自縊死自定國率殘潰之衆分道

入緬焚掠劫殺千里相望緬人遂大發兵守隘與官軍忿忿益甚從官以下從陸者不知王尚在井梗也竟抵緬都之亞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書

哇城緬人以為寇至發兵圍之被殺者過半餘安置遠方後竟無存焉

四月咸陽侯那三昇帥師迎王

三昇上表迎王緬人請勅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

時也不聽使丁調鼎及部司楊生芳往以勅書止之曰我已航閩將軍善自爲計三昇捧勅痛哭以爲真航閩也遂撤師五月初四日緬人以龍舟鼓樂迎王次於者梗

亞哇城下有地名者梗即大鷓鴣城舊址也界大金沙大盈江之間地饒而險緬人結草爲廬編竹爲城王入居之百官

咸聚章次

初八日緬人來貢禮儀甚賤

自清衆四掠百官受荼毒之慘然未敢誦人主也三昇奉勅撤師之後緬人以王威令尙行恐一日出緬紆禍無計故迎王復奉以爲緩急自救之策且潛阻內外聲聞不通而王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緬會脅黔國公沐天波執臣禮以見學士楊在行人司任國璽疏劾之不報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覲見會張嘉會以享之至是給天波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書

至脅令從緬制白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及熨夷酋長而拜以夸示遠近天波歸而自首且曰我爲王屈也在等以天波貪生辱國疏劾之留中不發

九月緬人進米王以給從官

順治十七年庚子鞏昌王白文選帥師迎王次亞哇城不克而還文選自大理之敗間道渡隴川潞江踵王之後以王且入亞哇城矣二月中臨江不知王之所在還兵南甸者久之至是

招集流亡有精兵萬餘人是年七月復至江潞諭緬人假道迎王不許遂攻之垂克矣緬會懼求救止之文選不奉諭謂

使者曰前者那將軍來諭云已航閩若前諭為真則今勅為假使今救為真則航閩之後何由而來君非臣何以威眾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諾既君不復至緬人守益堅文選望鵬鳴城痛哭引兵去

九月推偽寶以頒從官之不能舉火者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輜重散亡殆盡至蠻漢惟中宮餘金盆銀盤各一又為與夫盜逃而糜僚之貧者饑寒藍縷鳩鵲不足喻也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王怒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濟從臣典璽李國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國泰竟鑿以分

流繫

七之三

典故

素

餉焉時吉翔等擁贊自贍且縱博酣飲高歌達旦王寢咫尺不顧也更值蠻人來市無尊卑少長皆短衣岸幘與蠻婦坐地交易襟以諱笑中國紀綱蕩然蠻人視之齒冷矣

順治十八年^辛二月鞏昌王白文選會晉王李定國之師大敗

緬兵於錫波江

先是定國入緬中餘眾不過千許檄調諸將皆以磨盤山之敗口實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順蒙界外畧地而食勢實窘迫會慶國公賀九儀以全師自廣南渡九龍江赴之精兵萬人攻孟良拔其城地饒魚稻諸將稍集軍聲復振久之九儀以

定國悍矣難近謀欲引去事泄定國格殺之并其眾文選先

居木邦之南旬相去二千里不相聞也迨攻緬兵還以不克

為恥知定國取孟良弁有九儀之眾乃為書謂之責以大義

定國遂全師而西會文選於半途相與刑牲歃血誓必克緬

緬人知之援其豪遣邊牙鮮邊牙傑為大將集兵十五萬人

遇於錫波江上臨戰巨象千餘夾以鎗礮陣橫二十里鳴鼓

震天大噪而進二王之兵不及什一且戎器耗失所操惟長

刀手架白栢而已定國誓眾橫擊之大敗緬兵僵死萬計殺

其將邊牙傑而邊牙鮮猶收餘眾柵大榕樹林中蔭河百里

流繫

七之三

典故

毛

其多鳴鼓竟夜如列陣比曉盡走還無一存者二王遂渡錫

波江臨大金沙江以襲緬城

四屬晉王李定國等迎王不果引兵還至赤沙賴山師大潰

先是定國等兵臨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觀弁責其象馬

行糧為人邊之計緬人不聽盡燒其船沿江據險設礮

守岸餘定國等以糧少氣沮緬中者曰從此而北至鬼窟

山有木芭蕉林伐之可渡既渡尚有木居江阻之地饒

材木居民數百家燒礮冶鐵舟可立具也定國從之浮蕉為

梁得濟伐材設廠造舟為林幾洲火斷遂輪撥廠所而軍饑

疲作死相繼時軍行皆擊者以行老幼鬻鬻爲累不堪不得
已爲還軍之策或曰緬中瘴癘夏秋爲甚茄以千里無烟人
何以濟孟良不可得而返矣有地名風沙擁古者在西南海
上待月餘可至其地高涼其產魚稻盡往諸定國等又從之
行至亦渺賴山下其山巨數百里登峯一覽竟見西南大海
矣是夕文選裨將趙得勝惑其衆擁文選北還且曰王母爲
賀九儀之續文選入山據險自保數日後定國不得已引餘
兵三千間道還孟良其後文選入邊遂迎降於大軍

五月緬人弒其酋弟爲緬王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无

自二王兵躡入緬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國人懟其
酋曰王迎永歷故永歷來階之爲禍者王也會曰我迎王不
迎賊也賊禍我王不禍我奈何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
忌適定國等來攻酋之弟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
弁大出金帛以徇其衆諸蠻奮發各爲戰守其畧一出于酋
之弟國人愛之遂歸心焉是月二十三日縛酋置篋輿中投
之江立其弟爲王遣使來告且索金賀不報

六月緬人給大小從臣盡殺之并圍行營漢人多遭其禍

前年八月黔國公沐天波屈拜緬酋其後外來兵迎王緬大

恐又禮迎天波乞詔諭止之且許資象馬糧糗相助入邊而
外兵飄忽銳進速退是以蠻益輕我及二王亦渺賴山之潰
蠻尤肆志然尚未敢爲逆也時本朝吳三桂旣留鎮其固

山楊坤謀效黔國公世守滇土以爲盤石之計必入緬取王
以獻乃可遂上疏固請嚴檄緬酋令獻王自効緬人於是謀
殺從官以孤王勢使人來曰賊衆潰矣緬土安矣請天朝大
臣詛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辭馬吉翔李國泰曰蠻人敬鬼重
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髮三千圍行營索漢臣少長
貴賤皆飲及而死有竄入寨所伏匿者亦搜而殺之宮中兩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无

貴人及命婦自縊死者相望伏屍枕籍良久緬人護駕官大
呼曰毋得驚害老王亂始定移王他所緬僧使其徒來進食
數日乃得濟是日赴咒水之會死知名者松滋王某黔國公
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翔都督馬雄飛綏甯伯蒲縵華亭侯王
惟恭侍郎蔡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鄔昌琦部司楊生芳鄧
居詔學錄潘璜典簿齊應選總兵魏豹王啟隆內臣李國泰
等二十四人其自縊死行宮者吉王慈燿王妃張氏錦衣衛
官趙鳴鑑王大雄等二十三人嗚呼行營諸臣雖賢不肖間
殊其崎嶇守死則一至是同爲一邱之貉而王已爲三桂几

上肉矣緬人何足恨耶明日王驚悸致病緬人恐王又不測無以致辭於三桂乃治潔行宮迎王入居之復貢衣被銀布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 本朝吳三桂帥師臨江緬人執王以獻三桂既以大兵臨緬城大江緬人奉以金盤十六枚置饌以迎即日緬蠻來給王曰李定國兵又至矣馬步軍數萬列江泝索王甚急語未竟蠻人遂裂王所坐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岸三桂使將負王登岸王問曰卿為誰對曰臣平西王前鋒章京高得捷也王默然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初九日 本朝吳三桂以師擁王還滇三桂遂以捷聞晉王李定國薨

緬自萬歷中絕貢且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兩國為世仇王自蠻漢舟行從官雲散有馬九功者入古刺有江國泰者入暹羅暹羅酋以女為定國次妃一作暹酋以女妻國泰於是間道通殷懃謀連兵攻緬九功等亦為古刺招到潰兵得三千人亦致書定國相與犄角兩國之兵將發會三桂執王旋滇謀者以告定國聞之躡躡號哭自擲於地者百許不食三日自表於上帝以所死憤鬱致

病七日而薨暹羅古刺之師失望而返

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帛進王所王遂薨世子及王姪殉之明亡是年三桂即晉爵為親王益甲踰萬人移家口於漢中美厥功也其後緬蠻至者云晉王李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去

師範曰有明之世如錢甯江彬陸炳以及平振劉瑾魏忠賢惡盈朝野人無不知者永明王奔竄流徙猶恃王坤李國泰馬吉翔為阿孀設廷杖發內批幕燕釜鑪借此自雄陳叔寶是何心肝哉崇禎之天下雖覆于闕亦殘于獻而史公法之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信高傑堵公錫之招李錦即李赤心吳公鎮揚公之結孫可望後皆不得其用或反為所戕靈鳥化凡羽者有之矣鳥獍而異其為麟鳳也能乎施氏雜錄云緬酋既弑其覓定國聞報率騎疾馳迎王緬閉弗與定國不得入環城數里百計攻擊三日不下時從官殺盡惟天波未死緬酋將至城上板夾而解之王遣遙諭曰事已不可為矣文武各官俱已見害今鋸解者沐上公也請王各自為計否則我亦萬無生理定國及諸將士皆下馬羅拜大呼痛哭聲振天地王聞之哭亦失聲次日定國憤恨悲號遂大斃孟坑城外鷄犬不留而去

平定三逆述畧

國朝定鼎中原將三十年因三逆之叛又用兵十年而後天下大定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也

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二人與有德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時仲明封懷順王與恭順王有德同封可喜亦封智順王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為總兵官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於我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後遂降於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西追流賊入蜀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妻

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各率其部兵以行仲明道卒子繼茂襲與可喜同定廣東遂鎮其地後移駐福建繼茂卒精忠襲爵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於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世稱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平水西安氏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又擢其部將王輔臣為陝西提督李本深為貴州提督吳之茂為四川總兵馬寶為雲南總兵三桂鎮滇久僭擬踰制漸蓄異志日驕塞精忠亦篤黠不法大為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能恪守藩服 仁

皇帝以三桂可喜宜力有年年皆老且三藩分布半天下將成

唐室方鎮之勢非久安計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銷亂萌適可喜疏請乞骸骨率所部歸遼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以是年七月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邊郵傳並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皆屢遷行期朝議分遣督勸肯陳一炳梁清標赴諸藩與籌撤兵後事宜且趣之行於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偽號昭武李本深首應之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妻

陽聞變疾馳至鎮遠為賊兵所圍自刎死有郎中黨務禮等在黔督辦三桂入京夫船疾馳至京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甯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州部尚書莫洛經畧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塔孫延齡為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巡撫盧震棄長沙奔岳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原任提督楊遇明寓居城中為內應常德亦陷提督桑格援兵至

不得入退還澧州澧州已應賊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
又以長沙降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
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於廣西殺都統王永年執巡
撫馬雄鎮據有桂林平樂三月賊兵至岳州參將李國棟應之
岳州亦陷耿精忠亦以是月反給執總督范承謨幽之民舍巡
撫劉秉政降之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聲白首舉
事親至常禮督戰兵鋒甚銳是以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
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推辛廟謨鎮定先事布置既
命勒爾錦等赴荆瓦爾喀等赴蜀而武昌南昌河南安慶江甯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諸處先後遣重兵鎮守又駐兵於兗州太原以備應援楚警則
調安慶兵援楚而兗州兵移安慶又調兵駐兗州以繼之蜀警
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駐太原以繼之遇
有徵發絡繹奔赴不淹旬月故叛亂相尋終獲戡定皆用此法
也而京師先有楊起隆之變起隆者市井無賴偽稱宋三太子
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
各殺其主即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耶廷樞家奴夜醉漏
言廷樞聞之急上變遂捕得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弁奏
誅三桂子孫之官於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

葉起隆尋亦捕得伏誅京師訛言始息未幾察哈爾又蠢動時
方調邊外各蒙古兵察哈爾右翼王子布爾尼謀拒命他部多
視爲向背

上聞之立命大學士圖海率滿洲兵三千疾馳往及其未發殲
之於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憂得專力南征矣而其時反者不
特三桂延齡精忠也又有襄陽總兵楊來嘉叛於穀城河北總
兵蔡祿叛於懷慶江西則饒州兵變餘干賊蜂起騷及江南之
徽州別賊陷湖口彭澤江南之池州亦有賊竊發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三

州僞將軍吳應麒據守堅不可拔乃又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
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岳其餘諸省則以貝勒洞鄂爲
定西大將軍與莫洛出陝勦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由
浙勦閩孫延齡之叛提督馬雄亦以柳州降賊則命尙可喜及
總督金光祖勦禦而以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繼之
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瓖反時殺瓖
來降擢侍衛從大兵定湖南入黔滇隸三桂部下久擢至今官
三桂初反時誘以僞劄輔臣令其子繼禎入京呈首
上嘉之特給世職并繼禎四品官尋又陰通三桂至是從莫洛

進齊寇忽反兵攻莫洛成之遂開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偽劄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故所在響應惟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不從陝省得不全陷已而諸將先後復秦蘭延鞏諸郡獨輔臣據平涼悉其精銳依山結壘勢張甚三桂親至松滋遙與相倚將入犯彝陵荊州我湖南諸將方奉命進兵岳州長沙以分賊勢而吳應麒於岳州城外浚濠三重設陷坑木椿守益固長沙則賊將馬寶來援亦堅拒不下諸將皆不能尺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素

寸進耿精忠既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温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郡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碣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潮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得過衢而陸路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宏勳等連屯二十五營於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偽都督朱飛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於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大兵至亦觀望不敢進屢奉詔趣督始進兵瑪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温州為曾養性據守迄不下江西之地精忠既陷其東數郡三桂又遣偽總督黃乃忠等合兵數萬自萍

鄉窺袁州西路亦告急先是

上以江西賊眾命岳樂停往粵西留江西辦賊至是以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自江南移江西代之趣岳樂進兵長沙岳樂畏三桂凶饑而閩事差易藉手也已率兵復建昌令額楚復廣信希爾根復饒州欲由江西入閩辦賊

上不許趣赴長沙益急此十四年事也計此二年中叛變四起秦蜀楚粵閩浙如鼎沸選將調兵轉餉日不暇給自古藩鎮之亂未有甚於是時者十五年春以洞鄂等屯兵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為撫遠大將軍往莅師三桂方遣王屏藩出漢中譚洪出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素

西河吳之茂出單家河合犯秦州為輔臣聲援弁令雲南土司總兵祿道清率獮獮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於平涼城下輔臣懼遂率偽巡撫陳彭偽總兵周揚名王好問及祿道清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畧定會閩賊耿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敗偽將軍馬九玉於衢河西敗偽總兵林福於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偽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甯相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

子顯祚繳送偽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於是閩浙亦定時東西兩巨寇既降乃得以全力辦三桂初三桂因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及輔臣反正圖海等守陝無隙可乘而岳樂已由袁州進兵長沙三桂乃使胡國柱入長沙固守馬寶營城外爲犄角而親率兵自松滋來屯嶽麓山盡調彝陵南漳諸賊楊來嘉洪福等至合力抗拒別使偽將軍高大節率衆數萬圍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尙之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於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軍舒恕於省城恕引兵出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元

巡撫佟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陷乃守贛州孫延齡馬雄皆助三桂遣兵寇江西高大節已破吉安入城守

上預知賊不得逞於秦必力保湖南拒守乃趣勒爾錦察尼尙善等分路進兵勒爾錦敗賊於虎渡口察尼敗賊於太平街尙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復君山已而勒爾錦等再戰不利引還尙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又詔將軍穆占爲征南將軍自陝率滿洲兵及輔臣降兵至荊州並選荊州兵之精銳者率以助攻長沙賊方擾醴陵萍鄉欲斷岳樂後路喇布自江西分兵禦

之賊之陷吉安者將軍哈爾噶齊等圍之此十五年事也十六

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踰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偽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以一面當之至是來迎於韶尙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歿命之信仍襲其父爵之信以書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澤清亦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佟國卿亦以瓊州降於是廣東粗定耿精忠之歸順也上命率其藩下兵隨征海寇時海寇鄭錦連陷汀漳興泉邵武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元

諸郡我兵以次收復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錦部將劉國軒在惠州揚帆去於是海寇亦稍靖精忠以海寇平奏請入京服罪其屬下徐朝弼等首告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與劉進忠結腹心藏黑鉛於王昇家欲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之前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又遣王子玉至三桂處乞援

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凌遲處死於是閩逆之局亦結三桂既失輔臣精忠之信等援勢漸孤乃爲畫地死守計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聯絡孫延齡馬雄等爲肘腋助時岳樂

攻長沙穆占及喇布攻衡永皆未克賊增兵自宜章樂昌恭力
來拒尙之信雖已反正仍與三桂通三桂陰援之遣胡國柱馬
寶再犯韶州額楚與之大戰莽依圖出城夾擊賊始遁此十六
年事也十七年穆占進復郴州桂陽興甯宜章諸處又招降偽
總兵王商等偽將軍林興珠詣尙善降賊乃盡銳逼永興而軍
我都統伊里布戰歿再戰副都統哈克三又歿碩岱宜思孝營
壘悉被衝賊據之環攻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喇布不敢救穆
占遣布舒庫尼雅漢來援亦不敢進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
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壞於礮以竹簾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罕

戰瀕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
衡州故也三桂初病有犬登其案而嗥已而膈噎症益劇又下
痢遂於是月十七日死賊黨吳國貴夏國相祕不發喪潛調永
興諸賊胡國柱等至仍謀拒守時尙善已歿於岳州以察尼爲
安遠大將軍赴岳統其軍先是林興珠之降也謂岳城糧皆取
給於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
香爐峽諸處弁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
困

上是之命察尼如其法以困岳水陸之圍始密賊將杜輝潛遣

人來約降事泄爲吳應麒殺死城中糧日乏我兵乃急攻之十
八年正月偽總兵王度冲陳珀降應麒棄城遁官兵遂復岳州
岳州既復長沙震恐賊將皆棄城去我師由長沙進衡州吳國
貴夏國相等亦遁我師入衡州追敗國貴於永州復其城國貴
尋歸武岡與胡國柱死守林興珠奮擊敗之國貴中礮死餘賊
遁彰泰又追敗之遂復武岡喇布遣提督趙賴取寶慶寶慶亦
復時勒爾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賊已潰所過松滋枝江宜
都諸縣皆下弁復澧州偽將軍洪福以舟師降貝子準達進常
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而三桂孫世璠在雲南已僭卽僞位勒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罕

爾錦尋奏胡國柱在辰龍關吳應麒在辰州以木石塞隘口跨
路立五營山路險惡止行一馬其陡絕處徒步亦難上
上切責之乃命察尼辦澧州以南軍事勒爾錦辦荆岳彝襄軍
事以岳樂勤勞以命率大兵之半還京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
將軍代之進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黔之師也先是十六年傅
宏烈之降授爲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令募兵進取廣西莽
依圖額楚既敗賊於韶命額楚守韶莽依圖隨宏烈後繼進會
馬雄與孫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等遂乘機進克梧州招潯
州鬱林皆下之直抵平樂延齡已爲吳世琮殺死世琮水陸

犯宏烈等戰不利引兵退十七年戰於賀戰於藤又敗賊直逼梧州是時三桂已死而世琮在廣西轉猖獗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率死士奮擊大敗賊始復潯州馬雄已死其子承蔭率偽將齊人龍等降世琮圍之於南甯承蔭守頗力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南甯圍解分復太平府命莽依圖即由南甯進雲南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

上壯其志以喇布代守桂林聽宏烈進師十九年承蔭又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於是命駐守潮州之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尙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越其探章援韶州援梧州皆托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星

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

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於武宣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病歿於軍乃命賴塔爲大將軍代莽依圖進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諸將之在秦省者自平王輔臣後以秦民勞傲暫停進蜀及三桂死詔圖海進京面授機宜始議進兵諸將張勇孫思克猶請俟時惟提督趙良棟

王進寶請身任其事十八年十月進寶復鳳縣克武關擒偽總

兵羅朝與直抵漢中王屏藩遁我兵分三路趨保甯十九年正月賊二萬餘來拒進寶大敗之追至錦屏山賊營於城外我兵奪橋而進遂克保甯王屏藩及偽將軍陳君極自縊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至順慶順慶亦復趙良棟之分路進蜀也先遣兵復徽縣由畧陽進克陽平關十九年正月從白水壩渡江龍安府偽總兵姜應熊降遂復龍安至明月江賊斷橋拒守良棟起兵浮渡令總兵王進才等分兩路取成都自率大兵繼進偽將軍汪文元降於綿竹至成都偽巡撫張文德率文武出降遂復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星

成都圖海亦以是時復興安府楊來嘉尙擾夔巫間提督徐治都擊敗之於巫山來嘉遁夔州亦復譚洪率所部降將軍烏丹克重慶彭時亨亦降趙良棟敗明國柱於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時察尼在湖南已克辰龍關進取辰州總督蔡毓榮又復銅仁府及麻陽縣於是命彰泰速進雲貴其滿兵無馬者撤之令察尼率以還京勒爾錦傑書亦先後撤兵還圖海率王輔臣還輔臣至陝西自縊死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抵貴陽吳應麒先遁遂復貴陽遣提督桑格據雞公背鐵索橋諸險招李本深

降之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抵安籠所敗偽將軍何繼祖於石門坎遂復安籠繼祖遁去合偽將軍詹養等率數萬眾陣於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那戰至哺大敗其眾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彰泰賴塔兩路兵遂會於曲靖整隊合進屯雲南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吳世璠遣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賊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陣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壕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因官兵進勦欲分我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圖

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叙州永寧馬湖諸處又嗾譚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間至是世璠以省城危急調諸賊回救

上預勅諸將各路追躡弗令得至省城於是諸將奮擊遂無一得至省者偽將軍韓天福與土司那天鳳縛偽總兵王來吉以武定降穆占敗偽將軍楊應選於平遠遣人招之亦降偽定遠大將軍張國柱偽總兵徐衷明李三彬羅文獻郭壯興范應泰各率所部降偽將軍李發美舉首世璠所與達賴喇嘛書以麗江鶴慶二府降譚洪已死其子天祕亦降馬寶遁於楚雄眾盡

滇與偽將軍巴養元偕降

上命械寶至京磔之雲南省城有潛出降者謂世璠勢已蹙惟堅守待外援十月八日彰泰等遂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偽將軍線絨吳國柱吳世吉原任都統何進忠林天擎等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線絨等開門降遂擒偽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戮世璠尸傳首京師夏國相竄於廣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為三桂塔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於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偽文武官皆降雲南底定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圖

上乃勸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殉節諸臣甘文焜范承謨朱國治馬雄鎮傅去烈等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其滿洲兵出征時貸子錢治裝者發帑代之償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從此內地不復用兵億萬年丕丕基定於此矣

師範曰世璠非通喇嘛乃割維西中甸賂青海乞援文檄為高土司所截滇破而師不至高即雪君名裔映子映厚孫厚德以罪發江南時馬寶之子以援字槃什亦與雪君善獄中著等韻其自序云有生雖微幸以一節鼓吹聖明其志可憫矣彼寶其能虎之姿不知反正爭烈實鄂悻哉

也是錄

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二月十五日王自滇起行

十六年己亥正月初四日王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自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

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役三千餘人其時隨護者則靳統武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楊武兵傳言後面吳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國泰催王即行遂跟蹤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吳

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

營行裝皆被劫劫貴人宮女俱為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輜重凡文武追扈稍後者

悉為所劫

二十六日靳統武棄王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王入緬關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刀杖勿驚擾緬

人不從馬吉翔命悉去戎備眾乃遵行是日抵蠻漠緬人迎

貢亦頗循禮

二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爾季崇貴等計曰

我等須引世子入茶山既可在外調度各營且王在緬亦可
遙為聲援或不至受困王妃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王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上用餘各自買

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達彼岸即有從陸者計諸臣

隨行之眾于騰越起行尚不下四千此時簡閱止一千四百

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妃世子即命放舟太妃大怒曰

連我也不顧欲陷王于不孝耶眾乃止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吳

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為阻每日止行二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來報我軍因集請勅阻之是晚諸臣悉會舟前議

誰可往眾各推委惟鄧凱與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

臣暴其過惡因私謂緬人曰此三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

報各營已撤去遂輟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王命馬雄飛鄧昌琦往至

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二臣不能答

緬人晒之因所賫勅書與神宗時所賜御寶相去微別以為

偽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遂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甯伯蒲縵總兵王啟隆邀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遇我日不如前可即此走護臘撒孟良諸處尙可圖存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三宮交諸公爲計可耳眾默然遂散時白文選率兵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王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實惟焚掠爲事而已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果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甚衆因分居各村總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皆自縊死

四月蠻漢來報有我兵和姓者來迎請勅止之吉翔即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後始還和兵得勅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勅一道云我已航閩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王去并棧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扎

初八日至者棟即從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間請入居之外以竹爲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亦優荅之時緬婦自相習易襪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皆短衣跣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迎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滇纂 七之三



典故

果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弁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脇令樵髻跣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爲保全王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且不以我爲罪府乎于是禮部楊在行人任國聖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王患腿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宮在近王體不安且此時何地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蒲縵所居亦密邇西內纓大開

博肆呼叫無忌主聞而怒之毀其居纓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王以賜從臣之窘迫者馬吉翔狗私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帳吉翔旗鼓吳承爵捧凱而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十七年庚子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王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未知曾達否今與緬王約議于何處相迎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為念者緬營索勅朦朧而

標案 七之三

典故

等

去外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實心為王惟向各村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畧或索本國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手無辜恐不邀天之庇也時馬吉翔楊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囑其扶鷺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至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眾將疾攻其惡不得自恣故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諸臣奸醜蓋難枚舉至文武陞遷仍由權賄國事至此尚可問乎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令典璽太監李國用可碎寶以濟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

李國泰竟鑿以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專恣尤甚託者必先通雄飛乃得于是行人任國璽募宋未諸奸行事彙成一帖進之吉翔聞恨之不置王方覽閱次日國泰竊袖之出

十八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賈璉至云臣不敢速進者欲其扈送出關為上策耳候即賜璉書以決進止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為迎蹕計相去僅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橋文選候詔不得遂撤營去

三月有歌盟謀劫東宮斬開以出者兼殺吉翔國泰以弭後患事洩坐以結盟投緬密捕黔國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啟隆

標案 七之三

典故

等

家人何愛各付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踴意以禍在燃眉急圖出險王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吉翔李國泰扼之不行

二十三日緬蠻弑其兄而篡其位遣官索賀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眾立心不善請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

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脇眾入緬止留年老內監一二人侍劍

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以兵三千圍之呼曰爾大臣可俱出飲咒水有不出者亂鎗攢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可以相持又慮王與宮闈有失延久無可爲計遂悉出出則以三人縛一人駢殺之二王聞與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王死固當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妃恐貽後世之譏盍姑緩以候天命王遂止已而緬兵入宮搜財帛貴人宮女及諸臣妾女縊于樹者纍纍如瓜果然王與太妃以下二十五人同家一小屋中驚惶無措已而通事引緬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王與沐國公時遍地橫屍緬官請移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書

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三百四十餘人聚于一樓哭聲聞于二三里外寺僧私以粗糲進賴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咒水俱爲所殺而黔西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王盛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死亦倍慘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王遷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王子實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邨民民恐實甚乃甘心于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于小邦王領之而已王病所存大小男

女無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昔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緬半

月程住四五日皆爲緬人所屠其子身無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于一小國中緬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王入緬者殘無噍類矣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三三人來謁云此地不便於居處請移他所兩國兵近我城將發兵取道于此恐驚王耳語未畢而緬人昇王所坐杌子卽行太妃大哭隨之繼有二肩輿昇太妃次王妃以行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渡河至岸已昏黑不知所由爲何經三鼓後至營始知爲三桂營也

初四日王大營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書

初六日王復轉亞哇城

初九日王長發歸滇

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十三日王入滇城

十八日王被縊

滇陽秋云辛丑五月江西道御史任國璽奏爲時事三不可解謂上年本請世子開講期年不行今勢如累卵不思出險尙然如此次日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奏能主人緬者必能主乎出緬今日事勢至此乃卸肩于建言之人乎時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奏有內官曰爾上千本萬本亦何用

其權若此禮部楊在講書賜之坐典璽李崇貴以為非禮次日亦賜崇貴坐崇貴辭曰今雖亂世禮不可廢每講崇貴出外一日世子問楊在曰哀公何名在不能對

龔彝順甯府人天啟乙丑進士既從王至滇具酒肴進謁王所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我為其臣君臣之義南北皆然我祇一見耳何拒我為守者往啟三桂三桂許之彝遂得入堂上設宴請王出朝禮畢進酒王稱觴痛飲不能飲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勸王飲王勉飲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觸地而死王撫之慟幾仆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璽

雜錄曰吳三桂標將有商于吳者問以舊晚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三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送王緬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營營中訛言王薨及二鼓讒言王至矣隨眾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為王及太妃王妃世子郡王一為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王及宮眷于公所王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舊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倨傲見王長揖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王切責良久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曰今亦

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某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復敢見

東昌李君調云緬酋送王舊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辛丑三月十八日以弓絃絞于金蠅寺調時在三桂營中目擊者此云王寅未知何據

此與求野錄皆由榔亡臣所記者其事較明史差為詳備閱之則其倉皇質亂之狀歷歷如畫或謂李定國少勝于孫可望然恃強矜功賊性終在退狼進虎之說誠不誣也第事機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璽

既去毅然就死以視安寵營之皇帝一員后一口支糧若干者似為略具人心矣我

純皇帝閱實錄見睿親王與史可法書而可法答書遍覓無存後得之內閣中 特命襄漢補入且書其後曰實錄謂可法

報書語多不屈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宜也况可法書語初無詭詐不經之言雖強詞以辯亦明臣尊明之義耳大哉

王 實立萬世作史之法因取二錄之在滇者節存一二庶使後之傳聞異詞者無所眩惑焉

三朝野紀

天啓丙寅四月勅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倖濫甲科潛懷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梁上鵲鳩不思粒粒皆萬民膏脂竟以汶汶潤一家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已之贓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飴發臺諫所未料去貪剔蠹嚴勒還倉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廕獎勵此賜勅獎勵之始嗣後連篇累牘封伯爵晉國公賜鐵券有過於九錫文者不勝枚舉矣柱明為惠世揚門人惠逮入都周

旋不避形跡故及於禍李雲南人李公籍阿迷王戌進士

黨禍之始王公元翰首擢其鋒迨忠賢亂政王公已降黜在

外遂肆毒于李公而楊左周黃即繼之此勅之在今日褒魏

逆實所以榮李公也滇志失載其子孫亦鮮知之者故備錄

之使有所考焉已巳立春日師範手記

冊府元龜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封西南大酋蒙歸義為雲南王制曰

古之封建誓以山河義在酬庸故無虛授西南蠻都大酋帥

特進越國公賜紫袍金鈿帶七事歸義挺秀西南是稱酋傑

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懷馭眾之長材秉事君之勁節瞻言諸部或有姦人潛通大戎致肆蜂蠆遂能躬擐甲冑總率驍雄深入長驅左縈右拂凡厥醜類應時誅剪戎功若此朝寵宜加俾膺胙土之榮以勵扞城之士復遣中使李思敬齎冊書往册焉

開元二十年三月壬戌西南蠻蒙崇先來朝授郎將賜帛三十四匹放還蕃

貞元十年九月辛卯南詔使蒙湊羅揀及清平官尹求寬來

獻鐸製浪人劍及吐蕃印八鈕湊羅揀異牟尋之弟也既朝

召見於麟德殿賚賜甚厚

十一年四月壬戌贈南詔異牟尋弟湊羅揀右常侍初牟尋

令湊羅揀入朝還國卒於道故追贈焉癸亥以南詔謝册使

尹輔曾為檢校太子詹事兼中丞餘皆授官有羣甲子下勅

書及贈帛賜南詔異牟尋及子各勸清平官鄭廻尹求寬等

各一書書左始引中書三官宣奉行復舊制也

十八年正月戊寅以驃國王子悉利移為試太僕卿

十九年正月癸丑南詔朝賀使楊鎮龍試太僕少卿兼侍御

史

元和二年八月丙辰朔授南詔使者鄧傍傳試殿中監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等使賜宴有

差丁亥御麟德殿對南詔使李興禮等各授以官

十年十二月辛丑賜南詔蠻使楊廷奇等告身二十九通丙

午賜南詔蠻錦綵有差

十一年五月巳酉以南詔蠻大首領蒙龍盛卒廢朝三日

約束土司檄萬曆十一年

告各土司爾等皆僭爵剖符世為朝廷臣子受我羽翼之

恩至厚也莽賊諄驚憑恃深阻鴟張蝗怒以逆我軍吏彼實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美

遠天背化甘自棄絕於覆載照臨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

者未有不豎目切齒願得而甘心焉爾聞一二愚闇不識逆

順利害反教猱升木為虎附翼潛以吾內地虛實輸之為彼

嚮道此亡異故賊咱爾以貨又情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

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恣渴實不能為若害即或

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霆徹無不糜滅者也捐爵秩

以博貨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為算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

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

能制其命為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躡牙滅而宗廟虜

而子女若屬其奈何惟天子赫然震怒莽賊之不虔追罪往

時倫安諸臣而督責於今之任事者我鎮臣奉將天伐誓不

與此賊俱生矣頃者老姚關之捷罕虞景宗才就擒賊已禡

鬼剪滅滌蕩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

期各要屬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為所脇誘者已往不

問咸與維新有能慕義効忠僇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

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偵候得其聲息為我反間搆其黨與為

我挾刃刺之帳中為我遮截遏之閭外為我犄角擊其侵軼

為我設覆絕其歸路我鎮臣當分別功狀上於天子益封進

滇繫 七之三

典故

美

秩賜查金帛以酬爾勞有如蒞奸懷貳怙惡不悛輸效莽僞

比周觀望陰為向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得便宜行事且

移兵先誅之然後奏報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

必不爾赦

傳諭滇黔檄順治十年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土地之

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隅遐陬一物失

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

來隸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異是則素號嚮化非跳梁為患

者比矣邇者明政不綱文武泄泄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
國以淪亡李自成牧豎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輩影附若雲
帶甲烏合幾於百萬宮闕災於回祿縉紳斃於敵朴原野膏
肉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
應運龍飛關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宅定鼎收羣龍
髯網羅逸臣則是我有人造於明也然後天戈西指全秦委
命鯨鯢授首短狐孽面嗣以 江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
飛渡天塹福唐二藩銜璧恐後雖王濬之人石頭高頰之擒
叔寶衡其功蹟不啻徑庭茲 肅王兵至蜀川勢如破竹獻寇

滇繁七之三

典故

李

伏誅神人共快遂使蠶叢魚池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爾
黔中滇池兩省密邇鄰壤聽 昭最真既懷後后之思豈無雲
霓之望但恐奸人煽惑愚衆効任囂教尉佗之計將欲雄長
一方南面稱孤殊不知彈丸黑子不過神州一郡我國家士
如熊虎粟若邱山若扼普定之吭浮牂牁之江如舉崑崙以
壓細卵決滄海而灌熒蒿耳且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之所
廢不可與天之所與亦不可逆也故寶融舉河西以歸漢李
世勣籍郡縣以附唐蕭瑄封侯之賞隆丹券之寄載在簡冊
世所艷稱我 皇上柔殺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

歸者一體錄用若執迷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
焚噬臍何及故茲特檄往諭慎之毋忽

滇繁七之三

典故

典故第四冊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無名氏逆藩吳三桂傳

趙翼平定緬甸述略

節剛緬考

徐宏祖隨筆二則

許纘曾優雲花紀事

烏斯藏說

七之四

典故目錄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逆藩吳三桂傳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籍高郵人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幼試武舉出華亭董宗伯其昌門下以父廕得官歷都督指揮積勳至大總戎崇禎十四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八鎮兵於寧遠三桂偕王樸馬科楊國柱等與我

朝兵戰于松山國柱敗沒三桂與樸等俱夜遁樸被誅而三桂

僅鑄秩未幾奉命鎮守甯遠三桂年方及壯勇冠諸軍十七年

七之四

典故

春賊李自成由晉入燕漸逼京師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

地速召三桂入衛陝督余應桂亦上言闖賊勢大非全力注之

不可請調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真保之間併力協勦

庶賊可滅廷議以棄地非策疏寢不報三月自成破陽和賊將

入真定京師戒嚴始信麟徵棄甯遠封三桂平西伯飛檄令人

關東討賊三桂被命遷延不即發簡閱步騎攜挈人民徙五十

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次山海關而昌平陷二十日抵豐潤

而都城陷三桂聞變回至關門頓兵不進猶豫未有所決自成

聞三桂回師據關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略曰汝以君恩特簡

得專闖任非真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
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
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幸存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
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
騰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
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遣
降將唐通賚銀四萬犒師并襄手書以往而別令賊帥率兵二
萬守關拒三桂三桂得書欲降爲書覆父有國破君亡兒自當
以死報今蒙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兒不得不勉遵嚴命等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二

語適有愛妾陳沅在襄所爲自成奪去三桂詢知大憤乃遣使
乞降于我

朝求兵討賊時九王統兵十餘萬西向以觀動靜總督洪承疇
及三桂舅祖大壽皆在

本朝親信用事求發兵助中國三桂又自潛詣大營承疇大壽
卽引見九王遂定盟起師先是三桂伴受賊犒師銀而襲殺其
守關兵殆盡賊帥負傷遁歸至是傳檄遠近略云闖賊李自成
以么魔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彘豺狼突于城闕犬
豕据于朝廷又云弑我帝后刑我縉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

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血又云周
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自
成聞之大驚自率兵六萬東行以禦三桂挾太子二王吳襄自
隨僞將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無
勝負及自成大隊至薄三桂營拔之進圍山海城數匝復分兵
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逼關內三桂不能敵九王度勢
已急統大兵馳至英王率二萬騎從西水關入三桂見九王薙
髮稱臣令關內兵悉薙髮迫于戰期兵不及薙者裂白布三條
纏縛于身以爲別九王居後隊三桂爲前鋒九王令三桂先與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五

賊戰旣而遣鐵騎繞出吳兵之右以白標爲號急擊賊兵劉宗
敏負重傷自成大敗走承平英王豫王急令三桂追之自成一
日夜馳入京師仍立十二寨于城外大兵攻之連拔八寨斬
首二萬級自成懼令僞將上城巡守遣唐通出戰爲三桂參
將馬有威所殺自成益窘乃使使議和三桂曰還我太子二王
而後罷兵自成出太子見三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指揮范玉
各率兵一千用賊旗幟東西設伏俟太子出疾擊賊營又令都
司耿士良率大兵爲應以奪太子自成果中伏大敗然所出者
非真太子也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

挾者自成遂斬襄懸其首于城上并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四月三十日縱火焚宮殿棄京城而去三桂見火起料賊必西走戒諸將勿入城救火分路追賊及于定州之清水河下岸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爲三桂所斬軍士祈祖光先馬光先墜傷一足自成復大敗走三桂在定州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將奪回金銀散給將士三軍感悅聞自成屯兵真定與遼東巡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屢敗而憤復勒精騎迎擊三桂三桂張二翼以進斬偽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復益兵搏戰率諸賊帥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決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爲豪傑耳三桂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分兵迭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日賊營旂倒馬蹶自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脇遂拔營而遁度固關入山西三桂乃還軍京師時九王已定燕京奉命攝政以三桂有大功封平西王南京福藩僭立以三桂討賊復讐遙封薊國公世襲贈父襄爲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遣使臣沈廷揚海運米十萬銀五萬犒之三桂弗受八月復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資銀幣謝我朝并勞三桂懋第等至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東甲以俟後命耳懋第被羈

北京洪範南還始知

本朝渡江之志時自成適至平陽發兵守隘攝政王命三桂統大兵追賊入山西自成數戰不勝遂走西安明年春三桂復率兵西伐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三桂率鐵騎衝陣所向披靡斬首數萬賊衆大潰自成遂出武關南走荆襄大兵既定三秦復追賊入楚自成走死羅公山其衆降于何騰蛟闖賊遂滅順治七年庚寅是時餘逆未靖桂王僭號永曆黔滇粵粵之間猶阻聲教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世祖命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統兵南下以清宇內三桂由秦入蜀郡邑皆迎附九年永曆走安隆張獻忠餘黨孫可望以兵迎之遂遣偽將劉文秀王復臣收復四川文秀善撫士卒多樂爲死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重慶敘州諸郡邑爲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三桂迎戰輒不利乃斂軍退守保甯文秀躡其後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桂勁敵也且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兵分力弱師老則潰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甚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驍將號黑神軍容耀日然勇而輕敵三桂巡城至西南曰是可襲而破也乃開

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至復臣營營為亂軍所擾
又阻以水勢遂不支三桂乘勝合擊復臣手斬數人圍者益眾
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自刎文秀解圍
去三桂按兵不追曰平生未見如此惡戰特遺一着耳令如復
臣言吾軍休矣文秀既敗退三桂益統兵入四川遂平十五年
戊戌大兵三路入滇經略洪承疇由貴州大路取雲南與偽將
李定國相拒于曲靖征南將軍趙布衣由廣西至黃草壩而入
三桂則由四川至遵義水西以取滇省永曆走永昌遂遁入阿
瓦以蕩平功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六

上命三桂統總全師鎮守雲南晉爵親王經略及將軍貝勒
等俱復命始三桂西征留長子于京師以固

朝廷意其子寵眷有加旋尚主為額駙恩禮優渥亞於親王貝
勒而三桂包藏禍心日伺釁以動

世祖賓天三桂入臨慮廷議見留乃提兵遠道絡繹啟行三桂
未至前驅在燕者人馬塞途居民走匿

朝廷恐其為變令于京城外搭廠設祭三桂哭臨成禮而去吏
部兵部選用文武官三桂欲市恩於人每以藩府龍鳳王批咨
部曰某為某守令某為某未遊雖部選已定例必撤回而用藩

府所咨選者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幾滿天下所選官蒞任督撫
大吏亦改容加禮唯恐得罪藩府也三桂自討闖平藩以來幕
府故舊散亡殆盡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資性穎敏者授
以黃石素書武侯陣法以備將帥之選一時少年浮夸之士人
人自以為大將材所收士卒又皆孫可望李定國張獻忠之勁
旅故部下多勇健善關鎮滇據守戰馬漸倒斃而川馬力弱難
以臨陣三桂密諭養子陝西總鎮王屏藩王輔臣等選西馬之
勇健者歲進三千匹皆從西番繞道至滇兵火之後在在凋敝
所征財不足以充府藏因招徠商旅資以藩本使廣通貿易殖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七

貨財以給軍需又以遠地產參利盡四海而連附獨出巴蜀因
嚴私採之禁設官監之官收其直而鬻于市犯者至死當是時
三桂自以滇中形勢南扼黔粵西控秦隴財用富饒兵甲堅利
且治軍嚴整號令肅然屯守攻戰之宜無不畢具乃復偽為恭
敬虛懷延納由是將士樂為之用民心亦翕然歸附強藩雄鎮
咸受其籠絡其不軌之志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康熙十一年
秋

上以三桂逆謀漸著欲先發制之以其乞師入關有功社稷不
欲顯正其罪

特召三桂移鎮關東予以世職蓋欲銷其逆志以功名善終也
詔至雲南全藩震動奸謀益急然恐舉兵滇蜀所在阻隘不能
全進謀至中原據腹心以制指臂長驅北向可以逞志乃拜受
詔命待使者益謹而陰部勒將吏使者不知狡謀乃日以
上命促之督責過深頗凌辱其將吏始請改期繼請緩行皆持
不可三桂欲反恐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諸將酒三行起而嘆
曰老夫與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昇平無所用吾輩行且
遠矣未知

聖意所在且盡今日歡與諸君敘故未識異日復相見否諸將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八

聞言皆泣不時有十三大保者皆藩下都統首領官三桂寄其
心督令將強兵護藩府至是皆喻意約期待變越兩日使者促
益急三桂下教會諸將曰行期迫矣

朝廷之嚴譴不可逃也若使臣之驅策老夫不意至此諸君行
矣毋徒受使臣辱也諸將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通爲三桂復憫
之曰

朝命也誠不可緩但向者諸君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貴
伊誰之力歟諸君思之諸將皆稽首曰逆廢下之福曰非也諸
將曰然則 君上之恩曰是已未盡然也昔我先朝厚恩待

罪東陲值闖賊搆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

本朝以復君父大讐繼平滇蜀得棲息于此今日之富貴皆先
朝餘蔭耳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別乎先是辛丑冬三桂兵臨
阿瓦檄取永歷以歸縊死雲南府治殮其遺骸藁葬府城外故
云爾諸將皆拜聽命于是卜日謁陵先期復集諸將謂之曰別
故君當以故君之衣服見諸將皆曰諾乃下令三軍擇某日啟
行趣使臣先發至日各具前明服色集陵下三桂則方巾素服
酌酒山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哭聲震如雷人懷異
志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將行復下教屬將吏曰老夫耄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九

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不可以不習明晨當于郊外大閱
後期者按以軍法向曉鳴鼓角整隊伍軍容肅然三桂披甲上
馬揚鞭疾馳發三矢皆中的長槍大劍畫甲雕戈羅列左右每
馳馬一回卽于馬上接一器運之風馳雨驟英武絕人其意欲
以力誦衆心也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
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卽稱疾不起撫臣驅之急使者日三四輩
至楊前詞益峻色益厲三桂堅臥不起諸將數來問疾勸進藥
餌不聽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想曩者披
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大功于 王室

章皇帝不以老臣為不肖錫之藩封載在盟府今撫臣一外吏相凌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我豈有生路耶諸將聞言果忿忿而出軍士裹甲露刃矢在弦馬塞道風動塵生日色慘淡居民皆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頓足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我三百口死不旋踵即爾輩亦且族矣諸將大呼曰唯有大耳反耳三桂大喜霍然而起即部署諸將因執三桂以撫首祭旗其妻聞變與而出曰殺吾兒矣以長子尚主留京為質故也三桂不顧俯視於四方前隊在荆楚者皆舉兵反時奉使筆帖式王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

滇黔 七之四

典故

十一

至京師赴兵部告變至則以手抱柱曰上視氣壓不能出一語堂吏見狀知有異急以湯灌之半日始甦乃大言曰三桂反矣撫臣被殺使臣見執矣舉朝震動貴州提督李本深張獻忠勇將也從孫可望入京後鎮黔中陰與三桂往來至是遂從之反發兵守險聲勢甚大貴州會中言以片紙書三桂造反本深作亂內之函插雙羽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所在戒嚴陝西提督王輔臣聞三桂反即欲舉兵為應因曹光普督以請餉不給激怒軍士即回秦州據平涼以叛誘降我輩自游擊袁成棟協防階文岷洮參將潘瑤臨洮游擊曾文耀蘭州游擊董正已遣趙

陳兩偽總兵進屯鞏昌攻陷河東諸州郡三桂以輔臣為偽鎮西大將軍陝西總鎮王屏藩與輔臣俱受偽諭偽印密相聯絡聞輔臣叛逆據守城監發兵以應吳逆入秦之師為西道王三桂以屏藩為偽將軍時有欲先朝後以繫人望者有欲疾行渡湖全師北向者或勸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者或勸據關東巴蜀塞殺岷以自固者三桂皆拒弗從甫至湖南遽僭大號改常德府治為行宮易黃瓦不及以漆黝之築壇衡山下告即位于上帝建國大周改元利用復于山下結蓆殿萬間為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稱賀舞蹈未畢大風忽起蓆殿捲入雲中

滇黔 七之四

典故

十一

俄而驟雨如注逆黨草草卒事識者早知其不克終矣於是三桂以其婿胡國柱為偽親軍金吾衛大將軍文華殿大學士與其將馬寶鎮守成都府控扼滇黔以通餉道寶本李定國將王師定滇降于三桂儀表魁梧驍勇絕倫每戰必飲醉眼赤操鞭槍縱馬入陣所向披靡歸則兩手凝血沃以沸水所持械始脫又以夏國相為偽將軍金吾衛大將軍武英殿大學士與其將李本深攻陷湖南諸郡規圖進取以其姪吳之茂為偽西蜀大將軍與屏藩輔臣合兵破甘肅下臨鞏駐師隴右謀據關中與我定西大將多羅貝勒巡撫華善靖逆將軍張勇提督王進

寶相持于武關三關諸將惟屏藩最善用兵每出偏師絕糧道
斷驛站以隔燕秦音耗散布流言煽動三秦我軍數為所困以
其姪吳世寶為偽親軍金吾衛大將軍率兵下廣西降我嗣定
南王孫延齡廣西提督馬雄三桂封延齡偽臨江王授雄偽東
路都總管以其將馬承蔭率兵下廣東降我平南王尙之信俾
仍掌藩事授藩下都統王國棟為偽輔翼將軍協守廣東復遣
使至福建招靖南王耿精忠至臺灣招鄭成功子錫使各起兵
侵擾閩粵以分我軍勢精忠經皆通款于三桂其時

本朝之將大軍鎮守岳州與吳逆相持者為川湖總督蔡毓榮

漢繫 七之四

典故

主

將綠旗兵與督臣協守三楚者為江南水師提督楊捷統滿兵
與提臣為犄角以撓吳師者為大將軍賴塔奉

命招撫楚蜀以輯甯軍民者為大將軍公圖海總統諸帥擁重
兵為南北聲援者則順承郡王也當三桂起滇南窺荆楚本深
應于黔精忠叛于閩之信延齡擾于粵巴蜀旋破鄂岳告急王
輔臣據平固下隴右王屏藩出陽平關圖鳳翔人心搖搖當官
無固守志天下事幾不可問矣幸天奪其魄逼洞庭而不即渡
得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湘間此乃天命非人力也三桂初
發難時洛邑頑猶思祿父故訛言煽動所在響應耿尙二王及

臺灣鄭氏皆通使往來及聞其南面自尊建號改元設官製歷

由是天下解體角材而立者皆思有以誦之矣自癸丑軍興滇
蜀之間屢歲不登米一石價五六兩鹽價三兩四錢一斤軍需
孔殷則加稅田畝地丁額征畝至五六錢徵催嚴迫怨聲四起
故所破州縣旋得旋失加稅不足又于雲南麗江等處鑿山開
礦採取金銀日役苗夷萬人土司多忿怨而三桂窮極奢慾愛
妾陳沉自收京時仍覓得之犄之入蜀入滇寵以專房晝夜酒
色自娛不理軍務勝從之眾目引頸以望王師之至十六年
丁巳大兵定浙東下八閩入兩粵精忠之信旋皆反正延齡

漢繫 七之四

典故

主

為馬雄所斬謀復背吳事泄被殺鄭氏亦退屯島中閩粵既定
三桂之勢益孤王師無東顧憂遂并力西向王輔臣據守平
涼與張勇等相持三載輔臣承偽旨屢以王爵餌勇遣偽守備
陳旺賈偽諭偽印併吳之茂密書至勇即遣子雲翼從口外入
京奏

聞與陝西提臣王進寶孫思克進攻益力河東州郡漸次恢復
輔臣勢蹙遂率平涼慶陽固原諸州郡以降大軍乘勢謀取漢
中與安分兵五路屢有殺獲三桂漸老耄援秦之師不繼所得
州縣以次仍失屏藩之茂據陽平關為平涼聲援輔臣既降屏

藩力益弱屢爲大軍所挫後戰敗自刎死之茂遁入成都秦省
蕩平王師遂由隴入蜀夏國相李本深規取楚地與我督臣
提臣滿帥等軍隔洞庭湖扎營湖中飛矢兩礮晝夜不息國相
等不能進取尺土士氣漸沮順承郡王遣大臣遺書三桂三桂
不從明年戊午王師四集湖南故土奄然還定時三桂已退
守成都本深見勢不支謀復歸順大將軍公圖海遣使諭以威
福遂降國相西遁三桂抗命數藉苗兵爲助所爲標槍發無不
中得數十苗兵扼險而守百萬之衆莫可誰何至是皆遁歸胡
國柱爲逆藩額駙有統務習每出師一切服用玩好奇花怪石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西

西

西

西

西

乘几湘簾茶鐺博具悉載以行軍壘未定先爲經營日以詩酒
自娛不以軍事爲意及王師壓境國勢日逼國柱密謀歸順
有爭之者曰王以大任屬將軍將軍足一動則黔中斷左臂滇
南拔絕荆楚解體王之全局俱敗且將軍今日降明日誅矣與
其降之死不若力戰而死國柱意已決不聽馬寶亦力爭不得
乃馳告三桂值中秋三桂方擁歌姬與所嬖陳沅臨軒玩月忽
國柱變聞大呼曰吾事去矣卽氣噎仆地遽絕左右姬妾莫不
惶駭急救之不復甦矣三桂死夏國相等扶其孫世璠于柩前
嗣立築園寢于成都皆踰制後大兵破蜀發其塚粉骨爲塵無

餘豁焉三桂構逆凡五年卒七十有五嗣孫世璠僭號雲南改
元洪化以五華山爲宮城昔僞永歷在滇築宮于五華三桂益
廣其址繚以重垣俯以傑閣極土木之盛至是遂駐軍焉拜僞
大學士夏國相爲上柱國左丞相宮府機宜咸咨詢之拜僞將
軍馬寶爲元帥專司閩外先是靖逆侯張勇密奏擒巢之策
上命議政親王會議未報至是

命大將軍多羅貝勒大將軍公圖海從貴筑大路駐軍曲靖而
平南將軍賴塔率平閩粵之師由廣西入滇屯黃草壩會軍進
討雲南大震自粵入滇有石門道之險兩山直立中通車馬一
入守隘萬夫莫窺平南兵至奪於先聲守兵皆撤營遁歸大軍
過險衆志始定吳軍于要路聯接營寨以拒我師一夕傳言
關神顯聖敵疑我軍劫寨自相殺天明始散遺皮盛皮甲無算
吳軍恃苗兵鐵槍發必洞腋我軍以烏鎗制之團牌十伏槍百
火至齊發苗兵多死是時吳軍于石虎關口築礮壘三座臺前
飾田百頃鑿池爲淖時值播種上插青秧以陷馬足我軍偵知
夜傳令軍士各備泥一斗竹梯千乘迂道至關下先以泥實地
乃附以竹梯蟻登矢石雨下屍與囊等攻至第六次吳軍不支
悉遠遁我軍反據其上開大礮擊之死者萬數馬寶將大兵居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西

西

西

西

西

外我撫遠大將軍公圖海日遣使貢金幣至其營諭以

朝廷威福寶惑于利心動復縱反間謂寶將擁衆入城謀不利

于孺子世璠亦信之軍糧調遣每不如其所請寶衆進退維谷

圖公以愛子爲質誘令釋甲歸順遂信質來降以兵衛入京

上欲原之迫于言者與耿精忠同磔于市死之日天鼓鳴日無

光愁雲四合寶謂行刑者曰我將歸天也體無寸膚面不改色

寶死圖公亦被譴焉寶臨陣所過必衝一血路滿兵死者凡數

萬將刑八旂軍士雲集爭市其肉歸以祭沒于王事者二十年

春三月平南大將軍候平西大將軍至會議進勦四月大軍集

滇黔

七之四

典故

去

雲南城下諸將數請攻城大將軍不許曰軍士冒矢石觸鋒刃

畏創走萬里得至於此今遠望釜息昆明諒無他虞我按兵不

動曉以大義必有起而爲變者何忍令我軍士復填此堅城下

乎遂撤攻具築長圍以困之會城外接昆明池池內橫以木筏

上設樓櫓與大軍爲犄角勢以防奔逸城中樵蘇不通者閱月

數出銳卒衝擊營寨我軍堅壁不動吳勢益窘僞丞相夏國相

慮其黨謀變悉移諸將家口屯五華山宮城凡僞僚府署亦移

宮城左右分門守禦以示必死秋九月郊守南門僞總管獻城

約舉火爲內應我大軍會訊得實傳令三軍五方齊進至夜

僞政府火起我軍啣枚至南城下門啟師遂入夏國相知有變

趨至宮城號哭而言曰吾聞守社稷者死社稷王毋自辱逼世

璠自縊并殺宮妾數人歸殺其妻子遂自殺比明大將軍統全

師入城雲南平諸將以城中百姓爲逆死守照律應屠大將軍

日滇民不幸爲吳逆誘脇死于兵役者半死于饑荒者半幸

天兵弔民伐罪民困稍蘇殘黎有幾忍復殺之乎宜仰體

聖朝一視同仁至意暫緩斧鉞之誅候

旨定奪尋邀大赦與民更始滇民大悅初三桂僭號衡州衡州

山嶽廟有白龜大如錢每多靈異三桂志希神器卜曰詣廟供

滇黔

七之四

典故

去

天下輿圖于神座前默視龜之所向盤旋循走不出長沙衡永

間已復從貴州至雲南而止再三虔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

臣相顧失色後果如所卜

外史氏曰嗟嗟三桂不忠不孝身陷大逆家破屍戮爲萬

世笑信哉自作孽不可追也當其稽首

清庭乞師討賊六軍縞素萬姓同仇使有明九廟神靈一舒

在天之憤厥功非不偉也而徒以耽情優笑盡惑妖淫而

爲此舉則豈志存君父者哉洎

本朝定鼎燕京錫之圭璽爵列親王河山帶礪之誓載在司勳

可謂榮矣乃居寵而不思危被恩而不知感驕奢淫佚恣行無忌據滇南尺土欲與

天朝抗命僭號改元妄窺神器抑何愚也卒之毒流縉紳禍延黎庶徒覆其宗而絕其祀哀哉

考馬寶子大兵克復省垣後引餘眾西奔我師追至天城擊敗之遂逃入彌渡之南山匿阿札魯矣姓以搜捕日急自詣軍門納降今尚有俗語云馬到天城人自散天城屬鎮南州去阿札魯百餘里其所弄琵琶一面予猶于矣姓處見之至胡國柱亦走死雲龍是皆確有可據者與傳中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六

迥異故并記之嘉慶丁卯清明後十日師範手識

師範又曰三桂藩滇日每以曾中武舉誇其部曲考郭岳兩忠武亦由武舉起家一則再造李唐一則力扶趙宋使三桂于乞帥破賊後即隨范李諸公自殉以報其父否則解兵柄遁跡山林不已詎高千古上較郭岳而無奈哉乃既經委質又復包藏禍心蓋其始念祇為陳沅一人耳吳梅村傳圓曲云痛哭六軍齊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千秋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曾以千金求削稿是其平日之氣寃不能掩也

平定緬甸述畧

緬甸古朱波地宋甯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曆閒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為邊患泰將鄧子龍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偽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劫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朝約大兵至即俘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借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九

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為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為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搆兵為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疏土司雍籍牙起兵聲言為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竜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雍籍牙僭位後貴家不復輸幣藉牙擊

潰之貴酋宮裏雁猶糾合餘眾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蹇籍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蹇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蹇籍牙死其子莽紀覺嗣構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竄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雁疑未安而其妻囊占先率眾來附刀派春勒索其貲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毅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

滇案 七之四

典故

三

有成幣至是莽紀覺遣其自普拉布率兵三千來索先闖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典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借邀之於滾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邊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憤駁嗣卽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訛言流開邊民一日數從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茲

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疏據位號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疏方與桂家諸夷相攻未暇遠問及桂家木邦和緬爲所分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督撫大吏尙以此情入奏

上自有裁度其時普洱邊外雖有匪徒假擾而永昌邊外或不
必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
突入爲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密
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
良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纂據孟良導賊擾邊於是

滇案 七之四

典故

三

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瓊詔失律
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劾死大學士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
漸退得以其間平整久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良以土目
召岡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
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卽辦永昌邊外賊
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
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
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竜廠丁頗悉緬事曰
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

并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猛敏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線楚團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甯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琚遂以拓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尚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柯瓦為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三

我也率數萬眾來爭趙宏榜出拒之倚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戰於楞木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琰達越隴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起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各土司地有旨切責至是楊應琚以為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厲方與人多病將

楊宵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等皆獲罪

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兵二萬餘大舉勦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分兩路進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濘中糧糧盡浮至茫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為聲援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三

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眾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為柵聚兵於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處發鳥槍擊我兵柵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懼亂不知所為多被殺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窺味伏不敢復抗

矣會明瑞一月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
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
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
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密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
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密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
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眾來迫及我於獐子壩自是無日不
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與更番殿後至猛密果多糧軍士賴以
濟會歲暮即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二年春乃取道
大山上司以歸猛密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

滇察 七之四 典故

丙

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
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巔而賊即
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蓋將肆
弄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而起行
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
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既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
爭蟻附而上我兵萬眾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
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
一二千坡湖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火

砲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
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童
人引以間道始得出過波童老廠新廠桂家所採銀處民居遺
址徑數里計當日廠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盡愀然者久
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不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
木邦之師殊魯訥自勿死參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
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既至而
攻柵不克頓兵數月

滇察 七之四 典故

丙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趨額爾登額授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撤而
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音賊已蟠集不下四五萬人
我兵尙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
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令諸將達與阿本進忠等
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
阿總兵哈國與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
及晨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札拉豐阿中槍死巴圖
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殲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腹而
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
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

從容下馬手自割髮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獐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餅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餓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投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 關庭進退維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素

谷故傍復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首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軍勢日蹙時鬪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威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東毅公阿卑袞奏其事

上慮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答及阿里表駐兵於邊上命雕勳以林之於是遣待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搗賴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戛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

上命大學士公傅恆來滇經畧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徵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畧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先難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素

有戛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為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刺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賴會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戛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遙為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畧大兵起行阿里袞從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畧至戛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渾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 夷語謂之標格丁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

蓋編年紀後之書

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服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諸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畧遇於哈坎經畧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緬賊遂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沸脣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爲槍連環疊進弓矢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天

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溺水遁閩兵卽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謹而奮因風水之勢躡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畧已病諸將欲遂以此歲事阿里衮回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畧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連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爲柱

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卧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研箐中老藤長數百丈者繫鐵鉤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砍藤斷而罷經畧又命火攻先製擲牌禦槍礮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昇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竝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卻回最後遺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喊聲震天我兵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掩殺無何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天

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城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逆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權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衮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畧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眇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柵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泣眇旺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畧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亾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

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與單騎入其柵責之眇旺
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借駭亦遣使齎貝葉書來
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師範曰予既紀緬畧緬考復傳屬夷傳十八土司觀之者觸
類旁求庶免蒙晦此述外尚有孫文靖公上緬紀事予曾
抄存匣中失于闕北俟回滇定當補刊是舉也一壞于劉總
制之張皇再壞于楊東閣之荒謬明將軍至克勢已成雖額
爾登額果能如期終難徑抵阿瓦幸獐子壩蠻化小猛育之
戰全身以殉軍士無一降者忠勇公以經畧洩事精詳審慎

滇纂七之四

典故

三

士飽馬騰奈雨阻瘴興姑與爲款而安輯之蓋百世利賴焉
大抵緬穴于滇之西南天則炎溽煩蒸地則水土惡劣粵爲
前門滇乃後戶如必盡榛荆而披荆之粵以舟師搗其巢滇
以屯練奪其隘約十八司各自爲戰斯可矣鑿龍顏碑云緬
戎寇場是緬已見于劉宋現今緬酋孟隕奏改阿瓦王名號
薄緬弗居甕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歟
按樊綽雲南城鎮志如鎮西越禮銀生開南接吐番界彌臣
達波斯鄰小婆羅門諸部必四五譯乃通大理所恃望苴子
卽騰越之野人倘撫而用之實平緬勁旅云

緬考

緬甸古越裳地接於南交爲禹貢梁州外境在哀牢之外漢氏
所謂西南夷者也漢曰掸國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
封以王明初頗衰不過在三宣六慰雲南土司之屬中葉漸強
雄蠶食諸土司遂與明爲敵迨其季也斷其餘孽一舉而空之
顧自紀緬者或謂自古不通中國或謂西南夷不知何種蓋未
之考也自漢光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賢栗有中國聖帝之占舉
種內附至明帝永平十二年柳貌繼之遂置永昌郡風教漸通
和帝永元八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

滇纂七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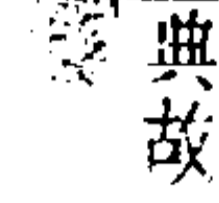
典故

三

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奉國珍寶重譯來獻帝賜
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初元年僬僂種夷
陸類等內附獻象牙犀牛封牛永甯元年雍由調復遣使者詣
開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
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
年元會帝作其樂於廷封雍由調爲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幣各
有差漢書音註譯音擅東觀漢記揮作壇揮與緬音近此緬國
之所由來也雍由調與莫延陸類皆附永昌郡徼外而又獻樂
於漢廷和帝至作之於元會其爲歡動也朝禮數有加猶越裳

而後雍羌之獻樂於唐其繼志者也唐時驃樂之進由南詔其傳曰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閣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接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犁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黎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卽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元惹曰羅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三

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獲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朕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怛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黎耶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進曰阿未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呼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陞蠻曰磨地勃絲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絲坤助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原大於彌臣絲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日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士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卽闍婆也

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鞬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閭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主居以金爲甕府覆銀瓦爨香大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因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與以金繩牀遠則乘象犢史數百人青臂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枝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甕錯以金銀丹彩紫鑲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三

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脰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陀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罽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金珠珎衣青裳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旁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

兵疆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
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
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
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
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
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經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
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
寧樂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
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

舞繁 七之四 典故

壽

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經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
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
蹈舞抹揖以合南字字成倫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
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
每一字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磬折象
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為四門又舞闕四門之舞遽
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
皆稽首遂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
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

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
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搥鼓腰鼓雜鼓短
笛大小箏篋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
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
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箏篋五絃琵琶橫笛短
笛拍板皆八大小箏篋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
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鏡金鐸皆二柶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
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
十六人畫半臂執柶鼓四人為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

舞繁 七之四 典故

壽

囊金佉苴畫皮鞞首飾祿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
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
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
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
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
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為土明王德
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
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
咸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為人統天地正而三

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方
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
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
日新阜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
曰黃鐘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
伏拜拈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
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襟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
柷鼓鏡貝大鼓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
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

七之四

典故

美

合作琵琶笙篳篥皆八大小箏箏等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
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太鼓十一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
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為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
六十四人飾羅襪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絲
雲花髮執羽為拜拈之節以林鐘當地統眾歲功備萬物成也
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為用也綵雲象氣也花髮象
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
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與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
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柷鏡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

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
栖以鳳凰鉦樓孔雀鏡鐸集以翔鷲鉦柷頂足又飾南方鳥獸
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柷鏡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
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鐘徵之宮斂拍單
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八方響一
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鉦二大鼓十二
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右之宮樂用古黃鐘
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箏篳篥倍黃鐘箏小箏箏笙壎
篳篥箏軋箏黃鐘箏倍箏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

七之四

典故

美

竹援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雅雅亦遺節終
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章皇復譜坎其聲以其舞
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
革琴角金三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三鈴鏃四制絃
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榼應節鐵板一長三寸五分博三
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條紛以花氎縷為縵
螺貝四丈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笙篳篥其長二尺腹
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二十有四項有軫
鳳首外向其一項有條軫有龜首笙篳篥其形如龜長四尺有

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角如琴腹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二十八柱其一而飾彩花傳以鼉皮為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三龍相向為首有軫柱各五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上在頭其獲形如獅子有雲頭琵琶形如前面飾鼉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為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一絃覆手皆飾鼉皮刻得撥為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一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鼉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尺以條繫腹穿甌於匏本可受一并太絃應大簇次絃應姑洗有獨

海東

三

絃匏琴以班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體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大簇有小繩繫之形如大匏琴長三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瓜以蠟實首上加獅子頭以牙為之穴六以應黃鐘備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以應黃鐘備備五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在右開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為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寸為口姑洗一變實三夷則右端應林鐘管末三寸一南呂二應鐘三太簇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鐘林鐘兩均有大匏琴末三寸

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為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為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甌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鼉皮束三為一碧條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為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鼉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為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

真繁 七之四

七

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婆羅花驃云龍奔第國人以花為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鶴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謨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關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疆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昔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爲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

商八曰甘蔗王驃云渴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
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鴉謂飛止必雙
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隴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
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煩警以此適情也五曲
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石調樂工皆昆
崙衣絳氍朝霞爲蔽膝謂之被襖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
寶環釧冠金冠左右珥瑠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
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
十皆珠貫拜手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早

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詔
掠其民三千徒之拓東然則緬甸自漢及唐皆進樂於中國史
傳所載如是之詳且云其地北接南詔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
今太和縣城也盛則總歸於一曰揮曰驃則各上目分踞之
互爲雄長不專一名而今阿瓦猶曰驃國城其地有曰驃甸雖
南詔君長亦稱驃信非自古不通中國者也宋自玉斧一畫遂
棄雲南何況塞外然白象之貢尚紀緬甸與波斯迨至元開雲
南始遣乞解脫因招緬甸至元十三年緬甸寇大破之遂征緬
至江頭招降其部甚多以天熱還師十九年二月征緬二十年

十一月克之二十三年伐緬二十四年緬始平大德元年封會
的立普哇拿阿施提牙爲緬王子信合八的爲緬世子緬之稱
王自此始四年進白象五月王爲其弟阿善歌也所殺詔立其
子窟麻歌撒八爲王罷征緬自是終元之世嘗遣使入貢明洪
武二十八年其酋卜刺浪遣使來貢永樂元年設緬甸宣慰使
司以那羅增充之初卜刺浪分緬地以長子那羅增管大甸次
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刺浪死那羅增奪其弟地訴於朝詔兩解
之時與木邦相仇殺子弟潰散國人共推莽得刺權襲宣德三
年遂以爲宣慰使八年入貢正統十二年以故宣慰子馬哈省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早

以速刺並爲宣慰使景泰二年賜金牌信符是時緬甸與車里
木邦老撾八百大甸大古刺麓川平緬馬撒爲八宣慰使之
故等夷而緬甸且爲木邦孟密所弱殺宣慰莽紀歲時嘉靖元
年也六年乃命永昌府嚴時泰別立土舍莽卜信守緬甸紀歲
子瑞體匿洞吳母家長遂據洞吳并古喇勝孟茂招誘三宣不
可制矣瑞體死子應裏嗣尤桀黠萬歷十年劉綎鄧子龍大破
之直抵阿瓦自是賊稍斂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暹羅間緬
甸是緬頓衰迨至順治十八年莽猛弒兄自立戕永明王君臣
自是不通中國者六十七年雍正七年與整賣構兵求進貢而

不果蓋百十年來中國幾不知有緬甸矣至乾隆十一年而吳尚賢出吳尚賢者石屏州民也家貧走厥抵徼外之葫蘆國其會長大山王峰筑信任之與開茂隆厥大贏厥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大爺主厥二爺統眾三爺出兵時尚賢為厥主三爺則黃耀祖也厥既旺聚眾至數十萬一有警則兄弟全出尚賢身才小然臨陣輒先鬚雖少皆擢起見者如遇矮脚虎無不驚走厥徒多才力數百劬厥可手挽而發之凡在東方開厥者互聯絡有夷眾憎某厥欲攻之而憚茂隆阻用重幣假道尚賢陽許之而陰告某厥厥備之夷大敗回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皇

獲不可勝計眾大歡飲燕中酒尚賢大哭哀不可止眾驚請故尚賢曰吾非哭他哭此厥敗矣吾與眾兄弟忍饑寒開此厥今一旦有此无妄財懷父母妻子各思歸吾一人能支乎為蠻有矣於是諸人各被酒為豪舉盡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此類也諸莽賊皆緬也畏之甚不敢侵然尚賢為人陰賊戾深平生所與故人聞其富往省之歡迎款接厚賜之抵境輒使人殺而奪之回如是非一其三爺心不善之謂此非可久與處也乃謀自脫因請尚賢欲假徒往山獵尚賢許之因以其徒入葫蘆獵所得禽時以遺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遂破其國

而有之尚賢屢招其歸某不答先是尚賢之鄰有某者性忠實曾為武弁頗識字會以老革不能自存往省尚賢尚賢雖富而妻子故在石屏從不寄分毫至是謂某曰凡來無能將吾銀出境者吾今使人送汝出且附銀與其妻某歸其妻趣使復往幸多得尚賢雖豪然故厥徒不識官場事某因以進貢益之可邀恩得葫蘆國王尚賢正無如三爺者何聞若言即心動其因為稟介耿馬土司罕世屏獻茂隆厥抽銀課時銀之出也不可思議公私大充足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尚賢與桂家宮裏雁桂家者江甯人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緬劫永明時諸人分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皇

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稱桂家兵力強羣蠻畏之厥力弱不能支蠻者丐請即往時亦有敏家大抵桂家之與也宮裏雁貌偉而怪滿面皆鬚每鬬矢石不能及身故為蠻所畏時與緬酋隙尚賢伺間入緬欲和之不聽因搆緬與桂家戰不勝乃說其酋莽噫喇以進貢假威重可陰為己地緬乃從所言然尚賢亦不解為此謀時利尚賢者多故添此轉折尚賢但知自已進貢耳十六年進京貢十象并諸物究不能得葫蘆割付快快回已稟辭大府西行矣忽又追之回拘於空室餓而死尚賢死而厥徒散

羣蠻自是輕漢人矣時 弁噠喇不道十七年敏家破阿瓦走噠
喇入據其城有甕藉牙者木梳之頭人也十八年九月與桂家
戰勝之遂敗敏家十九年正月噠喇為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敗
得楞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以力脅服諸土司且擊敗波龍廠
走桂家遂篡緬甸莽氏絕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絡嗣與
各部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為所迫率其下謀內附駐孟
連孟連土司刀派春奇索之宮裏雁不受土司約束會石牛廠
周彥青相招宮裏雁念妻妾不相能乃置其妻曩占及男婦干
餘人於孟連而挈其妾並奴婢六人赴廠宮裏雁既去刀派春

滇纂 七之四

故

圖

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於城中曩占知入牢籠
潛語其人但望城中火來接應耳已而派春索其音產即與之
索其次女即與之索其長女即與之乃索曩占曩占怒乘夜進
其家手刃三十餘口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撒拉朵等奔
孟養遂歸緬甸而宮裏雁實不之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毅聞變
欲以宮裏雁為功乃詞周某好逆之周某始以好意請為護廠
後迫於本府因賣友宮裏雁將行妾卜之不吉勸毋往不聽因
泣而從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輕動也獄已具殺之于甕城以其
妾婢六人及阿占阿九什功臣家妾亦死之而緬禍自此起矣

滇人每言吳尚賢宮裏雁若在豈有邊禍其說雖未必盡然然
足以見邊地之情形能保厥者即防邊也宮裏雁與木邦相依
倚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明年遂犯猛籠殺土目二十九年春
返三十年孟洛死弟懽駁嗣時犯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小
蠢動而已未至攻塞圍城也而大員舉動張皇輒欲自往以罹
禍機三十一年三月三日總督劉藻至於自殺迫楊應琚至事
已靖矣而聽副將趙宏榜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嗣邊事
無寧日矣三十二年三月楊應琚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
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鑿

正月明瑞歿以忠勇公經略三十四年經略至於師緬人乞降
遂班師四十一年懽駁死子墜脚牙嗣四十七年為其下孟嘗
所殺國人殺孟嘗立孟隕蓋甕藉牙之第四子也初為僧至是
國人迎立之五十三年順甯府知府全保順雲營參將花連布
會景據耿馬土司罕朝瓊稟報奉委巡查滾弄江一帶以至騰
越有緬酋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三名
帶小頭目十二人跟役一百餘人恭資金葉表文金塔一座馴
象八隻並寶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等物又具咨文一件咨稱
孟隕係甕藉牙第四子自幼為僧因兄懽駁死好墜脚牙襲位

淫惡不法殄滅身匹頭人迎我掌管國事我深知惜駁父子行
事錯謬蒙

大皇帝恩德如

大撤兵以後不加征勦感激時深屢欲進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并
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荷

大皇帝洪福遠庇緬地得享安甯特差心腹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

覺控委盧撒亞等遵照古例齋送表文象隻貢物懇請轉奏送

京總督富綱當委中軍副將定住通事都司翁得勝等馳往耿

馬察驗無異其大頭目內之細哈覺控即係四十二年得魯蘊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巽

遣齋稟進關之孟幹小頭目內之孟團係前同孟幹進內之孟

矣與翁得勝等認識所稟祈求入貢實為真切總督富綱會同

巡撫譚尚忠因據情入告然以楊重英未經送出尚難遽信

詔以楊重英之送出與否無關緊要令派員先送貢使規齋表文貢

物趨行務於萬壽前趕至熱河象隻重累難行不妨委員按程

護送凡筵宴接待事宜俱加優厚六月總督富綱令原任迤南

道賀長庚順雲營參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副通事兵丁

治在朝伴送緬使細哈覺控委盧撒亞進京俱從優賞齋仍授

賀長庚為迤南道九月緬人送出楊重英行至耿馬病卒總督

富綱會同巡撫譚尚忠具聞

詔以楊重英並無從順緬甸情事賞道銜并將伊子楊長齡釋放五

十四年細哈覺控等回滇齋到賞賚各物并奉

詔遣還緬人孟五拉喀者朶波浦等四名回緬五十五年三月孟隕

遣目便居未駝便居覺孤細利覺孤南達佳蘇等齋金葉表文

馴象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聖佛一尊萬壽佛經一部及

土產各物表文白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隕謹奏

大皇帝寶座念小臣前歲遣目投誠納款仰蒙

鴻慈恩准已屬萬幸乃上年貢使細哈覺控等轉回齋到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巽

御賜各種珍物小臣出城三站跪領不勝感激欣嗣又蒙

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小臣差目赴關接回

恩德如天將何圖報欣聞今年八月恭逢

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臣已經歸附

天朝理應進表慶祝叩謝

皇恩不勝歡欣頌禱之至至小臣乃蒙

恩准內附自當永沐

生成仍求

大皇帝逾格恩施

勅賞小臣阿瓦封號並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子孫孫得以世世稱

藩仰承

恩澤再自禁止通商以後邊民生計艱難還祈照舊開闕使小臣所

產棉花等物藉以銷售不但小臣身蒙

厚德即舉國臣民均沐

天恩於萬萬年矣謹具表以

聞

詔允封王開闕並

御賜詩一章

滇繫

十之四



典故

吳

勅諭一道並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雲南糧儲道永慧廣南營參將

百福赴緬宣封奏派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由鐵壁關

十七日賞還遷徙馬龍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線氏等八名口抵

騰知州屠述濂帶送出關遣還孟隕差目阿渺大萬並其三子

應也赴官屯一帶迎候沿途饋送魚鹽食米極為恭順永慧等

賞資有差十九日抵新街孟幹備有船隻揚帆直下孟隕親出

離阿瓦四站之九釧城恭迎

御賜七月初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隕遵照指示儀注跪迎行

三跪九叩禮受封并將

勅書

御賜詩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跪接敬謹收存永慧等於十三日回

舟孟隕出城親送並遣頭目齋金葉表文馴象二隻貢物各色

隨同永慧等赴京謝恩情願世守藩隅十年一貢並謝賞還線

氏之恩八月二十一日進鐵壁關二十七日抵騰永慧百福伴

送貢使便居也控蘇合覺應達覺三人並小頭目暨跟役九人

齋貢物表文進京知州屠述濂沿途照料赴省按緬酋之先於

漢則有雍由調於唐則有雍羌雍音雍去聲也前明則有雍罕

於今則有雍藉牙其屢次差投緬文每每稱相傳一千七百餘年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吳

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受金印紫綬以至於今乾

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莽瑞體開疆蠶食凡幾

我邊圉如木邦蠻暮猛拱猛養猛密景線孟良及大小古

喇等部落雖叛服無常無不攝其兵威聽其驅使其立國雖無

綱紀而王以下則有四大萬次則名爲萬韜其外則有七萬如

暹羅則緬言攸得拉即謂攸得拉萬自古結些亦然與中國交

則謂得魯萬夷言得魯漢人也萬即頭人之稱以萬作蠶者訛

也其國好佛法有國師以緬字寫經用回回歷不置閩其地近

佛郎機西洋貨物聚於漾 閩廣皆通火器皆西洋製法用兵

號令精嚴勝則賞甚厚賜名號為官負則殺無赦於軍前逃回者將其家小全行抄殺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無敢逃者各萬無俸隨其做買賣以取利為官資漢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漢人街則擇漢人為街長其性多疑犬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崗寨魚戰為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國興得魯蘊尤與之執轡性如此

師範曰此較包尙書編畧差為宏備蓋包詳于明考則詳于今作書之體例宜然也奉聖樂音詞儀器非細繹之幾難句讀通志僅入雜錄殊欠裁擇茲從唐書摘載良用快心按權

海繫 七之四

典故

五

文公德輿集于貞元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奉聖樂奏狀云中使楊明義奉宣章舉所奏南詔奉聖樂章嘉其遠誠昨已閱試卿宜知悉者伏聞樂以導志感而成聲故有翁純儼釋之音棘任林珠之奏以節百事以平八風伏惟陛下覆露法天和澤柔遠順氣旁達殊方洽歡願為保障以重聲朔納邸獻樂贊揚時休制氏新其曲度舌人協其辭禮雖逾舞可藉夷歌成章兩漢所書未若今日伏望宣付有司編諸史冊今之編雖不同于蒙然華風漸被當有嗣音而起者矣權文亦過存所寄錄之考後各從其類也

徐宏祖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啟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啟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筆之多士怒亦筆其人反為眾樂奴所傷遂訴於直指金公公諱瑛將逮諸奴奴聳啟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連奴如故啟元益嗔徵兵祭憲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為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勘張奏以實時魏璫專政下調停旨而啟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啟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侯長

海繫 七之四

典故

五

賜襲會令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實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時僅歲一周也
普明聲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為亂三鄉維摩問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甯州祿土司兵合勦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明聲走阿迷甯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甯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明聲初猶屯阿迷境歷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氈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勦上命川貴四省合勦之石屏龍

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
周世昌統十二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
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
明聲壽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士司夜劫之遂斬
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賊侍
爲與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釁徵功百姓
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傳檄定
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袞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勦事
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明聲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癰莫發

滇警 七之四

典故

聖

致成蔓草難圖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閔洪學已擢家宰懼
勿能自解即以飛語恣恣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遂謂
明聲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
縣官餉疏上嚴旨逮仇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於臨
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
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詐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
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大衛襲其穴也天衢阿迷人居明聲十三
頭目之一見明聲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大衛因
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細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

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甯州方攻甯時洪已
奉調中原其母集衆自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
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反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謀知乘之入
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
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
自城即大舉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
交趾界城天險爲白彝所踞明聲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
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
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子局釀禍迄今自臨安

滇警 七之四

典故

聖

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
者輒拚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予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
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
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據廣西
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唯三
鄉何天衢西唯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鬪餘皆聞風懼伏有司爲
之籠絡仕紳受其羈勒者十八九王仇以啟釁被逮後人苟且
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仇之罪在悞用周世昌不
諳兵機彌連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遲留策其後效

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也

師範曰封建非可以亡周而周竟替于秦則封建亡之也藩鎮非可以亡唐而唐卒篡於梁則藩鎮亡之也朝聘之禮虛巡狩之典廢彼所謂封建者始則挾王以圖霸繼則威國以稱雄駕馭之權輕跋扈之習慣彼所謂藩鎮者淺則據城以請命深則擐甲以窺京嗚呼沐氏之鎮滇普氏之食土固非封建藩鎮之可比而其勢亦可參觀焉昭靖英忠襄春之世上既推心置腹下亦竭烟宣勞降此漸多越分朝弼昌祚顯

七之四



七之四



七之四

羅罪譴而啟元益思自逞微宋氏沐祀早斬矣得至大波走死徵外斯又不幸中之大幸也普明聲公麼小醜耳當道者翼之如驕子倚之如金穴畏之如乳虎養癰貽患蔓延七餘年廖大亨之疏以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傳檄而定何必勞師冒餉其言是也其所以為言者非也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楨中是誰之咎歟我

國家摠之以督撫治之以牧令良法美意永之萬世而無弊又何封建藩鎮之足論哉爰推其故俾籌滇者知所鏡焉庚午立秋日補書

松江許纘曾優曇花紀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為西南靡莫之地戰國時莊踰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為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千有二扶桑五色艷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者筆不勝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為靈鷲水為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法大士化身靈跡誠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為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尚存

七之四



七之四



七之四

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稗穗俗以為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伴置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為之惘然居無何聞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丈七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下歲亦名娑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

真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甯州朱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甯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葉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甯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安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甯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五

枝幹合之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葉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宮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土師終朝脫粟其清虛冲澹之氣于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姑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械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土人驚相誇詡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昇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稍凋落乃易盎而植之今年春軋茁怒生至夏五驟長三尺

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師範曰撫署優曇花亦分自安甯者庚申秋初中丞繪圖百幅廣索題咏予曾賦七律四章然滇花之奇者猶有龍女花相傳南詔時趙波羅習靜點蒼山之感通寺龍女化美婦人相試拔劍逐之入地而沒旋于其處出此葉類冬青花白如雪香如蘭似梔子而差小花心一羅漢結跌而坐或如意一隻端好曲肖後爲惡僧所壞游者恨多致慨今幸王聖峯學正園內尙有其種優孟貌孫叔敖抵掌談笑殊足令楚王神

滇繫 七之四

典故

五

移也方邵村筆記云滇中丁香木本高十餘尺枝如指而空葉如桃少肥綠而嫩花如茉莉大倍之色嬌紅如海棠微香沁人每枝花聚生綴葉未開以盆享客則移筵前以佐酒懸燈清夜或月上風來歌停耳熱每含笑向人低徊欲墮令人有太真當年湯泉初出之想又謂雪蘭產永昌色白其心紫甚鮮莖凡十數花光可鑑人夏始苞經秋不落有好事者與丁香移之東下中道皆萎故江南無此種至若扶桑紫薇杜鵑素馨遍滿園亭偶一動念筠牀午夢已蘧蘧于金碧蒼海之間矣

烏斯藏說

烏斯藏者古之姑臧也烏姑聲近姑臧今屬肅州距藏遠者
之邊邑或長數千里今亦尚然蒙自現長千餘里入安南中
奔為脫耳然則以烏斯藏為姑臧豈不與離乎古分藏為
三康為喀木即今昌都則察木多也衛師危藏中
藏也藏則今後藏札什倫布部落也藏南老長四千里東西
延廣四五百里推之則藏後藏其委容亦如中藏若然則藏地
無多耳察木多為古康國其即樂府中之西域又康也歐周拾
上雲樂已稱之矣至其假以為重者尤在於唐唐僧三藏陳元

直繫 七之四 典故

裝當太宗時摩自咸京逝往西國窮覽聖迹經於載至摩伽陀
城凡十二年造迦葉結集之墟撫于聖道成之樓虔心頂禮散
大施會於是五天億眾十八國王獻瓊瑤珠玉咸稱法師為大乘
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百十八國大詔寺壁繪師
徒四像對河牛魔王正月三十日打牛魔王蓋牛魔王出與達
賴各矜法力擲散而魔王輸道乃逐之年以為常雖活佛前知
亦因俗而仍之若三藏實至於斯有師有徒不明其妄凡自無
而造有者久且成真圖之像之香火奉之有神有靈誰得謂其
無何者人之生也亦自無而之有也藏之推算占驗皆唐公主

所流傳唐之公主下降者太宗時有文成公主中宗時有金城

公主此殆即金城公主也奏請河西九曲以為公主湯沐邑並
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想其另築城以居日從事於學問精
通元象不下於三藏一行藏人敬之甚其禮也相與祀之至今
大詔寺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及贊普妾白布國王女神像謂
公主好善修大小詔白布國王女同參淨業因並祀焉十月十
五為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夫詔頂禮國人為燈皆弓鞋樣謂
公主履其不忘如此此其視青塚勝何如矣使其不外嫁而內
降何能傳此名哉又傳公主所嫁之蘇隆藏千布為大士分體

直繫 七之四 典故

之化生雖在輪迴不昧前因轉生累世皆號達賴公主降于弃
隸縮贊而蘇隆藏千布乃其本名既為大士分體之化身則公
主亦分大士之一體不知菩薩圓通其戲劇人間乃至於是也
藏中炊具形如幞頭傳為尉遲冠大詔前有唐碑二一為德宗
盟碑一為穆宗盟碑即長慶碑今惟德宗碑存剝蝕不可讀其礮最
大者鑄自唐時刊成勦除叛逆五字猶諸葛傳二銅礮於九龍
江皆有刊字則知火礮自古有之行於夷地中國亦第以夷器
目之不傳於內至尚火器而古來戰陣之遺法掃地盡矣夫入
藏雖自川而川無藏俗也惟滇有之麗江維西中甸皆藏俗也

而活佛往往生於其地按滇志載維西於康熙四十三年為達賴喇嘛所竊據雍正五年移通判駐其地中甸於康熙八年為達賴喇嘛所竊據自立營官徵其籽粒而以皮革等物資青海雍正五年設州判駐其地若然則達賴亦往往出於竊據豈活佛所為哉而所以隆禮之者以其為番人所敬信故籠絡之猶元祖明祖之意耳元祖郡縣土番領於帝師西藏應在郡縣內烏斯藏之為姑臧為益信其地狹而長東接川滇西北鄰陝甘在禹貢雍梁二州之內雍梁皆以黑水為西境經曰導黑水至於三危三危即今衛藏也入于南海由南金沙江以入海也因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本

知西藏原在內地包裹中以內地之法治之所以復古云

師範曰滇中甸之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二十里或四千里多露宿懸峯峻嶺高入雲表路逢斷壑輒伐木填塹以度霜降後雪已封山麗江鶴慶劍川之行賈其地者每歲二月往次歲六月始歸皆獲厚利借以起家所產則藏綢藏爾毯璫瓊皮革茜草紅花催生石上品曰京青蓋以輪京局者青礦隸三寶法王三寶本麗江郭氏子孝廉維炳之叔年十二其徒來迓亦能前知藏中有活佛六大寶二寶三寶四寶其二即班禪及達賴也辛亥壬子間廓爾喀擾藏上命福又

襄公康安由草地進孫文靖公士毅以川督由打箭爐進既

凱旋蜀臺缺饒咨滇採買時方伯陳雲巖師孝昇甫官糧儲

道大府委赴中甸籌辦檄範從事請先支五屬兵米陸續

運旋發帑按照市價平購歸倉頭運抵昌都恰值師還雲巖

先生奏賞花翎範亦得邀議敘是役也先生多題咏其過

十二關干句云雪擁秋前自天垂微外青關大軍攻克陽布

云沙場肯使游魂遁佛國全資帝力扶範皆有和作後以

藩司任內無着厥本罷職鶴都中回思當日躍馬橫戈揮毫

染翰之樂已同隔世矣丁卯初秋記于抱瓮軒燈下

滇纂 七之四

典故

空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典故第五冊

節刪包見捷編略

摘采樊綽蠻書四則附補傳貞元冊封南詔紀略

于慎行穀山筆塵

包見捷賦役志

莊祖誥兵食志

范守已曲洧新聞

滇繫

七之五

典故目錄

王思訓滇南通考

郡邑全書風土記

李京雲南志略

邱濬大學衍義補

蒙段三十七部考

徐宏祖盤江考

鈕琇觚賸

梓潼神飛霞洞記

王紳滇南慟哭記

董復傳

汪文盛傳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細略

緬為滇病久矣荷戈戍士聚而糜餉若陸海焉通邊儲子劬門算圭出于弁流又不足而履畝采山騷然煩費皆以緬之故也陳公用賓鎮滇十六年所拮据惟西是編多其事中有功不蔽罪得不償失者不敢苟從因僭加筆削俾成信史噫盡力徼外而賊起近郊焦爛莫救豈其忘近憂而宏遠略蓋患常發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焉議者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欲弭兵西南顧事東北而不能保耽耽者之不掣我也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宜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亦謂之揮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至明初始立緬甸宣慰司以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里修阻因名曰緬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絲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之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甯元年揮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繇調為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

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并十
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
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
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
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甯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
象一隻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
命愛魯絕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
可侵鄰境命搭失把都魯爲帥討之不克賊乘勝遂并吞諸國
懼再伐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后叛服不常至明洪武十六年

滇紫 七之五

典故

二

大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猶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
部校郭均美往返招徠方內附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
使司授倫爲宣慰使置太公府于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
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良孟養曼里潛通東川叻部廣西等府出
他郎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賊復悉衆三十
萬象百隻寇定邊英率選鋒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象奔
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象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懼進
象貢方物謝罪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朝貢于京師二十七年
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卜刺浪爲宣慰賜鈔錠羅綺各

有差二十九年卜刺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上命行人錢古
訓李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
羅塔遣使來朝貢方物詔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
撾大古喇底馬撒孟定十宣慰司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
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文底簿命中官楊瑄詔
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那羅塔復謝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
宣慰刀木旦讎殺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諭以中
國大禮呼宣慰而下北面受勅數其擅殺鄰境罪那羅塔遣使
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

滇紫 七之五

典故

三

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木邦罕們占據其地上命黔國公沐晟內
官雲仙諭之返地八年麓川思任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正
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覆政陣匹
士民哀之敗聞晟自毒廷議請棄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上命
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兵十五萬討之十
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至緬甸驥班師七年思任復出爲寇再遣
貴驥率師以行驥遣使諭緬甸酋卜刺浪送思任父子卜刺不
遣驥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任驥難之
于是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不十日至其國卜刺浪來會頗驕

蹇登折之緬氣阻乃以董雅叩頭聽命卜刺浪見登亦稽首十
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刺劄以思任載登樓船來獻時有疾
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壩刺劄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驥謂
貴曰此給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禪將陳儀自詫知天文以爲
熒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
績刺劄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
侍郎楊甯侯璉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刺浪喜乃獻思
任首級并妻子敗徙板塞等至軍門驥以卜刺浪長子銀起莽
爲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十三年復命王驥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四

并都督宮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機卜復遁入緬還師羣奪
復擁機幼子思祿以叛思祿言願立思氏永徵差發驥立石爲
誓而許之遂班師宏治元年正月緬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
二年遣編修劉穀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養互爭地
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報思任于朝廷也故怨緬嘉靖初孟
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發兵象擊緬甸大破之擄其宣
慰莽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齎金牌信符
千戶曹儀亦爲所殺七年緬甸以殺掠占據情赴闕上命鎮巡
遣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諸夷不聽

又值安鳳之變不暇及緬事矣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構
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
川宣撫多士甯仇殺遣指揮路九方撫之歸言今緬夸酋名瑞
體創伯擺古有吞併之志云擺古卽古喇宣慰司也隴川多士
甯獲一僧面目修偉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歲幼子昔避孟養
木邦之難久寓古城暹羅今欲至中國見皇帝求復官職士甯
止之不聽遣人導之潞江濱潛匿其船以爲江濶無船不可渡
僧悵然而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革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
名排來兄弟爭國構兵瑞體爲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爲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五

長讓居馬革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糧道歸路皆不相救
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伯其業樹海岡七十自
衛衆服之尊爲金樓白象主莽噉喇噉華言公道主人也是
時猛密酋思漢子思奔糯相爭奔訴瑞體瑞體乘亂殺思奔僞
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于琢以掠孟養卽遣奪目卓吉守之未
幾卓吉爲奔壻猛乃曾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執別混二十九
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防內侵
時兵書楊博知緬事悉覆加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
防緬隆慶元年藩司差指揮陳應繡千戶潘應爵買象于猛密

其會思哲送二弁于瑞 瑞體方侵車里以茨棘錮之后勝

回乃遣還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職有索賂者以兵備

遲疑對奪使歸報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截途經年不令漢

人通後乏鹽求于瑞體瑞體餽海鹽五千簞益減緬而輕中國

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譯白

象屬錦珍寶香葯甚多遣兵護之出疆遂約為父子時有官府

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使線貴聞拔邀

緬惠不貲亦投瑞體日津津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郡內侵瑞

體割兩岡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隴川多士宵士宵知順逆為宣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六

天朝威德聚米為堆百餘警中國幅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

爾所轄特干一耳幸勿妄動瑞體念頗寢士宵歸遇貴于江潞

責其負國起釁抵隴川值指揮方謚率兵戍守蠻哈士宵語謚

日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交罕拔絲木邦冲順蒙走滄洱中策

由木邦背順蒙趨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騰蠻哈區區之隘可

恃以拒緬乎謚嘿然士宵死干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拔與怕

舉雖親而有隙聞怕舉死言于瑞體請襲于崖聞隴川無主必

聞風歸附拔願為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裏悍而

多智言于瑞體曰隴川干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俟有內

隙可一鼓下之迤西思箇地廣兵強為我世仇每欲乘我出襲

我倘我兵遠事隴川彼以重兵順流南下被禍非細莫如稍助

拔兵聽其自取干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

迤西不為我有安能出三宣內取永騰耶瑞體然之借拔兵一

萬令拔取干崖乃自率兵侵迤西屢為思箇所敗箇亦退保猛

倫相持不決隴川目岳鳳見其主勿陰欲據其地齎重賄投拜

瑞體為父導之內侵瑞體因調蠻兵萬餘為疑兵出入于緬甸

迤西疆上牽制思箇復檄罕拔兵會隴川岳鳳亦集兵數千屯

麓川東岸聲言捍緬而陰具牛酒先俟迎犒蠻莫頭目思哲亦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七

迎降之瑞體結為義子萬歷元年拔及鳳屢導瑞體侵三宣隴

川首被禍罕氏不支懷印信攜二子多思多孝二女及姪罕朝

光潛奔永昌當事者令罕氏挈印子歸隴川鳳見罕氏歸遺書

給罕拔謂罕氏攜朝光往永昌者為爭汝官耳鳳請為汝除罕

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端令罕章罕難等率夷緬兵五千夜

襲隴川罕氏聞變挈二女走迤田中賊斷罕氏右臂而死朝光

亦被殺二女沒于緬多氏族為殘滅殆盡印為鳳得又受緬鐸

遂據隴川三年偽為錦囊象函書員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

王莽噓喇弄王書報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中皆詭情侮辭鳳

又與拔哲定盟必執思渾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遣子
應哩喇爾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川間罕拔恃緬勢召刀怕舉弟
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宜撫皆爲汝襲可據干
崖以臣緬怕文拔二子奔同知薛衛守備李騰霄言拔欲怕文
背漢事緬娶嫂滅姪無天理語怕文世受國恩焉肯從之願與
戰改日方戰緬兵大至遂潰奔永昌姓怕宜暫寄潞江薛衛騰
霄避羅卜思莊拔取干崖卽令罕氏收掌且與緬鐸令其臣緬
又召蓋達副使刀思官雷弄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
罕氏守干崖以防中國四年緬大發兵攻迤西失利敗退先是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八

金騰兵備副使許天琦每憤諸夸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
揮侯度馳檄招諭至迤西頭目思箇從違未決乃刻木爲二一
書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衆拜之乃卜及卜則天皇帝號
者卓立于几上莽瑞體者傾墜于地由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
其倡諸夸向中國且世仇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
署事者副使羅汝芳詢之乃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付約事成
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復陰募慣入夸緬商人錫之金繪
令往緬地探其山川道里兵馬糧餉又檄近緬諸夸說其向
漢依期援迤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援

十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送
領兵萬餘于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于妥撒險隘處誘
緬兵人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隴川邀其後迤西兵
冲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閘以冲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憂
撤思箇堅壁不與戰第令伏兵塞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
至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困久饑甚以撤金易合米始屠象
馬旣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
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夸如景邁猛輩諸酋密受
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賀行者恐爲兵與阻

滇繫七之五

典故

九

移書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令揭于巡撫以兵
興禍速語林之巡撫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憤于
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緬月餘力亦疲乏且援兵不至遠近怏怏
岳鳳探知乃集隴川夸兵二千兼程拯緬導之由間道遁去迤
西知緬走率兵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什不一二自
是瑞體忿仇迤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爲大失機會當路
益抑談緬者五年陳直指文燧按滇得邊報銳意請上經理然
與時見相抵牾事亦寢六年遣使將迤西所俘瑞體兵衆侑以
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干戶辛鳳奉使買

象于猛密其酋思混執鳳併軍伴舟送擺古瑞體遣使持檳榔葉緬文遊伴鳳回于是瑞體復率兵眾侵迤西思箇因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盡據迤西目民奔永昌稍安置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不侵緬地瑞體唯唯又語以蔣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應阿烏又言罕岳假緬王授漢地瑞體伴應曰我不知也居旬日趣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于崖土婦罕氏降于緬是年瑞體死子應裏嗣尤狡譎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十

岳鳳執遮放頭目刀落思送應裏又喉應裏殺罕拔時拔有子名進忠應裏欲併其地遣弟應龍伐之時木邦有孽子罕鳳降于應裏耿馬有舍人罕度與罕鳳謀擒進忠共率兵從應龍以灣甸州景宗真爲鄉導追進進忠思倉皇挈妻子渡噎哩江奔內地兵眾從者不及十一餘悉俘于緬應裏分其地以處他會應龍追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下男寇永昌女寇順甯腹破得女乃焚攻順甯府二月破猛淋寨防守指揮吳繼鄧千戶初維垣皆死之是冬應裏攻蓋達副使刀思廷以兵拒弗敵遣使求救不應糧絕援盡城破屠之思廷

妻子族屬盡爲所擄而于崖刀怡庚雷弄廖元伯南甸刀落憲蓋達刀思定皆擄去巡撫劉世會巡按董裕會疏請兵乃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繼爲騰越游擊移武尋叅將鄧子龍爲永昌叅將各提募兵五千副以土兵而應裏亦西會緬甸蓋養猛密蠻莫隴川于猛卯東會車里及八百孟良木邦兵于猛炎復併衆入犯姚關子龍爲壘靜待乃大破之于攀枝花地斬宗真計擒虔父子等破其灣甸耿馬地時分守叅政姜忻發指之力居多游擊劉繼率兵出龍川猛密直抵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懼遂糾猛密思中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詣繼請降稱欵應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十一

裏聞灼來投起兵以灼灼內奔行至麓朴寨疾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負不爽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應裏假象不歸且欲害灼灼心塞因繼招之卽降及灼死應裏以子乃篤改名思斗莽州者據守阿瓦繼以岳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爲用當路者促繼繼不得已乃擒鳳及其子囊烏日把莽糜啞晏得皮等俘解京師是時木邦罕鳳迤西思義俱殺緬使詣繼降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乃叅進忠于內地夸緬畏繼望風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使土舍思混遣弟思化送象及緬僞印來降初繼許岳鳳以不死故諸夸爭降後聞鳳就擒猛密思忠

懼復率錫波思哥投應裏竟死緬中迤西屬部有密堵送速二城皆瀕金沙近阿瓦久爲緬據迤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總兵至二城其部自言願服緬力不勝耳今宜歸故主十四年應裏徵二城兵不應應裏怒攻破之以多曩長散鐸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糾思化思順各進兵又求助于我以復二城游擊劉天俸令募兵五百往助之緬見以爲漢兵大至驚潰威乘勝斬緬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曩長而散鐸奔阿瓦威復二城金騰兵備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蘇直指鄧覆發謂功級非實逮材天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志

緬初朝命以思忠等歸義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哈思化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邊臣之議也欽頒符信至日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九月應裏報猛密之怨兵加猛密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密而猛密失思化思豪奔蠻莫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憚而棄之與化挈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兵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夸同知添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壘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迤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支子思明

思遠進象及方物朝廷令遠爲孟養酋長十八年應裏報密堵送速之怨進兵孟養遂破猛拱遠與子思昏奔蓋達而應裏僞署堵罕于孟養獲罕于猛拱十一月緬破猛廣罕烘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隴川思仁奔雅益丙測奔上江猛廣亦失十九年應裏率猛別阿瓦糾堵罕獲罕兵衆圍蠻莫思化來告急時鄧于龍方聽勘奉檄率兵至羅卜思庄緬聞之退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裏遣使等母海弄查齋貝葉緬文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測叛投緬思仁思錦子也仁烝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禮寓隴川仁自雅益率兵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志

衆犯隴川據線姑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逞且懼中國問罪乃同丙測奔緬應裏僞立仁于猛密當事者移置罕烘思禮于茂市六月應裏遣使擺線由迤西齋貝葉緬鐸招隴川于崖南甸諸上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還九月應裏令阿瓦迤西犯蠻莫思化奔等練山叅將鄧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遮放子龍發兵擊之大戰于控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屯沙洲我兵無船不能進相持彌月緬尋退去二十一年十二月應裏以允黑守蠻莫允墨乃糾猛拱堵罕孟養獲罕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坎雍罕直耶三鷲酋率衆擁送允

崇滅蠻莫及思化敗入卽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
道內犯一入遮放苾市一入臘撒蠻額一入杉木籠並出隴川
多思順不敵奔猛卯時巡撫陳用賓鎮永昌聞賊兵大入等練
隴川乃分部以叅將王一麟奪等練中軍盧承爵出雷哈都指
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蠻哈守備張光胤出打線一麟擊其前承
爵中選擊其左右賊狡甚始以羸者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浴之
前鋒者擊而俘焉以捷聞居數日又以一象馬數匹來我兵又
擊而俘之又以捷聞緬兵退走遂復蠻莫我遂以賊爲易與鼓
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崖箐乘我兵過半賊兵湧出我兵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古

被截時甯州目把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不敵後無
援者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中爲賊所殺前鋒旣失利後二
營相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元升收殘軍用百金買謀者晝伏夜
行望等練諸山火光不息徐徐集之蓋賊盡伐大木火焚其山
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隴川多思順恨俺導緬殘隴
川乃糾思化并苾市多泰等擊俺殺俺子多荒俺益怨之遂潛
投木邦因之歸緬叅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糾思
仁丙測由猛卯襲遮放我兵却之斬級百餘丙測遁是月用賓
建築關堡並屯田以禦緬緬知關堡之不利數撓我與作巡撫

陳用賓修文告遣閩人黃襲使暹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攻緬多
俺自遮放敗后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負嶠于曩義山殺天馬
漢龍二關工役由便道將歸而文昌計授木邦罕欽令捨之而
謀頗露俺欲奔擺古欽追及于雷聳茂并其子多烘多曩面斬
之生捨其子多膽滿解滇緬自俺死遂寢寇我東路云二十四
年二月築平麓城于猛卯大興屯田先是邊事旁午緬費不貲
卽輸轉米石運價至十金而值不與焉編氓鬻妻子諸郡邑不
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屬夷徭賦所出餘田
無多阡陌膏腴初議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願屯者亦聽鎡基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古

取之汰兵之美餉又以餉直充糴計石銀七錢秋成照值入廩
計納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
賦之然以瘴惡屯者不能畊西偏諸兵糜公帑如故其後猛密
思化死其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採舟之隙
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罕拔次子謐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
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漆文昌殺正以說于緬其後用賓所遣使
人黃襲至暹羅暹羅與襲要約遂發兵攻擺古墟其地自後屢
爲暹羅得楞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樊綽蠻書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閣羅鳳攻石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其女復妻閣羅鳳初畔羅皮既敗時傍入

居邈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為閣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

及劍川矣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為

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矣羅識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置羅些二

城案此條雖不標詔名據上文則時傍及羅識亦在詔數也

蒙得一詔最大初駕輔首卒案輔原本作轉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無子源羅子

真繁七之五 典故

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恩昭利源眾歸

焉居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囊

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

遂陰害波衝劍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

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提攜家眾出走天降鐔

鞘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

雙舍于贈部落亦名楊墮居河之東北後蒙歸義隔瀘城臨逼

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閣羅鳳自請將兵乃擊破楊墮于贈投瀘

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鐔鞘

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時兄弟俱在浪穹後豐時襲邊賊

居之由是各為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邏立為

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劍川故稱劍浪卒子望

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案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羅矣

此文有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劍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邊

賊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邊賊一詔也主豐時初襲邊賊御史李知古領詔出問罪即

日伏辜其子畔羅皮後為邊賊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依靜河蠻

真繁七之五 典故

遂分據大釐城畔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

奪之畔羅皮復入邊賊即與浪穹施浪兩詔拔兵伐歸義于時

既剋大釐築龍口城歸義聞三浪兵至率眾拒戰三浪大敗追

奔過邊賊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畔羅皮從此退居野共川

畔羅皮卒子皮羅邊立皮羅邊卒子邊羅顛立邊羅顛卒子顛

之託立案顛之託新唐書作顛文託南詔既破劍川收野共俘顛之託徙永

昌

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閣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

望欠援絕後與豐時畔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草

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齊其部落無幾施望欠家潰僅以家
族之半西走永昌初聞歸義又軍於蘭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
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南以色稱却遣使求致遺南於
歸義許之望欠遂渡蘭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干當矣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為詔歸
於劍川為眾數萬望干生千傍傍生傍羅頗南詔既破劍川盡
獲施浪部落傍羅頗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頗矣識
案夫識即前所稱子孫在蕃中詔入詔之間則以當第七詔也
八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

滇黔 七之五

典故

文

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臯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
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獨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
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
盛邏皮盛邏皮生閣羅鳳案唐書盛邏皮下尚有皮當天后時
邏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聞而喜曰吾
且有子承繼身到漢地死無憾矣既至謁見大蒙恩獎勅鴻臚
安置賜錦袍金帶綵數百疋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盛邏皮
立朝廷授特進臺登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閣羅鳳授特進
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授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

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閣未有子案唐書炎閣為邏盛炎閣
羅鳳為子閣羅鳳復歸蒙畔故名承炎閣後亦不改天寶四載
閣羅鳳長男鳳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案
閣羅鳳義即皮羅

書蒙歸義即皮羅閣乃唐所賜名也閣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又以伽異為大
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臬于贈
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陔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
中原隔絕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
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曆四年閣羅
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一名閣勒異牟尋每歎

滇黔 七之五

典故

文

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
度使韋臯韋臯答牟尋書中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
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
黔中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
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
牟尋盟於結蒼山下
樊綽蠻書六驗第五
大和城大麓城陽直畔城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
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襲破直畔盛羅皮取

釐城仍築龍口城為保障 閣羅鳳多由大和大釐遼川來往蒙
歸義男等初立大和城以為不安遂改朔陽直畔城

大和城北去陽直畔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為之高丈餘連

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碑 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朱善唐

風得西盧今鄭回甚愛重之更名蠻利後 論阻絕皇化之由受

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繁抱 點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

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 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東白崖

城路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于

大釐城南去陽直畔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

戶尤眾盛羅皮多在此城 并陽直畔并遼川今並南詔往來所

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 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

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 清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陽直畔城南詔大衙門上 重樓左右階道高二丈餘築以青石

為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 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

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 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勝井

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室 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

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 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

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
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
有亭亭臨方池周迴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

遼川城舊遼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父部落居之後浪

穹詔豐畔襲而奪之豐畔孫鐸望與南詔戰敗退保初川南有

城依山足東距瀘水北有泥沙自閣羅鳳及異牟尋皆填固增

修最為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祿諾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為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

俱存而蒙舍北有蒙禱詔即楊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氣有瘴肥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三

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迴數十里多魚及菱芡之屬川中水東

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籠磨些川凡 遼川河蒙舍謂之川曠然

邑落人眾蔬果水淺之味則蒙舍為尤般

渠斂趙本河東州也西巖有石和城 烏蠻謂之七山陂陀者謂

此州城及太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 也州中列樹夾道為交流

村邑連甍濤騰彌望大族有王楊李 趙四姓皆白蠻也二是沮

蒲州人遷涉至此因以名州焉東北 至毛郎川又東北至賓居

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 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為

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廻
二里東北隅新城大厯七年闍羅鳳新築也周廻四里城北門
外有慈竹藜大如人脰高百尺餘城內有闍羅鳳所造大廳修
廊曲廡廳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牖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
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
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蠻
子城闍羅鳳庶弟誠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
樊綽蠻書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闍羅鳳所規置也嘗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

滇繫 七之五

興故

三

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
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
卽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驗賧亦名清字川嘗爲波州大池遠
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
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
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賧小覽賧漢
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
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廻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

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地舊舊昆川故謂昆池東
北有井邑城隍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見莊躡故城城之東十
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
順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葑子望外喻等
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

晉甯州漢滇池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皆平川幅員數百
里西繫王墓纍纍相望

石城川味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鄧州開元初改爲南甯州州城

滇繫 七之五

興故

三

卽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撰文立二碑背土篆
文曰此碑如倒蠻爲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指柱案新唐書謂諸葛亮碑在柘東
城與此不合蓋唐書之誤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郭宗會奉使至柘東停
住一月日館穀勤厚贈遺不輕又有藥案此弄川漢同勞縣故地
也在龍河遇川南百餘里

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甯州新豐縣故地也廢城牆塹猶在
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輓川漢南甯州同起縣也

安甯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甯西

第三程至龍村驛前臨瘴川去栢東城八日程漢俞元縣故地也量水川

案舊唐書地理志黎州有梁水縣量水蓋即梁水轉音之訛

漢舊黎州今吐蕃

呼為量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買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峯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帶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

甯北城在漢葉榆縣之東境也本無城墉今以浪人詔矣羅君舊宅為理所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虺川又北有橫川又北有耶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鐵橋城北九時川又西北有羅眉川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音

又西牟郎其城又西至傍彌潛城西有鹽井西有斂尋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賈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為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究長禪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諱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佉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

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點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即下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為要鎮正南過唐封川至茫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賤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尚勇力土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罷柘俞城閣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音

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譯四譯言語乃與河賧相通

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直通鏡川又西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川南至印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閩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撲子長髮等數十種蠻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蒞乃道并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

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崙國三日程中
問又管模迦羅于泥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彎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昇江藤
彎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
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
鹽井又西至拔熬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
里眉羅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
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眉羅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
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美

西北至廣蕩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
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
西南至神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神鮮已西卽裸形蠻也管摩
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神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
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
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等
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脚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樊綽蠻書雲南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鬪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

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資更無官
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
卽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
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爲馬軍
各據邑居遠近分爲四軍以旗幟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
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
卽罪在所入處而將

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

戴朱靴蓋光字 疑朱字之訛 負犀皮銅股排 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美

一人管之

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賞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
離捍蔽者皆負排也

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
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

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使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人見南
詔皆不得佩劔唯羽儀長得佩劔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爲

心腹親信


其六曹長卽爲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

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斷事曹長推鞠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各有副都主月終唱諸曹稽述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効明著得遷補大軍將

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

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案原本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之文是除授下應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條相屬而誤脫耳今

人增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為內

真繫 七之五  典故 无

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

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

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

已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

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案二字未詳為

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拔頰柱中斗子為一次上盤槍百轉無

失為一次上能算能書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

步卒須為五次上點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為一次上驀一

丈三尺坑過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為一次上弄劍為一次上負一石五斗米四十里為一次上已上一試過得上次者補羅直也

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

為斗子中間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試人持竹劍去頗柱

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柱中斗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

為下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頗柱下試習

每歲十一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

各以四軍集人試槍劍甲冑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關即有罪其

真繫 七之五  典故 无

法一如臨敵布陣羅直子在前に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

騎為隊如此次第常為定制臨行交錯為犯令

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

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廻具白南詔憑此為定賞罰軍將

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

以戰功為褒貶黜陞

貞元册封南詔紀略

唐使既至異牟尋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

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曾及親信李羅札將大馬二十匹

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視事十五日子安南城城使段伽諾
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帶甲馬六十二引前
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
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
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
過吹舍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
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匹馬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
城節度蒙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
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一十里迎候門前父
老二百餘人吐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
兼戶曹長王各直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左出馬
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四匹步槍五百人
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嵐將細馬二十匹并伎
樂來迎渠斂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
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倫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
立引馬六十四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李波羅
諸將細馬一十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
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去和城南詔異牟尋從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三

父兄蒙細羅勿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
六十匹來迎皆金駮玉珂拂髦振鐸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
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咩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
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
牟尋衣金甲披波羅皮執雙鐸男蒙閣勅在傍步槍千餘人
隨後馬上祇揖而退擇期于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
咩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
官已下各具儀禮而北序立宣慰南詔使南向立册立南詔
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册文訖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
册次受貞元十年曆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
足蹈慶退而言牟尋曾祖父開元中册雲南王祖父天寶中
又蒙册襲雲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
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觀漢儀對揚天休實感心膂其日樓
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
寶初先人在鴻臚少卿宿衛時開元皇帝所賜比寶藏不敢
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
牟尋指之曰先人歸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
部今死已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酒旣行牟尋自捧杯擎跪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三

勸讓册立使袁滋引杯灑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嘯嘻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以清平官尹輔會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案通鑑吐蕃謂弟爲鍾南詔服吐蕃時封爲贊普鍾日東王並獻鐸翰浪川劍生金瑟瑟牛黃琥珀白氍毹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直柘東副使杜伽諾具牛羊領鞍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後南蠻移心

滇纂 七之五

典故

三

向化遂與吐蕃離隙其誓文曰維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判官崔佐時謹詣點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爲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州都督張乾陀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爲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南節度使韋卓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勅書遂與清平官大

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楊大和眉等賫僕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爲漢臣啟告宗祖明神鑒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韋卓僕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點蒼山神祠監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驪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卽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蕃無不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

滇纂 七之五

典故

三

漢界內田地卽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滅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唯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迪之後更無異意卽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年尋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許會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吐蕃神川崑崙會同已來不

假天兵卒尋盡收復鐵橋為界歸漢舊疆謹率羣官虔誠盟誓共尅金契永為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使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奉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誠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先是東蠻和使楊傳盛等到安南蠻蠻王蒙異牟尋與安南都護趙昌絹書一封并金錢合子一具合子有絲有當歸有硃砂有金石其使味言送合子中有絲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為生梗有當歸者承願為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之堅且言蠻王蒙異牟尋積代中臣徧霑皇化天寶年中其

滇繫七之五

典故

三

祖閣羅鳳被邊將張乾隨護搆部落驚懼遂違聖化歸投吐蕃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阻恐和使不達故三道並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千貞元三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楊傳盛年老染瘴瘡未得進發昌為醫療候獲稍損即差專使領赴闕庭又云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棄豺狼之恩思歸聖人之德昌即于是年六月二十

三日奏上冊封之典遂由是舉行云

穀山筆塵

高皇帝眾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黔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以雲南一省上古所不戍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甯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暨可謂便矣然沐氏蟠踞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尤為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之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補而付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

滇繫七之五

典故

三

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國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燮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匪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內諸侯全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為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夸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后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效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

此不達地勢者也甯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微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微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困于白帝尉佗不自帝于南海乎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視子弟不幾于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漢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越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邊郡苦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遣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為狂且言下時禁動慮后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眾聽姑記之以備一策耳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美

賦役志

包志志草云雲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半所入不過曰賦役曰鹽曰鹽曰稅課數者始未嘗不蕩佚簡易而後稍疲累也夫計生齒不加繁田土不加辟膏腴半屬巨室征輸獨煩編戶俗窳賤農召夷佃作刀耕火種潦旱時有而賦額虧斲穴椎岩萬死一生砂脉漸微懸課益速而礦額虧一勺之井非池非海淋瀝甚艱再榷孔亟而鹽額虧物力大耗征斂頻經關門畫閉商旅日稀而稅額虧必足之以割股充腹之喻而歸于慎德轉移之一言具矣庸夫糊筆踟躕因念今昔不同時常變不同局頓

簡不同用舊貫改作良益多寡不同規畫而四賦之故可反覆推求果若所言橫索之思擾乎而今盡官征矣情農不力極賜弗若乎而陂塘堤備在在咸有矣胡為乎額尤虧于賦也椎鑿不釋金氣衰微乎然孤虛旺相上應乎天有退而城功者必有進而將來者胡為乎額尤虧于礦也負鹽出井舉恬而听之非有聚傭煮海之利出浮于入乎然再榷之令罷數歲復隆閉而作鹽非一井盜淋滿者日聚訟矣胡為乎鹽額尚虧也物力耗征藝苛關門畫閉商旅不行此可藉口于萬曆之季而今頓改矣卽道途多梗取償物價不啻相當而稅額何尚虧論理財者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美

曰不在官則在民乃有不在官而在庶人之在官者不在民而在奸民者此兩種人內不出外不入則窮鄉無坐索之里胥徭役无偏累之貧戶小民之樂輸且先于有司之督責矣又有在奸民在游惰之民者夫民不見可欲不相往來攘攘熙熙而不絕者以利言也東野之嬰年七十餘無子每歲走諸銀場如鷲猶曰其人忠實官司不肯縱舍也良家子廢業人奴竊其主及四方凶命遁逃一以此為淵藪其狡黠與強有力久而起家者皆是也一復隆井耳復隆之人能辦之乃會城市魁往往求登壘陰報鹽丁名于官而以士夫名合士夫姓假士夫衣冠投刺

冒百金以歸有親見而密告者又懼結業畏之如虎不敢爲佐証卒也道遠力絀付之無可奈何已矣四方之貨一入滇慮無不售其道愈遠其來愈難其于入貨者愈有詞于出貨者愈有利試問數十年來揚揚大都何計然程鄭之多也如是而四賦果在官乎果在民乎抑出于官與民之外乎合天下多事度支力竭算及猥細議者曰與其開利孔不若清弊竇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可計者無爲四虧所惑而徐綜核焉庶滇猶不至坐困不然外有不卽除之叛夷內有不卽去之征繕捉衿露肘左枝右梧卽事定功成之后問左日蕭條而莫知所究竟也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五

兵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皆有軍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焉滇前志列三端如日月星辰無以易者志草于軍實下附募兵矣然讀至終篇竟无一語豈著書者漏略歟抑爲人芟除也從來用兵所用皆土司兵而上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謂官數軍實具而兵足乎屯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朝端之咨議士大夫之樂談何非兵將戰馬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請內帑供軍儲兵餉乎何不聞一處取諸衛所軍屯也頃四五年中蒐羅將才大者或起之于廢闕或借之于就近有開闢捧檄不遠萬里

直是從天而下小者亦多得諸草澤自相薦引于行伍中什不得一至索健兒于十軍之外則曲交之征人實抽騰永之成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土司兵耳土司兵在安攘備放所列俱出迤西近沙普諸路又出迤西以上種種恐不得其要領又念滇事最急過此二端不能寥寥聞請于滇撫閔公辱承裁答大都謂兵屯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所稱不能爲有無信然也屯糧爲胥吏窟穴淆亂之極不得已徹底清釐殫兩年之力而成書尚恐非實錄土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東者先年防緬近年防交十戈相尋之處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五

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千此外廣南銃手似精但其曾閭弱兵無紀律元江兵派之夷寨脆弱不堪甯州景東可各三四千不甚勁而土官並恭謹甯州尤切近足備緩急嚼峨兵不滿千不足恃石屏可一千二百銃手亦精又云滇賦歲額出入之數歲無餘剩惟省城府衛縣三倉本色年該四萬向來收支之數院司不一過而問之每四五月倉無粒米自某受事親置簿登記故陳陳相因運曲靖絡繹不絕皆是物也然歲所得不過一萬六七千而已蓋二百言而大都已囊括矣已又遺募兵大數及土司略節及新定屯糧一一取以爲據庶幾此書不至寥寥

落至于土司風土遠近情偽強弱之詳仍于羈縻志中足之可以參互並觀此外別有總兵所謂牛叢也者前撫沈公從郡人姑蘇學博王來儀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萬雖不敢謂盡可用然緩急時有君子代置備而不用茲是謂乎今附原議于后以俟來者采焉策衛所曰清釐于結習之始調能于考選之日策土著曰時揀練以習其技藝優月糧以厚其賞賚策屯田曰復陂塘以有備于水旱懲豪右以無慢其經界竊以謂梁肉葑石因其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矣能無知所從事乎

范守已曲洧新聞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單

緬甸在雲南西南金沙江外其北為孟養其東北為麓川其東南為木邦其南為八百大甸其西為大古刺自國初以緬甸孟養木邦古刺各為宣慰司統領土夷而緬甸地獨大所領有孟良府于崖隴川二宣撫司灣甸鎮康三州其市孟連二長官司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暹里北至麓川周迴數千里其會莽姓每世及襲替請命于朝得命乃敢蒞其官近因襲替為需求所苦漸有異志有莽應裏者遂自立僭稱帝號署官列職號召各土夷安撫等司受命其國為之易置撫綏各土夷樂其近而畏我之遠樂其寬而憚我之嚴羣然從之无復有赴闕請命者

矣有廣西人陳安者初為郡吏亡命入緬應裏信任之署為丞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計應裏有子二人俱稱驍勇詭計百出而岳鳳者羽翼其間常領夸目逾金沙江掠我內地孟養麓川木邦等宣慰司酋長觀望畏縮不敢扞禦滇中大震國家用師征討不得要領朝臣以為憂萬歷甲申間僅僅擒一岳鳳獻捷于朝而止應裏之僭竊付之度外不問矣國家二百餘年幅員遂失一版有識者為之浩嘆

滇南通考

滇古西南夷地楚頃襄王時使莊蹻開疆略定滇地始號曰滇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單

國然產里來王景毫漢人大會孟津已見於載籍矣漢時彩雲現白崖雲南之名始此武帝以司馬相如為中郎將持節入西南夷冉駹葉榆諸君長皆請內屬又遣司馬遷南略功俸昆明繼遣將軍衛昌郭廣平西南夷未服者滇王降賜王印以其地為益州郡後遣使仍閉昆明道不通時仁果方為眾所推號白子國驕氏遂絕明帝時哀牢夷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蜀漢時諸葛征南由越嶲渡瀘水軍次白崖斬雍閭擒孟獲獲黨圍李恢於昆明亮駐師怒江之濞四郡皆平時仁果後裔龍佑那能撫其眾亮遂封之改白子國為建甯國晉置益州隋置益州總

管進制南甯州唐高祖時命韋仁壽為檢校南甯州都督將兵循西洱河置七州十五縣後龍佑那之裔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九隆之裔細奴邏者白國世絕時渠帥有六號曰六詔曰蒙檣曰越析曰浪穹曰鄧賧曰施浪獨細奴邏居蒙氏川稱蒙舍在五詔之南故又曰南詔最強開元時南詔遂併五詔德宗時異牟尋改國號大理僭封五岳四瀆五岳曰點蒼山絳雲露山蒙樂山高黎共山玉龍山四瀆曰瀾滄江金沙江路江黑惠江節濛濛江也又遣使上表請從韋臯襲吐蕃斷鐵橋取十六城昭宗時鄭氏立蒙氏滅號長和國後唐明宗時楊干貞立趙善真繫七之五 典故

禮也雖熱人性疑而譎變人性剛而勇然自元及明中國之流寓屯田者與之相揉則窮鄉僻壤盡衣冠之侶矣若夫形勢則左繞金沙右界瀾路重關複嶺鳥道羊腸此滇之大勢雲南一府山盤水曲較諸郡稍平衍實足以控馭兩迤東以曲靖為門戶西以楚雄為屏翰澂江衛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與雲南相策應至元臨開化接壤交趾永順外臨緬甸鶴永近連吐蕃此數郡者實資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九號沃野此形勢之大略也昔人謂雲南有三要害東南界交趾老撾諸夷以元臨為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甯北勝為扼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即古路也又曰東路西路間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東以曲靖為關以霑益為蔽此四關之說也觀此可以知雲南矣至於地脈山川尤可殫述焉山原始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於老君山穹隆鬱律為通省眾山之祖又為定西嶺為碧藏山又東北為叭喇山及至霑曲遂由黔入粵入楚入閩以及浙江諸省其水則以金沙江為北界此水原出吐蕃達喇嘛東北牛吼山下東南流入喀木

地經麗鶴永北武定東川入四川界合於岷江其入之者則有打冲河即諸葛所渡之瀘水也又有龍川江普渡發源於瀘池周三百餘里源廣流狹有似倒流瀘之名始此或又謂其廻環倒流故曰瀘水之南匯者則有瀾滄江有一源俱出吐蕃喀木地會於义木多之南經麗江舊蘭州過雲龍經永順黑惠江入焉歷鎮沅普洱爲九龍江入於車里正西之大水則有潞江源出吐蕃哈拉腦兒入怒夷爲怒江入雲南保山大唐隘經雲龍過永昌入緬甸即禹貢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諸說紛紛水經注謂出張掖雞山此雍州之水與梁州絕不相涉漢書地理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器

志唐樊綽皆以麗江爲黑水薛季宜又以瀘水爲黑水引酈道元之說以証之但與入於南海之說俱未合宋程大昌以瀾滄爲黑水明季李元陽因之山海經注亦然但皆未身經其地不過約指其爲某水某水耳惟我

聖祖仁皇帝山川考論釋三危之義以潞江爲黑水而後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有合於禹貢焉正東之大水惟八達河經粵西入於右江而禮社一江發源趙州至不化歷楚雄元江入於交趾斜界滇中此東西兩逸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葉榆水即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極西有龍川江檳榔江俱入於

緬明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諸酋震恐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卽此也此地脈山川之大略也且夫天文則井鬼分野氣候則地列坤隅得土冲氣故曰雲南本是溫和鄉寒熱不同在兩江可以知其概矣名宦政績則若漢王阜之興學校蜀漢董和之清約推誠晉李毅之服諸蠻隋梁毗之却金唐韋仁壽韋臯之功績元贍斯丁賽典赤之興陂池水利建廟購書張立道之治昆池教蠶桑明沐氏父子之課農桑興學校屯田貢賦經理有條修文講武安輯漢夷王恕之潔已奉公皆卓卓可紀者人物之秀漢有大理隗叔通孝威平石張叔盛覽受學於司馬相如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豐

而覽著賦心四卷昆明之許淑入中國受五經曲靖之尹珍從汝南許慎受經蜀漢有李恢呂凱執忠絕域晉有謝恕之保郡域以事晉傅寶爲南中人傑唐有善闡段赤城之義誅大蟒張志誠學王羲之之草書宋有李紫琮之使令高泰祥之忠烈不屈元有王昇之文章政事董文彥之義以拒賊明有楊一清之相業傅宗龍之節烈嚴恭肅之不交馮保楊棟朝之剛正不阿孫繼魯之布袍敝履皆風規卓然其餘不可悉數方今國家聲教洋溢文物之盛又浸浸乎與中國比隆矣

風土記

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爲異如黔中則多
氣多雨粵中則乍煖乍寒滇中則不煖不寒黔中之陰雨以地
在萬山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毋三日晴地无三里
平粵中之乍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叠更
裴葛兩用兼之林木蔚蒼虺蛇噓吸烟霧從橫中之者謂之瘴
瘴宜也歟滇中風氣思之不得其故夏不甚炎熱冬不甚寒涼
日則單夾夜則泉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余
以刻漏按之于厯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竟月咸西南風風別
不起東北冬風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全卽二三百里內地之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異

寒熱與穀種之先后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
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
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
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
過吳越蓋夏月日行天頂高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稍偏也
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溼蓋其地咸黃土
粘膩不漏故溼氣凝聚謂卑而溼者臆解耳

元李京雲南志略

雲南上世無可稽考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略地巴黔伐

夜郎抵牻柯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

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鑿道通西南夷元狩元年使呂
越人等往身毒國至滇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言滇大國元
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
越雋郡後諷滇王入朝不聽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
以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平
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侯張翁討之渡蘭滄江置
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雋反諸部皆應
之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乞降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異

喬厚加慰納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
六部聞之悉來內附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聞孟獲爲夷漢
所服募生致之凡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諸
部悉平亮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而無兵
必成禍患今吾欲不留兵運糧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于是悉收
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牛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
夷不復反晉武帝以天水李毅爲南蠻校尉統五十八部毅卒
甯州復叛救援莫至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甯州事嬰
城固守城中糧盡掘鼠而食伺夷稍怠輒出擊之終得保完今

有廟在晉甯州

武帝時以爨深為興古太守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始此齊永平中以陳顯達為益州都督顯達一目夷人慢之顯達遣使責其租稅獠帥曰兩目刺史尚不能調况一目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遣將帥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無少長盡殺之蠻夷震服

梁武帝大同三年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先是蜀亂建甯越雋之地累朝不能有至紀開越雋通建甯貢獻方物十倍前人以爨璿為南甯州刺史隋開皇中以史萬歲南征蠻夷皆降師還復叛蜀王秀奏萬歲貪賂致生邊患萬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為西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哭

甯州刺史諸酋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何為今將此來欲殺我也耶一無所取蠻大悅

唐武德元年以爨宏達為毗州刺史開元中以鬼主爨歸王為甯州都督初蠻酋張氏名仁果時當漢末居蒙舍州為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乃為蒙氏所滅

蒙氏名細奴邏城蒙舍之隴圩圖而都之國號大蒙自稱奇王南建國稱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子羅晟立

是為與宗王始用三軍景雲元年御史李知古請兵伐南詔南

詔臣伏知古增置郡縣而重賦之諸部皆叛殺知古以其尸祭天羅晟在位二十七年晟子羅皮立是為太宗王始得意于六詔蒙氏居蒙舍川號蒙舍詔施望欠據石和城號施浪詔豐咩據澄聯川號澄聯詔豐時據浪穹號浪穹詔波衝據越析川號末步詔輔原羅據越雋號蒙雋詔是為六詔

開元二年遣其相張建成入朝元宗厚禮之賜浮屠像雲南始有佛書在位三十七年子皮羅閣立略劔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朝廷從之封大酋帥越國公雲南王賜名歸義盡有雲南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哭

之地自是以後不可復制在位五十年禪其子閣羅鳳是為武王改元曰建鍾雲南改元始此閣羅鳳妻女嘗謁都督張虔陀虔陀皆通之且多求乞閣羅鳳不勝其忿遂發兵反攻陷姚州殺虔陀唐以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蒙使行成弗許及戰仲通大敗僅以身免閣羅鳳乃結吐蕃刻石于太和城明其不得已叛唐之意天寶十三年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致討閣羅鳳誘之全軍以沒唐益發兵竟不克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在位二十年禪其子鳳伽異自號主父居太和城鳳伽異立是為悼惠王改元長壽徙都鄯闡在位十一年子異

牟尋立是為孝恒王改元建龍制清平官以下十司給服祿徒都苴咩城封點蒼山為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臣于唐與劍西南節度使韋臯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券立是為孝惠王改元應道在位三年子券龍晟立是為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顛弒之在位五年弟勸利晟立是為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券農佑立是為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寶遣清平官蒙直顛大舉入寇取邛戎雋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在位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辛

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重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首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首慶十年世隆自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殂于越雋諡景莊子法亮立改元真明嬖崑崙女失道豎人楊定趙登弒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變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雋州得回以為清平官遷侍

中至買嗣漸盛竟至于篡買嗣身名昶國號大和改元安國在位九年子仁旻立凡五改元曰孝治天瑞安和真佑初歷在位十八年侍中趙善政篡之善政立國號興元改元天應歷二年劔川節度使楊干真殺之下真國號義甯改元曰光聖曰皇興曰大明曰鼎新曰建國凡九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滅之時晉天福二年也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壬

思平蒙氏清平官忠國六世孫布燮保隆之子國號大理改元文德都苴咩城在位八年號太祖先帝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雲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蠻夷自服何在用兵于是開邊之費息矣子思英立改元文經在位一年遜位為僧思平母弟興胄立改元主治在位五年殂諡文武先皇子思聰立改元明德又改廣德聖德在位十七年子秉英立改元曰廣明又改曰明應明聖明治明統在位二十五年子秉廣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秉英之孫秉隆立改元明通在位五年遜位為僧秉廉之子秉真立改元政治在位十六年秉英之孫秉興立改元聖明在位三年思平五世孫思廉立改元曰保安太安政安正德保德在位三十年子廉義立改元上德在位七年遇弒思平五世孫暉受立改元上明在位一年思廉之孫政

明立改元曰保定建安天祐在位十六年遜位于鄧國岳牧高
秦昇昇立改元上治國號大中歷二年殂子孫不敢繼復歸段
氏政明之子政純立改元天授明開天政文安在位十三年子
政嚴立改元曰新文治永嘉天保廣運在位四十年子政興立
改元永真天保龍興聖明建德在位二十六年子正智立改元
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年子智廉立改元鳳歷
元壽在位六年子智祥立改元天開天輔仁壽在位三十四年
子祥興立改元道隆在位十六年子興智立改元天定是歲壬
子越明年欽遇我世祖皇帝由吐蕃麗江入興智舉國出奔至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雲

鄧國被擒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主合三百一十六年
甲寅春大駕東還命大將兀良吉歹專行征伐三十七部及金
齒交趾舉皆內附雲南悉平兀良吉歹回師之後委任非人政
令屢變天庭高遠不相聞知邊鄙之民往往復叛迨至元甲戌
以平章政事竇典亦行省雲南下車之日立郡縣均賦役興水
利置屯田權廉能黜汙濫明賞罰恤孤貧秉政六年民情不變
政令一新而民不知擾及薨之日遠近聞之如喪父母子是公
子內庭眷顧甚重凡屬職除授及南方便宜無不俞允而公亦
開誠布公寬大廉簡故能上下感戴聲名洋溢後之繼者雖有

善政莫能及也

嗚呼雲南自古為蠻夷之域秦漢以來雖略通道然不過發一
將軍遣一使者以鎮遏其相殘慰喻其所懇而已所任得人則
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師屢
覆而南詔始盛天寶以後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擾亂而
鄭趙楊氏亦復攘據宋興分十遼夏未遑遠略故蒙段二姓與
唐宋相終始天運勃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盡
六朝之地皆為郡縣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聖化溥博何
以臻此而輿地風物未克紀錄實為缺典只今撮其古今廢置
人物山川等類為一編甚懼未能周知悉覽然其大略亦足以
提挈一方之要領云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雲

大學衍義補

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
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
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令黔國公世守之今惟雲南楚雄臨安
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
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
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唯麓川

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八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四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馬白而達于安南北盡麗江而以通于吐蕃所以馴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種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冲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煽惑引誘設為互市所有交易許其移文通驛齎載以乘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音

自棄絕矣

蒙段三十七部考

因遠部者唐為威遠總名和泥今之元江也陽城堡部者今晉甯州也休臘部者今河西縣也嶠峨部者今嶠峨縣也強現三部者今開化府也王弄部舊處甸部伴溪落恐部者今俱長官司也鐵峇甸部者今虧峇長官司也官桂思陀部者今思陀甸長官司也屈中司部今阿迷州也師宗部今師宗縣也落蒙部今路南州也彌沙部邑市部皆落蒙子孫分治之也維摩部故維摩州也彌勒部今彌勒縣也磨彌部今磨益州也羅鳩部

今羅平州也納垢部今馬龍州也夜苴部故亦佐縣也落溫部今陸涼州也自彌勒以下六部皆槃瓠之種獠人也吉輪部哀亞部今彌勒縣地也羅部今羅次縣也仁德部一作仁地部今尋甸州也白鹿部今楚雄府地也謀統部今鶴慶州也于矢部今武定州也華竹部今元謀縣也強宗部故陽宗縣也休制部今新興州也步雄部羅伽部今江川縣羅伽即步雄之分地也而法塊部與掌鳩羅發洪農祿券俱在縣境法塊以此山名羅發即幸邱也亦以山名掌鳩以水名未知洪農祿券夷言之何取也特類而記之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音

盤江考

南北兩盤江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舖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為眾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即東向行經火燒舖亦資孔乃西北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為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潯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為北盤南流者為南盤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出火燒舖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

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霑益州炎方驛南踰此經
曲靖郡塢巨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曠三流縱橫其間滙爲海
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
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
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
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余憩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
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
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濶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
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美

陣是日大霧流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
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濬帶不過數
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
世勳不知乃與均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
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東南下伏峽
間橋橫架交溪上日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
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
六角亭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卽西行田疇間忽一石
高懸四面蒼叢樓楹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

哇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
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崑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
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滙爲海子正當石堡南
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
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滙而滌之危崖古
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卽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
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卽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
者卽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
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美

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
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
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
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
口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滙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
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
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菱荷百畝巨朵錦邊湖
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
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

南甯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
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為南盤江遂東
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
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與哆囉其塢西
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
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轟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
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為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
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即出羅
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

滇纂 七之五



典故

五

百里江東即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
霸樓為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遂入泗城
境之八蠟者香於是為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
經泗城之葛閣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
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城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
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
城西北水滙為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
星橋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為可渡河乃
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

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舖之水則火燒
舖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
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
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為源則南北源一山之悞宜訂正者一又
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為北盤江遂
謂南北源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
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
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悞宜
訂正者二至統志最悞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會於合江

滇纂 七之五



典故

說

鎮蓋惟南甯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為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
江為南盤田州右江反為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
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
南南抵阿彌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
是為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
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
州東南巴且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霸
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隘為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
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

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甯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甯合江鎮乃南盤與交阯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甯左右江之悞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卒

北盤者源火燒結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瓜騰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棟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

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矣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揚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祕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師範曰仕途之跡演猶跡粵耳皆以爲瘴鄉也今據梅公之說觀之土瘴在地有中有不中五瘴在人犯之無不立殞吾願宦滇者先自去其瘴則地之瘴亦何足畏哉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卒

梓潼帝君紫府飛霞洞記

吾舊生越嶲間按越嶲爲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埜處之世其地則多土壙巖穴接黎之邛苻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嶲遂與中華壤斷土隔真人幸啓偃兵息民執玉斧而劃棄大渡之外越嶲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爲鄉也黎之邛峽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惟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純厚簡古如周民好善非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太華之磅礴岷峨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

近奉 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
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苟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
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茅菅爲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
穴皆備吾揭爲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倂
太紫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鶯齊飛之義上以
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
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爲汗漫游者乎然東山
舊祠興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克有洞穴且洞穴不成於
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也一日苟洙欲紀年月曰此事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奎

非神其誰宜爲吾亦爲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
嘗聞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高作也不荒於放意不惑於取研
妙染也予觀神君親筆所紀紫府飛霞洞記落筆精妙王羲
之十七帖飄逸近之而端勁不及命辭簡遠李令伯陳情表
深純近之而雄蔚不及君晉時人詞翰皆晉時風度外雖丹
青可掬內實體骨不凡是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鳴
呼豈塵凡可得而擬議者耶宏治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提督
四川學校按察司副使濟南王敕謹跋○據此則 帝君固
滇人也謹爲錄刊俾世之祀神者知所本云已巳重陽日即

範手記

王紳滇南慟哭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
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四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
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
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
聞者聞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棘入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
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
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府叅政喻金閭

滇繫七之五

典故

奎

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爲開
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
元之藥主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劫以
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我朝迺匿先公
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
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
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
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
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

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
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害時爲
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焚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
城申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既陳奠祭左右相視冠殮之
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浙則今之觀音
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連日
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翰闔董金剛保蓋先公舊主人
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來致問中
有蘓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李

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
南門城濠邊復引之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
歲口述遺事甚悉紳脩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
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
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有稽但無能知葬所因
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爽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
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
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
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絃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

行於臨安儒士賈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
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十日寬至所言與前
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
哭之止見平土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
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
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
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
併原槩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銘有
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事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李

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
有年前在沅岸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
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月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
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梁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干
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
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
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
寺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
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

足以贖前辜他日尙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咸知荼毒嗚呼痛哉

滇史雲南守董復傳

董復字德初會稽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御史巡北直隸福建執法不避權要直聲大起出守雲南府賦役蠹弊公首爲釐革民甚便之諸司俸例給折色有石至銀三兩者公議歲額米三萬石以半改徵白米本色五百折色于每石定一兩貳錢三司月俸十減其七家雖不悅勿顧也壬子歲孟密侵奪木邦地相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卷

讐殺廷議遣官往撫孟密率詭言退地遣官數輩皆持退地文狀歸投蒙混邀功最後檄公往獨不取退地文狀歸自營道曰狄青有言宵旰智高不敢欺君子孟密事撫無益也由是前後邀功者皆不喜矣丑盜蔡曲宗竹于寨議調兵進剿至則賊走惟良民從賊者尙在象欲遂進兵公曰將以良民代賊乎殺良民爲首功吾不忍也衆爲愧屈北勝州夷關公勘處曰土同知高其憤不得襲耳議令襲職又增設兵備以控轄之一州遂安曲靖指揮把忠乾沒屯米三千餘石黃參議分守發之遂鼓衆持刃逼黃城門書閉七日鎮巡召公將發兵公力言不可且曰少

縱之忠可擒也乃單騎詣曲請諭以禍福許放米三月以補所

侵忠畏服束身歸罪衆皆散去徵公由請幾亂臨安府納妻長

官普靖死其妻沙福欲就酋弟顯姦顯懼逸去沙福怒乃誣顯

殺其兄子及同謀者三十餘人皆論斬顯繫十餘年多瘦死公

往覆訊沙福因所親洪同知獻銀器數金益益一以伺公意

公笑而不答次日沙福來見公立命縛之出顯等十獄一郡驚

僂凡有疑獄必屬公公沉厚有深識遇事洞達不爲利疚以故

立譚聞能消亂解紛釋冤滯郡故有東西二渠溉田數萬畝洋

雨驟漲輒决衝深田禾爲患公作石堤東西分泄餘里登道爲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卷

水門時泄之滇池水出安窩爲創石橋又疏治金稜河溉田亦數千畝公政必本人情所至先問民患苦爲民興久遠利一令出人人喜躍得所願任且滿會清宵宮之變言者以風憾中傷竟致仕歸滇民羣聚于撫按江留不能得乃裹糧走闕下前後二十餘上不報乃共立石紀德政謂自國初以來守郡有實惠者莫及公也至唐龍按滇父老道公行事尙有泣下者公初令縣縣亦多善政五載清介如一民立祠頌德歲遣子弟候公見其家椅棹做陋賢民更治新者遺之至今尙存既歸二十年足跡不干官府教子玘會元登第受封始卒孫思近復爲尋甸守

立孫懋史懋中科第不絕

師範曰董公清而不刻仁而不懦鄉相亦優矣郡守云乎哉

其不以良民為叛賊尤屬卓見吾鄉丁巳之變蕙夷因押鹽

構禍殘毀書役大吏以兵往數千人伏路號訴欲轟以砲時

蕙公相爾署提督力止之民乃獲免滇人言及此無不感且泣

者民之心猶水跡之則平官之治如鐘響無不應有明時如

中丞汪文盛崇陽人大理守吳晟代陽人任轍四川人雲南守吳極

山陰人廣西守葉元廣信人戴鰲鄞縣人賀助長沙人安甯州守伍佐

新化副使陳夢祥香山人升菴謂姚安守何勗築秋壩注水鶴慶

守賀從政湖廣人昆陽州同張昇濟陽人太和尹楊樊貴州人昆

陽州州同陳陽新金人以郎中梓劉瑾太和尹侯問山西其

政績脩載滇史至我朝則王公文繼廣甯人蔣公錫常熟人

甘公國忠果孫裴公錫曲沃人孫公士毅仁和人譚公尚南豐

人以上係督撫鞏公豐伏羌人王公成太倉人周公日金匱

人以上係督學宋公衡廬州人葛公德安邑人以上係典試

彭公而鄧州人宮公勸高密人王公承青浦人許公繼松江

人張公南南皮人徐公勸曾丹徒人以上係藩臬畢公忠益都

人朱公鳳南昌人羅公源長沙人以上係觀察太守則大萬公

青南昌人南茹公鳳儀大興人化趙公璉紹興人昌陳公孝海

鹽人江麗周公清金匱人楚龔公敬身仁和人高劉公靖祥符人

臨江公源懷甯人雲南龔公士營山人益稱牧令則趙程公

近休甯人劉公光右玉人浪馬公元四川人太李公堂沔陽

人劍高公卓鉛山人晉方公廷普安人羅陳公平貴州人越

朱公錦秀水人以檄購寶石忤制帥偃蹇而終雲史公紹溧

陽人屏龍公霖巴縣人楚杜公劍南昌人南程公封江夏人明

弓公格直隸人禮執公謙鑲黃旗人易李公益都人定王

公師開泰人會何公良四川人海朱公陽福建人皆不愧名

官故詳錄之俾作誌者有所考焉河陽尉杜荆門人

明巡撫汪文盛傳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願嵩者

挾刃入淮王祐榮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

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為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杖闕下

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

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

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

如撫文盛然之會聞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

兵乃廣設方畧招攜懷遠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
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
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擒也文盛以聞授
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
聽命乃奏言老搃地廣兵眾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良多兵
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勸先授以官彼必鼓勇
爲中國用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檄安南登庸所部以
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其部眾多來附而文淵攻破
登庸鎮守營登庸子方瀛攻之又失利蒙自縣蓮花灘地當交
瀆繫七之五

典故

七

廣水陸衝文盛刻營樹柵置兵賊腹中爲歸止人聲授登庸益
懼奉表請降願修貢因言黎甯阮氏子所持印亦僞文盛以聞
朝議不許旣而毛伯温至南甯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
是役也功成於伯温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温及
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
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爲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
疏少緩令致仕卒賜卹如制

師範曰厥之樊予言屢屢矣然猶有未盡者蓋各廠祠丁皆
五方莠民謹愿者絕不肯爲每日除其下班攻採外飲博淫

蕩無惡不作此廠所得必罄於此廠他少旺蜂擁而往亦復
如之賣拳行術以及游方僧道不隸其數合滇省諸廠計之
約二十萬人倘地錮其寶則若輩罔所托業矣虎狼之性飽
且傷人而况其饑且夥乎守土者妥爲安置密爲稽查亦未
雨綢繆之一策茲因錄汪中丞傳感其封大理府廠事故爲
論之竊無笑老灌夫病中饒舌也嘉慶庚午元宵三鼓後記
于水氏寓齋塔東綠萼梅大放與月光互相盪漾如見洛妃
凌波微步時令人恍然自失雲南圖書館藏板卷未缺頁前
任館職十餘年間遍求未得今
秋隨劍川周惺齋先生因公來首都參觀中央大學圖書館
善館於善本書箱內查獲原刻本完好無缺爲之忻然先生

瀆繫

卷七之五

典故

七

命亟抄寄館中補刊以成全璧計一百七十
三字也民國十七年十月昆明何秉智謹記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蒞屏纂輯

典故第六冊

諸葛武侯傳

韋臯傳

瞻思丁傳 附二子

沐英傳 附後嗣

傅友德傳

方政傳

滇繫 七之六

典故目錄

楊繼宗傳

王恕傳

劉綬傳

鄧子龍傳

李恢傳

呂凱傳

李呂二公以滇人而治滇故附之諸葛武侯後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蒞屏纂輯

剛節季漢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家南陽之鄧縣在今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昭烈屯新野元直往見昭烈器之曰庶何足道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乃見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後合孫權破曹操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以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旋佐昭烈定益州延康元年曹丕篡漢次年昭烈猶稱建安二十六年羣下勸昭烈即尊位嗣漢未許亮說之於是即帝位于成都改漢建安二十六年為漢章武元年策亮為丞相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
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
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
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章武三年春昭烈於永安病篤召亮屬
以後事謂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演繫七之六



典故

如父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
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叛亂以新遭大喪故未加兵且遣使聘
吳因結和親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
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
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
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
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即晉世祖之創迹舊

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注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
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
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咸毒而死于桓滌逸繼之
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
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諺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
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
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演繫七之六



典故

三年春亮率眾南征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
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
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
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
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
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
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
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伐魏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

漢書 七之六

典故

四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
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
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
愚以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
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
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漢書 七之六

典故

五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
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詔誨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
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
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
谷魏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
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並起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徹西鎮
長安命張郃拒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
亮節度舉動失宜為郃所破乃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
以謝眾十一月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

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不惟坐待臣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

漢書

七之六

本

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偏于黎陽繼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同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與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

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仕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曹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稀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亮遂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來追亮與戰破之斬雙七

漢書

七之六

七

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僭稱帝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每思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司馬懿亦表固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以制之美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

耶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郭氏塢軍中時年五十

孫盛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
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及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
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于是儀
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
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續纂 七之六

典故

九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
物初亮自表後帝曰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
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
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
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
發

武侯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
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
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

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
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

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
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

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
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

續纂 七之六

典故

九

寸七分孔長三寸廣二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半尺五分大
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
杠孔去後脚分墨三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
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三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
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
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平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
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
四脚廣三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
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枉耳

亮言教書奏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立廟于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出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遂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夷野祀非所以存德

漢書七之六

典故

十一

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思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于是始從之

秋鍾會至漢川祭其廟令軍士不得于墓所左右芻牧樵採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子瞻嗣爵後同子尚戰死綿竹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

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

漢書七之六

典故

十一

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天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剛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

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
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
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
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
南中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
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白厲道不
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
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
日則未有能踏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

漢書七之六

典故

十

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
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作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
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恃已之長未能
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
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蓋天命有歸不可以
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
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
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
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

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
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繁
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釐下矢誓故也亮所與
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
事緣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
當世伏維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
肆其辭而無所草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請著作
臣已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漢書七之六

典故

十一

惟侯實創其始孟獲曰公天威也此言真知侯哉侯去今已
千四百餘載而其蹟之在滇者爲營爲砦爲城爲臺爲池爲
泉不傳數十處春秋仲與文武廟同祀則采其傳以入典故
庶可慰滇人士之心其亦有合于侯之心歟○陳壽進侯集
表詞委曲詳盡推見至隱其摹繪處儼然一王佐氣象或謂
壽以父之故不滿于侯皆謬說也故同木牛流馬法附于傳
後俾觀者知所考焉嘉慶丁卯浴佛後一日
公之征南也往返曾未周歲而吾滇數千里之間無在不有
其蹟亦神矣哉

節刪舊唐書雲南安撫使韋臯傳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知隴州行營留守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鳳翔節度使張鑑叛歸朱泚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留部將牛雲光以兵五百戍隴上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華以告臯雲光懼率眾出奔至汧陽遇泚使日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雲光從之臯迎勞許受泚詔而讓雲光曰既去復還何也對曰向未知公受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事臯曰將軍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眾雲光以臯諸生無能為乃命士委甲仗臯

漢纂 七之六



典故

古

受之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雲光與泚使至臯伏甲左右庶酒行殺之泚復拜臯鳳翔節度使臯斬其使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以寵之貞元初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每入寇以蠻為鄉導臯遣使招徠之稍通西南夷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臯與東蠻鬼主驃傍直夢衝等約絕吐蕃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太酋乞毗遮遮等虜虜巖谷死者不可勝計獲牛馬鎧仗不計遮遮尚結贊之子大將已囚屯柵以次降進吏部尚書夢衝復與吐蕃盟

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蠻部

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俾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朝議城鹽州慮虜來撓襲詔臯出師牽制之臯命大將軍勅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峩和踰的博嶺遂圍維州焚劍山屯南道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於是西山八國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連沮弱水清遠咄霸諸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復之由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詔臯統押近

漢纂 七之六



典故

古

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雋州吐蕃謀擾邊臯輒破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諸大將皆舉部落降昆明蠻亦內附贊普怒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帝詔臯深入以撓虜勢臯遣大將陳洎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邢琬略樓雞老翁城高倜逼故松州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攻昆明師五萬以八月出塞十月大破吐蕃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大相論莽熱率雜虜十萬來救王師設伏以待虜乘勝深入伏兵起奮擊虜大潰生擒莽熱獻諸朝帝大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順宗立進檢校太尉王叔

文等干政皇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請盡領劍南叔文不從皇知叔文多釁自以大臣可議國政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受禪遂誅竄叔文等是歲皇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皇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擒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之最善拊士卒婚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簪各萬錢死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蜀州刺史自以橫侈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去

或言皇所進兵器皆鑲定秦字將以爲罪陸暢言臣向在蜀知定秦匠名也議乃息暢皇所厚也初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皇焉始皇務私其民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蜀人德之見遺像必拜云

師範曰或謂皇撫南詔遂啓酋龍之禍而唐迄于亡嗚呼何遽至是耶使繼皇者善于駕馭酋龍雖狡亦難爲患如必以開邊爲生事則南北宋之割地納幣稱姪稱臣何亦至于破滅乎○蜀道難非刺嚴武陸暢未必學太白也

繼之者惟李文饒高千里差強人意餘則皆爲孽所侮矣

剛節元史雲南行省贍思丁子納速刺丁

次子忽辛附

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鶻人別庵伯爾之裔其曰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元太祖西征贍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憲宗命同塔刺璉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帝伐蜀命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之世祖至元初出爲四川平章宋將咎萬壽擁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誠意相待將入覲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贍思丁竟往不疑將進酒左右復言未可飲笑曰若何見之小邪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益嘆服有旨大軍見圍襄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去

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于是贍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浮橋尋命行省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召還帝謂曰雲南朕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選謹厚者往治無如卿者拜命退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至必奪王權宜具甲兵爲備贍思丁聞之先遣其子納速刺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今事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遠叱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

明日遣親臣至瞻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偕來視猶兄弟請用卑幼禮見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設長貳政令一聽其所為乃教民播種開陂池以備水旱修孔子廟明倫堂講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興俗以取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為言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為行者病相地置鎮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被劫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送回籍聽治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

滇繫七之六



典故 六

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家叩頭謝曰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瞻思丁遣人持書願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為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或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瞻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將卒有乘城進攻者瞻思丁怒召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款附

云廣南儂土貴左江李維屏右江岑從威共籍八十餘州戶四十萬來聽命 蠻長每謁見為具酒食製衣冠履履易其卉服眾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衰經為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宗大德元年追封咸陽王諡忠惠 長子納速刺丁累官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分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臘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二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以馴象十二入貢 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刺丁由雲南率蒙古蠻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城招降帖木乃木晉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峯上官曲臘溝折民四千五百摩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巨黑答八刺民二萬蒙古甸甫麻保民一萬木都彈禿 會其父沒世祖憂之仍以納速刺丁為民二百以天熱還師

滇繫七之六



典故 七

雲南左承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民宜罷一謂雲南宣慰司已革而元帥府尚存今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帥府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惟達官子弟當入質餘並宜罷又奏減合刺章冗官弛道路禁通民往來禁負販之徒毋令從征聽民伐木取材資貿易戒使臣勿擾民居悉報可二十八年調陝西平章以疾卒追封延安王 次子忽辛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知其能累授同知河南宣慰司事河南素多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土豪持檄招諭有來歸者賜之冠巾曰汝昔為非今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無間已放還今遍諭其黨

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狀頗異觀者悉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出入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與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款服成宗大德元年復遷雲南右丞豪民避徭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得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素強悍宋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留數月不遣曰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贖印至因置酒宴勞令贖印入朝帝大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悅緬國貢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道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未有今聖德所致敢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烏白蠻應輸租賦歲發軍致索忽辛以榜諭之不遣一卒而額賦完武宗至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諡忠簡

師範曰仁愛之所孚甯得以時代間哉滇之婦孺走卒無不知有賽典赤者公蓋慈祥惻怛人也天姿高朗與耶律文正同爲名世之佐而其子及次子皆能繼先志沛澤于滇因錄公傳少爲論次倘官于滇者知考公循跡而講求之滇之民

庶其有瘳乎

按世祖儼王皇子于滇有阻之者帝曰雲南朕所親臨頗愛其風土非天命有歸思于此請分器焉帝之垂念雲南篤矣故其所用如公父子及張立道段實忙古帶愛魯怯烈皆卓然爲名臣先是兵薄大理時高泰祥逆命世祖欲屠之姚樞劉秉忠張文謙力諫復因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既克大理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令分號街陌由是士民得相完聚樞字公茂柳城人卒諡文獻文謙字仲謙沙河人秉忠字仲晦嘗爲僧瑞州人又有述律杰以元帥治臨安好文學與虞集揭傒斯友善文雅雍容隱然一儒者大德四年徹里路總管寒寒遣姪刀温入貢爲元江判官度宗顯所誣朝廷討之失利而還乃命述律杰往諭以大義寒寒感悟遂備珍寶請增驛傳賂以黃金采女一無所受蠻人曰入我土而不爲金婦餌者元帥一人而已其時成都人普化宣慰臨安亦以忠厚廉明稱惜故牒已殘餘無可考搜錄諸人與賽典赤庶相輝映云

節刪明史雲南世守平西侯追贈黔甯王沐英傳後嗣附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八歲而孤從母避兵母死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為己子姓朱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鎮江稍遷指揮使守廣信從大軍征福建破分水關略崇安別破閩溪十八寨練馬谷保始命復姓移鎮建甯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尋遷大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府中機務繁積英年少明敏剖決無滯后數稱其才帝亦器英久之命乘傳抵熙河練諸部兵凡有不便更置以聞洪武十年充征西副將軍從將軍鄧愈出塞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柱國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明年拜征西將軍討西番敗之士門峽徑洮州獲其長阿昌失納築城東籠山擊擒三副使瘦瘠子等平朶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雜畜二十餘萬乃班師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寇邊十三年命英總陝西兵出塞乃渡黃河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掩擊之而自以驍騎衝其中堅夜擊破之擒脫火赤及知院愛足等俘其全部以歸其明年又從大將宣北伐異道出古北口克灰山四部度臚胸河執李知院宣盡俘其眾尋拜征南右副將軍同承昌侯藍玉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梁王遣平

章達里麻以兵十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

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為所扼乃率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泗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却師畢濟塵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僵尸十餘里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右丞觀音保以城降屬郡皆下獨大理倚點蒼山洱海扼龍首龍尾二關關故南詔築土酋段世守之英自將抵下關分一軍由洱水東趨上關一軍從石門間道渡河拔點蒼山而上立明旗幟英亂流斬關進山上軍亦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馳下夾擊擒段世遂拔大理分兵收未附諸蠻設官立衛守之回軍與友德會滇池分道平烏撒東川建昌芒部諸蠻立烏撒畢節二衛土酋楊直等復煽諸蠻二十餘萬圍雲南城英馳救潰竄山谷中分兵摧滅之斬級六萬明年詔友德及玉班師而留英鎮滇中十七年曲靖亦佐酋作亂討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二十年平浪穹蠻奉詔自承甯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明年百夷思倫發叛誘羣蠻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甯正擊破之思倫發復寇定邊眾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炮及勁弩為三行蠻毆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

挾大竹爲筒筒貯標鎗銳甚英分軍三都督馮誠前宵正三都
指揮同知湯昭右礮營並發象皆反走乘勝焚其砦昔刺亦者
寇梟將也殊死鬪左軍小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
首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
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渠帥刀思郎斯郎理等各被百餘
矢伏象背以死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懼麓川始不復梗已會類
國公討平東川蠻又平越州酋阿資及廣西阿赤部二十二年
冬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錠綵
幣百疋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書

還鎮再敗百夷於思倫發乞降貢方物阿資又叛擊之補
衛盡俘其衆南中使使以兵威諭降諸番番部有重譯入
貢者英後先鎮雲南十年年四十八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
涕歸葬金陵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英沉毅寡言笑好
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濫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
歲較屯田增損以爲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
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
均力役疎節閔目民以便安居嘗讀書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
講說經史太祖初起時數養他姓爲子攻下郡邑無遺之出守

多至二十餘人惟英在西南勳最大徐司馬何文輝雖名將遠
不逮也子春晟昂皆鎮雲南所駙馬都尉尚成祖女常甯公主
春字景春材武有父風年十七從英征西番又從征雲南從平
江西寇皆先登積功授後軍都督府僉事羣臣請試職帝曰見
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嘗命錄烈山囚又命鞠叛黨於蔚州
所開釋各數百人英卒命嗣爵鎮雲南洪武二十六年維摩十
一寨亂遣瞿能等討平之明年平越樹蠻立瀾滄衛其冬阿資
復叛與何福討之春日此賊積年通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展
轉囚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糜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書

必矣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
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陰結旁近土官誦知所在樹壘斷其糧
道賊困甚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并誅其黨沙陀普也等
二百四十人越州遂平廣南酋儂貞佑糾羣蠻拒官軍破擒之
俘斬千計甯遠酋刀拜爛依交趾不順命遣何福討降之三十
年麓川宣慰使思倫發爲其屬刀幹孟所逐來奔春挾與俱朝
受上方略遂拜春爲征虜前將軍率何福徐凱討之先以兵送
思倫發於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選卒五千令福與瞿能將
踰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

賊乘高堅守官軍糧且盡福告急春率五百騎救之夜渡怒江
日抵寨下令騎騁揚塵蔽天賊大驚潰乘勝擊睦峒寨亦潰前
後降者七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幹孟乞降帝不許命春總
滇黔蜀兵攻之未發而春卒年三十六諡忠襄春在滇七年大
修屯政開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
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疑重寡
言笑喜讀書太祖愛之授後軍都督僉事進左都督建文元年
嗣侯比就鎮而何福已破擒刀幹孟歸思倫發亡何思倫發死
諸蠻分據其地晟討平之以其地爲三府二州五長官司又於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美

潞江西置騰衝千戶所戍之麓川遂定初岷王封雲南不法爲
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歸藩益驕恣晟稍持之王怒譖晟帝
以王故召晟戒之貽書王稱其父功毋督過今晟仍還鎮守永
樂三年八百大甸寇邊邊貢使晟會車里木邦討定之明年大
發兵討交趾拜晟征夷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張輔異道自雲南
入遂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奪猛烈柵華諸關隘昇舟夜出
泚水渡富良江與輔會師共破多邦城擣其東西二都盪諸巢
擒僞王黎季犛論功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交趾簡定
復叛命晟佩征夷將軍印討之戰生厥江敗績輔再出率師合

討擒定送京師輔還而晟留捕陳季擴連戰不能下輔復出率
師會晟窮追至占城獲季擴乃班師晟亦受上賞十七年富州
蠻叛晟引兵臨之弗攻使人譬曉竟下仁宗立加大傅鑄征南
將軍印給之沐氏繼鎮者輒予印以爲常宣德元年交趾復叛
會安遠侯柳升進討升敗死晟亦退兵羣臣交劾晟帝封其章
示之正統三年麓川思任發反晟抵金齒與弟昂及都督方政
會兵政爲前鋒破賊沿江諸寨大軍逐北至高黎共山下再破
之明年復破其舊寨政中伏死官軍敗績晟引還慚懼發病至
楚雄卒贈定遠王諡忠敬晟席父兄業用兵非所長戰數不利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美

朝廷以其絕遠且世將寬假之而滇人憚晟父子威信莊事如
朝廷片楮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盛而後啓曰此令旨也晟
先後置圍墾田業三百六十處曰我日食其一足矣珍寶充庫
藏後房曳羅綺者數百人役使閩奴亦百十輩而善事中貴賂
遺執政不絕以故得中外聲晟有子斌幼嗣公爵居京師而以
昂代鎮昂字景高初爲府軍左衛指揮僉事成祖將使晟南討
乃擢昂都指揮同知領雲南都司累遷至右都督正統四年佩
將印討麓川抵金齒畏賊盛遷延者久之參將張榮前驅至芒
部敗昂不救引還貶秩二級已思任發入寇擊却之又捕斬師

宗反者六年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將大軍討思任發昂
主餽運賊破還昂都督命督軍捕思任發不能得驥等復出師
索之緬甸破者藍而還十年昂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字文輝
昂卒始之鎮會緬甸執思任發送京師其子思機發來襲斌擊
却之思機發復據孟養十三年復大發兵使驥等討之而斌爲
後拒督餉無乏卒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以昂孫璘代鎮璘字
廷章景泰初以都督同知佩印出鎮素儒雅滇人易之旣而號
令肅然不可犯天順初卒琮猶幼璘弟璘時爲錦衣副千戶特
命以都督同知代鎮居七年先後討平霪祿諸寨及土官之構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表

兵者降思卜發勒還諸蠻侵地功多然頗贖貨成化三年春琮
始之鎮而以璘爲副總兵移鎮金齒琮字廷芳通經義能詞章
屬夷餽贄無所受尋甸酋殺兄子求爲守琮捕誅之廣西土官
處所部爲亂琮請更設流官民大便以次討平馬龍麗江劍川
順甯羅雄諸叛蠻捕擒橋甸南窩反者卒贈太師諡武僖無子
以璘孫崑嗣崑字元中初襲錦衣指揮僉事琮撫爲子朝議以
崑西平侯裔孫當嗣侯而守臣爭之謂滇人知黔國公不知西
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孝宗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宏治十
二年平龜山竹箐諸蠻又平普安賊再益歲祿正德二年師宗

民阿本作亂與都御史吳文度督兵分三道進一出師宗一出
羅雄一出彌勒而別遣一軍伏盤江截賊巢遂大破之七年安
南長官司那代爭襲殺土官復與都御史顧源討擒之再加太
子太傅崑初喜文學自矜厲其後通賂權近所要請無不得寢
驕凌三司使從角門入諸言官論劾者輒得罪去李燾太師諡
莊襄紹勛崑子也旣嗣封而尋甸土舍安銓叛擢御史傅習討
之敗績武定土舍鳳朝文亦叛與銓連兵攻雲南世宗遣尚書
伍文定將大軍征之未至而紹勛督所部先進告土官子弟當
襲者先予冠帶破賊立以請衆多奮搏賊大敗之朝文絕普渡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表

河走追斬之東川銓還尋甸衆猶盛列若數十官軍分哨攻悉
破之銓走芒部爲所執先後擒賊黨千餘人俘斬無算時嘉靖
七年也捷聞加太子太傅益歲祿而足時老樞木邦孟養緬甸
孟密相仇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寨皆亂久不解紹勛使使者徧
歷諸蠻諷以武定尋甸事皆悖伏願還侵地而木邦孟養俱貢
方物謝南人悉定紹勛有勇略用兵輒勝然頗驕侈發民夫攻
石大理山崩役夫多死又奪民田廣其莊都御史歐陽重連章
劾之下詔詰責卒贈太師諡敏靖子朝輔嗣朝輔素驕貴旣嗣
封都御史劉渠索賂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茲土上下

相承近有司紛更典制關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例臣
疎遠孤危動多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勅諸臣悉如其舊詔
許之朝輔益驕給事中萬虞愷劾朝輔並論渠詔罷渠而令朝
輔治事如故卒贈太保謚恭僖朝弼朝輔弟也朝輔卒二子融
鞏皆幼詔視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弼都督僉事
佩印代鎮居三年融卒鞏當嗣朝弼心害之於是朝弼嫡母李
請護鞏居京師待其長而還鎮報可鞏未至京卒朝弼遂得嗣
嘉靖三十年元江土舍那鑑叛詔朝弼與都御史石簡討之分
五軍薄其城城垂拔以瘴發引還詔罷簡將再出師鑑懼仰藥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死乃已四十四年討擒叛蠻阿方李向陽又明年平武定叛酋
鳳繼祖破賊巢三十餘朝弼素驕事母嫂不如禮奪兄田宅匿
罪人蔣旭等用調兵火符遣人調京師乃罷朝弼以其子昌祚
嗣封給半祿朝弼快快益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詔
許還滇毋得預滇事朝弼志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
殺人通番諸不法事逮繫詔獄論死援祖功免錮南京竟死昌
祚初以都督僉事總兵鎮守久之嗣公萬厯元年姚安蠻羅思
等叛殺郡守昌祚與都御史鄒應龍發土漢兵討之破向甯鮮
摩等十餘寨犁其巢盡得思等十一年隴川蠻岳鳳挾緬甸以

叛旁近土司並遣兵昌祚壁洱海督裨將鄧子龍劉綎等斬木
邦叛酋罕虔以暑瘴退師明年復攻罕虔故巢三道並入擒其
酋罕招等又破緬兵於猛臉岳鳳降論功加太子大保悉食故
祿復以次平羅雄諸叛蠻再賜銀幣孟養恩氏進入於緬尋緬
兵攻猛廣於是大集兵壁永昌緬人遁追擊至那莫江瘴作而
還二十一年緬人復入寇昌祚逐之連戰俱捷會羣蠻內亂乃
解兵沐氏鎮雲南久威權日盛尊重擬親王巡撫大臣往謁及
門下車藩司以下蔑如也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祚笞
其輿人寅秋訴於朝下詔切責革鎮守以子獻代鎮武定土酋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阿克叛攻會城督府印以去獻被逮下獄昌祚復理鎮事卒孫
啟元嗣卒子天波嗣天波嗣封十餘年而土司沙定洲作亂天
波奔永昌亂定復歸於滇永明王至滇天波任職如故從奔緬
甸緬人欲劫之不屈死初沙定洲之亂天波母陳氏妻焦氏自
焚死比天波奔緬妾夏氏不及從自縊死踰數十日收葬支體
不壞人以爲節義所感焉

師範曰沐氏鎮雲南直與明祚相終始三代以下所鮮見也
迄今已百五十年矣而滇中土人猶自懾其餘威引爲口實
傳世十四而天波以走死母妻與妾咸殉昭靖之澤遠哉

按滇于夏商周已入版圖沿漢及唐咸爲置吏雖蒙段竊壤時通中國迨元世祖三路並進取大理爲伐宋先聲旋命梁段分治開闢之廣迥越前代特設南選以待土王子充寓滇逆旅主人亦知向學其規模尙有可想者自傅藍沐三將軍臨之以武胥元之遺黎而蕩滌之不以爲光復舊物而以爲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冊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燼既秦遷富民以實滇于是滇之士著皆曰我來自江南我來自南京考公孫述時牂牁大姓龍傅尹董與功曹謝暹保境由番禺江貢世祖于河北武侯定南中配焦雍婁孟量毛李爲五都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尉南人有四姓五子之稱皮羅閣建十賧以張王李趙楊周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居之袁滋過河東州即今趙州謂村邑連甕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趙李四姓乃造造華豐十夫本源而甘以他產爲詞是皆冰氏之餘威有以懾之也楊用修謂馴鱗介而衣裳列箐落而郡縣顧亭林謂化雞犬爲鹿鶴變惡濁爲清涼馴不及舌無乃言過其實歟漢武帝徙甌閩之人而墟其地吳諸葛恪始開山越今皆爲名郡滇詎不若哉予晉人而籍滇已十三世故爲之論云嘉慶庚子大暑後八日補書于吉水鎮寓館

節剛明史征南將軍賴國公傅友德傳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山元末從大盜李喜喜入蜀喜喜敗從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爲別將無所知名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率衆降帝奇之用爲將從援安豐略廬州還從擊友諒於鄱陽湖輕舟挫其前鋒被數創戰益力復與諸將邀擊於涇江口既殲友諒從征武昌城東南高冠山下戰城中諸將相顧莫敢登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中頰復洞脅不爲沮武昌平授雄武衛指揮使從徐達拔廬州別將克彝陵衡州襄陽攻安陸被九創被擒其將在亮從徐達下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三

淮東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驪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同陸聚守徐州擴廓道將李二來攻兵寡度不敵遂堅壁謂其出掠以二千人沂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刺其驍將韓乙敵敗去度且復至亟還城開門而陣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鳴鼓士躍起搏戰破擒二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從大將軍達北征破沂州下青州元丞相也速來援以輕騎誘敵入伏奮擊敗走之遂取萊陽東昌明年從定汴洛收諸山寨渡河取衛輝彰德至臨清獲元將爲嚮導取德滄州既克元都偵邏古北隘口守盧溝橋略大同還下保定真定從攻山西克太

原擴廓自保安來援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之因夜襲其營擴廓倉卒遁去追至土門關獲其士馬萬計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敗脫列伯於宣府從攻張思道下鞏昌臨洮會大將軍圍慶陽以偏師駐靈州遏其援兵遂克慶陽還賜白金文綺又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擴廓移兵伐蜀領前鋒出一百八渡奪略陽關遂入沔分兵自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寇漢中友德以三千騎救之徑黑龍江攻斗山寨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蜀兵驚遁洪武三年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穎川侯食祿

漢書 七之六

典故

畫

千五百石予世券未幾克征虜前將軍與征西將軍湯和分道伐蜀和率廖永忠等以舟師攻瞿塘友德率顧時等以步騎出秦隴太祖諭友德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若出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江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

初蜀人聞大軍西伐丞相戴壽等果悉眾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始分兵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蜀人破膽援兵至無能為也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強弩火器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鬪藉死者甚眾壽等聞其主明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分兵徇州邑未下者克保甯執吳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定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尚頓軍大溪口既得木牌於江流乃進師而戴壽等撤其精兵西救漢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勝擣重慶

漢書 七之六

典故

畫

縛明昇於是太祖製平西蜀文盛稱友德功為諸將第一師還受上賞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征沙漠敗失刺罕於西涼至永昌敗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略甘肅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鎖納兒等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而還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全勝以主將勝坐小法賞不行明年復出雁門為前鋒獲平章都守羅帖木兒還鎮北平陳便宜五事皆從之召還從太子講武於荆山益歲祿千石九年副中山侯和破擒伯顏帖木兒於延安降其眾帝將征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雅播之境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降金筑普定諸山寨十四年副大

將軍達出塞討乃兒不花渡北黃河襲灰山斬獲甚衆其年秋
充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將步騎三十萬
討雲南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將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
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降諸苗蠻進攻曲靖
大戰白石江擒元平章達里麻遂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
永甯之兵遣兩將軍趨雲南梁王把而刺死友德城
烏撒羣蠻來爭奮擊破之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降
東川烏蒙叅都諸蠻烏撒諸蠻復叛討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
馬十餘萬鬻翠米欵皆降蠻地遂平進封穎國公食祿三千石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美

予世券十九年東川蠻叛復爲征南將軍率師討之破越州叛
酋阿資平平越諸叛苗還練兵北平從燕王出古北口副大將
軍馮勝襲納哈出於金山降其衆二十一年再討曲靖普安二
十三年征沙漠擒乃兒不花還駐開平復征裔夏明年征哈者
舍利追元遼王軍行遠令班師敵不設備因潛師深入至黑嶺
寒山大破敵衆而還再出練兵山陝屯田事命兼太子太師尋
遣還鄉友德啞跳盪身盲石矢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
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帝屢救獎勞子忠尚壽春公
主女爲晉世子濟熇如二十五年副宋國公勝練軍山西河南

明年偕召還又明年賜死宏治中晉王爲友德五世孫瑛援六
王例求襲封下禮官議不許福王時追封友德麗江王諡武靖
祀功臣廟

師範曰白石江之捷吾 始祖武德將軍毓秀公亦在行間
隸麾下嘗言滇之平公爲首庸西平實次之其與鶴慶知府
董賜書云大丈夫之處世當磊磊落落出羣不羈然後能拔
淤泥脫塵埃策勳當時垂名竹帛飄然立於凡品之上亦猶
騏驎伏櫪鸞鳳棲柵其始也雖與駑駘同食雞鶩共食一日
遇伯樂振羽 翮終能馳騁長途而翔翔雲表也昆明去中華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美

萬餘里元之季天下鼎沸我大明受命海內維新梁邱以餘
孽保據其地不遵聲教者十有四載天兵南下問罪討惡余
忝弔伐之任受鉞專征辛酉冬戰於曲靖之墟大破其衆擒
其總戎轉開烏撒遂平諸部梁邱計窮出奔而殞其他豪傑
或降或叛或就誅戮或被囚執者相半于時足下以前安甯
知州來見於稠人之中余目而異焉遂加盼睐仍試以事繼
而招降撫順綏輯遺黎頗著誠欵達官貴人咸稱其能于是
乃復其任使保妻子焉壬戌春烏蠻構釁流毒邊境余與諸
將分兵致討時有大理起到士官高生等悉寓桂城欲俟途

平俾今朝觀而聞帥不在失於撫字致令驚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爲仇讎舉兵相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昌熾閩帥莫制足下介在羣兇之中確守歲寒之節斥其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昌外入滇復與列校分守城壘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有功也副將軍西平侯聞難來赴誅鋤芟刈羣蠻復定余至滇西平侯備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士之始遇驥之始知歟余征大理足下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爲師前道招徠劍麗降伏西番威聲頗振有功必報古之道也

滇集七之六

典故

三六

矣新舊爲乃奏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任任足下以教守之官保障大理爲滇外戶恩亦至矣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成之時也可不勉歟古人有云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於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嚴紀律著恩威毋暴橫而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承共甯斯土以副國家任用之意策勳垂名不其偉歟茲因師旋留言以誠惟足下勉之又答段世札義正詞嚴已見別帙俱有兩漢風格升菴楊氏謂公身先甲士手草羽檄今讀兩書想見據鞍染翰顧盼自雄之概宜其軍聲所指動卽克捷道論他將雖徐常

又何加焉乃竟不得其死明真少恩哉予嘗詠朱祖有句云論相終思誠意伯藏弓誰惜穎川侯蓋悲之也丙寅八月廿三日

洪武八年詔諭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故疆統一中夏經今七年四夷中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地乃元君遺派王者主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爲

滇集七之六

典故

三六

大理國王今特遣官往諭如遵朕命使回卽再遣使者專齎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享昇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西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按此詔乃明祖自撰始欲借段以攻梁逮梁平而段亦墮舉穎公之檄段明日我決直搗巢穴斬草不遺然後築城鎮興屯田立府定縣編僉戶役軍民兩馭萬年無窮豈有糧絕馬病將獨兵亡者哉汝能詩識墨不比冥頑速回書來兵勢難待蓋段書未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而異日措置咸如所言公之績偉矣

刪節明史右都督方政傳

方政全椒人襲濟陽衛千戶以靖難功屢遷都指揮僉事永樂四年充虜場將軍從張輔平交趾還與都指揮朱廣移師廣西會都督韓觀討平柳潯諸蠻斬獲萬計七年復從輔征交趾敗簡定黨阮世每於賊子關楚鄧景異海州擒其將范必栗景異遁九年秋復以步隊從輔敗賊阮帥等擒偽將軍四人進都指揮使十年春窮追景異至吡蒲幹冊射中其脇擒之并獲其黨鄧等進都督同知十六年嘉興州賊車絲之車三等叛政大破之明年夏與都指揮師祐敗賊黎利於可藍冊擒偽將軍

瀛紫 七之六

典故

罕

阮箇立等利走老撾其冬斬鄭公証於同利仁宗即位命充參將與榮昌伯陳智協同鎮守初李彬討羣寇交趾漸無事彬卒智繼之暗懦無將略反者四起而鎮守中官山壽一意撫賊專進止政又為智所忌議事多不協以故賊益得志官軍不能制宣德元年春與智討黎利於茶籠州賊績詔以成山侯王通代智政削職充為事官時政守又安賊攻之急都指揮王演擊却之帝厚賞演特原政罪其秋與安平伯李安都指揮于瓚謝鳳等連兵討黎利復敗績政還守又安利乘勝攻城晝夜不息力戰敗之已王通擅與賊和引兵還政亦論死繫獄籍其家踰年

釋為都督僉事尋以副總兵備禦開平獨石言便宜四事皆報

許七年春政以西猫兒峪當寇衝無城遣千戶楊洪率騎士屯田帝善之因諭兵部曰制敵莫善城守朕委政邊事不從中制也已奏內官蕭思擅威福帝怒切責思明年以總兵官鎮守松潘番叛諭以禍福多聽命惟仕昌巴諸黑虎諸寨梗化政擊其西北大寨破之副將將貴等以次平諸寨政撫通亾者皆復業進都督同知復奏行便宜四事十年移鎮大同中官郭敬誣政專擅楊士奇等言政勤廉公正善撫士敬貪縱其言誣也於是降敕責敬其秋劾副總兵曹儉罪奪其職正統元年上旨征調

瀛紫 七之六

典故

罕

軍士應支口糧行糧者不當減其月糧軍餘墾地已許免稅不當復徵屯田款收請量蠲免詔並允行尋進右都督三年將兵助沐晟討麓川思任發師次金齒賊沿江立柵政等造舟濟奮擊敗之偕諸將追奔斬三千餘級明年正月進破思任發舊大寨追至空泥賊驅象陣政力戰不支一軍皆沒晟聞退師永昌政廉勇善戰號良將有死錄用益感奮竟死敵賊平贈威遠伯諡忠毅子瑛亦以功封南和伯師範曰是役也沐晟為帥當政戰勝時晟銜其謀非已出且猶莫思任之可撫迨政遇伏求援故以少師往亦未與蠻遇

而政遂突圍以死使當日晟果全軍飛濟則變必大創蠻創則王驥之三征可罷矣夫兵貴審機機失雖孫吳亦難置力忌功債事沐定遠且然况下此者哉

政嘗為張英公輔部將三下安南已悉晟之底蘊况七十老翁臣精已亡故敢違節制奮勇直前成則必如其功敗亦樂觀其禍位為晟者能如其兄忠襄公春之馳救何福焉有此失政之死實晟死之乃晉顯爵獲美諡其亦王振之所為歟史稱英好賢禮士景喜讀書然括膏腴為勳庄設冠帶庄總理事民遂無向學者吾彌渡其一也吳逆繼之二百年竟無

流繫 七之六

典故

聖

人物可紀康熙辛酉平滇 新政既頒歐陽公勸舉于甲子後官工部主事繼此則登甲榜者十七人乙榜百餘人詞館三人臺諫二人內至學士外至監司典試督學屢膺上選沐氏之為沐氏不已可知哉○謝在杭謂與政同死者猶有指揮顧勇陳翊侯義江洪至大理衛指揮陳定鶴慶百戶李繼兒及子轅俱征麓川死于陣臨安百戶邵鑑上江之戰亦死于麓川楚雄指揮吳繼勛鶴慶千戶初維垣永昌把總李潮岳順皆先後死于緬同知袁倅照磨張成知州秦健吏目劉瑀死于鳳朝文知事高心巡檢俞伯官死于鳳繼祖

剛節明史雲南巡撫楊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囚多疫死為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浴全活者甚眾又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謂禮曰吾二人竝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俞禮泣謝從之文桎梏詣部繼宗察非盜竟辨出之成化初用王翺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為祛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聖

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乃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歷書中官索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止

驛亭下盡籍扉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畿內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輒奪還之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為權貴所嫉治中陳翼計其過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孝宗立遷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多舊僚相見歆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繼宗力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為知府謁上官必衣繡服朝覲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聖

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為浙江按察時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至鬻子女以償繼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由將其實以聞眾懼請於繼宗願捐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其在嘉興決疑獄數十件人皆以為神又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為狀元天啓初追諡貞肅

師範口陳士業傳載公守嘉興日數忤孔御史暨諸權貴及

中璫羣謀中傷之乃以韓參政某分巡嘉湖陰調其事無所得惟於先一年郡邑無秋道瑾踵相接公發粟賑之不以聞

韓憐此為公罪據凡作牘將往按吏書牘竟展閱問風暴作揭牘起空中韓仰面觀大詬其吏忽蒼鷹振天來從之者數十攫而抓且啄之紛如雨紙韓怒曰若固楊繼宗黨邪吾必親按徑登舟鷹亦隨至俄而百俄而將干韓益怒呼兵勇獵之弓者弩者石擊者彈者網者手愈多鷹愈聚一老鷹張拳掉韓冠而去眾鷹爭相抓啄如其贖于是韓始駭異事獲寢因憶本朝順治末大梁周侍郎亮工以閩事為人所構擬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聖

重典九卿會讞方對簿文卷被風掣去主者以告特邀赦宥與此極相類然周更有難者蓋此則毒機甫發周則爰書已定耳夫人果抱忠直之惻禍患危急其間必有默相之者孰謂天聽之盡高乎楊公撫滇未一載遽卒于官滇志佚其事並姓氏亦失之正史尚在功何可誣也觀其劾去舊僚八人凜凜乎包待制之遺風焉以較世之貌寬厚習圓通而贖貨者使與公遇必碎其面矣

公嘗曰豪強貴勢人皆畏之我獨不畏金錢貨幣人皆不畏我獨畏之語雖粗質其風節已可概見

剛節明史雲南巡撫 聖吏部尚書王恕傳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出為大理府評事進左寺副管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遷揚州知府發粟賑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大興文教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起遷江西右布政使平嶺寇贛州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初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為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異

錄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請求賑災策帝為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趾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為巡撫以鎮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有越人雲南境者宜遣使齎救戒約之帝即以俞景能因以玉帶寶纒蟒衣珍奇諸物遺其王黎灑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灑大駭

已見能所遺物則又喜報以生金通犀象齒及諸奇異物甚厚因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給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邊民洶洶欲走避黔國公連遣人諭其帥兵始返而諸臣長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繫安等獄沒其貨貨効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絕因盡發能貪暴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微能大懼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異

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已蕃勘上得實竟置能不問但抵安等罪恕居雲南僅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為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市銅鑄兵器欲伺間襲雲南微恕事且不測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歸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舊制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

累貧民怨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賑貸全活二百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槩以給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織造繒絲采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後論列皆不納妖人王臣黃緣授錦衣千戶隨中官王敬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勒蘇州諸生寫妖書諸生王順等不勝憤率眾擊之敬臣皆走匿毆其從者敬遂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以歲宜遣使賑濟顧乃橫索

渾繫 七之六

典故

寔

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袴子進琵琶桿撥錢牙合子諸物李太亮蘇頌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為人方峻敬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又再劾敬帝不得已召敬還敬宿留徐州恕復劾之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併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憲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甯夏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亦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

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

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外也俊言當不宜罪帝

得疏不懌恕益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

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

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為謠曰兩

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二十

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懌恕先加太子少保會南

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恕宮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

為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既歸

渾繫 七之六

典故

寔

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

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內閣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

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宏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

督宋旻漕運總督邱甌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巡撫賈爽左鈺吳

節劉滸兩京府尹吳玘于冕及布政使夏寅周瑛盧雍秦夔等

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徑取中旨允之章不下

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

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

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

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頑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頑時言官多稱怨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怨吏部有謀議未嘗聽何必內閣也怨嘗侍經筵見帝因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進士董傑御史湯胤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怨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怨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外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卽合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

滇繁七之六

典故

事

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怨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宦官潘俊等供役怨言不可以小人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怨吉所陷言官周紘張昂湯胤姜綰等怨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怨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強珍陳壽邱龍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怨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曰怨言王國懿親不當爭

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交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怨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前此未聞成化之季始有之陛下初政已革汰奈何復行帝納其言乃止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將有除授怨執奏帝不從竟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怨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問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天下事必當而後已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壽甯伯張巒請黜號誥券如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始立甫三年

滇繁七之六

典故

事

巒已封伯遠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祿巒妹婿也超遷本司參議怨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皆不納中旨以御醫徐生補院判而生前考校在次等怨請選上考者且治生負緣罪論令會禮部太醫院及御藥房太監推擇怨言銓法臣部職會中官非制帝命罷選竟用生言官交劾生不聽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負緣遷秩怨力爭寢之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怨請置之理帝命進玉二秩後有如王者逮之怨復力爭事亦竟寢是時劉吉已罷邱濬入閣亦與怨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與怨同爲太子太保怨長六

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由是濬不悅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忤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板行之歷數先帝之失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於濬乃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乞賜廷鞫遂下文泰錦衣獄獻上

濬繫七之六

典故

三

言文泰奏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為潤色濬亦力從愆之疏首所云沾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恕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沾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不賜勅月廩歲隸亦頗減恕跋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宏治二十年間家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力也天下稱名臣必首恕濬顧尼之濬由是為衆論所鄙又二年濬卒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口以若

故使我相公齋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為聞者快之武宗嗣位遣行人齋手勅存問齊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噉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師範曰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蓋言威也商文教以能驕縱遂薦王公撫滇以制之凡九月疏二十上而卒為所齎以去其始至滇日即榜其堂云不攜童僕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嗚呼此真古大臣之言哉彼宦途之以聲

濬繫七之六

典故

三

勢相高者輿臺儼從動輒百人少亦不下數十州縣且然等而上之遂至莫可究極皆端毅之罪人也

公名人故錄全傳少節其無甚緊要者餘皆仿此至若中丞之有錢塘鄭融付御之有華亭包節豫章鄧漢藩臬之有鄱陽章軒四明張時徹白門劉麟長洲皇甫縉雲何鏗華亭馮時可皆以文章名世而政事勳業爛然不能相掩知府則大理賈銓邯鄲人 楚雄邵敏人 長沙 姚安馬自然內江人 則其尤著者若李贄雖有文名而其末也逃入緇黃橫議殺身君子無取焉

節剛明史雲南副總兵劉綎傳

劉綎都督顯子身敢有父風用廢為指揮使萬曆初從顯討九
絲蠻先登勇冠諸軍遷雲南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十
年冬緬甸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春擢遊擊
將軍署騰衝守備事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
土司勢遂強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為宣
撫多士宵記室士宵妻以妹鳳媚士宵而奪之權與三宣六慰
諸酋插血謀叛誘士宵往見瑞體潛與子曩烏醜殺之并殺其
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偽命代士宵為宣撫瑞體死子應裏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畫

嗣鳳父子誘敗官軍獻士宵母胡氏及族黨六百餘人於應裏
盡殺之初與本邦酋罕拔同謀後譖之死結耿馬賊罕虔南甸
上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為逆應裏乃令從父猛別與鳳
虔落參正堂等各率象兵數十萬分道內侵攻雷弄蓋達干崖
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
東鎮沅元江已陷順甯破蓋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揮
吳繼勳等戰死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僚塔也使使招之鳳繫獻
應裏當是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良猛密蠻莫皆以兵助賊
賊勢益甚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世曾亦移楚雄

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

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姜忻督參
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連戰於蓋達隴川南甸猛淋受陽夾象
石大小十餘次積首千六百有奇猛別落參授首參將鄧子龍
擊斬罕虔於姚關賊奪氣應裏趨鳳東寇姚關北據灣甸芒市
鈺復開示百方與之盟誓會綎亦至軍聲益振鳳懼乃令妻
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猛密地乃以送鳳
妻子還隴川為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已馳入隴川境
鳳度四面皆兵遂詣軍門降綎復兵進緬甸將先遁留少兵隴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畫

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賊知
鳳降馳報應裏將發兵再圖隴川綎乘勝掩殺賊寇乞降縛
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平遂招撫孟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
復移師圍猛臉生擒其魁雲南平獻俘於朝帝為告謝郊廟受
百官賀內閣申時行以下悉進官廕子綎亦進副總兵予世廕
鈺賜白金二千乃改孟密安撫司為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
曰耿馬長官司二曰猛臉曰猛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孟
淋皆名之曰鎮安命綎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鎮蠻莫初鳳
降本以計誘而巡撫世曾稱陣擒遂行獻俘禮敘功濫及閣部

未幾緬人復大舉寇猛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率五百人援破賊數萬連摧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進官世磨副千戶緹亦優敘蠻莫設安撫以士官思順有功特授之緹納其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祿等淫其妻妹思順大怒緹將家子父顯故部曲多健兒緹擁以自雄征緬之役勒兵金沙江築將臺於王曠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兵還至騰衝皆甲而謀焚民居緹在蠻莫聞之馳至出財犒之始定還至蠻莫思順恐禍及叛歸莽首詔革緹任以游擊候調無何羅雄變起羅雄者曲靖屬州也者氏世爲知州嘉靖時者濬嗣職殺營長而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案

奪其妻生子繼榮年十四持刀逐濬濬欲刀之以其母故錮之別室後年老無他子乃釋令襲職繼榮得州卽逐濬濬訴之上官上官俾繼榮迎濬歸卽囚之如獲日囚已狀并囚其嫡母隆氏而逼悉父妾有沙氏不從自縊死濬復遣使訴上官繼榮殺之中途會征緬微繼榮兵將行慮濬爲後患遂弑之時霑益土知州安世鼎卒妻安素儀典州事亦赴調繼榮見素儀大悅遂與合營而淫之間越州土舍海現竄媳資氏美強與通知州越應奎怒謀殺之繼榮脫走妖僧王道張道以繼榮有異相必奇貴奉爲主用符術鍊丁甲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繼

榮乃築寨赤龍山山廣六十里建龍樓鳳閣環以堅城下有龍潭九盡質部將妻子於其中曉夜爲淫樂十三年冬分黨四剽廣西師宗陸涼諸府州咸被患巡撫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緹解官至需益世曾喜令與裨將劉紹桂萬整分道討緹直搗赤龍山拔之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逸去緹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追至阿拜江隆有義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時首功止五十餘級而撫降者萬餘人論者稱其不妄殺賊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分曲靖衛軍戍之乃以何俠知州事土舍者繼仁爲巡檢未幾土酋必大復反殺繼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案

仁執倭參將蔡兆吉等誅定之乃改羅雄曰羅平設千戶所曰定雄制度視中土部內遂宵初緹破繼榮有論其私財物者功不錄世曾爲辨誣乃賜白金尋用爲廣西參將移四川二十年召授五軍三營參將會朝鮮用師緹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棄王京遁緹趨尙州烏嶺嶺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線倭拒險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遂移駐釜山浦緹及承訓等進屯大邱忠州別以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鮮略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款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

李宵屯咸陽縉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將並有斬獲倭乃從
益山移西生浦送王子歸朝鮮帝命撤如松大軍還止留縉及
游擊吳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總督顧養謙力主盡撤
縉惟忠亦先後還屬播酋楊應龍作亂擢縉四川總兵官縉戍
朝鮮二年勞甚覲勦功優敘乃賄御史宋興祖與祖以聞法當
褫部議縉功多請盡革雲南所加功級以副總兵鎮四川尋以
應龍輸款而青海寇數擾邊特設臨洮總兵官移縉任之二十
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魯歹成他卜囊等掠番窺內地縉
部將周國柱等擊之莽刺川腦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雜畜

縉繫 七之六

典故

表

二萬計帝爲告郊廟宣捷縉等進秩予廕有差明年五月朝鮮
再用師詔縉充禦倭總兵官提督漢土兵赴討又明年二月抵
朝鮮則楊靖李如梅已敗經略邢玠乃分軍三中董一元東廠
貴西則縉而陳璘專將水兵縉營永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長據
順天濠砦深固縉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縉皆軍
騎俟道中行長規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縉部卒洩
其謀行長大驚逸去縉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
軍縉懼力戰破之賊退不敢出諸將三道進縉挑戰勝之驅賊
入大城已賊聞平秀吉死將遁縉夜半攻奪粟林曳橋斬獲多

石曼子引舟師救陳璘邀擊之海中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
班師進縉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移師征楊應龍會四川總兵
官萬整罷即以縉代之時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東又分爲二
以碁江道最要令縉當之應龍熟縉才頗懼益兵守要害二十
八年正月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遂直搗南木山羊簡臺三峒
峒絕險賊將穆照等衆數萬連營諸將憚之縉分兵攻其三面
大戰於李漢壩生擒其魁餘賊奔入峒乘勢克三關直搗峒前
焚之賊多死盡克三峒擒穆照及賊魁吳尚華是日縉督戰左
持金右挺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關死者四千人

縉繫 七之六

典故

表

遂大捷應龍乃遣子朝棟惟棟及其黨楊珠統銳卒數萬由松
坎魚渡羅古池三道並進縉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
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縉率部下轉
戰斬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縉亦掘塹守初縉聞
征播命逗遛多設難要朝廷言官交劾議調南京右府僉書縉
至是聞之卽辭任總督李化龍以平播非縉不可固留之力薦
於朝縉乃復受事踰夜郎舊城攻克賊滴淚三坡瓦窰坪石虎
諸隘直抵婁山關婁山萬峯插天叢菁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
關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縉分奇兵爲左右路間道趨

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迨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縱老將持重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為老營一據白石口為腰營一據永安莊為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為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賊方有烏江之勝謀再奪婁山適穆照遣使洩芬孤軍狀賊乃襲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失士卒二千人縱聞急往救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夾攻賊始大奔追至養馬城而還是日應龍幾被獲乃不敢窺婁山縱懲前失創近關堅壁且請濟師踰十餘日克後水圍營於冠子山尋會馬孔英吳廣諸軍逼海

漢繫 七之六



典故

卒

龍圍下與諸將共平賊縱功為多初李化龍薦縱言官謂縱嘗納應龍賄宜奪官從軍部議戴罪辦賊縱德化龍使使齎玉帶一黃金百白金千投化龍家為化龍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化龍景榮並奏其事詔革縱任永不錄沒其物於官監生吳中彥者挾縱及貴州總兵李遇文重賈為求官事覺論死縱再緝已錄平播功進左都督世廕指揮使三十六年雲南阿克反起縱討賊總兵官賊平寢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猓亂命縱為總兵官討之偕參政王之機分八道督諸將攻而已居中節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下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

馘三千三百有奇諸裸巢穴一空縱為將數被黜抑性驕恣如故嘗拳毆馬湖知府詹淑淑改調縱奪祿半年久之以軍政拾遺罷歸四十六年帝念邊警召為左府僉書明年二月經略楊錦令縱及杜松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師縱兵四萬由寬奠副使康應乾監之游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並進縱鎮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得成列次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縱軍至逆戰縱縱兵圍數重

大清兵眾寡不敵失裨將額勒納額黑乙傷五十人餘潰圍出

漢繫 七之六



典故

空

縱已深入三百里杜松軍覆猶不知復整眾進遇

大清兵縱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陣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縱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縱軍縱殊死戰趨縱西者復從旁夾擊縱軍不能支遂潰

大清兵乘勢追擊與縱後二營軍遇後軍未及陳為

大清兵所乘亦敗縱戰死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見縱死突圍

出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脫者無幾時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

之野

大清遂移師遼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忽狂風驟起揚

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營大亂

大清兵乘勢衝擊大破之掩殺幾盡風乃息應乾以二百騎免

一琦亦為

大清兵擊破走入朝鮮營

大清兵進逼之朝鮮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全景瑞懼率眾降

一琦自縊死楊錫聞杜松馬林師敗馳召綖及李如柏還騎未

至綖已覆獨如柏全事聞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恤綖家綖於

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維平朝鮮倭平播酋平裸大小數

百戰威名震海內綖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為矣天啓初贈綖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奎

少保世廕指揮僉事立祠曰表忠

師範曰岳鳳之誅或謂劉世曾以計降為陣擒遂致宣捷受

俘迫鳳死而蠻懼遂俱附緬夫鳳乃江右一細民耳盡多氏

而奪其位旋挾莽應襄釀患西南幾無淨土鳳與綖為鄉人

安知其非構綖而大有所欲耶予以為誅之誠是也

綖嘗泊望江之華陽鎮先是有劇盜欲劫一富賈以草履識

其舟尾賈覺之移履綖舟盜至執械齊入綖手擒四人叱曰

汝識劉大刀耶乃敢爾皆叩頭請死願隸麾下綖笑納之後

亦得其用綖部曲益多此類也

節剛明史雲南副總兵鄧子龍傳

鄧子龍豐城人貌魁梧驍捷絕倫兼通翰墨嘉靖中江西賊起

掠樟樹鎮子龍應有司梓破平之累功為廣東把總萬曆初從

大帥張元勳討平巨盜賴元曾已從平陳金營羅紹清賊魁黃

高暉逸子龍入山生獲之遷銅鼓石守備尋擢署都指揮僉事

掌浙江都司被論當奪職帝以子龍犯輕會麻陽苗金道侶等

作亂擢參將討之大破賊解散其黨五開衛卒胡若盧等火監

司行署三捷逐守備再捷逐黎平守靖州銅鼓龍里諸苗咸響

應為亂子龍火其東門以致賊而潛兵入北門賊遂滅十一年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奎

閏二月緬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木邦部耿馬有奸人罕虔

與岳鳳同為逆說莽應裏內侵應裏即用虔為木邦宣慰使虔

從緬兵掠干崖南甸已引渡查理江直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

宗真及弟宗材助之子龍急戰攀枝樹下陣斬宗真虔生獲宗

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自謂得天險令叔罕老率蒲人藥

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龍利誘蒲人盡知賊開道乃命裨將鄧勇

等提北勝浪渠諸番兵直搗賊巢夜半上而預伏兵山後夾擊

火器競發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

餘級尖山巢空乃撫流移數千人會劉綖亦俘岳鳳以獻帝悅

進子龍副總兵予世廕無何緬人復寇猛密把總高國春大破之子龍以犄角功亦優敘自是蠻人先附緬者多來附邊繳獲甯永昌騰衝夙號樂土自岳罕倡亂始議募兵所募多必命乃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將騰軍子龍將姚軍不相能致軍鬪帝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既而綎罷劉天俸代天俸被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右姚兵每工作輒虐騰兵及用師隴川子龍故低昂兩營兵騰兵大不堪欲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因索餉作亂中永昌大理抵會城所過剽掠諸兵夾擊之俘四百餘人亂始靖子龍坐褫官下吏十八年孟養賊思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籍

箇叛箇初爲緬追勢窮來歸會初設孟養長官司卽以箇爲長官至是叛投緬引緬兵寇孟養破孟拱其冬又破孟廣子龍方對簿巡撫吳定請令立功自贖帝許之命未至定已與黔國公沐昌祚遣將却之無何丁改十寨賊普應春霸生等作亂勢張甚定大徵漢土軍令子龍軍其右游擊楊威軍其左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級招降六千六百人帝爲告謝郊廟宣捷受賀復子龍副總兵署金山參將事先是猛廣土官思仁悉其嫂甘線姑欲得之弗克偕其黨丙測叛歸緬數導入寇二十年攻孟養犯蠻莫土同知思紀奔等練山子龍擊敗之乃去子龍尋被劾

罷歸二十七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海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搆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忽他舟擲火器誤入子龍舟舟中火發賊乘勢擊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世廕一子廟祀朝鮮師範曰練兵難撫兵更難撫兵固難輯兵爲更難嚴步伐申號令此練之之說也恤傷痍均勞逸此撫之之說也至輯則非且夕間所能求效蓋寓兵之法已盡廢府兵之制不可行

滇繫 七之六

典故

籍

勢不得不出於招募所謂招募者非四遠之獲迷卽憑城之奸猾耳鋒刃旣接金鼓相逼戰勝攻取惟憑借其死力必廣示以欣艷之端復曲縱其剽悍之性而後其強可恃其勇不撓勇遂近鬻強遂近暴少有挫辱往往激而成變劉鄩兩將軍功垂滇塞俱以兵噪大減威名而武橋爲甚今夫太阿之利龍雀之鈺果持其柄而用之水斷蛟龍陸剽兕象旋卽納之于室以藏其鋒斂其銳否則傷手之虞常出諸意外生駒日馳數百里超塵越影要在謹其銜勒時其水草潔其槽櫪一有不慎每多躓駕兵亦猶是也安得起節制之師而與之

言輯乎雖然世之治兵者辱而不知振貧而不知憫騎而不
知禁私署之使令急於射圃之差操月支之糧銀半歸食弁
之扣剋乃復三五結黨狼狽相依揚揚然誇于人曰我兵也
平民莫敢侮有司不得問藏匪窩盜百惡俱備倘遇小警非
走卽降是又劉鄩之罪人矣嗚呼兵豈易談哉

武橋攀枝花之戰所關甚大馬樞部繼以詩慰留云萬里提
兵入不毛溪橫毒水瘴烟高風霆一鼓空蠻壘雲雨千山鏖
賊塚家口任教讒意以南人只解頌功勞邊疆近說還多事
誰許將軍脫戰袍又作姚關行美之前以兵事來者楚則莊

漢繫 七之六

典故

空

躡漢則郭昌衛廣劉倫蜀則趙雲魏延關興隋則史萬歲唐
則梁建方唐九徵宋則楊文廣元則阿朮也罕的斤明則陳
桓費聚胡濙士驥奉使者漢元封元年司馬遷以郎中南畧
筇笮昆明報命元封二年司馬相如以中郎將持節開越傳與
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畧定西南夷唐則
崔佐時袁滋徐雲虔宋則辛怡顯元則王律木王候王鑑段
氏所明則王禕吳雲均爲梁國朝則哲勒肯以移藩任蘭
殺枝以定安南界舒相國德以巡閱劉相國統姜大司寇具
以審案而哈提軍輿較武橋差堪彷彿云

三國志蜀漢建甯太守李恢傳

李恢字德昂建甯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
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
國志曰習後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
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
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
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東
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入之才能各有長

漢繫 七之六

典故

空

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
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
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
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
里時未有甯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
晉泰始中始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雋雍閬跋扈于建甯朱褒
反叛于犍犍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甯諸縣大
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結謂南
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意緩於

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甯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都督師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師範曰滇非無人以紀載失傳遂若無人耳李德昂豈愧西州豪傑哉蒙氏張建成于開元十年入朝明皇厚禮之其過

通鑑七之六

典故

李

成都太慈寺鐘初成僧曰擊一聲施黃金一兩建成連扣八十僧驚問之曰吾南使張建成也僧遂易其名曰化成而並吞五詔皆建成之謀焉清平官張羅定開元十七年與張審素大破蠻軍拔昆明及鹽城唐封為永昌郡都督南詔稱為大監軍卒後土人立碑謂其義勇有度量至王毗雙羅時王樂寬段儉魏段克附洪光乘杜羅盛楊佑皆于閣羅鳳時著有功績趙羅眉楊傳盛驃旁首異牟尋使之三路通唐其餘則尹輔首授御史中丞楊鎮龍授試太僕卿鄧傳傍授殿中監郎肅獲孟琰亦同德昂輔蜀故備紀之若鄭回杜光庭又當別論

三國志蜀漢永昌太守呂凱傳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語曰初泰徙呂不韋于弟宗族于蜀漢漢武帝時關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

充之因曰不韋縣

任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于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

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

通鑑七之六

典故

李

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手昔舜勤民事册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觀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葉與眾無忌錄功志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

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兩征討聞既發在道而聞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閬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蜀世諸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南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國

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師範曰漢明帝于武帝所立不韋縣設永昌郡後皆因之即蒙段竊據亦置永昌節度使元至元十七年破阿瓦拔江頭置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後命雲南王移緬怯烈從之先于十六年張立道請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時也先征緬未歸詔忙古帶往迎金齒白衣蒼奔諸蠻設險為梗凡十餘戰開金齒道奉王以還是金齒衛特邦牙之未屬耳後改皇孫仍鎮雲南緬地復陷以金齒衛寄治永昌而府仍如故明胡淵裁府于衛以圖自恣嘗百餘年始裁衛復府而金齒之

稱竟繫之永昌夫以漢唐之古郡而冒蠻夷之陋名生此者明知其非亦習焉而若忘也况據樊綽名類志云金齒銀齒等蠻並在永昌關南金齒蠻以金鑲片裹其齒見人以此為飾食則去之悉隸安西城又據其城鎮志云越禮城在永昌北臨祿神江水南至摩步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蠻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熱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里眉羅鹽井至安西城直北至小波羅門國迄今地名雖易而永昌金齒燦然可指相去幾及三千

滇黔 七之六

故

幸

里豈能牽混哉考南粵相呂嘉亦徙永昌季平始其裔歸滇日當與袁穠亭文面質之

典故第七冊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李材傳

楊慎傳

楊一清傳

孫繼魯傳

毛玉傳

嚴清傳

包見捷傳

王元翰傳

傅宗龍傳

龍在田傳

王錫衮傳

薛大觀傳

滇擊 七之七

典故目錄

明史忠義傳

楊補傳

鄭和傳

郭仲翔傳

謝秉銓傳

武風子傳

趙重華萬里尋親記

張化樞傳

元史信直日傳

兩夷婦傳

陳戶部傳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明史稿儒林傳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父尚書遂材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鄉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於浙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率僚友講學同舍郎鄭汝璧請為弟子由兵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游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舍

滇擊 七之七

典故

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亾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遺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夸阿坡居頃

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具賤緬衆殺大曩長遂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沉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稅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匹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遣游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擒繡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會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獲勳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

滇纂 七之七

典故

三

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洵洵不解居三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寅知府沈鉞等材隱忍從之惟寅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寅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寅激變詔下鉞等吏貶惟寅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鄴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巖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世會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

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俸徒嚴之鑄秩帝不憚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夸攻奪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爲材申理皆不省匹何孟養使人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閭世

滇纂 七之七

典故

三

詳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衆許爭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志羈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材學雖受之守益以上接王守仁然不循其軌轍以大學知止知本爲鵠標其宗旨曰止修學者稱見羅先生師範曰遮浪之戰功多于罪至遣役卒生徒改戎署爲聖宮此講學之過也其招侮宜矣然庸相終庇驕弁而義不獲申使江陵在豈有是哉

明史稿文苑傳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二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夫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璫言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四

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借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借廷臣伏左順門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掖門大哭眾皆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閏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眾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億甚巡撫黃衷復促之抵戍所幾不起五年間廷和疾馳至家

廷和喜疾愈還永昌途中值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乃率

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王昂遣四指揮手銀鑰命鎖以來至則昂已去官慎不久亦卒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也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蕙集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應援周禮史記漢書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五

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總裁蔣畹黃宏盡付蕙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嘗以粉傅面作雙了髻插花令眾妓擁之游行城市諸士官慕其名用精白綾作襪為諸妓服酒闌乞書諸士官取之歸裝演成卷慎聞不惡也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慶初

贈光祿少卿天啓中追諡文憲

師範曰先生學問之博著述之富自是勝國第一流人其在
滇也張公合楊公士雲王公廷表胡公廷祿李公元陽唐公
錡時相過從人謂之楊門六學士以比黃秦張晁之于子瞻
迄今已三百年而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楊狀元者嗚呼亦人
重科名耳科名烏足重哉

用修寓滇二十四年所撰著皆成于戎旅中其滇海曲云梁
王臺榭水中央烏鵲雙飛帶玉潢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
殿夜飄香一碧雞金馬古梁州銅柱鐵橋大盡頭試問平滇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本

功第一逢人惟說穎川侯 二化城樓閣莊人寰澤國封疆鎮
兩關雲氣裝成銀色界天工新出點蒼山 三沙金水貝出西
荒桃竹樟花貢上方香象渡河來佛子 四狼槃木拜夷王
葉榆巨浸環三島益部雄都控百蠻神禹導河雙洱水武侯
征路七星關 五瑯房草閣瞰夷庭側島懸厓控絕陁雞足未
窮章亥步鷲頭空入梵王經 六其他之以遷謫王者松陽王
奎山陰韓伯時皆在洪武時吳縣徐有貞在天順時山陰王臺
在正統時咸負文名然不久召還或即起用惟公終以戍死
慘矣庚午夏至日補記

明史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楊一清傳

楊一清字應雷其先雲南安甯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
居巴陵少而能文有司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宗傳內閣擇
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一葬丹徒
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
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詩文書與李東陽相伯仲好談王霸
經世大略籠罩豪傑以起聲譽在陝凡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
悉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宏治十五年帝用劉大
夏薦擢一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七

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
久而浸弛奸人多挾私茶關出為利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
行太僕苑馬之官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
大集屯牧政修軍用亦漸足大學士東陽尚書大夏皆善一清
而材之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
事寇已退乃選精卒教演之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
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安武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
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乃
從輕騎五十自平涼趨赴之衆叩馬遮留不聽晝夜行抵雄軍

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甯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迤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于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漸疎牆塹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奏下總制尚書秦

滇繫七之七



典故

八

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其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剗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甯

滇繫七之七



典故

九

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長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令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奇得請即行事毋須更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

續繫 七之七

典故

十

是德一清左右之於帝召還拜戶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為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即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立散之大盜躡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賜褒允時永已司禮時時密叩一清計為進止機宜中外頗稱之以是益心德一清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尚書斬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樸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給事中寶明以言事

及與鎮守中官忤繫詔獄一清屢請寬之帝不能盡用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私黨帝為譴昂一清亦請寬之優旨報聞中官谷大用陸閻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甯者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怨一清甚會有災異一清自劾因極陳時政之失中有狂言或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

續繫 七之七

典故

十

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而留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臧賢輩於帝前為蜚語刺譏一清會有考察罷官者嶽武學生朱太周訐一清陰事而以寗為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者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勅諭褒給大廩如制一清歸客日益進所策朝事險度無爽府目為智囊臺司郡邑造請無虛月宸濠反一清以鎮江要地調軍儲粟以備之會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廢御製以十數一清從容風止帝遂不為江浙行而一清亦因有所獻帝欲特用之會吳騫乃止世宗為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

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即位廷臣交薦一清乃詔遣
官賜金幣存問論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
中書舍人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涖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
郭子儀一清至是蓋三為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旌旗壁壘色為
一新亦不刺窺西海為西甯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使獨一清請
勦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會張璉等力排費
宏御史吉崇因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
帝怒謫秩官召一清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

漢繫七之七



典故

主

師所兼仍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何獻皇帝續錄成加太子太
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
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為首輔帝
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令密封言事與張璉論張
永前功起為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燾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曩
時議一清因力從與之帝為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亦
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
璉疏測知帝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璉等既顯頗引一清帝以一

清老臣亦藉其議拄眾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
參今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金幣牢體之賜無虛日所言
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常手自批答詞極謙下獨欲寬藩王
姻戚不為京朝官例自正德中發之至是申其說有司徇故典
莫能從璉與桂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一清顧請召謝
遷心怨之遷未至璉已入內閣邪調喜事者爭趨赴璉多所更
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黨積不平錦衣番能遷許璉欲置
之死一清不徇璉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黃綰排之甚力一
清疏辨言璉以能遷故排已且傍及璉他語因乞骸骨帝為兩

漢繫七之七



典故

主

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收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璉
益憾桂萼入內閣益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不允給事中孫應奎
評一清璉等品行謂一清尚通多私一清求去益力言臣年七
十有六宜去且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數臣獨主寬
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陸
燾發璉等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璉等且暴其罪其黨霍縉接臂
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一
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璉復召還縉攻益急且言法司
承一清風指搆成孽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

言周倫於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璉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陰以堅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璉等構朱繼宗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為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間任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汗巖死且不瞑帝令釋賊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嘗已反薦揚之惟璉與璉異為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

漢書 七之七

典故

西

姚崇云

師範曰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相道也文襄則以智行之諫永除瑾借葦覆瓿用之于將則可矣世以姚崇子謂明當正德嘉靖之際去唐開元遠甚故文襄旋起旋仆致為孺子所賣使果得君如元之其設施不更過之哉

武宗幸公宅既沮南巡遂攜其僕楊玉以去時玉尙未娶並囑送婦入京無名子作詩譏之殊為可怪也至其文章經濟俱係第一流而元美亦有微詞不知空同曰我師崛起楊與李力引一髮延于鈞並駕茶陵當時已有定論矣

明史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撫孫繼魯傳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衛輝淮安二府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參政數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見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

漢書 七之七

典故

事

魯抗章爭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甯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

今防秋已過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悞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為地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瘕死繼魯為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莫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咸為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寃者即前奪視其裝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廕一子諡清愍

師範曰予嘗晉凡二載并代雲朔間有馬跡焉核其營堡考其山川清愍之奏不虛也若以書移翁公只須謂撫與督同為天子保疆捍圉外之不能徹內以禦外亦猶內之不能徹

滇繫七之七

典故

六

外以護內如必空三關實大同是使巡撫坐守孤城虜倘從間道入寇內無備外無援則失機之罪督任之乎撫任之乎惜語多憤激翁竟以阻撓邊事為辭推翁之意特欲遷之別地耳時嵩尤怙寵必有所懲意以成帝怒者遂至瘕死然其年八月即犯山西踰二年薄都城而翁亦以違詔罷職皆嵩播弄其間既庸且復孰有如明世宗者哉乃東鄉艾南英目為英君察相以鄉曲一人之私譽反天下萬世之公論蓋一言不智吾為千子哀矣○公係世守天方教六世孫康殿戊子舉人亦有文名

明史吏科給事中毛玉傳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宏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蠶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修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興邸諸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即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鑒歷敘武宗時事

滇繫七之七

典故

七

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舉朝縉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有體貌大臣加信任之心而小臣肆輕侮啓之猜疑非盛世所宜有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為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為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為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

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
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王奉
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
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
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師範曰有明之元氣一剝于靖難一剝于議禮在永樂則避
篡國之名而慘戮無辜在嘉靖則行反經之孝而盡空蓋類
槌擊紅丸移宮繼之正人之氣愈激邪人之氣愈張而竟以
此亡天下夫嘉靖以興獻世子入承武宗之統則為興獻崇

漢繫 七之七



故

末

帝立廟亦無礙于禮而石齋諸公必欲其叔興獻考孝宗將
置武宗何地其所見原偏也予拜升菴像有句云孝宗有子
乃無孫武宗無子若有子兄終弟及例少變為帝豈可絕考
妣當時惜無言此者故張璠桂萼霍韜及何淵方獻夫豐坊
嚴嵩得以其謬說怵眾遂至稱宗入廟享帝配天為作
明倫大典布告宇內不思興獻北面孝宗且北面武宗乃遽
如是滅統繫亂綱常其悖逆甚于靖難矣毛公與十八人同
死杖下不已較升菴更毒執公居高曉與升菴寓相鄰後竟
不振忠臣可為而不可為悲夫

明史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嚴清傳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知縣公
廉恤民治聲大起愛歸補邯鄲入為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
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連丁內外艱服除補兵
部稍遷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賑荒弭盜
人以此前守吳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
政使竝以清望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
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
敗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為定額痛絕強

漢繫 七之七



典故

九

宗悍吏毀者亦眾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
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即陝貽害川微即有罪當罪守土臣不
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
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
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
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驅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
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
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卒沒
馮保家得其籍廷臣饋遺者悉罷去清獨無名神宗深重焉會

史部尚書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殿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屣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師範曰恭肅才不逮文襄而清節過之趙大綱與綱峯並稱無忝也史臣以不附江陵爲公重然江陵當萬曆時擅權專任事果二十年之太平皆其心中日手中之所造嚴公身列

海繫七之七

典故

辛

六卿亦惟知各盡其職耳隆慶末有周皇親者死于劫指揮張風聞訶刺捕其婢荷花及蒼頭王奎置之法刑部錄囚兩註矜疑旋議出之張懼適翁大立以藉撫入佐司寇張邈之涿州遍賂其親黨言刑部得王奎賄欲縱逆犯翁至奏請立決粵四年兵部獲真盜七人而荷花王奎之寃上徹內廷時公掌刑部未定所擬以白江陵江陵曰律有失入故入今失非故也坐本律足矣乃削大立職戍張烟瘴慈聖以皇親故欲抵大立江陵爭之曰法止如此案遂定見馮時可超然樓筆記庚午長夏補錄

明史吏部右侍郎包見捷傳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宦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蠶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宦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竝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勅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

海繫七之七

典故

三

不納益遣高宗暨祿李鳳樞稅於京口儀真廣東竝專敕行事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巡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見捷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同官極論乃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見捷雅

負清望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光宗卽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師範曰孫中丞之剛潔毛黃門之伉直嚴太宰之廉敏包侍郎之清幹皆卓然勝國者顧滇俗不尚文銘表狀志率多闕如作史者僅據實錄邸抄以立傳然已表表如是鄉之人尚無以邊遠自沮哉嘉慶丙寅除夕

嗚呼礦稅之害誰實作俑哉明神宗深居謀利采礦增稅中官四出歲無甯日而滇之受禍為尤甚夫五金之產關地脉亦關天運以有盡之藏供無盡之求厥乏而課不能停勢不

滇繫七之七

典故

三

得不歸之攤捐卽興旺之區奸匪憑依爐烟薰灼凡附近之邸地林木牲畜禾苗俱爲一空其益于國者少而損于民者多也滇府咸設稅關以稅商貨嗣則往來之行李仕宦之箱篋無不捺驗至州縣之落地稅更爲苛撓一豕也稅之於生又稅之于死鄉民漏報必至破其家而後止包公心傷之屢疏呼叩而竟以是遭謫楊榮之焚鳳克之亂公似先見及之因憶丙寅冬初願園中丞撫皖僅半載百務整肅史稱包公負清望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吾以目擊之初公者愈有以知公矣吳宗堯非騰越人庚午長夏補記

明史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傳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甯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斤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厰庫極陳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切言時事敗壞請帝依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可痛哭者八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覩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閭

滇繫七之七

典故

三

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縮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錄人之云以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殺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此章疏耳今日且一

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
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
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為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
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
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
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駁講亦
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可
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亦小醜亂
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著

而徵權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為名
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為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
本為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
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
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
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
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
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
論會推之弊譏切政府一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南京兵部尚書

蕭大亨孫鑛為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
懋為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為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
乞亟罷廢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
工志期得官不顧咄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
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
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
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
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
喻安性御史管橋敗羣叢穢皆不報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著

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柱貴近世服
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鷲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
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益庫
金剋商人貨奸賊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
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
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
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昇置國門
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
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

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卽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
劫賊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三
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
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略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
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卽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
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師範曰明之亾不亾于崇禎而亾于天啓亦不盡亾于天啓
而實亾于萬曆夫以人主日事靜攝乃至二十餘年之久雖
百乘之家立見消滅矣况天子乎礦稅之苛采辦之橫邊防

其家七之比

手

之壞內政之消未有甚于此時者伯舉以晁賈之筆抒龍比
之忠疏凡數十上今按其語卽中主以下亦不能堪而皆留
中不報昔有狂生揭榜于權相之門歷詆其私人咸爲生危
生日夫夫也方黷貨無厭何暇讐我若果以我爲讐是其悔
心之萌而社稷之福也後卒無恙予讀伯舉傳亦欲作此論
蓋自江陵既籍申時行王錫爵等俱以調停將順爲衣鉢明
則避嫌疑陰實肆操縱遂使天未孤臣長慟而出國門嗚呼
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
予至金陵訪公後不得卽所墓之太白鄉亦無知之者

明史兵部尚書三邊總制傅宗龍傳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事至
立辦調巴縣行取入都注戶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啓元年遼
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
彥反圍貴陽土寇蜂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而速開建昌通由
蜀入滇之路別設偏沅巡撫罷湖廣退怯總兵薛來元帝多採
納之又上疏自請討賊言爲武定尋甸患者東川土酋祿千鍾
爲霑益羅平患者賊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爲滇黔
門戶患者龍文治妻及其黨尹二困安南據關紫嶺者沙國珍

其家七之比

手

及羅應魁輩困烏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臣願以
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羣醜帝大喜下所司議將從之會
宗龍以疾乞歸不果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降賊陳其
愚所紿敗歿其夏卽家起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初部檄滇撫
閔洪學援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宗龍至洪學今參政謝存仁
參將袁善及土官普明聲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龍直渡
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明聲等土兵七百人入
貴陽其愚既陷三善安居貴陽城爲賊耳目宗龍戮諸市軍民
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巡撫蔡復一

深信之請勅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俱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略又備陳黔中艱苦請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致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為令監軍給芻糧數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蔣義寨直抵織金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即以

滇黔

七之七

典故

美

燮元代而命尹同泉撫蜀王城撫黔沅撫閩夢得移鎮一如宗龍議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復一與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螭長田諸叛苗大破平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言蜀以屯為守黔則當以守為屯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犵狁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邊蔽黔兵以所分力愈詘臣謂以守為屯者先發兵據河奪賊所恃然後撫勦諸種隨渡口大小置大小寨深溝壘置烽墩砲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內一賊不出水外則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習水戰當賊耕耨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則賊不

敢附河而居而後我可以議屯也屯之策有二一則清衛所原田一則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做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為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田為世業而禁其私賣買承待招徠戶口自實臣所謂以守為屯者如此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餉當歲八十餘萬時當閱三年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部議從之會復一已卒代者王城雖至諸事悉倚辦宗龍乃漸翦水外逆黨將大典屯田邦彥懼謀阻之六年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蠱添威名大著

滇黔

七之七

典故

美

當是時大帥新亡全黔震動燮元遠在蜀中城徒擁虛位非宗龍黔幾殆先是霑益安效良代邦彥求撫邦彥遣其黨借效良使者入貴陽探虛實宗龍覺而戮之至是兵部以燮元言將議撫給事中陸文獻因言宗龍殺求撫之人宗龍憤抗疏力辯會貴州薦紳士民連章言不可撫宗龍亦疏爭且乞罷兵部乃令撫剿兼施諸軍遂不進宗龍巡按踰二歲詔加大僕少卿視事如故其冬以丁艱歸崇禎元年冬御史楊通宇薦其文武全才請加節鉞逾二年起太僕少卿仍泣御史事用吏部言權為卿幾樞輔孫承宗將告歸薦宗龍自代會薊鎮巡撫劉可訓

罷卽 推宗龍右僉都御史代之廷議分順天永平爲二撫命宗龍止 撫順天久之監視中官王之心劾其怠職帝以責宗龍宗龍奏辯因乞罷不從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曹文衡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罷遼東經略并其事於總督責愈重宗龍所統四巡撫甯遠方一藻永平楊嗣昌順天張鵬雲保定丁魁楚相與協謀武備甚飭初以邊警通州昌平分駐督治兩侍郎復相繼汰去宗龍又請廢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要在悉歸總督一人宗龍劾督儲郎中趙秉衡賊私詔逮治秉衡亦劾宗龍不法事宗龍乞罷不允七年七月我

漢繫 七之七

典故

三

大清兵入大同宣府宗龍卽整兵赴援帝聞之嘉賜大紅蟒衣一襲彩幣三百金四十又發內帑五千蟒幣二十雜幣二百犒有功將士八月丁卯命宗龍速援宣府明日又命護昌平諸陵給事中林正亨劾宗龍不赴宣府恇怯觀望帝不問已念其勞苦復徧如前時薊鎮總兵吳襄尤世威亦東援頗兵不進及解嚴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劾二將逗遛當誅而宗龍乃以全師爲幸宜并罪及宣大總督張宗衡褫職自裕又劾宗龍始勇終怯不罪無以服宗衡心乃下所司論罪削籍歸十年十月流寇大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巡撫王維章被逮卽家起宗龍以故官

代之至則上擇將屯兵勤訓練肅軍政設防衛數事帝皆褒納賊初入蜀衆皆咎陝督洪承疇既而賊大挫洮河復將入蜀宗龍與總兵羅尚文禦卻之尚文數有功蜀境漸甯京師被兵宗龍以蜀兵三千遣兩將入衛十二年五月用楊嗣昌薦召爲兵部尚書八月抵都入對武英殿力言民貧財匱餉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初以爲然而宗龍言益切帝怫然曰卿但當整理兵事爾既退語輔臣曰宗龍所言皆言官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時熊文燦已罷宗龍言向者賊東西無定輔臣嗣昌是以建分勦之策今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

漢繫 七之七

典故

三

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卽用嗣昌帝素憤中樞失職嗣昌用權譎得主知宗龍承其後以抗直失旨會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圍練總兵官宗龍覆議不允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及宗龍奏上復責以戲視封疆遂下吏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十四年春河南襄陽並陷嗣昌卒於軍兵事益亟尚書陳新甲力薦宗龍才五月詔釋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啓睿方討張獻忠於蘄黃乃詔宗龍以關中卒專討李自成宗龍

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而屬郡游旱蝗民間徵發已盡乃以秦兵之在河南隸賀人龍李國奇者統之以行保定總督楊文岳以虎大威軍來會九月四日至新蔡令軍中爲浮橋期明日渡河自成亦過河窺汝甯官軍與相值宗龍等竄河口夜召諸將謀邀擊遲明偵報賊過且盡惟一軍殿後官軍至孟家莊方解鞍不爲備賊匿精騎林間日午出圍以龍卒先奔國奇戰不敵與大威亦奔宗龍文岳止親軍與賊接文岳營西南宗龍營東夜將半文岳部卒挾其主以逃宗龍慷慨謂其下曰吾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共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集麾下壯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三

六千人即文岳壁掘堦築壘誓必死而檄國奇人龍援二將不肯救曰書從賊中來庸知非詐耶自成見宗龍無救穿兩濠困之十一日糧盡殺馬食十五日馬亦盡明日開營突圍遂大潰十九日將至項城宗龍被執賊誣稱秦軍誘守者啓城門宗龍大呼曰此賊也我兵敗被執門不可啓速用砲擊之毋以我爲慮賊怒攢刀殺之賊亦退事聞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廕予錦衣世百戶予祭葬

師範曰明之季非無材也所以用材者非也仲綸公負忠殺之質丁茲末造與盧宜與孫雁門後先比烈汪歲星之言曰

傅公死討賊無人信之蓋已有素矣黔事即其左驗也廟堂之上任不專而督愈急遂致爲驕兵懦弁所悞而國亦隨亡嗚呼天哉

嗚呼自古流寇之禍未有甚于明者也前之時赤眉黃巾五斗米白蓮教不過攻掠城野殘害生靈黃巢雖入長安旋即恢復而明之宗社竟覆于李自成逼帝后據宮掖部署偽職拷掠官紳關門敗歸仍刮貨以遁揆其故賞罰失次駕馭無權樞相兩臣及在朝士大夫顧惜門面貪黷貨賄徒借國家之大事設法以行其私上操之愈急不應之愈緩上察之愈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三

明下蔽之愈深將帥之有威望者東警則使之東西警則使之西三餉并征驅民從賊而廟堂之上方且今日一召對明日一揭帖騎指不相運聲息不相通卒至火照甘泉而賣國說降者乃所信之中官也仲綸公甫經出獄即畀以總制蒼黃赴職率饑軍御驕將無異驅羊捕虎雖長平韓白亦無所用其智力公固惟知一死以圖報耳然則明之亡明自亡之又何恨于流寇哉高陽公舉公自代則公之才望可知錢謙益尙有微詞小人固無足責而滇賢傳公者亦鮮得要領故爲論之如此庚午長夏補記

明史副總兵進都督同知龍在田傳

龍在田石屏州土官舍人也天啓二年雲南賊安效良張世臣等爲亂在田與阿迷普明聲武定吾必奎等征討數有功得爲土守備新平賊剽石屏在田破走之安效良攻霑益在田力戰退賊巡撫閔洪學上其功擢坐營都司崇禎二年與必奎收復烏撒八年鳳陽被寇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頗有功擢副總兵總理盧象昇檄討襄陽賊至則象昇已奉詔勤王命屬熊文燦十年在田自穀城撫張獻忠還其軍擠遂將周元度墮水死帝不罪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十一年

滇繫七之七

典故

書

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遏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而在田初往穀城頗與獻忠交好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罷歸還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隴壁十五年夏中原盜益張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陵寢滇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沮逼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城屢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卽逃乏餉卽謀滇兵萬里長驅

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卽入山避暑養銳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旣不勝

山蹊又莫敢膺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習跳善鞍山臣願整萬衆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繼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踰二載乙酉八月吾必奎叛黔國公沐天波檄在田及甯州土知州祿永命協討擊擒之未幾沙定洲作亂據雲南府在田不敢擊明年定洲還攻在田守不下移攻甯州永命死又陷嶧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孫可望等至貴州在田說令攻定洲定

滇繫七之七

典故

書

洲迄破滅在田歸卒於家

師範曰在田以滇南土舍奮志功名遂得與中原諸大帥並馬逐賊其意氣亦何壯也所上求自効疏慷慨激越文吏中亦不可多見乃卒抑塞而終其子名韜者康熙四年竟以謀逆殄其世九原有知能無炯然乎
按沙源祿永命普明聲吾必奎與在田俱以戰功顯普逆矣而普得漏網沙覆于子其功固不可掩也永命亦爲定洲所斃時朱奉正朔自相起滅亦世職使之耳姚安高鶴從徐樾死元江高棟死于普安賊順甯董寶征麓川死于陣

明史堂吏部尚書王錫袞傳

王錫袞祿豐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尚書林欲楫出視孝陵錫袞以左侍郎掌部事請祀吳與弼羅倫章懋呂柟蔡清陳真晟王良羅洪先鄒守益羅欽順顧憲成於學宮不果帝禁內臣干預外政敕禮官稽先朝典制以聞錫袞等備列諸監局職掌而不及東廠提督內臣王德化言東廠之設始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彙可據禮官覆議不及請解臣職停廠不設錫袞等言典彙所載此條但係下文箋註不見正史會典則據成化十二年

演繫 七之七



典故

美

閣臣萬安奏東廠之設自文皇迄今五十六年因而採入臣等以正史無文故不敢妄引帝不聽錫袞復抗疏請罷廠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藉田錫袞因言頻歲旱蝗三餉疊派請量除加徵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成帝納其人張應京言加尊天地水三官為大帝應京又請諭中外一體尊奉慶賀錫袞言三官號不經且邇來游惰奸民多竄入白蓮無為諸教所在充塞若許慶賀害不可勝言并請斥逐應京用清輦轂不納給事中沈胤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袞因言南畿浙江

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謁選者宜定制

數科不售即令服官從之欲楫還朝錫袞調吏部尚書李日宣下獄遂掌部事帝頗信佛教恆蔬食錫袞疏諫帝嘉其篤愛於規進秩一等疏劾河南巡按嚴雲京運籌無效請以監軍御史王漢代之報可尋尚書鄭三俊至乃解部務直講筵十六年憂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詭草錫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出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藁示之錫袞大恨懇上帝所死居歎曰幽憤卒

演繫 七之七



典故

美

師範曰粵游聞見錄云雲南撫按會奏沐天波造反土司沙定洲平之天波子身遁有識者咸疑非實一宗室為証遂令其弟天澤襲公督定洲擒捕宗室以僉憲往視師丙戌四月百戶徐某至自雲南始述所親見謂一土司叛天波調沙兵沙不時至叛司平天波有移師意沙先發統勁旅突圍府第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天澤俱被劫逼撫按令具疏宗室官通判素墨為天波所糾故左袒定洲以道遠莫得要領亦置不問據此則定洲之疏稿乃出自撫按非假于公然而公卒拚一死與楊寶維爭烈矣

剛摘明史諸生薛大觀傳

薛大觀昆明諸生順治辛丑永明王走緬大觀聞之歎息曰不能背城戰者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邪謂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邪其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死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

滇纂 七之七

典故

天

赴火死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為知府嵩嗣職循法無過王將走緬甸嵩與子燕上謁供奉甚謹設宴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號召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閭家皆死其土民亦多巷戰死者

滇史云成化十二年河西舉人李在任四川茂縣令時都蠻猖獗出劫掠民多罹害旺率眾往擒沒于賊事聞贈叙州府通判賜勅褒恤蔭子縉國子生夔州檢校嘉靖間有司立祠祀之都蠻即九絲今之建武所也附載之

摘錄明史忠義傳

龍旌雲南趙州人由歲貢生為嵩明州學正萬曆三十五年武定鳳騰霄反城陷被執馬賊死贈國子博士
段高選雲南劍州人萬曆末進士令巴縣奢崇明等變起高選適在演武場立遣吏歸印於署厲聲叱賊賊魁戒其下勿殺而高選罵不絕聲遂遇害家被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聞變皆自盡僕昌死覓主尸亦被殺初應納寶卿書蔡外籍試百戶蔡順元年子暄援張振德例叩閣請復職贈忠肅卿世廕錦衣千戶建祠奉祀汝元等亦獲旌十五年趙守等復以謫請賜

滇纂 七之七

典故

天

論恭節時先後殉難者確縣知縣蒙化左重輝壯壯擊賊於成都力戰馬蹶馬賊死
徐朝綱雲南晉甯人萬曆三十八年舉於鄉天啓元年授安順推官至即署府事明年安邦彥反來攻朝綱督兵民共守土官溫如璋訓導周國光開門迎賊朝綱方出城督戰為賊所執脅之降不屈索其印罵曰死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刃於交下而死其妻聞之登樓自縊長子婦急舉火焚舍擊十歲宏躍入烈燄中死孫應魁年十六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五年正月恤殉難諸臣贈朝綱光祿少

卿應入國學子天鳳甫第進士即奔喪歸服闋授戶部主事
拜疏言臣家一門臣死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生此
從來未有之節烈乞如張振德例再加優恤臣母臣嫂一體旌
表帝深嘉之再贈光祿卿改廕錦衣世子戶賜祭葬立祠建坊
諸從死者皆附祀國光被獲伏誅妻子為奴其後畢節同知楊
以成之子舉人興援朝綱例請厚卹其父莊烈帝初即位並允
行之以成雲南路南人萬曆中由貢生授貴陽通判理畢節衛
事秩滿進同知仍治畢節天啓二年安邦彥反圖貴陽以成具
書乞援於雲南巡撫沈繼初書檄而賊已至與賊對壘無何

滇繫七之七

典故

畢

賊來益眾以成遣吏懷印間道走貴州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
至賊方夜逃而衛吏阮世爵為內應引賊入城城遂陷以成倉
皇投縋賊繫之去乃為書述賊中情形置竹筒中令弟以恭赴
雲南告變行至散納溪賊摻得其書遂并以成殺之家屬死者
十三人五年正月贈按察僉事賜葬崇禎初再贈光祿卿世廕
錦衣下戶賜祭葬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
尹夢鼈雲南太和人萬曆時舉於鄉崇禎中為潯州知州八年
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立馳還賊已抵城下乃偕
通判趙士寬率吏民固守城北有高樓瞰城中諸生劉廷傳請

先據之夢鼈以為然而廷傳所統皆市人不可用賊遂據樓以
攻且鑿城頽數丈城上人皆走夢鼈至跪請卒去不顧夢鼈乃
持大刀獨當城頽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眾畢登遂投
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皆死之廷傳者故布政使九光從子
任俠好義亦罵賊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賊刃未絕口授
友人方略令繕牘上當事旋卒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廩為
鳳陽通判駐潯州以正且詣郡城聞警日夜馳三百里返州
城陷率家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
僕王丹亦罵賊死鄉官尚書張鶴鳴弟副使鶴勝子大同中書

滇繫七之七

典故

畢

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
白精忠郭三杰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光祖進士獻策父也被
執賊脅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忠義遂大罵賊殺之碎其
屍妻武偕一妹一子並獻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
別胎死次子定策日曦罵賊死獨獻策獲存有檀之槐者護
母柩不去與賊格鬪殺數人被磔死時被難者共一百三人城
中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潯州忠烈稱獨盛云潯州
衛隸河南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賊既陷潯州善其民其別部即以

是月由壽州犯鳳陽故無城中都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呂承慶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賊上窺山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矢集如蝟遂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焚掠知府顏容暄囚服匿於獄釋囚獲之容暄大罵賊杖殺之血浸石階死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塚建祠奉祀推官萬文英臥病賊索之于元亨年十六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親矣出門呼曰苦索官何為我即官也賊繫之願見其師萬師尹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爾何繫此賊隸賊遂釋之元亨乃

滇擊七之七

與故

聖

極口大罵賊怒斷喉死文英獲免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進士一時同死者千戶陳永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六人舉人蔣思宸聞變投縋死後給事中林正亨錄上其狀贈夢龍光祿少卿士寬光祿丞餘贈恤有差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明聲招為頭目使駐三鄉崇禎三年明聲反謀出三路兵至昆明會戰令天衢自維摩羅平入以砲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報國之秋也吾豈為逆賊用哉坑殺砲手數十人率眾歸附署維摩州同知李嗣泌開城納之明聲已陷彌勒聞大懼急撤路兵歸

巡撫王伉上其事授為守備後數與嗣泌進勦有功及明聲死妻萬氏代領其眾屢攻天衢天衢屢挫之錄功進參將十三年擢副總兵萬氏贅沙定洲為增益以南安兵且厚賄黔國公用事者令毀天衢天衢請兵餉皆不應賊悉力攻之食盡舉家自焚死

趙興基雲南太和人舉於鄉崇禎中為廬州通判賀一龍左金王等五大部據英霍二山久暑入秋出以為常山城長吏挈其印視事舟中濱江聚落荒梗無人居督師楊嗣昌遣監軍僉事楊卓然招之受侮而返至是李自成張獻忠大亂中原一龍等

滇擊七之七

與故

聖

遙相響附十四年六月襲陷英山知縣高在崙抗賊死十二月陷潛山知縣李亭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導賊執之並不屈死所安子亦死十五年獻忠為左良玉所敗走與諸部合遂以三月攻舒城踰月城陷改為得勝州據之遣其黨分掠旁邑游騎日抵廬州城下興基與知府鄭履祥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衡貪戾民不附賊謀滿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獻忠遣其下偽為諸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砲城中大擾之垣如薈及履祥登貴竝絕城走興基時守水西門聞變挺

刃下成樓與鬪斬數人被創死元綬楷共守南薰門元綬力鬪死楷不屈死之璞分守東門巷戰死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江及無為六安又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並死焉廬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賊百方攻知府吳大樸堅守不下後屢犯終不得志至是以計得之履祥登責懼罪委之興基總督史可法按問諸生胡來化曰失城守令非別駕也因其死而誣之何以慰忠魂勵生者可法以其言聞乃治兩人罪而贈興基河南僉事楷光祿卿元綬亦贈恤

高其勳字懋功初襲馬龍所于尸後舉武鄉試為黔國公標下

滇繫 七之七

壽

中軍吾必奎反擢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其勳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時有陳正者世為大理衛指揮正未嗣職沙賊陷城督眾巷戰手敵數賊而死王承憲者龔祖職為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游擊為副使楊畏知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備悉承憲綜理畏知深倚之賊去未幾復至承憲偕上官那籛等出城衝擊大呼陷陣賊披靡俄為流矢所中死弟承瑱亦力戰死一軍盡歿

王士傑崇禎末任太和縣丞有治才太和為大理附郭縣沙定洲反圍其城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城陷士傑死於城上同死

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司獄魏崇治而明盛于一甲亦從父死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顯既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經其士人同死者舉人則高拱極投池死楊士俊同母妻及妹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旂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焉賊死楊憲偕妻女子婦姪女孫女弟婦一門自焚死而楊遜既死復甦妻竟死人稱太和節義為獨盛云有單國祚者會稽人為通海典史城陷握印坐堂皇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葛山下

耿廷錄臨安府河西縣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為耀州知

滇繫 七之七

聖

州有能聲十五年夏流陳時政言將多不若將良兵多不若兵練餉多不若餉核又言諸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厲小怨必報何不大用於斷頭飲血之元兇私恩必酬何不廣用於鵠面鳩形之赤子優旨褒納旋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十七年京師陷走南都十一月以張獻忠亂四川命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參將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廷錄力辭加銜改四川右參議明年三月四川巡撫馬乾為督師王應熊劾罷即拜廷錄右僉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亂蜀地亦盡失廷錄遂止不行後李定國掠臨安過河西廷錄聞之赴水死妻楊氏被執亦不屈

死乾昆明人舉崇禎六年鄉試爲四川廣安知州夔州告警巡撫邵捷春令攝行府事張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尋擢川東兵備僉事駐達州巡撫陳士奇罷蜀人欲用乾會廷議用龍文光乃已後成都陷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賊陷重慶留其將劉廷舉戍守乾擊走之復其城初文光死廷推劉之勃代已知之勃亦死乃擢乾右僉都御史代之督師王應熊劾乾淫掠命奪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廷舉既敗去賊遣劉文秀等以數萬衆來攻乾固守會英等援兵至賊始敗還久

滇繫七之七

典故

舉

之獻忠死其黨孫可望等南奔

大兵追至重慶乾出禦兵敗而死

席上珍姚安人崇禎中舉於鄉磊落尚節義聞孫可望李定國等入雲南與姚州知州何思大姚舉人金世鼎據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張虎攻陷之世鼎自殺上珍思被執至昆明入見可望上珍不屈膝可望呵之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肯爲若屈邪可望怒命引出斬之大罵不絕遂磔於市思亦不屈死有孔師程者昆明人以從軍得官至是糾合晉甯呈貢諸州縣起兵拒賊定國率衆奄至師程泛舟遁晉甯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

興夏祖訓竝死之晉甯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賊陷富民貢生李開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開芳偕其友王朝賀走至松花壩開芳自經朝賀掩埋訖亦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僞職爲賊杖死楚雄舉人杜天禎初佐楊畏知拒沙賊頗有功後畏知督兵擊可望敗績天禎聞之卽自盡臨安之陷進士廖履亨赴水死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可望等兵至謂其妻馮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兩人竝縊死子諸生耀葬親訖亦縊死

滇繫七之七

典故

舉

師範曰人以藐然之身參天地而成三惟恃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心有以貫之也說者謂三代後世趨已降然此義終不容少息于一日特有多少之分耳滇爲宇內西南陬沙定洲孫可望之變被禍者雖志乘亦難徧載茲從明史摘錄或死於鄉或死於黔或死於蜀或死於廬賴死不同而其節則無不同焉諸公者非所謂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歟凡明末之死難者乾隆乙卯奉旨行查取具事實達部授恩騎尉世職酌忠之典超越千古尤異有志者博采旁搜編爲一集則與刻陰騭文感應篇同功德矣

明史隱逸傳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書工篆籀兼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為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歿為傭營葬畢入雞足樓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果卒既斂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牛今日纔了事也呼之遂不見所居

漁業 七之七 典故

與

去城四十里城中戚友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生平不知入棺已一日矣

師範曰李仁甫存誠道人傳謂黼聞蜀有無際大士者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際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且回里遇着某色衣履者是佛也遂回沿途無所遇暮夜抵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披衣出戶即老僧所言佛狀自此知父母是佛益竭心力奉事不少懈坐桂樓注孝經數萬餘言第未審所遇僧即無際歟抑非無際歟父母是佛乃出之僧口彼佞佛者可廢然返矣獨

惜所注孝經今已無存然則吾鄉書籍之漫滅者知復不少豈真謂秦無人乎

蘭茂字廷秀號止菴楊林人生洪武中隱居不仕以著述自娛鄉里呼為小聖王驥南征以詢止菴止菴曰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後載船越沙木籠置水軍于大金沙江果勝之撰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編安邊策律發蒙性天風月通元記止菴吟山堂雜稿韻畧易滇南本草康熙庚午李侍講澄典試來滇遇止菴于常德白鬚偉貌議論風生臨別以墓見託李意其先人邱壟既至知為明人啓壙惟書數冊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與

遂表石樹松並建祠以祀乾隆辛酉孫學使龍序其集稱為天民又謂使其出而有為當與誠意競爽弟廷瑞詠信天翁云荷錢荷帶綠江空唼鯉含莎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載升菴月鉛錄後有太和董難乃南詔清平官成齋與升菴善凡撰著必得董生檢閱方肯示人亦以布衣終其宿九鼎寺云片身凌碧落九頂壓青層寶日烘猊座香風護象乘棧迷尋洞客雲貼補衣僧為款支郎宿晨炊借佛燈俱覺可誦庚午小暑後五日補述于吉水鎮寓館時江漲大發出門即可登舟不必借泥水自蔽也

明史三保太監鄭和傳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舉兵有功累擢太監有智略知兵習戰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齎金銀珠寶幣帛以永樂三年六月統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大船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領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及諸大臣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幸

港賊首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兇暴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覺預為備祖義率眾至大敗被擒眾五千盡敵至是獻俘詔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復命和偕景宏等往賚諸國諸國皆恭順如初獨錫蘭山國王亞烈若奈兒侮慢不敬謀殺和和覺而去及和歸復經其地遂誘和至國中索金幣不得則潛遣兵五萬餘馳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謂其下曰賊大家既出國內虛且謂我軍孤不能戰出其不意反襲之可得志不然吾屬無噍類矣眾然之乃遣人由他道至舟令盡力固拒而躬率所統二年

餘人疾馳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若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

者聞之急還城官軍復大破之全師而還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更立其國之賢者海外諸邦益服中國威德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警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刺既頒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而其前偽王子蘇幹刺者方謀弒主自立且怒和賜不及已率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眾及其國兵與戰賊敗奔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誅蘇幹刺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幸

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和將命絕域三擒賊魁威震海外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而番人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十七年七月和等還京十九年春阿丹祖法兒等十六國朝貢將還帝復命和同往明年八月和等還以其貢使來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命和齎勅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議復遣使頒詔行賞仍命和偕王景宏往乃復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

歷占城瓜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勃泥蘇門答刺阿魯
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撓把丹南巫里
甘把里錫蘭山喃勃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
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
耶瓦兒凡三十餘國自古奉使絕微擒王摧敵數建奇勳未有
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還聲教漸不及遠殊方時有至者要
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不復能奉使矣自和後凡將命海
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世
盛事云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垂

師範曰明祖之禁宦官可謂嚴矣而永樂卽違之汪直王振
劉瑾禍連朝野至魏忠賢為已極莊烈帝手除元惡乃復寄
心腹于高起潛盧九德等嗚呼果何見而然哉鄭和之著稱
亦在永樂時想其飭儻耀組練日馳逐於驚濤巨浪之上
遂使炎洲漲海襲冠帶者三十餘國功業之盛雖班超傳介
子不足奇也蓋宇內山水半發源於滇如木有根幹故其鍾
之於人率多純篤而挺拔中涓猶錚錚若是况儼然鬚眉者
而孰肯以脂韋自甘乎

錢甯者河西李巡檢家生子福甯兒不意滇人中亦復有此

唐姚州判官郭仲翔傳

郭仲翔河北人有才學從父尚書元振將成其名唐開元初李
蒙出為姚州都督帥師討南蠻元振屬蒙將仲翔行如破賊立
功某在政府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蒙
以為判官委之軍事遂州方義尉吳保安其同鄉也寓書仲翔
希其薦達仲翔即言於蒙召為管記保安至姚州而蒙軍已沒
仲翔自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
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捷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
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省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
子日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宵期於李陵吾
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而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
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
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腸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
猶為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
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開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
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
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事期不久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
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垂

子日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宵期於李陵吾
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而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
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
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腸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
猶為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
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開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
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
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事期不久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
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

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家人仍苦相邀求
絹千疋此信通聞仍索百練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
時到得贖吾還使魂魄得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
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
解夷吾之膠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
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
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
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
許贖仲翔仍領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鶴州十年不歸經營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書

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妻子猶在遂州
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
妻子饑寒不能自立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
去姚州尚數百里而糧已盡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
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訪得其故大驚異即馳至郡假
官絹四百疋濟保安贖仲翔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初仲翔之沒
也虜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
逃歸追得之轉賣南洞洞主嚴惡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
走又被逐得更賣而南其洞號菩薩蠻即今撒里蠻也仲翔居

中經歲困厄復走又得之復賣他洞洞主怒仲翔曰奴好走
難禁止邪乃釘其二足於板上每役使常帶二板行夜則納地
檻中親自鎖閉如此七年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尋其首主展
轉取之經二百日始得仲翔與歸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
始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
衣裝引與同坐宴且令攝治下尉仲翔旋辭安居歸計離家凡
十五年矣至京以功授尉州錄事參軍又授代州戶曹參軍秩
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
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改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書

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
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制縗麻環經加杖自蜀
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
墨記骨節書其次第
悉葬瘞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於竹籠
而徒跣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
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
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
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
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

論曰仲翔與保安未經一面造次致書卽爲薦引保安感激窮
十年困苦之力拔仲翔出陷阱中仲翔之報保安至於徒步負
骸厚葬行服撫孤讓爵其義烈皆古今所未有今祿勸縣之撤
甸有郭公洞蓋鎮閉仲翔之所云

師範曰此說海吳保安傳檀默齋改傳仲翔入祿勸志鄉相
子弟借軍功博勳爵代公且然宜後世之紛紛也征緬時少
俊百許人分三起炷服怒馬冠飄孔雀翎兼隸環推爭馳騁
市氣陵督撫上自以爲功成唾手取萬里侯如拾芥摘髭後
俱從明將軍戰死小猛膏僅存一二人留永騰間不敢歸蓋

滇纂 七之七

典故

素

歸必以逃科罪絕無似仲翔之羈縻者夫仲翔附李蒙保安
又附仲翔失期不至天若留之爲行義之地負骸營壘讓爵
分財人皆難仲翔而不知保安更有難者以素不識面之人
但憑一書遂拋妻子棄官職困心衡慮多方籌措經十餘年
之久此十餘年中或仲翔死于蠻抑或保安死于旅種種艱
苦誰復知之而保安一意孤行必求得當而后止彼富貴炙
手時不曰情同膠漆卽曰契協金蘭迨寒熱偶移感去而之
他且下石焉由吳郭觀之狗彘豈食其餘哉○仲翔書妻覽
纏綿不減李陵之答蘇武宜保安爲之心死也庚午小暑日補記

明武定守謝秉鉉傳

謝秉鉉字石生浙江山陰人某世祖綱官御史直聲振一時父
文兆官江華尉秉鉉以官籍補永州府學生舉鄉貢時桂藩由
根假稱制以爲中書舍人試事以能稱時順治三年也明年授
監紀理刑戊子晉參議監總統勇毅將軍林時望軍討橫州土
寇徐彪寇平論功忤司禮李國泰抑其賞庚寅由根自梧州移
南甯時望暨總兵王忠招集流離迫隨後至馬吉翔誣其逗留
時望忠皆賜死以前監軍故將及秉鉉且以其司軍餉疑多所
私令銷算後處置遺問無染籍其家得緡一疋銀七兩特赦之

滇纂 七之七

典故

善

未幾除戶部四川司郎中辭不就力白時望與忠寃得追諡然
後就職卒卯孫可望挾由根往安龍倉卒就道秉鉉追至瀾滄
道中阻乃假道交趾及於安龍先是廣西土司傳高平翁賢侯
陶文貴之餉構兵連年秉鉉往解之令還所奪文貴德之甚及
是因文貴以假道其王莫敬耀聞秉鉉賢迎送禮甚恭令文貴
衛之出境至安龍時徒御猶未至乃以義激民民爭出役迎由
根謂曰卿其飛度耶欲大用之秉鉉忿可望橫力求退屢召不
起督之益迫以丁父文兆艱免先是假道交趾時文兆以履險
不欲從留瀾滄至是卒乃赴南甯營葬於明江土府故得免於

吳貞毓等十八人之難丙申三月李定國迎由板人海從之補戶部郎定國以武定有可望舊將賀九儀驕橫不法白以秉鉉為守既至閩城有營卒犯法立治之一時肅然滇田先為可望所奪名曰營莊以營弁徵租賦弁製扁斗高五六寸稍高之即盛粟兩倍民病之以無田為慶秉鉉以狀上毀斗弛禁定國更為訪全滇得其尤甚者七人誅之滇民稱快明年定國發金二千徵民夫五百輓運烏撒他郡應夫仍歸金於定國惟武定悉散之民定國怒逮秉鉉及和祿兩州牧令凡五至人多危之既至定國召見聲色甚厲乃從容對曰方今臥薪嘗膽之時非信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秉

義無以激發人心將軍重金而輕棄信義以失人心欲圖大事非計也且守誠不才負厥職罪之當矣若散金非罪也罪獨在守非諸人之罪也定國善而釋之又明年定國發金千兩糴米是時師將潰或勸勿發以自利卒盡發之其後米果不及徵貧民利者甚眾會以秉鉉巡金沙江督造船後以備建昌之行已而竟遁於緬秉鉉追不及中途隱去又二年人傳秉鉉在江干士民迎於和曲之西村居之貧甚食多不繼新守榆林張鳳翔因民之請以喇悞官地數畝居秉鉉於祿勸掌鳩河之念多村耕而食之因家焉閏三十七年而卒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之

正月也年七十有五葬於硯瓦冲之原署祿勸州元謀令馬之鵬表其墓曰國之將廢命也奈何志士爭之攘臂揮戈國依於民民怙於守以義折威散金措斗公於家族孝友恂恂及當危難不有其身孰懦而狼孰貪而強視此掌鳩為公桐鄉去則民思死而論定我作刻文以徵史乘

師範曰明之天下亡于流寇而三藩者福唐無論卽永明王亦日以流為事凡六七徙始至滇李定國奉之甚謹常集其家于教場諭之曰我輩皆流寇也要洗此三字酒竭力同做好人草草施設頗有可觀奈以永明之庸懦而李國秦馬吉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堯

祥復播弄于中雖百定國亦無能為其知賀九儀之橫請以謝公監之清田毀斛誅食弁七人後卒殺九儀于緬而并其軍派夫散金之舉聞謝公所言意頓釋然使遇孫可望必遭毒手矣竊思十餘年中滇中之監司守牧蓋多可紀者俱湮沒無傳而馬刺史獨銘謝公聊以慰武定人之心耳同時有副都御史華亭錢邦芑以僧終總兵官南昌鄧凱亦以僧終至咒水之難賢奸忠佞胥為一邱之貉哀哉庚午夏至後三日補書于吉水鎮寓館之荔扉書巢時雨新晴庭草交翠江水聞增二丈

方亨成武風子傳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
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筆瓢
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
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
工人奇之毋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
以爲利生 屢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
頭目或醉 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斬不輕與人好
事者每嘲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權酒酣以火與箸雜陳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空

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
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
皆以困窮 慨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餽遺
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生
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
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
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
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之來至
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

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

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
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狂垢形穢
語曰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
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
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
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
家往必數日留留心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
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空

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豪毛髮道
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
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
于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
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
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
醒而問之則他囈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
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
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

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種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師範曰滇人無知武風子者所爲者亦絕不可見蓋當鼎革之際率多畸人介士撐拄其間或寄于詩或寄于畫或寄于他技術風子始其倫歟予曾于滇市得毛竹筆筒一高五寸徑尺許堅緻肉好上繪劉阮遇仙圖雲氣石色泉影花光無不點次入妙每一摩玩輒有舉頭天外之想其爲風子手製無疑然則如風子者卽以技論不已與陳老蓮鄭湛若舉芳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查

競爽乎○風子技奇人更奇或亦云安甯人同時浪穹何蔚文以詩隱其間長星云長星長星爾何以掃參井射鬼柳吾不記何年戰何年守厭聽金戈鐵馬聲已久食熊不肥嚼龍不壽織女停梭牽牛荒畝今用削月斧截去星尾首爾星敢不畫匿夜伏免得人家流離四郊哭不爾又見旌旗紅吾不能如任公子騎白驢上雲中蓋亂極思治也楚雄劉聯聲哭劉景亮云鐵石肝腸老益堅清標那肯受人憐縱教旆底無餘粟不使囊中有愧錢兩厯邊城心似水三居要地方回天遭逢若遭初升日孝肅英風合共傳二公之詩其亦風子之著耶

明朱國禎萬里尋親記略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上家墓兆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關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三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曆乙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查

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小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村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

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

滇擊 七之七



典故

審

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鈞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昔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

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借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見此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攜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本末其爲嘖嘖太息不能已云

滇擊 七之七



典故

審

王守陽家奇貧而善事父母恐分親養四十不娶父歿哀毀骨立終喪母曰無後爲天強婚焉已生子婦偶違姑守陽曰任汝所適婦亦苦其貧遂去之守陽能相地日得少許卽買甘旨貽母一夕常四五起撫衾之溫寒揣枕之高卑每轉側必捧之以助其力有所嗜多方爲辦母無日不歡八十五而終又張姓失其名性至孝傭工養母母歿哀慕如狂晝夜號于路逢人輒問汝見我母乎或給以汝母在某處卽奔往不遠數百里夜不求宿人又給之亦隨所指往尋死而後已在洪武初皆太和縣人

明史外

張化樞雲南永平縣舉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為公以事謁准撫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為殘創之餘守者非其人使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發奸摘伏邑賴以安十一月羣賊乘不意夜襲城擁公去公渡橋即投水賊挽之不得死擁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為州正堂也賊脅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為徒駐桐有言西門岡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為州正堂五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三

耳

師範曰凡志之志忠孝節烈皆寥寥數語遂成印板文字惟太史公傳荆軻刺秦王及鴻門宴千載下猶有生氣張公之死皖也滇志祇云城陷不屈罵賊而死茲讀無為州汪君有典所輯明史外始悉顛末其拘以賺城與傳忠壯事若出一轍乃于倉卒間稱官不暇稱名掩卷思之如聞其聲然則古今來忠孝節烈之行其不埋沒于庸庸之筆者幾何哉丁卯立秋後五日

元史

信直日滇志云信直官名姓段氏本名實後諱為日世為大理國王歲癸丑大元帥

兀良哈白平大理獲其王段興智與其族弟段福獻於朝詔赦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西南彝地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立賦法憲宗大喜賜興智名摩訶羅嵯福名信直福命仍王烏白蠻爨等部以福領其軍興智遂委國任其弟實而自與福率軍二萬為前鋒導兀良哈白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收特磨溪洞三十六中統元年入朝在道卒世祖憫之乃以實為總管守大理賜璽書曰向率我師往臨爾境重拒國人之請因從城下之盟蟻附而來忠勤益著庸是至優之典彰以同視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三

之仁可更賜虎符仍領大理部聞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等城自各萬戶以下並聽信直實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里威一作利結威楚統矢及東方三十七部諸蠻各殺守將以叛部聞屯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實率眾進討大敗於洱水之濱復遣博羅攻賊於統矢城又破之遂定統矢是秋舍里威又以眾十萬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實合計師至安甯擊走之遂復鄯闡降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膩皆克之蠻部平日復下柘城破蠻長什多羅十餘萬眾于尋甸未幾舍里威復叛實令石買等詭為商旅執贄往見挺矛刺殺之獲其黨數人梟於市於是

立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緬國以象騎數萬寇
蒲甘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實與蒙古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
緬眾敗走與其子阿慶入覲帝嘉實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
處宜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宮尋尙公主時西南彝初平
獨緬數梗詔實同大兵渡江行至金齒以疾卒其子孫爲方伯
連帥者十餘人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緬人劉金齒總管阿
禾內附攻其地時萬戶忽都總管信直日方奉
命伐永昌蒲驛阿昌之未附者師至緬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
倍道行與緬軍遇其眾數萬前乘馬次象次步卒披甲背負
戰樓旁挾大竹爲筒置短槍數十于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
見賊衆我軍僅七百人乃分爲三隊信直日方領二百三十三
騎傍河而陣戰良久賊退信直日方追之抵寨門忽南面賊萬餘
繞出我軍後忽都復列爲三陣追及江岸又敗之連破十七寨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突

賊象馬自相蹂死
忽都中傷始收兵

兩夷婦傳

碌飄者孟養思氏之女涼宜慰罕奉姪思義也思義同母思氏
歸管孟養劉緹兵至思氏率衆歸順擊殺莽酋兵復其故土密
堵速送二城已而莽應裏徵兵於二城不應引兵攻之思義戰
敗目縊死碌飄聞之亦縊死其母思氏堅守待救金騰道李材
遣兵救之夫碌飄舍死從夫固爲難婦中僅見者卽其母思氏
一老女子既知歸順天朝又能復其故土及勢處危困乃能固
守待援始終不變其亦人傑矣顧可以蠻婦少之哉

罕送者蠻莫上司思哲之妻思順之母也萬厯時順隨其父推
緬罕送與次子思華孫思尙守蠻莫後順棄緬而歸緬犯邊放
順復投緬緬既退順使人迎之罕送殺其使函首與思華思尙
來奔時嘉其忠義棲之干崖歲給廩米銀帛以贍之夫罕送子
然絲婦遭其夫與子反覆不義乃能撫孤抗節獨立不懼繼復
斬使拒子慨然來歸可謂知順逆大義者矣雖古誠敬夫人何
以過焉

陳戶部璠傳

陳璠字虹也亦字瑕無四川內江人崇正中由孝廉仕至戶部

滇繫

七之七

典故

突

員外性恬退華髮抽簪引身泉石遊順甯太守米公重之請掌
育賢館談經以授學者一時郡庠文藝之士多出其門室人吳
氏從其父食祿閩南二子長于宣次于藩皆登鄉薦子宜筮仕
東吳北遣使來迎雖留順五載而父子東西相隔絕者已二十
餘載所著有才子驚夢集五卷育賢館小誌四卷按陳瑕無之
跡見於育賢小志一書自稱麗農山人蓋取道書王子登過西
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請紫晨夫人受大真隱書之意以順治
己亥開館康熙癸卯去留郡纔五年米守璠序其書謂陳子居
已在展墨間而曠覽於風軒之舍當總角時若考奎瞻先生之

明人譚子友夏見而心折字以瑕無淵源家學輒近罕儔立十
訓迪諸童問業者七十餘人陳子強識敦倫明於薰育向之桀
傲恣化慈孝其推重如此又山人所著天目師傳稱先大夫奎
瞻公於師爲前茅殉難在酉戌間與米三岳父忠毅
人少爲寒河所歎賞其父之殉難在酉戌間與米三岳父忠毅
公壽圖同時山人旣以勝國部郎抗高節而三岳則就山人諷
謀順時行義其啟育賢館館山人爲師山人亦盡心教育以報
所知是雖各行其志未嘗不相與有成也三岳之請啟館也曰
知順甯府米璵山人之辭也曰布衣陳璠其辭郡士公請也曰

海峽 七之七



典故

李

散人陳璠三請三讓而後就則自任以師長之責盡心竭力爲
之不似後來之輕於去就視館地如傳舍前輩高風何可及耶
時與山人同作客遊順甯者則有黃平李少伯占春武岡劉毅
邦克安南昌姜埈彝之璠富順陳梅安起相洪雅祝心古之至
歛汪符倩錫朋嶧峨鄭桂仙樵長沙陳邕治鳴鳳和州黃十五
河圖三岳兩兄璠琦皆能吟之士賓主友朋風雅彬彬可謂佳
會之不易遊者茲從前志及館志之著名者錄出之李占春字
小白一字少伯其留別三岳太守歸里云浪游如倦鳥倦極望
巢歸夜氣慙孤劍春風戀野薇到來星偶聚別去裏難違倘不

忘雞黍君當訪翠微蓋李家黃平往來大路故有雞黍之約也
其別陳邕治云解組才誠拙求衣志亦癡則是去官爲僧也別
劉端木云我有平泉唐棘滿君登天祿漢書留則故爲舊家今
荒蕪也別陳虹也云幾番阮燉下秋恨逆旅琴書萬古心又與
汪成伯約在黔同卜靜室云幻鹿憑入夢新花笑其拈則是歸
去竟披剃入山矣其寓此但半年耳陳起相時已披薙稱無盡
和尚從蜀來順三岳館之於荒庵旋入雞足山和州黃河圖與
虹也詩云到處詩文見故人天涯博得一身輕高懷知有同心
好吾道於今憶鳳麟含蓄甚大米璠拜屈賈二先生祠詩云才

演繫 七之七




典故

李

子忠魂饗一庭祀肅肅視精靈漢文有道空談鬼楚國無風
遂擬經雲壑似聞長太息酒盃莫慰獨爲醒淒涼江上漁歌發
懷古情深未忍聽米璠爲一岳居士壽圖長子此詩蓋赴滇道
經長沙作也山人稱其所刻近草如燕都篇廣陵夜尤精警可
傷則真作者也米琦夜飲步韻云宇宙大如斗一身安所歸無
魚空憶釣有客獨供薇葺草迷山屐寒霜襯竹扉相逢聊共醉
那復羨彤闈正居熱暑猶供西山則不忘忠毅之殉難也又出
居限韻二首云逍遙杖望不知春蟬噪鷺聞秋色新對鏡休言
憎白髮逃禪業已愧先人升沈久付當年事寵辱難牽此際身

但慮浮生勞歲月誰論修道苦清貧
遯跡長林幾度春
豆花又傍海棠新
休嗟隻影難同俗
獨愛青山不讓人
嘯傲烟霞千日酒
卷舒天地百年身
機忘是處多真趣
鼻竇何嫌北阮貧
米琦稱二岳居士與一岳
詩才皆勝於米璉
山人以爲二岳與予交十五年
經綸滿腹稱爲畏友云云
而顧萬里棲遲者大抵忠毅報國覆巢之後無以自完不得已兄弟同逐一官以謀口食究非其本心所以不數年即同歸去也
後從弟漢雯紫來亦由鴻博入詞館于辛酉年典試到滇云

綿州李觀祭調纂函海多張其鄉先輩竟不識虹也爲何縣
滇雲 七之七  典故 圭

人然內江之去綿實不及三百里望江檀默齋萃住雲南二十餘年亦不知貞个爲文學博私論遠窮天地之外近失耳目之前予之輯是得毋有與二公同其弊者乎

典故第八冊

楊畏知傳

王驥傳略

陳用賓傳略

周嘉謨傳略

郭宗緒傳

張洪平編錄

滇繫 七之八 典故目錄

哈國興傳

二忠傳

申甫傳

彭而述傳

節剛鳳氏本末紀

節剛明讓帝遜國記略

安南武文淵陳狀

征安南紀略

湯懋裴從征安南記

剛訂白古外紀

明史金滄副使楊畏知傳

楊畏知者寶雞人崇禎中厯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巡撫吳兆元不能制許為奏請鎮雲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知語之曰若所急者黔國爾今已西待若定永昌還朝命當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已下予出城以禮見令順逆未分不能為不義屈也定洲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閒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還攻石屏甯州昭峨皆陷之復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孫可望等人雲南定洲還救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等遂據會城初唐王聞畏知抗賊進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巡撫吳兆元為總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同鄉甚重之尋與劉文秀西略畏知拒戰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為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

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給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之
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偽西年號二不得殺
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
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地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時
永明王已稱號於肇慶而詔令不至前御史臨安任傑議尊可
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有所忤輒抵
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李定國劉文秀為保護得免可望與劉
李同輩一日自尊兩人不為下聞肇慶有君李錦李成棟等竝
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議遣使奉表畏知亦素

滇纂 七之八

典故

二

以尊主為言歲己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
進可望表請王封為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
上爾今晉之上公而俾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
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趙昱為使加畏知兵部尚
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
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武康伯胡執恭者慶
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轍自結可望言於邦
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
章曰秦王之寶璽所給空敕令執恭齋行可望大喜郊迎入衙

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
亦曰彼亦偽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
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安侯馬
吉翔請封可望潞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
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却所獻白金玉帶會郎國
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逼
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降張氏竊據一隅罪固
滅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
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

滇纂 七之八

典故

三

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師者可
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桂林王走南甯事急遣編修劉蔭封可望冀王可
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定國等勸可
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
張明志赴南甯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給事中劉克珍吳霖
張載述殺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
可望遂留為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火
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

人以畏知守城功為立祠以祀

師範曰孫可望之入寇招于龍在田李定國之輔明激于孫可望可望性兇暴不異獻忠畏知欲其為桓文謬矣卒至投憤罵賊以死不過自明其心而已乃由榔君臣以漏舟為樂土播演後幾同傀儡而馬吉翔李國泰跋扈于內李定國劉文秀觀望于外使畏知當此其憤恨未審何似也鄉父老之談兵亂者每以四府與沙定洲同舉定洲極于西四府甚于東畏知以一身歷其間勞瘁萬端終弗克濟蓋天之所厭人力難挽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沙定洲

演繁 七之八

典故

四

李定國非我 朝之鷓與獺乎

楚雄人既立祠私誣文烈劉孝廉聯聲弔以詩曰神州淪陷已多年孤掌思撐半壁天事縱無成心已盡長將血淚感啼鵑反覆成吟切中情事或擬以文陸似是而寔非使啓明橋之衒硜硜自殉不過匹夫之節耳孫可望親以鄉賢重以信誓卒借之剪除沙逆若不渝盟猶思邀幸于萬一至反噬之禍公料之熟矣身存一日即竭一日之力死生成敗俱非所計昔吾鄉一儒醫照古方以草烏酒愈病飲人必先自飲製偶夫法醫竟先斃楊公之事適類此

明兵部尚書靖遠伯傳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中進士兵部尚書麓川思任發為逆時黔國沐昂條上攻取策征兵十二萬中官王振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驥亦願自効正統六年正月拜將貴平蠻將軍李安劉聚為輔而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十五萬討之賜驥貴緋衣朱弓矢請得以便宜行事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再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趨騰衝分道夾擊冬十一月與貴二萬人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至

演繁 七之八

典故

五

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將宮聚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踰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從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無動令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會東路軍再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夏邦諸寨遣別將守西我渡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縱火風大作賊焚死并溺江死者無算思任發攜二子去孟養獲其符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信二十有奇犁其巢

穴留兵守之而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貴進侯劉聚等遷賞有差思任發之竄入緬甸也其子思機法復帥餘眾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未至而思機法遣弟招賽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要麓川地朝廷不納其貢且救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十萬人驥初檄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是年冬大兵逼緬甸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覬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知緬人資木邦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六

水利為唇齒且慮思機法將以獻其父愈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驥乃趨者藍破思機法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法獨脫去明年召還當是時緬人以思任發來獻而思機法竊駐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振意終未慊要思機法躬入朝謝罪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論孟養執之以獻亦不聽命振怒欲盡滅其種類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軍務宮聚為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蠻人柵西岸拒守官軍聯舟為浮橋以濟拔其柵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寨思機法終脫去不可得是時官軍踰孟養至孟那海地在益

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大軍遠涉糧餉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法雖遁而其弟子思祿復擁眾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以思祿立石表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

明雲南巡撫陳用賓傳略

陳用賓晉江人進士巡撫雲南二十三年設八關於騰衝設立蠻哈龍把守備撥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甸初以猛卯酋多俺為嚮導寇東路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俺殺之遂築堡於猛卯名曰平麓城開二十二屯田是年緬帥思仁寇蠻莫敗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七

之斬其帥丙測自是緬勢頓衰稀入寇由用賓之謀也用賓有雄略以功名自負言全海之禍皆自開採啟之所上請罷開採寶并疏言甚剴切又為還定六慰後說其言不無振矜然皆邊境規畫之大者故錄之其說曰天下之事有其機甚微而其實至要者握其機而圖之故力不勞而功易舉否則難成夫六慰者乃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時騰永之外藩輪廣八九千里上古無論自漢唐宋以後咸不能有之我朝威德無往不被乃編置為六宣慰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一宣撫曰猛密咸為之正疆界明爵級二百年來酋長安其位

彝民安其生奈何莽端體鳴狐持挺於洞吳建標立赤計滅得
榜之兄弟東破老撾之攬掌攻打景邁服車里孟良囚孟養之
思箇陷木邦之罕拔計服猛密號召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
尺地咸爲竊據若茲醜也將度幕輕齋出塞數千里與問罪之
師乎將傳檄掉三寸舌解紛救鬪乎是入萬仞淵取驪龍頷下
之珠也向使伏穴守巢戢翼斂喙亦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羣
醜相訐仗緬聲援憑緬藉資者指不勝屈萬歷九年以來滇民
服甲枕戈行齋居送如孟養孟拱景邁雍會猛乃夕波落著及
雍罕允墨等賊爲莽奔走或犯蠻吳擾三宣歲無虛日故欲懷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八

慨一當賊以掃穴而犁庭然不毛非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
理欲慎重於茲塵塵論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喜人怒獸也難養
易壞朝撫暮叛徒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遠攻又
必以彘攻彘非暹羅無以得志者因遣一介之使持盈尺之檄
檄之暹羅象以願指大舉兵加之而緬醜遂大狼狽故以勢合
者勢敗則分緬兼六慰兼之勢也非拊之德也昔綠烏合今必
瓜分撫諭招來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將命分道
竝進因勢利導賞諭之六慰傳檄而定故罕欽首先貢象景邁
遣使求通孟養孟拱先質繼貢車里老撾叩關貢象而稽顙夕

波猛乃雍會落著等醜偕數十萬叛緬之衆咸繫頸而來歸將
命者因地順勢置之以安反側之心亦無徒戎之患夫以數十
年已失之物一旦完璧歸之故府以數十萬衆百萬糧糧取之
而不克今得之於伐謀不遺餘力此非低昂輕重因勢決機之
明效大驗哉今而後狼烟紅息塞草綠抽雖滇人厚幸實朝廷
威靈遠邇也語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諒夫蒲苴子之巧
也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霄之際決機審哉而決機
者我也連雙鶴則在繳矣其自喜如此觀其初至所布設於騰
衝以靖邊者何其智也顧用賓在滇久三十五年鳳阿克之亂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九

省城被圍縮頸不敢出巡按鄧漢作武定變以譏刺之旋亦被
逮滇人但傳猛廷瑞見枉而不知其當阿克圍城舉動可笑也
靡不有初解克有終吾於川賓不能無惜焉用賓閩人閩俗多
海商習其俗其勾暹羅攻緬質募其鄉人黃襲說之而暹羅果
舉兵攻緬緬自是爲所弱至永明奔緬緬自顧國弱恐惹兵端
改殺其所從而還之不敢內犯者百餘年今緬酋外苦於暹羅
徒阿瓦城於江內而求內附然其喜人怒獸不可常故附記用
賓此謀以視張機之從三江下流問罪於緬猶爲未得勝算也
黃襲何如人其誘暹羅用何說此人有大功於中國焉惜時無

有傳之者

明雲南巡撫周嘉謨傳略

周嘉謨以景陵進士撫雲南繼陳用賓之後時隴川多安民叛入緬嘉謨與總鎮沐睿議討之僉謂非十萬師不可嘉謨曰師聞拙速行卒二萬餉三萬可竣役已而果然自師出後甲午至甲辰旬日即告捷隴川平而學使馮時可頌之其道出師始末略其其入日隴川多氏故我屬藩日者以四方甯謐遠人來賓朝廷以既脫地封爵樹焉曰庶其我藩而禦彼不庭耶迺安民懷匪茹叛投緬當事者務包荒乎使復竟陽應陰背信信如故踰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十

年中丞周公至日彼豎故我所卵翼若革其豕心可貴也復招之不悔禍據蠻灣侵遮東與蠻育又糾邦杭蠻曠等番相畔渙前守將稍一創遂逞螳臂抗我頗行爲大邦警矣公日彼不恭若是可再馴耶會直指鄧公力主討請於朝假便宜公集眾議僉謂蠻甚張非十萬不克公日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矧集須曠日首得爲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餉三萬完茲役矣酋所恃窟萬山巔上刺天下臨淵與蠻莫迤西木邦猛密梓錯如織可與陰陽而延喘息以待緬瓦即使我師幸勝不習其蹊竇窟穴不難乘瑕隙復魚皞故終持不下公既決策先

遣卒據其阨塞而以大眾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已與共險要

而資其未斂輜畜矣百道進攻勝氣百倍猶嘆暗固守待援及我師再敗其與國相訶結者彼遂奪氣不能陣我師爭先登門焉連破七柵諸賊請縛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傳公公日我所罪者安民一人勿窮交刈師與十月甲午越十一月辰告捷餉三萬費不十三四滇人若不知有兵呼偉哉人臣任封疆務奠安鞏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以後且必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則功始爲福往時彝酋無變或信將吏言激之使蠻不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十一

憚盡力草薶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不償失公日彝夏殊覆載均耳我非仇隴彼求解而解之彼干刑而刑之我以君喜怒以民喜怒不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不得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特領額洗洗無爭首功以妄誅鋤遠邇內外莫不怡懌蓋余觀於公恢恢斤斤舉巨覈細儼然宏大君子也勇爲善而恥爲名勇爲肩而恥爲倚盟心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參伍於忠厚正直而無偏勝無隱伏故茲舉也以王道行王師本以嚴翼整暇濟以神奇捷速非當世僥倖以圖成者于飲至日直指公首唱凱歌

文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曰凱者豈也樂也戾氣消善氣集其樂何如時可至也僕未及與盛典敬為頌以志其盛頌曰於昭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齒聲教遐敷惟彼滇孽宅彼坤隅唐李以旋負固久逋有明者武拔如摧枯緬瓦我臣三宣我奴藩籬屏障莫敢毒痛維解網弛瓦變為羆隴人邇頑亦復凶趨守將誰何遽張乃弧戕我邊卒侵我外郭公來鎮撫克壯其猷曰此狂豎文德可柔開以三面彼曾不籌鴟張虎視角弓弗觶公曰師哉其罪已尤為豕弗除為豺孰收虎符甫發龍劍耀眸爰整其旅爰時其餼我旃我旄長戟首矛據彼嶮峻扼彼咽喉大

滇繫七之八

典故

七

袒高驥窟穴用揆鈞拔臨衝如岳如雲太白明明機槍息氛七柵既破三孽如焚凶渠授首潤原膏墳剪其根株餘草弗耘乃裂其土乃渙其羣惟彼暗昧昭然始听疎為冷風清為湧雲狂焰熄滅善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平水靜其流沄沄一方若孟孰敢紛紜武服既共露布以聞天子曰旂肇敏戎功惟我有臣為國股肱既敬既戒以修我戎不損五校就緒三農內阜我財外固我墉用錫爾祉圭瓚彤弓策勳飲至凱樂融融蠻氛既解簪裾雍容戲稍舞劍角觥呈工分甘投醪湛露濃濃漢法戎索比耦相從睢盱貌易伊嗚譯重震赫鬼區濯滌神叢銅

柱金城千秋崇崇觀於此言得已而功功或為禍不得已而功功始為福此禦邊之要道也鄧公新城鄧漢也隴川既平其地無主眾議立多安民之弟多安靖其年尚幼於是金騰道揭稱三宣全滇藩籬隴川多安民背漢投緬天討殲之遠邇稱慶計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隴川廬舍已焚劫掠已荒多安靖以稚弱之童署司不可不舉為之計衍忠孝思此莫土同知也思線乃蠻棍長官原議與衍忠共官蠻莫乃恃緬而奪之致衍忠寄食于崖脫我藩籬必難拘束又當預為審處猛卯屯田孤懸天外有警誰援又不可不亟為籌營兵與土司雜處自相凌

滇繫七之八

典故

七

轅屯田皆土司故業毋修隙安民之逃謂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行之禍亂此綱繆急務請聚眾議時土舍首領姜宗孔舍目多安邊請給賞多安靖冠帶送回隴川使逃散來歸地方可實于崖宣撫刀定邊以安靖年幼勢孤難支請將印務暫委多思譚署保禦外侮招復外彝遮放土官多思譚稱自始祖多歪悶起至今多安邦背叛已蒙剿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嘉謨乃行撫彝同知周九齡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共議以繼立之法以長以幼侯王猶然何論酋彝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安靖靖之次兄多安

邦業已投緬卽爲叛賊思譚逐隊疆場非有奇功論長則牙
難辦以功則不足受上賞此時而立多安靖夫復何疑臣市長
官司放廷臣年比安靖更少其叔放應職撫之廷臣止寄空名
思譚能爲應職安靖亦可爲廷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
司管宜撫司而令思譚協理限以十年退歸解來宜撫司印暫
貯騰越州庫思譚錄衆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
其地逼鄰邦杭邦仍歸安靖思譚不得私侵行忠安於蠻瀧
臥薪嘗膽恢復蠻莫有日然取蠻莫易守蠻莫難行出力足自
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蠻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

海纂七之八

典故

西

衍忠似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屯亦終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
病叵枕籍以四五千帑金而博四五千餉米豈是勝算如擇可
立營基者安插衍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麓
驛丞督屯收租杉木籠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劄此
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會布政劉之能按察司方萬山副使黃
琮王之機僉事梁時聘亦同斯議且以諸彝非樂於投緬逆我
頗行也緬方耽耽虎視各酋首鼠兩頭守備哨禦等官或起邪
謀或幸多故廢削而挑激之殆若爲緬驅也者而邊圉因而告
急矣竊意布恩信以鼓其心計拯援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

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

變通兵戍既議易置必擇其阨塞而閒暇嚴爲修飭嘉謨既集

羣議乃與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鄧漢共奏稱隴川與干南二宣

撫並峙爲三作我騰永藩籬宜撫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

固已上干天討身膏斧鑕西南半壁稱蕩平矣廣詢輿情人心

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

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

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今天厭元兇一朝授首固安靖圖

存之日而隴彝更生之會也况與滅繼絕王政所先兄終弟及

海纂七之八

典故

圭

倫序昭然且其顧戀生前之恩絕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

復以大義滅親遵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錄舉

其父祖之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萬

無足疑者第其年切勢孤是以僉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思譚

者亦安民族屬也世爲隴川土同知住居遮放兵力頗強人心

附焉請以安靖給與冠帶管宜撫司事而多思譚仍以宜撫同

知爲之協理名分既正夷情亦安思譚部落頗衆土地稍狹而

江外閒田頗稱遼闊量以給思譚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庫聽

候明有頒給安靖掌管至於衍忠寓居蠻莫有年蓋爲思線占

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支思線而我兵
僅守汎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權安插於猛卯地外屯營之所
庶幾有濟騰營兵分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
且彝兵溷雜不能一無騷動前轍可鑒杉木籠地既險隘且鮮
瘴癘則移營於茲分班戍守內可固騰之藩籬外可爲隴川之
策應且足杜騷擾而協彝情亦計之得者而屯田一議又未可
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經略之苦心亦俟從容議之可也雖然
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彝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衆
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其距會城三千里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六

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長不及馬腹即道臣遠駐永昌轄地
頗遙亦未必盡能聯絡而彝之心而參將守備衙門則警之郡
守縣令也若能嚴我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
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苦悉爲禁絕而諸彝有不懾威
懷德永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叛逃開此
大覺煩我師旅謂非守備魯仲禮一人激之乎此其人死有餘
辜可爲後來殷鑒方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選擇而使一時頗
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告戒之也若不立爲激勸之法久之
又復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甯日矣請比照九邊防秋大閱事

例嚴其黜陟庶人心愈加奮勵而邊蠻不萌地方其永賴矣疏
上從之由是立多安靖安置衍忠於猛卯責令開屯田邊境以
甯焉

明行人張洪平緬錄

永樂四年閏七月十二日命持節入緬諭那羅塔即日就道九
月至金齒整點護救官軍從行者舉家痛哭謂去必死洪示以
開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稍懈乃疾啟門馳出抵諸葛
營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免於趨事時內官雲仙在麓川病
遣軍迎於道見者皆泣及至麓川雲仙要洪入臭穢不可坐以

滇繫 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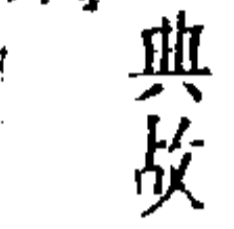
典故

七

軍士營居無廁且天氣鬱蒸故也行次貢章即緬之江頭城緬
既併孟養地復遣陶孟東如聚兵於此以防中國之救洪佯爲
不知遣人斥曰我使日本其王來迎舟楫徧海爾會不滿二三
萬人來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既入舟召
通事詢緬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對曰緬酋甚倨聞朝使來則
刲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臣入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
草樓緬人則南面與之語率以爲常前使者姑容之且其風土
甚惡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十無一還
公宜慮之洪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面之樓且告以中

國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筆之且告緬民避路乃選
敢死士二十外佩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叱緬人關門不
聽遂筆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庭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
鼻為結請使臣下馬即令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奉救
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
殺鄰近土司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退緬
人殺牲以供具悉麾出令命易生牢來舊聞夷緬間有木曰金
剛纂狀如棕櫚而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
必死繼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宰婦除營內無容穢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六

惡於營外百步許為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為別廁三日軍無病
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病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之校
以洪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
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常蓄淫
婦誘我士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
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若生還今以人瘴而斃妻必他適父
母何歸眾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洪以平胃加柴胡治
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觀音保殁
於彼命從者收骨殮隨身行李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

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既脫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饋牛酒
悉以享士死者亦與祭振旅入金齒歡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
為異事云

明雲南參政郭緒傳略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進士由戶部主事遷雲南參政初猛
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猛密思揲復於界
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
脅之思揲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警之發兵越金沙
江奪木邦故割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七

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
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
語故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其地
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行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
象輿來迎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蹠踣又數日至猛賴去金
沙江僅二舍手自為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
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槳勁弩
環之數重從行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
思祿既得檄見臂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繼數人乃遣酋長來

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勅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敘其勞次
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酋圍成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
先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關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款
矣時宏治十四年五月也緒後致仕歸

國朝陝西提督哈國興傳略

哈國興直隸任邱人乾隆甲戌科武進士由侍衛來滇歷任東
川營參將國興世代將家行兵嗜紀律常以先禮後兵之策行
於邊夷故所至外夷輒與議話而無識者往往構之三十一年
普洱事稍定大學士楊應琚辦理代緬事宜始由誤用趙宏榜

滇繁 七之八 典故

以致敵繼則納木邦蠻莫之降莫削其黨羽為可不煩大兵可
以集事及趙宏榜師敗新街匿不以聞用永北鎮朱益為總統
以龔士模陳元震參贊其事國興至鐵壁軍營甫出關相度營
盤而緬師已大至時十一月十八日緬驅兵數萬眾來迎國興
率東昭兵九百人乘高據柵戒兵卒無動俟賊近柵開鎗所發
無不斃者自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凡相持四晝夜提督李時升
由黑山門帶兵七百名益之時緬賊詐降別遣賊從萬仞關入
於是撤兵入關緬亦知我軍中有哈將軍矣三十二年正月初
三日緬賊復入猛卯李時升命國興帶兵進攻據猛卯城賊

反攻甚急國興親督戰鎗傷右腮穿落門牙十一至十三日四
路兵集緬始遁調回州養病五月總督明瑞以將軍駐永昌九
月出師國興從戰於蠻結大破之後以深入無繼明瑞陣亡三
十四年大舉時國興已由總兵擢貴州提督經略公傳恒至永
籌進勦事宜用水師國興贊成之於銅壁關野牛壩造船船成
於七月進兵隨經略由孟拱孟養南豐猛列猛壩耀兵而還師
次老官屯水兵不能進賊亦陸防禦甚堅我軍從外來者多病
惟將軍阿桂所將龍陵一路萬餘人新從虎踞關出赴官屯軍
威頗壯會用地道攻之又築臺發大砲擊之緬頗懼時官屯緬

滇繁 七之八 典故

目謝已萬為將遣其目得魯蘊立柵上遞緬文懇請解兵越日
得魯蘊出見國興與亦入柵見之曉以利害與謝已萬等議
三事一不許侵擾邊界一還我被留之人一十年一貢時經略
病甚將軍阿桂集從征大臣議進止皆親畫押撤兵遂班師時
十一月某日也三十五年緬送人之議背約總督彭寶差都司
蘇爾相出關為緬目諾爾塔塔拘留彭寶以國興在老官屯面議
不實劾奏又官屯畫押國興曾代常青押查問青亦以實奏國
興至京即召見陳奏削官保銜降貴州古州鎮尋調雲南臨元
鎮騰越出防與焉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

遣孟奕等入關議話時金川需大將奉命赴川國與在邊六月
盛瘴時不能待因赴金川擢陝西提督為參贊卒於軍

明史二忠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長師黃潛學古文遂以文章名世
嘗游元都陳時務七八千言宰相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輩先
後論薦之不報乃南歸益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為
中書分省掾史征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
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嫌卿賜而遣之太祖
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真館中旋授江南儒

源繫 七之八 典故

三

學提舉司校理父憂歸服闋除禮部侍郎兼引進使尋掌起居注
已命同知南康府事賜金帶寵之居官有惠政太祖將即大位
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為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
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法天道順人心雷
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
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為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每召對必賜坐久則
賜食坐失朝降編修出使吐蕃未至召還五年正月太祖既平
蜀議招諭雲南會北平送雲南使者蘇成至乃元梁王把而刺

瓦爾密遣往漠北者即命禕齎詔偕往至則諭王以禍福王未

決而元嗣君遣使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匿禕民

間脫脫謂讓王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

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

汝皆使也豈為汝屈脫脫益晉王或曰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不

從則遣之且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

不得存禕願王曰汝殺我天兵夕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梁王遣使致祭具棺衾敘之

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語

源繫 七之八 典故

三

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為我作陸

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

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

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為元使改制書共結梁王

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

寺殯之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歷官刑部尚書與禮部

尚書陶凱並出為湖廣參政雲南平雲子蔽上雲事於朝詔馳

傳返葬以蔽為國子生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

諡文節正統中改諡忠文成化中命建祠雲南春秋奉祀宏治

中贈雲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禕並祠改祠額曰二忠紳字仲緒
禕死時年十三鞠於兄綬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
器之曰吾友不亾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
父遺骸不獲卽死所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
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與
方孝孺友善卒官子祿字叔豐幼師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
珣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亾食不兼
味祿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卒門人私諡曰孝莊
先生子汶字允達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居三年謝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香

病歸讀書齊山下宏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

京卒

汪琬明京營副總兵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繫鼠於途有道人過
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
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
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
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啟初甫方爲浮屠
往來河南山東閒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

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頗行投以一卷書遂別去不知所之啓

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

爲浮屠學矣已而痊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

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

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

信愍帝卽位我 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書閉

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

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

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香

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

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

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

劉公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

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

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

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

竄亾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

而畿劉公公不知人及 我兵引歸竟無埋甫死者距甫死

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許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毆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汪琬 國朝雲南左布政使彭而述傳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下自號禹峰卓犖有

頌繁 七之八 典故

美

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印如前世咸甯靖遠兩王公所爲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宗禎中進士先是爲舉子時值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詞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懼動之賊爲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凡肉爾執事豈有意

乎文燦鄂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

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乃事招納吾子奈何爲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閒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

頌繁 七之八 典故

美

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日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爲前鋒橫衝友龍陣陣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慶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

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辜咸愧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
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
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
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命公赴
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頰儀觀甚偉聲若洪鐘善飲
酒酒酣為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
生由是數為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府
綉褶腰刀用戎禮人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略以
獻於是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表

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獐賊莫扶豹聚眾劫永甯無虛
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
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為鄉導而檄永甯知
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
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酉山又敗之於武甯之麻岡公乃撰論
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擒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
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博
落縣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蜈蚣猴讓其猿捷難破二也
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冰石澗不可躡躡

難破三也然自酉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
人此即挺而走險其何能為可擒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裏糧
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擒二也沿山五六百里
隘口三十餘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
可擒三也賊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為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
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撤可擒四也操此四
可擒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豹就
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曰烏蒙烏撒
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為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婚媾今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表

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借其種類以水西之強而
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
滅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誅坤竟如公
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
年所見行開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
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
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
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論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

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誘入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為繁文曲謹
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夫
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有文集六十九
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卷滇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
卷子六人始起始驚始奮始超始搏始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即
以驍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
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擾其鋒者且忌且憤共
走山顛雜投矢石俛擊公公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牽騎伏
身峭壁間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

滇黔七之八



典故

三

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博尤善詩文
有父風

史氏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
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
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
知明將以遂上章辭免公益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
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師範曰宛洛間多產將相材使而述當漢世祖時蓋亦耿弇
鄧禹之儔也抑或鶴起遼瀋之墟羽翼興王其功烈獨出

范文程祭土英下哉在滇日雖落落無表見然吳藩卒用其
策以平水西倘少自貶損督撫何難坐致乃俯首錢穀遂隊
浮沈顧其胸中之所藏必有以戢逆之志制逆之命者甫出
滇而頓頌于板橋豈有使之者歟嗚呼悲矣

武定土司鳳氏本末紀

鳳氏祿勸之易龍里人也本東爨之裔世為烏魯房幸邱山中
當宋孝宗清熙間有阿而者能服其眾時段氏主滇乃舉阿而
為羅武部長即三十七部之一也羅武本為羅黎寨在今幸邱
山阿而死其子矣襍襲前部長雄冠三十七部漸強矣矣襍死

滇黔七之八



典故

三

子普解襲普解死子矣根襲矣根死子矣格襲宋純祐十二年
元世祖以太弟統兵征雲南段氏矣格首先歸附授羅黎寨萬戶
府將仁德子矢二部統入本部名為北路陞矣格為北路土官
總管則兼制今尋甸武定二郡地也矣格死子郡則襲郡則一
名虧則中統中將仁德子矢各立路府為羅武路以郡則為羅
武路土官總管郡則死子安邦襲安邦一名阿已至元七年改
羅武路為武定路以安邦為武定路軍民府土官總管安邦死
子安慈襲自阿而至安慈傳土已七世安慈字惠山綽有武略
以功授武德將軍賜龍虎符金牌兼管雲南行中書省參政

正二十四年卒子弄積嗣弄積一名三保奴以功陞兼管八百
司元帥加陞亞中大夫自世祖末年征八百大甸不能服喪師
者屢矣而定之者由弄積至是鳳氏且兼制全滇勢愈大然安
慈弄積兩世俱能官崇祀名宦與賽典赤輩爭輝孰謂土司無
入哉弄積死子海積尚幼其妻商勝繼之洪武十四年大兵征
雲南差張鎮撫招諭十五年正月商勝即將金牌印信繳於千
戶徐某自運米千石開通道路至金馬山接濟大軍乃回本府
招諭人民十六年遣阿額黑次曲里使迷詣寺等貢馬二十四
匹七月商勝親身入覲行至納溪上頒印信金帶已至矣領受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重

訖赴都謝即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錫之世襲誥
命差官馬景先伴同十七年到任二十六年請告令子海積替
職建文二年死商勝雖蠻獫而識天命所在首先歸附又善於
撫蠻質直寬卹夷民安之地方甯謐可不謂賢乎商勝未死時
海積已替職矣時成祖繼統仍稱洪武三十五年其年十二月
海積貢馬帶把事矣兎等進覲永樂元年死於會同館二年以
其妻薩周襲土知府三年貢馬入覲十一年死商智者海積子
弄交之妻也弄交前死黔國奏請以商智襲帝曰黔國公說商
智應襲着他做土官知府十八年貢馬入覲二十一年差把事

沙什賢貢馬沿孫英改姓鳳氏從征屢有功賜盡心報國金帶

一具六年卒英之在官也正已愛民勤幹政務四禮正家一經
教子開闢田野教民稼穡歷練武勇弓馬嫻習當道交薦故所
至有功又知人善任麾下樂爲用命既以功高中涓厠養皆被
爵寵其自梁王山歸也借賓佐泛舟掌鳩河勒功石壁嘗出五
百金築石城三百餘雉周護獅山晁副使必登左遷郡司馬英
時拉之遊獅山因爲之記稱大參鳳公英世爲此山功德主則
讓帝潛踪鳳氏固累世不忘矣郡志載正德丙寅土府鳳英賄
交太監劉瑾陞以雲南布政司左參政仍管府事擁衆入省欲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重

於布政司堂上任使司不許英於儀門上任即返時元謀尉談
章署縣事揭英諸不法於撫按具奏奉旨勘問按崖刻世系脚
色俱載英管參政在宏治壬戌正朝政清明之時不容有此濫
授造此說者惡其後人之叛逆而波及之也英既沒其子朝明
繼襲朝明字景昭一云字子昭土名矣祿早補滇庠諸生十五
年征廣西府十八寨以功賜寶鈔表裏先以被劾革職陰遣劉
宣董溥載金寶賄錢甯求復官錢甯者故廝養結鎮守太監錢
能甚用事冒官參將爲朝明賜鎮撫題襲會巡按唐龍至巡撫
首爲言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者曰鳳氏持萬金伺半

茂矣龍正色日卽萬金一芥耳斯言何爲其人慚而去朝明復
求甯甯令宜溥詐冒滇人保舉得內批襲知府部檄下按察使
沈仁輔持之龍執奏鳳氏及朝明罪不當襲郎中蘇天秀如龍
議覆奏得旨朝明仍降土舍然其管土府如故也至是以功請
封未及報死子鳳昭襲昭土名矣折字承恩而鳳氏亦漸衰是
時昭奉母瞿氏主府其妻索林佐之昭叔朝文潛蓄異謀嘉靖
七年尋甸土酋安銓反都御史傅習討之敗績已而歐陽重代
習令朝文屯守祿勸之厥江朝文素與安銓通銓妻本鳳氏也
明年春朝文遂自厥江擁兵畔還攻祿勸武定陷之殺同知袁

續纂 七之八

典故

三

作知州秦健等十三人時瞿氏母子俱奔省城朝文遂與銓連
兵二萬屯於省城西北門外焚軍民房屋雲南大震諸大吏縮
項城內無能畫一計唯倉皇報聞而已詔以右都御史伍文定
爲兵部尚書提督雲貴川湖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之初沐
氏世鎮雲南恩威著於蠻徼每下片紙諸番部必具威儀出郭
跪迎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每大
征伐輒以征南將軍印授之沐氏未嘗不在行間數傳而西平
裔孫當襲侯守臣爭之謂滇人知有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也孝
宗以爲然許之自是遂以公爵佩印爲故事諸土司之進止子

奪歸其掌握土人盡歸之故有蠢動輒易制承平日久文網周
密臨之以中官牽之以撫按有事必與三司會議動多掣肘土
官承襲積至二三十年不得職自是鎮臣之權分而土官慢令
玩法無所忌憚矣朝文因是且給其衆謂瞿氏母子已被戮朝
廷且進勦武定蠻衆信之諸失職者雲集響應盡從朝文時官
軍遣二人入朝文軍招諭之仍抗命且執留二人不令返所調
集各土舍聞流言又重自疑畏不敢前於是黔國公沐紹勳雖
制於三司意不憚然世守土有急終自任當文定未至時即督
所部先進以便宜榜示失職者先以冠帶給之俟破賊後奏請

續纂 七之八

典故

壹

承襲土官子弟咸奮競進擊賊斬強渠十餘人朝文奔回武
定紹勳因疏請勅授已方略獲便宜行事并賞各土舍罪有功
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上報可賜勅獎勵紹勳無所率擧益得
發抒卽令瞿氏母子親寫夷書解散其衆安銓勢孤亦走還尋
甸官軍伺賊退始敢出城設空營以逐之瞿氏與昭率衆自省
城回武定蠻民相顧驚喜曰我主故在也咸投鳳昭降朝文計
窮乃東奔絕普渡而走土兵追敗之朝文仍與安銓合圍副使
張戢於木密修撰楊慎戢滇目擊其事憤大吏之畏縮縱賊以
殃民也乃爲惡氛行云金碧山前惡氛起賊馬來飲滇池水城

西放火銀漢紅炎燄城頭高十里兩重日暈圍白虹萬家仰首
呼蒼穹相顧慘然無顏色嗚呼命寄須臾中賊徒渾幾個枕戈
臨水臥我軍屯北門分明不敢過土酋脅盟來索官城上無言
騎堞看父老倉心雙泣泗細說去冬尋甸事絃急柱促柄倒持
首禍今朝竟何自堂堂之陣誰士兵嗚嗚公等皆儒生賊來不
敢令出哨賊去俱解擡空營豈無雄武士奮身思一決咫尺轅
門不敢前怒髮衝冠氣填咽况聞千金逐日費連月公儲已傾
竭士官抄掠盡村園升天無梯地無穴熙燁閭閻踰百年太平
官府真神仙紫微迢迢華蓋遠虛將敵扑威窮邊邊隅一日紛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美

解瓦暗鳴變作擊拳者暗鳴擊拳兩奈何君不見建武年中任
校尉又不見開元年中張虔陀蓋安銓之亂由知府馬性魯繫
捷其妻所致也慎既為詩傷之會賊困我於木密所與慎同
鄉慎聞即戎服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往援之合謀固守而紹
勳所部各土司兵亦至於是十二關副長官李弼鄧川土知州
阿國禎率鳳羽鄉尹巡檢上江嘴楊巡檢箭桿場字巡檢及他
土司兵俱會於木密戰城外慎率城內兵開門出夾攻之李弼
於馬上擒賊黨沙回者烏等尹巡檢亦攻李鎖飛李牙保等敗
之賊大潰朝文率家奴數人取道霑益走東川霑益營長輔祐

追斬朝文於湯郎等而安銓衆猶盛據尋甸故巢列寨數十官
兵分哨夾攻之先後皆破乃併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銓奔東川
入芒部為土舍祿慶所執其下阿志因斬以降生擒渠賊千餘
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男女千二百餘牛馬器械無算迨文定至
而賊已平矣字巡檢廷宣者字忠之後也字忠本商勝次子當
武定歸順時上以為鄧川州箭桿場土巡檢至是字廷宣奮不
顧親從阿國禎討平安鳳之亂力戰功多人頗賢之論者謂是
役也微瞿氏母子之夷書賦不即解省城必危微慎之戎服往
援木密亦危賊必復集滇禍不可遽解而先是巡按晉安郭楠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毛

以疏乞宥慎下詔獄至是因上怒慎甚母敢敘慎功文定既至
但處置未盡事宜亦毋敢為慎言於是臬朝文與銓首示諸夷
籍其產家屬戍邊而瞿氏與昭招撫良善萬有七千出粟千石
給濟復業救出被擄男婦五百餘口給親完聚撫散餘黨二萬
餘武定人心自此安靖且夫土司非甘於亂也夷人愚而戀主
番部謹於所事其積威之漸有由來矣彼其世嚴者沐氏耳中
官撓沐氏之權而撫司從中牽率吏胥上下其手請襲非賄不
行彼所貪者爵命既不可得則益以自棄至於罪大惡極然後
大典師誅之軍民日困地方日壞借空名之爵貽無窮之禍朝

廷非忍為此由奸腐迂鄙之徒玩褻以濟其私至於斯極大學士楊一清本滇人也深悉其弊於是因鳳氏之亂慟切陳之沐紹勳亦以為言雖得旨允行究不能革自是朝廷情媿封疆敗壞日甚一日其後迄於滇亾皆坐此弊昭既以平朝文功仍予土府職閏三年征蒙自嶧峨有功患疹卒於軍上加優卹賜銀百兩遣官致祭昭既卒而瞿氏以母襲子官先是府印自洪武以來俱掌於土言正德間有司議以流官同知掌印於是土府權輕惟專巡捕 徵糧而已瞿氏既襲所轄四十七馬頭阿台等數請以印屬瞿氏吏部覆言係舊例宜如其請十六年瞿氏仍

滇案 七之八

典故

三

掌土府印權復 皇然瞿氏頗善於撫馭自是守土盡職相安無事者數十年阿 而者朝文之養子也朝文既誅阿倫倖免雖蒙濫滌而梟獍之 念猶未忘三十六年易門夷李向陽與土縣丞王一心作亂稱 泥天王以普文為軍師構黨七千人分布四境 濟與阿倫通然 事猶未顯會小人構謀劫印歸索林乃以瞿氏自願請老舉索 林自代上請索林既襲遂失事姑禮瞿氏大恚 乃陰翼阿倫為 子挾其甥壻貴州水西土舍安國亨四川建昌 土官鳳氏兵力 謀奪索林以與阿倫不克乃令阿倫挾貲入京 且疏自誣為索 林囚禁詣闕告之阿倫因更名鳳繼祖納級指

揮使誣稱受朝命已襲武定土府與馬冠帶以歸揚揚得意也土人爭附之遂逐索林據其府索林抱印奔會理巡按官諭解之索林歸武定視事如故而復聽繼祖留瞿氏所於是婦姑隙益深索林因與總管鄭竑等謀誅繼祖事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祿勸等州縣殺傷調至土兵索林復抱印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鄭竑等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而貸繼祖責其自新愈虎而冠矣教宗慶接忭後請討繼祖不能克雲南土縣丞楊訓死之遂罷兵繼祖復潛赴會理招集亡命誘索林與講好新撫呂光洵因遣索林與鄭竑等回復業繼祖遂執

滇案 七之八

典故

三

殺竑等七十人糾眾攻武定之新城臨安通判胡文顯督百口李鰲土舍王德隆來援至雞溪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自是出掠富民羅次界東川營長阿科其婦翁也助之攻曲靖尋旬諸府其勢大張光洵以繼祖劫殺自恣惡欲薰逼召同官諭之曰賊祖曠亂國經往者務為姑息以致諸夷倣倣漸不可長於是奏請調各土司兵分路進剿先是兵備僉事張澤將尋甸兵二千馳救新城道遇伏亦敗澤及千戶劉裕被執賊劫以求撫澤不許因潛書趣光洵進兵毋以已為念乃命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

雷錡百里之內原草為赤光洵乃協於元戎參於臺史躬泣
大軍親歷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帥闕如虓虎熊羆
十萬縱橫轉賊道歸東山寨即三臺山也官兵圍之兵鋒筍
束行陣篋密飛鳥不過螻蟻不通繼祖計窮乃携澤及索林走
照姑澤終不為求撫乃害澤官軍追之急乃由直勒渡過江依
阿科賊既泳江入蜀眾謂賊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菁無跡
可攻盍釋諸光洵力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
臣聳聽將士誓死金砲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而
巡按劉思問亦以狀聞乃詔雲南四川會兵討賊光洵招徠嚮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卑

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運籌遙授警戒軍中將士翻
然抖擻介冑是夜果有二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
餘大呼追逐墜岩落澗者不算遂乘勝尾賊至會理寨又飛檄
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
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斬伐林菁一十三
處繇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攻不
容綫罅初繼祖之走東川也土官鳳氏與之通已而見滇蜀官
兵與祿紹先等兵皆會乃背繼祖發卒七千來濟師繼祖益窮
賊帥者色遂斬繼祖赴紹先以降於是惡黨卡大材阿力趙

士傑等先後皆伏誅先是繼祖既與李向陽王一心通而姚安
土同知高欽及弟鈞亦與之首尾相應光洵甫至即誅李向陽
至是姚縣土官高繼先縛欽鈞并斬王一心四兇既除諸夷膽
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謹迎山川草木蔚有佳
氣奏捷上聞飲至論功於是御史太和趙汝濂頌其功立碑於
點蒼山謂往者元江與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
旣喪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我公蒞止申明國法誅
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
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新化州乙丑誅虜遮於尋甸昔之蜂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聖

屯蟬集者既一掃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
宁無南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勳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
云然是役也史稱黔國公沐朝弼破賊巢三十餘而汝濂碑竟
未之著光洵字信卿浙之新昌人鳳氏既平於是武定同知鄧
世彥條二十事請改土設流奏記於光洵光洵據以入奏併請
將鳳索林免罪安置鳳思堯降授經歷事既允行而鄧世彥記
之云雲南古靡莫地自哀牢內附不常我國家混一區宇中國
其地赤子其人如武定設軍民府流同知佐焉因俗易政相忘
於治鳳氏守信樂土與國同休河也鳳英謀孽朝文煽亂索林

竊位釀禍逆祖再叛據城殺官奪印屢朝廷遠威大兵勦滅法當誅族當道憫思堯稗年先逃省會冠帶之議改未決民聽撫前訴激者請者叱者吸者小恐備備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不佞因額眾悉造於庭曰巨賊殲餘黨附眾生矣若此者何居咸仰天嗟嗒不言悟曰勢重莫反當先之如改設何庭叩震地曰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彥亦惴惴自任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夜草二十事胥此意也當道悉允行上其議於朝欽陞劉公宗寅知府事添設推官譚君經建捕盜館於撒甸丕變有日降思堯聽襲經歷給莊田一百所莊戶以次編入圖籍不假之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聖

巡捕不期月遐邇相目曰昔苦其五日抄日殺奪其妻不育其子驅之為盜今樂其一日安為是而有瘳也請言其瘳耕者食畜者羣行不必偶出入無禁屈者伸寡弱無凌暴父母妻子相聚見交賀曰而今後知流官之便於民也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改設行而甯謐亦勢也難乎其議矣此議生於人心陳以臆見謀於通判某知州某某等決於司道某公等主之者前院呂公光洵劉公思問今院陳公六賓劉公應賢也四公不自有其功歸之朝廷吁亦奚功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主璋士治相安孰為改設今日之功鳳氏積累之罪也罪罪

而功名焉二十事其侈說與以為是而必行則俗惑於辨以為非而必去則政儆於矯今種種之民訓行鄉約親親長長甘食易服樂俗安居將至老死而不惑且知法之無所用也嗚呼星星之焰涓涓之流毋決防而易撲因勒二十事於石時隆慶元年十有一月也於時索林竄於七州阿我地其黨吳志才雞首魯章段章相從世彥恐其日久集眾擁立過江為禍不小也乃差總管鄭韶取回報云須銀二百餘兩贖乞官為助因議動軍餉銀百兩助之即送省城羈留養膳以絕禍端而分撥沒官莊田以安佃戶且革除土府所設總管曲覺遮古諸名目為馬火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聖

頭蓋土官專制設曲覺三人分管地方遮古三人管理莊田更資三人管理喇悞一應調遣各領步兵從征扯墨一人管六班快手管家十二人管莊田租穀皆頭目也籍土衙之勢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甘為盜賊劫略以應其求盡歸於土府故土府亦藉頭目之為爪牙攫噬其勢益張而是時已立鄭韶為總管張順為曲覺不可復革因議割祿勸二十七馬與鄭韶和曲十馬與張順使分其勢而革遮古以下諸人則總管曲覺之勢益孤又選把事申身家忠實者四人立為二州提協督同總管曲覺分管地方彼無忌憚此必制之自是夷民知勢不得專制之

必易矣先是鳳繼祖時阿托以撒甸火頭立為總管阿色以無所管馬立為曲覺其補之阿遮土色者虛繳擺雞首半果魯章皆以火頭為曲覺遮古大頭目而又有多的多陰龍老額烏改之屬雖已聽撫惟阿遮已經投見餘皆瞻顧不前因議仍許為馬火頭以安其心而愈新頭立村長設通事行賑濟禁報復免錢糧立學校移州府治增舖哨選民壯總二十事俱為改土歸流張設故土禍之革其議發自世珍因詳著之鳳思堯既襲經歷而夷人之赴府者必潛往拜謁思堯如主其父鳳歷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宜慰安國等謀作亂知府劉宗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署

寅遣諭之不聽三年鳳歷聚眾稱思堯知府夜襲郡城城中備嚴不能入退屯魯墟宗寅夜出兵砍其營賊潰追至馬刺山擒鳳歷伏誅鳳氏禍本謂永絕矣而萬歷三十五年復有鳳阿克之亂阿克者繼祖之從子也鳳氏絕時阿克徙於江外蓋四十餘年矣有鄭舉者阿克之馬頭也阿克馬頭四十八人惟鄭舉富於財陳典墨吏也以同知晉知府假廉訪禁舉舉置金魚腹饋典乃已已復收之如是再四舉惡其無厭陰畜異謀而管甸馬一龍馬化龍等侵奪諸夷有司不為理諸夷咸怨舉乃乘此與鳳阿克號召諸夷反形具矣典心易之略不為計曰此夷情

小醜何能為已典以入賀赴省而阿克連江外土兵大舉入寇攻武定城中狂徒為內應維時守城土皆統袴子傳白呼盧虛應故事城潰竟莫知賊入武定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俱執義死千戶梅應時等戰死十二月阿克擁推官白明通兵隨其後直抵省城竟無一卒迎戰明通至城下進公移請以典之冠帶印信給賊不許賊進圍城從北門透西門而東分道四掠焚劫一空索印甚急許之乃去明日復來鎮撫不得已絕印與之始拔營歸武定立阿克為知府陷元謀和曲祿勸諸城未一月破一府三州四縣雲南大震於是尋甸夷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聖

目大理保楊禮及夷婦海冲等盡叛明年正月賊破祿豐知縣蘇夢陽死之六月合諸路兵進勦賊棄武定走克梯龍三藏已復奔東川土司祿哲補阿克鄭舉送軍前餘黨鄭文鄭宗舜亦就擒獲各州印信惟武定印竟失所在俘阿克等九人至京師磔於市賊既平猶復勘定功次巡按鄧漢憤之乃疏於朝曰滇之厭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反側時聞然或弄兵潢池志在抄寇擾害邊鄙患匪剝膚未有如武定之禍之慘酷者時變生不測人心震動尺籍皆虛防禦素懈犬羊雜種實繁有徒攘臂一呼村寨皆應所至必克符無完郭躡蹠我知爾妻劉氏

人民戕殺我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烟焰張天血流成渠滇池盡赤而我嬰城固守恒擾失措索印則予索冠裳則予賴其蠢爾無他大志既飽所欲遂巡引退不然閩城之禍尚忍言哉於是大理保起尋甸會川法受諸賊響應東西士鮮完謀人無固志而六詔兩迤之間殆漫漫乎魚爛蠹駘之勢矣推原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於先乖張撫鎮玩寇於後數逢陽九夫豈偶然既援兵漸集釜魚几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稟薦待罪誓師弔伐出生人於煨燼之餘而躋之衽席之上豈不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奈何不然也貪酷有司謂陳典乖張鎮撫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聖

謂黔國公沐畷及巡撫陳用賓也時畷父右都督昌祚已老矣恨畷與用賓比貽害滇南亦疏論失事狀而都司張名世殺平民冒首功詔逮用賓及畷與名世陳典白明通祿勸知州黃榜元謀知縣毛文彬俱下獄畷僅予除名用賓究亦釋用明政之不綱若此鄧漢復爲武定變詩一章以刺之然滇志尚稱用賓有雄略用兵如神平阿克功進都御史卒予諡廕祠之名宦其可信乎阿克之叛也與尋甸東川諸酋陰相結大理保等既同時響應而祿哲亦遣兵助之賊既敗走東川祿哲即開門納賊要挾重賂始縛送官軍時以大亂初罕諱尋兵端始爲容忍而祿

哲愈驕寇抄日甚鄧漢疏請改東川歸滇轄事竟不行漢旋去而安福周懋相按滇以武定尋甸爲雲南北門守備單弱恐亂之復起也疏曰自安鳳殄滅改土設流不見兵革四十餘年邇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及嵩豐而肩臂傷白骨撐野赤燧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有以其近且不戒無備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猝滇之遇警惟調土司號召難齊盜賊猖獗束手無計無練兵改耳武定四十八馬近者得以文法羈束其餘分布江邊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險要可憑結好外夷互相倚恃克舉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聖

之變實由於斯宜於環州虛仁設守備增兵五百外與會鹽聯絡內與郡城鼎峙武定雖復而無兵守與無城同宜增千兵鎮以遊擊節度三營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宜增兵五百以守備控之普渡河爲東川咽喉省城要害以指揮提三百兵守之會城增兵與衛軍同練視武尋爲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銷睥睨以安反側東川接壤武定在蜀爲屬體之毛在滇爲剝膚之害祿哲受叛賊重賄提兵相助尋甸再圍七州諸夷助兵久寇飽飫而歸豈復知法紀威靈哉今鄭文久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漸可結局而梟獍難馴睥睨猶在道

合兩省之力擒首惡寘之法使江外羣夷弗敢復反然後沿江
郡邑可安因條議兵食十事其言切至所防禦略為施設而祿
哲竟至稽誅夫夷獯滿瘳混處內地種類雖殊其椎髻侏儒弓
弩剽掠刻契號召不殊彼實逼處我郊坰芟夷既久服習漸深
然其戀戀故主之心老死傳子孫何嘗一日忘哉加之管甸通
火視為利窟指一科十魚肉弗厭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
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摭詞不才有司上下其手彼畏城
市如陷井見差役即魂銷宿怨深怒鬱結而不可解矣一夫疾
呼諸蠻響應其勢然也阿克既平越十餘年而鳳阿歹復作亂

滇案 七之八

典故

案

是時運遭末造疆事日非天曆二年霑益土婦設科及土目補
鮮奈科李賢期曲等畔陷各堡衛而阿歹與夷目張世臣糾小
東川賊千餘攻他頗補知二堡陷之進攻武定知府胡其慥竭
力捍禦抗章請救巡撫沈懋炳以便宜起參將李思忠援武定
走世臣而東川酋亦反與霑撒賊合陷城邑沒官軍勢張甚已
而新撫閔洪學至漸次恢復世臣詐乞降陽許之而以守備金
為貴駐倘甸李瑗駐補知四年七月李瑗等襲張世臣於他頗
斬之阿歹與其黨阿倉降亂始平阿歹旋死其婦奢卓東川法
夏之女也贅於江外魯雞為夫自稱杜舍翦滅鳳族肆行苛虐

數十年來夷民受害滋甚康熙四年知州彭蠡以聞命左鎮沈
應時勦之卓逃匿東川母家乃分武定尋甸兵戍撤甸七年索
之急其母家始縛卓夫魯雞及婢偽為卓以獻逆藩據滇卓復
竊入撤甸雄制諸馬二十年吳逆蕩平始遵化夫卓一夷婦藉
鳳氏之餘威其夫係後裔并非鳳氏裔猶能煽脅諸種抗顏行
者十餘年究不能予以法矧鳳氏存日又何如耶鳳阿愛者奢
卓女蓋贅魯雞之所生也冒姓鳳已嫁貴州普安龍天祐為妻
矣會奢卓死阿愛假奔喪為名逃歸踞撤甸不回普安天祐死
私招常應運為夫應運者馬龍之夷酋也應運最狡非如魯雞

滇案 七之八

典故

案

之廿代妻就縛者遂冒鳳裔雄制諸夷未及三載阿愛死遺子
鳳如松應運旋娶陸氏遂復姓常生子日常守嗣應運踞撤甸
與慕連土酋那德發構難仇殺無休時有奴某最驍悍與那酋
戰落崖攢鏢雨下接擲沒腰敵鏢既盡以石投之糜爛而死
然那酋氣懾此奴亦已極矣應運每出遊從夷婦數十戎裝騎
馭縱轡山岡圍獵酣飲夷酋遠坐抗喉而歌其徒連臂踏脚與
歌相和所過村寨雞犬一空然夷民愚而戀主非其主猶愛
其似者而奉之雖虐之至死終不肯叛而是時疏節開目漏於
吞舟雖以常酋恣肆弄兵不過撤逐之而已五十四年冬知州

李廷宰委吏目史道隆把總趙某進撤甸逐應運猶支吾逗
明年正月初六日廷宰因親往逐之應運聞廷宰來即於初五
日棄鳳如松而挾妻陸氏及幼子潛遁廷宰諭二十四馬火頭
宣布威令偵應運潛匿數十里山箐卽領兵追捕四散無影夷
民喜應運之去如釋重負矣火頭魯甫阿俄等請於廷宰願歸
流官治無二心且自詭能捕應運獻於是改馬爲甲分歸仁向
化懷德慕義四里立甲頭統之而遞如松於馬龍廷宰大喜謂
往者入撤甸衆夷長矛勁弩相迎今那酋已平追取牛羊牲畜
散給各馬常酋已逐二患根株悉斷庶自是帖然也乃爲詩曰

滇繫七之八

典故

辛

重來不作往時看向化傾心比戶安麥綠正逢新雨潤人歸猶
帶舊刀瘢長矛勁弩銷藏盡夏稅秋糧次第完開府運籌威德
遠春風夷地起歌歡廷宰旣自喜雖他人亦以爲然已而應運
潛入絞平之樹機不時出沒五十七年正月復入撤甸誘脅數
千人攻卓干馬已逼杉松營距城四十里時變起倉卒城中固
不知也營卒俱離營耕山無環甲者有塘卒婦某見事急挾大
鈔金鳴於山頭若集大眾狀賊疑有備遽退走是役也徵此婦
幾陷州城廷宰憤極報於總督蔣陳錫巡撫甘國璧提督張谷
貞發抽請壽武定三路兵會勦之以武定守楊丕卷督運監

其軍時武定參將戴坤率師與曲尋二師俱會於撤甸行次鷓
鴒河不進廷宰以詩趣之云鷓鴒河畔擁貔貅春柳山花忽變
秋月昭寶刀橫壯氣兵談虎帳出奇謀三軍行過仍雞犬一令
傳來動岳邱血濺平蕪酋首落昨宵東望墮旄頭蓋諷之也坤
得詩始進撤甸與二鎮師會廷宰復寄詩云春深荒甸集天師
大府監軍夜共馳火照連營兵正合笳吹二月鬢成絲天神妙
算今優日大樹威名再見時開府運籌勞指授願將決勝報如
期坤等得詩始進次樹機而應運已過江遁入東川迄漏誅迨
至五月應運自死川弁馘其首傳於雲南撤甸平若使應運自

滇繫七之八

典故

辛

杉松甫退時營將肯捲甲直趨之其烏合之衆必驚竄可以坐
縛何至勞二鎮會師旣失之矣至二鎮師行猶復彼此瞻望逗
留使賊從容奔逸甚哉武防之不足恃也撤甸旣平大府以其
地遼遠距州治二日程居夷地正中登高而呼四面雲集與東
川止隔一水江深箐險夷情叵測出沒靡常進則扼撤甸肆掠
退則過江潛匿會不見影故賊每據以爲資而戍卒往往昵賊
不足專恃於是陳錫議於其地增兵弁疏上甫報可而應運已
平再疏請武定撤甸戍兵各三百彼此均備事旣施行而甘國
璧奏請設同知分理兼立義館教養並施自是撤甸得文武官

駐防不復生亂矣夫非以制馭得宜耶應運授首後陸氏亦死
諸夷遂散田土悉入官分給夷民以如松送京師而守嗣甫數
齡爲其奴某所竄竟不能獲會捕之急某匿守嗣於山箐採芋
橡哺之必用夷禮跪進事如主稍寬輒呼其侶與俱來所散黨
漸漸復仍踞故業陰相往來長吏頗知之然不能問會雍正間
征烏蒙法長吏募土兵助勦而土兵惟鳳氏所統與那酋爭
戰久最練且強武定參府南天章調得守嗣故在也招某至曰
吾知汝主在汝母欺吾吾能出汝主必不汝欺幸此時征法受
募土兵汝能出幾何兵助勦幸有功吾當爲汝請上官奏報賞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三

汝主罪復故業於汝何如其以汝主來某諾之然不敢以守嗣
出恐誘而誅之計以其子六斤代如誅可免吾主不誅而得功
台主可故出遂以六斤見天章不辨爲非守嗣也天章乃挾之
歸某大喜自說以五百兵從果如約某最勁健騎烏騅挾長鏢
直入賊巢官軍乘之遂平賊是役也常氏土兵功最天章大喜
遂以守嗣謁憲府諸轅給執照仍居撤甸出家財爲官建撤城
營署復爲監石矣守嗣知讀書應童子科旋補諸生土人稱爲
常土司不復名鳳氏而鳳如松至都亦貴罪近時聞尚存云
師範曰鳳氏凡五叛而滇之元氣盡失雖夷性難馴然亦撫

之者素無其道也陳典白明通公磨小人無足深責用賓以
雄駿自負乃憑城縋印手足莫措豈禍果生於無備歟而鳳
孽餘氛直至 本朝自就殄滅蓋亦有天哉至內地土司之
向學者首推麗江木氏公青增俱有詩集流播中州雖亦負
嶠自天然守邊固圍極著忠誠獨禁土人讀書且沮建文廟
是所不解者雍正間以被許降通判姚州高氏有字雪君名
奄映者雄才卓識博綜典籍所著錄十餘種直出三木之上
其孫獲罪遷江南蒙化左氏與流官錯處恪守職業建城立
學率多善政明季屢有書節者三百年科甲綿延昨壬戌進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三

士左于章照亦其裔也茲述鳳氏始末並紀之發現襲土職
者知所勸懲則裁與降之說夫亦可徐徐議之矣

明讓皇帝遜國記略

建文名允叔明太祖之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太祖崩以皇太
孫即位改元建文諸王皆以叔父行據方鎮元年七月燕王棣
舉兵反五年燕兵犯京師至金川門谷王穗啓門納之須臾宮
中火起皇后馬氏崩帝倉卒間忽內臣昇一篋至且述高帝遺
命曰後有急即出此啓之得度牒三日應文應賢應能僧服如
之於是帝及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

爲道人從宮中隧道出期從亡諸臣史仲彬郭節馮淮廖平金焦黃直程亨梁良玉王資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曰大師云師至鎮江會於史仲彬家至襄陽主廖平家遂行明年乃永樂元年師入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二年師去滇入蜀又入楚入吳至史仲彬家一宿入天台三年復入蜀郭節黃直迎居於大竹縣之善慶里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明日去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跡是年師結菴於白龍山六年師在白龍山金焦郭節黃直來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里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在菴憔悴夏月患痢不能出山

滇纂 七之八

典故

書

覓膳適史仲彬借程亨郭節訪至相對大慟各獻方物仲彬獨豐留一月彬請行師曰汝遠來回當久留因問其子之年歲能幹欲爲官否彬對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始行主臣慟哭失聲七月師避偵者他去九年有司毀白龍山之菴是年應賢應能更結菴於浪穹師居之十年師在浪穹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十一月馮淮黃直來十一年師南行至蠻甸十二年師在浪穹十三年師去滇入衡山還至馮淮家不遇歸值淮及黃直於途俱病師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還十四年師在浪穹十五年別築室於鶴慶山中史仲彬來白龍舊處菴毀問僧徒不知

何之史私泣曰彬不遠萬里來得見一面死且瞑目不則得

音耗歸家亦安凡僧寺觀靡不拜禮尋歷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遇一比邱指引乃得至師處留一月歸郭節之弟子了空來云節已卒十六年師至黔來往於鎮西廣順之間十七年在黔十八年入蜀登峨嵋十九年去蜀入粵十一月還鶴慶二十一年去滇入楚二十二年入吳過史仲彬因至其家二十三年太宗崩仁宗立明年爲洪熙元年師渡海登普陀巖遂還鶴慶仁宗崩宣宗立師憮然曰吾其免夫時出亡二十五年矣涉歷遍天下恆以滇爲家先是太宗永樂八年使給事中胡濙

滇纂 七之八

典故

書

劉傑御史史濡工部尚書嚴震太監鄭和假他事往來南中物色之一日震忽遇師於清水關道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至師作四愁詩以自傷最後命淡駐湖南偵師凡七載始報命太宗夜召入寢殿問狀淡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無能爲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太宗領之自後遂罷四出之使者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未至而資焦卒二年師在鶴慶八月麓川寇至師去滇三年在道聞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歐

十月至漢中四年五月還浪穹菴毀仍還鶴慶五年師在浪穹
為文哭從亡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為之傳藏山巖中六年
二月師去滇歷秦蜀楚吳越踰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
宣宗崩英宗立明年為正統元年師欲東歸年六十有二矣遜
國初為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楞嚴法華署日文和尚
又二年蓄髮為道士講老莊又七年復為僧又三年復蓄髮為
道士未幾又為僧時從亡諸臣略盡師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
不食故有東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三年師有主庵之弟
子應知遁去師虛迹露與程濟急行入粵西居橫州之山寺四

真繫 七之八

典故

素

年濟請師還滇不許五年復入黔至貴州之金筑司題詩羅永
巷之壁上曾有同寓僧竊詩詣恩恩士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
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遂及師時程濟已九十餘髮
盡白負案以從九月師至北京御史鞠他僧坐誣妄論斬英宗
使舊時中官吳亮來視師言亮常舐食子鵝肉事亮伏地哭不
能仰視歸而自縊以日吳誠非亮也詔迎師入大內帝在演常
賦詩日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羅永巷壁云風塵一劫忽南

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
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
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輩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
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命程濟作圖因作歌曰菜色青兮菜
根辛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又有滄桑歌云老菜根老菜根名
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滄海道人奔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
恩休厭淡莫嫌村嚼水滄海勝雞豚腐他日日飽黃昏聊將性
命存師既入宮宮中人皆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真繫 七之八

典故

素

師範曰建文以仁柔之性續承大統彼燕王尊居叔父躬隨
太祖定天下其不甘為之屈者情也又勢也乃謀國諸君子
不能制之以威力更不能結之以公誠挑釁搆兵遂以五年
共主毀形易服遁之邊荒者迄四十載僅得歸老宮中此其
事大為可憫矣使當日金川門既破果整朝儀抱高皇帝木
主據正殿以待之燕王雖雄猜其將親行弑逆乎抑先廢之
而徐圖之乎錢蒙叟潘次耕力詆致身錄之誣而謂帝實死
于焚夫帝姪也固君也王叔也乃臣也逼而焚與逼而逃其

為奠一耳倘二公得至滇自觀遺跡當必返其初說也後英宗北狩還轅復辟或亦奉迎老佛之一善有以致之歟予詠建文有句云成王已被周公逐叔父空將孺子呼于爾時情事尚未失實云

安南陪臣武文淵陳狀

嘉靖十六年交趾叛臣莫登庸逐其主黎氏交人告急朝命滇進師討之時蒙自縣境外即交趾陪臣武文淵地所轄名交崗三堂移文交崗查勘交趾叛逆原由文淵回文云安南國威勇推忠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行宣光都總使司總兵慶陽侯武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美

文淵謹具陳狀為查勘事嘉靖十六年三月下旬文淵奉見天朝臨安府大官帖文一道查勘安南篡逆事由仍示文淵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不勝喜懼恭惟皇帝爺陛下尊居九五位正南方體天地之心正綱常之道故大官有是帖也文淵敢不悉陳彼登庸者海濱之子祖父以捕魚並弟莫撝前國王黎暉錄而用之國王去世國人立黎椅為王年號光紹登庸潛謀不軌逐而鳩之復立光紹弟黎椿為王未五年又殺之暴王母於館外篡其位偽號明德未三年兄弟相爭殺弟莫撝傳子登瀛改號大正凡八年退於海濱登瀛居龍編城篡位殺主事蓋

如此本國忠義舊如鄭維駿保護光紹之子黎樺據清化城鄭

曉據太原路阮淦據義安路阮仁連據廣南路義存故主各提

兵濟難職此故也伏乞大官體朝廷德意奉詞伐罪備將前項

事由陳奏亦安南福也至於山川道路難易若右龍關至歸化

府五百里山路崎嶇歸化至龍編城路頗平坦諒山衛至龍編

六百里俱大路安南府至龍編一千里崎嶇難行安邦海洋水

道難渡迨里悉在天朝版圖不必再言惟念登庸父子之奸淫

於莽惡南土人民殆甚秦苛文淵祇承本國出領宣光深有益

於天朝恭惟皇帝爺陛下德廣亨屯是宏極海奮武周伐罪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美

之舉嚴人臣篡弒之誅文淵求以報國願為鄉導勦除逆庸正

名分之非違救主民之塗炭內安外撫遐邇共仰於德威大畏

小懷蠻貊均霑於德教謹具狀陳伏惟照鑒

征安南紀略

安南於唐虞為南交明都於周為越裳古稱五嶺為服領乃越

之領而安南乃越之裳漢唐五季皆屬內地至宋遂與雲南共

棄之明永樂初平安南安遠侯柳襄愍公升與英國張輔黔國

沐晟三人功為最嘉靖中莫登庸之亂襄愍公之六世孫武襄

公珣佩征夷將軍印討之降登庸里老至今猶能道其事安南

貢使來必由安慶謁行臺其使多阮姓必謁城外阮氏祠其人
多清秀如中國乾隆戊申六月其國亂國王出亡眷屬及大臣
內奔投於粵西粵撫孫公永清以聞而粵督後封公爵孫公士
毅在潮聞訊亦馳往南甯 上命滇與粵會討孫公總師提鎮
以下皆受節制而滇師為之聲援於是滇督富綱督師舍於開
化時令粹命下但傳安南亂究不悉其亂之所自起適安南奔
內之臣有自粵西由開化返其國者富公召而訊之乃具陳致
亂之原委其言曰安南之亂起於輔政舊有左右輔政職如元
帥左輔政阮氏右輔政鄭氏皆世官而左輔政總理國事權尤

滇案 七之八



典故

李

重於鄭世為婚姻後阮輔政年老子幼臨終以左輔政職事託
其婿鄭阿保代理阿保利之不合還其妻阮氏乃阮輔政長女
窺其意乃密白國王黎王謂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其弟時黎
王偏向阿保聞言怒即將輔政事盡給阿保自是止一輔政無
左右牽制而出阿保之妻及其弟於廣南順元弟即阮輔政之
子也居順元號為廣南王自此阮鄭兩家世相仇攻殺不休然
廣南順元雖失輔政外遷而按年進貢納獻黎王直到於今二
百餘載矣景興王黎維禱即位其輔政者鄭棟景興王疲軟昏
庸不理國政兵馬錢糧歸鄭棟即王印亦由收管專權甚有篡

位之心乾隆五十年景興王病鄭棟殺其世子將立景興王之
弟翁皇司黎維謹接位安南諸臣不服鄭棟內計景興王死吾
即代然忌廣南世仇先滅之可無後患會廣南王所屬西山士
酋阮岳阮惠兄弟桀黠甚鄭棟誘與共滅廣南王即以其地界
之岳心術鄭棟然乘此機得兩獲陽白廣南王請領兵討鄭棟
中其所欲即許之廣南王以兵與阮岳岳即與鄭棟合殺廣南
王滿門皆滅阮岳遂據廣南鄭棟以其地在窮海守為難姑任
之獨回黎京時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也自此阮岳兄弟者廣南
招兵買馬益強盛奪佔富春自立為泰德王鄭棟在黎京聞之

滇案 七之八



典故

李

亦自立為鄭靖王兩並抗景興王無如之何也靖王有二子長
鄭宗次鄭幹靖王獨愛幹欲立之會其病乃囑輝郡公黃廷瑞
輔幹總理國事號為鄭都王靖王死而幹立宗不服糾眾攻都
王都王見勢敗同輝郡公商酌讓位與鄭宗號為瑞南王然瑞
南王在黎京欺主弄權益甚眾官無不怨恨瑞南王知眾怒恐
幹或與黃廷瑞乘之為變遂殺廷瑞有貢整者廷瑞所屬也怨
鄭宗殺其主誓報仇投往廣南阮岳謀誅鄭宗阮岳兄弟因其
為鄭氏家人疑之不肯用後因從阮惠協力奪占城也從此相
信乃同謀領兵到黎京攻殺鄭宗滅其家黎王見阮氏兄弟殺

鄭宗除後患大喜念無以酬功留阮惠住黎以女妻之阮岳白
怒徑回廣南五十二年七月黎王崩嗣孫黎維祁立號稱昭通
王阮惠在黎京去象馬金銀等物於八月中同妻小回廣南
昭通王聞之即差言整奪回象五十阮惠到廣南又被阮岳搶
去馬匹等物從此兄弟不睦阮惠別居富春壘造城圍差其將
節制阮任領兵攻黎京黎京因國廢民殘無糧草準備再被攻
遂破貢整戰死昭通王奔山南其餘黎氏子孫眷屬不知去向
阮任遂據黎城城內人民俱已逃散各鎮守府州縣逃者逃降
者降阮任即派其黨分守要口亦有謀篡之心而翁皇司黎維

七之八

李

謹現降賊受崇讓公之封矣景興王有三十八子均平常昭通
王為長子次子維袖被賊獲解黎京其叔維謹因昭通王曾殺
其庶子三為此報仇唆使阮賊殺維袖三弟維祗逃匿保樂州
波蓬廠有昭通王眷屬約二百餘人避難武岩縣五十二年四
月中阮惠領兵數萬復到黎京夥黨多人倚作聲勢假意說阮
任欺主乃斬任差人請嗣君復位嗣君即昭通王也知其心懷
叵測又殺弟維袖不肯出黎京臣民亦不服惠不敢住黎京拆
毀城內宮室廟宇磚石木料挾括婦女財物從水路搬運回富
春只留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三千人守黎京安南有三十八

府五十六州一百一十八縣投降阮賊者甚多惟有官光興化
未降此時黎王眷屬人等自黎京失散要往廣西地方走到粵
西接壤內地沿河喊叫救命賊見官兵方纔退回老幼眷口涉
水渡河保全性命其詞如此又粵撫谷開安南國王嗣孫眷屬
隨從夷目花名冊云阮氏玉素係黎維祁之母也阮氏玉端係
黎維祁之妻也黎維詮三歲係黎維祁之子也其有職男子六
人阮輝宿阮國棟阮廷枚不是阮一家黃益曉范廷權黎佃不是黎一家
有位婦女六口阮氏康阮氏推阮氏才阮氏緣阮氏玠阮氏青
隨僕童三十六名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富公與提督烏公大經

七之八

典故

李

以兵八千往初元時征安南以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
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然彼由廣西起抵安南近今雲南距之遠乃設二十
五臺站運糧四萬石運夫二萬名馬二千匹牛二千頭每臺運
夫四百名兵丁廿名馬十四匹餘夫餘馬以備應接往來設臺自
馬白關起至宣光鎮止共二十臺計程一千一百里馬白關開
化為內地乃開化司馬所治出關二十里至達號寨有小河一
道名兇河即交阯界矣達號三十里至都龍有都龍銅廠都龍
五十里至箐口崎嶇險要過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溫河過溪

三無村落南溫河四十里至竹瓦房過溪四路崎嶇竹瓦房五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嶇過溪四上坡西清水河六十里至安邊過溪六不用弔橋大坡一安邊過渡七十里至富靈社路險不一無村落富靈社七十里至油崎嶇平坦不一無村落油八十里至泐巧崎嶇險要過溪二十二石坡二上坡三無村落泐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嶇平坦不一過溪四平衡八十里至廊嶺過溪四無村落廊嶺八十里至大蠻州過賀良社賀良社六十里至賀良下畔賀良下畔至福安縣冗律八十里冗律過大河至雄異總上畔七十里雄異總上畔至下畔七十里異總

滇黔

七之八

李

下畔至宜光鎮八十里宜光鎮至黎城尚有八日程其地平坦過渡潘河與紅毛國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馬白關至安邊一百九十里自安邊至大蠻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蠻州至宜光三百六十里總計一千一百里先是十月二十八日督師孫率廣西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由諒山進十一月十三日敗賊於壽昌江十五日抵市球賊阻富良江進攻之賊大潰二十日入黎京定嗣孫維和位蓋滇師進站時而安南已平定矣會有班師之令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撤臺回滇

按滇師所以直進無阻者由黃文通為之開路也文通為黎

氏臣忠於黎氏阮之亂黎國人多叛從阮文通獨為黎氏守會大兵南征文通因為滇師開路千餘里師行在席粵師之覆滇師獨得振旅歸非黃文通之功乎明嘉靖時莫登庸亂黎武文淵為黎守事正與黃文通類時汪文盛撫滇誦得之招文淵且為之請於朝賜文淵父子一門冠帶文淵盡力進地圖自為嚮導以進兵請滇出師屯蓮花灘以潰其腹心於是登庸懼泥首聽命卒存黎氏賞行於粵謀出於滇封疆大臣實心為封疆任事如汪公者不令人曠世相感乎惜乎文通不遇汪公不能如武文淵得以遂其前志存黎氏黎亡而

滇黔

七之八

李

文通父子被誘見殺全家盡覆為中國官力而莫之省憂不亦哀乎凡封疆有事須稽考古來之前迹與近代之成案謀乃出於萬全制馭蠻荒乃得其勝算莫盛而黎微宜扶黎以分莫之勢厥後黎強而莫弱又存莫不許其并吞兩存而俱利即兩敵而相防蠻人之黨既離不得不各為我邊守以獻媚效功莫與黎之往事前人既已行之而今阮與黎又豈異乎故制蠻之道使兩家互牽制不使勢歸於一家此皆在成案中未有檢而察之者耳

從征安南記

漢唐用兵安南皆由廣東進宋由廣西其由雲南始自元初世祖爲太弟時平大理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憲宗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次交趾境遣徹徹都等分道並進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兀良合台倍道進其子阿木殿後而以徹徹都爲先鋒連戰敗之遂入其國國王陳日煚竄海島元人屠其城居九日班師八年日煚傳國於光昂會元以諸王不花鎮雲南光昂因之以納款時世祖已卽位中統二年封光昂爲安南國王蓋元初伐雲南破占城路由雲南時兩廣屬宋宋尚存自安南受封後使傳之通止由善闡黎花往來至元十三年元平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李

宋天下歸一十五年勅使臣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二十二年元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取道安南安南逆命遂移兵以攻之入其國日煚遁去而唐兀解陵都等亦自占城進共入安南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因與鎮南王軍合進至膠海口終不得日煚乃還師二十三歲再大舉南伐日煚復棄城走六月以湖南宣慰使言卽日下詔止軍二十四年復征安南二十五年日煚復走入海不可得仍引還時徵雲南兵六千命愛魯引其兵還雲南然元人四次用兵於安南其始也兀良合台由雲南征之未知所由之路其卽今師行之路否也其所謂抵安

南京北洮江上今蒙自蓮花江之下流卽洮江則是亦由斯路矣明時占城尚與雲南連界後爲黎氏所并則是二次之征安南大軍雖自廣西咬都等兵仍由雲南進蓋與明初之征安南主以英國輔以黔國相似也黔國之始征也自雲南至白鶴則今白鶴社也其繼征也敗於生厥江宣德二年黔國軍至水尾造船將進聞王通與賊議和引退爲賊所乘大敗英國四征安南皆會黔國行黔國進兵大抵卽今所行者然據元明之地而稽之於今尚不能盡得況漢唐所舉之地名古蹟歷年已久且淪爲異域垂七八百年不繫付之茫茫誰能竊念前明之代安南

滇繫 七之八

典故

李

歸中國者十九年使不致再陷俾得從容宦遊豈不甚幸惜乎班師之後仍爲外區也風土之異物產之奇昔以爲秦徙餘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菓樓樹宿翁郭連山榛棘蒲薄勝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沈綿塗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誠有然矣至威驩以南麇麇滿岡嗚咽命疇警嘯野孔雀飛翔蔽日彌山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孀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峯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於其南若其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筍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烟澂柱父栖居服之

得道時禽異羽翔翔問關鶴鶴比翼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
自呼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者亦無處無之其白田白
穀赤田赤穀稻稅再熟縣貢八蠶文狼之人越路之鼓安陽之
弩象浦之標馬首之魚左飛之虎蝕船蟲細站清鷺沈想馬新
息之威靈追檀雲杜之武烈以今證昔古之人古之人真不可
及乎昔豫章俞益期性剛直與韓康伯書云惟檳榔樹最南遊
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以悅長者之目令人恨深今親
睹象馬之軍閱歷珍奇之數固已飽聞而厭見之因爲此記以
示於閩門諸公庶比於圖寫檳榔而不遺俞益期之餘恨者也

真案 七之八

典故

矣

自古外紀

自古一日自古扼諸番之會商船合轅故國富饒其民沿海而
居駕筏蓋屋閭巷相通人煙連接遠望幾如城市不知其爲浮
家泛宅也其屋蓋以柳葉堅厚如瓦風不能飄或他徙起棹而
行騰波入雲拔宅上升無茲快縱擇佳處相聯下碇仍復比棟
交甍土極沃肥倍於他壤收穫常豐然其俗聚族後居仰商賈
之利已饒給不事耕故沃土成爲曠土近時滇人貫緬有至其
地者則頗多村居見滇客則驚喜曰吾老家人也延至其家飲
食之村中聞有老家人至各相招其饒黃髮垂髫爭以得見老

家人爲樂問其所以至此則曰傳之故老皆曰吾輩數千人從
桂家至此見地曠無居人分散居之此間樂不復思老家然見
老家來輒相愛爾數日始聽客去他客至亦如是滇人因知
自古有桂家桂家皆無聞自編役之與滇人爭傳桂家敬家故
承明入緬所遺種也桂家宮裏雁爲緬所追謀內附赴孟連旋
應周某招赴石年麻置其妻囊占及男婦千餘人於孟連孟連
土司刃派春察其畜產二女皆予之并及囊占囊占怒殺派春
一家三十餘口火其居而奔緬甸宮裏雁不知也永昌守楊重
毅欲以獲賊爲功誘宮裏雁送省誅之於是緬蠻開騷動天下

真案 七之八

典故

矣

則囊占之爲也願我軍敗時緬追正急囊占忽出截緬緬始退
囊占語漢兵曰我囊占也先夫見害我乃與漢爲仇今太喪師
汝初殘猶追之不已我心不忍故截退緬使汝輩得生歸歸語
漢人知囊占以一女子雪恨報仇滅刀某全家招動木邦木梳
以擾邊界使漢人疲於奔命若使漢不害我夫何至小夷跳梁
若此言畢拔淚揮其隊而去不復見官裏雁死桂家盡散而其
族在自古者甚多如蜂窠之雄於葫蘆自古地方大二千里而
至於海益海滋之國也坤輿全圖註自古與緬甸並亦不小矣
夫距徼外極遠比於風災鬼難之域何以有桂家耶說者謂當

日咒水杯殘蠻兇突發諸臣遭難桂家乘閒得脫遠竄於白古而君之猶楚叔熊之逃難於濮而蠻也辦桂家者但取能了事謂已殪戎而桂家乃故在史稱周王子孫流入暹羅者八十人其卽桂家也歟夫曰八十人計其隨從必且數千從容南行至於暹羅而無所阻卽厥徒之桂家與敏家出入內地外地間亦縱橫自如想咒水設機時酋有擅奪主之恐但一分散卽無憂非必欲盡殲之故任其與從亡之衆俱遠去迨檄來取索假貌似者以塞之主是役者恐遠行日久跡或露故以縊聞究不傳有家墓是可疑也緬城爲大金沙江所經其下爲暹羅又下

海警七之八

典故

事

爲白古桂家君白古久落於蠻如山海經所載驩頭羽民之國俱居大荒赤水入海閒原不足詫桂家所遺宮裏雁種及敏家如伏波所遺之馬留人諸葛所遺之諸葛村而桂家至以數百人扼天生橋距緬兵數萬敏家且破阿瓦而走死其君荒外事之奇奇怪怪不可以常情常理測每每如此

師範曰浮家泛宅內地恆有之然昔小漁艇耳惟湖南木筏其長竟洲上建屋成衢巷且開菜地白古民盡筏居由材木易取故爭爲之浮海必以筏巨筏亦曰槎能鎮大風浪子欲乘桴以無所取材而止山東本無此巨木故浮海之桴難成

木客乘桴止圖販木又無向若之思每嘆白古筏居者之遊行自如由於取材之易聖賢多質言粗解之理自至過爲深索不幾反覆以欺其弟子耶○貌似塞責之說惜白石翁亦未深考耳永明之縊俱有日月可証所云桂家者不過隨從之屬非必桂王而後謂之桂家也若韓淮陰之與李贊其後或爲韋士司或爲崖州獠人又當別論矣識者裁之丁卯巧夕

海警七之八

典故

三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一冊

山海經 水經注

駱賓王 唐行軍司馬

破諾沒弄等露布 破蒙險露布

韋 臯 唐西川節度使

同南詔破吐番露布

樊 綽 唐安南判官 牛 叢 唐西川節度使

滇繫 八之二 藝文目錄

奏上蠻書序 復南詔坦綽書

高 駢 唐西川節度使

回雲南牒 胡曾代高駢再回雲南牒

失 名

西南借邊錄序 序中于李德裕徐雲虔俱稱臣其出自唐人無疑按字下似宋元評書語

范祖禹 宋丞相

高駢破南詔論

程文海 元學士

平雲南碑

李源道 元學士

重修崇聖寺碑

陳天祥 元尚書

論征西南夷章

郭松年 元巡行使

大理行記

虞 集 元學士

大理事略序

楊材照 元宣慰使

滇繫 八之二 藝文目錄

寶興寺碑

閻邱均 唐刺史

王仁求碑

劉 球 明修撰 江西安福人

諫伐麓川疏

詹 英 河西縣訓導 貴州普安人

征麓川狀略

何孟春 巡撫湖廣 郴州人

復永昌府治疏

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微外至髦牛漢志作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雋大茌縣入繩繩水出微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髦牛道至大茌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茌夸也汶山曰茌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雋曰茌皆夸種也

南過越雋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本注字下有之字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茌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池南人謂之河河中有越雋山有雋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

滇繫八之三 藝文



二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以爲越雋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雋也縣故邛都國也越雋水卽繩水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燻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驥敗李流於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胎銅謂銅璞也以羊祀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土南脊橋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

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水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猶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夸昔收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夸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蜻蛉水又東注於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甯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卽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

滇繫八之二 藝文

三

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李云牧靡卽牛麻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雋入繩繩水又逕越雋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而東流注馬湖江也

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一本作在縣西犍爲南縣以氏焉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縮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

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嶀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壁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大甯二年李驥等侵越雋攻臺登縣甯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於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恰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郡宋本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

滇纂八之一

藝文

四

德廣開不負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為作人華陽國志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雋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支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瘴氣時宋本惡作特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東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

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棘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

滇纂八之一

藝文

五

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橋谿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籠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枉呼尹康降賈子老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阪其艱險如此也看都一語未詳華陽國志云康降賈子左擔七里按康降屯名也華陽志云建甯郡治故康降都督屯也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東北至棘道縣入於江若水至棘道縣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入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人若又言注繩亦成言至棘道入江正是異水泐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

以當之水有孝子石西宋本縣人有陳叔通者性至孝為母

給江裔水天為出平石至江裔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

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華陽國志孝子陳通為母汲江裔水供給天為出平石生江中

淹水出越雋遠久縣徽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蜻蛉縣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

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

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

滇纂八之一



藝文

六

神馬影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故左太沖

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

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弔烏山眾鳥千百為羣

共會鳴呼明嘶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

雀來弔夜然火而取之其無噍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

取也俗傳鳳皇死於此山故眾鳥來弔因名曰弔鳥郭義恭

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死地李彤四部

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

鍾而為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臺後漢書

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

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托之後漢

書作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及長諸兄

滇纂八之一



藝文

七

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

以為妻遂因孳育皆畫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

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

崩民後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粟遣兵乘革船南下

江漢擊附塞夸鹿芴注云筆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筆以

當船也鹿崩民弱小將為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

起水為逆流波涌二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

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崩鹿崩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

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

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微自古有之今此攻鹿崩輒被天誅

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道一作越儒秦

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微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為永平郡永

當作永昌漢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郡治不韋縣蓋秦始

分益州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

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

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

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藏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八

連然雙柏縣也秦藏漢志作秦藏濮作僕榆水自澤又東北

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

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洑流潰其阿泪若湯

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

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

盤町山盤町當作監町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東逕梁

水郡北梁水當作卑水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東逕梁

丈甚有瘴氣朱哀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

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洽出賁古繫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

人便習最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

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為神捷也盤水

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多生印竹梳榔樹樹出麩而夸人

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印竹綠嶺又曰麩有梳榔博物志云

名梳榔皮裏出屑如麩用作餅餌謂之梳榔麩魏王花木志

曰梳榔出與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麩百斛異

物志云梳榔木外皮有毛似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入南中

入梓潼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梓潼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九

馬援言從麋洽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

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

榆水又東南絕温水而東南注於交阯

温水出梓潼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為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温水自

縣西北流逕談臺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

山晉地道記曰同東逕臺一作縣右注温水温水又西逕昆

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

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甯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

悉是木耳奇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

華陽國志有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安皆曲頭木

耳環鐵 雖曰山居士差平而無瘴毒温水又西南逕滇池

於之當作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池

一作故曰滇池也長老傳下流淺言宋本作長老傳言池中

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甯

州刺史費統言晉甯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

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城劉禪建甯郡治也

温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漢地理志益州有葉榆縣温水又東南

逕牂牁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甯郡橋水注之水上

承俞亢元一作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

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

縣並在洲中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於温温水又東南與古郡

之毋撥縣東王莽更名有撥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

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與俞元縣而再南逕興古之勝休

縣王莽更名勝休縣梁水又東逕毋撥縣左注橋水橋水又

東注於温温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牁

置興古治宛温縣漢志牂牁郡有宛温縣温疑誤書地道記治此温水又

東南逕梁水郡南温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十

以劉禪分興古之縣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温東南作温水

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出焉

按山海經所紀洱水現有可指餘則當以意會而道里方位

不大相遠水經注終有錯簡蓋榆水不合盤江温水不逕前

元也温水即瀘洛水即瀾滄若水即金沙合各繫中之水道

以証之則滇南山川若指上羅紋矣戊辰立秋後五日老灌

夫師範記于望江縣署之抱甕軒

唐駱賓王姚州道破諾沒弄楊戩柳露布

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

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

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擒者就日然則陳弧矢

以威天下法雷霆而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

矣王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

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媯以擗圖居紫微而正象元功

不宰混大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仁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

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

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僂耳之酋奉正

朔而請吏逆賊蒙臉和舍等浮竹遺嗣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十一

鄉人習食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被
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輒敢亂我天常
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騷亂邊疆擾州郡
用是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
二十一日軍次三肫崑崙嶺前後捕得生口知守崑崙山羌傍山
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眾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圖蠻千里
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聳喬林而插月陰靈
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
懸車賊據臨岱之形乘建瓴之勢微風召雨峭起蜂飛驅雜種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十三

以挺災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為制敵以權
柔遠者理或存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必在於干戈於是
廣播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入信重蠻厥無負
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白馬之盟地接再驍詞屢殫於論蜀
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雷遠將軍前守
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
騎尉并陘縣開國男劉元暉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
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
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

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陞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
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
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
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距轍當輪縱蚊蚋
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略遠
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彎弧而
兇黨上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
扶傷猶致析骸之爨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
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十三

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
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
大志率前左武衛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象
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絳州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
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
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馱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
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攬金
鉞而直道元雲結陣影密西郊赤葦揮鋒氣衝南斗颶塵埃而

匝地白日爲之晝昏氣祲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
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
膏而爲泉似變萇宏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鼉靈之屍既而
昭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巨度彼遊魂慮
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
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按律
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才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
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
飛騰舉鵬翼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潰春
凍

漢書八之一

藝文

十四

冰滅跡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
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
門蒙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
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葑醬之
奇漢使開邛纒通竹杖之利豈若磨紫泥而弔伐指丹微以臨
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蓋皇威遠暢廟略遐
宣奉元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
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駱賓王破蒙嶮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
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通交趾枕銅柱以爲鄰俗帶白狼
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
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作中原之患年將千禩
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愈煽故三年疲衆徒聞定
笮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
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綱以勝殘
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螭載玉拓
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瑞於丹

漢書八之一

藝文

五

陵蒼籙昇壇薦正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
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
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圍祥麟樂
班文於先卉女牀鳴鳳咏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豐
林萬里纒疏苑圃之基層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
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寶蠶茲蠻貊敢亂天常橫
赤標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仞巖邑千重望秦阜以相
傾峭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
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

玉弩垂芒涵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
謬以散材忝專分圖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運夜
郎以礪劍雲開萬穴施轉印山峻坂九折之危盡忘襟帶滇池
漏江之固曾失藩籬惟逆賊設蒙險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
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雞竟無心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
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刑宏聖澤
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感愷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
扣轅門而頓頤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逾肆九頭
之暴鳩集餘眾蟻結兇徒僂耳椎髻之徒千里霧合鑿齒雕題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十六

之孽一呼雲屯壘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營切漢若登
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
據險揚兵東西二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聲若
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
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
騎乘其馬軍遣雋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
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
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指掃雲陣
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士酋識天

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後
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
日暗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
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臆自
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層峯更切守陣之哭積員顛於重
阜殆成京觀之封唯賊帥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敵之心猶率
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積四溟爲之
變色副總管某某者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臨
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十七

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褰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
深入困獸猶鬪如戰廩君之魂窮鳥尚飛似驚杜宇之魂斬甲
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屍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
灑途視丹微而不遠首領和舍等竝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
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惟蒙險脫身挺險負命窮山顧巢穴
而靡依逃暑漏其何幾况妖徒革而微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
舟中皆爲敵國瞻言梟首指日爲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
更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如歸似入新豐
之市然後班師過水振旅禹山建鴻業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

庶荒陬襲中邦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堯兆皇基於千
歲蠻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奏公之冊
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竝元謀廣運
妙略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環
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謁葉街而獻捷大
帝成規闡林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
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聞
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章皇破吐蕃露布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六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臯等言臣聞兵應者
勝義者王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輟貞觀則同羅
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嚙日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
鳳翔虜河源武節懽序月骨率甯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
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宜昭義問救甯武
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祲疹稟仰太和剪
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坊各修貢
職條枝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牧王
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

盜河湟帥蝥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塹敢於深入鑿蹕至於親
屯攔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汗而舍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
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閭鹽夏以搆虛夷德無
厭弗悔誰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危匪
茹繼南詔募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瘞人之率百
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騎
角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我和之鄂蓋竄匿於龍荒復
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陣隍修戈矛與同讎靡室家不遑
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甯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九

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較暨東川貔虎之師烏
鬚撓其腹心回鶻搆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泊等
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顧之半策勳北陸之初盪平七城
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
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
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執訊矯
猗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盧魚潰甌脫免
緝谷靜山空自就焉耆之僂區殫域滅沓聞智盛之降斯皆廟
謀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日

中之賊勸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
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澈王所憫開遠門謁候坐收
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觀崑邱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
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樊綽奏進蠻書序

臣伏查數年之間州鎮羣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郵傳
殘薄兼緣安南于大中年間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倚
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雛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口內四度
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

滇繫八之一

藝文

三

一十四口并陷蠻陬臣夙夜憂憶本使蔡襲行坐痛心切以蠻
賊尙據安南今江源并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
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海門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與發遣并不給與戈
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又黔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
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
楊酋盛祐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此
時緣單軍問罪莫能若事案若字有訛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
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
詳錄於此爲蠻志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原刻牛叢貴南詔書已見典故中庚午八月補此
牛叢復報南詔坦綽書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夷
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受方岳之時不獲見
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
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
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
風變濁穢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
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

滇繫八之一

藝文

三

始務含容不虞塘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况乃毗橋喪師沓江
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螳螂之臂
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乃云假道昔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
外蠻猶以雍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因其褻瀆示彼誠懲
况天設尊卑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卑不犯尊豈有與動蠻師甲
兵侵凌天子藩屏是必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
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
入鑄柱之境必不七擒七縱卽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何
及坦綽今旣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綴戈甲

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卽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
送書並已囚繫候於軍前用以豐鼓今發遺鄴龍段首遷二人
特此報書

高駢回雲南牒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煦萬
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水西屆流沙北通陰山南抵
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賚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
卑微瑩耀不敢並於太陽礙礙蹄涔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且以螻蚋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燦霄雲南
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
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言
旣知大恩合報忽窮兵再犯朗富重陷交趾兩俘邛蜀一劫黔
巫城池皆爲灰燼土庶盡爲幽冤轉恣胸襟罔知悛革吞越雋
之舊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趾都護不閉
理兵朗富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
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勦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陷沒如乾
鎮正馬不回羅和一空嘉甯俱盡贊衛段酋遷斬首騎將麻光

亮亡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 上沈白衣沒命之衆如
赤日消冰殺朱弩佞直之軍若紅爐焰雪諾眉就戮思縉自裁
董譯龍之恹惶范呢些之窘沮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
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駭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開撲滅
如順坂之走丸收復城池掃殄妖孽孽仗廢謀之果斷資神術而
追擒掩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洞知
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
疑阻直擬誅鋤前詔王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
繼來侵欺大國榮或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置詔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三

國先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驥妻言是沒落杜驥守職本
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
令返國杜驥蚤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
萬甲馬五千豈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
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勳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驥官衙
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室疎宗天支遠派而已李氏竝詔國
木夾竝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胡曾代高駢回雲南牒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獎飾過

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邊鎮繞到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悉
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認草呼尚呼南詔之佳名當見大朝
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驛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雕
題屈膝缺舌折腰卉服來庭毳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
韜彼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
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
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批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繫使
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讐吞噬我明甯度劉我交阯取
我越雋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

演繁 八之一

藝文

辛酉

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
况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
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
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
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
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
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
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部將
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

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乃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符
聖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葬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
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堅以六十萬精兵寇于東晉謝元以
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
足恃也周王杖筆于岐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川
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
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剝剔孕婦塗炭
生靈剖賢人之心斷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

演繁 八之一

藝文

壬子

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
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哉及微子去比
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
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之宵衣旰食肩堯踵
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
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
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特宇宙一家
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
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

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方崇詩
書任賢哲卑宮室郵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石問牛之傑天下
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
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均徵斂無度竭民生之財產爲巡幸之資
糧虎噬羣賢猿蒸庶母浮沈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
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
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
宰輔倚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天下
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僕雖擁絳紗素軌黃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三

石旣探師律亦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
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卽須訓戎
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
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味見幾而作但守
昇平之元規雖分帝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
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
苦與之均義等填篋情猶瓜葛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
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旣識三略便
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况彼國自長慶以來騷

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鯨人之夫焚人之廬舍
使人暴露窮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
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抱雞搏狸不繇人教乳犬敵虎自是
物情旣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
車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嘗濟河
焚舟平生所忌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
詢訪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
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又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
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三

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嫻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
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
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
貸魯國厚貨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
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
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
有五失而被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輿匹可鑒何勞遠離庭戶
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
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翻效莽堅之覆車交陸喪亡可

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
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
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北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
難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
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
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雋弔民渡瀘會獵繼齊斛之夾谷紹
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已具前緘奉聞臣
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西南備邊錄序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元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
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寇不剛蠱賊內訌蛇豕
薦食表擗裏拓猶懼侵軼未陰緝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
并謀合智料敵勞扼地險計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卽十三卷之
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
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其謀難朔方旣城薄伐于西
文王其勤也獫狁旣攘鞠旅于南宜王之武也鍼芒瀉氣蟄穴
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
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

有錄誤于天寶九州別錄上于貞元禦夷新錄奏于元和元振
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惟籌幄畫詳已然之
變忽未動之憂寢新爲安折柳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
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揚北靡突
厥東瞻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夷開
豐河隴失險締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
垠我圉孔棘有守曰臯擊青谿道要結蠻好倚鹿效順纂集事
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益戎膽雖警蠻禍始萌徑入成
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日吁食矣疇咨良翰矯失刷恥爰命德
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餉靡不察乃立
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
器械靡不飭大渡執制城以仗義榮經執控城以禦侮西山執
阨城以柔遠復叩棘關徙越舊治而蠻之酋寒相謀納款維州
歸壁而夷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
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故實外夷情
狀臚分縷析燦如指掌翔立陣壘成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
卷而第四卷序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六禩迨會昌中兼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元

國之均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
敵孔熾而霆雷之匪碩畫沈幾曷克臻茲藏之禁嚴前在邊瑣
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稍憂好暇懷燕安之毒玩鷲擊
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墟矣厲階之梗惟蠻為甚飭糠及米
繇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
闡以南詔錄三卷獻于朝吁德裕之錄以蜀備蠻藩籬之寇也
雲虔之錄以邕備蠻則闕然入戶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
翅銖石之差與據往鑿新不可不悲患於微眇也易之蹇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

續纂 八之一

藝文

率

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
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宋范祖禹高駢破南詔論

蠻彝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
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征役皆知必
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伐閩左戊五嶺而陳項起秦
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
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
南越以為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為有功

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
是唐太宗欲討馬盤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
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由是以後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
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
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官者蠶其內南詔擾其外財
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彝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
之亡蠻彝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
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播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彘三年乃克言用兵之
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
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
速矣哉

續纂 八之一

藝文

率

元程文海平雲南碑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固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
庭乃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
春歷臘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論吐蕃分軍為三道
焚殺掠焚廬舍屠遺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

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片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倚蒼山西河河爲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極臣高太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與智奔善闡追及太祥於姚州俘斬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元良合台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與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彝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三

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程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恆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

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來綏緝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羅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倦倦以光昭令德爲請共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彝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論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頌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灑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三

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奕奕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皆賴之嗚呼盛哉臣事先皇帝早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日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嶺風霆流行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蹐絜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滿被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敢變荒點蒼蒼蒼禹跡堯牆井鉞參

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顛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李源道重修崇聖寺碑記

大素彫而皇極立太陽昇而燭火息聖人作而海宇一也昔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仁聖之姿貴介之弟肅振天威奮揚神武大舉六師總征雲南一鼓而出蕭關再駕而克大理惟大理西南彝之巨防段氏國之餘三百年天戈一舉望風底定而居民安堵不知有兵段氏族屬皆在保有使永其世祀巍巍乎神武不殺之仁振古蔑以加矣段氏感被世祖好生之德於是發願大建佛宇以祝延皇元萬世靈長之祚也崇聖寺在點蒼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山下蒙氏之所創也寺院災段氏武定公實出已財繕治莊嚴經像殿廡奐然復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輝巨麗與山埒付持僧曰覺性亦兩被璽書寺益顯矣予自翰林國史出參滇省段隆遣介走書請曰昔者清獻趙公知杭以龍山妙因院爲錢氏表忠觀文忠蘇公作碑以紀之我先人臣屬天朝勤勞王家建崇聖佛利思報國恩敢請太史之文如錢氏故事刻先世功德於寺以垂示方來予按吳越國錢俶三世歷八十一年以十三州之地歸命於宋未聞有宣力之功也段氏以三百年萬里之土納款於朝厥祖與智奉命四征不庭深入邕廣日南之區而死

於事中統初武定公入覲上嘉之錫以金虎符俾領舊上公受命以來益自奮勵撫綏蠻彝練士卒攻善闡下拓城克新興取尋甸挫舍利畏三十萬師於滇海之上破釋多羅十餘萬衆於洱水之濱有制褒之日段實款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之典以彰同視之仁大哉王言以見公之忠勳簡知於上當不在錢氏下及隆繼參大政七觀闕庭賞賚無算褒大推崇生榮死哀以裕厥家諸孫之爲方伯連帥者又十數人嗚呼國家所以待段氏者可謂渥矣而段氏所以思報國恩者將安取衷耶嘗試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法天地以行其道而運不息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之機猶之雨露不擇地而墜庶類蒙之以生植夫何嘗責報於人哉然人蒙厚施而思有以報之亦理之常無足怪者爲段氏之子孫者無他焉在乎遷善遠惡無羞爾祖厲爾民以悲願愍生靈以忠勤報國家如斯而已矣夫如是天且佑之而況於佛乎天人相感將見被爾休風介爾冥福不特若子若孫克承其世祀將一方生民咸躋仁壽之域矣

陳天祥論征西南夷章

兵有不得已而巳者亦有得巳而巳者惟能得巳而巳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巳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

歲行省左丞劉深遠入百媳婦國此乃不得已而不已之兵也
彼荒裔小邦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
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遠上罔
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
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
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士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
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
四省之兵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南湖北大起丁
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

滇繫八之一



藝文

美

十餘萬且當農時與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救數千里中何事
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途
之米自此以後又當何如此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
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
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
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
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隘以老我師或進不得
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亾將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
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

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
期止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擾
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
人心既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速
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知未須
遠勞主帥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
國綏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

滇繫八之二



藝文

美

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矣民
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俾恩以
柔其心留兵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
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詳審成
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屯聚者皆烏合之
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援之則相疑以計
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
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

成若復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有石也 今日者

按陳天祥當元初政績甚多其疏論盧世榮之奸遂伏誅可謂功在社稷矣此章上而不報竟謝病去年八十卒諡文忠前志芟節此疏太略今從本傳鈔出治安南夷者與明劉球之疏詹英之狀惕然讀而往復之可也

郭松年大理府行記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厯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甯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滇紫八之一



藝文

素

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源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光如鏡可鑒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困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祥雲之南因改今名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時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野湖西官道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禾麥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

故曰白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

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

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錫土人

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

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賧也山行四周回抱有

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

中漑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

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

禱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氏昭成王

滇紫八之一



藝文

素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澄波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家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影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楣號石馬橋爲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也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瀟秀望之蔚然前

陳者乃點蒼之泰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土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議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紀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撰文其碑今在卽唐代宗大歷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羊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罕

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嶮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歎哉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及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實海泉源噴湧永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

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輿昭著派爲十八溪懸流飛瀑

瀉於羣峯之間雷霆碎轟烟霞掩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

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部浮瀆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

濤二關之間周回百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阜之奇浩蕩汪洋

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

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

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

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

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罕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

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凡諸寺宇皆有

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

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

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

烟靜境花木禪房水瀉瀉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

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

千里皆莫若此也

虞集大理事略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地方廣萬里背我世祖伐而取之守者勿能定既卽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沿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無非官天子憫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以命吏而爲吏者多自奉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還竟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起事造孽以毒害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後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望

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密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誌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之形勢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奸滑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食賄隨服隨坂梁昆一金不取酋長咸悅李知古以重賦僇戶張虔陀以淫

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楊才照興寶寺碑銘

蓋聞率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鈞之上體至虛之宅無毒無門通不隅之方向自何執出入五物誰測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之數知太始者由之揆務佐成物者宗之致能形象分而變化斯彰動靜常而剛柔乃斷元凝易簡之理昭升久大之功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說自有適有難保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無况於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望

風浪之起聖寂起虛元覽大覺忽目隨眠澄心墮體弗諉四誓之言永矢大千之化觀淨性於日種孰類鄒人驗白髮於腸生豈匹虹渚昭四門之遠誠忻厭馳而交懷甘六成之幽求苦樂容其非道述求舊於遠證之式濟維新於所化之生發神足於道場吉祥暫鋪草坐入慈定於樹下波旬立惕與尸光縱混園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窟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摧我人指恒河以明生滅大教旁取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沙輪妙演於三時不言而自治相忘照之極耀幽部圓靈動帝聲之大音

寶像俱折遂使九十六種真魚而聽命二十六品拔茹以威禁

闡微座而開大徑頌寶藏而振諸方莫不十度成教六趣捐開
束名實者息肩於元圃尚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來舍衛鷲子
奉命于祇園暫上天官優王遂興于檀像卽穢土以闡淨刹寄
有相以建真常欲使作三界之歸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恍惚
無得而稱焉蓋此寺者大蒙知軍事布變揚禎之所期也年鍾
建極公佐兵機稅蜀衝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
內則翼扇真風心忘於法卜茲勝地矧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
圯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國明公高大明祖定遠將軍
高明清考牧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之長子也積剛柔之粹

滇紫 八之一

藝文

聖四

德鍾嶽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澄波之千頃風神絕俗挺巨嶽
之萬尋率匡救於明朝善彌縫於霸業降德惟忻適種披恩未
殫及人戰則如神鄙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載
析四蒙功高五霸踰城光效當再索慶襲餘芳天質自殊龍章
特異風蘊風雲之氣早實仁義之懷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祥符
識環之歲蘭桂有芬志高遠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無失忠節
更堅龍行而異虺吞聲鵠視而羣翔敏翮難不讓於歷試位則
退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里之命奉旨則仁聲已洽下
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歌來甦而滿路逸民傲吏輟考槃以

登朝乃煦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訟設庭燎以思賢振
平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勗君子民識廉恥咸習管子之風家
足農桑旁盡孟軻之志緝理之暇澡德元源恨不手布黃金幸
齊肩于善施日用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慟
斯藍之燭燧遂乃俟子來之衆鳩心競之工妙啟新模式仍舊
貫上棟下宇遂合大壯之宜矢棘蠶飛崛起斯干之勢窮山水
之幽致溢煙霞之佳趣西則松風發夕驚聞苦空之音南則江
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
盼釣鰲之客一一美麗事事新奇盛矣哉華州之佳境也夫作

滇紫 八之一

藝文

聖

而不紀非盛德焉乃揖儒風粗陳風烈其詞曰率性曰道妙物
稱神混成天地獨化陶鈞形象乃分剛柔斯判幽明迭興生死
相換幻夢勿固風浪非常至寂豈默元覽獨章四積弗緩八相
斯暇端景固天微嚆衛社四門昭戒六載幽求道成樹下法演
鷲頭鷲子標藍填主刻像三界歸依羣生瞻仰傳哉此寺肇自
楊公心忘於法事竭於忠荆此德基忽遇燭燧不絕人望挺生
公子明祖靜城顯考廷邊積善餘慶托嗣家延委事天倫敬而
無失恭履秋霜反垂冬日難則歷試位乃居謙擢以百里德化
清廉政理之餘留心喜捨想布黃金思題白馬乃仍舊貫式建

仁嗣於斯盡制大壯德宜元功既擬真珉可紀共彼天長盡善盡美

唐閩邱均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銘

夫神有所服謂之威名有所宗謂之德威無大者則不能以重服德非厚者則不能以獨宗是故靈鳳騰絕於雲氣附從衆鳥猛虎耽踞於山林震恐百獸豈其綵飾毛羽以表嘉類之殊磨利爪牙以取羣雄之勢蓋才力所素出苞象所自全固其然也抑聞滄汗明珠多役於西域異物奇玩必致於南州期於服用法駕充光內府千金是資萬乘爲器者何必顧池陸而先貴黜

真紫 八之一

藝文

四六

幽荒而靡錄哉君諱仁求安甯郡人也其勇出於太原因遷播而在焉十有餘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著顯之美稱高汾晉若忠節義氣克續於家風佐代經時歷書於史筆被知今古無及其詳昔有莫之衰棄稷不務至乎不甯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莫大於先君之業守以敦篤奉以忠信繼世其德不忝前人擬之其倫庶以匹合清懿有矚所居必開而太伯逃吳文身之風既習少卿降虜羗幙之化無違天豈厭好典文甘心樸野事有興逸安石恆高其宜時或可從愛禮必同其欲祖漏隋別駕幹具英爽風理軒邁鷹揚雄於顯代驥足整於長途轉隋大

都督身曰律度材者梓漆劉宏望賢於十部陶侃榮重於八州君遇行運之秀德膺鬼神之靈會道與其貌天真乃聰明月在懷罔霄溢目謂海蓋廣宏量滄澹而愈深謂山崇高巖合隆逸而難仰智則有達明則能通推可而斯行擇善而後動不專於所欲不爲於所求和說所以久持貞果所以立斷倫敘多其信行州里高其義聲大略觀書知風聽樂擊劍盡騰後之術操弓過飲羽之妙可以往視爾事匡飭汝邦故王制輔成以備貢賦至於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君有運理羣物之才懷嘉保邊裔之略無待累次宜綜藩條出身使持節河東州

真紫 八之一

藝文

四六

諸軍事河東州刺史加上護軍由乎大翼負風凌天池以絕奮巨鱗激水期孟豬而一宿乃若訓以生聚之方開其資財之道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力役齊平教化清淨通其變使人不倦愛其費使人以時賞及馬牛恩肥上域庶心咸服異俗爭歸雖未能大革情性均之雅俗然其一變風聲稱爲賢吏矣初以將來寵於大國以和其民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自前漢六代來外重四夷開夜郎之道綏哀牢之通凡屬分置風化率流既處於僻界荒垂不能爲中國輕重時復廢棄但云羈縻君以地形平

衍生殖豐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縣以庶畜在乎唐運實効其勤孰與使者唐家疆略南地轉粟深於驚恐發卒至於殘傷可同日論哉貪戾君長負遠放命災我城邑迺我平人陽瓜州刺史蒙驗寶始其亂咸亨之歲犬羊大擾梟將失律元兇莫懲君武則虓鬪義以憤惋擐犀衣以奮擊驅虎旅而先登滅其猖狂之種殲厥逋誅之帥遐垠是賴到於今而克甯黜在王室藏於盟府則侯子綺吾破虜截級中國蒙其惠帝王勞其身曾何足尚嚴遵所謂周密無形爲計謀主堅強不變爲國家柱者已嗚呼舟日故矣誰留於變化梁其壞乎已非旒疇昔聖賢皆死天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聖

道何謂粵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四十四長子雲摩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東州刺史上輕車都尉新昌縣開國子公士善寶炳靈滇水降神禺山端巖有望簡貴不雜音儀朗乎秋月詞令潤乎春雲如蘭之精猶金之利能慈能惠不忌不刻誠立無易於暗昏言出必應於遠邇故能保世滋大昭前之光鳴將驚人飛而食肉張博望收庸於屬國魏獻子受錢於和戎功擢亮采職庖中外雖則符守方領恆以宿衛京都至於朝廷班爵之儀彝倫上下之敘樂懸禮物之數軍塵國憲之容莫不悉懷胃襟流入骨髓乃

感念追遠永言孝思汗隆適從無所失道時時兼有執而能修張於神明之器附於絞衾之物崇其封塋設此銘表鬱鬱潤澤白虎之侯可占洪洪博平雄龍之象終吉故其土性純質有如上代安錯儀軌弗踐終經聞斯行諸宜我告始則知禮敬合荒自周公而乃來古不高墳傳孔子而其立固非率而作者聊便於事業迹而用者遂成於典謨夫身已沒而名不盡世彌久而功彌劭凡百彥哲托乎鐫紀一稱至行二美俱存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銘曰先王疆理其義賓睦小國附庸罔弗祇服聖人在位羣生蒙福實乃駿賢爲之司牧翼贊天子守終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聖

純固振鱗洪波曠首天路開置郡道招攜款慕平此兕驕掃茲氛霧高烈時暢懋賞維嘉敦愛種落輔助邦家嘗聞仁善享壽宜遐奈何不續黃鳥嗟嗟先以遠日安其宅兆墓門將閉陰堂不曉暮漢隴烟哀樓山鳥行人墮淚空見銘表雲南諸蠻之服於唐羈縻焉爾延至武墨淫刑以逞四方振蕩邊境動搖王公父子以滇人奮志功名列爵五等鴻功大業史皆淹沒不傳聞邱均文無足數人非可錄焉王仁求之名得此而不朽墓銘之所繫願不重哉丁卯六月師範手記明劉球諫伐麓川疏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有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獫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應任發素率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詠舍無係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久淹恐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五

動眾分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刺終為邊患雖其未即擾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獫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惟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星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飭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詹英陳言征麓川狀略

嘗謂邊彝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

也為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己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嘗殄滅子思機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在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損用夫五六百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紅絲絹疋密散富豪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捧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弁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為名盡留自用醜行過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為士卒且如運糧一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五

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馱糧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虞探其險易虛實賊眾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賊用木石掃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貽

邊彝笑計窮事拙只得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
罪付之無可奈何抑又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
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竊詳靖遠伯王驥
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由先代
勳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
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
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
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
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

漢纂 八之一

藝文

三

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
昌犯天顏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
廉幹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則滇南幸
甚

師範曰英貴州普安人官河西縣教諭狀既上命往軍前効
力英懼驥等中以罪遂匿不出行李二三百損只王驥一
人耳其他不與也乾隆間大軍征緬勳兵二萬分三起所
用夫先期十日十數日拘留僧寺道院及文武廟餓死病
死疊疊相枕籍而黠者復以賄免惟老弱顛愚俾之就役倘

下站缺夫竟驅之過站屍骸無歸哀號載道予猶親見之有
明三下麓川前後將十年每次用兵十五萬其騷擾之狀
已十倍今日矣適惟大吏巡邊用夫尚逾千蓋其不肖家
丁及隨行未弁包攬客貨折價肥囊大吏已過三四日損擔
方止而爲大吏者實不知也四十年來獨諾中丞穆親李中
丞湖用夫不過二百名警節使麟坐窩蓬小行轎用夫不過
一百五六十名滇舊有堡夫之設以應督學使兵巡道後漸
應及郡守矣且及州縣矣武職幕友長隨之過往者皆可借
夫堡不足而派之鄉童壯者亦甘心服勞已未冬初中丞彭

漢纂 八之一

藝文

三

齡 奏定督撫司道夫馬章程民困始甦而其最苦者莫如
絳大轎每乘用絳廿四或十六少亦十二危峯峻壑飛奔直
上汗如雨喘如雷冀太守敬身本太守著張太守玉樹史太
守致光獨不用絳嗚呼誰非赤子而忍虐使之哉因錄詹英
狀而及之滇之司土者幸毋忽此可也

何孟春復永昌府治疏

臣聞消變於未萌者策之上消變於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
救斯無策矣竊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
皆是府衙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

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夷地漢之永昌郡自元以上皆爲
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於銀生崖旬其地在白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
夷歿後金鑲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
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
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
年春附近諸夷忿王真立衛鎮守不恤衆乃共推已退土官知
府高某引麓川思任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
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三十四

十七年閏十月初朝廷降詔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
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
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蔭爲
名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
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
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卻將永昌府
之民并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二編立東西
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
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

不可革遂概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
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
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
用足後來承乏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
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
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
前來由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
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頭見
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戶無日不

滇纂 八之一

藝文

三十五

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椎隨剝
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強者爲盜弱者遠逃如
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
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宏治初二三百里
之夷民亦滅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
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
十年三月城門曾晝閉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
監曾被攻矣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龍川臨芒
市又起兵入清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即今

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
要求宣慰矣臣訪於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
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
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
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實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
夷生凌侮之心與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蓋附近
夷民爲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
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隳大變固應不遠
臣叨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

滇書 八之一

藝文

卷

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
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門勘
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通
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身誰肯爲國一承行動轉加吶嚇聲言
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釋各差官上塞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
督令科派備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
愈烈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皇上
人承大統聖鑒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或羣議斷

自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將金齒
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
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勅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
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
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轄歷
州縣長官司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
里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
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
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
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
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
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卽備並無
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
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
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
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
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爲此守巡官無法可
治將金騰官銀委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

滇書 八之二

藝文

卷

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
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
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
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署掌現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
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
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
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煙火料絲燈皆於操
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卻又徧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
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美

看昨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
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
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
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
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棄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
今指插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
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廛眾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為榮耀
人心全泯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
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聖明在上庶政維

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
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
臣請遂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單只當遵
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為足食倉矣何自正
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
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
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比
各夷之宣慰更強以臨安府衛願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
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美

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窺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句
僉一府之阜隸門庫糧少不句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
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句二府之阜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
句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乎若
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
曲靖俱有府有衛卽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
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
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
餘區區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著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

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鄧漢壽巡撫兼制東川疏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交岡皆悍夷也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爲藩籬而交岡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逼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弟殘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日無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罪不在逆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龍順成餘黨誘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在焉問之亦以防守川賊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者

尚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開旋據尋武等郡申報各悍夷擾害情形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

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竊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甸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乃尋武兩郡新遭兵火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蕪僅延殘喘孽畜幾何盡爲賊有場圃一空囊殫無望譬則危病夫復

滇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後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聞入勢不能徧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剪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烏衆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矣且奈之何將麻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箐深密重關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如洗萬萬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大創之舉乎比聞蜀中連歲兵燹自泊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

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勳而不能盡塞其歧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於啓口臣若復噤塞匪惟負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二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新勅初宣夷人喪膽體統既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一鞭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

滇纂八之一

藝文

奎

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烏語侏儻梗我王化向來裁蜀僅同焉廢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撫臣公忠謀國豈分封畛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懸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謐十羊九牧處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猝難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曾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者又以各直省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紛不知

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其驕縱不道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廷臣覆允兼聽舉劾况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瀆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求益鄰境自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所斷在滇亦無所利况所請止節制乎撫臣近日條議請增安普道勅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邊夷素不知司道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而事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

滇纂八之一

藝文

奎

歷者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矣
毛堪議郵錄名臣疏
竊惟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明主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立名則社稷賴之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在社稷封疆而死未霑殊郵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參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聖世之缺險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宏治乙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廷杖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魂沈青瑣斯亦慘

矣彼所爭者朝廷之典禮所補者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又與乾坤並立在先帝褒嘉遺直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謂未酬其烈蓋本官天鍾正氣當含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務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言閉夜臺十九年惟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亟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巡參政於時適有順甯猛廷瑞與大侯奉赦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為夷人所信服交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參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

文

文

文

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首持千金請命本官謂不受金酋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首遣子送印為聽撫之質而金騰路乖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搆本官被論逮繫竟死於獄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狡酋不信撫臣之屢檄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宣布威惠又安封圉為何如哉而貪功之徒乘閒而下石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且為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為鑿憐彼接踵而迷同夕而殞者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者尤人心之不死蓋本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推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

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衿微福徒失貴臣之心致干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貞而被誣所謂大冤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該禮部公議論典考訂別白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覈也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若王之杖而死先著逮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於俎豆公論定於葢棺耳目之真精實之孚孰加焉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

文

文

文

骨鍊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實以風示來茲裨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滇之孤僻而有知玉之以身殉國以仕於滇之間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其貞元之閒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為追悼而況於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饘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煢煢遺孀無以糊其口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庶臣所可為者罔敢弗既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聖明留意孰能此久鬱之公論乎皇上崇尚風

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楊繼盛子諡贈
廕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與玉同又廕一子矣大聖人之作
爲甯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於成者已陰死於杖者
獨遺非法之平也言罪者尚世衣錦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
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慨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
察使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請伏望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
仁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子諡補廕以表直臣李先著卽
未敢遽議諡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臣庶大忠可慰大冤可
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聖治有光矣

瀘縣

八之二

藝文

奏

趙州師

範荔扉

藝文第二冊

蕭彥

巡撫江南涇縣人

陳末議以備采擇疏

李本固

巡按河南固始人

安插思化疏

周嘉謨

巡撫湖廣景陵人

清理莊田疏

滇繫 八之二

藝文目錄

張紘

左布政陝西富平人

建布政司公解記

陳文

右布政江西廬陵人

南壩開記

商輅

大學士浙江清安人

重修按察司署記

楊廷和

大學士四川新都人

新設永昌府治記

毛鳳韶

巡按湖廣麻城人

三節祠記

楊慎

修撰諫成廷和子

碧曉精舍記 定遠縣儒學

連然新井記

馮時可

提學江南吳縣人

備公祠記

李夢陽

副使河南祥符人

石淙精舍記

崔銑

尚書河南安陽人

石淙對

滇繫 八之二

藝文目錄

李東陽

大學士湖廣茶陵人

石淙賦

陸深

尚書江南上海人

月塢記

黃琮

左參政廣東海陽人

修建五華書院記

楊慎

游點蒼山記

張佳允

提學四川銅梁人

游安甯溫泉記

羅元正 按察使江西人

橫山水洞記

王士性 副使浙江臨海人

泛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鄒應龍 巡撫陝西長安人

通靈洞記

楊師孔 僉事江西廬陵人

溫泉游記

滇繫 八之

藝文目錄

三

張佳元

臨安三洞記

王奎 參議諱成浙江松陽人

雲龍山記

解一經 知府江西人

游阿盧仙洞記

郎瑛 布衣浙江仁和人

顏洞小記

黃衷 巡撫廣東南海人

南明洞天記

錢邦芑 副都御史江南華亭人

華嚴洞記 石洞上潭記 石洞下潭記

尹伸 敘州人明副使

游文殊巖記

張佳允 銅梁人明提學

游太華山記

滇繫 八之二

藝文目錄

四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蕭彥敷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臣聞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為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臣之所經略與邇者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犁然具矣惟是一二未議有不得不上請者謹開列以聞其一議礦場以便責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題留兵餉抑又重矣乃歷年逋負過半而大理為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一

不皆遺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硯頭之利而為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其弊至此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澂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每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礦場專責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人之身勢不能徧應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未流將責之郡縣而郡縣又皆異屬礦硯之盛衰匿不以聞錢糧之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束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諄語各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為嫌遠利為幸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者

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詳議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由俗

革事以時異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為便此一
時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為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
令有所不行而徧民之利病遂不及聞礦脈之盛衰遂不及知
或增減失宜則苦于輸納之難豈獨病于官且病于民試舉而
更之豈獨便于官且便于民相去甚懸而或以為礦場道令有
專勅則各道亦領一勅乎臣以為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
勅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勅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耶
礦場專勅即照例繳進可也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在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二

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壓有事策應
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道者分布四陲至
密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
軍民府寓焉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遙往返動以月計而該府
係初定之區仍夸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逕庭其官司關白則
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夸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
一有緩急后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
武定之謂也至于雲南府于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
由雲南係省衛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蠻錯布往者尋

旬武定之役烽火達于近郊省城且震動已無論往事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焉視其上若于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捕都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瓢不如一人挈之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屬分巡安普道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温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爲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三

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甲之英其特用者當亦不少請乞勅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以十分爲率申補其四貢如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有遠大之望自能展布四體而還方之民亦且聳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愒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實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以遷請以他途又甯無以賢能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夫天下未有不在于彼而能于此亦未有不潔于彼而潔于此者臣以爲大計有疵吏果當議處或降用或降問令散處于宇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四

所屬故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間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濶禁網不及周故簡飭之難夸穢錯居易動難馴故綏懷之難主流並列急則憤寬則肆故彈壓之難也一省之中瘠者半沃者半瘠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寄命于縣令托生于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夙號遠方爲士人所不樂居其餘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及之該部亦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人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黍

內之僻地如蓬麻然而毋徒以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朝廷不以遠方弃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滇人之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南幅員如曲靖尋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潯益羅平皆東南境也壤地錯列如犬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依而活平守備與臨元參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賓主焉不相維繫活平之利害參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茲矣且將衝決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關受令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參將可以騰衝例活平

之守備可以順蒙例以參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參將之名
可以震警夷人莫若照巡西事例雷平守備併聽臨安參將節
制如活平有警則參將速為應援如臨安有警則守備立聽調
發有逗留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例參處而若恒止于行文約
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庶兩將之名正而氣脈通兩將之兵合
而勢壯得于地東不無小補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夸心國家
之於是一議而寬其起京之例再議而獨其冠帶之銀所以
禮之又甚周乃至乎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
者有別生事端反覆駁勘者有憂謫良議習為規避者有任憑
吏書遲速惟命者下逮土巡檢驛丞等官率多貧難無以厭吏
胥之欲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茲尺地孰非王土而此輩以
不得襲之士舍猶然管理地方當事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
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為不足有無
而各土民亦且謂號為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令甲不
行于遐方而進退不稟于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國體也土
司不勝憤悶或因而跳去官司輒被之罪亟問之而土司以其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五

忿心乘其畏心益逸而出于法之外至于上干天憲如曩之木
邦隴川者見以為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
二土司乎哉此其所關者重也關夷情也查得萬曆九年十一
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撫按衙門各特
設有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揭報
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其累年不給者不一而足詰
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催未報也不知土司之不出
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之愆哉充吏書之囊橐啟土司之攜
貳莫大于此臣迄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即行罪
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即行罪在該道道行該府縣而該
府縣不即結則罪在該府縣果于倫序無失不必別生猜疑果
于夸心不拂不必過為搜求倘有窒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訐不
得駁勘責令布政司于代奏本內備開某土舍于某年月日告
襲某衙門于某月日勘結該司于某月日代奏如或有年月遲
久者顯是留難該部科即行參究如是庶稽而責成嚴該司
懼查參之及已自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遑身自
不得不急于勘結上可以存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即雖題文身
之輩皆不侵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夸贊夸方之變每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六

起于土司土司之事每如于爭鬪廣南之父子富州之叔姪其
明鑿也然此循其可稽者也如往者干崖之立刀怕宜怕文怕
潤輩各持一議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年而不定大都倫序不
明紀載不預土司得以愛憎為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為高下輕
則文移告訢重則干戈侵奪率此之由臣觀雲南土司如遠而
孟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
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
者也試著為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層一層存道凡各土官
生有子息令其報各道一切嫡庶少長之倫手籍而記存之毋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七

委吏書記舉手取而謹貯之母雜之別案其二扇則登記送臣
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瓦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襲取
而按之耳有告計則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
其溺愛之計夸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好似亦法
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見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未
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偷序
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耳其七議
定疆以杜強暴普楚之兵起于爭桑虞芮之訟起于攘田自古
而然况分土分民在土司猶有一定之制者邇年以來強者以

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此蓋不特一二然者始以麗江言之
麗江古吐蕃之境與鶴慶為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災然
間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加厚殖日市劍川界內
之奪田與其民田夷民強于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于
是麗江之轄駸駸出疆界之外而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木
大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者能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朝廷之
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請乞嚴為限制復行臣等轉行通
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奪司土田即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
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預廢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以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八

侵界罪之如有越而賣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
無患也甯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夫雲南一省環
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
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
乃作奸捍綱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
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
接壤而處慕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
喜抑之則艱然以慚卽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服由斯以
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聞

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擇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復命董舉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構兵至犯科囚等昭然顯著者撫按復命閒亦論舉一人如過而不甚卽無之亦可其舉者有賞賞以金俟三舉則降勅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土司知所勸其論者有戒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色重則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榘柄在我而莫有不就我之鞭策者也今之士司撫按官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于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出之于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褻故以復命爲期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入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陞語然事關官守非奉宸斷不可以更故轍事關夷情非聆天言不可以聳聽聽故敢不避瑣瀆會疏具題

李本固安插思化疏

八之二

藝文

九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中國何負于緬緬亦何憾于中國乃連歲騷擾以至今日遂蹂躪三宣震驚騰永而志猶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陛下威靈撫鎮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聚版章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恐我之甲冑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坐做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奧騰永則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彼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爲之藩籬則傷其職矣蓋緬中鮮鹽茶緞帛毛纒諸物勢必取于中國往時會遣人貿易道徑蠻莫思化輒剽殺之卽近邊樵獵亦略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積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仁從旁慫恿彼緬妄得不歲歲入乎是起釁挑禍之由及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攜其妻孥率其部落奔蠻莫而遁以仰哺于我且殘食于三宣諸甸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銀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示兵力以庇翼之卽戰而勝驅緬而歸我亦不無損况去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

八之二

藝文

十

十萬計士馬之匹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轉輸數鍾致一石
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職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
安其堂與育其子姓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
宵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時麟呈稱
轉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岑同知龐一夔監軍同知姚允升等
會議欲將思化安抽潞江給之牛粟彼傲然不聽又歷舉小隴
川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其稟該道欲回蠻莫且乞討
水牛二三百隻并三四月分養贍銀兩遂自擁眾西歸適漆文
昌適之干崖問其何往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曰我暫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七

住永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干崖借永雅之地與居不許
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
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止等因呈報臣批其贖曰思
化向為兵端使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強住干崖干崖
之人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給銀
五百兩毋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及另議而思化
固已歸蠻莫矣其桀驁難馴又如此上則方命下則圮族內樹
禍本外置盜煤賊來則我當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
故滇人每謂思化鄧子龍為二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

歇也臣愚以為不若另置之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為
不若制之以兵力便蓋計思化之部落盡老幼男婦不滿一萬
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騰姚客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
此其眾寡強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于緬失德于部落離心于
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
江或置之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為蠻哈等練關之
堡無事荷鋤以畊有事則練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畝如若
不然或以其地給附干崖諸夷即便籍其名為戍無不樂受尤
勝客兵又不然或定其地為榛莽使賊大無所略而去無所戀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七

靡不可者並其立關堡開屯田諸策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欽
依內事理著實奉行則斷屬夷挑釁之路絕緬人弄兵之端樹
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
緬欲欵我聽之往來貿易我善遇彼既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
之不殺行當効順誰敢稱兵遲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
次第舉矣或為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允墨食蠻莫其意
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百里去阿瓦六千五百里所
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為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墨之眾
能有幾何烟瘴初收之時緬眾未來之際乘虛取之無異拉朽

越千里置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蠻夷彼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讐且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罪有難以縷指數者如先年竊殺夷緬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悞李林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悞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投緬罪三剝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夸害粟牛馬衆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不待以不誅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仇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志

周嘉謨莊田冊疏

看得沐鎮撫兵符世守茲土祿俸外聽置田莊國家所爲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千三十一頃三十七畝其稅糧三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爲不多矣推而上之西平八演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助非常之眷豈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于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自十六年來迨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于舊環滇村內莫非總莊有更僕難悉數者于是乎鎮不得不委之參隨分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派雜徵之外有凶名虐斃所加不至

膏見髓乾不止嗟嗟此固朝廷三百餘年所休養漢夸出諸鳥言卉服而歸版圖者也饑寒旣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爲振本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于戈肝腦塗地雖有智者不能爲鎮計耳幸兩院會題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犁然稱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皇仁于無窮寬投獻者姑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開法網于大宥新舉置者一體齊民亦弗盡依會典以昭作貢于任七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戶免魚肉其輸將樂也有參隨莊佃向所侵漁鎮弗及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志

之一二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遺將拌芥之區胥成沃壤夷爨之種悉爲良民綠林之變自清素封之瑕不起宵獨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霑一分之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遍皆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參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之騷擾莊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參隨人等不無失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于下怨歸于上者今一旦盡數清出其所利于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解毋得逋負使鎮臣藉爲口實災傷並議減

免收納必須公平毋得偏累使莊民永有依歸則又臣等撫按
司道之責無煩廟堂過慮者矣

明張縉建布政使公廨記

公廨廣二十七丈袤百丈十步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
皇明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墮庭雖有成蹟
但歷歲已久柱傾瓦漏者屢矣縉備員以來旅拒烏合之徒內
訖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
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
其前有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三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五

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廡均米易也初今有司計木之數
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
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
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
畢功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
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
不忍更督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
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然宮室
服用富厚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

縱恣而安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狃然相噬則

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
閒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今
得其地因俗爲治撫之爲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
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禁斷久之乃已
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
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於事幾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
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
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六

信也故當無事則宜蕩佚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
或有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
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敬告來哲誠
不知所以裁之

陳文南壩門記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於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北左金馬
右碧雞支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
無極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邵甸諸山凡九
十九泉或瀆而流或營而滂或激而波或滄注而溪焉或山夾

而澗焉彼焉汨焉會於盤龍江至松華壩則西為二河一繇金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繇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於滇池蒙段氏時過春登者堤上多種黃花名逸道金稜河過雲津者堤上多種白花名繁城銀稜河嘗築土名為一堰於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十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即繁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因此為堰不過與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有明混一區宇雲南特遠弗庭洪武壬戌黔甯王時為西平侯奉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以惠利俾兵民並力於田

滇纂八之二

藝文

七

亭與廟相值而春秋勸省耕獲則休於其中於嘉泰甲戌八月十有二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之工力合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賜也願紀其事於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迺以記可於子子謂沐公為定邊之孫黔甯王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宏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參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為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記昔羊叔子杜元凱相繼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以成晉業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猶然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故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以孝鄭公以德敷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言雖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然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

滇纂八之二

藝文

六

商輅重建雲南按察司署記

本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於時即昆明縣治為之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莊君欵奉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隘陋若此可乎况邇方甯靖時可有為若復因循誰之過耶遂偕僚案謀諸鎮守太監錢君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本司為貢院以圓通寺西空閒官舍改為中衛諸公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上可之事既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无

人咸稱厥事沐公及錢君首捐白金為倡一時在位皆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德方明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材木甄發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廡廨宇獄禁以至廩庖庖福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甌豁真憲府哉莊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鉅

強禁暴使所居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玉成之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為法之不可犯則柏臺清峻無愧於興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於付託之重蓋一舉而眾美備矣故記楊廷和新建永昌府治記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遠略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銀生巖旬其地去今治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為衛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齒之名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予

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壬申省府以其名併入金齒永昌兩千口所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向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朝廷悠遠文教疎濶一下交征日殷月削盡民之所入及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谿壑之欲而民日益困戶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司欲復府治前此巡按屢以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各阿所好因而庇之虛喝夷民以必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勳巡按御史羅君玉席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上報可遂改

為永昌軍民府永昌人聞之室家胥慶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田畝我食我力無豪奪我者也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脇誘我者也有官守我師我帥無鄙夷我者也不圖今日復為幸民此新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忠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召為吏部或有鼓扇頑民欲害其成者都御史王公啟繼亟以興董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督漕泉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反側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土民具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惑傳君即日審勢定址計財料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為之王公特檄參政鄧君相副使

海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蕭君乾元董其事兩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制法所宜有固或不備永昌至是真大幸矣布政黃君忠遣人來請予記夫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運之在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虐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泥於時勢之難為固有獨倡而無和欲執而不能者聖朝更化百度維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興革開而惠流遠徵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夷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此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揆

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為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略云

毛鳳韶通海縣三節祠記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父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以往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卒於兵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縊於室獲救復強致聘具盧誓之棄其物於門外三日哭不食適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勸盧避其家慮佯許之隨至海畔給東先行赴水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門又前為大門匾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

海繫 八之一

藝文

三

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門又前為大門匾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

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戴子以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爲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於流離顛沛之際甘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踪跡泯泯戴子乃獨按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薄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楊慎碧曉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曉以由形似秦曉關受此稱爾高曉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沂東鎮氏有別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善

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隸古定曰碧曉他日有客燃燭疑於楊子曰茲曉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貽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土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證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穀梁啓縝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貽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土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綱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

兩漢地名驛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喙嚙而爲祿賸呂閭而爲呂合金浪嶺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既譌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閥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奉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眺眺聽之美蒼蒼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楊慎定遠縣儒學記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善

雲南楚雄府屬曰定遠舊未有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建議請於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髡州後譌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本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雋者以斯地也越雋水以彰休

盛然特以關土服遠言爾國家以綱常為治禮樂為教雲南雖
去神皋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已於洪武初元榮被天言
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澤豈可憬彼自棄乎矧髮濮之名已
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於武王永清之世而武侯之過化則
澹泊明志之真道宵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乎夫學
亦多說矣肇始於六經發揮於諸子更僕未可終而走也獨舉
武侯澹泊宵靜之一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
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
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亦可以為成人矣由是而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美

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
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楊慎連然新井記

安甯為漢之連然縣據班氏地理志有鹽官焉今其遺井四曰
大界曰洪源曰河中曰石井也嘉靖己酉奉勅理鹽法雲南布
政司參政平崖李公以澹新井之議白於巡撫都御史箬溪顧
公巡按御史石海林公乃檄下安甯鹽課提舉張右銘及同提
舉姚文而銘實專董其役不一歲而井成李公名之曰連然新
井稱從漢舊績則新矣又亭其上以蔽風雨下綴石為疊蓋以

廉之以遏淫潦蓋其地濱螳螂川勢宜爾也是歲十月李公復
按其地謂右銘曰盍碑之樂石乃屬詞於慎嗚呼山海天地自
然之利也惟不私其有而公之人則是順天因地處廷之阜財
中庸之寶藏也若國專禹筭之富民隱覆盆之憂官權而私病
上肥而下瘠開利孔懸罪梯是管商而已桑孔而已豈聖朝設
官之意哉緊惟李公之勦是舉也俾茲一泓之饒庸補四泉之
乏實以阜吾民非腴民以阜財也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又
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此二志者今之謂矣嗣茲職者宜鏡茲
雲南右布政使羅湖劉公參政雲阿譙公參議龍巖趙公賓符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美

王公按察副使仰齋胡公雲門周公石庵郝公臨溪張公漸庵
郭公僉事泉波孟公劍峯黃公同議而協之贊行部而觀厥成
例得牽聯而書之

馮時可傅公祠記

傅公諱天錫字佑之長身瓊瑯矯矯若雲龍為經生即有聲尤
工詩詩格高不作大厯以後語暇即談兵以稷直司馬自負每
籌策天下事慨懷中窾揚眉裂眼人不能難一日忽語同學生
曰吾仰測渾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五彩者
其天子氣耶遂棄去間關投謁高皇帝被杭偽帥潘允明兵執

詣帥帥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若不日且茹肝無臣
我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鬚鬚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尤
明與諸卒皆辟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屢
允明營明謀拒敵公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擗磔裂卻
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且縮甲可幾幅毋以身試刃允明
雖駭公言九而與其黨計以為然乃釋公縛借偽員外方彘身
往策于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允明款武靖不煩一
矢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
傑詣金陵上事時僧機先黠有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七

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誘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
名公蒞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縮聖遣請就司寇法詔報曰備
某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配于氏攜以
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安乃叛公
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公曰爾何餒悖失策往吾守大名不
完邦皇帝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抱鼓曷報免
胃捕賊死之士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生易庵公澄澄
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僉事中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
部使者泰公請於朝立祠祀焉故制狎樸不足安靈歲月既久

漸即毀墜至萬曆之末而公老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信
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暫中丞承天劉公聞之曰偉
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其郡焉時可以督學行
郵拜瞻公祠徘徊悵慕者久之念公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
使職因為之序次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為元約身出非所榮為
明致身裔夏夫分君臣大倫皎然星日矩我矜紳偽師嗚張公
執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筠片語單詞狂
狡革器惜哉鴛鴦圖不麒麟滇池恩遺萬里舍辛重關蒲塞毒
草蘭津查爾安西路藉我闔公備持牙白敢逡巡支糜朝原魂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天

依夕燐古有傑士公真其倫繁繁者邱韓韓者神何以表之厥
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僉僉之來兮若吟若呻騶虬翼鸞駕
空絕塵豐我稔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徜徉其間靈
爽常存

李夢陽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正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
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
楊公而公亦自安甯石淙渡徙鎮江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
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陽觀眉山蘇氏愛陽美山

故徒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郊廓之間曰小峨眉者是也
陽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
茲非有道者為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出言濂溪也
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耶
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陽不佞少幸從公游得竊聞石淙焉
石淙有虎邱之邱曹溪之溪嶺鄒之川自昆明來者奔流千里
其地崩湍激石兩巖孤葦交合水汨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故
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皆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
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美要在廬山陽羨

漢書八之二

藝文

美

下也陽羨姑置無論且徙廬山其志奚為者耶願卒幽抑不見
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我如嚮用功著邊郵顯名四方利澤在社
稷天下其還也登橋踞水巨坐石磯不一唵嘯去矣故金焦大
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雁塞
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彼易此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夫廬山豈周濂溪意耶陽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濟流揚波南
瞻石淙特望洋爾是何敢言記

崔統石淙對

太守遂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江表有屋

曰石淙石淙者淇之勝也客曰地以域分或以名定取滇名江
古歟豫生曰有之昔周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
著其鄉則思為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為之紹是故
有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
名智不還行而滅德翁方居巖閣之上乃就山水之僻居士之
迹殆不可歟生曰奚為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者去
就決甘淡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大鵬搏扶搖
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案可食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問
居周公攝政而思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

漢書八之二

藝文

美

是乎業著而道尊奚為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歟生曰未
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遜迹以遂高退
士務匿名以避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四
行不獨失中一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
受恩有厚薄焉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
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承其
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貴豫處治忽安危之繫貴慎是故汲黯寢
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寶也夫大臣者
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詠表德以垂

崖石淙之義將是類歟生曰然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禦孔聖其經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曲成惟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李東陽石淙賦

遂庵楊先生應宵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遊寓巴陵卜築

真繫

八之二

藝文

三

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於朝出而官於外誤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示不忘也予嘗泛太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於心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懷爲述短賦至於體物敘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應之聲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谷兮岬嶸中潺湲兮水聲初濺涓以汨滂忽澎湃兮砰訇或在遠以疑近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賴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崑崙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

庭之波乎碧波千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滄羅

昔子之既升既升來遊來歌興懷於淇水之邱寄跡於此山之阿揆風景於毫芒緊孰少而孰多居士不答如茲石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改方挹彼而注茲訝山川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歎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拊鐘鞮耳聞春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情商挾涼颯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物外諒至美於南雙蓋將濯

真繫

八之二

藝文

三

纓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三東者之偉績豈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爲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鑄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激芳華於六籍嘆人生之有涯竟幾體之無息彼羣分兮類聚何物非兮太極殆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乃攜酒與琴游於淙上荆雜坐林歌迭唱北南俱失主賓皆忘慨聚散之殊途顧行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鄉

陸深月塢記

金齒張愈光修古學而未合於今也自業以癡人之號將印月塢之勝而益修焉以告于陸子曰舍居山中築塢讀書盡山之勝有泉有澗有樹有卉有園有亭有臺榭有梵宮琳館可遊可憩可騎射獨於有月為最勝山西峙北西之山咸拱揖可俯故於得月為最先月時泉聲澗影樹樾卉蔭園亭臺榭梵宮琳館參差隱映含輝互彩浮藍盪白若有若無顧而樂之使人心跡俱泯世界盡失期以終老焉又曰家君督舍以進士業非古也弗敢廢命則茲山茲月之境荒哉又曰履靜以強志志強則學就緣凝以崇道道崇則用光舍之志也深覽而異焉語之坐

演繁 八之二

藝文

三

告之曰吾子用志良勤矣夫君子之學古也道貴宏守貴約動貴時不宏不足以周務不約不足以致道不時不足以利用吾子疑於適越而廢冠履矣冠履者首足之所用也越人廢冠履非能廢首足也故科目者蒙傑之所出也非由科目而蒙傑也吾子求道於六籍修辭於兩都誠古矣今天子置館閣設論思所以華國而經世者非俗學之所用也請與子論月可乎月之時而大矣懸象於天蔽體於日代明於夜積成於歲雖然風雨之夕雖望無月晦朔之際雖月無明上弦之於下弦魄同而進退殊也晨見之於夕見形同而消長殊也春之溶溶也秋之皎

皎也夏之助暑也冬之競寒也是故月之變屢矣安往而不得月哉三代時主以選舉漢以經行魏晉以中正隋唐始以進士是故仕之變亦屢矣安往而不得士哉吾子就月塢之山水幾于滯靜而未宏矣薄科舉之委積幾於穩遠而未約矣任氣質以疾疾幾於過動而違時矣愈光爽然曰舍癡庶其有瘳乎願書為記

黃琮修建五華書院記

黃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瀘遂則聞所謂五華書院者以試事方棘日僕適兩適間不及一詣也冬始往觀焉遂登西面拱翠澤

演繁 八之二

藝文

三

胸羅真不減白鹿衡麓之勝而頽梁落棟鞠為茂草令人徘徊歎息久之會時有道署之役弗克並舉越明年庚戌秋迺檄雲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以丙舍不足辛亥復相左右町疇及城隍之餘地益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爲屋百七十有二修者半創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宮牆翼翼而山川之勝亦若爲改觀矣黃子曰昔讀蒙駝氏言深以促耕督織爲病然古者田畷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鄉亭至榆莢葱韭雞彘之細各爲課籍何也儻亦民饑已饑民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聯之有

科舉以勸之而又爲書院以課督之與催耕促織何異顧海內
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甯獨不以爲病實以爲利
也於滇則余又以爲亟焉滇故百濮之餘也白漢元和中有神
馬白鳥之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棄於宋湮於勝國存
者能幾至有明而始建諸學校至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
於學其亦地之既脫田之苗畝也其耕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
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車書內向皇風遠翔二百餘年於茲矣
而孟賊潰訂寇攘竊據無時無之與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
故豈非教道衰而彝倫敦愛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藝

自銷歟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
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與而士爲辭章之學今將以辭章課之
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書
呈而文象著賓興起而爲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
安見今之科舉而不爲昔之賓興耶夫口誦格言力探祕義得
於心而筆之辭此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
今人直挾其精其於入道之門似尤簡徑若乃六德六行雖先
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而自得之實非課
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指學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望於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何
嘗脫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辨而後
不可欺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
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今之科舉不爲昔之賓興也者顧
誠與欺爲何如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藉雲南太
守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
李枝陽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
芳皆有功與作者例宜並書

楊慎遊點蒼山記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藝文

美

余自爲僂人所厯道塗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
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於山
水蓋欲聞而屢見矣及至葉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
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莫
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
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向者之未嘗見山水而
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爲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
龍尾關出天生橋夜宿海珠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
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予各賦一詩詩

成而月猶不移洵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閣小飲壬戌復行
入關由涸涸亭而升覺真庵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
圓海寺瀾茗煮泉坐於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淵度石關至鶴
頂寺松竹蔭軒洱波在席相與跌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
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
卽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浴今
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予曰但觀浦金流采已
自勝矣癸亥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
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

海纂 八之二

藝文

七

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
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
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
寓此凡二十日而後去茲寺有高皇帝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
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
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溪疊嶂承流
水色瑩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
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
上建八塔以識武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宏聖寺有浮屠高二

百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爲隋文帝勅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
二里至點蒼神祠卽唐書載使臣與南詔盟處也翠巖有巖
異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僧俗亭俯瞰
城郭樓觀海波萬頃澗松縈雲巖雪映日酷酒更酌村人薦米
纒食而甘之旣醉旣飽下山北行二里抵三塔寺宿寺有七樓
八殿皆中谿重加修建者有書樓在焉因流連累日芒鞋藜杖
相與入瀑布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有一石爲
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鐫石壁上有朱字詩爲濺沫所塗
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構于仞之上非天力不能也壬辰登

海纂 八之二

藝文

七

帝釋寺松蘿蒼翠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瑯如琵琶笙
簫又如琴瑟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
中谿曰豈山腹空洞窅窅遞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
僧曰世傳空洞隕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爲天王
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
外事不可以臆見度其是非也癸巳北度兩澗至無爲寺寺有
汝南王碑聲如玉磬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山相求
之詩聞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
遂趨屋下避雨軒窗洞豁最堪遊目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

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錄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
溪雨者是已每歲五月溪上旬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
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長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
疫山泉甘冽疲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
寺有仙女池淨舉石榻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許至石雲寺沿
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膠鴨乃移枕簟
以息中翁弟仲春叔期季和豫煮樽酒於叢薄中忽從滴乳巖
旁出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臥草庵殊覺快適
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瓦屋懸構於蒼烟之上扁曰中翁小隱

滇纂八之二

藝文

畢

時已入夏猶圍火而臥晨起窺石洞探緣細路下臨百仞比歸
頗有垂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溪歷遺愛寺觀舍
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
閉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
廬又西六里為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顧道路崎仄且空
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谿謂予曰不見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洱水臥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
已之遊上關水月樓泛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
西關青嶺寺前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

舟山陳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向點
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山巔積雪山腰白雪天巧神工各呈其
伎予曰此非點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
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畝可為蔬圃草閒得柱礎石古
瓦知為寺場也往來久之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
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廬之勞矣酌酒
相慶戀戀不能去舟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
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泛泛道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
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左衣指予舟中几案其器

滇纂八之二

藝文

畢

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第各解衣投米問其
男子何在曰久課為官家所繫其情可憐也又南至鐵雨巖云
是羅刹欲背盟逃逝大士兩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巖面如蜂房
蟻窩大者棲鴉鷂小者巢蝠鴿聞舟人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
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蠶篆不可辨識暝色欲來河水
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
遊真如隔生事矣中谿與予廣和詩若干首彙為一帙題曰蒼
山雜詠云

張佳允遊安甯溫泉記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校士安甯畢將欲觀湯池先遣一
力拏舟螳螂川厥明逕鹽井觀之鹽官今寔丁以皮囊沙鹵水
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
甯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
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
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
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巖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
有異術除妖坎山即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淙渡故郡人楊少師
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政具集中一時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

滄繫 八之二



藝文

聖

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
次舟過若決呂梁水直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麗空中又北
行五里水迴折作曲瓠形螳螂川多直北流至此迴遶二里逕
龍山下山川窈窕松石參差最爲佳境東岸一帶巖石砢砢上
鐫曹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
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扇大似
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熾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池而浴之池
水瑩潔纖毫不能四圍壁起不煩簪髮中一石光膩勝玉碧色
寺曰華陽志云水神祠旁亦有溫泉願祠今廢矣浴罷風平亭

上一峯對峙命觴相曠覺兩腋間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
渝峽諸泉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爲海內第一湯似
非溢美時日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
之候亟渡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參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
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
耳余曾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竇應朝望不爽自是造化
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榛南行一里至曹溪寺寺在龍山
之麓土人一名葱山草逕盤歷可肩輿上無甚奇絕郡志云高
八百丈周遭七十里証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
八

滄繫 八之二



藝文

聖

減王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闕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
一樓顯敞右植木蓮花樹青葱可玩頗視螳螂川清澗如帶稍
東二園鑿山石作几形桃杏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曬葉數石
余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道林好
養鷹駭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一泉澗澗鳴亂莽閒循泉散
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
若其中逢逢成響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
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蒼鬱如蓋坐樹下飲水甘
之頗嫩平曠如波文可愛指顧太遠莫辨遠近奇峯錯列杖鳥

下問之皆夷名甚焉茲山也由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
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邱山寺與太極諸山暮布屬復駁舟
登岸里許至寺襟帶螳螂枕藉虎邱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果
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唐殿余觀之多
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郡中烟樹萬家暮靄如暈遂從陸歸時列
炬在門矣返署中追憶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
足振衣登高眺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出令人忘歸
惜在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烟水空翠之間茲遊蓋
萬里奇蹤也遂秉燭記之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羅元正橫山水洞記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若干頃
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帶水水卽演池也池低
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可立上游走流以故池水不可逆引
而仰漑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卽旬日不雨土脈輒龜裂
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
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
度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牆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
山之凹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

議鑿其麓自西以於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率作紛若蟻

之營怪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

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

可三千金移議御史臺報司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得先後

繼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以樹兩洞高五尺

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支顛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

議數授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得

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舍人袁應

登佐掾以轄羣工應登簡王之不習者請以礦夫代工可其請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器

召朱正輩二十人以屬應登余時參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

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

公請於撫軍曹公雲山巡按許公保字僉曰政在利民毋惜費

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墮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競奮

如命道果值實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溯始事庚午凡二

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凡

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與時不甚合久欲乞

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

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寢朗闕洞中可偃蹇行公復趣掾

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奄互得泉二十二道蜿蜒縈紆四
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
白龍挾雨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而東出噴薄淪
漣堰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滋畦者圃者
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於旱槁民甚便之而德諸公之功乃
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
潺湲茲麓旣闕不淤不顛慨我稼穡充廩盈廩我公之績億萬
斯年曷俎豆之以輸我虔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陽宜
興人許公名大亨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浙江錢塘

滇紫 八之二

藝文

吳

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士

王士性汎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於中原而春山茶尤
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
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雞關夫會城三十里而遙蓋跋
指之矣乃問途爲太華之遊循關右筭斗折而南五里至高曉
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臺曲池層樓聳
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題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
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命騶人騎跋皇陸獨挾一二黃頭郎汎

馬池一望五百里瀘西南隅俗號滇海滇去海遠水頭畝卽稱
海下高曉輕洲淺渚蒲葦颯谷長過人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
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望麗而漁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
陰道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水不及余東海一汧澳而風力
差足畏滇中鎮日成西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飄墮水中乃同棹
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華山門蒞宮琳宇輝
煌金碧倚山隆起擬於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
下黔甯祠覽其世像出文陛前兩堦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
明飛丹如茵列繡如幄遊倦坐其下神僂僂復王疑入石家錦

滇紫 八之二

藝文

吳

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橋一粟水勢黏天頗以一碧
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於
上山影爲藻荇據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
驚棲聒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磴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
室廬嵌空一如菴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稱
近之一邨落居河之虞漁者織束楚以家旁置官署焉寺敞數
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
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磔磔乃入南庵邱亭香宇咸斬若簷
覆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刹廟復開一亭臺廟

為雷神為龍伯為大士為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為迴淵為望
海又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巖咸旁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
可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
真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鶴巢燕窠懸度飄搖雷廟龍井踏藉
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疎朗北幽暢南庵橫截幽麓而過金
鋪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搏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轉山椒
斗大崖則宇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僅見草
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
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邑令棹蘆舟以逐稍具舸艇欲放中流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吳

以五兩尚顛復穿狄蒲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山頂上丹
望之麗適當李昭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杏花村余
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
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西
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
至劫灰出於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
池者不知幾更劫灰矣

鄒應龍阿迷州通靈洞記

天物有祕而必彰事有開而必應幽贊神明存乎其人阿迷郡

名輿地創始音稱之美孰敢議之頃予以綏遠無良致勦甲士
惴郡氓心實惴惴思無道以永戢蓋往愆會羽書暇偵報郡南
有巖穴數處舊為通者數予乃輕騎率帳下士縱獵其場大蒐
之山溪坳崿步行且艱至一洞懸石崒崒詭譎迴迴樹根盤拏
糾結條上造霄藤蘿纏挂覆如蓋圖畫所不能盡也下有水涌
出分兩派注之溪會歸盤江焉洞門橫可容三四人予去戎服
佩珥俯俛入列數炬前導初入壁逼仄下則水石交砌足踉蹌
徐捫壁登一石磴力躡之上頗寬敞懸石柱數四垂者倚者植
立者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鱗次氣蒸蒸如鬱再歷十數步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吳

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即爽朗又旋繞之如經數堂宇一處
更高廣仰視之狀如龍盤鳳翔鐘鼓懸列舒屈曲珠纍乳滴
浸淫蜿蜒鬼怪駭異真奇境也南崖下黯渺漂溶火燭之則見
橫流洶涌波驚浪躍決如奔馬淵澗瀆瀑香不可測志所謂以
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遂由故道出距巖而立反顧醒然如得
問其名曰龍洞左旁石有標題曰南洞咸謂距此有洞三皆無
此奇予俯而思之景與心會乃進郡守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
謂夫有物有形名以形立斯為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為離
方泠然中空靈源貫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通造化

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秘今其彰乎郡之以靈名著茲非
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唯唯夫郡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
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
焉今郡醜跳梁干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於宵警行道梗於
剽掠是迷塗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
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山川生
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
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覽者執俘
凡一百一十有奇遂繫之後乘予厚賞蒐者整轡言旋命掌書

真繫

八之二

藝文

罪

者記之

楊師孔溫泉遊記

至人韻士往往以山水爲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深不幽每至
違性情毀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惟
滇陽城溫泉名滿海內束髮時思欲嚙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
生暨先輩題咏積往古溫湯舊事點綴茲地不過一盆二盞耳
歲天啓乙丑直指朱白翁具山川明眼季秋二十一日行旌按
部茲土不佞孔代分守庖例遲節泉上是日宵征蓬陽城直指
餞送禮成僅宿碧雞關二十二日方抵陽城郊迎後卽求訂泉

遊之約期以翌日是日午刻同閩率高子啓自螻螂川登舟謝
大田方伯以車馬小憩州守編漁船障以布幄酒鐺茶董備具
致頗不惡放舟而北曲曲山青灣灣水活漸入漸遠不啻剡溪
雪浪中神已飛越矣日暮望山巒聳翠峯巖環抱不脫溪流疑
入無縫而委婉有情固滔滔無礙柔櫓棹柳森映遙見斷雲孤
壁一水橫玉似可攀可躡又似可入者詢舟子云巖洞奇絕政

堪遊也余欣然舍舟從松陰未畝徒步入巖小淺淖淖不能入
既則或門或屏或榭或軒或堂或廊或壺天或羽流或花巖
或祕石或元窳或翠幕或紫絲障或靈光龕態度奇幻不能名
狀粗與高率足所至酬一觴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
不少非泉洞分奇卽寒濕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石院
院相比又如響屨長廊轉轉可步而一水流春禾田映戶想上
古賞鑿真仙構先天能手將溪灣最極處斷水淺山會萃爲一
家亦大奇絕也洞盡展一坪轉人巖壑深處卽溫泉矣一望瑞
靄團結氤氳氤氳數家茅屋映帶紫翠明霞徘徊於上若不忍
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嗜前人之未標其奇也噫嘻泉出碧
玉嶼中如初沸鼎爐滾滾湧出一鏡鋪銀纖埃俱徹明砂淨礫
粒粒可數中涵碧島如玉瑰瑋光潔與水色鬪奇目閃閃不能

真繫

八之二

藝文

幸

定是夜醉中高閣帥解衣汨沒如嬰兒入父母煖懷又如帶
酒入初薰繡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意人世間有此極
樂國也大凡遊人帶酸寒俗氣至此俱開暴戾血性至此俱化
塵埃穢濁至此俱淨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客念至此俱消
蓋造化具此大爐冶一經煅煉自換凡胎恨天外遐曠爲神仙
久私機緣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二十三日辰謝大雨
亦至同泛小舸遲直指於巖之初洞天設具迎旌因巖發笑昔
聞山岳動今則巖壑開矣歷歷探奇窮幽極險爲門爲屏者布
以旌麾爲樹爲軒者浮以大白爲堂爲戶者暢以笙歌爲壺天

滇繫 八之二

李

爲弱水者雜以火樹爲祕石爲元竅爲翠幕者暢以鳴琴不但
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薄暮侍旌節入溫柔鄉是晚燕於碧
玉泉之北堂入夜移尊泉檻和氣春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
爲一氣暖泉而飲洗盞更酌命兩巖童拍徑尺舟次第傳觴如
飛仙太乙傲睨羣傑不知酒味爲泉亦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
遊當以此爲第一可以償萬里爾足東方漸白余就宿村居小
樓山深嵐重僵臥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上
箕踞片晌融融五體俱和卽池掬水盥嗽畢走聖水二湖赴直
指舊溪廿四香積約夕陽登途宿祿賊二十五抵祿豐別直指

於響水公署俞熙和天界就風塵眉目一步一回首也茲境也
畢竟是神仙窟宅諸洞天爲堂與泉源丹鼎泉流爲仙液蟄川
爲門戶曹溪虎邱爲別業泉外奇石如林温流如海山花老樹
奇草珠巖尚有祕而未顯者以俟後之賞心人若夫宇內温泉
舊蹟稱香比色較味憐清特此泉之一斑自有昔人紀之不復

張佳允臨安三洞記

臨安吉句町國治在滇之巽方勢最下達交廣界僅四百里氣
蚤煥初春衣不能袷皆童羣都嶺博大而爽塏西北有水雲

滇繫 八之二

李

萬象南明三洞者傳奇久矣余友靈巖何君海峯朱君日謀與
余往余先往畢試事遲之乃丁卯花朝也繼得二君書不果來
厥明與壁山盧君出東門北渡濠江橋逕南營哨燧文諸山從
右起連峯競秀環郡點黛衍繚兩舍至南明洞洞前亭三楹頰
瞰羣峯足供杯酌與盧君握手步洞門門容二人似卑淺從右
小石門俯樓入稍進四顧甚高敞白石勝玉鍾乳懸注物象瓌
瑯巖畔若垂旒狀者不可殫述爰有天窓接啓不假炬光日射
石室萬形可辨與盧君坐石上各數觥罷至洞底巖高四尋許
上露大窟奇樹婆娑舞影落洞中又南明第一觀也出洞從左

登降巖壑可二里至萬象洞洞口半窺懸壁吐簷若廣厦與虛
君倚駒奴肩下登憩其門酌罷秉炬入百武許垂乳萬狀十倍
南明中惟石輪藏特異卽雕刻不能到傍一小池如芙蓉容水
數升余飲之甘清涼驚骨自是從者各半飲其中不竭蓋天漿
乎稍進一里攀磴上下亂石鈎衣前令數童子攀石鐘石磬余
倚壁聽之然憂繞萬竅此又南明所無再進一里許多文壑
危石橫道深黑難測傳聞此洞杳不可極石路砢砢躡屩甚艱
乃出洞陟磴道踳踳深沙中命二吏從前後曳擁始就平遂席
地坐與盧君相對張吻作鋸木聲少息復北行折而東沿山麓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三

行十里道若之元復下山從西澗沿瀘江入水聲傾瀾澎轟雷
轉約二里至水雲洞洞舊名巖洞殊蕭索不稱余易今名云洞
門峻啓霞壁刺天石堂窈窕顯敞寡匹垂乳如林難以辭敘少
進則飛龕丹盤標舉秀發曲折其中如道兩掖其石扉高雄吞
束長津上垂石簾數丈若有天帝端居清虛之表令人正襟而
立再進則秉炬望一竇迺江水奔流處不可逕矣余顧盧君謂
茲洞明豁閱傑勝萬象南明遠甚致足樂也將理策返左右曰
此前門若觀中洞更奇余與盧君撫掌曰有是哉遂由北行山
徑羊腸舍輿而步可三里至中洞甫至洞口見飛巖截雲似墜

復倚一石柱從右撐拄甚奇與盧君列席坐沙上仰對蒼壁下
臨江水蓋瀘江從前門入者伏流至此素湍淙瀉迴清倒影特
可稱心時指揮王某命漁者取魚數頭刺跳梓水中令庖丁擊
之佐觴焉觴數行畢由左渡橋入時日射洞水巖懸萬類上下
搖動最爲佳境稍入深黑前列大炬松燈百餘枝驅鼓吹十餘
人傳響前導乃暨遠近旋倪來觀者幾五百人稍進一里許顧
四圍石形玉立上懸下踞左詭右奇不可窮詰已而又進數百
武石屏石柱瓏透藻麗又踰刻畫如是者百餘尺游人穿屏柱左
右隨意雜踏此中敲噴不止容數萬人見空中四垂如蛟龍倒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請

飲如幢幡標建凡宇宙水陸動植物象洪纖悉備兩壁間千門
萬戶不惟足跡難通如背人所謂目不周翫情不給賞者矣又
沿水行一里部吏好事者用木塊上作梅花燈百餘盞浮水中
點點星流參差相望余立橋上顧潛邊白石笑對盧君曰昔人
探斗牛宮取支機石者豈足多哉復沿水行半里隱隱見一人
立水中亟索長炬照之乃白石丈餘類大士像下有石鸚鵡似
傍大士而鳴從者皆呼此水觀音合掌禮之又渡橋行二里許
冥冥漠漠仰面環視四無界際碧潭澄渟寒烟紫暈間有腥風
逆鼻神魄俱怖時從者各攜燈炬命盡燒之不下千餘火無光

焰初甚疑倏旋思之乃瀕洞深廣火力耗散仍命二三武吏取
烽火數竿橫豎射之皆如行空中不能極乃知斯境尚廣無量
欲再探部吏皆作驚悚狀請罷一恐炬火難繼一恐太遠迷歸
余忽回想距洞口誠寥邈矣遂返洞中皆平沙無援高降深之
險出洞口時真似脫胎天府偶落人間徘徊靈境悵焉如失至
洞口與盧君飯罷復酌几席間猶覺奇狀閃爍形在神往稍定
與盧君談茲遊屬晴霽永日得徧陟且水落可梁非奇遭耶然
三洞鼎峙五六里內同穴異戶靈祕相通分勝則南明透豁色
色可喜萬象竄窳奇險過之水雲前門峻麗中洞宏瑋羅括二

瀕繫

八之二

藝文

畫

洞之有煥發二洞之無千里長江束之如帶水勢隱見穿織雲
根下交滙廣入于南海嘗謂懸乳垂象凡洞皆然惟深廣難即
深廣得江水蜿蜒又難使游人入則驚喜間作出則顧戀忘返
予旅食四方州涉其八日所覩記蓋未嘗有以對盧君亦如是
云爰思六合之內遠苞元毓萬類淵遐奇絕難狀仙蹤不及自
非乘風雲轍騁駿邇途則三洞者僻寄南裔草莽前代肇自遠
古顯於今日其亦斯地之幸哉姑掇大略未盡冥搜使山靈有
知當警知已于千載矣因各錄一通以獻三君盧君名岐疑長
秦人何君名鐘括蒼人朱君名潤身金陵人記之者銅梁張仁

九也

王奎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輳若蒼虬行天百靈景從蜿
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蒼鬱拔起如畫路人指曰是
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巖嵌上而削下有蜂數萬
營戶其陽土人利其用旁有石洞一罅啓牖上其內平經行者
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峯十數峯律雲
表隱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即一逕逶迤側入使有百
人守之虎士數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廣數十弓袤數里兩

瀕繫

八之二

藝文

畫

峯石筍如束草木連蹊雲氣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
局不相連屬如覆孟如巨厲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玉女靚粧
勇夫卓旂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回翠雲相盪
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眇入忽意者必有安期羨門往來其間
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木客之窟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
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祕當不在十大洞天下日昃絕壑火光
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算
兩山萬石林峙雕玉鏤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爲峽騎可
通南卽大雲龍從絕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蹉躑數里不敢俯視

一峯東轉屹若屏障可數十仞峭峻尤甚倚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氤氳不可禦馬者僕痛水聲環琅山禽鳴岡竹間若爲子言行不得者地主皆土酋通羅鬼書上毛倍于小雲龍而奇觀不及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爲勤兵于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伴于中土宜乎王者之無外也

解一經游阿盧仙洞記

嘉靖庚子孟夏余來守是邦聞城西五六里有仙洞卽欲馳行僕夫以草深水濕告尼弗果越明年春二月政務休暇命僕持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卷

距往觀之遙見山石粗惡無秀拔處意其中無足佳者及至大洞口有石當門左傍有廊一連四隔頗露其奇行數步有小洞口止容一人匍匐而入亦有石當門又數步路甚狹若人咽喉然行數步其路宏敞深遂不辯東西南北也又下雕欄一週行數步下有彩雲一段左旁有大傘蓋一柄又行旁有甌二女供炊行數步旁有寶塔一峯行數步旁有獅象猿三獸固無全形皆顯其首行數步懸石甚多鳴啞各異以石扣之其聲有如大鼓者有如洪鐘者瑟瑟隱隱足聳聽聞行數步水滴有燈盞圓深可愛行數步有擎天玉柱高三丈許身披錦繡挺然獨立直

抵于山頂真天下奇觀也行數步有水田一段牛眠其內行數步有瑤牀一張若施帳幔者行數步佛龕一座攝簷結棟雕工于畫者不能模寫其妙矣行數步右旁階下有水其深莫測大

凡此數事特指其中有名者也至于上則層巒倒掛呈奇而獻巧下則羣峯突起闢麗以誇妍千態萬狀莫非天造地設之景象神仙養道于斯所謂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者是已且山之外面全無秀氣乃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者焉噫山之中藏奇絕如此惜無人表章之前太守賀公有詩云雲散芙蓉露玉巔四時花果自爭鮮烟霞古洞蒼苔合仙境分明不浪傳太守

滇纂 八之二

藝文

卷

郭公有詩云誤入陰淪宮裏行恍然飛渡到滄瀛春遊白晝如長夜延賞渾忘寵辱驚太守朱公有詩云黑雲空濛白石尖曾聞仙子洞中潛公餘有客同清賞坐久能消六月炎三公但詠其意而已余固悉之以見其勝山左猶有二洞亦可觀云

耶瑛顏洞記

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白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閭然莫測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

迷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服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於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卓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扣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珠頭總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踳踳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也

黃衷南明洞天記

句町之山多洞壑率幽深窅突非列炬不可入茲洞般旋屈折

真繁

八之二

藝文

堯

不能二百步而仰開三竇天光晶晶可別鬚眉蓋他洞所絕無也當口處僅一竅大如甕荒榛野蔓又從而翳之雖土之人無知之者今年秋余按郡臨安公暇偕大參芹溪沈君兵憲虹泉蔣君游萬象洞天過而疑之命從者從窾旁擊之聲逢逢然中若有應之者知其洞也遂薙而門焉直窮堂奧豁舒曠行可容數百人氣核水注脰腫疑結奇形詭狀紛錯空寂令人心驚目眩應接不暇昔人謂神仙之所窟宅非歟即予謂茲洞自開闢來便有之顧今乃始見知于人豈造物者顧自秘靳不輕以示人耶抑亦待時而後顯也因名之曰南明洞天而系之詩云

錢邦芭華嚴洞記

自九重崖後東下十五里至悉檀寺田庄夜宿次早同無盡法潤仙陀眼藏還朴古道俱從庄後北行百步得一大山勢甚巍峻由山麓西折一里過水田又一山穹窿對峙傑立爭高循山趾北行左依崖壁右臨溪田於時新水方溢秧針乍齊紫青繞白別具幽致循山一里則山壁排峙高者數十丈卑處亦不下八九仞皆直立如削但少有凸凹嶙嶒大約如黃子久斧劈斲岸石作黃白色少間青黑一望五里迤邐不斷其中起伏三峯一峯圓而高聳有如擎甕正當夾凹處過此半里踰小溪上高

真繁

八之二

藝文

李

坂東望石崖雄列青黃錯雜而紋俱下注如飛溜懸瀑及至崖下洞門宏敞高九丈三尺濶五十六步門上及左右石乳飛懸倒垂流珠貫引凝結大小長短千百異狀因與諸童子少憩洞口命沙彌自新煮茶飲數既策杖緩步升陟幽探稍進則路漸高懸級數層進五十餘步洞之右別有一洞高二丈三尺廣九尺深六丈中亦具石柱石磴石龜石螺諸器具及崖穴突回雲奔霞落之形余以為得所未見而法潤仙陀以為奇猶未足也於是更進過小洞數十步則洞穴奇分路徑岐雜斜穿倒迴急難辨認石髓滴注凝結冰雪嶙峋為筍為柱為劍盾矛戟森列

錯進或聳為塔高者一二丈夫八九圍或結為芝蟠為菌纏絡牽引已極奇變更睇更進路漸昏闇命村農秉炬導而前徘徊縱觀石狀愈奇凝結其上者為幢為幡為纓絡為旗幟為車馬蓋為流蘇寶結針懸乳滴或迴旋濛委如波翻濤捲電舞虹飛而其羅列于下者或直而豎或斜而曲高下巨細有突者瘞者偃者銳者斬絕者人而踞者仙而飛行者佛而跏趺者牛而飲者犬羊而眠者又或蹲而獅或怒而猊或搏而虎豹或盤曲飛舞為虬龍鸞鷲及諸蟲魚變幻之形而其最大者則如庭如堂如廊如臺如几如屏如日如車如舟如廩囷入洞半里愈暗列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炬數十四散洞中如列星亂墜人語嘻笑音蕩蕩空響相答不可辨洞左側懸石大可合抱從頂上倒垂而下長七尺四寸狀若懸鐘以石筵擊之噌吰遠震其音四應又其傍石脉張突高二尺厥狀類鼓俗謂之石鼓擊之逢然聲振一洞其下有石田畝澮澮溝界畫方整若可菑畝更進有小池水嘗注之不竭洞之盡處有一小穴人不能入蓋其深不可測也大約此洞深一里所濶狹不等濶處可百步高處三十丈周迴三里餘而其旁小洞潛通別穴曲透則不可窮紀至于石乳凝滴山氣孕結其中形狀怪譎偶有象類如千花散承雖鬼斧神工不能窮其巧

妙凡人世所有固已無不備具而其不可名似更有舉世所不能槩者余止雞山八九十日探幽歷險無奇不搜以為山川之勝皆我有也而孰知茲洞之奇更出意外既歸而記之所以著意外之遺也

石洞上潭記

由華藏洞口南行下坡一里至上潭潭上有龍王廟廟前六步所有石坎水從其下湧出分為兩派一流而西一流而南清澈可鑑毫髮潭中小魚數十頭土人不敢取云為龍窟也又云田農遇旱祈賽潔誠禱之則有小蛇現冰中長不踰二尺青黃五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奎

色時或變易人試祈請易色蛇便入穴少頃果另易一色而出驗之不爽故土人神焉潭上大椿二株一直立潭北一斜倚其東潭北椿大二十圍東岸者倍之其枝多橫斜蔭覆潭上最下一小枝上可踞二十人其大者則橫空參天未易揣量樹根迴裹岸石濶丈許高六尺乍見者以為崖岸不辨其為樹本也旁有小樹數株亦大十圍多懸蔦蘿風過飄揚如纓帶拖被潭中沙積湧積上列大石數塊水環繞上下因與法潤眼藏仙陀各坐一石取潭水烹新茗飲之味甚芳冽還朴云下更有二泉佳美相敵山水多奇真未易窮也

石洞下潭記

從小石潭循麓南行二里下陡坡一百六十步見佳樹森蔭
溪聲吟嘒急之則下潭也水出小溪中大石亂登其下故水
勢湧沸音響時變急滿迴咽較上潭為勝溪旁佳樹扶疎凌空
交合其下積重覆布見曦景循溪而下橫石數層波流層折
嶺藻交映又下三十步瀝為小潭葇苔被石翠碧淵澄旁生雜
卉披委淪漣大堪娛慰溪潭以西悉皆平疇秧苗簇簇遠風時
交丁壯在田耒耜並修農事之美馳目神往恨不身親而村氓
困於征輸咸以為苦惜哉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奎

尹伸泛昆明登太華文殊巖記

昆明池者滇池也西南人字浸曰海吳越客小之考外國傳蒲
昌蒲類青海鹿潭海皆不大滇合昆貢八州縣之水滙而為池
周五百餘里海之宜矣遷史謂其源廣未狹頗似倒流故曰滇
或曰向西北流大金沙江取顛義自板橋南流處離離已入望
庚午陽月甫蒞官輒問游於里人魯將軍勉之勉之曰昆明南
來太華西峙亂而登北折向安寧公澄姚便道某不腆請備庖
人余聞之欲躍二十二日巾車出南門勉之已饜畫舫見待舫
從小河人二里許及池風日明霽水天映徹此身已隨鳧鷖搖

曳兩月來塵土腸胃為之一滌洲渾隱見蘆葦不時開合植行

頗澀土人所謂草海南盼洪源香波澎湃小艇沉浮其間恨不
逆扶搖而從之游西面巖林欲藉欲黥志之所之自相拘戾勉
之出為長公赤壁一賦示余時正時詭具飛舞變幻之勢余幾
効米顛自擲梨園奏伎什六作吳趨聲亦天末所不易聞泝流
三十里得厓又里許及華之麓始從南折復北而西蹇蹇回複
約三里及寺被阪松杉干霄合抱杉多礪礪鬱岷霜鱗斑駁與
蜀種絕異其夾堦而植者曰羅漢松曰線柏豎塵曳綬別是一
觀山茶徑尺椿蕾初開艷耀相奪寺矧於黔國以壯麗勝登紺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奎

殿白謂絕頂已從殿後仰之連峯復踞其上幽秀層縟爾雅所
謂負邱者也余急覓徑僧南指示余謂明日文殊巖之道相去
數武姑需之北為黔國影堂又北為客舍舍外老桂一株方盛
開幽香襲人出迴廊得楊用修太史記寺田碑始知太華即碧
鷄之杪廣輿記兩志之誤矣從廊出得一亭甚豁亭前為平臺
矚昆明幾盡山色為斜陽所蒸萬峰盡紫而百雉歷歷若動若
定於煙水之上其間廬肆府解浮屠蘭若參差可辨覺日來望
牙而趨麓折偃樓攢眉腐心不可耐之地今俱在蜃市霞城虛
無幻杳之鄉明且出寺門南行望數峰更不可徑始知勝情為

俗衲所給宦中遊眺往往如此此途陰則松篁陽則巒嶺俯仰則沃泉鳴澗幽絕之中忘其軼輶與徒相半二里許乃拾級已及諸巖腰腋間從此而西稱殿者三稱閣者三稱宮者一澗狹隱見皆受法於巖巖納即殿巖吐即閣其互相蔽虧互相穿貫大略即彼可以得此而涵虛閣爲勝稍西南一橋跨土石之巖從傍睨下裕衍然勉之以爲險橋之南爲徑尺許其內巖黏其外蟻引稍置足巖乃橫出半壁以相距距之內一枝亦復東出而閣基焉好事者竇壁之趾以通出入可二尺餘身非曼平仲那得由狗門余次且久之願望窗櫺儼然波光激灑復不自禁

滇紫 八之二

藝文

三

乃蒲伏蛇行以進已復侏儒入一鐵門乃及閣閣四隅垂空中勉之與諸小吏不敢近欄一步而余憑視頗久海之觀極於此循故道而下約一里爲彌勒殿殿右皆傍巖南行數武爲龍王廟有井曰龍井井之上即所謂危橋也廟側一碑爲王子淵移文而用修志之跌頗泐凡缺五字文曰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影碧之雞處南之荒口谿口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口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與倫陽兮翔口何事南荒也口于淵之移楊慎題以蜀嗣學貌蜀遠師簡氏紹口古南崖爰鳩漢字用彪漢詞滇之文獻尙

考於斯自此以南巖勢玲瓏石色秀潤用修紀移文於別石意自可念今宦客以其近體詩編刻巖腹與漢人角可歎可歎又數十武爲海曙亭亭已圯百餘武爲文殊巖先是趙道人者靜修於此至文殊下度因以名巖自廟至此巖凡三登涵虛據其中登閣中瞰知足之虛而不知閣之所託從此仰視始知閣與基皆懸寄也而況身乎危矣哉登至此即窮其南遠壁十餘仞直逆洪流而上猿猴之技無所施矣下而東爲妙定寺復登舟逆流十餘里泊高曉又南二里爲太史祠中堂肖用修像廣額危巖頗有生氣再拜之餘慷慨歎歎幾不能去祠僧出太史遺

滇紫 八之二

藝文

三

跡視之盈卷皆七言律首律近真餘皆廣然用修頗疎於臨池字以人重耳日晡因與勉之別

鑄局造句不肯下一直筆如志之所之自相拗戾與巖納即殿巖吐即閣極似龍多山錄及梓潼導江記○已未秋予題額於文殊巖曰從壁上觀蓋曰觀海也

張佳允游滇太華山記

游溫泉之明日發安甯東踰碧雞關循山徑南行徑左右多花竹流水藤越交蔭左顧滇池葦葦霜枯如黃雲布碧漢中稍下爲高曉村帆檣鱗次蓋賈人買舟處中有一庄一區甚楊太史

慎謫戍居此垂四十年而卒余作詩弔之又南行西涉支徑至
華亭寺臺殿鉅麗林木蒼莽故多僧近苦差賦盡逃去寺亦稍
稍就圯僅存山鳥送客爾出寺里許由大徑登太華迥折數盤
兩僧持茗梳立亭右乃少憩高目萬頃洪波行於木末又轉攀
磴道長松茂草蔽日天散步綠陰蕭然入盡至寺僧鳴鐘磬
禮空王出視兩坪山木樹八木皆高二丈餘枝葉團扶高花如
錦雜以黃楊繞以松紅綠爭奇光彩奪目兼佛宇暈飛金碧
輝映勝地良辰游人之稀觀也由殿右登石磴上一殿巋然石
欄繞繞萬象畢呈最為勝覽復下磴道歷左廊觀沐氏世像轉

滇纂八之二



藝文

卷

入聚星堂有修竹數竿舞雩石上可喜堂後為香閣閣前老椿
圍一丈蒼幹入雲蓋千餘年物右倚山接竹引泉入厨中飛
流直下不煩汲取出堂飯畢過殿右東入一樓扁云一碧萬頃
憑欄眺視樹杪可手挈殷殷濤聲疾徐相續而湖水空曠四際
烟渚時夕陽既下太華山影盡落湖中波光蕩搖千峰俱動無
何昏鐘鳴余返於堂間寢所橫榻香閣上是夕松濤四起窗月
凌亂宿鳥驚棲忽暗忽寂至一鼓滿林大響如百萬楚師夜鳴
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呼號
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為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

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雞啼蓋謂是也偶見
東方生白髮啟四窗科頭倚檻見晨霧騰翠苑如銀色世界朝
霞漸升射以赤氣晶光滌沍不類人間此又第一奇觀非信宿
山閣難言也櫺沐後下閣飯罷由寺右小門出沿山麓羊腸仄
徑捫蘿登降上懸歌石下臨湖水興夷步險約行五里至北菴
由朝天橋入靈官殿右登石磴至佑聖殿再上至玉皇閣勁風
亂颭飄花如雨箕坐石欄中小酌見巨浸浩淼皆出胯下又折
下過南菴路皆沿崖上覆若屋仰視朝天橋石梁飛掛巖上回
思過橋時凜凜生粟道右一碑刻漢王子淵祠金馬碧雞文隸

滇纂八之二



藝文

卷

法雅有漢體蓋楊太史移鐫者稍行至龍王祠下一洞泉涘瀟
鳴又東行連過三佛舍像製妙麗棟宇炳煥一帶飛壁奇峭刺
天巖畔多結構浪間之乃梁王避暑閣故址又稍東至碧雲深
處負巖作小石室中塑趙羽士像前一石塔藏羽士骨羽士不
知何許人有仙術茲山乃修真所是日晴霽曠遠無遺隨意念
觴爽然自得下山登舟乘風挂席行黃葦中可二十里至省舟
中回視華亭巨剎荒落生悲太華峻起翠微地形人力政足相
雄南北一菴奇景天造平瞰湖勢瀾漫數百里北浮省城東浮
晉甯昆陽諸郡邑前滙太華山復從海口背繞山後由螭蟠州

經富民會金沙江下流數千里合岷江入海昔人議微從海口
疏鑿達蜀江城制流之一奇竟以費巨寢又據晉常道將南中
志謂滇池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余觀之信然至謂滇水
多龍駒今不復見矣茲游也一月前余與陳憲長繡山登舟上
太華是日大風甚寒各欲勝以酒力遂大酣肩輿上山寺覽畢
分手余抵安甯稍醒口嘖嘖恨不觀太華書吏輩歷歷陳登山
狀不覺拍案大笑茲游再憶昔所經覽杳不復記聞之兩省僚
友皆擊節稱奇云

肖甫功名人故筆勢頗極軒敞已未秋予歸自浙東抵滇寓

滇縣

藝文

堯

之次日錢芷汀約游羅漢壁同往者袁蘇亭張小東萬香海
宿玉皇閣三夜所見與記中無異時小東以籤字韻相難予
連疊三律稿已失載讀張司馬此作山光水色似在几硯之
上未審何日重結再來緣也

趙州師 範荔屏

藝文第三冊

朱有勳 明 汝南王周王子

無為寺碑

范言 大理府同知浙江人

點蒼山神祠記

王奎

董莊敏死節威楚序

滇繫 八之三

藝文目錄

楊慎

大理府志序

董玘 侍郎浙江會稽人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諸葛元聲 諸生浙江蘭溪人

滇史自序

劉綰 副總兵南昌人

擒岳鳳奏捷露布

陳用賓 巡撫福建晉江人

孝節婦傳

王守仁 南贛巡撫封建伯浙江餘姚人

書六通

楊慎

寫韻樓論轉注書

張居正 太師大學士湖廣江陵人

十三札

楊慎

兵備道姜龍去思碑

滇繫 八之三

藝文目錄

陳于廷 左都御史江南宜興人

王元翰墓表

陸深

祭楊遂菴文

蔡毓榮 本朝綏遠將軍雲貴總督錦州人

籌滇十疏

楊名時 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禮部尚書諡文定

飭定夫徭示 永禁加煎壓散示

漁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蒞扉纂輯

明汝南王朱有勳無為寺記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蓋蒼山名峯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掩其澗約二十弓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飲可濯時雨乍晴飛瀾走湍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葉而金花好事者往往取為窗之玩繇溪而入捺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回履忽聞絕壁峭巖之間有人聲知為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歌且進歷幽邃躡石磴倏然若

漁繫 八之三



藝文

一

飄浮焉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盼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氣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豁然奇秀疊出中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導余以入燒枯松煮寒泉有名龍苑菴者構於風篁雲木之杪海霞島雲來吾目中天風虛嵐牽衣縈髮余即牀脚跌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樂安佚愛清潔故自髫歲已抱塵表之想以時多乖不克既遂重蒙伯父皇上拯余於萬死之中置之極安之地心怡身榮故得探此勝事亦足以愜素懷譬池魚籠鶴游泳翔於巨壑青冥向之所謂潔清者其或庶幾乎噫蘭亭不過右軍則修竹蕪於溱

疎清流混於汗池矣是峯也使余不記其梗概則山川秀氣酒沒於遐陬將來豈不為雲林之愧歟

范言蒼山神祠記

蒼山麓有神祠于蒙氏時偽封中嶽元初又稱龍神似實且僭嘉靖改元兵憲姜公龍釐而正之曰蒼山神云山首崑崙雄鎮一方載諸祀典丙辰歲廟被火郡父老請新之木石之工俱出之民勸導奔走則揚權與有力焉越明年廟成視昔加倍適太守楊公仲瓊至迺謁廟而落之民甚謹也明年同知范言且北上郡父老請記於時見戶祝者以絳帛纏青蛇入於府城號於

漁繫 八之三



藝文

二

衆曰此蒼山神也人聚而觀之亦曰真蒼山神也怪民之瀆神而未達禮因作詩三章俾祀神者歌之其一迎神曰羌社日兮辰良修祀事兮孔臧明余發兮至止肅冠履兮趨路穆將慙兮悲後思神德兮無疆奠坤極兮底定習坎澤兮汪洋嗟英兮寔冥冥赫威靈兮堂堂其二降神曰白雲祈祈兮神監余而來降靈雨灑空兮忽淒其而以風續諸從兮如水駕萬馬兮騰空揮旗而搖搖兮擁幢蓋揚靈其剌剌兮閃電虹兮奏鸞笙兮噦噦發鼙鼓兮逢逢雜椒漿兮葆莖藉蘭有兮蕙叢拜稽首兮休享賴神錫兮年豐其三送神曰神之逝兮僕僕悵靈修兮曾莫余阻挾

魚鞞兮在天射狼星兮如雨聳長劍兮殪媚狐操短兵兮族頽
鼠來克余佑兮去亦余撫田穰稔兮林有檉橘豈無崑崙兮蕪
爾梁父於維點蒼兮永鎮茲土

王奎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龍亡虎逝而羣狐嗥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觀大人之變
明治化之迹也按元史龍溪集紀天曆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
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
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唾賊罵不絕聲
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諡曰莊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三

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子斥臨安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
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于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溼
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爲我序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
遠服曾不多見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
死睢陽雖武夫小卒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
也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于後世者至矣敗狐之叛中慶大藩
也威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
之知事未吏耳食九品秩乃凜凜乎仗大義樹大節甯死而不
顧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繇

而生哉子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
載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遠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
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遠而略則失之矣
因爲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云

楊慎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綠洱水出罷谷爲西南巨浸蒼山像靈鷲
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褒然有煥然禱
犁然有當於中土之輿區卓乎無謝於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
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邱滇池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四

比之猶爲通封陸終爲皇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里
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
常頌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
若羣羣若徐雲虔若寶滂若樊綽若章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
曰臆列實則錄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焉
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弊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一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憑其能說極命草木
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緇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
憲使黟泉吳公參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

遠卓然自表見而起任大車以載之功者於是乎在中士藥郡夫孰不能之也劉君聞予言而獨喜固邀書以爲贈蓋君之弟嘗受學于家君雅相善也而又踵家君之故郡故遂次第其語以贈之且以詢滇之耆老道家君之事于今何如也

師範曰公之先人諱復宏治間守雲南廉幹有爲後竟以讒去瑣瑣者庸庸仕矯矯者蹶畏途世局固無足怪也然其子與孫科甲聯聯人以比莆田林氏蓋亦食太守之報哉諸葛元聲滇史自序

亭毒渾元之氣峙山流川發脈崑崙而其麗厚奇侈者自燉煌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七

隴氏葱嶺老君龍從劣崩盤錯萬里以至于滇則曼衍坦緝忽開沃野水每來自山頂而金沙黑水亦隨山分流或入東海或入南海至其總滙于金馬碧雞之間者厥名滇池周廣三百餘里旁地肥饒數萬頃環蓋岫下瞰巨浸冬溫夏涼曾無襍穢凍粟之苦四時卉木未嘗改柯易葉風微狂颺澤不腹堅彌望汪洋引手可掬晴沙月渚遊不擇時載酒舷歌留連竟夕蓋挾洞庭之勝而絕無駭浪驚濤領西子湖之宜而不勞工力修築真天壤間一奧區也惜皇初以來爲焚爲燬樵結銀耳鳥語嘍麗獠獠狃狃故阿衡紀貢篚姬公敘王會僅象齒短狗孔鳥乘

黃丹鹿而已 夫空青丹砂琥珀瑋珍寶且不少概見尚何

竹素文史哉昔祖龍鞭石梁海瀾慕巡游開滇五尺道罕越跬步漢武經營十餘年糜竭筋骸倡六郡爲羈糜復戀戀穿長安土象昆明鯨石吐吞女牛拱立末繇窺九隆藩籬嗣孫馳魂金碧之神儼然遺諫議持節遣祀徒有移文頌禱止已况蒙段姦符禍唐二宋乃至數百年之久哉天厭華土久穢蠻荒雖蒙古授爵頒璜瀉風猶闕特命真人崛起南服重闢堪輿俾齒髮于林改頭換面追維前轍中更三千餘載若彼九賧百夷已矣其間明王哲后甯無締構名紳雅士甯無矢陳師武臣力甯無驅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八

除節諸酋廢興各稟成敗得失至於山神海靈珍禽瑰獸蟲魚環園之麗其能寥寥稱平分疆啓土檣杙攸存羣玉庸成漆園竹汲期古稽今之士往往樂道之奈何拘局代異狼云無徵自慙名筆不一彰往也元聲小草餘生大觀未備經筵嘵腹孤陋眇聞庶幾浸涉五車奪于家貧學殖弗茂殘簡蠹魚屈伸以寸又何克窺作者之堂與昔賢橫軫然向平有願不俟婚嫁瓠匏苦葉浪欲濟人神情躍然頓思消補往時摯弟元伯徒步入滇愛其風土純齋棲遲偃仰不覺數歲偶與張元寶喬晉卿談十三王故實怪其荒憬寥闕墳籍湮蕪惻然有動于中也遂欲

撫佚撮殘寫集聞見成一家之言第洪鍾寸筵綆短以長懇無以振逸響引寒流而一往深衷便難捋制於是齒哀牢之詭誕竦擒縱之威靈瘴箐蠻圻踵躑幾遍已而擔簦東徙涉歷多方苟觸本實靡不誦遺拾唾吹漁累存雜物厄言獲昧拱壁乘窮按極又三十年于茲始得上湖鴻荒下臻熙代爾管十易排纒方新合爲十二卷計數十萬言緘在行笥隨跡海內未敢輕以示人非逃兩則之誅正恐貽十襲之晒也白首塵埋所甘心焉嗚呼書劍無成清時坐廢身旣隱矣焉用文之夫邱明訓炙尼父有病誇誣孟堅詳贖承家尚啞短識矧余山林滄謝勦竄挂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九

漏抱茲覆瓿之章冀滿嗜痂之癖不亦難夫元寶聞而慰余曰亡忠也壞擊衛謠勿謂帝耳小家曲說罔措芻蕘今有聖朝統一之輿圖卽不可少雲南之職貢有雲南今日之職貢卽不可無全滇史氏之完書置諸桂室蘭臺疇云非似雖然蚤不度量強負崇竑一映如斯聊足藏往事資曠聞云耳知我罪我敬請聽之

師範曰舊聞滇史之名而未見其書丁卯六月雲芝鄭君自蘇購至引據極爲賅博然皆予繫中所曾有序文頗自負爲刪其晦澁牽率之句錄而存之庶三十年苦心不至埋沒或

亦瑯琊生之所樂聞也

劉綖擒岳鳳奏捷露布

雲南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劉綖爲仰仗天威蕩平巨寇恢復三宣六慰傳露布以報大捷事伏以王靈丕振恩威暨及於邊陲天命維新聲教復施於荒服幸膚功之克捷占景運之重熙參照逆夷岳鳳等原以土司部落糞草賤夫狐媚欺孤謀主奪印雄吞六慰威劫三宣馴至結連逆黨蠶食諸夷遂又勾引莽酋憑陵中夏上年襲殺官軍肆無忌憚近年侵犯內地實寓伺窺蓋謂騰越永昌皆彼邱壘所在碧雞金馬亦其桑梓故城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十

是以蜂屯蟻聚謀爲不滅輒敢鳴嘯張志非在小憑孽狐之邱跳梁見怪恃狡兔之穴踰伏偷安以爲威弧不射安知天網莫逃本職奉命以來神飛智湧足蹈心馳自奮與賊勢不俱生恨不滅此而後朝食爰於萬曆癸未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橫槊誓師分哨並進披歷險隘直抵賊巢元惡旣以倒戈就擒脅從悉皆俯首受縛月射千山喜獲田禽之利風行六詔載揚霜隼之威惟時大義激於衆心勝氣騰於千里神武龍驤於七校懽雷動於九天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戈戟連雲直欲移烟塵於海島鼓鼙動地還期洗兵甲於天河鬼域盡在目中凱旋

指諸掌上虎穴笑談不切收不戰狼烟呼吸息動底咸甯據金沙城蠻哈言有大而非誇通寶并跨南溟信無行而不利土地充拓者遠近不下數千餘里擄掠奪回者旄倪槩計數萬餘人緣相機宜薄施措置撫岳鳳而姑縱之欲南夷聞風而懷服討蠻莫而隨宥之欲逆黨畏威而創懲招孟密褒其母之慈賢招孟養表其兄之忠憤縛罕氏以復干崖之故上納木邦以慰殘蠻之來歸誘洞吾之忿爭使之自相屠戮論阿瓦之款附使之反面仇讐襲賊將於孟密剪黠夷之羽翼擒莽堦於孟養去劇寇之爪牙至於芒市錫波猛甸遺氓之失業久矣則招安之以

續纂

八之三



藝文

二

厚我之藩籬南甸雷弄蓋達黔首之顛連極矣則賑貸之以固騰水之門戶切雲霓之思者望風而響應避水火之厄者襁負而爭先嘗鋤強戡暴之威存問死扶傷之惠試兵甫及二月犂犂爲之一空遂使海濱梟雄咸謂天威莫測遐陬童叟共歌聖壽無疆第念疆宇雖已廓清莽酋猶然肆大若不亟加勦滅終爲禍根蔓延際可乘之時而經略譬若建瓴假彈壓之威而剪除勢如破竹卽於甲申年二月十一日糾合諸夷歃血威遠營剖符定蹤連橫進討蓋雖不殺止殺實則以夷攻夷財不費而國威愈張師不煩而天聲益振共集堂堂之陣用成赫赫之功

俟蕩平之後另圖改土設流於平定之餘更宜築關建堡設大將旗鼓以控制其要衝立都司衙門而相爲犄角遂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財可使富保障堅必未形及練土著之民以足兵而力可使強么麼庶幾無患由是雨霽雲開見隴樹蒼山之色風清庭靜斷羌絃番管之聲而滇南之安永保萬世無虞矣地方幸甚國家幸甚敬馳露布以聞

陳用賓孝節婦傳

孝節婦住氏郡人也年十四通文藝能詩適庠生謝定定應成化二年貢生二子住以翁姑春秋高勸定終養定不聽而去除

續纂

八之三



藝文

三

四川開縣尹久不通音問住周旋勞瘁日夜紡績事翁姑供菽水應九年如一日勤勤懇懇訓二子期成立謝翁常扶杖出北門望兒去路且拜且泣曰安得吾兒從此來乎見者酸心不忍聽也無何遣二子往迎官邸定方或寵妾相繼毒殺二子計至住姑哭之幾死住藉救得生姑竟死翁衰日甚糞穢在牀席間住兩手撮穢顏色自如靜夜焚香願減算以益公壽得奉公終天年翁久臥不能起私匍伏榻上仰天叩首曰願來世爲住媳以酬住孝住居皆頽垣破壁窺而見之者無不泣下翁病稍愈憐住苦辛乃邀親鄰勸之嫁曰無以吾衰朽故久勞吾孝婦住

以死自誓哭謝之公哭親戚鄰里皆哭聲振四鄰常作詩以見志詩曰雲霧如蓬久不梳紡麻直到日將曉人皆謂我嫁郎去我去嫁郎誰養姑刈薪芻供朝夕自甘也每感時觸物形之詩章大抵哀而不怨翁沒拮据以襄喪葬廬墓三年守制百日曰吾事已畢矣吾可從吾公姑於地下矣乃用土坯砌戶七日不食而死住姑戚鄧子者買棺殮瘞之得歸終記於其懷當是時謝無族屬矣定亦不知所終云郡人尚義攜香帛拜祭於墓前爲之歌柏舟又爲之歌乘舟至今耆老傳頌其事無不潸然涕淚嗚呼孰謂節義之心不人具也葬之次年合郡舉其事於

滄繫 八之三

藝文

三

有司有司覆以聞天子命建祠致祀得與金華宋氏列昭穆焉夫宋氏郵亭一記爲古今絕唱可與天地不朽者間嘗竊讀歸終記矣如云姑翁日夜相熬煎嗟怨錯教兒候官三旬九食腹未飽一夜十起身難眠公常思兒出北門望闕哀哀哭慟聲日泣泣兒不見攜杖歸來淚滿襟公驅二子往探父親姑鄧母挽不住誰知夫寵異鄉妾尋將二子用毒治凶聞傳來至永昌姑聞氣絕回仙鄉翁歸泣聲震天地華倫大變遭非殃妾扶姑柩埋荒冢日慘風悽山色冷又云泣翁歸兮無兒葬泣姑兮爲孫喪天地爲愁兮人心惶草木爲悲兮猿鶴傷嗚呼若此等

語真可以照日月泣鬼神動金石真節操冰霜哉住適謝則婦當以謝稱今合郡舉稱住節婦若不知其爲適謝者得非惡定之甚不欲系姓於定與

王守仁書六通

與安宜慰辭金帛鞍馬書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甯不貴使君

滄繫 八之三

藝文

四

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君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以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宜慰論減驛書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

謂其遂達諸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幾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滅也亦

真繫八之三
藝文
幸

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委以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剽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下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南西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問或蜀其敢弗行乎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則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

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焉

與安宜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庚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此雖或出於妬婦之日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能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賢之故毒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還

真繫八之四
藝文
去

運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曾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川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家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

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
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都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
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
播州有楊愛禮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
聞於朝廷下其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其分安氏之所
有益朝令而夕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
心乎且安氏之藏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
羣艾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變孰不欲起而代之

續繫 八之三

藝文

表

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
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議之口息多端之議彌
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
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師範曰安旨 慰乃霑益酋名貴榮素黠鸞擁兵自固公以書
繩之漸就馴擾公固嘗官兵部然其貶龍場特一驛承彼貴
榮者先之以米炭雞豚繼之以金幣鞍馬而公之覆之也詞
温而厲意痛而深使彼知遭謫中有不可以利誘之人財後
兩書之投其耳帖伏矣魏叔子素服膺公與李伯紀謂

伯紀才大必微露力竭處自予觀之李是英雄作用公見聖
賢規模公能爲李李斷不能爲公真純之較恢張固當有別
矣公雖寓黔事關于滇故備錄之俾馭土司者得所取法焉
與楊邃庵閣老求表揚先德書 壬午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
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
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
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之於南贛而行之難也
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
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

續繫 八之三

藝文

表

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江西幸平大憝而見擗於權奸也則
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
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以顯爵其因便道告乞歸省也則
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
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
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
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已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
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
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

執事之謂其藐然百同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適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其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寄楊邃庵閣老乞誌銘書

壬午

孤聞之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

入之三

藝文

一廿

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收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惟明公

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訓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論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輪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

入之三

藝文

三

寄楊邃庵閣老論相業書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折折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際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可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

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
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
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皇
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
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
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
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日之
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
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免死者之所

類纂 八之三

藝文

五

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
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
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
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乎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
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
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
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
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

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在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
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
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計以
求別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
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
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師範曰惟公能爲是言惟楊公能進以是言持權即用之則
行之說也不避禍即能致其身之說也平易之理運以矯健
之筆無匿詞亦無刺意即以文論自在空同滄溟之上丁卯

類纂 八之三

藝文

五

長夏記于抱瓮軒

楊慎寫韻樓答論轉注書

遠在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
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者皆
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滌拔毛至此者執事其有
意於啟誨之乎敢無以復茲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
出作詩者據以爲定若法家之玉律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
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
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

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行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響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爲字天忝忝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忝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目之爲字有人忍任曰是其四聲其音若音

真繁 八之三

藝文

三

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曰生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曰太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曰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窆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象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有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

揚雄太元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異於易詩楚辭哉至於宋人則不然歐陽一蘇王介甫皆深於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行枝葉出於易詩楚辭賦頌元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爲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於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於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卽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韻之音云鴨之音鴿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於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諸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

真繁 八之三

藝文

一

呼天爲鐵名曰爲忍矣可乎不可乎故學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一經之徒尊宋儒比於聖人以旁摻遠紹爲玩物喪志束書不親爲用心於內聞有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聽予此言也爾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未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於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焉毛詩之陸音戲古音有在於是特未押于句杪爾贊則練毅之未裁刻

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杼之餘爲酒醪而
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
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
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

張居正十三札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考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覘僕屢駁
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
文會問語次頗爲道鄙意其語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毋爲乾沒

眞繁 八之三

藝文

善

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
驅騙者之資耳况今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有知亦可以此
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惟留意餘不盡言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送辱翰貺感荷厚情眞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湖蜀中土
大夫咸以爲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仔至拜去年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戴至情非言可

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繼遂料理人間事

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卽時發一宏願願以深心
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
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念
成緣熟上格下宇宮府移清內外甯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
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
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
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願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
開山重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卽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

眞繁 八之三

藝文

美

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
一具內色絀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鬢
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之身利那移易遷變
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
又安四夷嚮風實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寡昧所
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
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宏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皇顧託之重

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昆盧閣究竟大
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兀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
撫處雖雖狐狄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
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
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笑該科亦有効疏
通侯事甯併處也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繫入之三

去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
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
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
爲乎今仗大略撫定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
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怨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臥治矣
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
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
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與雲南巡撫王毅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
百萬兩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兵事宜以待
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尚有否卽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將謂彼中
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
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
僕朝夕所告於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揆括之令
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礪
菴

滇繫入之三

去

金之害往大理李中谿先生亦嘗言之第以此項專供御用宮
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
通奉覽

答滇撫王毅菴

前承厚貺卽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
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
行略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郵刑者乃
勦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
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已幾欲去其藉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

端也前撫填不和之說若彼有意于山右之事故為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為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過繼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勢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勢不足以統馭雖仇讐亦將甘心頽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无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遠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實可遂行承示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安議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登厚朝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生杯三事

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傾中示之以廣異聞外滬益事情既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為斷

何嫌之有即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厯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為之處朝受其賄暮即參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為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為之辯釋僕乃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手

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需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為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為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需益部眾所推戴保立者為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為辨豁得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未減莫州守亦并申理今即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令求人寢之迺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兀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
宿有道緣不意為時羈縻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
荆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
又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侯庶幾得
棄人間事矣乃蒙 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
徐圖但恐世纏日 錮歸宿無期缺悵悵劉道長九澤書至具
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閣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
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

真繫 八之三

藝文

三

呈一覽別有專啟付令副中書君處相當寬便以達左右萬里
緘書不勝馳慕

師範曰有明相 業首推三楊得君之專居位之久三人者志
同道合互相汲引宜其空致隆平也劉健謝遷楊廷和楊一
清俱未竟其用 徐階少有建白然多在智數惟李賢與居正
矜伎皆所不免 而任勞任怨視國事直如家事居正則丁制
撫鹽漕監司鎮 帥無不受其陶鑄觀與滇撫諸札家寥寥語
足徵經濟至中 溪公特于童子試拔作首卷連身秉鈞輔每
一裁答四十年 師生之情藹然可掬使世之浮薄者聞之其

自問究為何如哉

楊慎兵備道姜龍去思碑

雲南治城西上永 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日金雞廟赤石崖
鄉川龜山鐵索等諸 寇葬也不田不蠶劫以為世晉居則以善劫
相長雄醜類婚匹 女氏輒問曰爾男能蹶張而劫商乎否則無
與為妻者宏治中 始州賓川衛大羅城彌渡戍普湖凡以弭之
也而竟不弭時有 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
彘寇直前立挫二 商刃之囊其貲而去若是者以為恆劫靖初
大倉姜公夢賓擢 雲南副使銜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日盜

真繫 八之三

藝文

三

所僞貨與盜同罪 爾為世官而縱寇分截乎盜之不獲何以爾
為爾之不治何以 我為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
出死力以效用奉 檄克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
兇龍伏鑽姚雋路 通又單騎躬至彝箐召譯人傳諭之口有司
頃無爾恤悉以爾 民為盜今吾爾撫悉令爾盜為民皮菜菜食
任爾生息龍街虎 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眾皆獲騰躍呼曰前
此我輩下山即執 誣指為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
非劫無由也生未 嘗見官治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苦莫伸今
上知我心又恤我 生而今而後不為非矣相率解刀營率妻子

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耶對曰愛因論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處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灑泣撫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羣蠻出箐爲市無異編民行商宵征哨堡寔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評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載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軼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之人謀

真繁 八之三

藝文

三

於郡人願爲公立去思碑請文於予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績足以爲效矣其馭士酋曰威撫等葬曰仁感述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恥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味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失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不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固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陳于廷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歷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贓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畀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啟初趙忠毅公起居謫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以奄削奪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扼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所矣崇禎癸酉七月卒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卒之日其友范少寶鳳翼數輩爲買棺以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爲飛塵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奇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敝衣周身生

真繁 八之三

藝文

三

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然後君之寃狀始大白於海內聞者爲之傍徨歎泣而君已不可作矣君舉進士爲萬歷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久根株盤互護法宏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脉不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漸除其衣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閒糾劾六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劈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鈞索情偽鷹擊毛舉所發必中故

一時臺省推君為職志而羣小恨君為獨深其初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癘潰疽使人偏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挾搃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喉繼芳以發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當難發之初小人之蜚語詆調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吁衡搯擊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君而不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使君之一生如入霧霧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卒以

真繫 八之三

藝文

美

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未必不在小人其卒至於窮且死者雖扼於吠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夫阨君而至於窮死客死以為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反用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齟齬君子以為骨髄血怨咀嚼而後快者竟何為也哉君諱元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高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甯州祖尚綱父案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為應天府庠生以崇禎丁丑十月葬於江甯縣太白鄉吉山西南後四年庚辰宜興陳于廷為文以表之使鏡諸墓上

陸深祭少師遂菴楊公文

惟公一代偉人四朝元老出入將相丞擬師保蓋天之生我公也固將以為世道計若乃公之所享實盛衰升降之幾胡蓋棺之已定猶未辨乎是非嗚呼哀哉盛德大業完器兼資謀斷並出公實多奇故渾厚宏博所以養天下之元氣而變通神化足以繫斯世之安危豈道大者難容而忠誠或以兆疑嗚呼哀哉本朝學術孰使之昌前輩相業誰云最良昔三楊之藻潤共建績於渡江逮李薛之純正式以增復辟之光何我公之博達兼數公之所長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萬里長城五百之運賢聖合

真繫 八之三

藝文

美

并縱后皇之孕育固不知幾年而後成儻求才於夢卜亦將合千萬人以為英公今已矣百口難名九京可作執鞭為榮此舉一世之所同悲而尤門生故吏之至情也深早承陶冶遠大是期動輒得罪徒負教知定芳晚登公門特荷恩慈幸託公之末照每相顧以得師忽山川之還氣指天日以何私當輻車之在駕奠一觴而陳詞嗚呼哀哉淚止於斯

國朝蔡毓榮籌滇十疏

第一疏 請蠲荒 竊照滇為逆踞歷有八年土地人民豈能依然如故一自

天戈南指凡我遺黎踴躍趨事各各飛芻醜粟以供數十萬
之師豈果力無不逮與彼其驅勉急公亦冀幸

新恩之不旋踵而下也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夏稅已
蒙蠲免

皇上沛如天之仁宜邊疆獲更生之樂矣無如積患既深瘵治
匪易去歲軍需頓急徧行召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故召
買已倍於正供而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石輒費至
二三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工食銀十數兩不等民之
困敝已極米亦摻括無遺數月之間斗米三兩無從購買

八之三

奏

頃者麥秋既屆而去冬播種失時收穫十無四五額稅之
外尚不足供運糧之需迄今民無粒食野有餓殍臣觸目
憂心救時無策從來兵燹之後繼之饑饉未有如今滇今
日之甚者也我

朝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

今日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然蠲賑出自

皇上特恩臣亦知其軍需浩繁何敢冒昧以請惟是滇屬變亂
之後拋荒田地死徙人丁在在有之目下開墾之人牛種

未備逃亡無勾補之法生聚非旦夕之功照額取盈萬不

可得此包荒之禁率土同遵而除荒之例惟在滇為尤亟

也查自逆賊踞滇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或迫於桁楊或驅

之鋒鏑播虐萬狀民不勝其苦而委廢田園展轉溝壑者

已過半矣及我大兵深入以來築壘挖壕環營列柵近郊

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凡兩地之往來大路

桑麻久廢雞犬無聞重以逆賊四散潰奔如馬寶夏國相

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

慘蔽天日道諸逆服辜之後所餘者茹邱蔓草白骨青燐

八之三

奏

已耳乃又以殺氣未除蒸為疫厲民之死於刀鋸死於凍

餒與死於疾病者又何可勝計耶夫有人斯有土未有戶

口既非而田疇無恙者臣受事之始即通飭各地方官勸

諭九死一生之民勉以輸將絕其覬覦今二十年秋糧二

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編銀兩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

民既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衛所申報無徵地丁紛紛

請命軍民涕泣呼籲殆無已時臣猶恐其以熟作荒以現

在為死徙嚴行布政使田啟光分行確勘開造實在拋荒

實在死徙清冊并取其印結委無虛捏情弊若復按原額

追呼則滇尺既無賑卹之

恩而反得飽貽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業者馴至逃亡將見賦額愈虧地方何時得有起色臣按目前形勢揆之善後事宜相應亟請

皇上下令蠲除解此日之倒懸培全滇之元氣容臣陸續招徠開墾墾墾隨報照例起科缺額人丁仍俟編審補額從此田疇漸闢戶口漸充屈指三五年間可復承平之舊是所損者少而所益者實大也

第二疏 制土人

滇繁

八之三

藝文

彙

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治滇省者先治土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然非姑結之以恩而能安亦非驟加之以威之所得治也查土人種類不一大都喜剽劫尚格鬪習與性成其土自擅土自雄爭為黠悍急之則易於走險寬之乃適以生驕故從來以夷治夷不惜予之職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而長子孫然武不過宜撫宣慰司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無敢抗衡故安於並生而不為大患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偽總兵副將偽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偽將軍偽監軍狂逞無忌

追我大兵深入各土司竟後歸誠亦既震懾於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驕縱既久馴服為難如馬之既軼而復歸也如鷹之久颺而初附也則所以謹其銜策制其饑飽者不可不亟講也先是大將軍等鼓舞招徠各照偽銜換給劄付彼一時之權宜已耳今滇中一切弊政悉與革除若土司而加之總副等官弊政之大者也願獨因之可乎夫恩不自上出則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驕此輩狼子野心居為固有意欲使監司鎮將相與頡頏而地方有司不敢望其項背反常甚矣尾尖堪虞查土官應否需用

滇繁

八之三

藝文

彙

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令照舊換襲土職是廷議下反經之令已為躍治之防臣無庸復贅矣然其投誠之始以有所挾而得之者今廓清之後尚未拱手而還之朝廷非所以示德威昭臣服也臣愚以為滇省土司宜請旨追奪武銜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槩行追繳祈皇上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使知更始之會自有非常之恩而非前此倥偬之會可以徵幸而僭竊者既奪其鬻凌之氣復曠以章服之榮有不畏威而懷德者乎此制之安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辱懷者臣并縷悉為

皇上陳之往者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
村俱置無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土官徑自處決土
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

國法久矣則請著之今日無萌故智勿悖

王章其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務使土人遵

朝廷土官不得擅威福此其一也土司各有土地人民而其

性各不相下往往爭為雄長互相讎殺一不禁而吞併不

已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也則請著之今日各守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卑

常度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構釁者戮厥渠魁搗其巢穴務

申鋤強扶弱之義用遏亂萌此其一也土司踐土食毛宜

如手足之捍頭目故往者寇盜竊發俱土著人按捕或一

土司有犯即令眾土司環而攻之匪直分義宜然亦取其

熟於山箐易為力也則請著之今日一乃心力備我聲援

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逮而置之軍法一

面奏

聞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使彼樂為我用而控縱在我
矣此其一也土情多詐未始不可以信乎土性至貪未嘗

不可以廉格臣仰體

皇上懷柔至意開誠布公待賞必罰革餽遺之陋習禁採買之
煩擾亦既駸駸向化矣彼其強凌眾暴闖狼操戈豈盡天
性然與良由教化未明徒議招討無益也臣請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齊赴土官

衙門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務令豁然以悟翻然以改將見

移風易俗即為久安長治之機此其一也土官以世系承

襲不由選舉其祖父勢利相傳其子弟悉睚相尚不知詩

書禮義為何物罔上虐下有由然矣我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望

國家八法計吏三年考績土官皆不預焉不肖者無懲閒有

一二賢者亦無以示勸欲其奉職守法也得乎臣請著為

定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即由

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邑一體

應試俾得觀光上國以鼓舞於功名之途古帝舜敷文德

以格有苗由此志也其土官以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

督撫察核具

題不肖者降革有差賢者增其秩或賜之袍服以示優異使
知以

朝命為榮辱自不以私心為向背此又其一也兩迤土司之
中昔為沙音併吞繼為吳逆殄滅者變亂之後其校裔各
回故土土人俱戀戀以主事之歷有年矣今使付之有司
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無
論必不相安尤恐所附者益強大而難治臣請稽其宗派
取其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照襲原職按其
原管之地責令供辦糧差斯安置得宜葛藤自斷與臣繼
絕固曠世之

殊恩亦眾建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又其一也總之今日之土司

順黎

八之三

藝文

聖

非猶夫承平日久之土司臣熟察情形悉心籌畫所當大
為防閑曲為調劑者有如此

皇上明鑒萬里如果以臣言為不謬伏冀按臣所請特頒

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

第三疏 靖通逃

竊照叛逆既除根株宜靖

皇上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
下分插四省是於容保庶禎之中寓肅清邊境之意甚盛
典也但先是賊兵四出原不盡在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

誠多在賊黨解搗之後其間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
馬寶等四散潰奔則鳥駭鼠竄之徒又不知凡幾矣

廟堂之上早已洞鑒及此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
如有遼東舊人隱避山林者則令督撫招徠具

題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偽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俱著免死臣宣
布

皇仁曉諭招徠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在省已經起發者
不無中路逃脫留滇未經起發者輒復多方展遁追踪愈

順黎

八之三

藝文

聖

亟匿影愈深非必其仍為負固也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
延恐山箐之間久而為萑苻之藪則清之宜亟也又有征
兵奉裁將弁不能復制一經遣發乘間免爰頗多觖望之
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
甘枵腹自斃則清之宜亟也更有八旗苦獨力等竟不隨
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馬匹尋復逃回
故時下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獲解繹絡在途而林
莽潛踪正復不少頃者左衛哨邀劫餉鞘遺有清字箭枝
足知此輩跳梁必為地方大患則清之宜亟也然清之之

法行之郡邑衝所地方則甚易行之焚夷苗獮地方則甚難下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無分衝僻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譏察更行各有司編立保甲按戶挨查雖有窮谷深山亦無不入牌甲之烟戶烟戶既清奸宄無容身之地矣特以無所容而遞歸夷穴勢所必至又或一經逃出即便越赴土司既無保甲可以稽查更無塘汛為之盤詰此輩蹊徑漸熟氣類漸親則土司誠今日之逆逃藪也夫以苗蠻巨測之性當叛亂之餘若復聽其藏匿罪人招納亡命則今日裡捕亡之令即為滇繫

異日萌作亂之機可不亟為之計乎臣遍諭諸土司各令清查境內懸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矣但此事關係甚大土人情志無常必祈皇上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省暨黔省土司首解逆屬舊人暨八旗逃入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首解之人除逃入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戮毋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野夷之中則根株永靖天如果一無容隱即令具結存案如既不首

解又不具結或具結之後別有孳獲俱在某土司潛住者立逮該土司正其罔

上之罪功罪一定逆逃未有不清者也至見在駐鎮八旗逃入仍祈

勅下鎮安將軍隨逃隨即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久而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丁指逃擾民之弊不禁而自絕矣

第四疏議理財

滇省叢山密箐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於協濟煩司農之籌畫累驛站之轉輸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有未濟兵心皇皇故籌滇莫先於籌餉也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正在度支告絀乃必分數省之財力厯數千里之險遠以供此一隅亦甚難乎其繼矣是以因滇之利養滇之兵斯輓運不煩而緩急足恃臣周諮博訪進羣議而折衷之務審時地之宜畫經久之法則可因利於滇而以佐協濟之不及者有四焉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出非如別省採辦之難而滇人俱以用錢為便業准部

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麻
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無幾又米炭
一時騰貴出息無多歲約得銀四萬餘兩稍俟年豐穀賤
息且倍之若令按局添設更行量地添局歲獲錢息何可
勝計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十座祿豐局設爐十
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曲靖等
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二四
十座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獲
息二萬兩以上者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剝削匠役廢

滇繫八之三

藝文

聖

壞錢法者作何處分并請著為定例以示激勸凡銅鉛悉
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百觔不過銀四兩毋許分行
州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槩以銀七錢三為
則制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
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
者也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出偽錢專發交吐以易
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蠻耗設有關口一
又有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
蒙局因以為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久矣臣思安

南素稱恭順若因其所利便而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於斯為盛合無請
設蠻耗巡檢一員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毋許
民間私通貿易致啟釁爭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豫行報部准
令一年一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發同既俯
順乎夷情仍無傷於

國體於以通錢法柔遠人兩得之矣一礦洞宜開也滇雖僻
遠地產五金先經

滇繫八之三

藝文

哭

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開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
題誠重之也臣愚以為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官開官採
所費不貲當此兵餉不繼之時安從取給且一經開采或
以礦脈衰微旋作旋廢則工本半歸烏有卽或源源不匱
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利歸於公家者幾
何哉是莫若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稅之為便也今除全書
開辦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錫等廠易門之三蒙老銅
廠定遠之貴羌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道議外查呈貢
之黃土坡貴陽之千母營羅次之花營尋甸之迤甸里建

水之魯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之火把等定遠之大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隆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紅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甯俱有鐵廠羅平之塊澤河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戈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玉絲順甯之遮賴俱有銀廠鶴慶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逆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兕

占既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為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按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帶使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硯嚴禁勢豪霸奪民硯斯商民樂於趨事而成効速矣蓋官開則必派取民夫民

開則自顧覓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能深入礦硯往往半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先見其害也若礦夫多係游手無籍有膂力而無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趨赴如市者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非為之念是以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田莊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者必貪之以為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為藩莊民為藩役藏奸納

滇纂

八之三

藝文

五

叛有由來矣既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來之錮弊一旦掃除人心共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已蒙

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戶夫既非其已產安肯為久遠計乎臣查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當更始之會尤宜照例而行况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恒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公者也今撫臣

見委道員按察文勘請俟勘明冊報之日

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則每石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而高下之令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產一趨逆勢一受逆價既入莊冊即係官田但除霸占者還民其餘應一體變價又有先年人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行變價以佐軍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本是固非一時之利而善後之長策也一荒地宜屯墾也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至

屯田之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兵防禦地方無分身畝之術耳惟是滇居天末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之贏絀不齊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為之備其勢不可以久且滇之物價無不與內地相什伯兵丁一月之餉尚不敷半月之需一人之糧豈能贖父母妻子數人之口窮愁日久必氣阻而心離夫豈邊境之福哉臣是以鯁鯁為慮亟請屯墾者非必如故明之分別衛所聚屯而居有事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

十常五六請將附近各鎮協營無主荒田按實有父兄子弟餘丁之兵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臣督率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聽其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漸圖收穫以贍其家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充月餉應輸夏秋二稅抵和月糧計所省糧餉實多而於操練征防仍無貽誤其間或有死亡事故即擇其同伍之殷實者頂種註冊毋使拋荒稍俟

國用既充民間生聚既廣前項所墾田賦悉歸有司或准承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至

遠作營田歲抵額餉均有裨益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為民者既鮮恆業迄無生理徒置之不兵不農之間求其翻然為善也得乎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為業起科之後編入里甲承辦糧差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是一舉而兩利存焉者也以上四事有益於

國家無損於民滇之言與利者率不外此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

第五疏 酌安插

頃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流宥別有投

靠之人釋放為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即古聖王泣罪視網之仁不是過矣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為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斯根株靖而萌蘖不復生矣臣思投誠副將以上偽總兵等亦既犯順有年

皇上不殺而遷置之固其厚幸即偽參將以下凡係領兵助逆者既獲更生之樂何辭易地之難自當逐一清查分別起發無容置議矣惟是偽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畫

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貲給一偽劄焉摩之者有土著居民為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劄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子身投誠遂不論是兵是民坐給一劄倉皇投報希邀率眾反正之功者凡此偽劄實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伍今乃與領兵助逆之輩一槩驅而去之似非

皇上矜全之至意也臣查此輩或有丁徭田賦見需供辦不便虛懸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不甘委棄或有父母妻子未能攜帶不忍分離將使有家之人悉變而為無籍之人

豈地方之福乎又或無衣無食不保朝暮或衰老殘廢不遠死亡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遷移之令紛紛泣懇各鎮協營屢屢具詳即撫提臣亦目覩情形咨臣區畫臣思桀犬可以吠堯况本非逆賊之爪牙均係

朝廷之赤子亦何足為滇患而必使滇之戶口加少為哉且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遣發遂成展轉逃竄又或遣發之後乘閒兔爰以致官差四出捕亡騷然靡有甯宇啓番夷之窺伺滋山箐之叢奸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畫

尤當亟議變通以副

朝廷息事甯人之意者也臣請將偽參將以下果曾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偽給虛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遊都守實管偽千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偽千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立新入准其為民之

廷議此輩居滇日久深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

查考既以止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

第六疏 收軍器

滇省賊遺砲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

題報見在分撥各標營為守禦之需即投誠兵丁帶歸原伍什物亦已行據各標營開報入額矣其自標營而外無分漢土自宜盡銷兵革馴至太平而竊鯁鯁為慮者痛定思痛之民非必勇於賣刀買犢畱一不仁之器即為強凌眾暴之階脫遇年饑彼且有所挾而易於為盜此其一也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

滇案 八之三

藝文

美

豈無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其雷之不無叵測或私賣夷地則益長其兇頑此其一也土人讎殺成風所恃者標弩環刀已耳然且出入必以自隨乘間輒行搶掠大為民害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獲悍益甚其潰奔也各各帶歸夷穴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未奪其逞兇之具何以盡消其不軌之心此又其一也

臣 諮諏所及眾論僉同已通行

臣 屬之文武衙門曉諭各軍民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偽土將軍土總兵等一體清查然而眾志

難齊夷情多詐猶恐涓涓不塞漸成江河若復徹底搜求又慮地方驚擾合無亟請

嚴諭誥誠使知儆惕并祈

勅部酌頒嚴例務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自與承平內地不同亟宜思患豫防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兵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即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見成軍器火器者以謀叛論

滇案 八之三

藝文

美

奏請勦除滇黔一例而行仍責成該管鎮道府不時稽查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如是則兇器既除雄心自息一以弭盜患一以遏亂萌久安長治道不外此

第七疏 議捐輸

臣 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况滇省山多田少一歲之穫僅供一歲之需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連黔蜀粵西三省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搜求易盡接濟為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內

之無可搜求外之無從設濟兵與民皆坐困而始歎補救之難晚矣自非豫為之防其何以有備而無患故講求積貯之法惟滇省為尤亟也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農日與吏民孜孜勸誡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多拋荒小民方汲汲為旦夕之謀豈能遽餘三九之蓄即令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奈無素封之家可以勸輸無有力之人可以贖罪有司又以官貧穀貴告苦告艱雖勉力奉公其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於籌滇之萬一哉自古王道無近功是必行之三五年而後可責其成效目下亟需積貯用備不虞專恃此則空虛姑待之則迂緩甚矣臣查

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會開捐輸事例事竣即行停止總在因時制宜非一止而不可復行者也即用兵時各案事例所以亟議停止者謂四方既經底定不復需餉緊急揆之時勢宜停且納粟而拜官而還職而遷秩者實繁有徒名器不容冒濫揆之事理又宜停耳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儘有可行之條一案當日

廷臣條議原非僅為一時利便之謀至見任官員捐納加級紀錄或遇因公受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於政體其他可行之款並復不一今滇省倉廩未實府庫未充欲使初定兵民有恃無恐莫如酌開事例早裕邊儲合請

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其條款之可行者酌為滇南定例並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於他省而崇山峻嶺運送艱難故前此事例宏開惟滇省捐輸獨少必將各款應輸之數視往例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而收效自速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憂紅腐遇有征調本省額糧未敷則酌動以濟兵年饑則平糶以濟民如此三五年間緩急足恃稍俟民殷勸阜更何憂積貯之難此在今日不可不加之意也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生隙苗獠生奸亟宜壯我金湯用資守禦各屬屢請及時修葺勢難緩待者一也各鎮協營官兵舊有營房兵民不相雜處後悉將營房毀棄占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成何景象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復業

則議建營房勢難緩待者又一也當此

國用浩繁瘡痍未起上糜公帑下借民力並難舉行臣請將事例定為銀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誠為兩便其營房或令地方官捐造照例邀紀敘之恩庶廢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亦不擾矣

第八疏 弭野盜

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從此謹邊防恤民隱馴致太平無難矣乃滇人猶竊竊為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夫野賊之為滇患歷有年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五

矣其初係新習阿蒙土人嘯聚窮山為盜因其來如猋夫去若飄風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為野原非土人之外別有此種野人及其嘯聚多年自成種類遂於土司之外另有此種野賊其倚魯魁為狡窟者魯魁在萬山之中跨連新習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愕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里普洱孟良鎮沅猛緬交趾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防之甚難而勦之亦不易也故明時流寇入滇沐氏勦莊之人趨赴入山賊黨愈熾剽劫鄉村殺擄人口殆無虛日

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以保頭錢歲以為常保頭錢者保其不來劫殺耳自

本朝開闢滇南賊始稍稍斂戢然而索保未已警息時聞納保懼死於法不納保懼死於賊滇人無告之苦莫此為甚茲據南安州詳報康熙十年十月野賊出劫本州郭三郎村經前督臣甘文焜具

題部覆賊係三百以上將地方文武官處分後有緩征務在獲醜之語因定期於十一年秋進勦是時兵權悉在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調兵北勝將此案俟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六

之來年及來年叛作而勦之說遂寢今滇省雖無案可考而從前野賊情形可槩見矣迨吳逆既叛郭壯圖雖授賊首勒昂為偽守備尋與改名楊宗周尋復授為兩新偽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為偽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盈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保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豬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劫殺從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為盜八年之久招集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入境逆賊

潰散野賊乘機肆行搶掠凡兩廛之男婦子女耕牛
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其在逆中之流
毒如此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偽印偽劄
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偽劄遣人投誠六將軍
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為善等各給土
都司銜劄令其約束夷眾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
亦既震懾於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賊情難料後患宜防故為籌滇計者
多不主撫而主勦謂撫乃目前之便安勦則一勞而永逸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空

也臣思勦則必遣土司督土人嚮導前驅遏絕後路以彼
習知地理度山穿箐較捷便於制兵而制兵出邊隘分防
尤必慎簡精銳方可直搗賊穴今各土司新經歸附眾志
未齊制兵多係投誠及新募之人方在訓練未便輕舉又
滇省飛芻輓粟已久正民力殫敝之時稍息殘黎徐圖辦
賊非失計也且彼方草面輸糧無復為非之事而我以懲
前毖後頓興問罪之師似非

朝廷昭示遐荒信服蠻貊之意臣復咨撫提臣會議與臣所
見略同已行臨元楚雄二鎮臣暨元江新習等營將備按

野賊出入隘口分佈設防使懾於兵威而不敢復逞
開誠布公諄諄告戒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
竄入之徒悉已解散回籍從前被虜未回人口亦經陸續
查出逐一開報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甯家是彼
既無跋扈之形我不妨暫為籠絡之計稍俟一二年間土
人情志已孚我兵訓練已熟彼果回心向化則莫非
天家赤子可以不事征誅如其故習復萌一有蠢動容
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
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永除後患是則久安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空

長治之策也

第九疏 敷實政

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迫非承平內地可以優游坐理
之時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如其
因循苟且粉飾太平非

皇上責理於臣與臣率屬以報

皇上之至意也自受事數月以來周諮利病悉力興除總期上
下一心勤求治理無如官斯土者或緣瘡癘易侵接踵報
故是以荒殘難理目次心率多且夕求去之思否則守

邊俸爲待遷之計滇東之實固有造於滇者幾人哉是非
申嚴課績之條特著考成之令大加振刷遇事講求未易
起積弊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前此死
徙人丁拋荒地業據勘明

題報矣使徒覲蠲除之令不爲補救之謀長此土曠人稀成
何景象又或侈語招徠而漫無安撫程申開墾而攤派包
賠從何時得庶且富即則所以關榛蕪謀生聚者之力行
宜亟也一在廣樹畜滇人既幸更生而無以謀生其勢不
可以久務因時地之利爲開衣食之源今以無主荒山勸

滇案八之三

藝文

查

民種樹近郊隙地給令灌園但使瓜壺棗栗之微各得其
養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安在細之不爲贏而利之不
易復耶則所以課種植稽畜牧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裕
積儲滇在萬山之中產米無多運糧不便臣前疏請開捐
事例用實倉廩亦以官兵交瘁之區常平義倉雖經修舉
未能責效於旦夕耳然使以常平義倉爲故事而虛報捐
積塞責一時又或不知貴粟重農馴致耕三餘九何以有
備而無患耶則所以勸積穀實邊儲者之力行宜亟也一
在興教化滇人陷溺數年所習見者皆滅理亂常之事幾

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矣今既如長夜之復旦及經定志
全在此時臣已飭行有司各設義學教其子弟各以期望
講約闡揚

聖諭以感動其天良各選年高有德之人給以月廩風示鄉里
但人情率始勤而終怠其或作輟不常安能久道化成而
保民無邪慝耶則所以革民心與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
一在嚴保甲滇當反正之初逃兵逃人暨逆藩舊人之窺
伏者正復不少臣前疏請責土司稽查之法業蒙

滇案八之三

藝文

查

層鑿允行尤須嚴督有司肅清內地但使深山窮谷城市鄉村
無一脫漏牌甲之人自無一容畱奸宄之地特恐奉行不
善反以編設擾民又或徇編設之名一報冊結便爲了事
漫無督察是有治法無治人其能以虛文收實效耶則所
以清通逃弭盜賊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通商賈滇南道
路險遠舟車不通商賈罕至吳逆時遊棍竄充稅官市棍
黃充巡役物無大小地無遠近或一地而兩稅或二三十
里一稅到處搜求甚於截劫操奇贏者裹足不前有由然
矣今蒙

恩悉除弊政臣已嚴檄所司悉照經制額稅徵收其餘痛加禁

革仍申嚴塘汛毋許借名盤詰陰肆誅求并會飭滿漢官
兵毋容短價強買然而市塵未集百貨未通一粟一絲其
價皆什倍於他省軍民困苦長此安窮誠使有司加意招
徠多方撫恤悉剔稅中之弊永除額外之徵安在日中熙
穰之風不可復見於天末耶則所以清關市鼓悅來者之
力行宜亟也一在崇節儉仕途之奢儉吏道之清濁係焉
儉或不致於大貪奢則未能有小廉者也自吳逆剝民之
財逞已之慾其屬共溺於膏粱文繡鬪其驕侈釀成僭亂
是奢儉尤關於治忽明矣今滇吏萬里之官以裘敝金盡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奎

之身當土瘠民貧之地非守已如寒儒而欲保其爲良吏
得乎夫人無兩用之心豈有一心於聲色貨利而又能一
心於官守民依者臣常誠論庶司約口腹習浣敝滅騶從
絕餽遺止宴遊屏玩好固已懲執袴之習遏佚豫之萌矣
然人情率易放而難收安必勉然者之幾於自然長以官
瘠爲民肥之地耶則所以惜物力砥官方者之力行宜亟
也一在除雜派雜派之禁率土同遵獨滇吏恃在邊圍罔
思顧畏滇民惟知陋例習以爲常故往日各地方有當月
里長有值日里長凡有司日用心紅紙張油燭柴炭一切

供應食物及答應往來差使慶賀節令生辰皆取給焉乃
至各衙門雇幕胥役取用夫匠無一不派諸里甲又有上
司各行有司採買雞豬牛羊米豆布疋細及檳榔蔬果之
類有司指一派十短價剝民民之痛切難支莫此爲甚臣
已痛加禁革有犯必行糾參然而耳目難周法久易玩非
藉賢有司共凜

國法實體民艱又安能弊絕風清以養地方之元氣耶則所
以守禁令蠲科斂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恤無告鰥寡孤
獨王政攸先况以全滇湯火遺黎復遭潰賊殺擄疫癘流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奎

行之慘或父兄盡歿幼而無依或子女皆亡老而無養或
失其婦或喪其夫甚有一戶族而僅存孤寡一二人一村
屯而止遺婦女老幼十數口者此儻號泣之狀不忍見聞
臣雖倡率有司量行賑恤然而壺餐之德曾不終朝使地
方官無同其憂患之心無曲爲生全之法此訾訾而待斃
者將安恃耶則所以續民命回天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
在止濫差州縣差人下鄉上司差人下州縣等一害也夫
錢糧案件各有限期軍民如或抗違有司何難申究有司
如或遲誤司道府豈憚揭參而必恃差催以佐其風力乎

况滇省陋例督撫衙門員役竟得與有司分庭抗禮司道亦擅設承差公然凌厲有司一奉差牌索人夫索供恣索規禮甚至咆哮公堂鎖拷經承辦擊既屢取一四文銷差而已會何裨於公事徒有害於官民臣於受事之初即已嚴行禁止仍設稽差印簿令地方官按季登報稍弊漸除然非奉行之官各以息事甯人為念行之既久保無陽奉陰違及其事發而後處分隨之地方之驛騷已甚矣則所以省差催息民害者之方行宜亟也凡此十事在腹地或視為迂緩在邊疆則最為亟切臣既董勸兼行止各官臣

滇紫

八之三

藝文

卷

勉從事之時非請

天語特頒何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即其間已有通行定例尤必請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凡邊俸已滿二年即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既闢戶口既增樹畜既蕃積儲既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民全活甚眾官差足跡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為真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

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勵如其以十事為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

效亦聽督撫臣

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

自此起色矣

第十疏 舉廢墜

竊照殘疆初復必其百廢具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見准部覆遵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治政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墜者敢縷悉為

滇紫

八之三

藝文

卷

皇上陳之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至重也滇自吳逆

毀棄

先聖瀆亂宮牆飲馬泮池屯軍

文廟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頽垣已耳重以滇賊四奔所至焚燬其在圍城之內則又半為析薪今自省會以迄府州縣衛學宮在在皆廢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

皇上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蕪蕪不為整頓非所以昭示還

荒振揚聲教也臣雖勉力捐貲倡率大小各官以及地方

紳士共圖修葺然而物力凋敝其費經營竊恐未易觀成

遠難經始自必特行鼓勵之典使各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夫乃羣力畢趨而成功自速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捐銀一千兩以上果於一年之內煥然重新者及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作何分別敘錄頒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值核實

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民出政至重也滇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逆屬占為私第將奉

滇繫 八之三

堯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闕廂失士民之觀瞻毀

朝廷之體制莫此為甚今恢復之後城內衙門基址茫然無可追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遺房屋為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廩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有苟且因循非

聖明百度維新之至意也惟是瘡痍未起財用未充砌建之難又非目前所敢輕議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例應變價入官但必無承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

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酌撥為衙門之兩便乎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偽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分撥聽各官自行捐資修政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晰報核斯初建不煩而規模永定矣凡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也若夫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其間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則有九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既分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數之下本折似無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則徵折米貴

滇繫 八之三

堯

七

則徵本罔上行私有由然矣况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前此大兵進勦責令隨地運供事出權宜故不敢自惜其力今底定之後留滇大兵暨督撫兩標官兵并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宜畱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成例告苦告免率藉口於勞逸不均而派撥之間吏胥尤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者此也合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

色行臣 曉諭各屬 民以社有司私擅改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

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係官兵駐劄並與
營鎮寫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
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
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為定例或俟大
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
再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圭

要在足糊其口長養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補法至
善也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
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費常數倍於他省故里民幫貼之
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夫役之為民病也久矣今兵燹之
後募夫尤難里民多衣食未充更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
一夫之工食足以贍一夫而後上不悞公下不累民乃自
省城以至平彝各堡所有額設工食每夫止日給銀三分
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櫛櫛風沐雨度山越嶺尚
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妻孥此往彼來感類相望勢必

夫逃站倒岌岌堪虞 雖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
合請

勅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斯用其筋骨不
致饑其體膚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大矣至黔省站
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食米一升草鞋銀
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為例是尤黔民疾痛呼天
延頸以待者也

楊名時飭定夫徭示

為飭定夫徭永禁濫應以卹民力事照得滇南地處天末

滇繫 八之三

藝文

圭

不通舟楫差使往來唯藉夫役負運一切公務經臨或用
堡夫或用民夫此力役之徵成例相沿原有牌文開明用
夫名數自當照例應付者近則差役煩擾大小各衙門無
論是公非公輒用堡夫堡夫少者則用民夫數至累百遂
使值日之夫苦累不堪兼之院司道及該管驛站衙門差
役過往每每索折夫價勒取供應剝削無饜至如舖司原
設走遞公文乃差役委官以及府州縣官上府上省責令
舖司負包裹行李鳴鑼前導歇宿處所令其溜馬繁役百
出即將弁千把等無不濫行役使抑且馬遞軍書槩令舖

司引路稍遲則鞭撻隨之再如哨兵保明季以罪人充當
瞭哨蓋以施之於軍伍也今衛所已裁哨兵全革地東間
有存其名者迤西不但不革且立哨長凡遇大官過往必
於大路搭蓋窩篷敲梆祇候其護解兵餉押送罪犯皆令
哨兵承役是哨兵名雖革而實仍留以貽累也况押逃護
餉文有差役武有撥兵何得多索兵夫護送一到旅店勒
令民夫具雞酒還飯錢折乾橫索不一而足又有名衙門
差役每過村莊需索人夫背負行李勒索酒食銀錢更有
各路汛防兵丁往還調換隨路索夫擡運行李什物又紆

通纂

八之三

藝文

書

入村莊索酒飯供給再各府州縣官上省虐使所屬民夫
裹糧跟隨擡送如廣南府營上省由府送至彌勒灣路經
四站男婦往來伺候民何以堪再如前年秋鄧川州因所
用夫多遂派及婦女州官於婦女面頰上僉判花押使之
不得逃誤廉恥蕩然矣又臨安府屬曲江有一種包當夫
係武斷鄉曲之棍徒攬收公差指一派十股削民膏又激
江府屬路南州有預備夫當時吳逆運銅設此為害今則
並無役使而州官猶借預備之名每夫一名收銀一二兩
入已胥役之婪索又倍之前院甘示禁而舊冊未追根株

不盡以上諸弊本部院下車伊始即知此等苦累竊恐聞
見未真今體察已悉良用惻然若不嚴用禁革民困何以
得蘇除移咨督部院提督各鎮會飭并行司道嚴查禁革
外合行刊榜曉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
後堡夫仍任擡送之役不得令其送文舖司止任遞送公
文不得令其背送行李其哨兵哨長名目槩行革禁曲江
之包當夫一并查禁又路南之預備夫永飭革除追取舊
冊繳銷若本地地方官上府上省皆當體卹小民不許濫
用民夫出境遠送至有應辦夫差俱令男人承應不許派

通纂

八之三

藝文

書

及婦女凡公務差使到站例當承應者驗明牌票上載夫
役名數用堡夫者堡夫案名應付用民夫者民夫案名應
付不得藉禁違誤如無牌票夫數即為私役不許應付其
各衙門書吏承差各營換防兵丁俱不許擅用堡夫民夫
并不許索取酒飯婪折銀錢紆入村莊恃強宿歇勒索供
應務期弊絕風清登斯民於衽席該管驛道設立循環簿
飭發各驛站將每日經過各衙門差使取用應付夫馬數
目填注明白其有需索婪折等情許即實填簿內每月一
繳循去環來呈候本都院查察如有陽奉陰違仍踵前弊

一經訪問武則各移提鎮會查等弊文則特疏糾參究擬本都院志在卹民唯知執法慎勿以其文視之

楊名時永禁加煎壓散等弊示

為永禁額外加煎牧令壓散烟戶商役大戩小秤電丁插和泥土舖販高擡市價事照得滇省產有九井各井之價值低昂不一分井行鹽之道里遠近不同唯黑井為最大產鹽亦多前院石以池東各州縣行銷黑井之鹽每多那用拖欠詭稱墮誤乃設立總店在省發販利權在上而秤輕價貴於此始矣又緣李司郭道王提舉三案虧空實多

滇察

八之三

藝文

七

無從抵補遂爾調停公議加煎餘鹽動輒數百萬銷售以補空項及三案補完而加煎如改竈丁困矣迨前院吳到任後有黑井沈提舉作法逢迎令竈丁前鹽時插和泥土幾至三七殊甚病民前院甘出示禁止此黑井行鹽之弊也白井之鹽滲淺易煎自前院修加煎之舉行而銷鹽之法滯遂使計口授食名曰烟戶鹽州縣勒令烟戶案領賣之鄉保總領壓散窮民所食無幾而加倍給之豪強之家則不敢及且前鹽尚在後鹽又到於是百姓作二分七釐領者不得作一分六釐賣去以後領之鹽賤賣而完賦

鹽之課日賤月削鞭朴桁楊不得已鬻妻子以償徇刀緡

而死者歲歲有之乃有力者反得以輕價多積賤鹽至街出售以牟大利然強暴有司又得借以私鹽嚇詐之矣此白井行鹽之弊也現井之鹽前院石曾立總商操其利權今鹽已還有司而發散烟戶間有數處踵池西而行之者此現井行鹽之弊也雲龍井近亦為加煎餘鹽又以輕秤重價竈丁百姓交困焉此雲龍井行鹽之弊也安甯井向係官煎官賣今則歸之道管其家人衙役豈得守法奉公且工食盤費不得不於鹽上作法此安甯井行鹽之弊也

滇察

八之三

藝文

七

至景東阿陋彌沙三井產鹽無多行銷亦易而輕秤重價之弊在所不免本部院自入境以來即聞鹽政叢弊病民留心察訪披查卷案檄飭驛驛道及各井官開摺呈報去後陸續據呈到院逐一查核除正額應煎外其加煎餘鹽名目繁出反倍於正額之數夫井之出瀆有盈縮欲求多鹽不得不插和泥土以敷加煎之額鹽既加煎則行銷必致壅滯有司巧為迎合先將加增急於銷去而正額反聽其墮誤更欲烟戶受鹽壓之不得不從但願行鹽罔惜民困雖或有飭禁之行而收令不過案月出具並無壓散烟

其之有結徒以下事而已是故欲絕廢散烟戶之害不得不杜加煎雜出之弊也再查黑井之鹽在省設店行銷二十一府州縣之引鹽原額每年五百四十萬觔繼因生齒日繁詳增六款前院又行收買餘鹽之法以足民食通盤打算儘可惠民郵憲何用新井加煎補缺再如白井滿多易煎據驛鹽道摺開從前收買餘鹽彌補各州縣虧空及至餘鹽銷去查自五十八年至今從未聞有撥發彌補某州縣虧空之文而各州縣之虧空如故則此項餘價銷歸何處徒藉名以重累小民再查當日司道會詳仍給舖家

正繁八之三

藝文

幸

小販秤頭鹽十觔即據該道開亦有加秤頭鹽十觔故議價三兩一錢今訪得省店家人商役每多重秤大戥所以每百觔之鹽名雖三兩一錢實則三兩三四錢矣抑且高下其手每鹽百觔只有科頭五六觔至多亦不過七八觔每怪乎舖家小販既受銀數之多索又受觔兩之短少安能禁鹽價之不高昂邪凡此諸弊深足病竈困民本部院前經示禁近聞玩違如故本應拏究姑寬已往爲此示仰撫屬軍民竈戶以及省店商役舖家小販人等知悉嗣後各井竈戶等只將正額加增役食伐柴不敷等款勢所

必需歷來有者遵照前籍外至於抵補虧空以及無名雜出之加煎本部院盡行革除毋留以苦窮竈其應煎之鹽務須乾淨不許仍前插和泥土致干查出治罪如有地方官再將鹽責令鄉保壓散爾百姓者即赴本部院轅門呈告官以貪劣題參鄉保等立拏杖斃決不姑容爾百姓毋得隱忍甘受追呼責比再如舖家小販赴省店買鹽者照定價每百觔給秤頭鹽十觔價三兩一錢到店即發若鹽店人等於定額外多索及短給秤頭指勒不即發鹽者許爾等赴鼓喊票以憑立拏盡法懲處至舖家小販本部院

正繁八之三

藝文

幸

非不知欲覓微利以爲餽世之資今鹽價每百觔三兩一錢之外不許商役多索及夫戥秤收秤頭照舊加足十觔不許小秤短少爾等買回即使再有零挫錫折等項每百觔不過二三觔而計算店價秤頭合來每觔不及三分在市銷賣浮多三四釐亦已足矣何至市賣每觔至五十二三四五文不等計銀四分之外邪示後其秤鹽之秤以十六兩爲準賣錢四十五文不許多賣違者察出拏究其外府州縣之鹽俱各遵照每百觔定價并照外給秤頭售賣百姓小販不得大戥多收小秤短給若舖家小販只

許於買鹽正價外每觔淨多三四釐錢五六文卽地方太
遠者亦不許越外昂價致干查究倘有鹽各地方官不照
定價少給秤頭縱容家人商役大戩小秤苦累百姓者官
參役處斷不輕縱各宜慎遵毋負本部院便民卹竈之意
滇之累鹽爲重徭歟之兩示後帖然者四十餘年乙酉
甫與山僻愚氓皆踴躍趨赴其狀若可憫而其心則甚
安蓋休養既裕亦無不知奉公之道宜爾也紳已請
撫猶謂駐防未撤創無所裁民稍稍不支而無良之徒
復進以加煎壓消悉誦謀求搜剔鹽老患遂甚于癸丁

俱禁入之三

弄

已春釀成大變於是官民交困矣已未十月初顧爾先
生出撫始定民運民消之局而于一切夫馬亦以職之
崇卑事之緩急勒有實額蓋揚公則纒冠止鬪變在將發
之時而初公則拔釜抽薪變當已發之後嗚呼滇之人
亦王人耳土地瘠薄輸轉艱難而征稅之紛繁供應
之冗雜胥役之苛擾將弁之撓越有求如他省之十一
而不可得者夫飲水茹葉固難遍責之當道然于水深
火烈之中略寓惻怛慈祥之意吾不能不于後之君子
有深望焉

滇繫書目

趙州師 鮑荔屏纂輯

藝文第四冊

范承勳 雲貴總督奉天人

土夷歸誠懇請授職疏

石琳 巡撫奉天人

進呈編輯全書疏

王繼文 巡撫廣甯人

乞免加增鹽課疏

滇繫 八之四 藝文目錄

石文晟 巡撫奉天人

請減屯糧疏

高其倬 總督錢嶺人

魯奎善後疏

鄂爾泰 總督滿洲人

平定烏蒙疏 修濬海口疏 興修水利疏

張允隨 巡撫廣甯人

籌酌滇省糧賦疏

尹繼善 總督滿洲人

籌酌魯思元新普善後事宜疏

檀萃 江南望江人乾隆辛巳會魁祿勸縣知縣

御賊議 守禦後議 廠記

江濬源 江南懷甯人乾隆戊戌進士臨安府知府

條陳稽查屬夷事宜議

滇繫 八之四 藝文目錄

二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范承勳土夷歸誠懇請授職疏

看得滇省地處極邊苗獠錯雜其有在全滇之中而山勢險遠林箐深密為滇民腹心之患者則有魯魁一山其地接壤千里內包各種夷獠多屬化外之人號為野賊不知始自何年見今夷日則土名勒昂而改名楊宗周也此輩嘯聚窮山招集亡命乘機搶掠并索取近山保頭錢議勦則潛逃無跡稍懈則復行竊發已非一日矣經前督臣蔡

八之四

藝文

毓榮於籌滇疏內

題明部議作何撫勦不致滋蔓聽伊酌行在案臣到任以來

凜奉

嚴諭撫恤土司毋容擾害屢次宣布我

皇上威德於聲教未訖之地因遣土弁李踴雷等持諭入山招

撫而楊宗周等既畏

威靈震疊又感

聖化懷柔遂遣目具呈情願傾心向化輸誠并籍所有把守口

岸目兵分晰造冊齎投前來臣見其意雖在自新但招撫

事關重大一面批行雲南司道查詳確議一面與撫臣石

琳提臣萬正色等公同會議遣委臣標左營遊擊莊一虎

臨安府知府黃明及臨元鎮臣馬山會委中軍遊擊郭玉

明協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前至新平縣地方招撫楊宗周

率領夷目普為善方從化李尚義等及各大小目兵數千

人來迎稽顙聽命歡聲雷動宗周照夷俗祈雞向天立誓

據詳供稱情願真心改惡從善嚴戢土人不許出沒為非

及再取保頭錢并願與

朝廷出力拒守口岸等語取有甘結在案該府將隨帶捐備

八之四

藝文

二

銀牌綢緞等物頒犒大小夷目訖茲據布政使李世昌等

會詳稱魯魁夷獠性頑種別從來不入版圖今宗周等遠

慕

聖化相率投誠環跪誓天刑牲表信一切緝盜安夷保固隘口

悉任擔承具結投報應請量授世襲微職以昭鼓勵楊宗

周合無授以土縣丞普為善方從化李尚義合無授以土

巡檢之職前來臣復批駁確議且令恪遵

本朝制度照各土司一例剃髮驗明取結具報後據詳稱行

府轉行新平縣親到宗周所轄地方傳諭目民一齊剃髮

望

闕謝恩訖具結詳覆無異臣思魯魁野賊議勦議撫迄無定
畫今宗周等果肯革心向化俾數百年未靖之孽一旦消
弭數郡縣耕鑿之民得以安堵是皆我

皇上天威遐邇以致窮荒不毛之裔効命恐後也查魯魁鄰近
臨屬新平縣界應否將楊宗周量授以新平縣土縣丞普
為善原住了味地方在新平縣界方從化原住結白地方
在元江府界李尚義原住楊武壩地方在新平縣界各有
隘口責任應否量授各地方名色土巡檢之職仍予世襲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三

統隸附近有司俾土蠻世服厥職各有子孫繫念咸知慎
惜名器不肯復蹈前非是亦羈縻遠夷之一道也惟是夷
獠情性無恒目前雖已重督剃髮投誠往後儻有跳梁越
分臣等仍當整勵兵馬嚴加防範不以今日之請授微員
而敢弛日後之備禦也至宗周等所住地方確查委係深
山窮谷並無平坦之處可以建設城池其夷目土兵把守
要隘亦聽自行開墾瘠薄山地刀耕火種以資養贍免其
開報稅糧合併聲明
石琳進呈編輯全書疏

臣 看得全書上關

國課下係民生奉

旨今詳察細閱有無應行更改增刪明白確查具奏仰見我
皇上愛民為念四海為家誠恐沿習既久有不便於民之處更
改增刪為萬世不易之章程也臣安敢不兢兢矢慎以仰

副

宸衷惟是滇南僻處邊陲禹貢列諸要荒之服宋祖棄諸玉斧
之外我

朝定鼎無遠弗届自順治十七年歸入版籍其賦役大概準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四

諸明朝之制而因襲之後因吳逆鎮滇剛愎自用擁兵加
賦以致民不堪命今幸
聖政維新重觀天日臣接部咨行司道府會議前來臣又採訪
輿情考稽舊籍其亟應議減刪除者有八焉一全滇屯官
田畝之糧過重宜減也按明初沐氏鎮滇置設衛所將三
分軍為差操七分軍為屯田即徵租以養軍又有名為官
田者給指揮等官為俸食聽其招佃收租計官屯田地每
畝科租自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較民賦之每畝三四合至
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則十數倍矣蓋當年以軍養軍原非

上倉糧米猶之佃民之納租於田主也迨我

朝開滇以來兵燹屢將明時指揮等官裁為廢弁軍餘改
為編民其時吳逆暗握邊權按昔日之租額改為正供之
糧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每年業將未完分數職名疊次
冊報

題參降革罰俸勒限嚴催在案計自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
十六年止新舊帶徵共計未完丁折銀六萬二千九百八
十餘兩未完米麥穀豆一十三萬四千五百七十餘石差
檄交催法盡計窮究竟完報無幾豈真官吏罷玩軍餘抗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五

逋者乎總緣屯官田地與民田接壤相攙其地利高下天
時雨澤人力播種事勢皆同而緡賦輕重各異况雲南原
係山土瘠薄之區刀耕火種之地較之蘇松膏腴田地所
稱財賦半天下者額重亦不至此大為官民交困今議將
新舊裁併屯賦錢糧除草場地租馬場人丁學租照舊徵
收外其實在田地照分歸州縣民賦上則例起科計實徵
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零正耗米二萬三千七百二
十一石零正耗麥三千四百一十六石零於全書內更改
者也一黑白二井鹽課過重宜減也查全滇鹽政考內鹽

井有九除阿陟等六井年該課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

錢六分井小課少辦納猶易不議外查明時黑井額課一
萬六千六百餘兩白井一萬五百餘兩琅井二千四百餘
兩此辦課之舊額也自投誠偽總兵官史文開報黑井課
銀九萬六千兩每劬徵銀一分六釐白井課銀二萬八千
五百六十兩每劬徵銀八釐琅井課銀九千六百兩每劬
徵銀六釐此係明末亂時額外橫加較原額不啻數倍矣
滇之窳戶從井汲油始方錫煎其柴薪背負肩挑人力工
本所費既繁又復加以重課則窳困矣行鹽之商率皆朝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六

謀暮食之人非若淮浙巨商挾重貲而行運也且駝運於
崇山峻嶺脚價倍費豈能捐本而賤賣則鹽價貴而夷獮
遂有經時不知鹽味者矣即如浙鹽課價上則每劬不及
二釐下則不及釐許又如附近之川鹽每劬只完稅六毫
八絲同一鹽課何與滇省之課輕重懸殊若此也又查山
東福建四川貴州廣西等省雖省分大小不同鹽課多寡
不一而滇省僻處天末環夷褊小之區不惟不能與小省
之課同例而且倍多於大省此滇民之甘心食淡地方官
之不能督銷者職此故也今議以黑白二井照琅井每劬

六釐之例黑井除減川額外歲徵銀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兩白井徵銀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兩琅井徵銀九千六百兩并阿陋等六井徵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六分共課銀七萬五千五百九兩三錢六分遇閏加銀六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四分零於全書內更定者也一開化府之加糧過重宜減也按開化僻處萬山界連交岡裸夷環雜向隸臨安府轄九土司中之王弄安南教化三長官司地也明時分隸蒙自阿迷師宗維摩等州縣於康熙四年土酋王朔等作叛吳逆勦平編為八里委署臨安知府曹得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七

舊勘丈額田七百五十九頃三十五畝六分零不照民田科則每畝科米一斗六升三合共科正耗米一萬二千八百石四斗五升三合零載入全書查通省民糧惟河陽縣上則田每畝徵米八升一合零為滇省最重糧額矣今開化比河陽又加一倍昔年未設府以前在蒙自等州縣每畝不過二三升及政府之後驟加如許同是此項田地不過改州隸府何致今昔懸殊夷民受累今議將開化府錢糧除人丁條編差發課程商稅等銀照舊徵收外其原額田酌量改照河陽縣之例共徵本米六千二百一十三石

八斗一升二合一勺九抄每石仍帶耗三升於全書內更改者也一元江府新增糧米過浮宜減也按元江舊置土

府地處極邊四面環夷種類迥別地皆崎嶇山谷田畝免丈每年認辦米一千九百三十石二斗一升零地畝銀二百二十兩一錢九分零附額徵花斑竹差發二項共銀六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零商稅銀三十五兩二錢自改建流府編為六里其時官兵駐防糧運不繼吳逆遂令暫為設法於額糧之外新增米四千七十石二斗一升零田錢地租銀五千五十三兩二錢三分六釐茶商稅銀一千六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八

十四兩八錢普洱無耗秋米一千八十四石浪媽等六寨地租銀二百八十五兩查元江屢遭殘破之後災殍子遺何能辦納驟加數倍之糧遂致荒殘愈甚今議將該府夷糧除原額銀米商稅照舊徵解外其新增銀米各減一半實徵新增并原額米共四千五百六十五石二斗二升零浪媽地課并原額差發等銀共四千六百一十兩四錢九分零於全書內改正者也一通海縣夷糧及南安州附徵裁併磽嘉縣條編宜減也查通海縣六寨田地五十七頃七十二畝零額徵糧一百六石五斗九升三合每石科銀

三兩七錢六分有零較該縣民賦實重二倍夷民困苦難堪今照議新定民例科則實徵銀一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零米八十三石二斗九升零麥二十三石三斗零以昭畫一磬嘉縣原額田四十八頃八十八畝三分零共徵秋糧一百三石五斗六升四合零每石編銀四兩二錢四分零共徵銀四百三十九兩三錢九分零較全滇之額固屬偏重今既歸南安州附徵應將磬嘉縣條糧照該州每石一石編銀一兩四分零之例實徵條銀一百七兩六錢七分零米一百三石五斗六升四合零均應於全書內刪改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九

者也一麗江土府失額銀米宜免也查麗江界連吐蕃古稱荒服原額米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三升零麥一千六百三十九石五斗六升零地畝銀二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零外認納條編銀五百三十兩一錢後因蒙蕃出犯將該府所轄金沙江外中甸地方復佔其中甸等處額徵米一百四石六斗八升零麥四百五十八石五斗一升零已於康熙十年

題豁免徵迨吳逆反叛又將金沙江以內喇普地方割送蒙蕃該秋糧一百石編銀六十六兩四錢三分久經無徵該

土官賄補將來貽累無窮且未便將無地之糧仍載全書况中甸業經免徵則喇普亦應援免今議應於全書內刪除者也一建水州無藝之徵宜革除也查明時設臨元參將一員其日用等物派諸夷民計歲派村寨年例銀九十兩及子花檳榔核桃松子木耳乾筍麻子油月柴每年變時價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零又派馬料八十石一斗零高糧二石原非正供錢糧實係私派橫徵因吳逆搜查投誠知府范應旭呈報邀功遂編入額豈可因仍陋弊今議應於全書內刪豁禁革者也一無徵之場課宜豁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十

也查新平縣明直銀場易門縣老場銅廠自明至今開採年久今苗斷礦絕商匠逃散課稅無徵官民貽累不堪經臣援

詔具

題部議未允但礦廠非同田地有耕有穫錢糧易辦此乃全憑造化有無難必今既嗣老山空而課稅不免節年俱係各官捐賠但年復一年焉知不派累小民豈可以賠補之項刊載全書今議將新平之明直場課銀三百三十兩九錢六分遇閏加銀二十七兩五錢八分易門之銅課銀二

兩老場鹽課銀二十一兩六錢一併於全書內除免者也
以上各款如屯賦之太重乃明時之相沿但時異勢殊軍
既為民衛所既併州縣而屢欠歲積官民交累又如鹽課
之過重商竈困於徵輸夷民苦於淡食又如開化之加糧
元江之新增乃吳逆邀功橫徵麗江之喇普失額銀米係
吳逆割送蒙番以及建水之私派亦係吳逆搜查貽累通
海南安二州縣之重糧又新平易門之明直老場荒廢賠
課今當更造全書

聖諭諄諄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此正邊境黎民猶解倒懸之日
真繫 八之四 藝文 十一

也臣道

旨會同經管錢糧諸臣再四參酌敬陳各款恭候
聖裁以垂永久再照石羊等廠歲有額課但苗礦之有無難期
永遠今雖造報似未應列入全書仍照舊每年將抽獲之
課造冊報銷可也
王繼文請豁免加增鹽課疏
看得黑鹽并月增課銀二千兩向緣吳逆自秦入滇官兵
家口不下數十萬食鹽衆多行銷稍易因而
題請加增原非行鹽舊額迨全滇恢復之後民多流散戶口

寥寥課額虧欠難徵於康熙二十一年經臣會疏具
題將月增課銀二千兩遵奉

俞旨減除今於奏銷康熙二十七年各鹽井課稅案內准到部
交仍令將此項銀兩自二十九年照舊徵收查滇省自平
定以來仰荷

皇恩遐播商民安享太平固已有年但逆屬家口盡行起發投
誠人員已經安插各省見今戶口所增無幾食鹽甚少行
銷實難見在月額銷鹽四十七萬觔徵課七千八百餘兩
尚苦歷年鹽課通商受催比官罹參處歲不能免曾經

真繫 八之四 藝文 十一

前任撫臣石琳於全書案內將課重價貴情由
題請照琅井課則議減在案今若將此項課銀照舊增收則
增課勢必增鹽鹽愈壅而有司無地疏銷即仍不增鹽價
愈貴而窮民益難買食商民滋累較深各官徒受參處
國課仍然虧欠究無裨益是現在之額專望議減而已豁之
銀萬難加增茲據布政使于三賢驛鹽道王照詳據各該
府州縣并商竈軍民紛紛籲訴會詳前來所當仰體
皇上愛養商民至意據實入
告伏乞

勅部查議將此項銀兩照前豁免則井甯商民均沐
皇恩永永無極矣

石文晟請減屯糧疏

為密陳屯糧之重仰祈

睿裁以廣

皇仁事竊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兵分
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即以七分屯糧之租養三
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上倉糧米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五年關滇吳三桂遂將昔日之租改為額徵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圭

之賦及後變亂之時因恤民艱任意坐派使各軍紛紛逃
散因而遺累存下典鬻賠納苦難殫述幸賴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以安但浮糧過重仍困輸將計恢復之後
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銀米穀等項歷年拖欠
此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科總因糧額太重
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八年內經前督臣范承勳署巡
撫時特疏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恩特頒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口運送

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通租必致益滋
困累著將歷年所欠屯賦七萬一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
十萬七百餘石盡行蠲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遵在
案則彼時題請帶徵早蒙

皇上睿鑒中矣况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猶存軍戶
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役自應一視同仁乃
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
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
重者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一勺一抄其餘三四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圭

升以至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七斗二升六斗
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
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
若天時人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至輕之屯額比至重
之民賦尚有四五倍之數若較輕額則屯賦之與民賦竟
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所收之穀不遑贍顧父
母妻子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
額數康熙三十八年臣叔石琳撫滇時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內將此屯糧重困敘入歷陳未經部覆而以後

督撫臣未敢覆請者蓋以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况各省屯糧皆重尤不便獨為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則貼墾之請也但浙江等省屯軍現今領運且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贍滇省屯軍則無此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卽是民則與別省迥異况此軍係沐氏帶來官兵並非發遣有罪之軍所納正供似應與民一體矜恤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時早已深悉今撫茲土見烟竈相連林林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氣象此雖過年以來前督撫臣撫綏之功實沐

題請

八之四

藝文

五

皇上柔遠洪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殲逆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間未回里以致遺糧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歲歲不清每遇奏期各官俱愛功名竭蹶借墊者有之欠捏完者有之遇一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逢人募助洵不可悉數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多百姓甚眾又抵任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呈熟糧額重無力開墾懇請題減復批司道查詳所議會同總

欲為民請命臣思減賦薄稅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常各別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卽負我

皇上矣况滇省僻處遐荒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冒昧陳請如荷

聖鑒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現在軍餘易於輸納卽未墾荒產臣自鼓勵各地方官加意勸墾亦無有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過數目隨卽具報按年科徵是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理合恭疏

題請

八之四

藝文

六

高其倬籌酌魯魁善後疏
為詳籌永遠宵謐之策以除野賊積患事竊照雲南魯魁野賊為害地方情節及各大頭目現就拘繫勦捕經臣另疏詳
奏在案若不趁此勦捕既施之後詳籌調劑雖目前暫安難期永遠宵帖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中外乂安乃猶
宵旰孜孜勤求治理臣荷封疆之寄千載一時何敢因循故轍

苟了目前仰賴

日月之燭照不避紛更之小嫌謹隨地方形勢就愚昧所知
籌酌數端冀得永除野賊之患稍靖地方所有各條謹臚
列於後 一雲南歷來野賊頭目平時皆居元江新平之
間若一經生事官兵勦捕則逃入威遠土州及普洱茶山
等處蓋因素係伊等瓜分討保之地夷民歲歲納銀如同
租戶甚至井鹽按日收課商茶按賦抽銀客賈保民任其
指使供給食米傳報聲信官兵所向賊已早知消息賊眾
所潛官兵難得踪跡所以查拏不易勦捕頗難今雖加懲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七

創目下暫安若不趁此安營設防為經久之計空虛之地
廣袤二二千里內通哀牢外略異域無兵彈壓必仍為野
賊暗佔每年索保可得萬有餘金以此招養賊黨必將復
聚為患 臣細籌形勢應添設普威一營置參將一員守備
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一千二百名令參將帶兵
五百名駐劄普洱令守備一員帶兵三百五十名駐劄威
遠又守備一員帶兵三百五十名駐劄茶山其餘汛地量
分千把帶兵防守內制野賊外控土司再加以員弁得人
整頓不怠則此一方野賊之患自可消弭矣 一野賊巢

穴根株全在元江協新營所轄之地向來營制新營一

營止屬臨元鎮管轄與元江協無屬故元新兩界之間一
有事端未言勦捕先爭交界互相推卸遲誤事機比及用
兵又復參差前後呼應不靈 臣請將新營一營及所擬新
設之普威營一併皆歸元江協管轄仍令臨元鎮統轄則
聯絡一氣功過相關於調遣巡防均屬便利矣 一威遠
土州之地包魯魁哀牢西南二面歷來為野賊逋逃之藪
野賊敢於恣肆者固由文武玩愒然亦以有此威遠一路
可逃及威遠土官可恃也威遠土知州刀光煥平日苛索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太

多端夷民苦累此次又隱藏野賊通風餽食令其實報屢
檄不遵經 臣一面摺
奏拘拏一面發藩臬二司秉公詳審容 臣另行具
題外威遠土州應請改土歸流一則雲省門戶堅完再則夷
民如出水火其地請設撫夷清餉同知一員兼管鹽井經
歷一員兼管司獄事并大使二員分管按板抱母及各處
土井煎辦鹽斤再猛班地方離威遠三百餘里應設巡檢
一員就近辦理民事令各員盡革土司歷來苛派項款與
民休息自此以漸化導整頓則歷來野賊棲託之藪可漸

變成內地而夷民永遠得免土司苛派之苦再查威遠乃極邊瘴癘又係初闢之地各員請照例揀選調補以三年為滿如果稱職請照麗江府改流之例保

題陞用以示鼓勵則新設之員益加奮勉矣 一楊方普李

四姓土官向係招出賊目授以土職原期約束夷人安靜地方今既不能約束族舍反聽藉勢為非

聖朝名器何可濫加查李姓土職久因犯罪革除外此次糾眾騷擾者皆方普二姓族人及其項下夷僕方普二姓土巡檢先事不行鈴束事後不能捕擒甚屬溺職查方紹祖普

海聲 八之四 藝文

七

成忠皆屈請襲之年現在請襲應請永遠停其承襲以示懲創又土縣丞楊世恩此次野賊之內無伊宗族一人亦無伊屬夷僕又親率土練隨官兵深入勦捕應仍留其世職以示獎勵 一各處既擬設官添兵則俸薪兵餉以及役使等項均需支給雲南歲歲借他省之協濟豈容更增繁費查威遠之新開按板抱母二井前於遵

旨覆奏鹽務利弊事案內計一年可出鹽三四百萬斤請以所出之鹽分銷各屬可以平減通省鹽價今黑井已經加腳減價白井已有沙澗分銷景瀾雲阿四小井其價原不過

昂惟現安二井之鹽消售於臨安等處者其價稍貴今又有新經查出麗江之井可出鹽息二千二百餘兩將此減抵其價亦平除於鹽政內另行具

題外查按板抱母二井從前為野賊及土官土棍所踞不但無分釐歸公兼之野賊騷擾商販亦裹足不前今經驅除整頓商販流通計一年約可出鹽四百餘萬兩可獲息銀二萬餘兩以充兵餉可以不用另行請增再普洱一帶又報出土井數處向亦因野賊阻撓擅利自肥今現陸續清查整理可將所出一併添助創設之費至兵米一項元江

海聲 八之四 藝文

辛

威遠普洱皆產米之鄉應就近籌撥可也 一施和尚之姪膩勒糯利糯片等向來亦非安靜之人此次施和尚被殺膩勒等皆隨官兵奮勇搜捕賊黨頗為盡力應寬其既往但若縱令仍各居遠寨漫無稽查亦恐將來滋事請將膩勒糯片糯利等并其妻子皆令移入元江府城居住凡有出入皆報明文武官庶該管各官得以稽查拘束而夷日本身家口俱在城中知所顧畏必不敢為非矣 一威遠土官刀光煥及其犯事子弟將來若仍令留居故土必致鼓惑滋事請將其家口移至省城安插酌量料理

給以恒產俾令得所則萌蘖不滋釁端俱息矣 一向來元新一帶猺夷習於討保之風其頭目每年所得成千累百名曰年例錢其後生每年出外一次亦各得三四十兩名曰鞋腳錢且所到之處醉酒飽肉滿意而歸利之所在趨之若鶩更兼元新各寨多係各目故居其餘零星小寨亦各有頭腦耳濡目染以為徒手可以致富常思起而效之若不嚴加防範難必其故態不萌查各野賊出入有地討保有時九龍江口是其入土司之要道請於九龍江口相近扼要之處及各渡口俱設汛盤查或江外之猺夷欲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三

往江內江內之猺夷欲往江外者皆令該管官給以印票載明人數如山海關之例往還按數稽查即茶山客商及官弁所差兵役俱一例盤查以嚴出境滋事之弊再元江新平所屬村寨俱令地方官做保甲大意編立里甲記其入戶名口歷來野賊討保必在秋成之後請每年令地方官於十月十一十二正月四個月之內不時親往稽查如出入者多必係索保務行跟究懲處不令稍有脫漏則要路之出入既嚴地頭之稽查又密形格勢禁自不敢為非行之既久積習漸除餘患自消矣 一威遠土州向來土

官不容夷人應考恐其人學與之抗衡又同族為婚者甚眾倫紀未明除同姓為婚已飭該管官諭禁 又與撫臣楊名時嚴飭各員勤講

聖諭加意化導以變猺俗再請於威遠設立義塾數處令夷人

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先暫令於元江附考請

勅學臣就其粗通文義者量於元江額外取進二三名以示鼓勵俟人文漸盛再請設學庶猺俗自變文明日啟矣 一

威遠土州向來差發甚少其田土所出盡為土官苛派入

已今 已令大理府同知佟世蔭守備楊國華將其田畝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三

及各項錢糧逐一清查凡有土官額外苛派之項行令盡數裁革其應增納正額亦令酌照地之肥瘠更定賦額以資經費再查得威遠普洱九龍江等處土田之美大勝雲省腹內之地其山頂多水其禾一年兩熟然猶拋荒甚多者一以土夷人少不能遍耕再因野賊騷擾歲無甯宇若使土田盡闢不但軍精足資更可以化為樂土其間尚有可開設州縣之處但目下人戶稀少江邊烟瘴未消未可驟言應籌之以漸 已與撫臣楊名時令各地方官加意勸諭本處夷民廣行耕植又令招徠別處願墾誠實之民

彼墾種請照雍正元年定例旱田十年陞科庶人烟漸盛
嵐瘴自消居民愈多則賊風愈息矣 以上十條 臣就一
得之愚籌酌調劑謹會同雲南撫臣楊名時提臣郝玉麟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鄂爾泰平烏蒙謝恩疏

伏念苗獠之性比於犬羊卽不激成亦時反覆總兵官劉
起元之罪猶不在僨事而在辱國以全滇之兵加以所轄

旗紫 八之四

藝文

三

三營軍有鎗砲賊只標弩以一當十非關弱強無論未事
之先首告造謀者有人密報聚眾者有人劉起元責懲怒
罵既不究察亦不防備罪不容誅卽果變起倉猝原無
知覺亦當整兵力戰或據險待援勝則賊降敗則自盡猶
不失爲死事乃並不一戰妄欲招安直至逆猥重圍兇橫
益甚猶妄意魯甸不反仍同遊擊汗仁賄買賊目欲保全
家口奔赴東川致盡被殺於離城二十里荔枝河地面於
是賊勢愈熾謂官兵伎倆不過如此以致東威猥屬羣起
附和肆布流害人心惶惑據奔逃兵丁客民備述形狀莫

不痛心切齒在鎮將之罪卽總督之罪此 臣之所以斷惶
忿恨而刻難自寬也雲南邊隅盡屬苗獠悍愚頑不服
約束每有藐官虐民殺兵奪砲而互相隱諱以爲老成者
凡茲前事人所習聞 臣自叨荷

殊知寄以重任殫心籌畫矢志清除不量己力不恤人言並非

好大喜功實亦隱憂遠慮計五載以來仰賴

天威凜遵

訓示雖難言條理已少具規模今烏蒙一變儼若不支惟

聖明可寬 臣之罪天下誰諒 臣之心將懦者得以藉口強者亦

旗紫 八之四

藝文

香

樂於安身謂苗獠原不應懲創謂邊疆原不必開闢皆鄂
爾泰好事皆鄂爾泰啓釁竊恐因循瞻顧復蹈前轍日復
一日官復一官數十年後或有事征勦則力倍功半猶未
可以圖宵事有原因誰實貽戚 臣卽骨化形消無辭負恩
誤國言念及此寤寐難安故烏蒙逆猥務期立速屠滅俾
聲威遠震免生夷心以堅眾志庶此一反覆轉可以謀宵謐
慮不止爲烏獠事實關係諸蠻此 臣之所以懇請解任督
師不欲旁貸者也茲蒙
聖恩原宥慈諭屢頒 臣自知淺陋不能仰體

天心冒昧無辭悚惶倍切至於遊擊汪仁知縣饒枝大等倉猝
遇害累及妻孥者臣查明具奏加恩賞恤捧讀

恩綸感深存沒臣現查烏蒙文武各員內有効死盡命者有奔
逃被殺者有牽累遇害者有衝突苟活者有在外無恙者
有因遠倖免者其効死盡命時則遊擊劉崑馬秉倫把總
周世美等忿激殺賊各帶重傷陣亡又司獄陳天錫見鎮
將不戰於先二日即手刃其妻妾白刃於官署此四員者
忠義凜凜堪膺賞恤如遊擊汪仁守備楊天階千總李發
早部士奇把總張必宏王永福外委千總王起鰲王國卿

滇黔 八之四

藝文

美

等係奔逃被殺俱無可矜憐如通判劉鎮寶署知縣饒枝
大教授李焜知事劉懋美巡檢葉祚徽係牽累遇害俱堪
賞恤如守備金必信巫茂崇千總王家彥蔡之斌把總卜
貴汪玉丁蕃劉士俊賴君翼等俱初係奔逃繼衝突苟活
者俱應革職究擬因現在軍前効力贖罪俟事竣再議如
烏蒙知府陳克復永善知縣杜思賢因公在省署經歷胡
璠教諭趙靈先委辦差千總蔣功成養病住威把總李龍
施宏義差接家口俱在外無恙如典史厲錦巡檢魯進修
把總陳聯科鄧又禹俱因遠得免其該鎮兵丁現出隨營

者已一千二百餘名仍在陸續投到者尚無確數至於擄
害諸文員多未攜帶妻孥有遊擊劉崑之妻張氏見劉崑

傷亾逆眾兇橫遂願謂二女曰我為命婦汝為官女豈可
辱賊乎惟一死以報君恩遂殺其二女時有子僅三歲張
氏囑其生子之妾吳氏汝尚可勿死撫此子以存劉氏後
語畢即自殺妾不受亦自殺及恢復烏蒙後控獲劉崑之
子並乳母婢僕共五口臣聞信隨令護送至省親視撫養
劉崑尚有胞弟武生劉峨義子武舉劉頰先俟事少允當
資送回籍仍咨明四川撫臣囑加意照看以為忠義者勸

滇黔 八之四

藝文

美

其遊擊汪仁之妻並子女僕婢等遊擊馬秉倫之妻並僕
婢等又守備巫茂崇之妻把總汪玉之妻及兵丁家口各
男婦等共搜獲五百餘人現已分養周恤均勿令失所雖
大節有虧生死俱無關輕重而至仁普冒鄙賤皆不外生
成臣實切感傷亦愈深慚愧謹
按疏內楊天階李發早部士奇張必宏王國卿五人後復
查明俱係死事另疏具題一體賜恤
鄂爾泰修濬海口六河疏
為報明修濬海口大修六河並請定章程酌留需費以興
水利以濟民生事竊以雲南省會同稱山富水饒而耕於

山者不富濱於水者不饒則以水利之未講或講之而未盡其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以增其害也故籌水利莫急於滇而籌滇之水利莫急於滇池之海口其上流爲昆明呈貢晉甯昆陽四州縣下流爲安甯富民二州縣一水所經爲六州縣所係流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均受其害故於滇最急滇池之源來於城北之盤龍江經城之東而流於南會呈貢晉甯之水潄而爲池折而西流至昆陽州界復北折而倒流由石龍壩至於安甯富民之北而入於金沙江此滇池之形勢也滇池卽昆明池土人名之爲

八之四

藝文

五

海海之大周圍三百餘里環海之田資以灌溉號爲膏腴者無慮數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所恃以宣洩者唯海口一河而兩岸羣山諸箐沙石齊下沖入海中填塞淤宣瀉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明宏治時巡撫陳金開渠濬沙築壩鑿石民困以甦自此遂有歲修大修之例而不知海口之內有牛舌灘洲二處梗塞其中致海口內外不能通暢萬厯初復興修亦只於牛舌洲之左豹子山之下竭力疏濬其根未清故其患未息至今歲修 壅殊非長策 臣委令糧儲水利道黃士傑親往查

勘令將海口河道溯源窮流逐一修濬務期利興害除毋

爲苟且補苴之計嗣據黃士傑回報勘得海口一河南北

兩面皆山俱有箐水入河每雨水暴漲沙石沖積而受水

處河身平行易於壅淤如北有白塔臘龍二箐水合瀉入

河名洱宗聞壅淤之患猶小南有瓦泥箐邢家園二水屬

呈貢縣轄名普安開有羅武箐一水屬晉甯州轄名清水

關有天目芭蕉二箐水屬昆明縣轄名新村大關皆直瀉

河中每疏濬於農隙之時旋壅塞於雨水之後不空則淹

沒堪虞開它則人工徒費沿海人民時遭水患皆甚苦之

八之四

藝文

五

行至平定哨一關係雲龍箐水歸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之處相度形勢諮詢輿情咸稱開南宜開子河一道引普安清水新村等關諸水同至平定哨關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停住一勞可以永逸復行至海口駕船循視見有舊堰一條沉埋橫塞其中堰外龍王廟前有牛舌灘又側而下有牛舌洲俱阻攔出水不能直洩詢諸土人此從前築堰以濬海口之遺基也其一灘一洲自古所有原未議修隨於大海近崖處用竹竿試探水深八九尺出海口外於龍王廟左海門村試探水僅深二尺五寸於龍王廟右近

豹子山之牛舌洲試探水則止深九寸皆因三重壅塞不能暢達以阻海口出水之咽喉因令各爲丈量牛舌灘長五十七丈上廣十丈中廣十六丈下廣九丈頂高一丈牛舌洲長五十八丈上廣九丈中廣十三丈下廣九丈頂高一丈二尺應將此一灘一洲并前一埂盡行挖去則海口疏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等情復博訪確查卽分委昆明呈貢晉甯昆陽等四州縣照議督修其所用人夫卽令四州縣按名發給口糧并鹽菜等項雖依道使民歡欣不怨而急公往役體恤宜優於是各州縣人民皆踴躍

滇繫 八之四

元

從事於正七八兩年農隙之時興工所有海口河道洱宗普安清水新村等開壅淤處所悉已疏濬所有老埂牛舌灘牛舌洲等處盡行挖出悉已寬深所有平定哨開南新開子河一道悉已修通復因晉甯舊河水陡流急阻回新河之水並新建偪水壩一座新河悉已暢流歸入大河又於海口外之石龍壩兩岸山脚俱新築堤埂保障河基悉已堅固所需物料并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合計銀五千六百三十餘兩已設法辦理現今四州縣沿海沿河及近海口內外居民既免淹沒并涸出膏腴田畝甚廣現在

飭查另具報此在省河道之大宗也至於四境之內河道甚多條分派別各有源流而其最大者莫如盤龍江由嵩明州邵甸里之黃龍冷水二洞及黑龍潭曲折三十餘里至省城東北盤繞於城之東南西三面至西北而入於海故曰盤龍江據委姚安府知府臧珊原任廣西臨桂縣革職知縣劉永濬查勘估報盤龍江修濬河身河尾礮砌石岸壩開並應增開各子河新築各堤岸應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計銀三千二百三十餘兩其次如金稜河自元時咸陽王賽典赤以東郊田多水少乃引盤龍

滇繫 八之四

辛

江水於松壩鑿河一道溉田甚廣名爲金稜河俗稱爲金汁河據委永昌府同知甘士琇昆陽州知州劉際平查勘估報金稜河自松華壩至海尾約六十餘里應添修石岸及新開淺水石壩二處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四千三百九十餘兩又次及銀稜河其源出於城北二十餘里龍泉觀之黑龍潭會白龍潭水經商山麓亦繞城東南曲折入海今開通子河並岔河分入盤江據委安甯州知州楊若椿查勘估報銀稜河卽銀汁河自黑龍潭至馬村通計上下流約二十餘里蒜村一瓦水白龍寺文

殊寺等開並兩岸堤埝俱應加修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銀四百一十六兩其次如寶象河在城南二十里其源有二一自岬峒山小龍潭至板橋之東一自黃龍潭至板橋之西於明陰寺前二水會流由官渡以至海約八十餘里據委通海縣知縣臧在華元謀縣知縣樊好仁查勘寶象河至小板橋分為三支一曰猓羅一曰官渡一曰舊門溪埝埝壩開俱請酌量砌礮石岸加築高三四尺不等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一千一百四十餘兩其次如海源河據委麗江府知府靳治岐查勘海源河

滇

八之四

藝文

三

自海源至海約二十餘里兩岸土埝俱宜寬修坵莊上下暗洞沙河堤埝應修築高厚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二百五十餘兩其次如馬料河據委署嵩明州知州張浩查勘馬料河自黃龍潭至海約七十餘里有白營村築圍壩上壩溝清明溝以及橋梁二道除人夫照例外所需物料共估銀四百九十餘兩又次如明通河其河由三元石閘引注為金陵河之分派據委激江府知府王鐸署晉甯州知州章倫查勘明通河自白沙橋至海尾三十餘里兩岸堤埝甚屬低矮河身窄狹應修寬礮石橋

二座砌過碕二處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四百一十餘兩又據委試用知縣以下羅仰錡查勘馬湯白沙二河其源來自放馬橋至海約二十餘里應請兩岸加高二三尺河身深寬三四尺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五百二十餘兩以上各河共估銀一萬八百七十餘兩復經委布政司糧儲水利道親勘確核據報無異所有應需銀兩已於查出各項田地變價銀內動用令及時辦料與上另疏

滇

八之四

藝文

三

題明外臣查海口六河並各支河皆足以資灌溉而備蓄洩獨因淤塞日久開濬少難以致水不注海田僅通溝高地惟望雷鳴區則憂雨積此稻糧豐歉之故實人民苦樂所關如果山澗以水水良以山俾彼此相資互得其用則旱潦可為轉移荒瘠早施補救人力既盡天必垂憐此之所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務期通行成效勿敢怠忽勿敢遺忘者也惟是既興工作宜定章程庶可以經久而不致廢墜查雲南府原有水利同知昆明海並六河以及各支河巡查濬修是其職分應請鑄給關防重以考成勤則獎敘惰則參罰其昆陽州為昆明下游海口在焉距首百

里同知難以兼顧請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常川巡察遇有壅塞不時疏通設或冲塌立即堵築亦請鑄給關防照設書役以專責成至於通省各府州縣皆有水利原無專員該部因循託辭藉口若將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溝渠責令專理除雲南一府仍歸糧道管轄其餘各屬在地東者統歸地東道管轄在地西者統歸迤西道管轄仍令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明聽督撫二臣核酌勸懲則不三二年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而克濟

竣未竣現勘加修各大略彙叙
題明外所有修濬海口大修六河並請定章程酌留需費
由臣謹會同雲南撫臣張允隨合詞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查議施行
鄂爾泰曲修水利疏
為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彙叙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惟地方水利為第一要務興廢攸係民生修濬並關
國計故無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導或盡力
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難惜費忽焉不講者
况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憂旱喜潦且並無積蓄不通
舟車設一遇愆陽即頓成荒歲從前市米一石有價值十
兩十五兩之年前事後鑿敢不預籌是以自蒞任以後
仰體我
皇上愛民務本之至意即詳飭通查令凡有水利毋得膜視并
博採輿論合看繪圖務期矢此恒心用資綿力但於治有
小補庶幾慮可少寬志未嘗不如此乃迄今六載雖亦次
第舉行然興修已竣而獲水之利者僅半已修未竣已竣

未安並應修未修委勘未確者居半現無成功何論久遠
用深歉仄切望羣材此應了禾了事所當分晰開明陳請
聖鑒者也除昆陽海口及盤龍江諸河興修情由已另疏具報
外查雲南府屬嵩明州之楊林海又名嘉麗澤納龍巨南
衝二河之水並受四面山河各水會聚成淀出河口大車
翁江連金沙江因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
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半行淹沒歷為民患臣
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龍喜
村開挖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舊兩河並瀉水勢暢流不
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滂而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
墾成田隨於雍正五年秋委員會勘並先將歷年阻撓之
矜棍二人枷示河干限以工完釋放於是各士民懽呼踴
躍情愿出夫僕資給口糧並未多費於雍正六年春報竣
從此田畝歲收並潤出田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
地多淹高地無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臣先於雍正七年
據前任知縣邢恭先詳稟飭諭興修隨於八年春報竣續
復委員覆勘所開河共五道一在城東北五里五百戶營
之南開長約五里已通池江一在城東三里龍王廟北舊

滇黔 八之四

藝文 三

多積水開長約四里亦瀉於池江一在龍王廟南為北來
諸水所會開瀉水河約十里水不為害一在城南二十里
地名乾墩子綠地無水池一望平衍廢為棄土於池江邊
決一水門開河一道引肥水灌田現已獲濟惟白江頭村
起所開引河一道地形漸高水勢難上殊無益灌漑徒費
人工復議自胡家營北接舊河另開一道約長五六里甚
有裨益現飭於農隙興工約明年春可竣又臨安府有瀘
江一水來自石屏州之異龍湖合場冲象冲二水及六河
九瀘皆會於瀘江以赴巖祠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州入盤
江而洞口洞底石埂十三重阻水不能直瀉每遇夏秋暴
雨奔湍四潰田廬淹沒土人稱有神物憑巖欲伐巖石輒
有風霾砂石必中傷人經委前任知府張無咎鑿石疏河
椎鑿不能入強入不寸許旋果風起砂飛礮礮從空擊下
斷工人一指臣據報謂神以庇民豈以虐民總制奉
天子命除患濟民而神弗許是神不靈隨通以誠告以正遣張
無咎以文祭畢復督工鑿石應手而碎十三重立盡復將
自瀘江至巖洞堤岸八百一十丈自場冲二河至三河口
堤岸四千三百七十五丈并造橋丁椿空淺諸件一併築

滇黔 八之四

藝文 三

修於雍正八年四月內報竣現已有利無害禾稻倍收再
府屬之延水州查自南莊十六營以下暨獅子口郭衣村
等八處田地甚多苦無活水但雨澤稍遲卽秋成失望前
任知州祝宏以附近南莊之李浩寨山腹中有過泉一道
細流不息入地無踪曾竭力開挖不能疏通稟報臣令以
穀糠填入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老鼠窠知
爲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爲廂穴中水湧勢甚湍激
隨復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挨次引灌而該
地田畝皆賴以豐收於雍正七年四月報竣府屬之阿迷

八之四

藝文

三

州離城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不通舟楫該署州添扶助
遵檄疏濬自水泉下達州城由祿豐鄉直達盤江計三十
二里現可行舟於雍正七年八月報竣府屬之蒙自縣有
縣壩一區圍繞城外平坦寬闊可成沃壤因灌溉無資遂
棄爲曠土查有城南學海據壩上流亦經淤塞若濬深數
尺建閘築堤開溝引水卽可以肥田雖工程不易舉而衆
願速成該知縣王廷諍於雍正七年興修八年冬報竣又
曲靖府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土成田緣尋
川一河尋甸嵩明兩州之水每夏秋積雨一望汪洋加

以馬龍州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衝激尋川之水逆流氾

濫卽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土人謂自古相傳捍禦無策

臣熟籌博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使尋川河順

流直瀉必先使馬龍河不爭水道欲使馬龍河不爭水道

必須另開子河俾尋甸嵩明之水皆得暢流並可免衝激

不致氾濫今於雍正七年春面諭陞任知州崔乃庸查勘

督修隨於是年十月興工八年春報竣共用工三萬七千

有零約可涸出田地三萬餘畝但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

餘丈務須開鑿而施力殊難復議另濬沙河十五里以收

八之四

藝文

三

全功現委地東道遲維璽就近督修又濬江府城南之撫
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
名爲海由甯州入阿迷注盤江會流以達粵境每雨多水
沙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川甯州三處利害共之
惟海口一河尚堪疏洩而山溪水漲推砂滾石壅積易而
通暢難明巡按姜思詹會建牛舌梅子箐二壩截兩山之
衝激遏砂石之壅淤今石壩傾頽更無可恃據該知府王
鐸詳請興修臣隨發銀委辦計石工二百七十六丈零首
尾寬深堤壩堅固又增築通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滌片

砂於雍正八年與工九年六月報竣河陽田新涸出三千餘畝舊田遍種現獲豐收又楚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堤積水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一遇亢旱種插並難臣面諭該知州金鑑確勘詳覆其水來自北山龍王廟及多厥厥等處兩旁坡巖壁立四季泉源不竭會流等口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成蓄水成塘可灌數十里田畝隨發給銀兩令築壩建閘全用大石并將外口開空寬深毋得省工惜費於雍正八年六月興工掘出千家壩舊碑一版復指其缺略示以堅完於九年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堯

三月報竣據稱不獨可灌千家井可以周萬戶矣又東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者無多餘半為荒土而城北蔓海一區寬長二十餘里地本肥饒因積水難消棄置已久自割歸滇轄臣經發銀數千兩令前任知府黃士傑於雍正五年開河三道一從馬五寨至魚洞二十里為左河一從瓦泥寨至水城二十里為中河一從拖落村至魚洞二十里為右河建石閘二座木橋四座水澆田出業招民承墾該守羅得彥又從馬鞍山開河一道約長十里以濟蔓海從梅子箐開河一道約長十里會合中河及知

府崔乃鏞接任於九年正月加修旋據報竣其餘如嵩明州之寬郎河效古日足二里田畝同資灌溉因分水不均里民爭控飭令開子河一道俾兩里均平九年四月報竣宣威州舊少水田僅資蕎麥知州漆扶助於雙龍山泉會合處建石閘一座於戈山河口建石壩一座左右各開渠一道於嘉惠落水洞旁建石壩一座開渠一道截流引水均可墾田俱於九年八月報竣祿勸州地僻土寒穀難成熟惟正東東南等村可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水舊有水溝一道久經壅塞前任知州賈秉臣請從山腰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罕

紆折鑿石成渠匯復溝水可灌田數千餘畝於雍正四年八月內發價飭修不數月報竣大理有洱海之海口為附郭之太和及趙州鄧州三州縣水利所關因壅塞多年每遇兩水泛濫海田多傷據前任同知修世蔭等詳明興修水得暢流田禾攸賴於雍正四年內報竣又雲南縣有團由一壩舊立閘三道引梁王山泉灌溉田畝歲久傾圮難資引灌因開修溝閘並濬清海尾赤河尾業經報竣浪穹縣因湖水氾濫疏濬鳳羽河等處築堤四十餘丈廂木櫃五十架業經報竣但補苴一時尚非遠計現復委勸加修

永昌府城外有南北兩河田畝攸賴因壅塞已久歲損禾苗據該鎮府等倡率兵民用夫一萬餘亦於雍正四年內報竣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遲速或給發承修或騰那濟事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協力並未動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需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各屬地方如堤壩圩埂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各有稟詳事件零星俱無庸開敘此外如臨安之建水石屏俱受廬子溝之患嶺巖之城垣田廬俱受練江猊江之患曲靖之西瀟湖南甯之落水洞羅平之西北一河新興之玉溪路南之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聖

蜡甸和曲之紅土田趙州之彌渡雲南縣之馬安鄧川之苴彌浪穹之甯湖皆應疏濬開鑿俾有利無害祿豐縣之宜重修廢橋定邊縣河之宜建石堤永北府之羊保山宜建石壩順甯府河之宜建鐵索橋皆應乘時料理庶力少功多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便客商實欲資糧運臣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飭修已由阿迷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土黃有旱路二站亦經置備車牛並蓋棚店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江因委總理之被劾原任廣南府知府賈秉臣草率粉飾並未徹底開

通故雖勉強行舟河路尚屬危險現復委員確勘妥議增修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甸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現委試用知縣以下趙世綸等備細估勘繪圖覆奪若得川粵江河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以上各件臣已切囑司道並詳諭各官實心措辦所需工費請於變價銀兩內酌量動支敢或藉端侵冒及苟且塞責者立即揭參以為膜視公事者戒惟衆志若一期在必行庶百務無難皆克有濟且各為地方貽永遠利賴之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聖

善蹟以仰副我

皇上廡念邊方之盛心亦所以自求福而與有榮幸事也所有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彙敘陳明緣由相應會同雲南撫臣張允隨合詞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張允隨酌籌滇省糧賦疏

竊查滇省各府州縣兵多米少之處輓運維艱兵少米多地方米難久貯俱應實心籌畫因時變通務期兵民有益

先經與司道再四斟酌并行令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
葛森會同署糧儲道黃士傑詳稱查滇省額徵民屯稅秋
米石共二十一萬九千石四斗七升零額設制兵共四萬
七千九百八十名歲需銀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一十一兩六錢
零歲需米一十七萬二百七十二石八斗零以額米供支
外尚餘米四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石二斗七升零以制兵
通盤計算米則支放有餘但駐防兵多之各府州縣所徵
稅秋糧米不足供支將應徵條銀通融折收糧米以資軍
食駐防兵少之各屬所收糧米足以供支仍應照舊輸納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三

米多兵少之各屬將糧米折解以抵兵餉民免輓運之勞
米無紅朽之虞昆明縣附居省會駐扎重兵人烟輻輳日
食浩繁所徵糧米雖不足搭放應仍將附近各州縣糧米
運省供支毋庸議改其廣西廣南鶴慶永昌永北曲靖尋
甸羅平南甯太和南安鎮雄保山新平文山會澤等府州
縣俱駐有官兵除將各該府州縣額徵稅秋糧米搭放外
仍有不敷會計撥運採買不免滋擾請將廣西等十六府
州縣所徵條編銀兩內除軍舍丁差并差發馬場魚課照
舊徵收及存留錢二俸工應於各府州縣中最遠之里分

輸納銀兩外尚該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兩零照數全
折請以每銀一兩折收京斗米一石徵貯各該本倉備放
少有不敷亦撥運無多至米多兵少及無兵之阿迷甯州
路南雲龍雲州鎮南通海蒙自永平姚安元謀等十一府
州縣額徵秋米全數折收并蒙化府雲南大姚二縣額米
改半折收二共米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六石零請以每米
一石折銀一兩撥抵廣西等府州縣條銀二萬一千七百
九十六兩零解司充餉外尚餘銀三千九百七十兩有奇
應貯道庫照以一兩折給普洱鎮兵糧安甯甯甯呈貢昆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四

陽宜良富民河陽新興江川等九州縣稅秋糧米俱撥運
省倉支放石屏州額米撥運臨安府倉十二關額米撥運
大理府倉嵩明宣威霑益馬龍平彝邱北彌勒臨安建水
善戩元江恩樂趙州賓川鄧川浪穹劍川騰越順甯雄
廣通景東麗江武定和曲祿豐師宗河西等二十八府州
縣雖各駐有兵以各處所徵糧米搭放并協運鄰倉供支
所徵條銀毋庸改折又麗江邱北之新墾建水之猛弄新
增米石係屬夷糧永行折徵業於奏銷冊內登明毋庸另
議至昭通永善駐有重兵額米不敷搭放經署三省總督

高其倬會

題動支司庫銀兩委員赴川採買輓運接濟條銀毋庸改米
維西營分防之阿墩浪滄二汛兵米不敷 題明以二兩
一石動支司庫正項折給條銀毋庸改折至維西額米不
敷兵食原係酌撥鶴慶麗江倉米加給腳價運供除三站
不給腳價外每年約需腳價銀一千二百兩有奇向於報
部輕齋盈餘銀內動支今停止輕齋應於司庫備公銀內
動給再普洱攸樂威遠鍾沅等各駐有兵額米不敷支放
別無附近可撥今以銀一兩折給不敷買食又當量為加

滇黔系 八之四

藝文

呈

增但無項可動今查有永行折徵之易門祿豐羅次定遠
并裁歸蒙化之定遠等 應係以米一石折銀八錢 酌解茲
各屬既以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亦應照以一兩徵收內除
題定之八錢解司充餉外所餘二錢通計該銀一千七百五
十餘兩作為加添普洱鎮兵丁折給不敷之用至中甸駐
防兵丁每年需米一千八十石內除額徵米七百三十三
石零不敷米三百四十七石零查該倉節年存米足供四
年之用應於舊存米內添撥動支後有不足另行酌議詳
請再查道庫尚存節年輕齋銀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

零請於本年採買供支以癸丑年為始停止採買仍舊
將改米改折府州縣於奏銷冊內分晰登造詳請
題達計倉儲之盈絀因時變通不以為額總期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相應合疏具
題

尹繼善籌酌普思元新善後事宜疏

為敬陳邊地垂久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普思元新一帶自雍正十年逆夷悖叛擾害邊疆

仰蒙

滇黔系 八之四

藝文

吳

皇上天威遠播訓示周詳選將調兵嚴搜痛勦人民咸得安堵
地方悉已敕甯經 臣具疏

題報在案但邊境險遠界連外域處處深山密箐在在蠢獯

頑苗撫綏固應詳籌防範尤當嚴密一切營汛建制事宜

亟須乘此平定之後以為一勞永逸之圖 臣與撫提諸 臣

悉心商酌因地制宜量為增改逐條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攸樂營汛官兵宜移駐思茅也安營設兵務期有用天時
地利均要得宜查攸樂為普鎮右營孤懸瘴地僻處萬山

水泉微細食用艱難兵丁多係單身最易逃走人人視為畏途更難招募自攸樂至思茅相距甚遠在深山險箐塘汛兵孤勢難存立一遇有事聲氣隔絕思普之兵不能及時應援即太平無事而烟瘴甚盛水土惡劣兵丁多致傷損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纏綿筋力疲弱難以彈壓地方

臣在京時荷蒙

聖諭

令將三省事宜與大學士鄂爾泰悉心商酌鄂爾泰謂以

攸樂營基未妥囑臣另籌臣細查形勢與撫提諸臣再四

斟酌攸樂一營必須改移雖前經同知郭倫議詳改建於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聖

攸樂箐口已據報完城工五分旋遭兵火究之與攸樂相去不遠烟瘴亦盛終非長策查思茅地方高爽水土和平北接普威南控江壩實為形勢之要自宜將攸樂一營撤歸思茅將右營遊擊移駐統領並將攸樂同知亦移駐思茅與遊擊同城改為思茅同知換給關防將思茅通判一缺裁汰車里江外各猛地方係宣慰司管理所有錢糧賦成徵解其攸樂茶山一帶總屬同知管轄錢糧俱隸徵收庶控制得宜兵民均有裨益

一普洱郡城宜添知縣一員以資治理也普洱居滇省極邊

之地幅員甚廣料理需人原設知府一員事無巨細俱係知府管理雖設有經歷僅可備供差遣知府遇事公出並無印官在城或遇緩急別無一員幫助非所以重地方也應請添知縣一員駐劄府城所有倉庫錢糧戶婚田土監獄事務悉歸經管再添典史一員以備任使知府得有餘力專司總理庶佐理分任各有其人彼此相資緩急有賴至新設之縣仰請

欽定佳名鑄給印信以重職守

一普鎮三營兵丁宜酌添也普洱全境縱橫綿亘約計六七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與

千里額兵二千四百名除親丁公費及分佈塘汛外存城之兵甚少前歲裸賊猖肆兵力單弱守戰不能兼顧及調兩地官兵遠路奔馳而賊勢蔓延地方已遭荼毒是設兵不足猶之乎無兵也但增兵大多又慮山路險遠糧運艱今再四斟酌每營必須添兵一百連原額計算每營各九百名三營兵二千七百名庶極邊遼濶之地可以守禦有資矣

一三營汛地宜籌酌妥當也查普鎮中營原設等角通關哨兩大汛左營原設抱母鎮沅新撫恩樂四大汛右營原設

猛旺思茅兩大汛又中營原設整董一小汛左營原設猛班三圈二小汛右營原設猛旺倚邦猛烏慢林猛養五小汛凡小汛兵丁每處或四五十名或二三十名離營遠散碎零星平日徒作踐夷人遇事即先遭殘害况多分小汛大營兵單欲調動則前出後空欲分應則顧此失彼前車之鑒歷歷可指是兵勢散而無濟不如合而可恃也應將三營之整董等小汛一併撤歸大營以壯聲威以收實用至於三營大汛又有富詳加斟酌者中營通關哨一汛界在把邊阿墨兩江之中實係元普咽喉應撥中營守備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堯

一員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劄又把邊渡口亦關緊要應於通關哨兵內撥出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劄遊巡江崖等角一汛接壤元界之里仙江實係夷獍出沒之地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防此外尚有兵六百五十名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外委千把四員隨總兵駐劄普城又左營遊擊原駐威遠守備分駐鎮沅今查威遠地方烟瘴甚盛鎮沅為適中之地風俗強悍較威遠緊要應將遊擊移駐鎮沅與知府同城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千把二員兵三百名隨

遊擊駐劄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防恩樂內抽撥三十名令外委把總帶領分駐三家坡防守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防新撫內以隊目一名帶兵十名於界牌安哨稽查其威遠地方以守營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二百五十名駐防內以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防抱母井其左營原貼防攸樂兵丁一百五十名令千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帶領隨總兵駐劄普城又右營原駐攸樂今擬撤歸思茅應令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外委千把四員帶兵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五

五百名駐劄思茅查猛旺一汛距思茅二百里若原有攸樂一營自宜於此處設汛以聯聲勢今攸樂既撤則猛旺亦可不必設兵准由普寨猛旺茶山直抵九龍江一路飭令各土弁沿途按站設立土塘遞送公文又班鳩坂係思普咽喉應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劄班鳩坂保固道路此外尚餘兵三百名令右營守備並把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帶領隨總兵駐劄普城統計總兵帶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四員外委六員馬步兵二千一百名駐劄普城則官員兵丁力量充足無事

可以壯聲威有事可以供調遣仍令各營汛備弁每月撥兵五十名於連界各路彼此會哨一次換旗巡防不許騷擾多事庶營勢謹嚴兵力整齊可以緩急足恃矣

普洱地方遼闊宜慎選土弁管束以專責成也民人錯居皆有鄉保約束夷獠雜處務須土目稽察內地之土目必當削其事權而邊境之土目又必使有專責查江外各猛地方已有宣慰司刀紹文及土弁刀細悶納保守以為藩籬雍正十年逆夷蠢動江內江外到處煽惑是時刀紹文年尚幼穉未經承襲紹文之母刀氏同土弁刀細悶納力

滇聚 八之四



藝文

奎

拒妖言率眾堵勦辦理糧運保固江防實屬深明大義懋著勤勞仰懇

聖恩應否比照烏蒙案內隴慶侯之庶母二祿氏四川沙馬土司沙氏之例給與封典並賞給刀細悶納土守備職銜以昭獎勵至江內之六版納及茶山整董烏得白馬山六困一帶幅員遼闊山深箐大且烟瘴甚盛既不能處處設兵在在置官若不令土目分管漫無責成地方難以甯謐今通盤籌畫除猛烏易武小猛養舊有土弁召區乍虎叭干無容另議外查普藤土千總刀猛北深明大義始終及順

隨師搜勦歷著勤勞應賞以土守備職銜將猛旺及糯竜等二十四村寨責令管理其茶山倚邦一帶均係窩泥查有倚邦土弁曹當齋為人誠實隨師勦賊勤勞素著應將

倚邦茶山責令管轄整董亦屬扼要之區自土弁召第於叛案內拿解地方無人鈐束查有土目召音隨師奮勇甚屬出力應給土把總職銜管理整董再猛腊地處極邊與外域接壤最為緊要彼地頭人召糯極力堵禦辦運軍糧甚屬急公効順應賞給土千總職銜以示獎勵責令保守邊境至白馬山六困整控一帶原係土弁刀輔國管理查

滇聚 八之四



藝文

奎

伊兄刀興國不法律應連坐但興國謀叛輔國實不知情一聞蠢動即報思茅文武協同守城又著伊妻防護倉糧以資兵食後經發往効力贖罪輔國奮不顧身實心出力擒獲賊首並將白馬山一帶夷民全數招安甚有功德應賞還土千總職銜仍令管理地方必能格外感恩以圖報効再攸樂營汛既撤其三十六寨需人管約據宣慰司刀紹文及各土弁公保以童損管理窩泥寨喇鮮區分管蒲蠻寨俱皆誠實可用宜令管理其餘叭目火頭俱擇勤慎老實者分派充應仍不時嚴加稽察果能實心効力自當

酌加獎賞如有多事滋擾卽當拿究另行更換此並非以
久經歸流之地而反責成土日益地方總係流官管轄土
目不過分查地方惟以土目管土人仍以流官管土日庶
窮山僻壤瘴癘險阻之區莫不各有責成各有約束地方
文武止須提綱挈領彈壓撫綏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似亦
治理邊夷之要道也

一普洱府治宜改建石城也普郡地處極邊接壤外域實中
外之咽喉滇南之門戶既設鎮府必資城郭現在雖有土
城一座但土性浮鬆一經淋雨易於傾塌殊非久遠鞏固

海繫 八之四

藝文

畫

之計且易啟蠢類覬覦之心應請改造石城方足建威消
萌其思茅土城應再修葺堅固並於四面添築砲臺鎮沉
城垣亦日久圯塌應一併修築則捍禦有資邊疆永賴安
一官員販賣私茶兵役入山擾累之弊宜嚴定處分也思茅
茶山地方瘠薄不產米穀夷人窮苦惟藉茶葉養生無如
文武各員每歲二三月開卽差兵役入山採取任意作踐
短價強買四處販賣濫派夫沿途運送是小民養命之
源竟成官員兵役射利之藪夷民甚爲受累前經陞任督
臣鄂爾泰

題明禁止兵役不許入山臣等又將官販私茶嚴行查禁但

不嚴定處分弊累不能永除請嗣後責成思茅文武互相
稽查如有官員販茶圖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擾者許彼此
據實稟報如有徇隱一經察出除本員及兵役嚴參治罪
外並將徇隱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總兵知府照苗疆文
武互相稽查例分別議處庶官員兵役不敢奪夷人之利
而窮黎得以安生矣

攸樂一帶之鹽課宜寬免也查磨者烏得整董猛烏四鹽
井皆在極邊瘴癘之鄉與普洱府治相隔甚遠春夏水發

海繫 八之四

藝文

畫

味淡惟秋冬可以煎鹽爲數有限附近山多箐密夷人罕
事耕種專藉此鹽零星負賣易米養生雍正七年開於箐
畫普洱建置事宜案內

題請添設大使二員駐劄猛烏整董督煎辦課仍以瘴盛不
能往井將大使裁撤令夷人認課銀二千兩自夷人認課
之後獲利輕微生計不贍雍正十年間逆夷叛擾塞井毀
竈附近諸夷奔逃四散井地一空是以雍正十年十一年
分課銀無出經撫臣張允隨會

題請免現據鹽道張無咎具詳設法招徠尚在畏懼不前無

人煎辦臣思課額虛懸總於

國帑無益錢糧有限不如恤惠窮夷仰懇

聖恩將原定認納課銀特賜豁免仍賞夷人煎售庶各安心復業而兵火之餘得以生計有賴矣

一就近歸併村寨以便管轄也地方界限最宜劃清若隔裂寫遠勢必稽察難周如元屬善政里猪山者鬼布林脂猛三鄉及上下猛緬猛松左戛又惠遠里之磨舖薩等糯那阿扇那補怕南害等寨地近普攸距元十站二十站不等相隔遙遠難以管轄應將前項村寨歸併普洱管轄仍選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至

委土弁目就近分管又查元屬惠遠里之西薩猛列地方離元江五百餘里去威遠甚近應改屬威遠管轄又有鎮沅府屬之壩朗壩木壩癡三寨去鎮沅九站去元城止二百里應割歸元江管轄不但稽察甚便即一切上納錢糧充應夫役不致有遠路奔走之苦矣

一威遠宜歸鎮沅管轄也查鎮沅一府戶口無多止轄恩樂一縣事務簡少威遠附近鎮沅向設同知一員經歷一員不隸府轄聲勢殊不聯絡應將威遠地方改歸鎮沅府管轄原設之同知改作鎮沅府分防威遠撫夷清餉同知一

切刑名錢穀事務照大關同知之例仍令辦理由府稽察

核轉換給關防以昭信守其原設經歷一員應行裁去改作鎮沅府知事一員仍隨同知駐劄威遠以供任使一應養廉役食衙署等項俱應仍舊毋庸增減其威遠生童向附元江府學今威遠既議改歸鎮沅應將附入元江府之生員歸入鎮沅府學嗣後生童俱歸入鎮沅府學考試以廣造就再鎮沅府屬之新撫地方為元普咽喉自恩樂至普洱中隔六站運糧解犯往來必經必需專員料理應請設新撫司巡檢一員鑄給印記駐劄新撫稽察逃盜賭博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奏

專司巡緝及往來運解事務庶佐理統轄各有責成治理得收實效矣

一元江營制宜酌量增改也查元江四面夷疆幅員遼闊實屬居中扼要之所從前設遊擊一員兵丁八百名營制單弱汛地零星難資控制茲當地方大定之後自應亟為籌畫以期永固邊圉請將該營遊擊裁去改設參將一員添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四百名拔外委把總二員同原設之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外委千把總六員兵丁八百名分為左右二軍仍隸臨元鎮兼轄其參將一員帶充

軍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千把三員兵丁五百名駐劄元江府城防守彈壓分佈塘卡他郎地方乃元普鎮威通衛實屬要區原經建城設汛但汛兵單弱今應以右軍守備一員帶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二員兵丁三百名與他郎通判同城駐劄又阿墨江口乃元普咽喉應以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渡口與他郎通關哨相為連絡又因遠地方甚為扼要應以外委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與他郎大汛相為犄角又邦轟一汛路通元新應以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內以外委把總一員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卷

帶兵三十名分防谷麻江渡口又老烏山為元新等處出入要隘應以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防內以隊目一名帶兵十名輪流更換稽察南戛渡口又馬鹿塘乃省會咽喉為揚武壩青龍廠適中之地應以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又永豐里之豬街地方四面通達甚屬緊要應以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並令不時酌撥兵丁於壩窄一帶遊巡稽察其各汛應設塘卡各令照界安設仍令各照地界按期遊巡會哨則佈置謹嚴聲勢連絡庶無零星單弱之虞其原設之士戛汛瘴癘甚盛難

以駐兵界牌新寨歸普洱鎮設汛防守白土坎相去豬街不遠壩窄汛亦與豬街連絡廣沙河與老烏山聲息相通均毋庸設汛又元城長互臨江無險可恃應於東南各築砲臺一座西北各築砲臺二座以施鎗砲其他郎城已新築砲臺素無大砲查於敬獻芻言等事案內業將省城存局得勝發貢大砲酌撥八位分發元江今應令存貯元城四位分貯他郎四位庶資守禦

一新平官兵防汛亦宜增改以資彈壓也新平一縣界在萬山內控魯魁外連哀牢地廣兵單夷獍兇悍最為緊要查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卷

新營原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千總二員外委把總四員兵丁一千名實屬不敷且存城兵丁僅止一百八十餘名更為單薄應酌添兵丁二百名把總二員同原設把總分為頭二三司並照拔外委把總二員仍隸臨元鎮兼轄以參將一員帶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四百名駐劄縣城居中彈壓其縣屬之腳底母地方為元新門戶野賊出沒之所應以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劄與元新各汛彼此連絡又舍疊龍一汛在哀牢半山甚為緊要應撥把總一員帶兵丁一百名駐劄防守

又錯納買一汛向係裸賊出沒小徑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劄又漫干壩一汛為恩樂太和廠斗門鄉出入門戶且與從前各裸賊舊巢緊接實屬要區應撥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兵丁一百五十名駐劄防守內撥兵丁三十名以隊目帶領前往太和廠分防巡哨以衛廠民又舊哈一汛居哀牢要區且與楚姚之界牌汛相為表裏應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又揚武壩一汛駐劄魯魁山底甚為緊要應撥兵一百名令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領防守又習我縣城原設千總

虞繁 八之四

藝文

堯

一員外委千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今應照舊又塔龍一汛接壤丁癸二鄉並易門之馬頭等處最是賊奸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防又化念一汛係新平魯魁門戶應撥外委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又俄爽一區為魯魁出入小徑與臨安石屏河西曲江等處相通地既偏僻又無營汛故從前野賊得以任意往來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劄堵截其原設之新化州樹哺拉灑冲亞泥壩黑泥喻歇塔圖等汛均可不設庶汛地皆居扼要足資防禦而亦無零星單弱之虞矣

一元新土目宜禁止擅管地方以杜擾累也查元江新平均屬內地凡稽察村寨約束夷戶俱應地方官自行經理非同普洱邊方僻遠必須設立土目以資稽察乃元新村寨向被各土目私行霸佔有某處屬某土目項下名色分疆劃界竟成世業以致不法土目科派索保持強欺弱無所不至夷民畏其威勢莫不羣聽指使有呼輒應及前歲野賊猖肆各土目項下之人又多附和隨從彼此推委不能約束若不亟為清理不特夷民世受苦累兼恐因循日久漸難鉗制應嚴禁各土備弁自以後不許霸佔村寨一切

虞繁 八之四

藝文

本

稽察約束事務俱令地方官管理不許仍存某人項下名色各村寨原有火頭即如內地鄉保應令文武地方官會同查明務擇誠實守法者充當應更換者更換其土備弁目只令聽候地方官差遣調用不許向各村寨一毫滋擾如各土備弁目仍有霸佔村寨擅行案保私養後生仇殺生事及匿藏盜賊玩法為匪者即嚴拏正法地方官徇縱失察題參議處如各土備弁目果能安分守法毫不多事差遣無悞盡心効力者於年底令地方官核實具報分別獎賞庶

夷民得安耕鑿永沐

國家休養生息之宏仁而土目削其事權亦免尾大不掉之
後慮矣再元江府城原設漢捕六名此輩需索滋擾實屬
股民之蠹應行裁革以靖地方

一調用鄉練宜用文武印牌也查土練皆係百姓並非土目
私人非奉官調不應擅動歷年調用土練大抵土目自傳
木刻者俱多行之日久恐真偽不分姦徒易於鼓惑應請
嗣後調練務以地方文武會銜印牌為憑不許土目擅自
私調並通行曉諭大小村寨鄉管頭人如有土目不奉印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空

牌以木刻小票擅調鄉練即赴文武衙門具報以憑嚴拿
照擅調官軍律治罪如鄉管火頭通同隱匿一併究處地
方文武失於覺察並行參究則土弁日無權可操實屬防
範之要道也

一臨安府屬石屏州之寶秀地方宜築土城以資捍衛也寶
秀界連元新為臨屬咽喉禦賊出沒要區前歲逆夷悖叛
先遣蹂躪應於寶秀築土城一座於扼要之處設立砲臺
撥給砲位以資守禦又寶秀向於臨元鎮標撥把總一員
帶兵五十名駐劄未免單弱應於該鎮標內添撥兵五十

名共一百名令千總一員外委一員帶領駐防則寶秀可
獲安堵即臨安石屏亦皆資捍禦矣

一防汛要地宜善捍衛也查普思元新形勢遼濶設汛之處
大抵離城為遠地居扼要若止撥兵駐劄而不設險防範
猝遇有警汛兵多者百餘少者數十不比大營究屬單弱
難以守禦應於現議設汛處所擇其尤關緊要者或築土
堡或建木城汛兵駐劄其內庶防守有資賊人不敢覬覦
其各塘汛弁兵應近則按季一換遠則半年一換以免攜
帶眷口之累且勞逸得均可以輪流操演至增兵設汛各
處均宜建造衙署營房以供棲止統俟委員同前議應建
應修城垣砲臺一併確勘估計詳核另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空

題

以上一十六條就 等愚昧之見斟酌調劑以副我
皇上慎重邊疆奠安黎庶之至意其普洱一鎮元江新嶠兩營
現添兵丁共九百名應照馬一步九添設但各標鎮協營
額兵均難抽撥而悉行招募又多糜費 等悉心籌酌查
滇省督 衙門向有隨丁名糧一百分撫 衙門向有隨
丁名糧八十分經前督 鄂

奏明在案今軍務全竣賞費無多下等養廉儘足敷用應按

照營制將臣標隨丁內撥出馬二步八兵餉一百分撫臣

親標隨丁內撥出馬一步九兵餉八十分以充普洱等處

新添兵餉又查雲南奇兵營原設馬兵一百八十名步兵

四百八十名守兵三百四十名與滇省各營馬一步九之

制不符且滇省跬步皆山無需用馬匹應將奇兵營照

例改作馬一步四守五營制其減出餉銀兩亦撥作新

添兵餉是雖有減撥之名營伍仍係充實錢糧又可節省

其餘不足之數另行招添合併陳明是否有當臣謹會同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查

雲南巡撫臣張允隨雲南提督臣蔡成貴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師範曰章疏之關於國計民生豈淺哉不徒以文以其

理不徒以理以其事漢之董江都晁家今唐之李贊皇

陸敬輿宋之范希文李伯紀明之王伯安張太岳尚矣

今繫中所采籌國裕民無不抗迹古人他如楊文定之

條陳事宜傅文忠之奏止征緬阿文成之議停駐防其

為功于滇者皆炳炳在人耳目云嘉慶戊辰春三月記

于皖城之天南詩

檀萃禦賊議

方今之患營空倉空庫空然轉其空而實之蓋有道存焉

奸匪之徒矚此三空恣行搶劫所過村寨居民奔逃無敢

堵禦之者使所過一處即空一處不早為之所其空益深

事不可為蓋三空之患猶恃有民固其民不至於奔逃使

之各自為守在於檄行州縣申明保甲團集鄉勇凡民之

逃先生於畏賊一人逃羣從而逃棄其家室老幼畜積賊

得據之以恣其擄掠淫殺故賊愈張而愈多遂至於不可

制今固結居民民有所恃不至於畏賊各顧其室家老幼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查

蓄積齊力出而禦賊賊聞之必不敢來攻蓋攻難於守城

堡之守以高臨下村寨之守以逸待勞故守者之一可以

敵攻者之百凡城池以官吏領之以士民佐之村寨以士

民之有身家智略皆領之各率其子弟年少豪勇以佐之

賊必不敢入故保甲集鄉勇得寓兵於農守望相助之

遺意不假力於營不待饒於倉不仰給於庫各自為守不

仰於官而賊不能擾轉其空而實之此不易之道也此事

之行或疑其驚惶百姓夫百姓驚惶由於無所倚恃故聞

賊即驚賊至即逃今使四鄉之民各恃其村堡都會而井

之民各恃其城郭關廂不畏賊而怒賊且同心共憤以攻賊正所以安集百姓使其有定心也固民即能任地任地即能生財此相因之道也民心既固不至奔逃耕於野爲農民聚於堡爲鄉勇則民皆兵也民不散而地不荒耕種如故而糧有自出是倉不空也丁地之銀厥鹽之額舉皆如舊是庫不空也去三害而獲三利出一紙通行文書可以收實效矣蓋爲政之道憲府總其大州縣任其成故地方有事責成於州縣州縣雖曰親民亦不能以一身獨爲也必分之士民書役鄉保以共襄其成夫獲一案有賞失

海繫八之四

藝文

李

一盜有罰處分皆歸於州縣故州縣莫不盡力竊強黨少則曰盜奸匪成羣則曰賊然總之皆盜也責成於州縣非難辦者也漢時渤海賊起龔遂爲守單車到官賊即解散牂剄叛殺太守朝議棄之杜欽說王鳳遣任職太守往於是陳立爲守即便誅平古來如此比者甚多故成功多由於守令凡夷民之變宜選州縣夙有威望爲夷民所信服者鎮撫之庶幾收龔遂陳立之效亦一策也至於守禦之備細謹陳數條於左

計開

一檄行府廳州縣轉行民間申明保甲團集鄉勇保護村寨使村寨百姓各有所恃不致驚慌逃走此第一上着

一村寨隨其大小各推士民爲長各率丁壯爲鄉勇一切耕作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則團集守禦其守禦有效則計功獎賞着地方官詳明或給頂帶或給匾額以示鼓勵

一守禦器具須簡便易辦半兼乎農器耨鋤棘矜皆足以爲守禦之資鋤力斧之類農家所盡有者去短柄用長柄即可以守禦去長柄用短柄仍爲農器日本國兵以長竹竿着小斧頭如牆而進鋒銳莫當番僥之民械闢以長貓

海繫八之四

藝文

李

竹削其稍入桐油鍋煮之比鎗刀更利鳳頰間械闢用齊眉棍先以炒石灰裝入鴨蛋殼人懷一枚就敵先拋蛋殼烟霧迷空然後用棍進擊先據上風拋蛋無不勝者又用長竹竿深刺把於竿頭謂之狼牙筍亦輕便可使此皆不大費錢而易辦者也尤莫便於飛石即童子飛墮礮之戲手臂之勁能打數丈高且遠至百步二百步古老相傳楊林未裁併時尙爲縣有賊至民皆搬避令某止之曰避非計也丁壯能走矣老弱能盡攜之走乎男能走矣婦女能盡隨之走乎銀鈔能帶而走矣穀米牲畜一切能盡帶

以走乎與其盡遺於盜至於出無所依歸無所宅終不免於死曷若同心致死以禦賊賊退而家室可完吾當率先爲汝禦乃教其民用飛石之法每五百人爲一排飛石子擊之賊驚以爲天下神石也遂逃遁論功陞布政此法尤便之至於早晚閑空時練而習之以當戲具尤少年所不厭者

一村寨各居民門口宜築矮牆狹巷僅容一人進出明正德間山東盜起許忠節公達爲某縣用此法教其民但以一人持短刀守之門盡開而賊不敢入村村皆然賊無所利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七

奔他縣擄掠公以功陞副使此皆先事預防且易爲辦者也卽守城之法先於水邊路口多築牛馬牆防其衝突毋使近城而城外之關廂街市可保蓋防守之道遠先在於四鄰近則在於四境至於入境已大張皇至於薄城喪失尤不可計矣許公令民沿門築牆蓋亦守城之法變化用之者也

一守禦城池其法亦如村寨而尤易爲力大府州縣居戶百萬數十萬卽次而下且數萬卽小而至極亦敵一村寨且數百戶出一人禦賊已爲數不可紀極爲地方

官者但使其團聚不至於離散則保境禦盜原所不難上年設炒麵廠之法甚善官不費而大濟於民艱則知此地矜士父兄之可與有爲在上官有以獎勵之者仍照前法以爲團練守禦之備當無不樂從者矣

一駟路衝塗自板橋起至亦資孔止除依城池爲固者不計外其去城池遠者亦由保甲團練之法其中間馳道兩頭有關廂口口外築牛馬牆其兩旁民居客居後戶之外各築牆連接包裹之以爲固其餘皆加防守村寨法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八

一民自爲守貧富不同量貧富各出資力以保障鄉邦不至於失散其爲功德至大而己之身家藉衆力以保護不至全爲拋棄而資盜糧爲己爲人交受其利是在互相勸諭耳

一此事督率在地方官有功奏陞加銜其失陷村寨計過照例治罪

檀萃守禦後議

鄉勇者民兵也異於官兵官兵廩於官其添設良難民兵因其民其團之最易故行之於古而效行之於今而亦效者良以其易也唐馬燧鎮太原募廝設教守之戰數月

遂成精卒居一年廬場雜兵數萬威震北方李抱以鍾澤
潞三丁編一櫛其租徭給之弓矢三年皆為精兵二萬不
廩於官庫實兵雄為諸軍冠李德裕帥對立雄邊子弟總
十一軍威聲震於西南此皆承衰弱困敝蹂躪之後棘手
難為而轉弱為強曾不旋踵惟取諸其鄉以本地之民守
本地之險故見功易耳然猶須募練也其不待募練者
莫如民自相與為兵南唐淮北與周接壤世宗侵唐已舉
江北而小民相與聚山頭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
周師屢為所收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豈待上

滇察

八之四



藝文

萃

之募練乎宋之河北西路被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為弓
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帶弓而鉏佩劍而樵出入
山阪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
舖屋相望有警擊鼓立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顧
親戚墳墓人自為戰敵深畏之况盜賊烏合乎故羅大經
論民兵之利謂張魏公帥川陝令挑選強壯以知縣為軍
正尉為軍副不半月得兵二十萬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
淮已用其法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兩淮山
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敵圍安襄分諸郡兵與湖北義勇

往救兵潰鈔畧甚於寇戎而義勇隨帥進退不犯秋毫蓋
顧其室家門戶也故民兵勝於官兵此皆行之古而效者
也其行之今而效者是則湖北孝感之用鄉勇乎牛生會
試歸言往來由孝感其鄉人沈君琦上年署孝感聞寇警
大修城集鄉勇賊至營於胡家寨眾二三萬鄉勇僅五千
禦賊賊不敢出會官兵二千至共擊之賊盡殲他賊聞之
盡避於西不復東上自安陸德安下暨黃州數郡安堵無
虞自是漢口武昌皆效孝感漢口有鄉勇二千武昌有鄉
勇五千皆特以無恐襄河船帮亦有鄉勇即以水手充之

滇察

八之四



藝文

萃

生於臘底到沈公署住二十日親見士民感戴眾志成城
屹然金湯之固行至漢口街衢熱鬧如故武昌亦自帖然
又言掃滅胡家寨賊無一賊得脫僅遺婦女弱口收禁至
今提聞時官兵猶有殺傷鄉勇竟斃折損鄉約保正各領
所統之鄉勇所執器仗惟刀與長鏢衣掛刺鄉勇字皆自
備不煩於官官但鼓舞獎勵之即大收其用故論功賜以
頂帶某馬牌子力戰加之六品銜所以人心踴躍爭為出
力今若照孝感已行之例只在傳集紳
人面加獎諭多出告示以鼓勵之當無不

孝感甚得民心事平後新令至民不受以爲吾公全吾城
保數萬生靈荷去吾公吾等卽爲之死寃莫之敢奪仍視
事率常又念吾公清苦競賙之雖萊傭線媪亦日有投是
知州縣之吏能清廉卽得民其爲守禦上官不能以勢
奪而已亦不至於獨貧此皆事之可風者某家皖黃間感
沈公之保障一方過絕教匪不致蔓延於江北淮南數千
里之地其功至大而吾家鄉之受賜尤深故表明其事共
率此行之使知其成事易而見功速耳爲三空之思故議
團集鄉勇官不費而事易行若出於召募費空難以爲給

滇繫八之四

藝文

三

必中止然鄉勇非但應急卽無事時亦須備也再商行之
以爲何如乘此民心踴躍之際而終行之百世之利也

以平易近情之論立擲撲不破之法誰謂篤學人不嫻
經濟○沈君昆明人中辛卯鄉試與予善賊旣平飭回
安陸本任抑鬱以終旅櫬留楚者數年近始變產迎歸
宦局如此能不令人一嘆

江澹源條陳稽查所屬夷地事宜議

某皖上凡材知識淺陋驟膺繁劇諸多未諳自初夏履任
以來舉凡察吏安民撫馭邊夷各款要口惴惴講求咨議

惟恐勉副職守之未能竊查臨安爲滇南要郡幅員濶
與交趾南掌爲隣所轄十土司十五掌寨計其文報程期
遠距郡城動需五六日及旬餘而後至其與外隅毗連之
地瘴氛淫毒夷種叢多而三猛尤爲極邊隘渡汎塘最關
緊要雖一切防禦事宜具遵舊章辦理邇皆畏威懷德宵
謐無虞惟是諸夷好貪小利不善謀生歷年內地民人貿
易往來紛如梭織而楚粵蜀黔之攜眷世居其地租墾營
生者幾十之三四每有狡詐剽悍之徒始或認種田畝並
借販賣茶布針線爲端希覬盤踞繼則夷情旣熟輒敢多

滇繫八之四

藝文

三

方煽誘恣其把持甚至窩引匪人肆竊攘奪構釀案牽
累無辜而若輩仍得隱匿姓名置身事外鬼域伎倆固結
不搖此等漢奸實爲夷方之蠹某諮訪旣確亟當設法清
其源本嚴行查辦至如土司掌寨世襲其職巡防控制責
有專成務在遵守夷規嚴肅外防廓清內境庶使村落各
安生業藉以保其土地傳及子孫茲不揣冒昧謹就管窺
所及謬擬數條具呈另摺是否可採伏祈銜奪飭遵再事
關查禁夷地新定章程倘蒙允准施行若僅由某奉批示
禁恐習玩已久遠難必其遵從仍懇徑頒禁令通飭曉諭

得各民夷咸知令在必行益加感悚不敢玩違實爲公便
謹議如左

臨安土司掌寨地方凡內地民人挈家久處租種爲生者
宜設立甲總嚴行稽查也查此等民人落業夷寨畜妻生
子丁口漸繁遂欲逐戶押遷勢旣不行情亦未順然若輩
連村聚族性匪馴良其計謀較勝於夷愚其徒衆每聯爲
漢黨視放債盤剝占奪財產之事藐若故常或復誘使作
奸犯科供其巧攫而外來面生可疑及爲匪滋事之人浸
尋混跡其中憑恃鄉井之親獲資棲託迥迥勾結牽制平

滇聚 八之四



藝文

畫

民至受累難堪卽不幸往往有事應請仿照編排保甲之
例凡屬內地攜眷安家者已久之戶責成各土司掌寨
每村寨市店挨戶清查十家設一甲頭十甲頭設一客總
概以夷人之樸直曉事者爲之着落編次客戶姓名籍貫
給與門牌註明年齒男丁女口若干係於何年月日搬住
該處現在作何生理逐戶開造成冊不得遺漏名口由該
管土司掌寨呈報府縣存檔倘有盤剝誘唆不法等事許
甲頭同附近環居人等舉報客總確查屬實卽轉報土司
掌寨解府縣究治並將家口遞籍不許仍留在此爲累

夷民其面生可疑之人嚴查驅逐毋得姑容至查有肆竊
滋擾各弊立即報明土司掌寨并將窩留之戶拏送究辦
若村隣互相容隱卽于連坐甲頭客總狗縱一併治罪

一內地民人本不得擅入夷境凡往來營買并仍前攜眷覓
住以及遊棍潛入生端者宜設立隘卡嚴行盤詰也查臨
安土司掌寨內隸版圖歷有年所客商絡繹習以爲常原
難杜其謀生之路而近日攜帶家口之輩次第繁多夷寨
地方漸已艱窘加以漢奸投入朋比戕虐轉成反客爲主
之形鳩居鵲巢牢不可破聞之焦爛救火不如曲突徙薪

滇聚 八之四



藝文

畫

言治於已事難爲功防於未事易爲力竊照各土司掌寨
均有扼要隘口向因內地赴彼貿易每多挈族而行日久
相沿疎於盤詰遂致遊蕩匪棍混入爲非應請頒示責成
各土司掌寨於管轄扼要諸隘口各另派妥實目練五名
官給循環印簿二本常川在口稽查凡入夷營貿易諸人
悉令報明籍貫姓名同行幾人販何貨物計若干馱擔往
何處販賣於某月日經過某關隘出人一體分晰登填不
得稍有遺漏按月將印簿送府查核循去環來接續無間
遇有攜帶家口入夷覓住之人概行禁止至於形跡詭譎

隻身無業或三五成羣帶器械並藉稱係本管府縣差役營汛兵丁查無印票執照以及各處游牌不由所過州縣掛號者即均屬多事游棍務須加意究詰擊解嚴懲均不得任其混入夷地其實係買販人等驗明放行亦毋得任意留難仍飭令土司掌寨着落分管村寨目練伙頭時刻巡查視其貿易貨物多寡限以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棲如有未經登簿匪徒潛入滋事別經拿獲究出是何處疎虞即分別枷責若各汛卡隘口有能盤獲匪徒送官者無論弁兵士日均酌量獎賞以示鼓勵

滇黔系 八之四

藝文

三

一夷眾與內地民人聯結婚姻宜令分別嚴禁杜絕盤踞也查客民經商投向夷地挈家而往者漸次已繁更有本屬單丁之身挾資潛入初惟倚漢奸在彼代為營謀已而愚夷墮其術中取便一時至與聯為婚姻妻以子女因而憑藉夷婦往來村寨行放錢債滾剝多方是若輩始則以漢民倚恃漢奸張其聲援之助繼且以夷婦交通夷眾逞其刻削之私壞取財貨由於此準折土田由於此鳩聚滋多鴟張滋甚日復一日查禁彌難某前條所陳雖於入夷貿易人等請飭限之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棲正恐夷民

無知誤為若輩籠絡轉得藉有新立家室碍於驅除是亦急宜預為之防嚴行禁止應請嗣後除內民久居夷地已有眷口落業成家者毋庸置議外其有隻身竄處希覬侵踞之人嚴飭各土司掌寨遍張曉諭無論是何種夷眾概不許受其愚弄擅以婦女給配為婚並派令分管村寨目練伙頭挨戶嚴查如仍犷前習即以違禁之罪罪之則若輩單隻孤棲無所留戀舊居之鄉并轉深慕思清肅夷方庶幾有賴

滇黔系 八之四

藝文

三

一三猛地方緊接安南南掌夷界宜慎密巡防嚴禁出入也查臨屬有猛賴猛喇猛梭猛蚌猛丁猛弄號稱六猛而賴喇梭三猛尤關緊要其外夷進入三猛要口有禮社江一道於乾隆五十年奉前制憲奏撤那黃渡等處弁兵移於禮社江之斗母閣及下游大石洞兩地安設汛卡常川駐劄並資巡防其藤條江之那黃渡金子河曲嘴橋及三猛緊連黑江各渡口着各土司暨各掌寨設立目練時刻防守並責成稿吾卡土弁龍瑄帶領目練協同各掌寨梭巡稽查不許外境民人潛入滋事亦嚴禁內地民人擅出生端現在俱屬甯謐第恐日久生玩弛於周防應仍請申飭

土司土弁掌寨嚴密盤詰毋容久而疎懈或生囂張擾害之虞更立定期限每月將巡查情形稟府一次核其勤惰分別勸懲卑府仍按季通稟鑒察以昭慎重其內地民人久經寄猛居住各戶及赴猛貿易之人悉照前條所陳實力辦理以歸畫一

一土司掌寨所轄土夷漸習滋訟宜令嚴究主唆斷截根株也查各處土夷種類不一習俗各殊內附

皇輿向化有日其安居樂業者固多而桀驁狡悍之徒亦時有自內地民人熟知其蠢頑之性從而潛為勾引教誘詞訟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七

亦已漸起刁風兼之土夷不通文理凡控爭事件無不倚仗漢奸代作詞狀聽從妄行而漢奸視為奇貨可居不論情節曲直事之重輕惟知構隙交攻暗圖漁利迨至虛誣者身獲罪譴主唆者竟得蕭然事外苟且自完竊惟杜絕訟累雖內地亦例嚴主唆使其行之夷方更為法所難宥應請嚴飭土司掌寨於夷民訴訟戶婚田土務須細心分割將情虛理曲者窮詰其主意係何人所出詞狀係何人所為在不通文理之愚夷本不難於跟究一經據實供吐果係出自漢奸凡在土司地方者輕則隨案懲責立即驅

除重則解交有司究治主唆之罪其在各掌寨地方者擊送該管州縣分別通籍嚴辦務令有犯必懲概不得任其飾詞狡卸姑予從寬庶可杜訟端而安夷衆

一土司掌寨字識委任經管夷務宜令慎選其人兼立法考察也查夷人不識漢字一切交查事件文稟不得不聽其招募內地民人充當字識現在各處字識循分守法克盡其職者曾無幾人多有固知顧忌之徒營幹土館號為主文一經遂其夤緣竟爾恣意把持舞文滋弊竊檢查舊卷每見土司掌寨控爭襲替及苛刻夷民各案無非該字識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天

於中煽惑播誘致釀釁端甚至土司掌寨甘為所愚蕩產傾家襲職難守而若輩陰助其惡明攫其財為害夷方所關匪細應請飭土司掌寨務須選募誠實曉事之人承充字識將姓名籍貫開報府縣立案如查有玩法弄弊之處卽案例從嚴究辦庶可清夷署而肅吏規

公守臨安日重學校正祀典雅懷清節歸後人愈思之此議純實嚴密不減王伯安贛南諸札論

檀萃廠記

甯臺蘆塘水洩洞銅廠俱在順甯東木龍里介乎瀾滄黑

惠之間三廠相距不過數十里然因山勢之一上一下計之其里數有然若自嶼平視相距不過數里蘆塘爲稍遠距郡三百五十里在東木龍里七甲有蘆塘寨甯臺較近距郡三百里有東木龍村大廠村小廠村水洩洞又近距府二百五十里甯臺開自乾隆六年甯臺衰而十三年開蘆塘十九年開水洩俱爲甯臺之子廠子實母虛全歸於蘆塘而甯臺之名卒不易然木里銅廠在瀾滄江北之隴音里木里箐與三廠隔江相望而辦銅較少考前志不過曰歲可辦銅二十萬二十四萬三十四萬而已其後滇南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完

各廠俱衰所資以充京運與各省採買盡歸於東川順甯順甯額增遂至二百九十萬而又於正額之外加辦百萬其盛如此以辦廠著名者東川則蕭君文言順甯則曹君湛皆因辦銅功一進東川守一進順甯同知大府倚之如左右手謂之蕭曹爲天長人蕭爲江都人曹有幹畧曾令昆明稱能治後以縣令辦廠勢漸張張未幾旋沒於廠累及妻子幾不能歸蕭之盛先曹曹沒十餘年而蕭仍如故近始劾罷而移永昌守屠君於東川接辦則乙卯春也今辦甯臺久以司馬攝順甯令兼管廠事則宜春廿土穀

稼田由拔貢生判騰越西道楊以溪請於大府俾管甯臺廠廠復旺以功改令且晉同知本文士愛吟詠其在廠多與叔有亭臺池館林木花卉魚鳥遊覽之勝標八景而系以詩又謂此廠寶臺山牌樓山楊柳灣鴛鴦塘桃花箐大河橋老鷹坡獅山象山謝家村蘆塘村著名者不能悉紀又蘆砂砂丁爐戶廠街炭戶馬脚油米等皆廠之要務不可不知故爲甯臺雜韻二十首以貽後之司此廠者有所考核可以一洗銅臭矣

滇纂 八之四



藝文 八

甲地在郡之西南而甯臺在郡東北相距五六程其廠舊矣而衰微甚課猶不足於供有自地東來者謂羅漢形向之誤者鑿其背宜不得堂乃轉而破其腹而堂見銀之出不賞管甯臺者曹君也遣人問訊而立思基廠歸縣縣家人怙其廠不禮於甯臺之使使怒歸告於曹曹亦怒念有以報之會李節相巡邊也西曹乃往見之言銀廠開人趨辦銀而銅廠必無人銅必大缺爲此語以劫持幸封其廠以洩忿然李雖陽然其說而心內利之俟至五六日竟無關通者李亦心怒乃命文武大員封其廠而逐其人先是

孫君芝桂爲順甯令以運銅北上差回補山方伯謂順甯
苦將移之彌勒孫微聞厥已旺願回順甯回未幾而厥遭
封又無幾而以越獄呈議時歲之己亥明年而潛山熊生
至乃合江楚川三省之走厥者謀於白石生改名湧金山
聞於臺請開諸公多爲熊生事舉就而曹力阻之且狀熊
生自厥起遠至鎮遠五千里間郵亭街市無不粘貼以絕
厥民之從熊生臺議以待新順甯至卽行熊生亦能已要
新守兄弟賓客無不樂從而曹更奇出直迎新守居其館
朝夕密言新守行其兄弟賓客爭喜以爲卽開而厥客迎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全

熊生且三日程共推以爲三省都督事蓋厥例以管事爲
極尊也而新守密稟如曹指雖其兄弟賓客亦不知符下
惟有長嘆而厥復封辛丑曹乃兼管順甯而厥乃開錫磻
之礦已盡變時熊生已往樂馬同好招之至順甯留數月
仍東回而曹亦厭厭失志不似從前之興高采烈旋卒於
順甯熊生亦旅殂於蒙自楊公督楊乃熊親也熊名錫衮
祖會珍鎮江守父世來朝城令嗚呼熊生竟止於茲亦可
惜也已孫君字邴林與予爲同年嘗問以前事真否孫曰
何嘗不真今雖封之然攻採者尙多不能禁彼意不過藉

此以洩忿耳然曹之沮留以自爲旋得順甯許臺年例以
五萬而厥再開開遂變故老言凡厥正盛時不可封封則
礦盡走故厥中禁封字書封爲豐

悉宜厥在耿馬土司地曰大黑山亦銀厥也乾隆五十年
全保以雲南府丁憂回京已而來守曲靖有常德者乘其
未至以順甯易曲靖竟奪之全保至不如伊何乃往順甯
而悉宜厥忽大旺適緬酋有內附意藉其力招致之永昌
拔貢陳令憲容於耿馬土司罕氏罕甚信任以使於緬入
其境道頗平其畜無雜豚鷓鴣多狗見漢服者爭吠逐噉

滇繫 八之四

藝文

全

人更緬服乃已食亦米飯非糯也但輒白可口不嗜葷腥
水多魚不甚取食大費或擊一牛俵分之然不恒擊也有
官職者得服絲帛庶人盡布服不敢衣絲紬王甚辨口折
之以理亦卽服楊公重英羈彼二十年住於塔下卧一石
版瓊盡做緬不禮之日賣草方自給緬和尚甚敬楊公稱
爲大老爺供至卽呼其徒請楊大老爺食或他出必留供
以待之其供蓋國人所輪流以具者終不乏也時省符令
貢使由順甯入他符令貢使由永昌入王要定于一因返
一之再往而始定始以百人往不損一人後往半之而沒

者十餘不見有瘴氣而實受瘴也夫以順甯易曲靖乃冥冥中使全守成此大功若使常德來厥未必出卽出而彼顧其私不肯爲盛事大功何由成全守成大功功究不以之居且又奪其順甯厥亦漸就衰全守資於厥因罕上司以招緬甸緬甸來臺昵常德深終不悅全保且怒其招緬人恇怯不敢奏緬使留耿馬彌年不得已始以聞榮寵及於諸人而全保不得與卽罕土司之所以招徠與陳令憲之再使緬亦皆沒之不復見也惜哉居久之始移全保於普洱又移之元江不得意以瘴沒嗚呼數十年前傾天下

滇纂八之四

藝文

三

之力不能奈一小彝何至是遠人之來由於一守臣能招致此其大功爲何如而抑之摧之俾其以瘴死亦獨何心也楊公羈繫節同蘇武負天下之疑謗令子被禁且二十年幸而入關行次耿馬俄以不起聞耿馬人傳頗有異論此二專言之能不動天地而泣鬼神哉嗟乎募隆敗而召邊禍悉宜旺而招遠人故詳論之以厥之所關繫於邊方至重也

募隆之出由吳尙賢家貧走厥抵徼外之葫蘆國其酋長大山王蜂銑信任之與開茂隆厥大贏銀出不貲過於內

地之樂馬厥之厥東西競爽故滇富盛民樂而官康尙賢志漸張思假貨象得襲守大吏謾之隨貢行貢旣進不能如所望快快回恐其回厥生變拘而餓死之厥遂散蓋蠻方之所憚者募隆吳尙賢桂家官裏燕後又誘殺官裏燕滇人所謂自去防邊兩虎而邊蠻生矣論者以銀幣之濟中國者首則滇之各厥次則粵海花銀滇昔盛時外有募隆內有樂馬歲出銀不貲自尙賢死募隆遂爲夷人所據而樂馬亦漸衰於是銀貴錢賤官民坐受其累况啟豐召兵如往者征緬之役騷動幾遍天下數十年來元氣尙未

滇纂八之四

藝文

三

充由官之措置乖方甚哉守邊者宜用有學問通達治體之重臣也故著明銀厥之開可以實內地厥民之保厥足以防邊始嘗爲論以告於上官固無見省者乃書於此以爲後之守邊者取法焉

募廼厥孟連土司之東土司刁氏世擅其地雍正八年刁派夷獻此厥願歲輸厥課銀六百兩總督鄂爾泰以聞上嘉之爲減其半甯臺諸厥介黑惠瀾滄之間者出銅自湧金山而至於悉宜募隆募廼在諸土司地滾弄江內者皆出銀古者重銅以充鼓鑄爲錢幣而銀幣不行數百年

來錢銀并行而銀幣尤盛凡額征輸納餉運俸廉歲百千萬皆以銀故銀出之豐奇尤為民生之利病說者必欲銅銀廠使廠民專趨於採銅銅亦勉強支撐而銀日見其缺以不度於時勢而各欲濟其私也自古以來未有不重廠務也其山有廠者必謹封而祭之申其厲禁感召山靈而寶藏興黃帝於山之見榮者有然距封十里而為一壇乘者下行者起犯令者死不赦修教十年葛盧雍狐之山皆發而出水金從之受而制之其嚴如此今任廠民之自為官不為修其祀宜乎山之見水不能常也夏水商旱禹發

滇

藝文

全

歷山之金湯發莊山之金作幣以濟民文武之王天下取牛氏邊山之玉汝漢右滂之金赤水末光之珠皆距周七八千里深遠而至難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即今錢也而已居金之下矣銀白金也白金之幣行之久執錮銀開銅之偏論原非所通主者亦為附和心不能白能不動山靈之訶乎昔貢禹奏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攻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

滇

藝文

全

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生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豪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或於錢也是官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

亡復目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目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竊案貢公之奏謂攻採消陰氣之精不能含雲出雨是時銅鐵之官徧於各郡國今遠在滇黔未能以一方便雨及天下其為害猶屬渺茫至謂一歲受饑且七十萬夫此根本切實語今合順甯諸廠其人之多也不可算數况總全滇諸廠而計之則其數其止七十萬哉而以食七人為算則受饑且七百萬矣且錢以準貨不過此數以流轉無甚大耗今滇南供京局及各省局以斤計銅歲千二百萬錢出之多宜公

私山積而今富家未聞有積錢滿室者錢質雖大積數年
自碎故無積之者又不可銷銷卽不可爲器物故無消之
者積與銷俱無而錢不見盈則歸於何處耶嘗以此義語
於通人俱不能解也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贊

藝文第五冊

蔡毓榮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李澄中 侍讀庚午典試諸賦人

蘭隱君祠堂記

楊秘 麗江府知府奉天人

遷建麗江府學記

滇繫 八之五



藝文目錄

張允隨

福山泉記

徐木僊 鹽道湖北蕪水人

文山書院記

陳宏謀 布政司廣西臨桂人

醒亭記

尹繼善

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鄂爾泰

丁祭教 徵滇士入書院教

尹繼善

嚴禁招買檄 禁止呈送土物檄

張允隨

勸民樹藝檄 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范承勳

雲南通志序

張允隨

趙州志序

滇繫 八之五



藝文目錄

陳宏謀

重刊四禮序 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重刊小學纂註序

繆彤 修撰江甯吳縣人

王端簡公傳

韓葵 禮部尚書江南長洲人

昆陽州李孝子傳

陳純 祿勸州知州直隸冀州人

楊刺史傳

黃士傑 糧儲道福建長泰人

李烈婦傳

范承勳

護花山房記

石琳

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溫泉碑記

孫人龍 學院浙江烏程人

堂川記

范承勳

小碧玉泉說

滇纂 八之五

藝文目錄

陳宏緒 明晉州知州江西新建人

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毛際可 祥符縣知縣己未保舉鴻博浙江遂安人

趙少宰撫浙六事圖記

李仙根 侍郎四川遂寧人

雞足山迦葉殿藏經記

黃元治 大理府通判江南歙縣人

桂香書院記 罷谷山澄碧樓記

張泰交 太和縣知縣山西陽城人

龍尾關橋石闌記

畢忠吉 迪西道山東益都人

葉榆楊氏十節詩序

黃元治

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毛奇齡 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尤侗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滇纂 八之五

藝文目錄

汪琬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編修

送人之雲南序

龐塏 直隸任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知府

孫繼魯傳

宋潛虛 江南江甯人布衣

薛大觀傳 楊劉二王合傳

熊寶泰 江南潛山人諸生

遊燕子洞記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蔡毓榮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在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夷雜處然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曩權逆變征斂無時間閭塗炭詩書燬燼小民疲於供億紳士竄於山林百姓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

天討提師歷境之日烽烟千里滿地干戈泮藻翼宮鞠為茂草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王公與余同慨然余尚膺楚任雖有志而未逮也及蕩平之後奉

命駐滇草味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亡緩輯上司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敘官方諸大政莫不竭心而計之悉力而行之

皇帝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鄉試滇中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卓越者寥寥無幾由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其人而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或乎士未知學民未知義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

士廢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宮闕狀其嘆人

才放失座懷者久之間嘗覽其形勝鸚鵡碧雞之巖從昆

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也及夷考其人物自前明

有楊文襄嚴恭肅傅拓蒼諸公而後蓋代之士邈焉寡儔

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沴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之氣當必有

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欲捐俸以建書院俾寒

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育人才以報

天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於城南郭外東西兩寺之間買

地一隅厥位而陽匪喧匪寂前殿三楹祠文昌帝君中構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二

一閣為講貫之所後廳五楹為憩息之地兩廡各構三十

廈為諸生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

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學司鐸者

掌之更為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二十石計口以給諸

生之肄業者亦付司鐸者與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

是舉也雖出自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賴司道

諸君共成之要莫非興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然

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為首善之地敦孝

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

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楊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卽處而淑身亦鄉黨之善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與風俗之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迪六詔家敦孝友戶列詩書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廢不識之頌地方久安長治之道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若或植黨羽而逐凌器假棲止而競趨謁借咕嚕以竊升斗豈特滇人士之蒙其羞歟卽與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李澄中菡隱君祠堂記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

滇繫八之五

藝文

五

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庵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黃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歷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與鄉里稱爲賢會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略遂成功若嬰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聲律發蒙山堂雜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于家有司以狀聞從祀鄉賢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子覓其墜道抔土傾尼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

風流銷歇之悲焉夫北邙之冢其爲石馬秋風者何限士君子鮮有回車太息憑弔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三百餘年人亡風微之後使萬里羈客徘徊嘆息而不忍去謂非其流風餘韻有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爲之倡首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祠後之人倘有踵余之後聞風而起復事修葺者此物此志也雖先生脫屣富貴委骨於陳根萊蒨之中豈復有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爲重輕而余之徘徊感嘆蓋有出於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德之好千古同情初不以時代間隔也

滇繫八之五

藝文

四

楊秘遷建麗江府學記

山左聖人鄉也先大夫撫其地余時爲兒童嬉戲語以陳俎豆弗知也比長就學亦惟咕嚕從事所爲學聖人之道志當世之務者茫乎未曉通籍後日習史牘抑又未遑遜志焉及待罪東昌益近聖人居登闕里之堂宗廟百官備瞻美富心切向往然後知獲上治民順親信友由明善以要於誠者雖簿書鞅掌未可以一息弛良以聖人之道範圍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固無人不可學無地不當學者也甲辰歲自曲靖調守麗陽甫下車首謁文廟

見其地勢卑隘規模淺陋所以妥先聖舍生徒者均未
當焉乃稽創造於諸生對曰麗舊無學士酋木氏慮民用
智而難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聰穎子弟俱抑之奴
隸中不許事詩書康熙辛巳春曲阜孔公興詢來判府事
見麗民質甚美力請建學以造士木氏猶然撓之事幾寢
會執政知孔公能委刺劍川乃得出囊俸招劍工伐麗木
購民地布置經營閱三載訖工禮樂器畢具而麗始有學
當是時酋勢方熾建學爲最拂意事地勢之暇擇規模
之不及宏所必然也諸生之言如此余因作而歎曰孔君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五

此舉可謂知先務而無媿於聖人之裔矣夫國家治教休
明道化翔洽興賢育才百年於茲矣麗固邊鄙然披檀荷
蕤之夫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習俗儂詐長民者機智使然
耳被以禮樂詩書之澤明君臣父子之倫未有不蒸蒸向
化而油然而親其上者必以不事詩書錮其智而益其愚豈
聖天子廣勵學宮之意哉向非孔君則麗民且不知有學尚何
卑隘淺陋之足病然卑隘淺陋至今日又大不可語竟而
諸生退余以履任方新不及舉明年諸所役作各就緒廣
文萬咸燕率諸生以遷建學宮請余曰是余夙志也遂議

遷於府治北正大爽境風氣攸聚工甫興而委理睦政之
檄至乃囑廣文董其役經始於乙巳季秋落成於丙午仲
春自大殿及兩廡戟門櫺星門率循舊制柱棟瓦甍易朽
益新環垣鑿池宏敞壯麗丹漆粉堊煥然爲一郡偉觀工
垂成皆願有記抑余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士者民
之倡師儒者又士之倡誠仿昔人經義治事之遺意以誘
訓諸生讀古人書學古人之道皆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使
數年鬱勃之氣暢於事業發於文章爲信友爲孝子爲忠
臣爲良民上不負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六

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遊聖人之門而無愧若余固兩遊聖人
之鄉而未聞夫子之道猶幸繼聖人之裔而同此勸學之
誠也是可與麗人士共勉也

張允隨福山泉碑記

福山泉廣通舊乾海子也崇山圍之有田二千餘畝地以
乾名志無水也既無水何以田曰耕以雨栽以雨苗而秀
且實亦以雨蓋不徒恃地而尤恃天也雨偶愆可若何則
曰無如何也滇之田類是者皆呼曰雷鳴田不獨廣邑一
乾海子矣今

天子重農貴粟講求水利燕趙黍田也濬而宜稔秦隴陸地也
疏而爲澤滇豈獨以山國異哉余撫滇每以農事飭有司
在盡人之力以通地之窮比歲農利灌溉年多順成亦既
有效矣廣通令楊登以乾海子之蓄於水也徘徊周視於
山後五里許得泉三股發源福德山麓欲導之而阻於山
請示於余余勉之乃出費鳩民鑿山腹七十丈寬三尺高
增其一水澆澆入於峒達於溝引於田蓄洩有法工役不
擾業是旧者皆喜曰乾海子不乾矣請易名申到下其議
於司司上其名曰福山泉邇其源也並請記以勒石余曰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七

此牧民者常職耳何必記雖然有可風者三史起令鄰引
漳水而魏富白公在漢引涇水而民饒地無論肥瘠顧人
力何如耳滇所在多山田苦無水司牧者苟皆能營度而
補救之無諉地利無任天時無徒責勞於民是瘠者可肥
而歉者可豐也傳又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楊令果知此意也凡牧民之政其勤如探源毅如鑿
山收效如登百穀又何往而不治夫奉宣德意有司事也
先公後私民之分也服其疇食其利尚思
國家所以任吏治重農功嘉惠黎元無微不至忠敬之心油

然以生乎是爲記

徐本僊修建文山書院記

取諸賁而得文之原取諸大畜而知山之用邑之以文山
名也詎無故耶賁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明者文止者
山火發土凝日華嶽麓文在山也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篤實者山輝光者文納懸象於安
敦山而文也顧茲名焉烏可以無學乎且夫茲地之昉於
洪荒者越數千年隸版圖僅七十餘載初顏其郡曰開化
有開必先臣我多遜謹厥始歟今復加以縣治命曰文山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八

聲教暨訖華實兼綜成厥中要厥終歟顧茲名焉烏可以
無學乎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七
年小成九年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
者懷之邑初設余首肩其在循名責實捐資百五十兩置
義館六椽學田一所師課業習以企絃歌之十一至乃於
學也闢而修之於田也增而廣之是在後之同志者縣治
之設也在雍正八年春三省制軍少保鄂公之請也文山
之名我

皇上實命之縣令小臣徐本僊乃楚中人家於黃州之蘄水縣

始任茲地以雍正八年五月念四日設學在雍正九年夏五月也

陳宏謀醒亭記

醒之爲言警也以此名亭志警也人醉則昏醒則明警而覺之使無卽於昏也曰子之不勝杯杓也蓋自生而已然子固常醒者也而焉用警曰有是哉物之足以醉人也獨酒乎哉適於玩好而志爲之移矣暱於聲色而神爲之蕩矣推而制事應物遇人聽言苟有所偏卽有所惑是亦醉也奚必酒曰然則何以不銘諸座右曰斯亭蒸飲後憩息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九

之所也吾以此爲不時之提撕且使爲吾客者亦有所觸於目而警於心焉故以名亭

尹繼善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滇處西南極邊衣冠文物差不逮中土而山川瑋麗韞玉陶金人才亦輩出會城舊有昆明書院爲諸生講習所因規制未備廩給難繼諸生裹糧負笈未能周徧我

皇上覃敷文教無遠弗屆雍正十一年

特諭天下督撫建立書院給帑千金永爲膏火資余適於是時奉

命總制三省駐節斯土爰與撫軍熟籌番權爲經久計期上副九重栽培鼓勵之盛心下收多士引掖觀摩之實效乃就五華

山址新建官廡闢講堂增學舍飭藩司購買官莊歲入租穀爲修脯餼廩之需遂遠聘明師於江南而集學使所取前列諸生並通行各屬舉報文行兼優之士嚴加考驗拔其尤者收入書院肄業復酌定條約日有課月有試訓誨有程勤惰有別委教員專司稽察出入之事又慮道遠難致書籍手前制藝古文詩賦各種刊成數卷令諸生以時誦習規模具備煥然改觀諸生感沐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十

皇仁歡忻鼓舞不獨在院肄業者汲汲孜孜力圖進取卽未與其列者聞風奮發駸駸乎有日上之勢夫功不專則業不精教不嚴則率不謹舉一事而不慎厥始則不足以圖厥終余忝居封疆重任環顧彼都人士皆吾子弟造就期望之懷至真且切自莅任以來仰賴

廟謨蠻氛滌淨武備旣裕文治宜興矧欽奉

恩綸敢不和衷籌畫爲經久之規條嗣自今聲教暨訖風氣日開將見椎髻侏儻之俗家絃誦而戶詩書不難抗衡中土是

聖天子德澤殷流實足衣被萬世後之官斯土者尚其加意滋培永行遵守庶幾無負

聖朝作人之雅化云爾

鄂爾泰丁祭教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圓橋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禘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恭嚴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涖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翼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七

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滯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其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敵篋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頽如聾瞶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輝三獻未終兩廡之燈光已滅於是甄錮與簋盞悉憑顛倒几筵鹿兔共榛菱似遇塵空鷓雀分甘奪臚半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

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氈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論導諸員各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平儀率先事一朝品物盡陳於頽壁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科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感格是並申之條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七

約用以頒諸學宮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教

國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使者奉

命總制三省凡三省文武吏賢者能者必以聞於

朝進其秩厚其精寄以指臂託以心膂人才蓋恭重矣舉子上

公車者使者必助其資斧飭其有司以速其駕士子入棘

闈者使者必省其號舍給其卷資豐其供具優其禮貌以

鼓其氣而一時登賢書者皆知名士赴禮部者中式十人

選大令就博士者又數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使者

不惜費不憚勞孳孳不己者凡以爲人才計也書院者儲才之區也使者初來滇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爲三舍課其優拙以高下其廩餼而士亦皆能自奮丙午賓興得之書院者甚多士亦宜知淬礪矣已酉之役售者寥寥售不售何足以定士然使者竊憂之慮其應上者之鮮實心而操之無具故奇才異能之士未嘗數數覩也夫使者之求才甚急士之應知者甚緩或有爲之解者曰滇僻處遐方周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書多未見十三經廿一史有至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是猶語盲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圭

者以日月而詢聾者以鼓鐘也勢必不能使者聞而嘆曰是誰之過使者之過也學者力不能致經史及前古歷代之書而爲之上者又不思代爲致之是更歷數千百年後欲求一奇才異能之士而終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尚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註之簡冊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又將招致四方之善讀書而能好古者以充學舍厚其廩餼而以時親課讀之安知不有奇才異能者之出其中也夫滇之山川秀麗如太華昆池碧

雞點蒼之屬甲天下比年以來卿雲見於天醴泉出於地神龍天馬行於海上嘉禾異卉遍於南中而老撾來朝莽緬慕化車里江外符塔劍歸漢之謠八仙海邊應鳥蒙必了之誠凡諸嘉祥無遐邇靈蠢莫不効異爭奇若欲表見於

聖世而不甘後時况秀而靈者惟人人之秀而靈者惟士而獨可使滇讓美於天下哉因取全閣落卷遍觀之適羽書旁午刻無宵晷暫以中輟及三邊胥靖每乘夜分餘閒挑燈批覽輒漏下四五共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百

而纂以錯之小大皆可各得其用既定乃拆號書名下郡縣各送至省集於書院使者之心其視滇子弟猶吾子弟也有能讀吾書者吾卽以賢子弟待之衣食必周寒暑必恤家室之薪水書齋之膏火必繼倘汝曹果以賢子弟自爲方且望其專心致志窮經究史使得爲奇才異能之士爲

聖天子儲才得人計而肯聽其紛馳外務以汨沒其心思乎古之學舍往往數千人至不能容今就風簷試藝殘筭刺篋中得五十二人豈遂足空其羣使者已而語學使者吳公

既有孫陽之能自能得駿以會於金馬尋雞之地其郡縣及廣文知有學問優通者或天資高妙能記誦穎悟過人者卽會同保送如吝惜賞費者使者自能償之不得謂此地無人以沈淪佳士也士患不讀書耳倘肯潛心院中如董子下帷足不窺園日取十三經廿一史次第讀之自可開拓心胷推倒豪傑毋自畫也讀書之法經爲主史副之四書本經孝經此童而習之者外此則先之以五經其次如左傳之淹博公穀之精微儀禮之謹嚴周禮之廣大爾雅之辨晰毫芒大至無外而細入無閒此十三經者闕其

眞繁 八之五 藝文

去

一卽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紀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創業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卽以關係國家得失利害之分讀忠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以或顯當時或傳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可以知安內攘外柔遠綏邊恩威各得之用讀天官歷律五行諸書志可以觀天而並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讀河渠地理溝

洫郡國諸書志可以察地而並可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郊祀儀衛輿服等書志可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參訂讀藝文經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四部六庫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讀平準食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節謹度之大要而有所規鑒讀刑罰兵營等志可以知賞罰征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讀史之大要也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視史凡詔誥奏疏檄諭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詞之屬樂府詩歌之祖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之屬詞賦之

眞繁 八之五 藝文

去

祖也故熟於三史則文人詩人騷人一齊頰首矣況不止三史乎必待讀經既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惟讀左傳而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爾雅而以前後兩漢書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此外如家語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參讀參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記看天資絕人過目成誦者看卽是讀其不及者原不能盡讀博覽強記有十三經三史爲之根本餘皆一以貫之讀固爲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讀非人情不可強

也經莊重史間雅莊重者難讀閒雅者易讀讀經以淑性
讀史以陶情朝經暮史參錯互讀則有體有用內外兼該
相濟而不相妨相資而不相紊然後反求其本而約之於
至一之地則本之身措之世無所往而不當出之言為經
術之言行之事為經濟之事建之功業為經天緯地之功
業夫而後乃可藉手以報曰臣為

國家得人矣此使者之所厚望於天下而不能無望於二三
子者也近奉

天子命准入都

真繁 八之五

藝文

七

陛見事竣將復來其毋以使者之去為疑今來署篆者為前任
高部院與使者有同心撫軍張都院又能成使者志使者
已定其規模屬之兩公仰該府文到即送至省縱使者已
行兩院知使者意其於諸生必有加禮慎無卻顧不前負
使者並負兩院適以自負也至如借書院為納交聲氣之
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
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母過吾門也使
者之所望於二三子者非獨為書院計為滇計也為
國家得人才計也得人才於天下不難而得之滇且得奇才

異能者於滇滇之樂

國之光也使者獨有厚望焉二三子其何以副使者之望行
矣其毋忘使者言也他日使者又至矣

尹繼善 嚴禁招買檄

為嚴禁招買之弊務絕招買之源以甦民困事為政之道
在首除民累滇省累民之事莫甚於招買本部院仰體

聖心勤求民隱竊以治病務去其根除弊務清其源若招買之
源不清日久不無流弊而欲清招買之源尤當先清平糶
之累夫平糶原係美政而行之不善最易累民每見地方

真繁 八之五

藝文

六

官之平糶者止圖出陳無論米價貴賤即行混糶並不計
算買補任意減價徒使姦商銜蠹私販囤積而鄉村窮民
不能均沾實惠及至秋成買補所存糶價不敷官難賠墊
遂皆攤派里民短價招買加以不肖官吏網利營私里胥
頭人層層剝削此種積弊受累無窮本部院與撫都院同
心商酌當青黃不接之時如果米價昂貴方許開倉平糶
只照市價酌減所賣價值存待秋成之後按照時價平買
還倉不許派之里民如有盈餘不必歸公遇價貴不敷之
年通融彌補則既不累官又不累民根源既清招買之事

庶可永遠停止連歲仰荷

天庠兩場時若頻書大有倉儲之缺欠固宜補還民力之艱難尤宜體恤第恐不肖官員或假公濟私借名招買仍前攤派貽累民生合行示禁自今以後招買之事嚴行禁止招買之名永遠革除本部院早作夜思不過為億萬窮黎愛惜膏血凡百有司身膺民社何忍使眼前赤子困苦顛連倘仍有玩法營私暗行招買或買補倉穀短價累民者法令具在斷不姑容

尹繼善禁止呈送土物檄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元

為禁止呈送土物事各屬地方土產食物呈送些微以通上下之情原非餽遺可比收受何遽傷廉但邊省之出產有限屬員之薪俸無多呈送食物各處應酬不特所費不貲更且於民不便如果品樹木小民藉以養生乃當未熟之前文武差役即行估定及至成熟量給價值恣意採取而兵役人等亦遂假公濟私借端滋擾派取人夫遠路運送地方之累不可勝言本部院心求民隱事本人情豈肯於口腹之微故為矯廉之舉但以供一日之七箸費屬員數月之養廉為一刻之嘗新奪窮民合家之衣食似此無

益有損之事儘可減除自今以後通省各屬凡舊例應送土物概行禁止不許呈送地方文武如再有指名採買恃強混佔短價病民及縱容兵役假公滋擾者一經訪聞定行嚴參重處各宜凜遵

張允隨勸民樹藝檄

為盡地力以厚民生事無曠土斯無游民務農桑乃足衣食此天地不易之常經黎民當盡之職業也滇省山多田寡戶鮮蓋藏漢雜夷居民習此歲我

皇上如天之仁霑濡萬彙凡屬在宥罔不養欲給求滇南遠在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三

萬里尤頌

宸衷軫念官斯土者各皆仰體

聖心加意撫卹滇民之氣象固已日新月盛矣然生齒既繁當思所以養育而養育之方總不外於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蓋各省之陰晴寒暑雖有不齊而雨露之滋潤則無不齊五方之燥濕剛柔雖有不一而原隰之發生則無不一滇民每歲除夏麥秋禾外不過種蠶豆黃豆收麥高粱之屬以資生年值豐稔比屋猶慶盈甯一遇歉收閭閻能無饑饉此非滇地磽瘠之故而滇民偷惰之故也夫民生在勤

地道敏討如北方之果蔬江南之桑麻要皆彌望青葱不使隙地閒曠是以一歲之所出足供一歲之所需本都院歷任滇中東西兩地情形備悉凡府州縣城內外及村莊鎮市週遭曠土殊多皆堪開墾或栽果蔬或藝桑麻各因地土之所宜不惜勤勞以用力果能相習成風自然遞年奏效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尺布寸錢皆於身家有補積日累月何患富厚無期况官又無賦稅之徵求民何惜手足之胼胝也合行勸諭為此牌仰該府官吏轉飭各屬遵照嗣後無論府州縣城及鎮市村莊凡有曠土原為某甲某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圭

乙之地即令某甲某乙開墾種植其有官地之無礙墾墾田畝者或許一人具呈或數人公具一呈均分種植該地方官酌給印票以杜日久爭端但凡民樂與圖成難於虛始全在該地方官善於開導俾之踴躍從事每於歲底巡行考課以種藝之勤惰分別賞罰行之數年力無不盡則地利無不開江南之桑麻北方之果蔬未有不於滇省兼收其益者本都院即將以該地方栽植多寡定該管官政治修廢矣勉之慎之

張允隨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為申飭事

國家設官分職期展經猷考績程能用昭激勸既身登於仕籍宵自薄其功名然或砥勵於前而苟且於後或振作於始而怠惰於終豈皆飾詐以沽名多由量盈而器小故居之無倦實心為實政之原而謙則有終立事即立身之效凡茲古訓悉屬官箴我皇上誥諭臣工必循端而竟委講求吏治務夕惕與朝乾如果念茲在茲斯為可久可大滇省舉行計典本都院與督部堂敬體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圭

聖天子澄敘官方之盛心舉劾一秉大公註考兼參輿論其才守兼優而猷為克著既為羣僚之冠合登卓薦之條其餘守非不足取才非不可觀或以資序尚淺而姑遲歲時或以功績未彰而尚須建樹薦舉有待期望彌殷獨是常情忽逢旌拔便志滿而氣驕豈必殊尤輒矜能而代善既矜且伐則輕肆日滋復滿而驕則乖張漸露於是業隳於方立功敗於垂成從惡如崩易就下流之勢中道而廢遂幸上進之階縱使幸增爵秩於目前必不能免糾彈於轉盼此本都院不能不為已卓薦者慮也至於才非卓越希登

薦剡而未能政本平庸免罹彈章而自喜請後此之三年尚遠覺當前之怠氣忽生政事因循精神頹墮始則置民社於度外繼則滋利慾於胸中本樸誠而或易以姦欺本廉謹而或變為貪墨道無中立依違即退入重淵仕止一途蹉跌則敗同覆水此本都院又不能不為未卓薦者防也是則

計典初過防慮更多用是躊躇合行申飭為此牌仰該府官吏并轉飭所屬遵照已卓薦者當念盛名難副物望難酬勤以服官匪懈倍嚴於夙夜卑以自牧虛懷益著於勞謙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書

庶幾不棄前功兼可頻邀顯擢未舉薦者當反求諸己毋終讓於人因此激厲之心鼓其奮迅之氣保民如保赤念念誠求臨事若臨深時時慄慄恪恭奉職何怵他人我先龜勉奮庸不妨後來居上若夫為山九仞終虧一簣將欲誰尤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斯為可取本都院不持成見悉屏偏私因人之重輕為重輕任物之好醜為好醜苟劣聲稍著決不因上考而少存袒護之心倘嘉績既聞亦不因中考而猶存阻抑之意涉者忽黜沉者轉升祇秉公平時行甄察尚其努力庶免噬臍

范承勳通志序

滇志何昉乎蓋自晉常璩倡之於前唐樊綽元李京之徒踵事而增華焉迨明聲教日闢景泰開右藩陳安簡奉詔纂修為書四卷嗣是李元陽包見捷劉文徵之數子者後先纂述滇志亦漸備矣獨是數十年來疊遭寇亂典章散軼即於衣履之餘偶得殘篇要皆存什一於千百其失也或病其略歲癸亥我

皇上特命儒臣纂修

大清一統志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書

詔天下各進省志於時滇以逆孽初平諸務草創僅襲舊文擴摭近事遵部限而上之未及精詳其失也或譏其濫略與濫皆不可以垂永久况滇雖遠在天末其山川險易建置因革與夫政教之興衰吏治之得失民風之醇疵是皆治滇者所宜亟講也詎可忽諸臣於二十五年欽奉

簡命來制茲土見兵燹之餘其生齒凋耗尚未盡登也制度頽廢尚未盡舉也賦役繁重尚未盡復也文教尚未盡修武備尚未盡飭也日夜兢兢蒿目而憂嘗望古遙集欲得往代之賢臣善政奉為楷模而則倣之乃檢點遺文得其梗

概三代以前無攷矣由秦漢以迄於唐大率皆羈縻弗絕
治人治法蓋寥寥也元之賽典赤其區畫經營之事至今
父老猶能言之緬其遺蹟邈然難追有明樹藩建節繁豈
無人及未造法隨時做以致豕突鴟張之輩職爲厲階稽
往事者每有遺憾焉自

本朝戡定以來我

皇上軫念遐荒

恩綸疊下山川日益奠麗夷漢日益安帖溝洫日益疏濬土
田日益開墾熙皞耕鑿者民風絃誦詩書者士習休息而

眞繫 八之五

藝文

三

蕃衍者戶口輸將而恐後者貢賦雖山澤魚鹽之利不敵
中州而樹畜稼穡之勤漸臻樂利撫今追昔未有如我

國家之聲靈遐暢遠邁千古者也當此之時使演志猶然闕
略其何以揚太平之盛治昭大一統之宏規也哉臣因會

疏

題明議爲續纂拜疏之日卽嚴行設局敦請紳士以郡臣丁

煒總其務學臣吳自肅督其成務令序次有規編輯有體

分條晰目據事直書既不敢失之略亦不敢失之濫庶幾

眞乘有成書可垂之永久而告無過也已於以獻之

當一遐荒萬里如在目前安在志滇之書不可以爲治滇之書
也臣謹序所以纂修之由拜手颺言於簡端

張允隨趙州志序

天下郡國之有地里志自漢班固始原於禹貢沿之周禮
彬彬然可誦也後世郡邑州都建置因革更易代殊名稱
之胥考據者惑焉及唐杜佑宋馬端臨先後作通典通考
皆萃天下之山川人物列爲一部較之班志又爲加詳矣
然唐宋時西南叛服不常若浮若沉負版不載以是杜馬
亦所從略蓋春秋謹嚴於內外之辨者此物此志也我

眞繫 八之五

藝文

美

皇朝誕膺

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古今莫及而疆里之制則以京畿郡邑
直隸六部天下分爲十四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於是而
各有志書紀其地里雖相沿於前代乎然蟠木流沙無雷
向日靡不來庭而來王則合諸志之全而大一統焉蓋於
斯爲極盛者也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詞臣纂修一統志分行各省修輯通志以備采

擇雲南爲梁州裔境自漢置益部以來稍通中國至今漸

被

聖化百年而後禮樂可興此其時矣省既開館延文學之士以
黼黻之外而各府州縣皆同時興舉而趙州於蒞亦推人
文勝地故其為志獨能本諸經史弗諛弗誣此不特作者
之學有本源亦以徵夫毓秀鍾靈人可傳而事足信者匪
徒以書肆說鈴觀之也州牧程近仁來請序予維趙之於
滇抑傳所云藁兩國者也然自設州治以來四百餘年其
間風俗之澆純治理之得失田土之蕪闢人才之盛衰與
時而遷變者多矣今

聖天子在上加惠元元遐荒萬里之外若照几席守土之官但
須繫 八之五

能宣布

皇上德意以俾恩澤下究於百姓而不邀近功小利塗飾觀聽
冀博才能之名則趙之民不將蒸蒸興起而悉臻夫至化
之域也哉伏讀

上諭云治天下者在於治天下之心必使民氣和暢民情豫
順快然知有里井之可安怡然知有室家之可樂斯為無
象之太平閭閻實被其澤此必直省中息事甯人安全休
養道在於優游馴致而非可取必於旦夕間也大哉
王言所當共勉夫奉宣德化教養斯民者守令職也巡省風俗

而以愛民為稱職督撫大吏事也倡率鼓勵甯敢他談故
因趙州志之序而愷切言之嗚呼亦豈獨為趙州之志而
言之也與哉

陳宏謀重刊四禮序

型俗莫善於禮而成教必始於家家而無禮則名分乖愛
敬薄俗之流失端必由之紫陽朱子折衷古今損益羣籍
著家禮一書瓊山邱氏因其文行為儀飾海內通行久矣
萬曆中商邱宋栗庵先生省其繁重為四禮初稿大要不
失朱子本意而節目簡易人不必縉紳家不必閭閻胥可

須繫 八之五

藝文

美

行之余嘗謂是編也宜於中原寒素之家尤宜於邊方側
陋之族是深得乎禮之意而通之不愧為朱子功臣也錄
板已失流布未廣欲重刊以行而因循未就今年春承乏
滇藩滇地僻遠書籍罕至而夷漢雜居鮮克由禮其須是
編也尤亟因鈔梓以行而朱子通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呂
氏居鄉雜儀并婦人拜考証亦附刊焉誠使家置一編講
明而遵守之於型方訓俗之道不無小補願余涼德不足
以感化斯人而地位與民弗親又不能躬進斯民而一一
與之更始則夫不鄙余之迂拙而推而徧之設誠致行使

教興於家而化成於州郡實於親民之良有司有厚望焉
陳宏謀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子朱子與東萊先生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編爲近思錄凡格致誠正之方修己治人之要節目詳明體用兼備朱子曰四子者六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又以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良師友之助者得此亦足以得其門而入朱子誘掖後學之苦心尤在於此平巖葉氏用力於此書最專且久所著集解原本朱子舊註參之諸儒辯論而附以己說明且備矣宏謀

滙纂

藝文

卷

服膺此編攜之篋衍近見滇中罕所流布因出以重付梓人將散之列郡俾義塾家塾人置一編也夫滇土之有志於學者多矣得此編而沉潛玩索切已體認依類貫通由是以求濂洛關閩之全書以窮六經之奧旨當必有深造自得而不能自己者此余所切望於滇人士也刊既竣敬書於簡端以竣

陳宏謀重刊小學纂註序

五方風氣殊矣民生其間不能無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而原其本始性善皆同古之聖人修道立教萃天下子弟於

黨庠術序而訓之以彝倫日用蓋豫防其天性之漓而以蒙養爲作聖之功意深遠矣子朱子所著小學其事切於童蒙而其理徹乎上下本之經傳稽諸往籍廣之以嘉言實之以善行所謂小學一書乃做人榜樣者此也今者躬逢

聖世化民成俗之方至周至備各省書院絃誦多人固已十五國同風矣宏謀承乏六詔職司旬宣得陳請兩臺於所部郡縣廣設義學欲使邊方士庶均沐

聖朝雅化則敦本行崇實學宜首務矣會梁溪顧右卿先生掌

滙纂

藝文

卷

教五華書院出篋中所攜紫超高君所輯小學纂註以示余余讀之愛其詮解明備考校無訛尤便初學因重爲刊板附以童蒙須知頒之通省學塾俾遠方之士父師以是教子弟以是學所謂習與智長化與性成異日明體達用胥於此立其基安見遐陬僻壤不可以敦本崇實之教教之也哉

繆彤王端簡公傳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

予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甯踰年

賜葬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爲立傳傳曰公
諱宏祚字懋自號玉銘晚年繫思高堂因號思齋其先陝
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端毅公南京戶部
尚書康僖公裔也既以順欽公從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
籍卽今永昌府云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並傳隱德父瞻
雲公中萬曆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聲兩祀名宦常榜
署齊曰體認天理處繼香秋曹以議減總河劉公獄去國
天下惜之癸卯生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沈毅寡言有才
智讀書目十行下讀經世大略卽具廟堂之度焉十四補

八之五

藝文

三

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車名勅京師常事取用公
壬午遂由薊州牧陞戶部郎督餉大同我

朝定胤擢公尙嵐道用制府吳公學昌議復留大同再歲以
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籍散失天下戶口田畝錢
穀多寡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精典故善強記凡諸州
郡所上奏卽織細無不明晰宰執重倚公特疏久任公竭
志纂修賦役全書及成

御製勅諭頒行天下今各藩司遵守瞭如指掌者公所定書也

公謂百姓不苦於重賦而苦於蠲派雜派者蠲吏之便於
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
得安閭閻救帛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故裁定賦
役一準萬曆間法例晚未苛細巧取悉芟除之規模典則
巋然一代章程諸臣工咸拱手推讓以爲能用是加公大
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郎又晉公尙書加太子少保旋
加太子太保

八之五

藝文

三

上御南苑諸臣侍特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領對言簡事明敷陳
中綦

上喜目之曰此真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首絕私徵
講強兵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則蠲恤宜速又曰今
拯救民生之要莫若稍寬徵輸之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卽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頌之又籌
滇南事萬里如見經書井然諸條議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繼去世哀毀躡躑泣絕復甦即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綬視事辛丑請歸葬廬墓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予祭葬事竣趨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疏曰星辰

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坤道主靜今忽地震

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定制今更易太煩則人事失其常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書

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率循人事之常中外以為名言漕

糧例自通倉運入京議者謂於水次支散可省車輛費萬

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值而售米狼戾

在外京倉支給雖有糶者顆粒皆在內此昔根本深計不

當以小利變法也其諳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

留與變漕糧官運為民運者公固爭不得遂以兩議上並

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詩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為榮至金陵感疾疏

辭俸不允倚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爐香甌茗坐擁圖書

間與二三隱逸楸枰詩話味道參禪以怡恬淡當事每有

政務難決者輒往就問指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

忠君愛民之心殷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翛然道

履或命符與陟牛首雨花樓霞祖堂之勝以舒襟抱因登

三茅峰棲心高竒玉函金軸無不探覽得趙文敏手書九

天生神章真跡摹勒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

方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書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

朝賜祭葬諡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慨噫云公智畫

深長不露威采谷決大事無詭隨亦無便給徐折衷以理

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古大臣風公無遜焉居恒念與

瞻雲公遠退食之暇往往涕沾臆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

卷讀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廢詹猶子璋蓋公篤行敦修實其天性云讀書臣且

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覺登無倦公子瑜官京師手

書清慎勤訓誠之格言詩誨郵跡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其
當箴銘今繕部君砥礪官方克振家學人亦以端簡公望
之公於文藝鑿拔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舉史公大成卷
臚唱第一丁未會試總裁妙選超越是科得人特盛而形
亦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益深公大節偉行在史冊
千載傳之亦奚藉文以傳但彤蒙一日之知又辱爲史官
紀燬揚休其職也卽不文烏能辭若世系與生卒年月及
生平言行足爲人師者別有述特傳其功業大端有關民
生國計者如此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妻

韓炎昆陽州李孝子傳

自史傳列孝義以敦本勵俗公卿大夫宜由此其選也顧
不少概見而閭巷之士或卑冗小官行修於家者多有或
湮沒而不彰余故及所見聞而覈其不誣者頗論著之若
李公益可述焉公諱澄字仲澗號果峯雲南昆陽州人拔
貢候選知縣父兆旂明末廬江訓導流寇攻城急分守北
門城陷不屈與幼子純俱死公奔喪匍匐宵晝行恣寢食
數經賊中幾死得收骨以歸葬訖白州府父死狀以聞於
朝崇祀鄉賢更特祠曰靖忠公每晨詣祠必泣如初喪者

終身

本朝順治丁亥滇中亂公奉母洪避山谷籌算中母疾革囑
曰我不欲終於斯可移置我淨地公負母行數十里至甸
頭之香雲寺而絕時四望無烟哀號復負以行至祖塋去
寺四十里矣母故藏棺城北慈照寺復奔寺猝遇賊爭欲
殺哭告之故賊義之不殺也時兄源淮已先死於賊公益
慟遂發病嘔血公兄弟八人晚惟存兄演事之如嚴君事
必告而服其勞召之必在側飲食必共兄亦友愛至今州
中美其家法公有德於鄉歲戊子州多故山獫乘閒入城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妻

劫官舍有告幕府民反者遣總兵往兵之公道行忽被執
總兵者呵曰亂民耶趣斬之公色不動力言山獫饑寒跳
梁不關平民不惟民不可殺獫亦不可勦撫之便會州守
至如公言罪止魁而撫其餘一州以完至今德之私諡之
曰孝穆嗚呼公之事止此矣無他奇行也然如是亦足矣
滇於古百濮近六詔地非三代之教所加然使家論戶曉
率如公豈出鄒魯下哉余又聞公先有尚文者以滇處天
末少書籍來江南購萬餘卷歸而公之高祖爨巖以南京
刑部郎守銅仁課第一訖罷官亦購書萬餘卷自號一齋

居士後訓導死於忠而孝穆繼以孝母亦其讀書之助耶
然以余所聞士大夫有擁卷軸至多而子弟一無稱焉抑
又何也公之子從綱方以舉人上春官汲汲乎惟懼其父
之不傳亦可謂孝余既得其事甚審為之傳俾藏於家以
待史之徵孝義者且語從綱子故藏書家其復靈焉可乎
陳純楊刺史傳

公諱春震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沈靜
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呂光洵
受命撫滇且勦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理姚安諸土司勢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三

甚狂逞舊撫敖宗慶進討不效僉事張澤陷賊中洵募士
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仗劍從謀多祕密人無知者賊平洵
酬之官一山公謝曰吾不為功名來官何為遂飄然去隆
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即公母太宜
人也居無何楚士忌一山公才選姚之武德衛庚午刺史
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凝敏慧不同恒見眉
心有灸痕如一目光采映發郢客見而異之伺一山公他
出負去一山公歸散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歷癸未一山
公遊武昌泊舟荆門入市間步遇童子挾笈行兩相熟視

兩相留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眉心灸痕輒淚下童

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郢客懼不敢出

刺史公泣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日惟私涕絕口不敢言

被略事且述郢客教以詩書及珍愛意甚悉一山公傾囊

酬郢客始攜公歸滇是時見者問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

校而服公之明哲保身且不負郢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

史公年十有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郡庠作諸

生十三年文行為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獅山大

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復燃視之已失所在至今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三

有塑童燃燈之謠二十九以恩拔入太學出陶少廣先生
門先生雅重公庚子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應省試
若售五名後吾不敢相天下士矣是科果演闈第三人辛
丑赴銓部試少廣勸勿小就如前公曰某非急功名願父
年高冀一命備祿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缺適一山公
患疾家報至皇遽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次年三月
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屠人咸服之甲辰十月授
湖廣蘇州知州乙巳從都門上在停車鄭衙間微行偵
彝民利弊王宦名擢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

沐家居恃勢而橫民懼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鋒州守拱手奉命稍拂卽中以他事排去之公廉得撥款二百餘條并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悉識之迺發檄之任王親郊迎厚餽遺公辭受一規於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祠出金亟爲修治外一切俱不視惟日偕紳士論文飲酒而已二十餘日後民詞積數百紙吏莫能測公因讀法旋署召諸吏立堂下集訟者環跪聽判不終日裁決已盡各心服曰三眼神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數與王抗禮不爲下王日偵公私欲巧中之公剛直不染王亦

滇紫

八之五

藝文

三

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捏事而繁其說審實聞又持一冊爲僧乞募緣引公揮筆聽訟如故訟決而文亦成又一尼持白紙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還俗免使僧敲月下門也尼果叩頭去王聞之亦嘆服焉適江中詰得王私鹽若干船公決意懲之將鹽半貯庫半犒捕役草王氏狀案人環跪泣諫叱曰爲天子命吏敢自卹乎且彼翼而食人如畏權遊勢藏頭縮尾是吏而奴也吾豈效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王宦害者許首告不五日控者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狀申詳撫按捕一切惡黨羈獄中

具揭科道各衙門時撫按皆江陵舊人欲寢其事兵備王其力持不可撫按不獲已會疏奏聞直指奉旨勘實詔奪撰官黜撰黨舉人二名生員五名發戍者七人城旦者十人彘民稱快公慨然曰民患既除仇讐莫解明哲保身固如是乎卽告骸骨歸里署中僅有書五箱公曰此亦彝陵物去時封留之百姓攀臥號泣如失父母旋將所遺書持送至滇數月後撰抑鬱死民爲誦曰活我彝民死彼王撰好簡青天胡止年半至今稱道不衰萬曆三十四年公抵家土人鄭舉邱相魯來通往來公察二人有異志絕之告

滇紫

八之五

藝文

卑

太守陳典早爲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府城公先已攜家赴安甯獲無恐前太守劉懋武王應期胡其慥皆大有德於武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賢公有弟二人春霖春霽悉庶母金氏出公友愛曲至爲霽娶妻辛氏戊申霖卒公悼甚廢寢食手爲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倍已出事庶母金氏關氏極敬謹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申後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爲己任甲寅秋評諸士文語龔正曰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長子元祐課藝獅山別業教之曰爲文須苦思刻求一日一悟愈悟愈奇若

今日寫昨日文字是自暴棄也天不借昨日殘霞敗雲以成今日人可於他人土羹陳飯以腴己身乎乙卯正登賢書元祐誤中副車童子楊玉瓚故人子石振響失依公給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誨瓚響並人庠食廩餼啓迪多人戊午次子元升生公建書室三楹於居室之側擇鄉黨子弟俊者教之器馬國正爲最後易名乾登崇正癸酉榜歷官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稱公有陶少廣之藻鑿而馬中丞有公之風槩焉天啟壬戌厭居城市間有勝地輒命駕往偶思元謀舊治莊田數畝頗幽僻兼欲探方山雷應之

淇繫 八之五

藝文

三

勝十月抵官莊疾作家人請歸笑曰爾懼吾死非正寢乎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喜亦不媿科名好撫幼弟成吾未成之志勉之遂卒崇正間王撰有姪名維章者備兵雲南章舊名其節所黜生員之一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售或以報復諷章章曰起蟠公未染吾邑一錢吾敢以私仇公乎倘非公則吾止於紈綺耳何由致此置不問尋擢澳方伯土人楊應瑞以田土控揭志構禍也章亦不問且語武司李泰炫奎曰起蟠公後人何如李以長元祐副榜次元升諸生對章曰書香有繼斯文之幸須青目之奎退

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爲哉蓋公生平公正服人心如此余始奉

命刺祿時聞公氣節數追嘆獨恨未詳久之公孫澤先以公狀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武郡向爲夷區自隆慶改土設流迄今甫百二十年而人文漸起幾於家絃戶誦諸父老莫不感公首倡文學以詩書教子弟以禮義率鄉邦之功嗟乎奕世猶將興起公之爲人益可思矣甯僅廉吏云乎哉黃士傑李烈婦傳

淇繫 八之五

藝文

三

州庠生楊景雄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會夫病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骨立痛翁姑孀老侍養無人躬織紉以奉高堂雖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值姑有疾貧不能購醫藥復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歿姑孀氣貧苦益甚室廬不足蔽風雨朝夕饔飧不給閭里咸矜憐之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不免因將衣裙縫紉乘姑外出局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繯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觀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

婚通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施頌
墓曰烈骨留香余向奉之

命攸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頽風闡幽光以勵末俗存
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為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范承勳護花山房記

南中多異花木大理和山傳為仙種及會城土王廟樹亦
然曹溪又其一也和山花歸根闕苑久矣而與蒼雪海屋
猶並膾人口土主裝羅焚灼蟲朽有年曹溪實樹見伐蜀
寇自是遂鮮遺種予每浴溫泉必風乎茲寺摩升庵楊先

滇縣

藝文

望

生碑讀之見其稱香道異心切慕樂今歲仲春祇奉太夫
人安輿至泉又履其境命僧道至故所出門左數十武則
見雜植芍藥針布地蓋寺僧運礫壅土插荆茨以禦暴
客牛羊多培凡材利其易長以供蘇爨而茲樹之故根
生者已二十尺徒偏僕視息於惡林叢灌間傷哉樹也乃
亟命利斤粗具斧鑿斬伐其壅抑而勿使之挺植者肥梳
其犖確之叢積者宰削其養施之所微纏而俾憔悴者除
惡務盡靈根怒出貝葉瑤瑤蒼柯玉立檀欒擢秀旣欣
而向榮敷坐垂陰亦華滋之耀色矣視其旁城石礫硯

奔獸伏位置咸臻妙理厥有餘枝而左右巨細亡慮數十

支刊既施遂如部曲之俯就行列儼尊卑主輔不紊其次

焉嘉哉樹也而乃負石度地築舍三楹以臨之且紀其緣

起於壁夫以茲樹之在滇者三而兩不存則其有於宇宙

也亦僅矣考楊先生之文亦唯曰奇樹異花而託為天宮

分種固稔知其為瓊葩珠林之屬而未必久留於凡俗矣

乃數百年而戕於亂賊之斧斨又數十年而困於庸愚之

隕獲卒之亭亭翼翼漸復舊觀是殆有護之者存而非人

力所克致也為榜曰護花以昭靈異且期後之人勿剪勿

滇縣

藝文

望

伐云若其色香狀謔傳非一當及花時圖之貽海內好事
者

石琳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溫泉碑記

宇宙間英奇瑰璋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而人物

之生又藉山水為之苞孕焉滇地界外域博大不如中州

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其冥壑激湍往往發為

幽怪大抵蜀粵之流亞也唯是脈近崑崙發抒未暢以故

鍾毓於山水者十之九而著於人物者十之一嘗讀有明

名臣傳慨然慕石淙楊少師文襄之為人及建節金碧間

弭棹滇池汪洋瀛渤窮其所洩則自西而北匯爲堂琅川
蜿蜒奔注達於瀘入於江而朝宗於海矣夫連然當川之
腰脊石淙竇據其勝山水有靈篤生異人洵矣上下數里
中有溫泉焉曹溪焉虎邱焉皆與石淙盤互拱揖而去泉
南數百武巖洞八九嵌空玲瓏莫可窮詰猶屬羣真之秘
府也志乘既不備載士人命名又頗不典有文之者或曰
弱流曰雙柱曰雨花岩玉壺天醉醒石亦不過隨地因時
託物比興未嘗有所切指地去會城僅一舍政暇同制府
范公迭游交贊一時藩臬諸君子僉謀所以薙葳蕤而顯

滇紫

八之五



藝文

巽

靈閣者會于碧玉之南數步復得一湯淝池瑩觀與舊泉
相映發似造物者特秘斯珍爲今日特開生面范公而下
咸助以緡錢而泉使許君力任規畫謂非立招提不足恃
以久遠於是卜地巖洞中當脈絡融結之區創寺曰雲濤
以奉乾竺古先生且募禪僧主之若亭若軒若室次第畢
構參差乎泉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露棟雲窗飛革松
筠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灑澗階除之側穴岫蔽虧蚪
貌潛駭有時春禱數騎秋波一艇或指爲塵墟之壺嶠未
必不疑鬼神之創闢矣滇自未立國卽有是川有是泉有

是巖洞宜乎奇材輩出奈何數千百年僅獨生一文襄也
其無待歎或尚有待歎抑宇宙間之英奇瑰瑋豈於山水
而不得不啻於人物歟工甫就余叨

聖恩遷制兩粵瀕行再履斯境延佇久之不能無望於後之人
並山水而興者如前之有石淙也若夫逸豫之吟窮覽之
勝如昔人之修禊雅集傳爲美談則非余所篤好爰記數
語饒諸巖以誌一時聚散之迹云

孫人龍堂川記

堂川故多勝境獨怪僅以溫泉名按安甯係漢連然縣既

滇紫

八之五



藝文

巽

以地處天末四方賢士大夫罕有驅車過之者雖靈區奧
蹟莫或探索而表彰之且鄉之人耳目淺陋第見明修撰
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湯遂謂勝景甲南荒惟此泉爾歲
丁巳上元後二日余按迤西自會城行七十里抵其地雖
時已昏黑夜色朦朧中烟巒聳峙林木蔽虧復聞水聲潺
湲有作伊啞聲相答應者是晚憩雲濤寺寺負山面水庭
宇修廣山茶兩株花盛開色純赤枝下垂偕友人借榻於
客堂詰朝由寺門而南巖洞八九如雲窩巨靈擘七竅通
天及醉醒夢諸石惜其名不甚雅然皆嵌空玲瓏爲世所

不經見者前臨堂川川中設水車車翻水如瀑與溪流灑灑
灑屬和不絕上有惠風亭與引勝山房層臺曲榭參差掩
映於其間凡可供人遊眺以怡情者皆目不周賞而惜乎
僅以溫泉名也先是徐觀察敬齋會鑄堂川仙境四字於
石壁而余於憩覽之餘更爲記其概嗚呼彼世有窮鄉僻
壤未經賢達之品題往往抱其奇以終古而名湮沒不傳
者烏可勝道哉

公字端人浙之烏程人連督滇學時難兄潛村春元堂
教五華相與培養士氣振興文教一時有機雲軌轍之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吳

目先大人亦所拔士迄今已逾七十年而滇人猶自思
之不置觀記末數語愛才如渴之心尚躍躍紙墨間也

丁卯八月範記

范承勳小碧玉泉說

泉以玉名取其溫且潤也 寶泉稱天下第一湯人爭沐之
予亦品以域外華清夫誠可風可浴可詠也亦又何他美
乎但其煖氣太盛每一坐沐則汗漬而神爲之困見其左
有水自石罅迸出渠之得一泓焉溫潤固不少減抑且撓
之不濁掬之殊香王褒溫泉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將

此亦疑更有摩尼珠照其中也擬於庚午冬月嵌石爲欄
勒以小碧玉其溫潤在我適宜倘亦有潔清自好者過而
問耶或不以爲贅也

陳宏緒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予自吳興移舒道過廬江入其境野無汚萊郊無吠厖邑
無爭訟問之則滇南耿君之治也繫舟女牆傍舒之傭工
數十許伏謁泥塗已又合肥英六光固之傭工者過焉問
之則曰耿公來我一年而僑居二年而安居三年而居且
穰穰以富矣俄而君顧予於舟予指之曰吳哉君能使肥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吳

舒英六光固之民磨至而聚族於殘殿也請觀君所以備
禦狀豈日君肅刺邀予從女牆東南而登魏樓雉闌薄雲
摩日羊馬牆幾與內雉等甍城壯鑰如梓皆君之所手闢
而躬營者陳器縱觀之有地雷有滅虜砲有班鳩銃有竹
弩有紙甲有綿盔地雷實藥斗許彷彿諸葛武侯制滅虜
砲採閩鐵之良者按葉公夢熊舊式煉成火候工方殊絕
尋常班鳩銃牀管如嚼香銃而摧堅及遠倍之紙甲綿盔
竹弩悉君滇南利器他又自木發煩滾機槍火磚一窩蜂
之屬觀已懽呼太息而去抵舒亟告之安廬道曰耿令誠

文武材未月餘忽報君擢守陝之耀州予又亟告之道曰
耿令安可移公不視昔之殘燬彈丸乎治父之山腐驅白
骨如麻黃墩之水流血漉漉誰其辛苦撫字而汙萊闢吠
厖恬諍訟息乎誰其鼓舞招徠而肥舒英六光固塵至而
未已乎誰其傾囊餼晨之夕之而有此樓乎關乎羊馬
牆乎甕城乎器乎械乎夫耿令又安可移道以予言上之
協理鄭公公會疏請增秩以留主爵者卒不許廬之人爭
之不能得肥舒英六光固之人羣爭之俱不能得於是陳
子酌酒而送之曰耿君君竟棄廬江而去矣內史左馮翊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晃

之勝過於治父諸山漆沮之流壯於黃墩諸溪五品州大
夫之秩尊於縣令君幸母悒悒自傷爲雖然子於君乎而
有感君治績彰著若是以例當擢置諫垣不諫垣則御史
臺不御史臺則郎官署今乃量移一州守州又遠在萬里
崎嶇秦莽瓦礫間半載而後能達主爵如不知君則衡鑑
之謂何主爵而誠知君也則又汲引遴選之謂何矣至協
理之請增秩誠不得已而代司銓爲殘燬計也主爵如能
計及之當無煩於協理之請如其未能計及之也亦當聞
協理之請而遽然憬然以悟乃卒不許而驅之去也吁主

爵之爲豈獨一廬江令耿君而已哉

公名廷錄河西縣人由天啟甲子科孝廉歷官四川巡
撫以病回籍順治丁亥與夫人楊同死于孫可望明史
有傳今讀乘產此序則其爲令時已具文武材矣滇志
缺載後嗣又復不振急登之鄉之人庶知所仿效焉○
陳公字士業南昌人予選國初八大家古文以公爲
之首固以齒以節卽以文亦自無愧也丁卯八月三日
毛際可少宰趙公撫浙六事圖記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季

繪爲六事圖以志不諉其一曰治河圖公徒步泥淖若指
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奮鍤如雲間以市井闖闖有支
流出沮淤間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通志
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潞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
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脇於權要爲萬
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舳舻
相接此卽鄴侯白傳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日講學圖公
坐書院中諸繯掖執經問難其堵牆而環聽者黃髮垂髫
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

墮於空虛解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皆延致與講鈞敵禮以臯比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圯公捐俸首倡不以簞土片甃需之里下而十門整麗丹樓如霞既竣事許民縱觀者三日圖中輿騎櫛比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映花柳間舟中人皆頰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盛事然公以兩浙為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綱繆未雨者尤徵大臣之碩畫焉一日代還營債圖杭民為營債所苦至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公惻然代為之償而於

真繁 八之五

藝文

至

牽引之牙僧尤痛懲之以杜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擄銀而歸者有執券而熟視者有持衡而較銖兩者而民則有泣者拜者有旁觀而若為太息者一日刑奸圖戟門以束徽纏面俯首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拜者為數倍之皆閭左之受害者也弱肉強食之風為之不變一日移鎮圖公朝服坐肩輿騶從甚盛攀轅之氓樺燭彩亭羅列道左自武林門以北益絡繹數十里云其他若捍海塘之類於修城宣講 聖諭之統于講學圖所不盡載者余亦不能悉述也昔蘇明允作畫像記曰存之於

目則思之於心也固今孤山之麓既已范公之像而沮豆之而此圖行將歸之于公故不辭而書之俾後之讀斯記者庶幾得圖之梗槩焉

少宰河陽人名士麟撫浙日多善政今湖上有趙公堤與蘇堤白堤共稱三堤觀此記所紀人患無實心耳果擴實心以發實政人有不知者哉其專祀于孤山宜矣公著有讀書堂集古文才氣奔放自成一體詩隨意揮灑聲律每有未諧處鄉前輩過為推奉予謂經濟已足傳則詞章皆屬第二義彼箋箋者固不足為公輕重也

真繁 八之五

藝文

至

丁卯秋八月範記

李仙根迦葉殿藏經記

古者天子諸侯祭望山岳以其能興雲雨濟化育厥功茂也而當世所稱四名山不與焉然而天下士庶無智愚賢不肖奔趨瞻慕彷彿靈跡轉相告語有恨不及見者豈真佛法宏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雄氏四十餘年導引無邊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獨付摩訶迦葉葉入定雞足山阿難尊者以寶香貌之至今弗替然則雞足常首四山而又不與何也曰遠也自須彌山王分枝壁脉徧四天下崇峯遠

谷莫知紀極以其遠也。祭望缺焉，卽維足爲宗旨淵源，猶或遺之。况夫人七尺之軀，百年之寄，道業深厚而踪跡隱約，名限疆域者，豈少耶？是山有八大利，有賜藏四兵，焚迭權半付，劫次僧慧輝爲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觀其厄傷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爲卷六千七百六十叶，以十四箱並諸佛像莊嚴以歸。而遠乞記於余，或謂三教聖人皆以無言爲宗，當尊者拈花時，尙有點畫塵齒牙間，乃數千年惟藏是崇，忽有御賜，忽而烟消，未聞西來真意，有此起滅也。况如來密義不可思

海繫 八之五

藝文

藝

惟結集以還，編次重譯，展轉論釋，辭意嗟雜，有識者嘆之。恐微笑者，今且大笑也。李子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道，無名而文字通，謂文字非道，猶舍四時而言天也。且夫虛空之中，莫非水火人奚見之？及索以陽燧，則熾承以方諸，卽液一切典章，雖若塵積，其實等虛空也。人恨不持陽燧方諸耳，何懼不遇水火哉？當今末法行，願疎薄各矜少，得以爲貴。及夫同道分鑿，折正無術，外者橫加排斥，卽偏師左次，正緣寔陋，積習無復。廣學多聞者，融理事而具辨才，故也。古人謂益人神智，固過於書，般若精進，曠劫莫殫中華。

之教以簡奧爲體，學者徒以一二字訓釋，輒云貫攝，甚有誤謬，相承不自覺者，內典之妙，從象胥中不厭詳密，鼓吹斯道，良非一端。斯所謂智慧泉也。然則輝公是舉，豈獨揭人天眼目於珥海天南，卽其所經涉，應求聞無量善信，資助傳說已莫不知有正法眼藏所從來，固知賓川之松望風，同指法寶之氣燭，井鬼而光徧河沙，羅足一山當自立名五嶽，不必六四山不必五夫何遠之有哉。

黃元治桂香書院記

桂香書院故爲文昌祠，祠有樓曰桂香，康熙三十一年壬

海繫 八之五

藝文

藝

申提督軍門諸公拓之，爲桂香書院。云先是明嘉靖中，李太史中谿先生構文昌祠於府治西北隅，爲樓爲殿，上下各三楹，繚之以垣，翼之以廡，門以外恢宏，爽塏望泃海，如帶雪濤，澎湃魚龍起舞，都人士多藏修其中，鸞鶴舉代有聞人，自嘉靖迄今百有餘年，中經兵燹，城市廬舍蕩爲灰，飛獨此與宣聖宮牆巍然並存，豈非上天之祚斯文而文昌之靈有以默護之歟？考大理郡乘，故有蒼山書院時，昔諸當道捐貲置田，歲收其利以供士子之肄業，今尋遺址則荆榛蕪莽不可復識，雖其碑碣所載田畝亦盡爲豪

右吞噬而遺文片石無復有留焉者可慨也夫且書院者所以集大儒講正學樹道德之防而破邪僻之逕也大理真之才數明經砥行志程朱之學者當不乏人獨不得講論之地以召通都之人士而繫其耳目故寥落散處無以自給則皆務爲童蒙訓誥之師求精舉子業且不可得况得聞程朱之學耶然則書院所關重矣軍門諾公自駐榆城以來孜孜然以興學校振人文爲己任卽今府縣兩學巍然煥然有一非公之所整頓而潤色者乎禮樂之器羽籥之舞登降周旋之節拜跪作止之儀有一非公之所精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藝

造而講肄者乎公猶以爲未得講論之地延明經砥行之儒以召通都之人士而繫其耳目使其寥落散處而不得與聞程朱之學以求至於大道非所以正人心作士氣也爰謀諸紳士萬崇義李榮等得李太史所構文昌祠及其餘地乃糾工役闢草萊構數十楹以廓中谿之規制而補蒼山書院之所不存進諸生而課之置租田而餼之將使高明者求造爲大儒次亦不失爲國家之秀士則皆足以破邪僻而樹道德之防也今大理人文雖未至於大儼然視中谿先生時亦稍稍替矣予曰待方王而後興者凡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今諾公所以振興夫士者至矣士亦烏可不以豪傑自命而甘埒凡民也哉彼蒼山書院不可問矣吾懼此將爲蒼山續也爰記之以望後之留意斯文者

黃元治罷谷山激碧樓記

康熙三十有一年壬申屬余攝浪穹縣事浪穹頻年災於水民方饑饉今又自春正月不雨至於夏五月民益皇皇余憂甚禱於罷谷山之神祠明日大雨雨三日夜乃止民喜甚余復謁神祠謝之謝退而登樓樓搖蕩不能措一足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美

仰視則已洞其頂樁不屬楹椳不屬榑瓦不屬椽懼將壓也急下樓行未數武而棟頽余訝之旣而曰此殆神之余告而冀余之撤其舊也乎爰召匠氏計其費斷者陶者墁者程其功肇於五日之望迄七月二十三日觀厥成乃集紳士把酒而落之客曰斯樓創於邑人趙副使歷百餘年而新於今日是不可以無額余題之曰激碧茲樓之勝不在山而在水水實洱河之源洞山潛決不見噴湧之形而沉湛淵渟涵天一碧繩而下之垂四十丈而猶未能窮其底三面環山獨敞一口而放之南南行不五里兩洲夾之

叢葦豐滿復澁其去路水益浸山而高石岸動浮淵底澆
澆投以雜菓輒隨所投波立如樹因目之爲青海躍珠云
霽日照映波光五色若虹霓若彩雲乍此乍彼真測其變
中產此碧花花似蓮差小有白者有錦邊者葉如荷錢花
葉本皆長六七丈采而羹之味勝於蓴冒山古樹數百株
如螭如虬穿怪石之竅而蟠之鬱綠穠青映水愈碧樓踞
其巔以鏡浩浩之碧波斯不亦湛然而無滓也歟且茲水
之德不可及也泛而爲湖倒而爲江拓而爲海宜潤其源
而此不竭其藏也夏秋霖雨截於左者鶴慶之奔濤奔於

藝文

八之五

藝文

五

右者鳳羽之駭濶朋流交惡黃濁潯洞宜潤其源而此不
易其操也給於外者無窮蘊於中者有主嗚呼其具天下
之至神而能若是乎客曰然是日也士女如雲乃舟連袂
焚香祝禱竟日始歸問其故則曰答神聖慶豐年噫有是
哉向微甘霖應禱民且無不矣無不且將無民矣求如此
之雜遝遊遊也豈可得哉然則今日余與客觴之咏之以
落斯襍之成者皆神之賜也烏可以不記

張泰交龍尾關橋石關記

邑龍尾關外兩山對峙絕壁深壑一石跨空洩水從茲出

馮風自山夾中來者爲兩山所逼勢雄而力勁每當冬春
之交撼山搖岳其轟然入於耳者如百萬兵金鼓聲其捲
塵而上青霄者不異雲霧之障太空也谷口有橋虹跨長
空迴當其衝傍無扶欄颯風一起雪浪翻飛過者目眩而
風伯復鼓其全力遂揭人馬而擲之陽侯其間得不死者
亦幸矣余每肩輿過其上必十數人左右擁之然且驚心
駭目况子然踏空者乎急欲增修顧蕭然囊橐有志未逮
會普濟寺正覺施茶橋頭發大願力苦化善信鑿石牆之
左右翼然歷兩春秋始告成噫正覺之功偉矣哉他橋之

藝文

八之五

藝文

五

患在水獨斯所患者在風石欄成而往來者如從巷中行
矣風伯其奈之何余樂觀厥成深嘉正覺之願力遂取捐
貲姓名鐫諸石以傳不朽云

張公山西之陽城縣人令太和時吳逆初平撫傷殘興

學校政多可紀者後官至侍郎

畢忠吉葉榆楊氏十節詩序

居恒流覽史乘至獨行烈女等傳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

夫士君子砥行立節甯特致身通顯析圭擔爵始著節概

於一時垂休聲於奕禩已耶苟能以忠節自許卽布衣

帶之士閨房稚弱之流無不可見危授命爲國家樹大義
爲名教植綱維此徽氣正性所以常存於天壤也余承乏
滇西下車之始見有棹楔巍然標名十節者心竊異之既
而諸生楊嘉誼楊祖烈及聯標聯魁等以其先十節傳見
示始得悉其一門靖節之概焉夫楊君不過一諸生耳未
嘗膺爵秩之榮受社稷之寄也未嘗有守土之責秉捍禦
牧圉之權也卽其時彼都人士亦未嘗律之以城存與存
城亡與亡之大義也乃因沙賊蹂躪矢志全城城既破積
薪自焚圍門煨燼嗚呼毀家紓難仗節捐軀弱質香魂同

滇西紀 八之五

藝文

五

歸烈焰卽古所稱獨行烈女其人歟吾於是而竊有慨焉
當甲乙之交中原板蕩海宇陸沉一時之席榮旆致通顯
平居侈談節義自命卓卓者及一旦變起倉卒躬履危難
而強嚙洪湍偷生苟免者比比而是迨其既歿徒與輕塵
腐草同歸漸滅已耳以視楊君一門義烈其相去爲何如
耶今日者忠貞之氣炳如日星節義之風光昭俎豆雙冢
與蒼麓爭靈芳名隨洱海同久天之報施善人固未艾也
其子若孫集當事表揚之始末與名卿大夫投贈之詩歌
哀爲一卷欲付之梓而請序於余余備官斯土與有激揚

之責者故樂爲表之以風有位以勵末俗且俾知古來獨
行烈女不得尚美於前也是爲序

黃元治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余至大理卽聞感通寺有明太祖御製詩云先是寺僧法
天當頽川侯傅友德討平大理法天爰率衆入覲京師獻
白馬一茶花一詩二章上御殿忽馬嘶花放天顏喜書二
詩賜之已而又命諸詞臣各賦詩以送上復製詩十八首
道其往還跋涉江山之况且賜號無極勅授大理府僧綱
司都綱世世勿替噫嘻恩何渥也大理在漢屬益州郡自

滇西紀 八之五

藝文

六

諸葛武侯征擒孟獲天威震懾南人帖服無何六詔分據
蒙氏起而併之僭號數百年凌彝而至段氏復虎踞而鷹
視歷唐迄宋莫可誰何此獨其抗悍難馴與良亦用師者
旣無武侯之德之智足以感服其心而威又不足以震之
貪利黷武以召迴敗至使其得聚數十萬白骨築京觀誇
示百蠻而爲中國醜宜宋藝祖畫玉斧而外也迨元以兵
力征服然其末世梁王與段氏構兵尋釁殆無甯日天心
厭亂遂假手頽川一鼓而下之何向者征討之難而今若
是其易豈非聖人應運區宇混同有非彈丸墨子所能抗

王師而道天... 山乎然余又深怪蒙... 更歷六七百
年其間豈無俊偉瑰音之士觀勢審時足以自拔於荒俗
乃卒阻於聲教獨無極以一緇衣翻能觀天子於方輿揚
詩歌於盛世彼古來詩僧亦衆矣率皆淪落孤蹈求如無
極者則斷斷未之有也然則無極安得以緇流目之哉無
極歸刻御詩於石上集其所自為詩賦以及當時君臣諸
贈言裏而成編名曰朝天集今其集具在即御書亦未至
大剝落而不可讀獨寺僧稚野日計四圍以取贏餘而如
此昭日耀星之文反置諸寒龕敗几日為鳥鼠之所弄客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奎

求觀從烟埃中隻手取授... 客觀已又不擇地置之嗚呼
良可嘆矣夫感通一寺... 以朝天增榮而為諸梵刹之領
袖顧視龍文鳳藻曾弁髦... 不若遲之再傳湮沒尚可問
哉余以辛未春過感通得瞻太祖筆竊自欣幸已乃索朝
天集閱之又不禁悵然爰為訂其訛謬命寺僧請諸梨
以傳永久而煌煌御製更屬裝整珍藏以為山門鎮此豈
特寶宸翰侈君恩而已乎亦示後之用兵者務修德以來
遠而托之空門者止不徒以禪寂為高也今有無極其人
乎吾願策杖而與之遊矣

黃公字涵齋歙縣人由... 榜判大理歷守澱江為阮亭
先生高足詩字俱可傳政尚寬平人每懷之
毛奇齡平滇頌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 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
啟聖闕忠成功雖極盛隆... 猶不乏潢池盜弄升陵竊發之
變獨是阿牟一倡亂而天... 雄成德綿蔓數世小波甫聚寇
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 去有鴟義擣虔初逞邛焚犯顏
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 極之僭據而一敗荆湘再豐澧
岳繼殄黔蜀終絕昆詔數... 年之間庶禍盡揃其救膏膏定
一若炳蓬沃炭屢奮霆擊... 桓桓彪虎既迅且烈如今日者
益

滇纂 八之五

藝文

奎

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 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宗之于
鬼戎周季之于西落采入... 三載退修十禩尚有餘勇是以
廟堂之算莫之在中而師... 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
祖宗社稷實式憑之要之
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 謐謀遠慮宵旰剝割真有非子孫
臣庶所易窺者蓋鑿之者... 宏而燭之者蚤也夫道之佐命
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 來歸又未嘗有巾包之泣温生

之痛也祇以變襲被辱者其奔救處復顧計無所復為假

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直茅漢土

寵界親藩重緣外戚其為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每多不祥况復豺豕為心狼而易羸初籍林樾以甜結既而私振其鬚以為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鹵豎遂倏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既久不受

中撤故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赫豪而患大則

漢繫 八之五

藝文

奎

撼之如邱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愚者昧時而動夫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

王師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蠢初萌秦涼颯應及乎既煽甌粵葛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

欽明萬幾潛授妙略先埽雍益預定閩番然後謀力雲會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賀武昌之形漢宏失荆南之勝洞庭既破則三苗南竄劍門大入而劉闢授首外有層破齒缺之慮內有燼灰冰泮之戚然且挺走直蘭徘徊

善聞越碧鷄之關閉昆明之堞魚遊沸釜燕息捲幕一日

鈞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旂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警猶駭鯨觸網奔兕開樊賈林計盡不能為策墨翟帶解無以自守於是破之如吹翰決之若潰壑剌田氏之首有何面目倖鍾相之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為嚴營締壘則遠徼可延收殘嬰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豁關大荒屏息一如卧榻賈林之煩枝附金甌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于此念夫願指神攝往見機括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略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漢繫 八之五

藝文

奎

皇上以幾先之見為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其功名第有虎包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鮮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揆理達務恃鬼蜮之能前忘

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伍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絕而猶調柘南可以避天譴瀾滄可以滌穢行究至韋臬渡鐵橋而南蕃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儻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鉄鉞

之詠藻也且夫前代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
今者

皇宇清宵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之娛八

阿無結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方蹶角入貢

而百粵之尉佗既葭西南之莊躋復平則是要綏流祭山

陬海籛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謳吟唱嘆矧職叨侍從

親聞凱奏而不爲之紀鴻功誦顯績非其誼也因于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日

宣捷之次謹簪筆稽首忻抃舞蹈乃爲之頌其辭曰

滇紫

入之五

藝文

奎

於赫

帝命肇開

皇基德被四陬功垂九圍近畫挺海遠致狄鞮武烈文治恢于

無涯亦粵

紹歷懋績前緒威足內教仁不外拒已歸馬牛將柙刀鋸泰爾

小醜反視而忤初慕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弢稱兵澧陵

江漢南紀伏莽縱橫瘳犬漫噬枯條覲生遂有朋狡效尤

而起隴蓋輔車唇齒閩海警晉河朔安史田李次第割絕

儼臂折指乃稟王伐鋪敦楚疆鷲鳥欲擊姑爲剗矚者

不察謂可頡頏居然羊陸相持荆襄塹長豈恃湖險莫傲
涉擊夫差水鹵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敦固據郡桓乃
竊號爰整

六衛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刀澧浦積甲巴山鏃

鏑大注於旂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戶

廟策先勝架入其阻鄧艾既越姜維不武南走邛樊倖以小

堵頓搥銅鼓立渡鐵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穀昌籍

之周遭折箸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唇我關龍首雉堞崩

剝漸不可守

滇紫

入之五

藝文

奎

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鉞指鐸勿使或後五壘既備九拒遞希

灌膏束草總不得支圍開一面詞令自疑樵蘇俱盡于何

奔馳前者少游羞悻而死今茲懷光亦復自殺族屬少長

皆俘于市盜驢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告捷錫帶華州

露布傳彼光泰今者

皇威擴于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旆旛飭我

九伐莫此庶邦泰華雙峙滇海四瀧千秋萬祀以思戎功

尤侗平滇頌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漢官兵

雲南逆孽吳世璠

詔若曰此窮寇不足膏齋斧兵法攻城為下勿肉薄傷士卒
珍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于十月城中
食盡畔眾皆譁我師進克子城世璠自到偽黨開門降
迎

上師以人百姓前歌後舞壺箠載道或相與垂涕曰不圖今日
復為

主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羣臣咸拜手慶
真繫 八之五 藝文 奕

言曰於錄哉此非師武臣力緊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于茲踞滇為
窟狡焉啟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長蛇薦食三楚波
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痍我人民不甯惟是又招八
閩勾兩粵誘我蠹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騷動靡有寧宇
于是

天子赫怒馮牙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曠騎連營百萬度支轉
餉半天下舳艫牛馬終夜有聲鉦人伐鼓一月三捷大慈
稔惡天用剝絕其命賊徒駭潰閩越之人震懼流汗匍匐

乞命

朝廷下制書賜尙之信死以尺組縛耿精忠致

闕下二方底定璠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叢棘孤雛腐鼠保
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為萬世僂其伏罪亦已晚矣夫以
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殲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其始也一
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號虎之佐運籌帷幄折衝
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復衡永西師絕連雲之棧跨

真繫 八之五 藝文 奕

奕

劍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關席捲貴竹直抵直蘭城下摩
旗點蒼之壘飲馬盤龍之津風馳電埽谷靜山空自征伐
以來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偕始莊蹻閉
嵩昆明不通中國蒙舍并有六詔蠶食滋大鄭趙楊號令
三嬗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
之雄畧穎涼西平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
忽舍利畏造變于前阿資思任搆費于後蠻爭觸鬪日尋
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嗜殺怙亂其習俗然
也况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行驅市人于鋒鏑窮其

暮敘糜爛其室家此邦之人水深火熱嗚嗚然延頸待救
若枯旱之望雨惟我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蕙之中使登社席鬻人濮人回
首面內胥沾闔澤雖虞帝之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
加焉然後振旅而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勳庸銘于鼎鐘名號昭于史冊不其贊乎
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滇黔 八之五

藝文

堯

祖宗三后之慶顧白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諸將士

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其他飛莩

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閱焉賴

社稷之靈以過亂畧罪人斯得庶幾息兵草嘉與海內更始

其頒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業隆乎三五雖鳴和鑾

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惡哉小臣侷備官珥筆退而

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北至肅

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箠弓矢秉圭璋蠢爾強藩何跳梁射天逐

日肆披猖一豎從之同顛狂彭彭大車拒螳蝦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掃檣槍擊門推轂授斧斲礪乃鋒刀

峙糗糧雷輜屏駟啟戎行勢同猛虎驅跛羊大首既隕羣

犇亡遂挽彭蠡迥瀟湘蠶叢鳥道關康莊木瓜金筑歸疆

場競牽鐵索渡瀾滄井蛙遺息走且僵藐如山鬼伏箚篋

滇黔 八之五

藝文

辛

銅鼓一鳴鼉鼉喪長鯨就戮短狐戕前徒倒戈爭投降君

子小人篋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轡臨城隍鞭指

邛笮揮冉駝牂牁町迺遙相望碧鷄畫啼金馬驤彩雲飄

飄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市廛不改糶糶長熒僮唱歌

傳白狼翠毛象齒貢梯航捷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濯池殃居者裏

負行羈韉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何念桁楊錢穀幾何

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章

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大常彤弓盧矢間珮璫龍旂和
鈴條革鶴朱鸞饒吹登廟祇職方會同統萬邦王道蕩蕩
臻平康大武止戈佳兵臧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
樂彰秩宗黼黻斐笙簧龍圖龜書出低昂郊遊麒麟苑鳳
凰黑秬黃黍兆豐穰青芝赤箭呈禎祥仰觀玉燭備金湯
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邱答

穹蒼云

探策上之壽永昌

皇清受命歷無疆

汪琬送人之雲南序

滇藝文

主

十六年

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甸其明年議者憂定國引
諸戎入寇將命平西王先其未發往剿之羣言僉同吾獨
策之以爲不然昔曹操之破烏桓走袁尙袁熙於遼東而
不追也諸將或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累畏尙熙急之則并
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已而康果斬尙熙以降甚矣
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外域仰其鼻息果能相親信
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勢與袁尙兄弟之在遼東何
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入緬甸貫其納叛之

辜使討定國自贖則必聽命此亦曹氏遺謀也吾又嘗請
於尙書王公曰今欲守雲南其要害有幾其障戍之地有
幾公曰上策保騰越州其次則永昌城耳吾曰度用兵幾
何人而足公曰不過二萬吾又曰當用饒金幾何公曰可
減額饒十分之七蓋公永昌人故爲言如此夫用其猜嫌
之心而開其自贖之路無勞師翫寇之名而有汰兵減饒
之實則

國家亦何憚而不爲也語有之射幸數跌不如審發今議者

知戰而不知守知急攻之可以一勝而不知緩誘之可以

十全用力多而成功少豈計之得者哉惜乎無以此言聞

於

天子者於是吾同郡某君方投牒吏部爲雲南之遊吾既告之

以此且曰君今行矣王方折節下士而巡撫袁公其人又

温然長者必聽用士大夫之策士大夫必易於盡力君盍

乘閒以吾此言說之使得聞於

天子乎是吾心也是可減兵數萬與額饒數百萬者也君其識

之遂書以爲贈佗若交游惜別執手流連之語非國家大

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諒哉司徒公之言也將貴謀而不貴勇兵貴精而不貴多鄧子龍以八百人戰拔枝花劉綎以六千人擒岳鳳走莽應裡持較李必劉深爲何如哉而鈍翁之策緬甸後卒如其指雖曰人事實關天命矣

龐璫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傳

孫繼魯字道甫號松山雲南右衛人嘉靖癸未進士初選澧州知州以事改國子監助教歷陞戶部郎中衛輝府知府會歲旱多蝗繼魯禱於神雨隨降蝗不爲災調淮安府旱蝗如衛輝府禱之復應民以爲神咸尸祝之中官某奉

溥紫 八之五 藝文

卷

命繼造過淮大作威福繼魯抗不爲屈遂誣構械逮赴京時夏言方執政力持之其事得解或勸繼魯當詣夏謝繼魯不從然而所遇非霍諤也卒以此銜之調黎平府黎平苗境苗性頑輕殺易爲亂控御少失宜往往激變繼魯嚴絕苞苴結以恩信境內帖服靖州守將嘆曰徒選邊將設守兵不如得良二千石履陞湖廣提學道副使山西冀南道參政山西按察使方其分守冀南境內多宗藩武斷難治繼魯峻持概不寬貸宗藩側目及其陞按察使方出境宗藩百餘人要於路冀出私物以爲挾發其裝惟敝衣舊

漫而已咸嘆息曰我高皇建國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

此官更載酒追餞而去抵任持法益堅明允大著晉中民自以爲不冤羣有孫青天之謠兩臺交薦擢陝西右布政使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西陲之警持議與總督翁萬達不合交疏爭論執政以前故特左翁下繼魯詔獄御史楊爵者先以言事忤旨自獄中兩人意氣甚相得日相對作詩繼魯有詩云憂國憂民意自深諫章一上泪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照古今爵亦有勸君努力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之句獄無楮以破碗

溥紫 八之五 藝文

卷

書壁因號破碗集讀書不輟時人哀之朝臣知繼魯者願以百口直之不得晉中宗藩亦抗章救辨卽前發裝肆挾者執政意堅弗能解疽發於項遂卒隆慶改元言官疏其冤請恤典制可乃贈繼魯兵部侍郎謚清愍隆一子子堃祭製文諭祭其略曰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污之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賢聲每著於在官清望雅歸於輿論特以壽邊之議恥於苟同乃來文致之辭陷於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云云時論快之

破碗集今已無傳尤幸雪崖錄其一絕句剛介之氣凜

神如見云

宋潛虛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其先于洪武中由江南之無錫遷
滇大觀妻楊氏生子二女一長子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
父子皆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崇禎末羣盜張獻
忠陷蜀已而

大清兵討張獻忠破殺之于臨寧其將孫可旺李定國等走滇
滇人多附可旺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
噫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為當是時永明王即皇帝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善

位于廣東可旺陽臣明寔不用命而李定國與可旺貳迎
帝入滇可旺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旺者皆爭出自表
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于是擊
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
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

大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永歷出奔如緬甸大觀聞之嗚
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
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
夷求須臾活豈可得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唯有一死

女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為國死兒安敢不為父死大觀

曰女死誠善第女母及女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
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為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為君父
子死耶而旁有婢曰瑣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
乃前曰王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
曰婢為王死亦義也于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
婦拜瑣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
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傍人舉而瘞之
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鄉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善

樓數十里丘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女將
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亦赴火而死

贊曰自萬歷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
而廣甯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亾而閩亾而滇黔
亾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之死為何如也大觀諸生
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此與清愍孫公傳較明史更為詳核故並錄之嗚呼人
患不自立耳果能自立豈至寂寂哉閱之者當審所擇
矣

宋潛虛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王運閔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于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劉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為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閔亦崇禎壬午舉人運閔以蜀亂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于中原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士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七

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吾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洲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洲自將兵圍天波于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于蜀其平東將軍孫可旺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閩亂遂引兵龍溪破之沙定洲敗走明年孫可旺西畧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旺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率其眾千餘人迎戰

于祿豐縣之啟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旺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

旺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共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旺因折箭為誓畏知乃喜曰爾既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旺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迪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旺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于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

滇繫

八之五



藝文

夫

曰吾曹之官皆權攝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以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廷求活且吾兩人書生耳猶義不為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為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洵洵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爾未仕義可不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眾日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

議尉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告之曰來吾語女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女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醕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走得是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且日集參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廷傑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

漁父

八之五

藝文

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自明其志取素練縣梁上旣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之曰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闕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旣殯復走騰越兩人旣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旺可旺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旺旣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嘆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闕有弟曰運闕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闕行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全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

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旺還滇聽逆紳任僎言自稱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勅設部寺室省侍從官浸尋自帝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搢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寔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宏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于肇慶改元永曆楊畏知聞之告可旺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廣東立新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衆誰不服者可旺曰善卽使畏知往粵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粵拜畏知爲大學士已而可旺黨賀九

漁父

八之五

藝文

義至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臣嚴起恆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疏論九義罪可旺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曰何負約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終不可與爲如此奮起搏可旺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旺面可旺益大怒遂殺畏知于是召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旺部曲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曆之亡也燬其骨且棄之墟滇人相向悲泣

乃爭提筐拾取之匣中見者感其意各給以錢匣之錢
筐遂以葬其骨云吾嘆滇人

是史公合傳體其摹畫處添毫欲活○較萬季野馮再
來二作尤爲警動

遊燕子洞記

乾隆己亥三月遊燕子洞蓋二十有一年矣其縹緲靈恍
之狀長不絕於耳目間壬子癸丑客居 茗上往來西湖同人
以爲絕境而余獨默然或問之余口占曰豈是忍心拋絕
色意中別自有西施皆謂余狂易竟有作色者亦一笑置

滇繫八之五

藝文

全

之而已每欲作記輒未能而胸中若有所負今年楊葦塘
來同遊燕子洞人也少余九歲老矣挑燈話舊往往統如
打五鼓不覺也余往時在懷甯壯盛之年葦塘與弟雲達
鬢年才雋今葦塘鬚白雲達亦頭有二毛念余與楊氏三
世姻舊交好之厚且生平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逾於燕
子洞者故勉而終記之曰丁酉之秋友婿楊亦亭之官蒙
自余自都中偕往亦亭葦塘尊人也途中所見如華嚴清
溪白雲牟珠非不奇奧覺少水自不及江東諸名勝及至
蒙自事言百里外阿迷州燕子洞因往游之役謬曰識路

徑仄纔容馬足幾墮者再至則低尾數椽他無所有土人

謂有通行路在前適所行有蹶而死者同游武進鄒君怒

欲鞭役入門拾級而下至洞仰見燕子數萬呢呢喃喃不

絕於耳鄒大呼曰煩襟盡釋矣今乃知人有過而怒之者

之可以不必也左有室窗外石壁數仞有穴數百禽鳥不

一類出入穴中皆不識何鳥鳴不已側耳聽之有潮音焉

凡瀑布聲在上此乃在下腳下踏水聲萬丈絕勝江聲橫

壯松聲在空也迨而觀之水一泓耳如汪汪萬頃破夜宿

洞中月光蕩隙如雪灑然不能寐蚤起鳥聲較初入時逾

滇繫八之五

藝文

全

多余少從宦吳中太恭人嚴不敢一夕宿於外年二十始
歸里宿撥蒿坂舅氏家天將曉聞林間鳥驚鷄余十餘年
置而不去懷之鳥聲今乃爲燕子所奪矣由通行路歸迴
首無所見所謂石壁者不知何處歸蒙自與亦亭抵掌言
之亦亭善雙鉤草書有遊絲蛛網秋蟬春蝶之妙其工絕
一世勸其作書懸洞中亦亭欲余爲記以筆力弱不能達
恐不稱雙鉤書因循至今今亦亭歿且四年雲達滯日下
而燕子洞者又遠在萬里外也老懷可勝道哉葦塘讀之
凄然泣下霑襟矣或曰西湖遂不及耶余曰西湖少一燕

予謂此等河不必有也當惟詩文無定評震子其名者則稱絕非好惡之偏直未至真處耳評山水亦然今以詩擬之西湖青蓮也燕子洞漢人歌謠也其二語妙絕青蓮集中所無漢人集中不必有蜀道難長干行也雖然青蓮世豈又有二哉葦塘他日到西湖當思余言

不事描頭畫角而尺幅中文生于情惟覺靈氣往來創體實屬正禮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君姓王氏名瑛字銳九別自字魯峯先世自濟源遷寶豐

八之五

藝文

全

君祖天祿遷魯山考明五年二十餘歿以君仕贈順甯知事配張孺人早歿繼配溫孺人實生君數歲而孤孺人守志撫孤鄉里以苦節稱君稍長備書以養習中乾家言魯山令王君肇基調南陽延君佐幕務歸投牒爲刑曹吏期滿考授正九品職以母老不謁選躬耕養母者二十年母歿治喪中禮服闋得順甯府知事長官才君署縣事歲大旱請借谷順甯離省千八百里待報則民餒遂開倉先賑之長官怒君擅發君申辨得請明年貧民不能償者五百餘石君變產代納育賢書院久廢君捐俸修葺聘貢士杜棠

王講席文學與起請於上撥官地二頃以資膏火改署雲

州州有新墾地歲歉徵租民大困君爲詳免州不產瓜

時斂民錢市於他縣遂爲例君復免之普洱府威遠極邊

地夷民雜處其俗好人而怒獸號難治長官皆曰無踰王

知事者遂調威遠甫抵任而黑獠叛巡撫江公蘭會提督

某公發兵剿捕之軍裝資長夫力前募者多不給值民間

雇役多逃避君無尅減久之民信爭爲長夫運裝速於是

有牛肩山土地塘之捷邦右甯靖善後之虎練八百土練

二千皆隸君撫循得兵心而民不擾波月那磨投誠頭目

八之五

藝文

全

刁廷桂黃金武俱嚮化事平以功授縣丞職署恩樂縣威遠民攀轅而送者千餘人縣東門臨大沙河渡者多溺橋久圯君所築中先出資爲倡費二千緡而橋成民德之邊俸滿以州判用君任事不避艱險荒崖叢箐間積勞致疾引疾回里長官莫不惜之今大學士費公官雲南布政使時前直隸總督顏公檢官迪南道時皆曰王知事誠實之心人不能及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應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飾吏治君起家不由縫掖而歷著循聲如是可表也君生於雍正癸丑某月日歿於嘉慶庚

申年某月日春秋六十有八葬於縣西某鄉子一人光鼎
魯山縣學生孫二人景洙景泗葬後之八年余始爲文表
之表曰

古之仕也以澤民冷也不然自束髮受學授之於其師聞
之於其親皆以爲榮其身而利及其子孫然而問刑名不
知問錢穀不知一旦有事則倉皇而遑巡君之居官也遠
追黃霸而近比况鍾固受道而邊徼抱功不籍於帖括
而直據其心胸吾表其墓無虛詞使儒名而市行者聞而
愧則其膏澤也庶可下及於蚩蚩

全

家傳墓銘固不足憑然以名手出之自有分寸表詞于
事外見趨致可爲七篇頭老先生頂門一針